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三八冊目次

詩緝三十六卷 （宋）嚴粲撰 明趙府味經堂刻本 一
詩傳遺說六卷 （宋）朱鑑輯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五〇〇
詩解頤四卷 （明）朱善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五七五

詩緝三十六卷

（宋）嚴粲撰

明趙府味經堂刻本

詩緝三十六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嚴粲撰。粲字坦叔、邵武人。官清湘令。是書以呂祖謙讀詩記爲主、而雜採諸説以發明之。舊説有未安者、則斷以己意。如論大小雅之別、特以其體不同、較詩序政有大小之説、於理爲近。又如鄘之柏舟、舊謂賢人自比、粲則以柏舟爲喩國、以汎汎爲喩無維持之人。干旄之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舊以爲良馬之數、粲則以爲乘良馬者四五輩、見好善者之多。中谷有蓷、舊以蓷之暵爲喩夫婦相棄、粲則以歲旱草枯由此而致離散。凡若此類、皆深得詩人本意。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考證尤爲精核。宋代說詩之家、與呂祖謙並稱善本。其餘莫得而鼎立、良不誣矣。

嚴氏詩緝序

敘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爲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疎缺渙散要未爲全書蓋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墨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既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眀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閒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說大抵與老艾合且曰吾用於此有年非敢有以臆決摭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乃知其鉤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幅

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上而與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審開卷瞭然嗚呼詩於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考亭經自今吾知此書與竝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藁五七言幽深夭矯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閫奧而獨得風雅餘味故能以詩言詩此牋傳所以瞠若乎其後也余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故不自揆而爲之敘云爾是年十有二月竹溪鬳齋林希逸書

嚴氏詩緝序

二見初爲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爲緝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見既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于筆劄胥命鋟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灋涵詠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東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淳祐戊申夏五月華谷嚴粲序

蒙齋袁先生手帖

黍離中谷有蓷葛藟不用舊說獨能深得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時出新意大抵婉轉有旨趣再三玩味實獲我心坦叔可與言詩也已矣初還別換一冊幸無我靳

甫再拜上啓

詩緝條例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集諸家之說爲詩緝舊說已善者不必求異有所未安乃參以已說要在以意逆志優而柔之以求吟詠之情性而已字訓句義揷注經文之下以著所從乃錯綜新舊說以爲章指順經文而點掇之（點平聲）使詩人紆餘涵泳之趣一見可了以便家之童習耳

經文及章指並作大字

字訓句義及有所發明並作小注以經文爲先後說雖異而可取者附注焉

小注毛氏稱傳鄭氏稱牋序注元不著姓氏者皆鄭氏說今幷稱牋鄭氏詩譜稱譜孔氏稱疏爾雅稱其篇第（如釋鳥釋草之類）爾雅疏稱釋

諸家稱氏

凡草木蟲魚之類舊一說分明者先著之其辭繁及說不一者稱曰以斷之

所引諸家諸書皆稱曰其諸家諸書所引則

稱云

經文音釋注本句之下諸說音釋附本說之下

直音多假借以便初學不拘本韻其切字以温公切韻指掌圖正之

凡上聲濁音讀如去聲俗讀作上聲清音非（四聲皆有清濁唯上聲濁音與去聲相近如兕字乃上聲與去聲寺字音相近兕係上聲只讀如寺不必讀作死蓋兕乃徐復反徐字屬斜字毋用餳涎切係半濁半清按温公圖其四聲平爲詞上爲兕去爲寺此是重道如讀作死乃屬心字毋用新先切係全清誤矣）

（凡上聲濁音及半清半濁音皆與去聲相近讀者多作上聲則以濁爲清矣）

釋文有音切不和者今以韻書爲定

凡音不言下同省文也（一詩內皆同）下文音不同者別出

古注音義不同者先著所從其不從者附見之

題下一句國史所題爲首序其下說詩者之辭爲後序

別詩及他書字訓與本詩字訓同者直引以

相證不復著語如蓼蓼者莪直引蓼彼蕭斯

詩緝條例畢

詩緝清濁音圖 辯音上濁者讀如去聲

○全清次清全濁不清不濁爲清濁四音

全清　東弓包居逋鳩金顛邊賓知

次清　通穹胞胠鋪丘欽天篇繽癡

全濁　同窮庖渠酺求琴田駢頻持

不清不濁農顒茅魚模牛吟年眠珉尼

平上去入四聲其平聲爲全清者其上去入皆爲全清其次清全濁不清不濁者亦然

○	全清	次清	全濁	不清不濁
平	東	通	同	農
上	董	桶	動讀如去聲	[illegible]
去	凍	痛	洞	齈
入	督	禿	獨	○有聲無字

四聲唯上聲全濁者讀如去聲謂之重濁如同動洞獨動洞是重道蓋四聲皆全濁也動字雖是上聲以其爲上聲濁音只讀如洞字今人調四聲者誤云同桶痛禿不

知同爲全濁其桶痛秃皆爲次清清濁不倫矣
○動奉棒是兕婢被否市恃士仕𥙊俟涘似巳祀耜汜姒巨秬虡距炬敘緒嶼鱮芋與佇竚杼紵羜輔父腐柱簿部杜戸怙祜岵扈陛蟹亥待逮殆怠倍在牝混但緩踐俴善趙肇兆旐紹皓昊顥鎬浩皡抱道稻阜造坐象丈蕩杏荇靜靖迥洞舅婦阜厚後甚儉菼簟檻范範犯軓

以上之類竝是上聲全濁讀如去聲温公指掌圖又有蹤摐從嵩松五音内嵩爲全清松爲半清半濁今圖止爲辯上聲全濁故但取四音言之

趙府梓于居敬堂

詩緝清濁音圖

十五國風地理圖

周南召南地在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皆周之舊土文王受命後以賜二公爲采地邶鄘衛河南地本殷舊都周分其畿内爲三國也王國東都洛陽今之河南西京鄭今河南新城皇祭陽頴川之東高陽之地齊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内南有陳留晉冀州太行常山

之西太原大岳之野陳古豫州之界今陳州宛丘縣秦自弘農故關而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西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北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南有牂牁越巂及益州檜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溱洧之間今榮陽密縣東北曹兖州陶丘之北荷澤之野今興仁府濟陰縣豳今之邠州栒邑魯兖州仙源縣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毛詩綱目

周南十一篇

第一卷關雎 后妃之德　葛覃 后妃之本

卷耳 后妃之志　樛木 后妃逮下

螽斯 后妃子孫衆多　桃夭 后妃之所致

兔罝 后妃之化　芣苢 后妃之美

漢廣 德廣所及　汝墳 道化行

麟之趾 關雎之應

召南十四篇

第二卷鵲巢 夫人之德　采蘩 夫人不失職

草蟲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　采蘋 大夫妻能循法度

甘棠 美召伯　行露 召伯聽訟

羔羊 鵲巢之功致　殷其靁 勸以義

摽有梅 男女及時　小星 惠及下

江有汜 美媵　野有死麕 惡無禮

何彼襛矣 美王姬　騶虞 鵲巢之應

自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邶國風十九篇

第三卷柏舟 言仁而不遇　綠衣 衛莊姜傷己

燕燕 衛莊姜送歸妾　日月 衛莊姜傷己

終風 衛莊姜傷己　擊鼓 怨州吁

凱風 美孝子　雄雉 刺衛宣公

匏有苦葉 刺衛宣公

第四卷谷風 刺夫婦失道　式微 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

旄丘 責衛伯　簡兮 刺不用賢

泉水 衛女思歸　北門 刺仕不得志

北風 刺虐　靜女 刺時

新臺 刺衛宣公　二子乘舟 思伋壽

鄘國風十篇

第五卷柏舟 共姜自誓　牆有茨 衛人刺其上

君子偕老 刺衛夫人　桑中 刺奔

鶉之奔奔 刺衛宣公　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

蝃蝀 止奔　相鼠 刺無禮

干旄 美好善　載馳 許穆夫人閔衛之亡

衛國風十篇

第六卷淇澳 美武公之德　考槃 刺莊公

碩人 閔莊姜　氓 刺宣王之時
竹竿 衛女思歸　芄蘭 刺惠公
河廣 宋襄公母歸于衛思宋　伯兮 刺時言君子行役
有狐 刺男女失時　木瓜 美齊桓公

王國風 十篇

第七卷黍離 閔宗周　君子行役 刺平王
君子揚揚 閔周　揚之水 刺平王
中谷有蓷 閔周　兎爰 閔周
葛藟 王俗刺平王　采葛 懼讒

大車 刺周大夫　丘中有麻 思賢人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第八卷緇衣 美武公　叔于田 刺莊公
大叔于田 刺莊公　將仲子 刺莊公
清人 刺文公　羔裘 刺朝
遵大路 思君子　女曰雞鳴 刺不說德
有女同車 刺忽　山有扶蘇 刺忽
蘀兮 刺忽　狡童 刺忽
褰裳 思見正　丰 刺亂

東門之墠 刺亂　風雨 思君子
子衿 刺學校廢　揚之水 閔無臣
出其東門 閔亂　野有蔓草 思遇時
溱洧 刺荒

齊國風 十一篇

第九卷雞鳴 思賢妃　還 刺荒
東方之日 刺衰　東方未明 刺無節
著 刺時　甫田 大夫刺襄公
盧令 刺荒　南山 刺襄公

載驅 齊人刺襄公　猗嗟 刺魯莊公
敝笱 刺文姜

魏國風 七篇

第十卷葛屨 刺褊　汾沮洳 刺儉
園有桃 刺時　陟岵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
十畝之間 刺時　伐檀 刺貪
碩鼠 刺重斂

唐國風 十二篇

十一卷蟋蟀 刺晉僖公　山有樞 刺晉昭公

揚之水 刺晉昭公　椒聊 刺晉昭公
綢繆 刺晉亂　杕杜 刺時
羔裘 刺時　鴇羽 刺時
無衣 美晉武公　有杕之杜 刺晉武公
葛生 刺晉獻公　采苓 刺晉獻公

秦國風 十篇

十二卷 車鄰 美秦仲　駟驖 美襄公
小戎 美襄公　蒹葭 刺襄公
終南 戒襄公　黃鳥 哀三良

晨風 刺康公　無衣 刺用兵
渭陽 康公念母　權輿

陳國風 十篇

十三卷 宛丘 刺幽公　東門之枌 疾亂
衡門 誘僖公　東門之池 刺時
東門之楊 刺時　墓門 刺陳佗
防有鵲巢 憂讒賊　月出 刺好色
株林 刺靈公　澤陂 刺時

檜國風 四篇

十四卷 羔裘 大夫以道去其君　素冠 刺不能三年
隰有萇楚 疾恣　匪風 思周道

曹國風 四篇

十五卷 蜉蝣 刺奢　候人 刺近小人
鳲鳩 刺不壹　下泉 思治

豳國風 七篇

十六卷 七月 周公陳王業　鴟鴞 周公救亂
東山 周公東征　破斧 美周公
伐柯 美周公　九罭 美周公
狼跋 美周公

小雅 八十篇

十七卷 鹿鳴 燕羣臣嘉賓　四牡 勞使臣之來
皇皇者華 君遣使臣　棠棣 燕兄弟
伐木 燕朋友故舊　天保 下報上
采薇 遣戍役　出車 勞還率
杕杜 勞還役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
南陔 孝子相戒以養　白華 孝子潔白
華黍 時和歲豐宜黍稷

經038-010

十八卷南有嘉魚 樂與賢　南山有臺 樂得賢
由庚 萬物得由其道　崇丘 萬物得極其高大
由儀 萬物之各得其宜由　蓼蕭 澤及四海
湛露 天子燕諸侯　彤弓 天子錫有功諸侯
菁菁者莪 樂育材　六月 宣王北伐
采芑 宣王南征　車攻 宣王復古
吉日 美宣王田
十九卷鴻鴈 美宣王　庭燎 美宣王
沔水 規宣王　鶴鳴 誨宣王

祈父 刺宣王　白駒 大夫刺宣王
黃鳥 刺宣王　我行其野 刺宣王
斯干 宣王考室　無羊 宣王考牧
二十卷節南山 家父刺幽王　正月 大夫刺幽王
十月之交 大夫刺幽王　雨無正 大夫刺幽王
二十一卷小旻 大夫刺幽王　小宛 大夫刺幽王
小弁 太子之傅刺幽王　巧言 刺幽王
何人斯 蘇公刺暴公　巷伯 寺人刺幽王
二十二卷谷風 刺幽王　蓼莪 刺幽王

大東 刺亂　四月 大夫刺幽王
北山 大夫刺幽王　無將大車 大夫悔將小人
小明 大夫悔仕於亂世　鼓鍾 刺幽王
楚茨 刺幽王　信南山 刺幽王
二十三卷甫田 刺幽王　大田 刺幽王
瞻彼洛矣 刺幽王　裳裳者華 刺幽王
桑扈 刺幽王　鴛鴦 刺幽王
頍弁 諸公刺幽王　車舝 大夫刺幽王
青蠅 大夫刺幽王　賓之初筵 衛武公刺時

二十四卷魚藻 刺幽王　采菽 刺幽王
角弓 父兄刺幽王　菀柳 刺幽王
都人士 刺衣服無常　采綠 刺怨曠
黍苗 刺幽王　隰桑 刺幽王
白華 周人刺幽王　緜蠻 微臣刺亂
瓠葉 大夫刺幽王　漸漸之石 下國刺幽王
苕之華 大夫閔時　何草不黃 下國刺幽王
大雅三十一篇
二十五卷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　大明 文王有明德

緜 文王之興本由文王
棫樸 文王能官人
旱麓 受祖
二十六卷 思齊 文王所以聖
皇矣 美周
靈臺 民始附
下武 繼文
文王有聲 繼伐
二十七卷 生民 尊祖
行葦 忠厚
既醉 太平
鳧鷖 守成
假樂 嘉成王
二十八卷 公劉 召康公戒成王
泂酌 召康公戒成王
卷阿 召康公戒成王
民勞 召穆公刺厲王
板 凡伯刺厲王
二十九卷 蕩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
抑 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
桑柔 芮伯刺幽王
雲漢 仍叔美宣王
三十卷 崧高 尹吉甫美宣王
烝民 尹吉甫美宣王
韓奕 尹吉甫美宣王
江漢 尹吉甫美宣王
三十一卷 常武 召穆公美宣王
瞻卬 凡伯刺幽王大壞
召旻 凡伯刺幽王大壞

周頌 三十一篇

三十二卷 清廟 祀文王
維天之命 太平告文王
維清 奏象舞
烈文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天作 祀先王先公
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
我將 祀文王於明堂
時邁 巡狩告祭柴望
執競 祀武王
思文 后稷配天
三十三卷 臣工 諸侯助祭遣於廟
噫嘻 春夏祈穀于上帝
振鷺 二王之后來助祭
豐年 秋冬報
有瞽 始作樂而合乎祖
潛 季冬薦魚春獻鮪
雝 禘大祖
載見 諸侯始見于武王廟
有客 微子來見祖廟
武 奏大武
三十四卷 閔予小子 嗣王朝于廟
訪落 嗣王謀於廟
敬之 羣臣進戒嗣王
小毖 嗣王求助
載芟 春籍田而祈社稷
良耜 秋報社稷
絲衣 繹賓尸
酌 告成大武
桓 講武類禡
賚 大封於廟
般 巡狩而祀四岳河海

魯頌 四篇

三十五卷 駉 頌僖公
有駜 頌僖公君臣有道

泮水（頌僖公修泮宮）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

商頌（五篇）

三十六卷 那（祀成湯） 烈祖（祀中宗）

玄鳥（祀高宗） 長發（大禘）

殷武（祀高宗）

右三百五篇（逸詩六篇）

毛詩綱目（畢）

詩緝卷之一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周南 國風

譜曰周南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太王避狄難自豳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武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得二公之德教尤純屬之太師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采音菜○疏曰縣言太王遷於周原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朱氏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又曰周國名南方諸侯之國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鄠音戶○補傳曰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刪詩之際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

關雎音疽。臣槃曰雎七余反以盈公切韻圖正之七字在第十八圖爲清字毋予字在第三圖平聲第四等情尋清字得疽字其上聲爲取去聲爲覷則平聲正音趨也雎疽爼苴皆同音俗讀爲沮之平聲非也後皆類此后妃之德也李氏曰后妃大姒也。朱氏曰大姒未嘗稱后此追稱之云耳此詩當時人所作以美大姒之德周公取以爲周南之首篇以教天下後世以明凡爲后妃者其德皆當如是也故序者不曰美大姒之德而特言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朱氏曰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教之所由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疏曰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其皆正其夫婦焉故用之鄉人焉疏曰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用之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補傳曰近而用以化六鄉之人

邦國焉疏曰令諸侯以之教其臣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補傳曰遠而用以化六服之國

右第一節論關雎之化

美后妃之德所以見文王之德也故又言此文王風化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皆本文王言之非專美后妃也治天下自齊家始善則天下陰蒙其福而人不知否則國家潛受其蠱而主不悟東考千載理亂之故常必由之詩首關雎淵乎哉釋文曰舊說云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爲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大序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重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小大之異。蔡氏曰大序其文反覆煩重頗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經籍志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于世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董氏曰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風風也風並如字徐上如字下去聲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右第二節論名風之義

風有二義風之優柔以感動其善心教之諄勤以變化其氣習朱氏曰如風之著物鼓舞震盪物無不化而不知爲之者

詩者志之所之也疏曰之適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本亦作歎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右第三節論詩出於人情之眞

此更論泛說詩也詩者志之所適特蘊藏在

心則爲志發見於言則爲詩耳名二而實一也蓋詩由所感而作不能自已出於人情之眞而非僞也擧手而舞動足而蹈身爲心使不自覺也虛一而靜者心也言心之所主則謂之志言心之感於物而有喜怒哀樂之殊則謂之情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疏曰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淸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卽是爲音此音被諸弦管乃名爲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對文則別散則通此音備 治世之音安以樂音洛 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音四 其民困

右第四節論聲音與政通

音由人心生也心有感而聲自形聲相應而音自備所感不同政使然也 黃氏曰凡此不可專以言辭求之若徒觀其言辭而不達其聲音則大由楚茨之詩不言周政之衰而言久士之盛亦可謂治世之音乎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 疏曰鬼神與天地相對則唯謂人鬼耳

莫近於詩

右第五節論詩貫幽明

詩出於情之眞其感也深故正人事之得失使人捨非而從是與夫動天地感鬼神無有近於詩者吾心有此理在人在天地在鬼神亦同此理以此理之同者止之動之感之何遠之有正得失通上下言之 朱氏曰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陰陽之氣而致災召祥蓋出於自然 先王以是經夫婦 朱氏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疏曰經常也 成孝敬 朱氏曰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 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右第六節論先王用詩以化天下

詩首二南故先言經夫婦夫婦之道貴乎有常以詩經之子事父以孝臣事君以敬秉彝之心欲其勿斁以詩成之三綱正則人倫厚故敎化美而風俗移詩教皆爲人倫設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去聲 五曰雅六曰頌

右第七節論六義

詩之名三曰風雅頌此以風雅頌偕賦比興言之謂三百篇之中有此六義非指詩名之風雅頌也○孔氏謂風雅頌皆以賦比興爲之非也大序之六義卽周官之六詩如孔氏說是風雅頌三詩之中有賦比興之三義耳何名六義六詩哉凡風動之者皆風也正言之者皆雅也稱美之者皆頌也故得與敷陳之賦直比之比感物之興竝而爲六也呂氏言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其說是也若謂三詩之中止有三義則比興之外餘皆爲賦然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於此六義爲雅不當謂之賦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此於六義爲頌亦不當謂之賦程子曰國風二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風者謂風動之也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比者直比之興者因物而起雅者正言之頌者稱美之六義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一二者○張子曰一詩之中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補傳曰國風雅頌蓋於六義之中取其體之大者而名之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風音諷主文而譎諫譎音決○臣槩曰譎詭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右第八節論風之正變

上之人用此以風化其下謂正風也下之人用此以諷刺其上謂變風也主文者謂主於文辭成章可歌使人玩其辭而樂之蓋詩主文而春秋主事也旣使人玩其辭而樂之因以寓其諷諫或託物或陳古言在於此意寓於彼詭辭以諫而不斥言其失言之者所以無罪聞之者亦足自戒上之化下下之諷上皆有優游巽入之義故正風變風皆名爲風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敎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疏曰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疏曰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曹氏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云志記也國史旣掌邦國四方之圖籍則舊章民風無不通習詩采得之後國之國史故楚左史倚相問祈招之詩而不知則右尹子革非之招音韶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疏曰吟詠已之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以風其上風音諷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

右第九節論變風變雅之所以作

王道以禮義爲大端而政教之所自出也自文武成康之道衰禮義旣廢政教逐失王政不行不能一道德而同風俗於是變風變雅始作矣古者有采詩之官其巡守也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得之後屬之國史國史明得失之迹謂知詩人所言之意也知其意在於哀傷人倫刑政之失發於情性而吟詠之

以風刺其上蓋通達古今之變而思其先王之舊也此皆詩人之意唯國史能明之故題其事迹於篇端也程子曰國史知得失之迹載其事於篇端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已其下乃説詩者之辭而後人所附或有失詩之意者或謂國史自作詩亦或有如此者不必盡是自作要之詩皆國史主之也○朱氏曰舊説正風正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辭變風變雅皆康昭以後所作然正變之説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臣案曰懿王風始變厲王雅始變今無康昭變詩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朱氏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性則天命之在我者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右第十節又獨論變風

此申説吟詠情性之意變風發乎喜怒哀樂之情以風刺其上出於性也言性動而之情也其言止乎禮義而不失其性之德則由於先王教化之澤淪浹於人心者未泯也夫人之怨怒哀思易爲血氣所亂往往流於情之過而失其情之正非教化入人者深何以能止於禮義邪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朱氏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右第十一節論風雅之別

諸侯之詩爲風天子之詩爲雅風言國俗所漸各不同也雅言天子所以齊正萬方使歸於一也正之之道有得失故廢興異焉傳曰風者由其下之俗而知其君雅者由其上之政而知其民○永嘉陳氏曰風詩由下以觀上多作於小夫賤隸皆因民俗厚薄推本於一人之善惡也雅詩由上以知下多作於公卿

大雅皆以朝政臧否推廣而達之四方之理亂之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右第十二節論大小雅之別

以政之小大爲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李氏以爲大序者經師大輯其所傳授之辭不能無附益之失其說是也然二雅之別先儒亦皆未有至當之說竊謂雅之小大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

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篇其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複詠之以寫不盡之意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不唯與國風夐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其文約其辭微世以風騷並

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其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會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則昭昭矣 臣考菁莪毓材棫樸官人所言之事同也然菁莪之詩惟反覆吟詠於菁菁之莪是有風體而不純乎雅故爲小雅至於棫樸之詩言左右奉璋髦士攸宜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皆正言其國其辭旨氣象與菁莪大有間矣故爲大雅此大雅小雅正經之別其餘皆可類推也以變雅言之六月采芑常武江漢皆述宣王征伐之事而六月采芑其體與采薇出車杕杜不甚相遠比之江漢言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常武言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太師皇父氣象小大自是不同季札觀樂至歌小雅曰怨而不言至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此善言二雅之氣象者也大至以大雅爲曲而有直體却正說着小雅小雅兼有風體故曲而有直體若大雅之體安有所謂曲杜預知其說之不通乃曰此論其聲蓋謂非論其體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踈曰謂形狀容貌也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告音梏○臣棨曰鬼神之理隱而顯故曰神明

右第十三節論頌

盛德先王先公之德也成功先王先公所以創業垂統而授之子孫者也今也德積而至於配天功積而至於太平作頌者美盛德之形狀歌其成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此解周頌也詩三百篇皆周詩也魯商頌附焉耳疏曰商魯之頌則異於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是謂四始李氏曰關雎者風之始也鹿鳴者小雅之始也文王者大雅之始也清廟者頌之始也詩之至也曹氏曰四者皆始於文王故謂之四始以其德之不可以復加矣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右第十四節論四始

詩之至也猶曰易其至矣乎贊美不盡之意文王之德雖甚盛茂加矣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朱氏曰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王者之風陳氏曰岐東之地宗周在焉故爲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曹氏曰周卽美陽之周原太王之舊都也南言化自北而南也疏曰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雍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朱氏解見周南之下鵲巢騶虞之德朱氏曰言德者蒙化以成德也諸侯之風也陳氏曰岐西之地爲召公專主諸侯之國故爲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朱氏曰先王文王也故繫之召公召音邵○曹氏曰召卽雍縣之召亭○李氏曰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旣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周公所得之詩多爲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公所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皐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分陝以東如江漢汝墳卽陝之東也分陝以西如江沱卽陝之西也○號曰豳實是風不得謂之爲雅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詩不可繫因二公躬王行化是以繫之二公周南召南楷偉曰文王分岐以爲二公采邑至武王克商又分二公爲左右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右第十五節論二南分繫

詩經首二南見夫婦之倫焉見王道之端焉二南繫周召見君臣之倫焉見文王心術之微盛德之至焉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樂音洛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窈音杳窕迢之上聲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右第十六節論關雎之義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謂過於樂則淫過於哀則傷后妃求嬪妾之賢而未得則憂而至於輾轉反側哀而不傷也既得之則樂之以琴瑟鐘鼓樂而不淫也此序樂得淑女以下經師因孔子之言而增益之耳所謂不淫其色哀窈窕皆非詩之旨也

關關雎鳩

曰關關聲也雎鳩鶚也即郯子所謂雎鳩司馬氏也左傳雎作鵙見昭十七年○釋鳥曰鵙鳩王鵙○傳曰鳥摯而有別摯音至亦作鷙○郭璞曰鵰類今江東呼之為鶚

鶚好在江渚食魚○陸璣曰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鷲音就○山陰陸氏曰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雎鳩不再匹徐鉉草木蟲魚圖書云雎鳥常在河洲之上為儔偶更不移處蓋鶚性好跱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鶚立義取諸此俗云雎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鷙而有別傳云鷙鳥不雙是也○杜預注左傳曰鷙而有別為司馬主法制○蘇氏曰鳥之鷙者不淫○歐陽氏曰此詩不取其鷙取其別也

在河之洲

朱氏曰河北方流水之通名○釋水曰水中可居者曰洲

窈窕淑女

傳曰窈窕幽閒也淑善也閒音閑○朱氏曰淑女指大姒也

君子好逑

好毛如字鄭去聲逑音求○朱氏曰君子指文王○傳曰逑匹也

興也凡言興也者皆兼比

興之不兼比者特表之○詩記曰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毛氏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今從毛氏例書興以別之

鶚鳥性不再匹立則異處是有別而不淫也又性好跱每立更不移處有幽閒正靜之象焉故以興后妃也雎鳩有關關然之聲在河中之洲遠人之處興后妃德音聞於外而身居深宮之中也大姒有徽音故以關關興之此窈窕幽閒之善女足以為君子之良匹也言大姒之賢而文王

齊家之道可見矣○車舝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亦曰德音來括白華刺褒姒以為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蓋宮庭雖奧而善惡流傳於外皆不可掩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猶鶴鳴九皋聲聞于野之意也⊖爾雅家祖郭郭以雎鳩為鶚又云鵰類是雎鳩即鶚也釋文於鵰曰鶚屬於鶚曰鵰屬鶚屬即是鵰鵰屬即是鶚無別鶚也鵰鶚皆搏擊之鳥故曰鷙或見經有河洲之言遂以為鳧山陰陸氏云今大

經038-020

鶚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是也以此言之不可謂鷙鳥不近河洲也○鄭子五鳩備見詩經雎鳩氏司馬此詩是也祝鳩氏司徒鵻鳩也四牡嘉魚之鵻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爽鳩氏司寇大明之鷹揚是也鶻鳩氏司事鶻音骨又如字鶌鳩也非鷽鳩鷽音學小宛之鳴鳩與氓詩食桑葚之鳩是也歐陽氏以居鵲巢之鳩非鳲鳩則又在五鳩之外也

參差荇菜參初金反差音雌荇音杏亦作莕行之上爾解見條例○傳曰后妃共荇菜以事宗廟共音恭○疏曰參差然不齊也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釋草曰荇接余○郭璞曰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陸璣曰莖白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生水上根在水底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鬵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鬵音潛○臣橤曰參差訓不齊凡菜皆不齊何獨荇也今池州人稱荇爲莕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鬚然詩人之辭不苟矣左右流之疏曰左右頻受也○稜曰后妃共荇菹必有助之者○臣橤曰流流水也流之謂於流水以潔之也水流則清故潔之必於流水釋言以流爲求今不用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寤曰寤覺也寐寢也覺音教○朱氏曰服猶懷也○臣橤曰猶人言佩服不忘之義悠哉悠哉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輾轉反側輾音展○箋曰臥以不周曰輾○疏曰輾轉俱是迴動輾轉以輾爲不周者辨其難明反側則而不正也賦也唯二南以賦比以見則餘無疑者不書后妃共俎豆以事宗廟言參差不齊之荇菜必得左右嬪妾於流水潔之以爲菹故此幽閒之后妃或寤而覺或寐而寢惟欲求左右之賢也嬪妾不必親潔荇託言求內政之助以見其不妬忌也方其未得則寤寐思懷之此其所思悠長故終夜不寐其身輾轉而不安反側而不正也○楚莊王夫人樊姬曰妾備掃除十有一年矣私捐衣食求美人而進於王妾所進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愛專寵哉不敢以私廢公也樊姬之求美人即太姒求左右之意說者多謂詩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如車舝之意非也車舝爲褒姒故思得賢女以代之太姒已爲文王妃何待詩人思得之乎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采音傳曰采取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釋樂釋曰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又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臣棨曰友之親之如朋友也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音帽○董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也○臣棨曰芼之謂爲羹也內則云芼羹注云菜也踈云用菜雜肉爲羹又昏義芼之以蘋藻毛以芼爲擇今不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樂音洛○臣棨曰金旁從童之鐘樂器也金旁從重之鍾酒器也聚也古字鐘通作鍾監本毛詩皆作鍾

求而得之則以琴瑟親友之以鍾鼓歡樂之亦謂不如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

葛覃后妃之本也補傳曰王業之本在稼穡后妃之本在女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澣音緩胡管反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本者務本也國史所題此一語而已其下則說詩者之辭如言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

事非詩意也詩記曰謝師以爲在父母家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

葛之覃兮傳曰葛所以爲絺綌女工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于中谷施音異○傳曰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踈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倒其言者古語皆然○維葉萋萋傳曰萋萋茂盛貌黃鳥于飛曰黃鳥黃鶯也○傳曰搏黍也搏音團○釋鳥曰皇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陸璣云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常以葚熟時來在桑間關內謂之鸝黃郭云其色鵹黑而黃因名之集于灌木傳曰灌木叢木也○釋木曰木族生爲灌其鳴喈喈喈音皆○傳曰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興之不兼比者也述后妃之意若曰葛生覃延而施移於谷中其葉萋萋然茂盛當是之時有黃鳥飛集於叢生之木聞其鳴聲之和喈喈然我女工之事將興矣黃鳥飛鳴乃春葛初生之時未可刈也而已動女工之思見念念不忘也先時感事乃豳民艱難之俗今以后妃之貴而志念如此豈復有一毫貴驕之習邪味詩人言外之意可以見文王齊家之道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朱氏曰莫莫茂密也○張氏曰
秋時也是刈是濩刈音乂濩音穫○釋文曰韓詩云刈取也○臣棨曰刈從小刀
也謂斬而取之○傳曰濩煮之也為絺為綌絺音笞綌音隙○傳曰精曰絺麤曰
綌服之無斁音亦○傳曰斁厭也
又述后妃之意若曰至葛葉莫莫然茂密之
時我則刈取之濩煮之又緝績以為絺綌而
服之無有厭斁之心躬親其事知女工勤勞
故服之無厭心也○婦人驕侈之情何有紀
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
為不足也味服之無斁一語可見后妃之德
性後世妃后以驕奢禍其俗者皆一厭心為
之也詩人辭簡而旨深矣補傳曰后妃之善莫先於不妒忌其
次則能節儉也

言告師氏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云言歸于好○傳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疏曰昏禮云姆纚笄綃衣
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
以婦道教人者姆亡候反纚題之上聲山買反笄音雞綃音消言告言歸張子曰言
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薄汙我私汙音烏○朱苜傳曰薄辭也○傳曰汙煩也私
燕服也○箴曰煩撋之用功深撋而緣反○釋
文曰煩撋猶挼莎也○臣棨曰治汙曰汙猶治
亂曰亂也薄澣我衣箴曰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褘音揮褖音彖○疏
曰澣其用功淺也害澣害否害音曷否音缶○傳曰害何也歸寧父母
此章乃說后妃將歸寧之事后妃若曰我告
于師氏其告之者為歸寧也於是汙煩其褻
服澣濯其禮服又有不澣者問其何者當澣
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而問安於父母
也舉動必告於師氏澣衣猶為之斟酌觀此
氣象其賢可見矣朱氏曰此詩見后妃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
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卷音捲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
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
謁之心詖音祕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言后妃之志者謂因備酒漿念及臣下之勤
勞耳後序以詩之周行為列位遂支離其說
非詩之旨也求賢審官婦人何預果若序言
開后妃與政之漸矣朝夕思念至于憂勤於
義為衍

采采卷耳芣菖傳曰采取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蘗本草卽今蒼耳今人麯藥中多用之○釋草曰卷耳苓耳○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形似鼠耳叢生似盤枲西之上○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或謂之耳璫草不盈頃筐頃音傾○韓詩曰頃筐欹筐也○錢氏曰筐之小而偏者○荀子曰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嗟我懷人臣擊曰懷矜念也寘彼周行今從毛鹿鳴音如字舊音航○傳曰寘置也○呂氏曰周行周道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詩記曰毛氏以爲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興之不兼比者也此言使臣在途歸必勞之后妃主酒漿之事豫采卷耳以爲麴蘗故因

見采卷耳者而念使臣之勞謂卷耳易得之草頃筐易盈之器今采卷耳者非難且勞之事也采之又采尚不盈頃筐嗟乎我矜念使臣今在道路其跋踄之勞當如何耶張子詩云閨闈忱辭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瘖恨采耳元因備酒漿○經有三周行卷耳鹿鳴大東也鄭皆以爲周之列位唯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寘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爲發徵於列位其義尤近毛以卷耳爲列位鹿鳴爲至道大東無傳今取毛鹿鳴音義皆爲道也但卷耳大東爲道路鹿鳴爲道義

陟彼崔嵬音摧桅○傳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釋山曰石戴土謂之崔嵬○疏曰傳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下解詛同傳曰虺隤病也我馬虺隤虺音灰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音雷○傳曰姑且也○釋文曰罍酒樽也容一斛○疏曰人君以黃金飾尊刻爲雲雷之象言刻則用木矣維以不永懷今曰懷卽上文懷人之懷

后妃念使臣升崔嵬之山其馬亦虺隤而病

矣馬勞且病人勞可知永懷謂念之不忘也使臣他日竣事而歸我酌酒以勞之乃可以釋我此念今方在途則我矜念之而不忘也后妃不親酌酒以主酒漿故以我言之周南著文王之化后妃居深宮之中而能念及臣下之勞者由其君子能體羣臣故夫婦之志同也解頤新語曰周官酒人之奚爲世婦役有女酒女漿則知周家酒漿之用亦內治所當察也注奚今之侍使官婢

陟彼高岡傳曰山脊曰岡我馬玄黃傳曰玄馬病則黃我姑酌

彼兕觥兕詞之上濁觥音肱○傳曰兕觥角爵也○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爲觥古者宴饗之禮必有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寗惠子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兕觥也昭元年鄭人宴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故知宴有兕觥也○朱氏曰兕野牛也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不必專爲罰爵也維以不永傷臣槷曰傷亦懷也

陟彼砠矣砠音疽與雎同○傳曰山石戴土曰砠○釋山曰土戴石爲砠我馬瘏矣瘏音塗○傳曰瘏病也我僕痡矣痡音敷又鋪之平○傳曰痡亦病也云何吁矣

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歎而已念其勞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樛音鳩后妃逮下也疏曰言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使俱進御於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嫉音疾妬都之去

讀此詩想見文王宮庭之雝穆矣

南有樛木傳曰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疏曰南土謂荆揚之域○疏曰揚州厥木惟喬○臣槷曰左傳聲子云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見南方木美葛藟纍之藟音壘纍音縲○釋文曰藟似葛纍纏繞也樂只君子樂只音洛止○臣槷曰只語巳辭也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楚詞曰日昭止是也樂只君子蓋曰樂哉君子也福履綏之臣槷曰視履考祥之履○傳曰綏安也

興也南土木美葛藟亦茂故以南言之木之喬竦者物不得附託而俱升南土有下曲之木故其下葛也藟也皆得纍而纏繞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無嫉忌之心則衆妾得以攀附而上進后妃如此樂哉其夫君子可謂福履安之矣動罔不吉謂之福履詩記曰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傳曰荒奄也○呂氏曰荒覆也○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傳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縈烏營反○傳曰縈旋也○錢氏曰遶也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傳曰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螽音終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次樛木義相成也後序謂若螽斯不妬忌非也螽斯微蟲何由知其不妬忌乎

螽斯羽曰螽斯蝗也蟿也斯語助也即阜螽也非七月所謂斯螽也蟿音煩詵詵兮詵音莘○傳曰詵詵衆多也宜爾子孫振振兮振音眞○杜氏左傳

注曰振振盛也。臣槩曰振振有二訓盛也信厚也詩言振振者三此詩當如均服振振之訓爲盛麟趾殷靁當爲信厚

比也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卽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喻子孫之衆多也歸其自於后妃曰宜乎爾后妃之子孫振振然而盛也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妬忌而致此也。今考爾雅云阜螽蠜李氏陸璣許氏蔡氏之說阜螽卽蝗也蠜也螣也螣音特同是一物爾雅又云蜤螽蜙蝑蜤音斯蜙音嵩蝑音須此別是一物蝗之類也螽斯卽阜螽非蜤螽也毛氏誤以此螽斯爲蜙蝑孔氏因之遂以螽斯斯螽爲一物錢氏云阜螽羣飛齊一故以爲此斯語助猶鸒斯鹿斯也言羽見其飛也春秋書螽卽蝗也蘇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氏云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言蝗一生百子不必以定數言之但以生子多者莫如蝗耳

螽斯羽薨薨兮薨音轟。朱氏曰薨薨羣飛聲宜爾子孫繩繩兮蘇氏抑解曰繩繩不絕也。臣槩曰如繩之牽連不絕

螽斯羽揖揖兮揖子立反又音戢。傳曰揖揖會聚也。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宜爾子孫蟄蟄兮蟄尺十反徐直反。傳曰蟄蟄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音腰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疏曰摽有梅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數自十五至十九男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爲昏是昏之正法。臣槩曰昏姻之時當從毛氏解見東門之楊此言男女以正止謂以禮嫁娶昏姻以時謂及盛年耳國無鰥民也鰥音關

經但言男女以正昏姻以時而序者推原於后妃之不妬忌蓋知風之自矣廣漢張氏曰妬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傳曰夭夭其少壯也。臣槩曰棘心夭夭與書厥草惟夭皆少長之意物少則長而未已灼灼其華曾氏曰灼灼鮮明貌。臣槩曰毛以爲華之盛謂盛故鮮

明非訓灼灼字爲盛也之子于歸傳曰之子嫁子也于往也。釋文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

興也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其華言指桃之華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取相錯成文也言桃之少壯故其華鮮明木少壯則其華盛譬婦人盛年則容色麗也此行嫁之子往歸于夫家則男有室女有家夫婦皆得其宜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蕡音焚。傳曰蕡實貌。李氏曰桃之少壯則結實

必大其葉亦蓁蓁然盛若非少壯則雖結實不蕃大雖有葉不復蓁蓁矣此言婦人得盛時而嫁也。呂氏曰蕡大也墳爲大防鼖鼓爲大鼓有頒其首用宏茲賁皆訓爲大凡賁同音之字皆爲大義則蕡亦桃實之大貌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音榛。傳曰蓁蓁至盛貌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不特夫婦相宜而一家之人盡以爲宜言其能協和而使無間言也閨門雍穆風俗淳美豈非后妃之化歟詩記曰旣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耳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音嗟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好去聲賢人衆多也

詩人因見兔罝之人處賤事而能敬便知其材之可用序者因詩人美兔罝之賢便知當時多好德之賢又便知其爲關雎之化非知類通達者未可與言詩也能敬卽是好德廣漢張氏曰和平之風至於使兔罝之人亦與其好德之興性則因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皆在於脩身以齊家而已

肅肅兔罝傳曰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罟者罟網也椓之丁丁椓音卓丁音陟耕反音近爭。傳曰丁丁椓杙聲也杙音弋聚也檠音咒。箋曰此丁丁連椓之。今曰伐木丁丁爲聲之相應此丁丁亦爲連椓也赳赳武夫赳音九。傳曰赳赳武貌。公侯干城干如字舊音扞。朱氏曰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嚴曰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孫炎曰干楯所以自蔽扞也。楯食允反。○疏曰扞蔽如盾防守如城然

賦也詩人偶見有肅肅然恭敬者乃作罝捕兔之人椓杙杙槷其連椓之聲丁丁然爲賤事而能敬可以知其賢矣遂美此兔罝之人

赳赳然甚武可爲公侯之干與城言勇而忠也李氏曰冀缺耕於野夫婦相敬如賓胥臣薦之於文公茅容避雨危坐郭林宗見而興之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施如字逵音葵○傳曰逵九達之道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好朱如反鄭去聲○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錢氏曰仇與逑通○臣槃曰公侯好仇與君子好逑句法同善匹猶率由羣匹之匹

此赳赳之夫可爲公侯之善匹言勇而良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傳曰中林林中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逵人所見之地肅肅可也以中林無人之地猶且恭敬則其賢可知也此赳赳之夫可爲公侯之腹心謂機密之事可與之謀慮言勇而智也詩記曰其辭疊重亦歎美無已之意爾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音浮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樂音洛○楊氏曰后妃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

天下和平爲后妃之美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矣

采采芣苢傳曰采取也○朱氏卷耳解曰采采非一采也○釋草曰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蟇衣○陸璣曰其子治婦人難産○山陰陸氏曰神仙服食法云令人有子亦謂之陵舄列子云生於陵屯則爲陵舄也阜也薄言采之程子曰薄言發語辭○臣槃曰薄言[illegible]之薄言追之薄言采芑凡薄言二字皆辭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宜懷姙故婦人有子則采之采采非一采矣而又采之其樂之深也有言采而得之爲已所有也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辭讀之自見喜意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端之入○傳曰掇拾也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鑾之入○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而聚之於地既爲已有於是就地掇拾之既掇拾之則捋取其子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袺音結○傳曰袺執衽也○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襭音頡○傳曰扱衽曰襭扱音揷

既捋取其子則以衣貯之而執其衽謂之袺既執其衽及扱其衽於帶中謂之襭自采至

猶言之序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道謂脩身齊家之道也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後序言求而不可得非也

南有喬木南解見樛木○傳曰喬上竦也不可休息漢有游女李氏曰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又漢入江解見江漢○曹氏曰漢上之游女非深居於重闈之中者不可求思傳曰思辭也○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或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漢之廣矣不可泳思釋水曰潛行為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江之永矣朱氏曰江水出永康軍岷山不可方思釋言曰方泭泭晉孚亦作桴○孫炎曰方木中為篺筏論語注云編竹木曰筏小曰桴○今□江水尤深潤於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

興也南方之木美故以南言之木下蟠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與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水之上有游行之女非士君子之族深居閨閣之中者也以小家女而在曠僻可動之地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水之廣不可潛行而泳之江水之長不可乘泭而方之見其正潔之意使人望之而暴慢之志不作矣詩人偶見漢上游女人無陵犯之心知紂之淫風巳變由文王風化所及故假此游女以起義耳

翹翹錯薪翹音喬○錢氏曰翹翹高竦貌○傳曰錯雜也言刈其楚疏曰楚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荊王風鄭風皆云不流束楚是也楚在雜薪中尤翹翹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秣音末○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說文曰秣食馬穀也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然而高者錯雜之薪也其中之楚木尤翹翹然人所先刈也喻衆女之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也故言此游女之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哉於是復陳其不可得之辭○或謂秣馬如所謂雖爲執鞭猶忻慕焉如此則敢請子珮巳有狎暱之想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蔞音閭○郭璞曰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

蔞魚也○陸璣曰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食
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釋草曰購蔏蔞購音搆蔏音商○舍人曰購一名蔏蔞之
子于歸言秣其駒傳曰五尺以上曰駒○釋文曰馬二歲曰駒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音分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
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文王三分有二不替事殷之小心故當時化
之韓汝墳婦人亦勉其夫以從王事此文王
道化之盛也

遵彼汝墳傳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李氏曰汝水出汝州魯山東南至蔡州褒信入
淮周南之水也○釋丘曰墳大防○疏曰謂崖岸狀如墳墓伐其條枚傳曰枝曰
條幹曰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惄音溺調音周○傳曰惄饑意也調朝也
○饑曰惄思也
賦也君子從役於外其妻爲樵薪之事遵循
汝水之墳岸伐其枝條枚幹念其君子之未
見惄然如朝饑之切也親伐薪則庶人之妻
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音異○傳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程子曰伐肄
見踰年矣旣見君子不我遐棄
前伐其條枚今生肄而復伐之見行役之久
也他日已見君子庶幾不遠棄我也
魴魚赬尾魴音房赬音稱○曰魴鯿也鯿音鞭鯿見陳衡門○傳曰赬赤也魚勞則
尾赤○張子曰謂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也○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魴尾亦
赤則勞甚矣王室如燬音毀○曰王室商室也○傳曰燬火也雖則如
燬父母孔邇臣桀曰婦人指其夫之父母從殷號義也或以爲指文王今不從○
傳曰孔甚也邇近也
魴尾本白以勞故赤婦人喻其君子勞苦而
容瘁由王室之事其急如火不可緩也是時
商王尚存西伯之事皆幹蠱王室也婦人從
而勉其君子曰王室之事雖急如火不得少
休然父母相去不遠不必念家而怠王事也
魴魚赬尾閔之也父母孔邇勉以正也子于
役而念父母情之至切其妻乃復權恩義之
輕重欲其國爾忘家可謂正矣○舊說以如
燬喻紂之酷以父母喻文王之仁刻畫如此

固非以服其夫者所敢安而亦烏在其爲勉以正也韓詩以爲思親列女傳以爲其妻恐其僻於王事蓋近之矣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句 如麒趾之時也應效應也公子指周南國君之子公子生長富貴未嘗憂懼況當殷末俗流世敗之時宜其驕淫輕佻也今乃信厚皆非關雎風化之

效歟公子猶信厚則他人可知程子曰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

麟之趾麟者仁獸也瑞獸也。陸璣曰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經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乃出今幷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之麟故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注麟脚謂持其脚也。曹氏曰說文云麒仁獸也麐牝麒也麟大牝鹿也則字當作麐音同。傳曰趾足也振振公子振音貞。傳曰振振信厚也。振振有考見螽斯于嗟麟兮于音吁。臣槃曰于古注無音今考韻于字通作吁注云詩于嗟用此知當音吁也

興也有足者宜踶音第。踶者莊子云馬相怒則分背相踶唯麟之足可以踶而不踶是其仁也今振振然信厚之公子有貴勢而不恃遂歎美此公子即麟也此詩之辭寂寥簡短三歎而有餘音也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爲鳳兮也

麟之定丁之去。傳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振振公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于嗟麟兮

有額者宜抵唯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也公室子孫其傳彌遠而信厚不替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傳曰公族公同祖也于嗟麟兮

有角者宜觸唯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朱氏曰關雎覃卷耳樛木螽斯其詞皆主於后妃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詩纘卷之一

詩緝卷之二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召南　國風

說巳見周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朱氏曰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

或謂召南諸侯之風爲太王王季之化故曰先王之所以教然標梅野麕騶虞序皆言被文王之化當從朱氏以爲文王也

鵲巢夫人之德也朱氏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於內諸侯蒙化以成

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大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爲一人而作然得公取以爲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止於所指之人故序者特曰夫人之德而已

國君積行累功行去聲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蘇曰起自父母之家德如鳲鳩歐陽氏曰非鳲鳩乃可以配焉

言夫人之德亦以見文王齊家之化行於諸侯非專美夫人也

維鵲有巢○錢曰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號曰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山陰陸氏曰鵲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故一曰乾鵲淮南子云太陰所建蟄蟲皆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又曰蟄蟲鵲巢皆向太一蓋鵲巢開戶嚮太一而背歲故博物志云鵲背太歲也先儒以爲鵲巢居而知風蟻穴居而知雨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故能高而不危也俗說鵲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今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謂之上梁

維鳩居之口鳩拙鳥也直謂之鳩者也舊說以爲鳴鳩拮鞠布穀戴勝非也拮鞠音曼菊鳲鳩別解見曹風鳲鳩○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木上架結木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墮雛今鳩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

之子于歸朱氏曰之子指夫人○歸解見桃夭百兩御之兩音亮御音迓○傳曰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御夫家迎之也

興也鵲巢冬架春成用力勞矣而鳩乃居之譬國君之致爵位非一日之故其積累難矣而是子之嫁乃以車百兩迎之安然來居夫人之位風人意在言外凡言人之賢但稱其服飾之美此言夫人之德亦但稱其坐享成業是其有德以稱之自見於言外矣非文王齊家之化何以致此詩記曰夫人坐享成業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朱氏曰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解頤新語曰方之以爲其所也之子于歸
百兩將之傳曰將送也○疏曰父母家人送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曰盈滿也○箋曰言衆媵姪娣之多也○疏曰公羊傳云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補傳曰味盈之之言可見夫人不嫉忌之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朱氏曰成謂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音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也

夫人之職在於奉祭祀言可以者謂有夫人

之德也左氏傳云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所謂可者不在物而在人也

于以采蘩傳曰于於也○釋草曰蘩皤蒿皤音婆○孫炎曰白蒿也○陸璣曰春始生可鬻香美又可蒸及秋名曰蒿蔞麦同○山陰陸氏曰蒿青而高蘩白而蘩白蒿葉麤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今俗謂之蓬蒿可以爲菹七月采蘩下邪所以生蠶也○殷曰以豆薦蘩菹○疏曰祭祀云夫人薦豆

于沼于沚音止○傳曰沼沚也○釋水曰小洲曰陼小陼曰沚陼者同○疏曰蘩非水菜言沼沚者謂於其旁采之也○曹氏曰采之必於沼沚山澗就以潔之也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曰事祭事也○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

賦也言於何處采蘩乎或沼池或沚渚於其旁而采之也於何處用之乎於諸侯祭祀之事而用之也此言夫人之職而可以奉宗廟之意自見矣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傳曰山夾水曰澗○疏曰澗之中亦謂入其中采之非水中也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傳曰宮廟也○曹氏曰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明年刻桓宮桷注云宮廟也

被之僮僮音同○曰被首飾也鄭天官追師副編夫之次也副編次解見君子偕老追音堆編音區又如字○疏曰髲鬄者或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紒音計髲音避鬄音第亦作髢○繫曰天官內司服后六服褘衣褕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褖衣爲六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翟爲祭服首皆服副鞠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首皆服編褖衣進御於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褘衣以下侯伯夫人得褕翟以下被郎次也夫人祭褘不褰服次曹以爲此在廟特故輿周禮興褘音翬揄音搖鞠音菊展音戰禮記作褘衍音彖周禮翟音狄○傳曰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步蹤移而服不動之貌

夙夜在公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被之祁祁傳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薄言還歸還音旋○朱曰還如

字者復也音旋者復返也故還歸皆當音旋字亦作旋釋文於那泉水還車言邁云此字例音旋更不重出

夫人服首飾之被僮僮然竦敬夙夜在公所而助祭及祭畢則又服其被祁祁然舒遲而旋歸有餘敬也此形容夫人孝敬宗廟周旋中禮其德可見矣朱氏曰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陶音搖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自后妃及夫人自夫人及大夫妻皆文王齊家之化也

喓喓草蟲喓音腰○傳曰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釋蟲曰草蟲負蠜蠜音煩○陸璣曰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作聲○山陰陸氏曰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趯趯阜螽趯音剔螽音終○傳曰趯趯躍也○曰阜螽者蝗也蠜也即螽斯也解見螽斯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傳曰忡忡猶衝衝也○葉曰擊鼓憂心有忡號引出車憂心忡忡爲憂之意亦既見止傳曰止辭也亦既覯止覯遘之去○傳曰覯遇也我心則降戶江反○傳曰降下也

興也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聞草蟲喓喓然而鳴見阜螽趯趯然躍而從之感物類之相從而思其君子故言今未見君子則我憂心忡忡然他日亦既見矣亦既遇矣我心方降下而息其念慮也觸物感時而謹身以待其歸所謂以禮自防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音厥○釋草曰蕨鼈鼈音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陸璣曰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輟○朱氏曰惙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言有升南山而采蕨者見感節物之新而思其君子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音微○陸璣曰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也○山陰陸氏曰藿茈家以薇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苗也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爲元修菜是也豌音剜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傳曰夷平也○葉曰風雨傳云悅也人喜悅則心平夷其意一也邪須所謂夷悅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音頻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
承先祖共祭禩矣共音恭
采蘋采蘩之推也王氏謂所薦之物所采之
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變所謂
能循法度此猶未盡詩之意蓋法度者儀物
也能循者敬也非敬則儀物之常何足爲美
乎
于以采蘋傳曰蘋大蓱也蓱本又作苹一本作蓱音平。蘋草曰蓱其大者蘋。項
氏曰郭璞所謂汀州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謂起於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

也南澗之濱音賓。傳曰濱厓也于以采藻音早。曰藻水菜也。傳
曰聚藻也。疏曰左傳云蘋蘩蘊藻之菜蘊聚也故曰聚藻。陸璣曰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
葉似雞蘇莖大如筯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似蓬蒿謂之聚藻藻聚生故謂之聚藻
也此二藻皆可食熟煮接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佳美荊揚人饑荒可以充食。山陰陸氏曰
藻水草之有文者其字從澡自潔如澡也書云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山節藻梲蓋
藻非特取其文亦以禳火令屋上覆橑謂之藻井風俗通云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米
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禁除老二晉。今日毛鄭引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婦三月教以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言蘋藻不特可以爲豆菹亦可以芼羹也于
彼行潦音老。傳曰行流也。說文曰潦雨水也

于以盛之盛音成維筐及筥音舉。傳曰方曰筐圓曰筥。曹氏曰筐
筥皆竹器也。于以湘之傳曰湘烹也。今曰韓退之盤谷歌云盤谷之泉可濯可
湘用此湘字維錡及釜錡音蟻釜音輔。傳曰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傳曰奠置也宗室牖下傳曰宗室謂太宗之廟也。朱氏曰
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曹氏曰正祭設於奧維其尸之
傳曰尸主也有齊季女齊音齋。傳曰齊敬也季少也。朱氏曰少而能敬尤見
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賦也此詩三章當通作一意看言大夫之祭
其宗廟也采蘋於南澗之濱厓采藻於流行

之兩潦所薦常物耳盛此蘋藻於筐筥又烹
之於錡釜所用常器耳又奠之於宗廟牖下
所謂西南隅之奧亦常儀耳然誰其主此事
乎乃齊敬之大夫妻也謂儀物特其常而其
人之能敬所以可貴也左傳云苟有明信澗
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
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言在誠而不在
物深得詩人之意也詩記曰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
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禩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

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微特微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耳○今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其大者曰蘋葉圓濶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爲茹其中者曰荇菜其小者曰水上浮萍江東謂之薸毛氏以蘋爲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爲今水上浮萍卽江東謂之薸是以小萍爲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薸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薸而乃用以祭禩乎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蘋藻皆菜則可茹之物非薸也今薸止可養魚薸音瓢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音邵○疏曰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雅不言美文王耳

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詩補傳曰甘棠皆以爲武王之詩謂文王王雖分岐爲周召采地實未嘗往蒞其國至武王克商始分陝召伯聽訟已非文王之世而是詩又作於召伯既去之後不知文王化被南國而召伯聽訟之日又能推明其教行露既繫之文王甘棠雖在召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之文王

武王分周召爲二伯詩稱召伯是作於武王之時也作詩雖在後明教前乎此矣二南皆文王詩也

蔽芾甘棠芾音弗○曹氏曰蔽芾陰翳茂盛也曰甘棠白棠也○釋木曰杜赤棠白甘棠○樊光曰白者爲棠赤者爲杜○郭璞曰甘棠今之杜棃○陸璣曰小如指酢味可食酢亦作醋說文曰醶也醶力咸反○山陰陸氏曰陸璣以爲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爲棠甘棠也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

勿翦勿伐今曰翦謂齊斷其枝釋文云伐斬木也謂斬伐其幹

召伯所茇音跋○箋曰茇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茇音貝作舍也

賦也召公當文王爲西伯之時奉命出使於召南之國觀省風俗布宣教令嘗止於甘棠之下至武王分陝之後召公爲伯召南之人

思召公往日之教因愛其所止之樹故言甘棠蔽芾然茂盛勿翦斷其枝勿斬伐其幹此召伯嘗茇舍於其下不可去之也○召公所歷不止一處所憩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憩之木而起興耳鄭氏謂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者衍文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音拜又如字○箋曰敗謂殘壞之

召伯所憩音器徐音熙之去○傳曰憩息也

豈特不可伐去亦不可殘壞之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錢氏曰拜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探曰開低屈之挽其枝以至地也召伯所說音稅○傳曰說舍也

始則相戒不可斬伐而去之中則相戒嘗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嘗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召公聽訟尚有彊暴侵陵之事是紂之舊染猶存而文王之化猶未純被之日也

厭浥行露厭音葉浥音邑○傳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夙夜謂多露

興也召南之國有男侵陵於女而女不從以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言厭浥然而濕者行道之露也我豈不欲早暮而行乎以行道多露之濡己故懼而不敢也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我所以不從男子之侵陵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女音汝何以速我獄傳曰速召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何以穿我墉墉音容○傳曰墉墻也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言女子被誣非遇召伯則不能自明也謂猶言也雀有咮而無角咮音晝○釋文曰咮鳥口也鼠有齒而無牙事有可疑而實不然者唯明者能辯之誰言雀之無角乎雀若無角何以能穿我屋也然雀之穿屋實以咮非以角也誰言鼠之無牙乎鼠若無牙何以能穿我墉墻也然鼠之穿墉實以齒非以牙也人見男女之訟孰不疑其有室家之事猶見雀之穿屋而疑其有角見鼠之穿墉而疑其有牙故謂誰言汝男子於我無室家之事乎若無室家之事何以召我獄訟也然雀實無角鼠實無牙男子乃是侵陵實無室家之事唯召公之明

能察情而決其訟使正女之志得以自伸故繼言汝男子雖召我獄而室家之道終不足謂誣我以訟此非室家之道不與汝爲夫婦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朱氏曰在位節儉正直本於國君夫人正身齊家以及其國之效故曰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槃曰猶言好賢如緇衣國君齊家而及國其本由於關雎故曰化文王之政

羔羊之皮傳曰小曰羔大曰羊○疏曰大夫之裘宜言羔而已兼言羊者協句也傳以羔羊竝言故小以大釋之素絲五紽音駝○曰紽縫也縫音逢○傳曰古者素絲以英裘紽數也又曰總數也○疏曰謂總紽之數有五非紃紽總爲數紽亦縫也緎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紃亦組之類素絲非緣也紃音旬○曹氏曰一裘之功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盡倣古制○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緘白絲爲紃施之縫中違異兩皮因以爲飾○槃曰鄭云韠與裳同色衣與冠同色黑冠朝服冠黑則服亦黑故用黑羔皮爲裘而以緇布爲衣以裼之袒而有衣曰裼見羔也以緇布衣覆之使可裼也必覆之者裘褻也其上乃加朝服此緇衣羔裘諸侯日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服之其所異者君則純色臣則以他物飾其褎所謂羔裘豹褎羔裘豹袪是也裼音錫褎音袖退食自公朱氏曰自從也公公朝也委蛇委蛇音威移○機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

賦也言召南在位之臣服此羔裘以趨朝有素絲織爲組紃於五處縫中縫中之縫音奉紽縫而飾之紽縫之縫音逢朝畢自公朝退食於私家委蛇然舒泰而自得在公之謹飭勉強可能也退食而委蛇則顯微無間也服飾有常俯仰無愧節儉正直之意隱然可見矣

羔羊之革傳曰革猶皮也○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異散則通素絲五緎音域○傳曰緎縫也縫音逢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當音奉舊亦音逢素絲五總音騣○疏曰總亦縫也縫音逢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言其縫中也總縫謂縫之也

羔羊三章章三句

殷其靁殷音隱靁亦作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李氏曰召

南之大夫謂西陝諸國之大夫也○黃氏曰文王之時召公未分陝曰召南之國曰召南之大夫旨後世作序者之辭非當時作詩者之辭也而遠行從政不遑寧處音抒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傳曰殷靁聲也在南山之陽傳曰山南曰陽何斯違斯傳曰違去也莫敢或遑傳曰遑暇也○梁曰或者間或之義不敢或遑則無一時之暇矣振振君子振音眞○傳曰振振信厚也振振有考見螽斯歸哉歸哉錢氏曰哉疑辭

興之不兼比者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召南大夫之妻感風雨將作而念其君子言殷然之雷聲在

彼南山之南何爲此時違去此所乎蓋以公家之事而不敢遑暇也所謂勸以義也遂稱振振信厚之君子歸哉歸哉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爲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從事獨賢而無怨雅信厚者能之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傳曰處居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摽飄之上男女及時也及時解見桃夭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此詩述女子之情欲得及時而嫁苦紂之淫風既微而婚姻以正女無異志必待聘而後行所謂被文王之化也

摽有梅傳曰摽落也○梁曰摽本訓擊即柏舟寤辟有摽是也此詩謂擊而落之其實七兮求我庶士傳曰庶衆也迨其吉兮傳曰迨及也

興也述女子之情言擊落之餘尚有殘梅其

實之在木者惟七則其零落者多矣興女子盛年難久當及時以嫁無使華色之衰落如彼梅也於此衆士之中求擇之以爲婚姻當及此時日之吉懼良辰之難得而易失也補傳曰詩人但喜其得以及時耳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傳曰今急辭也

在者三則向之七又落其四時過而不留不可緩矣故言及今可以成婚不拘時日之吉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頃音傾塈音旣○頃筐解見卷耳○傳曰塈取也○槃曰塈字從土木訓釡今言取者謂取之於地君地㴑也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歐陽氏曰謂相語也

摽落之後有梅在地今以歆筐就地取之蓋盡落而無在木者時愈過而女心切矣男當先求於女今反欲遣媒妁以語男家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去聲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小星樛木之化也

嘒彼小星嘒音諱○傳曰嘒微貌三五在東補傳曰毛謂三心五噣即柳也天文志星經以柳爲八星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噣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一時所見則五非噣明矣或又以三五喻夫人然夫人一而已不當有三五噣音晝○牋曰在東在天也○槃曰綢繆二星在天傳云在天謂始見於東方也列宿始見於天則在東方始見於東喻始進御於君也肅肅宵征傳曰肅肅疾貌宵夜也征行也○槃曰鴻鴈肅肅其羽唐風肅肅鴇羽皆疾也夙夜在公牋曰夙早也○曰公君所也寔命不同寔音植○傳曰寔是也

興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言嘒然而微者衆無名之小星也或三或五始見於東方如我衆妾肅肅然夜行之疾以進御或早行或夜往以在公所而不敢當夕者是命之貴賤與夫人不同也○傳以三五指心柳三作特三柳本非五不必指心柳也朱氏曰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音森○傳曰參伐也昴留也○疏曰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疏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云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

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伐參也昴六星留言物成就繫留也○補傳曰參昴比小星爲大蓋以喻娣媵也肅肅宵征抱衾與裯裯音儔○傳曰衾被也裯禪被也禪音單○詩記曰禮記玉藻注禪無裏○牋曰抱衾裯侍進御寔命不猶傳曰猶若也

參昴雖大星然其星非一亦止可喻娣媵夫人一而已言小星之中參昴爲大小星不敢比參昴猶我衆妾不敢比娣媵貴賤有等級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媵音孕。疏曰媵送也古者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婚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於士有娣媵但不必備耳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嫡音的。疏曰嫡謂妻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沱音駝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程子曰不以媵備嫡妾之數而侍君

江沱之間以所見起興董氏以序為失詩旨非也

江有汜釋水曰決復入為汜。釋文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之子歸不我以范氏曰以之為言用也。詩記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江則有汜與嫡妾則當有媵也今之子嫡妻之嫁歸始不我用其後乃悔也

江有渚音主。釋水曰小洲曰渚渚作陼。傳曰小岐成渚之子歸不我與詩記曰吾不與也之與不我與其後也處音杵。朱氏曰處安也

江有沱傳曰沱江之別者。釋水曰水自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釋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疏曰禹貢梁州荊州皆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二州皆有也之子歸不我過音戈。詩記曰言不我顧也不我過其嘯也歌箋曰嘯蹙口而出聲。今考王風字作歗此字作嘯。補傳曰嘯長吟也○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旣悲歎之聲也。詩記曰始則悔痛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音君惡無禮也惡烏路反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說文曰麕麞也○陸璣曰青州謂之麕春秋傳云六麇與於前是也○山陰陸氏曰從豹古今注云鹿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麞如小鹿而美語云四足之美有麃郎麞也白茅包之傳曰何裹也有女懷春傳曰懷思也○箋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昏姻者謂之懷春吉士誘之曹氏曰吉善良也

比也俗有淫奔者此詩述聞者惡之之辭言野外有死麕人欲取其肉而食之猶以白茅包裹之恐為物所汙有女子懷春而欲嫁善良之士何以不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為此猶今責人者言謹厚者亦復為之

林有樸樕二字音僕速樸又音十野有死鹿白茅純束純音

豚又徒本反○釋文曰純聚也與屯音義同○案曰束縛也有女如玉

樸樕小木可以薪野有死鹿可以食人猶有白茅純聚而包束之況有女如玉乃不以禮娶之而誘之乎

舒而脫脫兮脫音退駾音同○傳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無感我帨兮帨音稅○傳曰感動也帨佩巾也○疏曰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左佩紛帨註紛帨拭物之巾也無使尨也吠尨音忙○說文曰尨犬之多毛者

此述惡無禮者語淫奔之人汝宜舒徐脫脫然無疾行以近我無感動我之佩巾無驚我之尨其人相近未必便動其帨未必便使尨吠但深惡而欲遠之所謂與惡人處若將浼焉者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襛音戎又音濃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曹氏曰春官巾車掌王后之五路自重翟以至輦車凡五等重翟之次即厭翟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自褘翟以至褖衣凡六等褘翟之次即褕翟也凡婦人車服各繫其夫之尊卑惟王姬貴盛故特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則車下厭翟服用褕翟矣案侯伯夫人皆厭翟而人所乘翟茀以朝是也今言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所嫁非諸侯故詩稱齊侯之子明實非諸侯也厭音葉褘音揮褖音彖褕音搖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詩稱王姬之車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以為武王之女也武王之詩當為雅而不當為風然此詩三章只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之於召南之地以為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於文王大姒之化故以其詩列於召南而為文王之風甘棠之詩亦作於武王之世而為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

何彼襛矣朱氏曰襛盛也說文曰衣厚貌○唐棣之華棣音第○曰唐棣薁李也薁薁也即七月之薁也薁音郁○釋木曰唐棣移移音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陸璣曰馬李云薁李也山陰陸氏曰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偏其反而凡木華之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秦晨風云山有苞棣○案曰七月則鬱是車下李薁是薁李陸璣以唐棣為薁李則薁李非車下李矣璣又云薁李一名爵梅亦名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人亦云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則薁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鬱薁解見七月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

與也言何彼襛襛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興王姬下嫁車服之盛美也不繫其夫故以爲盛美而誇之王姬雖車服之盛美而不以貴盛自驕故言豈不肅敬雝和乎乃王姬之車也王姬不可見唯見其車故指車以言車中之人朱氏曰夫使人望其車而知其敬且和也則其服於中者深而發於外者著矣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傳曰平正也○疏曰平王文王也德能平正天下○曹氏曰猶書稱文王爲寧王齊侯之子朱氏曰言齊一之侯

猶易之康侯禮之寧侯也

何彼襛襛然而盛如桃李之華乎乃文王之孫適齊一之侯之子也桃李亦喻王姬車服之盛故先言文王之孫言文王之孫者以見王姬肅雝之德其源流有自來也故此詩爲文王之風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音民○傳曰伊維也緡綸也○朱氏曰絲合而爲綸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言釣魚如何乎維絲維綸也釣者以絲綸而得魚猶娶者以六禮而得妻此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也釣喻娶者故先言齊侯之子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朱氏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烝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大較言之謂所及者廣耳其實商王猶在未能純被也

彼茁者葭茁則劣反葭音加○傳曰茁出也○疏曰草生茁茁然出○曰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葭葦之初生者○葭解見一七月蒹葭亂三物十一名有考見秦蒹葭發五豝音巴○朱曰吉日發彼小豝謂發矢則中之一發言殺一而已○傳曰豕牝曰豝于嗟乎騶虞于音吁○曰騶虞者騶御及虞人也

賦也言彼茁茁然而出者初生之葭也於彼草生之時召南國君出而田獵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翼驅也發矢則必中然止於一發

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田獵則騶虞及虞人咸在作詩者呼騶虞之官而嗟歎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蓋三歎國君之仁心而知其爲文王之化也詩記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詠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勿若司節和風窮物草疾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少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風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說音稅成十八年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

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爲騶御也朱氏孟子解以虞人爲守囿之吏故引景公田則招虞人是虞爲虞人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毛氏以騶虞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山陰陸氏皆和之司馬封禪文云囿騶虞於珍羣且謂般般之獸般音同白質黑章晉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皆祖毛氏也今不從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即騶牙非也爾雅無騶虞

彼茁者蓬傳曰蓬草名○山陰陸氏曰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云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莊子云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菩轉旋非直達者也商子云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爲舟觀轉蓬而知爲車○朱氏曰其華似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一發五豵音宗○傳曰豕一歲曰豵于嗟乎騶虞朱氏曰鵲巢至騶虞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

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緝卷之二

詩緝卷之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國風

邶 音倍

諸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疏曰衛云至于頓丘頓丘今為縣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云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莊前者為先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周南國風疏曰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成故以邶鄘先衛也○程子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朱氏曰邶鄘之詩皆毛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與○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亟音器

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存邶

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邶列其右衛後於鄘世次也

邶柏舟夷王時鄘柏舟宣王時衛淇奧幽王時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

頃音傾○疏曰頃侯柏子○今考世家頃侯不記名

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詩曰衛頃公夷王時

衛衰世也而有柏舟之仁人非無賢也不遇合耳雖仕其朝而不得行其志也君子不遇合則小人親近而得志矣其勢相為消長也此詩皆憂國之言身雖不遇而惓惓於國今誦其詩猶想見其藹然仁人之氣象也劉向列女傳以邶柏舟為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則非婦人之詩也

汎彼柏舟

汎通作泛○今曰汎浮也

亦汎其流耿耿不寐

耿音耿○傳曰猶儆儆也○錢氏曰耿耿小明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

如有隱憂

傳曰隱痛也

微我無酒

朱氏曰微猶非也

以敖以遊

敖音遨通作遨

與也柏美材也以柏為舟美言之也詩經有柏舟松舟楊舟皆言舟耳義不在柏與松楊也汎謂浮於水流謂聽其自流而無以制之

此仁人憂國之言謂舟必有人以維楫之而後能有所濟今浮舟於水而無其人以維楫之則亦浮汎而流去耳其將何所止泊乎所謂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喩衛國無賢人以維持之則亦聽其自爲敗壞耳其將何所底止乎猶言譬彼舟流不知所届也此仁人所以憂國之將敗而儆儆然不能寐如有隱痛之憂也我非無酒可以敖遊而此憂非飲酒敖遊之所能釋也○舊說

柏木宜爲舟而不用以載物故汎汎然流於水中喩仁人之不見用非也仁人憂在於國不謂已之不用今以柏舟自喩其材美以汎汎喩已之不見用卽繼之以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則其辭傷於迫切而非仁人之氣象矣故舟以喩國流於水中以喩國之靡所底止爲此而不寐爲此而隱憂然後見仁人之心也采菽言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棫樸言淠彼涇舟烝徒楫之皆言舟之有待於維楫也鄘柏舟言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止謂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耳所謂柏木宜爲舟與汎汎不載物其說皆不通矣二詩皆衛人所作其言宜不甚相遠故知詩人取義不在於柏其用意皆在下句邶柏舟之意在於亦汎其流鄘柏舟之意在於在彼中河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音孺○朱氏曰茹納也○曹氏曰茹者容受之意鑒應而不藏○歐陽氏曰鑒納影在內凡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不能兼容善惡○粲曰柔則茹之爲吞納之意此言鑒可茹與下章言石可轉席可卷意同毛以茹爲度今不從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傳曰愬告也亦作訴逢彼之怒

鑒雖明而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有知善惡善則從之惡則拒之不能混雜而容納之也兄弟至親亦不可據蓋意嚮既殊則言不相入故往愬以情而反逢其怒謂已爲婞直而違衆此女須申申詈予也須音須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音捲

威儀棣棣音第○錢氏曰棣棣盛也○傳曰棠棣華鄂相承其華繁盛故以棣棣形

容威儀之盛不可選也選上聲○詩記曰選擇也
兄弟見怒欲已改行以趨時仁人於是自誓
而言石雖堅尚可轉我心非石之比不可轉
也言其堅之至也席雖平尚可卷我心非席
之比不可卷也言其平之至也此不以兄弟
之沮而易其守也威儀棣棣然盛自有常度
不可有所選擇而自貶以苟合也此處羣小
之間而雍容不失其常度也
憂心悄悄鍬之上○傳曰悄悄憂貌慍于羣小傳曰慍怒也覯閔

既多覯溝之去○草蟲傳曰覯遇也○傳曰閔病也受侮不少靜言思
之傳曰靜安也○蘇氏曰言辭也寤辟有摽○辟音闢摽飄之上○傳曰辟拊心也
摽拊心貌○今曰摽本訓擊故摽然爲拊心貌
君子見遠識微憂先於事小人安其危而樂
其所以亡見君子與已異趣則常疾視於君
子故君子憂國之心悄悄然反見怒於羣小
也君子遇小人讒譖之病既多矣小人反從
而侵侮之受侮不少見君子孤而小人衆也
靜而思之寤覺之中辟拊其心而手摽然痛

國事之至此也
日居月諸疏曰居諸者語助也○嚴曰日君象也○李氏曰君猶日臣猶月也日月皆迭微是失其常度胡迭而微疏曰迭更也○嚴曰微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日食朔月食望日乎月乎何爲更迭而皆微
也喻衛之君臣皆昏也我心之憂如不澣濯
其衣言處亂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含垢忍
辱如此是可以去矣而猶不去故靜而思之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也嚴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
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綠毛如字鄭改作褖音彖衛莊姜傷己也嚴曰莊公夫人齊女姓姜
氏○曹氏曰莊公揚武公之子頃侯之曾孫也妾上僭上常之上潛○嚴曰謂公子州
吁之母嬖而州吁驕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曰衛莊姜詩平王時
莊公溺愛亂常實胎衛禍聖人存綠衣以明
夫婦始道之原申二南之義以垂世戒非取
女子之怨也此詩莊姜所自作而屬邶風者

蓋邶人傳詠之而采詩者得之於邶耳疏以爲邶國之人作之今不從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傳曰綠閒色黃正色閒音閒○疏曰綠蒼黃之閒色黃中央之正色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展音戰褖音彖○傳曰王肅云衣正色裳閒色是閒色不當爲衣而正色當爲衣也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傳曰憂雖欲自止何能止也

興也言此閒色之綠也今乃爲衣也猶此本妾也今乃使之嬖寵而尊顯也以閒色之綠爲衣而正色之黃反以爲裏猶妾上僭夫人

爲所掩蔽也禍亂之原將在於此莊姜言我心之憂何由得止謂家國可憂之事方來而未已也○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唯綠衣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掇而丁寧之點平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傳曰上曰衣下曰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傳曰亡之言忘也○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爲忘

衣在上裳處下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女音汝治平聲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訧音尤○傳曰訧過也

言此閒色之綠也本是絲也乃女染治以爲綠也女既染此絲以爲綠豈可復以爲衣而加諸黃色之上乎譬既以爲妾則不可僭嫡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使尊卑有序而無訧

過也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凄音妻○疏曰四月云秋日凄凄寒涼之意也○箴曰凄旁二點者從冫也寒也凄旁三點者從水也雲貌也凄其以風及鄭風風雨凄凄四月秋日凄凄皆當從水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絺綌者服今當凄然寒風之時踰不適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意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實得我心言當於人心也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辭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衛州吁詩桓王時○朱氏曰莊姜作○饒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桓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桓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嬀音規衛桓公也○疏曰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時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歎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

燕燕于飛 曹氏曰燕燕鳥鳦也 差池其羽 ○差音釵又音嵯○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曹氏曰差池言其相先後也 之子于歸 傳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疏曰之子戴嬀也 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涕音體又音替○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陳澤陂傳曰自目曰涕

興也 傳不言興今從朱氏 燕以春來秋去有離別之義故以起興莊姜撫戴嬀之子平時與戴嬀恩信相親及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相爲先後而常相隨逐也今戴嬀大歸而已獨留不復得如雙燕矣我遠送于野而與之別稍稍更遠瞻望不及令人念之泣涕如雨之傾也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廣漢張氏曰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害有合於詩人之情歟○蘇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今送于野情不能已也 燕鴻往來靡定別離者多以燕鴻起興如魏文帝燕歌行云 燕歌之燕平聲餘泣如字 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謝宣遠送孔令詩云巢幕無留燕老杜云秋燕已如客是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 頡音纈頏音杭○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曹氏曰言其相上下也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朱曰將送也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佇除之上聲○傳曰佇久立也

雙燕之飛或頡或頏亦常相隨逐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 下音嘏上常之上聲○傳曰飛鳴而下曰下音飛鳴而上曰上音○今考頡元在物下之下上聲也自上而下之下去聲也元在物上之上去聲也自下而上之上上聲也二字雖有上聲然皆上濁讀近去聲○曹氏曰言其相應和也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傳曰陳在衛南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言雙燕飛鳴上下而相隨逐也

仲氏任只 任鄭去聲毛平聲○饒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朱氏曰只語助也 其心塞淵 ○李氏曰塞實也傳曰淵深也 終溫且惠 朱氏曰終言終始如一也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 饒曰先君莊公也 以勗寡人 勗凶肉反

○傳曰勗勉也○朕曰寡人莊姜自謂也
莊姜稱戴嬀之字曰仲氏爾能以思信相親
又其心塞實淵深終然溫和惠順可謂善謹
其身矣於其行也又以思念先君而勉我焉
此章皆稱戴嬀之美以爲別辭所以致其愛
戀無已之意末又述戴嬀相勉之辭雖以見
戴嬀之賢而意緒黯然矣

燕燕四章章四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去聲）傷已不見

答於先君以致困窮之詩也（曰衛州吁詩柏上時）
綠衣作於莊公之時傷已不見答也日月終
風作於州吁之時傷已逢其亂也
日居月諸（李氏曰自古多以日比君月比夫人）照臨下土乃如之
人兮（朕曰之人是人也謂人也）逝不古處（音杵○朱氏曰逝發語辭）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黎曰說文云寧願辭也寧失不經之寧）
日月代明照臨下土天象之常如君與夫人
之相須古之道也有如莊公不以古道相處
故養成家國之亂何能有定苟能定則寧不

顧我也言憂在於國而不計其身之私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傳曰冒覆也○李氏曰亦照臨下土之意）乃如
之人兮逝不相好（去聲）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曹氏曰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李氏曰言日與月迭出於東方也）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傳曰音聲也良善也○案曰聲音言語也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言德者莫違皆婦人言其失待己之意耳故爲聲音言語解見假樂○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德音無良言莊公待已其聲音言語之間皆

無善意也今家國之亂何能有定是可憂也
若往日之事則使我可忘不復追咎之矣詩
之敦厚如此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李氏曰始則日照臨下土既而曰下土是冒始則曰出自東方既而曰東方自出但顚倒其辭以便其韻耳）父兮母兮畜我不
卒（朕曰畜養也卒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朱氏曰述稱述也）
人窮則呼父母莊姜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
已家國之亂何能有定是我所憂若莊公所
以待我者則不欲稱述之矣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曰衛州吁詩桓王時

國史題日月終風二詩止曰衛莊姜傷已不言爲何時詩也後序以爲作於州吁之時或者以爲作於莊公之時且後序有毛公所不及見者固不可盡據然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毋道往加之是毛公以爲州吁詩矣姑從毛氏

終風且暴傳曰終日風爲終日暴疾也顧我則笑傳曰侮之也謔浪笑敖謔許約反敖去聲○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中心是悼箋曰悼傷也

興也莊姜言州吁之暴如終日之風既無休息而又暴疾也彼之氣習如此視我則以爲笑侮戲謔放浪笑敖不敬我見其如是則亦自傷悼而已無如之何也

終風且霾音埋○傳曰霾雨土也雨音諭○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惠然肯來傳曰惠順也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曹氏曰悠悠長也

終日之風又雨塵土其暴甚矣時有順心肯來見我然不常來也彼不來則我亦不敢往當不往不來之時我則悠悠然長思之楊氏曰見侮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毋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曀音翳○傳曰陰而風曰曀不日有曀箋曰有又也○[redacted]曰如春秋書十有一年及孟子聖人有憂之之有寤言不寐蘇氏曰言辭也願言則嚔音帝○箋曰今俗人嚔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號曰內則云子婦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噫嚔咳噦音越噫於界反咳音慨

終日之風且陰曀矣望其開霽不旋日而又陰曀喻州吁之暴無有休息也莊姜言我爲傷悼汝之故寤覺而不寐願汝嚔也當州吁莫來之時不復省記於毋故願其嚔而知已念之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虺音毀○朱氏曰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詩記曰驟雨迅靁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寤言不寐願言則懷今曰猶與懷之懷言心之感動也

州吁之爲不善如常陰曀曀然其暴若靁聲

虺虺然將發而未震我爲傷悼汝之故寤覺
而不寐願汝思懷我而悔悟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
將去聲而平陳與宋箋曰平成也 國人怨其勇而無禮
也曰衛州吁詩箋曰特○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兵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者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耳
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
親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觀擊鼓之詩衆仲

之言信矣

擊鼓其鏜音湯○傳曰鏜擊鼓聲 踊躍用兵疏曰踊亦作踴跳也躍跳躍也踊躍言喜之之意 土國城漕音曹○曰漕邑衛地也在河南 我獨南
行

鼓以進衆爲三軍之號令所謂師之耳目在
吾旗鼓今聞擊鼓之聲鏜然乃是州吁踊躍
而喜於用兵也夫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今州吁乃踊躍自喜故國人怨之言衛國之
人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邑非不勞苦
然猶處境內也今我獨南行而伐鄭則死亡
未可知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內
興工役外事兵爭衛人安能無怨乎○載馳
傳云漕衛東邑蓋以定之方中序言東徙渡
河野處漕邑知爲衛東之邑故疏引鄭志答
張逸云漕邑在河南也譜疏又以載馳露於
漕邑爲鄘風知漕邑在鄘也然則擊鼓土國
城漕泉水思須與漕皆爲邶風者詩得於邶
耳

從孫子仲疏曰仲字也文謚也作詩時未死故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詩記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將其師可知矣 平陳與宋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音充○疏曰忡忡爲憂之意出車云憂心忡忡
王仲宣詩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今從
孫子仲以平陳宋所從非其人也憂其南行
而不得以歸故憂心忡忡然

爰居爰處音於○疏曰爰於也 爰喪其馬喪去聲○錢氏曰自知必死也不言死惟言喪馬蓋婉辭 于以求之疏曰于於也 于林之下
士卒將行知其必敗與其室家訣別曰汝在

家居處矣我必死於是行而喪其馬矣身死則馬非我所有唐人詩所謂去時鞍馬別人騎也汝若求我其於林之下乎言死於林下也○舊說不知於何居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文意亦通然此詩爰居爰處可通至斯干爰居爰處說不行矣詩經爰始爰謀爰衆爰有爰笑爰語之類皆無於何之意惟四月爰其適歸言何所適歸蓋其者未定之辭也爰止訓於今以爲皆發語之辭爰居爰處言居者之安爰喪其馬言行者之苦觀下文其意可見

死生契闊（契音挈○今日契者闊何闊注云久闊不相見則契闊爲間闊之義也傳以契闊爲勤苦今不從）與子成說（說令如字舊音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傳曰偕俱也）

承上章訣別之辭言居者生行者死一死一生自此間闊矣我往者初昏之時與子成其約誓之言執子之手期於偕老不謂今日便爲死生之別怨辭也

于嗟闊兮（吁音）不我活兮（傳曰活生活也）于嗟洵兮（洵音荀傳曰洵遠也）不我信兮（信音申）

歎從今之間闊不得相依以生活也又歎夫婦相違遠不得伸其偕老之志也其怨深矣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曰衛州吁詩栢王時）

母不復嫁則孝子養親之志成矣

凱風自南（疏曰凱樂也○釋天曰南風謂之凱風○李氏曰南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吹彼棘心（曰棘酸棗也○山陰陸氏曰棘性堅彊貴風之長養者四時棗安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蘇氏云爾有棘棘故棗也於果爲下○朱氏曰棘難長而心又其稱弱而未成者也○經有二棘考見楚茨）棘心夭夭（悅曰喩七子少長○夭夭解見桃夭）母氏劬勞（傳曰劬勞病苦也）

興也棘至夏始生是難長之木故必待凱風吹之而後生凱風自彼南方長養之方而來吹彼稚弱之棘心至於夭夭然少長則風之爲力多矣興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

至於少長則母氏亦病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故於夭夭言劬勞○凱風棘心傳牋及疏皆不指為何木唯園有棘毛氏以為棗陸農師以為酸棗又釋木棗注引孟子趙岐注云樲棘小棗所謂酸棗也朱氏集解云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箴曰令善也

棘心喻子之幼小棘薪喻子之成立凱風吹

彼棘心至於成薪可見長養之功而所吹之棘非美材僅堪為薪猶母氏養我七子至於成人可見聖善之德而我七子無令善之人言七子之中苟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欲嫁也子之成立由母之德故於棘薪言聖善聖者明達之稱善者賢淑之稱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音峻○傳曰浚衛邑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邑人賴之以生養有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使母勞苦而求嫁是寒泉之不若負罪引慝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詞可謂幾諫矣

睍睆黃鳥睍賢之上聲睆還之上聲○傳曰睍睆好貌○箋曰興顏色說也○錢氏曰光鮮貌○[redacted]曰檀弓華而睆睆明貌也睆然目從見亦以色言之俗說以為黃鳥之聲載好其音睆曰載則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曰慰安也

睍睆然鮮明者黃鳥也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七子乃不能慰安母心是黃鳥之不若言莫慰母心乃所以深慰之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疏曰宣公晉桓公太子淫亂不恤國事疏曰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軍旅數起數音朔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朱氏以此詩婦人所作非國人所為今從之

雄雉于飛朱氏曰雉野雞善鬭泄泄其羽泄音曳○傳曰鼓其翼泄泄然○今曰泄亦作曳泄泄舒散也我之懷矣朱氏曰懷思也自詒伊阻傳曰詒遺也伊維也遺音位○疏曰伊助語也○朱氏曰阻隔也

興也此詩及兔爰雉離于羅皆言從軍之人

故以善闕之雉興之大夫久役其妻怨曠言雄雉于飛泄泄然舒張其羽雉初飛則張其翼翰其夫始往從役之時也雄者飛而雌者留翰其夫從役而已留在家也我今思之乃自取今之阻隔悔不從行也曾氏曰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此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下音暇上常之上濁下上解見燕燕展矣君子傳曰展誠也實勞我心

上章言奮翼初飛之時此章言但聞其音之下上則飛去漸遠矣誠然此君子實使我思之而勞心也○詩人之言不必盡同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朱氏曰來歸也

視日月之往來則君子之從役積時已久矣使我心悠悠然長思之道路之遠如此不知何時能歸乎一章言初往之時二章言其去漸遠三章言日月之久辭之序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去聲不忮不求忮音至○傳曰忮害也何用不臧

不欲斥國君而呼其夫之同寮告之言我婦人不知如何爲德行也我但知人若不忮害不貪求則無往而不善識其用兵非忮則求國人所患也朱氏曰戰國之時諸侯無義戰報復私怨所謂忮也貪人土地所謂求也二者之行婦人女子知其不可足以見先王之澤猶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匏音庖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曰衛宣公詩桓王時○疏曰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嚴曰夫人謂夷姜

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諸詩著衛滅之由也

匏有苦葉曰匏者瓠匏也短頸大腹者也非匏也○山陰陸氏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孔子云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詩云酌之用匏郊特牲云器用陶匏蓋取其質古今注云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爲笙濟有深涉

濟音祭○傳曰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 深則厲 傳曰以衣涉水爲厲○釋文曰韓詩曰至心曰厲 淺則揭 揭音器○傳曰揭褰衣也
興也苦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
水今匏尚有苦葉則其匏未堅不可用也既
無匏可腰而濟渡之處又有深涉則未可以
渡也今曰深則吾以衣涉水而爲厲淺則吾
褰衣而爲揭不問水之淺深惟欲渡也喩宣
公不顧禮義而惟求遂其慾也○猶有夫君
子偕老鶉之奔奔皆刺宣姜知此非宣姜者

宣姜淫亂在宣公旣卒之後此言公與夫人
竝爲淫亂知非宣姜此時特爲公所要耳
有瀰濟盈 瀰音敉○傳曰瀰水深也 有鷕雉鳴 鷕音杳○傳曰鷕雌雉聲
也 濟盈不濡軌 音犯凡之上濁○疏曰軓車軾前也由輈以上爲軓○[redacted]曰背
音宄井也音宄者車旁從九謂車轍也法也音犯者車旁從巳車軾前也少儀云祭左右軓范
公范軾前也彼軓作范 雉鳴求其牡
涉深無不濡之理今有瀰然濟水之滿而涉
者自謂不濡其車軓與宣公惟求遂其慾而
不自知其汚惡也鳥鳴皆雄求其雌今有鷕

然雉鳴之聲乃雌雉之求其雄與夷姜宣淫
不知羞惡也○傳以爲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然詩有雄狐書有牝雞飛走通也小弁雉之
朝雊尚求其雌凡鳥鳴皆雄求雌雌不甚鳴
雝雝鳴鴈 傳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 旭日始旦 旭許王反○傳曰旭
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昕音欣○疏曰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疏曰旭然始旦之時旭
者明著之名故爲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爲昕生至日出益明故爲大昕○釋文曰旦早
也 士如歸妻 傳曰歸妻使之來歸於已 迨冰始泮 音判○傳曰泮散也
○疏曰冰未散正月以前○今曰昏姻以秋冬詳見陳東門之楊

此章陳昏姻之正禮以刺淫亂言有雝雝然
和聲之鴈於日出旭然而明始旦之時行納
采之禮也士之娶妻當及九月霜降之後正
月冰未泮散之前士猶以禮而成昏豈可以
國君而肆情犯禮乎
招招舟子 疏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也 人涉卬否 卬音
昂○傳曰卬我也 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傳曰須待也
一章二章皆以徒涉喩犯禮此章以待舟喩
得禮人皆徒涉我獨招舟子而不徒涉既待

舟而後濟又須待我友而同濟喻人必待禮
而行又以配耦相從也刺公與夷姜犯禮相
求非其匹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三

詩緝卷之四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
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矣曰衛宣公詩桓王時○朱
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

習習谷風錢氏曰習習連續不斷之貌谷風中之風也○補傳曰谷風者由大谷
而起也以陰以雨黽勉同心黽音閔○叢曰黽勉猶勉彊也凡所不堪
心所不欲而勉彊為之皆謂之黽勉此詩言勉力耳不宜有怒采葑采菲
葑音封菲音匪○[illegible]曰葑蔓菁也菘類也蔓音萬○釋草曰須葑蓯蓯音總ㄱ釋文曰郭璞云

今菘菜也按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蔓音萬本又作蕪菁音精䔰音吕須也蕪
菁也蔓菁也葑從也蕪菁也芥也七吾一物也也曹氏曰本草圖經云蔓菁生北上四時俱有之春
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北人將於了播之北土初一年半為蕪菁○羅曰菲葍類也葍音
福○陸璣曰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美可作羹爾雅謂之葸菜今河內人謂
之宿菜葸音息宿音夙○叢曰釋草云非芴郭璞云土瓜也釋草又云菲葸菜郭璞云
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以芴與葸菜為一物也陸璣以為一物即菲也芴也葸菜也土瓜
也猶葑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葍也郭云根如指正白可啖芴似之芴音勿葍音
富無以下體錢氏曰凡菜茹近地之莖葉多黃腐不可食德音莫違
德音解見假樂及爾同死

興也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柔桑詩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盛怒之風也宋玉風賦大風盛怒於土囊之○注曰土囊谷口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無消明開霽之意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無休息也我黽勉盡力於家事與爾同心爾不宜以暴怒加我如此也人之處事寧無小小違誤如葑菲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黃腐之莖葉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間亦不當以小過而棄其善當期好音無違

至於偕老今爾心有所溺而厭於我則我小有違誤無往不逢其怒是以惡而棄其善也○舊說谷風為生長之風以谷為穀固已不安又以習習為和調喻夫婦和同說此詩猶可通至小雅谷風二章言維風及頹頹暴風也非和調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其說不通矣詩多以風雨喻暴亂北風其涼喻虐風雨淒淒喻亂風雨漂搖喻危大風有隧喻貪故風雅二谷風興下文言以陰以雨喻暴怒猶終風且曀喻州吁之暴也雅下文言維風及雨喻恐懼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芣音傳曰薄辭也○傳曰畿門內也○詩記曰韓詹滩癃鬼詩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閾也

誰謂茶苦茶音徒○傳曰茶苦菜也○疏曰陸璣云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顏氏家訓云茶葉似苦苣而細然則茶雖苦亦可食但非美菜耳其甘如薺齊之上濕○詩記曰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宴爾新昏傳曰宴安也如兄如弟

上章言本望與其夫偕老此章述其見棄言我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者念事與心違也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纔至門畿而已無恩之甚誰謂茶菜苦乎比我之見棄其情甚苦則茶猶甘如薺菜甚言已之苦也故夫安其新娶之妻其恩如兄弟以新棄舊矣○經有三茶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茶此詩誰謂茶苦及唐采苓云采苦采苦縣菫茶如飴之茶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茶蓼之茶

委棄也解見艮耜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
荼也解見出其東門鴟鴞予所將荼傳云葵
苕蔬云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薅音蒿亂之去聲
涇以渭濁疏曰漢書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縣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开苦見反又音牽○又地理志隴西首陽縣注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京兆縣也○詩記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涇引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湜湜
其沚湜音殖○說文曰湜是水清見底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傳曰屑絜也○朱氏曰以猶與也毋逝我梁毋音無○傳曰逝之也梁魚梁○疏曰毋禁辭有狐傳曰石絕水曰梁敝笱云敝笱在梁候人云維鵜在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白華云有鶖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皆非橋梁矣蓋爲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毋

發我笱音苟○傳曰笱捕魚竹器我躬不閱音悅○傳曰閱容也遑恤
我後箋曰恤憂也
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爲濁何不視渚沚
之處湜湜然其清見底而誣以爲濁可乎輸
新昏不善而反以我爲不善由夫爲其所惑
也今其夫安於新昏不以我爲潔而與之我
雖見棄猶念其家之物謂新昏毋往我魚梁

毋發我魚笱既而自歎曰我身且不見容何
暇憂後事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方解見漢廣就其淺矣泳之游
之泳解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
有喪匍匐救之匍音蒲匐白服二音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棄婦陳其往時治家勤勞之事言已隨事難
易皆盡心力而爲之如水深則或乘方泭或
乘舟船水淺則或潛行而泳或浮水而游其
於家事不計其有與亡惟黽勉求爲之耳不

特治其家如是又周睦其鄰里鄉黨凡民有
凶禍之事則匍匐以救之我於汝家可謂盡
力矣
不我能畜許六反○傳曰畜養也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
賈用不售賈音古售音授○疏釋曰售賣物出手也昔育恐育鞫音菊○錢氏曰育養子也○傳曰鞫窮也及爾顛覆覆音福○箋曰顛覆盡力於衆事既
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於汝家勤勞如此汝既不能畜養我而反
以我爲仇讎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

如是而不見取如賣物之不售昔者生育男女惟恐生育而貧窮處食指之衆也故與爾顚覆盡力以營家業今既生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螫音釋毒蟲也惡而棄之此婦人有子而被棄也

我有旨蓄傳曰旨美也○箋曰蓄聚也○疏曰冬月蓄采也亦以御冬御如字徐音禦、傳曰御禦也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洸音光潰音繢○傳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項氏曰說文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潰考見召旻旣詒我肄肄音異○箋曰詒遺也○程子曰肄習也不念昔者伊余來塈音餼韻又音暨○傳曰塈息也

我有旨美之蓄菜以禦冬月乏無時也至春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爾之新昏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厚則棄我矣洸洸然武潰潰然怒既遺我以暴而習以爲常矣曾不念我昔者之來息時也怨其忘前日之共艱苦也○舊說追言始時接禮之厚尋繹上下文意不然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箋曰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奪黎其亦舊矣○陳氏曰黎在上黨壺關縣蓋衛附庸也故此二詩黎臣所作而得爲衛詩也其臣勸以歸也曰衛宣公詩盛王時○補傳曰以詩附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時狄已退黎侯可以歸而不歸猶望衛之助已也其臣知衛宣之不足賴故勸以歸

式微式微箋曰式發聲也胡不歸微君之故胡氏曰微不有也故衛事也○李氏曰以微虛之如無有也胡爲乎中露[redacted]曰中露猶中林中谷倒其辭也傳以中露泥中皆爲衛邑今不從○王氏曰言有霑濡之辱而不見庇覆○李氏曰凡人之失國者曰越在草莽

黎侯爲狄所逐寓于衛而又不見禮微之又微者也故言微乎微乎君何不歸乎彼以微視吾君之事如無有矣失國大故也衛人以微視之不以吾君之事爲事也無望其救患矣君何爲處此露中乎言徒取霑濡之辱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王氏曰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李氏曰卑賤曰辱在泥塗

衛人不唯輕視吾君之事且輕視吾君之身

矣何爲處此泥中乎言徒取陷溺之辱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旄音毛）責衛伯也（曰牧下二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率衰之去戍曰衛）（賣穿稱陂今云伯者州爲州伯也州之制使伯從救春秋傳云五侯九伯侯爲牧也○疏曰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師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亦十國爲連此宣公爲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之者以連率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牧之宜公爲州伯佐方伯不使連屬救之也知宣公非州牧而爲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若是當言責衛牧也）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曰衛宣公詩承王時）

衛世家康叔之後皆稱伯至頃侯稱侯太史公以爲頃侯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索隱非之云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則康叔初封已爲侯也至子康伯卽稱伯者謂爲牧下二伯也非至子卽降爵爲伯也

旄丘之葛兮（傳曰前高後下曰旄丘）何誕之節兮（傳曰誕闊也）

叔兮伯兮（補傳曰叔伯尊稱也）何多日也

與之不兼比者也黎臣子之初至衛見旄丘之上有葛初生其節甚密及其後也葛長而節闊故歎云何其節之闊也感寄寓之久也尊稱衛臣而問之曰叔兮伯兮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君臣一體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辭也

何其處也（處音杵）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朱氏曰或有他故）

言何其安處而不來乎必將糾合諸侯而相

與同救我也何其時之久乎意其或有他故而未暇也苟無他故何爲不見救乎宛轉委曲以盡人之情也

狐裘蒙戎（傳曰大夫狐蒼裘○朱氏曰言客久而裘敝矣○補曰左傳蒙戎作尨茸尨又音蒙杜預註云亂貌言裘之敝也如蘇秦說秦不行黑貂裘敝）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始望其有相與同救者既久而不來則姑以爲有故而未暇及其終不見救也乃以情責之言我黎之臣子旅寓日久狐裘敝壞蒙戎

然雜亂其藍縷之狀可見矣所寓在衛之西非不乘車而東以告于衛而衛之諸臣無與我同其憂者衛人不恤黎患謂利害不切於已耳不知夷狄無厭唇亡齒寒黎實衛之附庸利害同之衛人不思同患之義是以有熒澤之敗○黎在衛西爲狄所逐入衛境而寓不在西耳故往衛則東謂越衛國而寓于東非也

瑣兮尾兮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流離之子[redacted]曰流移也褎離去本國也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褎音又○傳曰褎盛服也○曾氏漢策曰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顏師古註云褎然盛服貌○嚴曰充塞也

言瑣細兮尾末兮此黎之君臣乃流離遷徙之人也亦可憐矣而衛之諸臣曾不念之凡盛服則有瑱名爲充耳非眞塞其耳也此責其不能聽已之訴遂譏其褎然盛服如眞以瑱塞其耳而無聞也至是然後盡其辭焉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嚴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號樂官爲伶官宣公詩威王時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日衛

簡兮簡兮嚴曰簡擇也方將萬舞嚴曰將且也○詩記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日之方中嚴曰祭祀旦明行事不用日中此爲教舞也在前上處碩人俁俁音語○傳曰碩大也俁俁容貌大也公庭萬舞

衛君簡擇其人方且以爲萬舞而習之當日之方中在舞位之前列者有碩大之人俁俁然容貌之大在公庭而爲萬舞也此人氣體充偉所養可知又在日中至明之時前列易察之地而衛君終不知其賢況在側微者乎是可刺也曹氏曰賢者在猥人之中如珠之在沙玉之在石豈難識哉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朱氏曰轡今之韁也○如組解見鄭大叔于田左手執籥音藥○傳曰籥六孔○釋文曰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疏曰以

郭璞云如箎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笙師及少儀明堂位註皆云三孔貫之刻延云籥
舞笙鼓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是也右手秉翟音狄○疏曰翟羽謂雉羽也赫
如渥赭音渥者○傳曰赫赤貌渥厚漬也○成日赭丹也○疏曰秦終南顏如渥丹
公言錫爵疏曰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煇音運胞音庖閽音昏○疏曰皆祭
統文彼又云煇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註云煇周禮作韗蓋櫜皮革之官周禮韗人
爲鼓鮑人爲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釋爲甲吏也鮑音朴
此章述賢者才藝之美有力如虎言其才武
也執轡如組文之齊比言其藝能也賢者才
藝如此今乃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

文舞也此碩人容色赫然而赤如厚傳丹君
徒賜其一爵而已以待賤者之道待賢也
山有榛音臻○陸璣曰榛栗屬也字或作蓁木有二種○山陰陸氏曰實如小栗隰
有苓音零○傳曰下濕曰隰○釋草曰蘦大苦○孫炎曰今甘草也○山陰陸氏曰一名
國老○[illegible]曰即唐采苓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illegible]曰西方西周也左傳宣
公晉以隱四年即位周以東遷故思西周○朕曰美人賢者○詩記曰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
臣亦此意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西方美人指西周之人物也
彼美人兮指衛之碩人也詩人將美衛之賢

者先述西周人物以擬之謂山則有榛隰則
有苓山澤之生草木猶盛朝之出人物也今
我所思者誰乎唯思西周之美人也人物盛
衰與世道相爲升降唯西周全盛之時乃有
厖碩之材東遷以降則人物眇然矣下句乃
美衛之賢者言彼衛國之美人眞西周之人
而非今世之人也西周之時乃有此人物不
謂於衛之偏方下國而見之也序所謂可以
承事王者也極言賢者人品之高見衛之不
用可刺矣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見音現○門衛宣公詩桓王時○朕曰國
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楊氏曰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
義也
泉水竹竿俱衛女思歸而分屬邶衛者皆采
詩者隨所得之地而繫之也
毖彼泉水毖音祕○傳曰毖然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亦

流于淇呂氏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慮音廬○疏曰三國之
境地相連接故邶云亦流于淇鄘云送我乎淇之上矣衛云瞻彼淇奧三國皆言淇也○[illegible]曰
前西漢地理志河內共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林慮即河內隆慮縣改曰林慮也衛
氓云送子涉淇竹竿云淇水在右有狐云在彼淇梁衛風言淇不止淇奧共音恭
于衛靡日不思箋曰靡無也孌彼諸姬孌音戀○傳曰孌好貌諸
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謂姪娣也聊與之謀箋曰聊且略之辭
與也衛女思歸于衛言彼毖然而流之泉水
亦流入於衛國之淇已獨不得歸于衛是泉
水之不如也我之懷念於衛無日而不思矣

有變然美好同姓之娣姪聊與之謀其可歸
否以其從已同來故與謀之
出宿于泲濟之上○傳曰泲地名○曹氏曰漢地理志東郡臨邑有泲廟師古云泲
即濟水字○王氏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朱氏曰自衛來嫁所經之道飲餞于
禰泥之上○傳曰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禰地名軷音跋○[illegible]曰解見生民女子
有行曹氏曰行出適也○[illegible]曰列女傳魯寡陶嬰黃鵠歌云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遠
父母兄弟遠去聲問我諸姑傳曰父之姊妹稱姑遂及伯姊
[illegible]曰姊稱伯姊猶兄稱伯兄也
泲禰衛之郊也衛女思歸追念其始來嫁之

時出宿于衛地之泲飲餞于衛地之禰既以
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不復得至鄉
國之地矣今父母終唯姑姊尚存問其安否
感親之沒而念骨肉之存者也○今考衛成
公後遷東郡濮陽泲屬東郡則亦衛地也禰
無所見與泲並言亦衛邑可知箋以泲禰皆
爲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今不從不若王氏
朱氏爲長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曰干言所適國郊也○朱氏曰適衛所經之地

載脂載舝音轄○疏曰載則也○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illegible]曰脂言塗指也舝言
設舝也牖驂舉于軷而過驂朱氏集注云軷轂
內之金也一云轄也按廣韻轄車同釋云車軸
蝦鐵也頷略丨五轄亦作鎋見軷郎字也車不
篘則脫軸頭之牽將行乃設之以怡胥塗其舝
使肩澤也
軷音犬還車言邁還音旋○[illegible]曰還復返也○傳曰邁行也遄臻
于衛遄市專反傳曰遄疾也臻至也不瑕有害箋曰瑕猶過也
干言所嫁國之郊也上章言自衛來嫁之時
宿餞于衛地之泲禰此章言復欲歸衛則亦
宿餞于所嫁國之干言爲我塗脂爲我設舝
回轄而行則疾至於衛矣未爲瑕過而有害

也何爲不可歸乎此女子繾綣之情也○泲禰干言非一時宿餞之地泲禰之下以女子有行言之則爲嫁時曾宿餞之地也干言之下以遄臻于衛言之則爲思歸而欲宿餞之地也言向由泲禰宿餞而來嫁今豈不可由干言宿餞而歸寧乎東郡有發干縣曹氏疑卽此干衛後遷東郡則亦衛地然與下文還車意不聯屬不若毛氏朱氏爲長○讀詩者但以載脂載舝爲以脂膏塗其舝兩載字不

分明載脂謂未設舝於車之時先以脂膏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也載舝謂塗舝旣畢乃設舝於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也載脂一事載舝又一事毛氏云脂舝其車以二事言也

我思肥泉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補傳曰肥泉同出而異歸猶我雖出於衛而不復歸茲之永歎思須與漕音曹○傳曰須漕衛邑也○曹氏曰漢地理志東郡有須昌縣故須句國也句音劬○[illegible]曰漕邑鄘地也在河南有考見擊鼓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曰寫除也○[illegible]曰寫謂傾而除之也曲禮云器之漑者不寫

肥泉自衛而來所渡之水也故思此而長歎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之邑也故又悠悠然長思之安得乘車出遊於其地而可以寫除其憂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曰衛宣公詩威王時

不得志不得行其所志也王事適我政事一

埤益我蓋皆賢勞猥賤之事非諫行言聽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illegible]曰殷殷憂之衆也終窶且貧窶渠之上濁○釋言曰窶貧也○李氏曰窶貧羸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此忠臣行役出自北門言我心之憂殷殷然衆多我仕不得志貧而又貧誰知我遠役之艱苦者蓋從事獨賢之歎也然歸之於命故自決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無所歸怨也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

計利祿也

王事適我歲曰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傳曰適之也政事一埤益我埤音皮○錢氏曰一猶專也○傳曰埤厚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音責○傳曰讁責也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命役使之事旣適於我矣衛國之政事又專埤厚增益於我矣我行役自外而歸而室家之人交徧責我見其勞苦而不免於貧家人婦子之情不能無怨也然忠臣歸之於命而已夫勞而不辭貧而不怨室人交責之而不易其守非忠臣乎哉輔氏曰傳曰役使不均上不見知室人交責下亦不見知是莫知我艱也

王事敦我傳曰敦厚也○釋文曰韓詩云迫也政事一埤遺我遺音位○傳曰遺加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傳曰摧沮也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曰衛宣公詩或王時

程子以此詩爲君子見幾而作非謂百姓相攜而去也

北風其涼傳曰寒涼也雨雪其雱雨音諭雱音滂○曰自上而下曰雨○傳曰雱盛貌惠而好我好去聲○曰以恩惠相與也攜手同行其虛其邪余徐二音○程子曰虛寬貌邪緩也旣亟只且亟音棘只音止且音沮之平○傳曰亟急也○程子曰只且辭也

興也衛之虐政如北風之寒涼而又雨下其雱雱然而盛其虐甚矣我將與所親厚之人以恩惠相好者攜手同行去而避之也是尚可少寬乎尚可少緩乎旣急也哉不可不速去也其虛其徐則猶有眷戀故國之意旣亟只且則暴虐已甚不復可以少留矣至此而後決爲去計是欲留者其本心決去者不得已也李氏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今必有大不忍於此而去其備也

北風其喈喈音皆○傳曰喈疾貌雨雪其霏霏芳非○傳曰霏甚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傳曰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旣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曰猶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旣亟只且

莫赤莫黑言無有赤黑於此者謂最赤最黑
也最赤者非狐乎最黑者非烏乎狐也烏也
皆貪殘不祥之物見其色而可知矣猶衛之
無道不難辯也宜速去之詩記曰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疏曰衛君宣公也夫人無德疏有苦其殘曰夫人宣姜也○日宜公詩威王時
當時皆爲淫泆之行故曰刺時其本則上所
化也

靜女其姝音樞○曹氏曰游女閨閣貞順之女不戰隱僻者也故時出於江漢之上靜女則仕族之女常處深閨幽靜之中不可得而見者○傳曰姝美也俟我於城
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音馳廚○[illegible]曰踟躕行不進也躊躇猶豫也踟躕亦躊躇之意
首章男女相期而未遂也靜女仕族處深閨
幽靜之中宜能正潔自守者今淫風流行有
靜女其色姝美約我於城隅隱僻之地旣而
失約不至故愛之而不得見搔其首而意踟
躕然欲去不去也○或謂雖正靜之女亦俟

我於城隅旣以淫奔不得爲正靜矣
靜女其孌音戀○傳曰孌好貌貽我彤管彤音同○傳曰彤赤也○李氏曰古者鍼有管染亦有管不知彤管何物也○解頤新語曰舊說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以刀爲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承彤管焉亦止承贈物之意非有承於女史也○曹氏曰彤漆之管蓋染器之屬彤管有煒音偉○傳曰煒赤貌說懌
女美
此女贈男之物也靜女孌然而美遺我赤色
之管以結殷勤其管煒然而赤男子謂我非

悅此彤管之美乃悅此女色之美也
自牧歸荑音題○張子曰牧牧地也不耕種之牧也則多草木根芽○[illegible]曰歸孔子豚之歸猶贈也○傳曰荑茅之始生也洵美且異洵音荀○傳曰洵信也匪
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此男贈女之物報彤管之贈也來自牧地而
贈此女以荑此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荑矣
然未足以此女色之美姑以是爲美人之贈
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箋曰伋宣公世子作新臺

于河上而要之要音腰○補曰要勸也邀也猶孟子使數人要于路之要○李氏曰宣公上蒸夷姜生伋爲娶於齊宣公聞其美欲納之恐其不從故於河上作新臺而要之

國人惡之惡烏路反而作是詩也曰衛宣公詩威王時

二南變而爲邶猶泰變爲否也至新臺二子乘舟三綱五常之道盡矣

新臺有泚泚音此徐七禮反○傳曰泚鮮明貌河水瀰瀰瀰音敉○傳曰瀰瀰盛貌燕婉之求傳曰燕安也婉順也籧篨不鮮籧音渠篨音除鮮上聲傳曰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釋訓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號曰籧篨戚施

本人疾之名故晉語曰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籧篨面柔者必低眉下人媚以容色似不能仰之人故名面柔者爲戚施○曹氏曰說文以籧篨爲麄竹席竹席之爲用常仰而不能俯也○嚴曰鮮善也

此詩齊人所作也宣公作新臺泚然鮮明在河水瀰瀰然盛之處齊女來嫁至此爲公所要故齊人之送女者言我齊女之來本求燕安婉順之人謂伋也乃得此籧篨不能俯其疾不善之人謂宣公也以惡疾之人稱之深惡之辭也○燕婉之求自齊人言之故以籧篨戚施醜詆衛君而無嫌非衛人之辭也

新臺有洒催之上○錢氏曰洒鮮潔貌河水浼浼音每○錢氏曰浼浼水濁流貌燕婉之求籧篨不殄傳曰殄絕也○蘇氏曰病而不死者也

惡之欲其死齊人恚怒之辭也若衛人則非所宜言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補曰易離麗也註云麗猶著也蓋一陰附著于二陽之中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設魚網者宜得魚鴻反麗焉言所得非所求

也猶我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爲去聲○箋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曰衛宣公詩戚王時

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怒朔之讒殺太子伋乃作亂立

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復納惠公黜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啓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隕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如字或音影）願言思子（箋曰願念也）中心養養（傳曰養養憂不知所定）

自衛適齊必涉河言伋壽二子乘舟涉河以適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爲其將見殺顧其影而憐之也我念而思之中心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伋壽之事其國人實深傷之詩人不言其他而慘然哀痛悲思之意具見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曰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汎汎然從此逝矣痛其往而不返也詩人深求其心之無他而恕之故曰不爲瑕過而有害也曾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以二子爲不瑕有害恕之之辭也（王氏曰二子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爲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四

詩緝卷之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鄘音容國風

說見邶

柏舟共姜自誓也共音恭○釋文曰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蚤音早○箋曰共伯僖侯之世子○疏曰共伯名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謚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曰衛武公詩宣王時○詩記曰史記載僖侯已葬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僖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

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位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惡也羨音延又以羨為墓道也和即武公○李氏曰武公衛人謂睿聖武公奪嫡之事未可以誣之○呂氏曰序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當爾

衛風靡矣女子之卓然自守者不多得也故聖人錄之禮義之在人心雖大亂而不泯其王澤之猶存也歟

汎汎柏舟粲曰汎浮也在彼中河傳曰中河河中○曹氏曰齊地西以河為境而衛居河之西父母欲奪共姜而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粲曰紂都河北鄘在紂都之南則近河矣故此鄘風言中河以土風所見也髧彼兩髦髧談之上濁髦音毛○朱氏曰髧髮垂貌○傳曰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疏曰髦者用髮為之其制未聞○項氏曰髦者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今日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鬌小兒剪髮也兒生三月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髦是也父母既沒則去之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親死猶髦幸其生未忍脫之故士既殯諸侯待小斂而後脫之也此說髦之制耳非詩意也鬌音朶囟音信○補傳曰守義既堅必毀其容飾不事膏沐去髮至眉為幼時之狀實維我儀錢氏曰髧然兩髦實維我廢居之容儀之死矢靡它音他○傳曰之至也矢誓也靡無也母也天只音止

○朱氏曰母恩如天不諒人只傳曰諒信也

興也共姜言柏舟之在河中猶我婦人之在夫家舟必不可以去水猶我必不可以他適也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髧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者實是我廢居之容儀我至死誓無它心也父母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不存唯母是我所天也何不信我而欲奪我志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錢氏曰特

獨也實我寡獨之人所當然之死矢靡慝傳曰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爲慝則其絶之甚矣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音慈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蛚曰頑昭伯也○戕曰君母惠公之母○曰惠公朔即愬伋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納伋妻宣公卒惠公幼齊人使其庶兄昭伯烝於宣姜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威夫人許穆夫人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曰衛惠公詩威王時朔幼而嗣國四年奔齊十二年而復入立三十有一年閱四王矣威莊僖惠其五詩專爲桓何

牆茨鶉奔皆刺頑時朔尚幼也偕老桑中介其間從可知也芄蘭又曰之童子知皆初年也

牆有茨釋草曰茨蒺藜○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不可埽也埽音騷中冓之言冓蕭之去○詩記曰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云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閨內隱奥之處○今曰言話也謂此一段話也不可道也道言也錢氏曰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牆有茨蒺藜惡草欲埽去之則傷牆故不可埽閨門之話欲道之則傷君故不可道非不可道但言之可醜也中冓之言但謂閨門之事不必以爲頑與夫人淫昏之話

牆有茨不可襄也傳曰襄除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錢氏曰詳盡言之也所可詳也言可長也

欲盡言則其說甚長蓋不欲言之也今人不欲言之事則曰其說甚長

牆有茨不可束也傳曰束而去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朱氏曰讀誦言也所可讀也言可辱也

言之則自辱不欲汚口舌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戕曰夫人惠公之母○疏曰以上篇言母知此亦爲宣姜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戕曰人君小君也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曰衛惠公詩威王時○曹氏曰毛傳謂能與君子偕老乃能居尊位服盛服序文艱倒非毛意也

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

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也

君子偕老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傳曰偕俱也副笄六珈副音覆載之覆敷救切笄音雞珈音加○副曰副者后夫人祭服之首飾如漢之步搖也○傳曰副者編髮爲之○疏曰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像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像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鬄他髮與己髮相合爲紒是編次所以異也追音堆鬄音逼又如字紒音計髲音避髢音第亦作鬄又解見召采蘩○笄曰笄衡笄也以玉爲之唯副有衡笄出于副之兩旁繫紞以縣瑱也○疏曰唯祭服有衡笄編次別無衡笄○今曰內則言女子之笄者簪也所以卷髮者唯副之笄謂之衡笄○曰六珈六珈者以玉加於笄爲之飾有六也○傳曰珈笄飾之最盛者○箋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疏曰丞飾之有六但所旋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雖副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副大夫以下則無委委佗佗委音威佗音駝○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如河象服是宜疏曰象服謂褕翟闕翟也君之象服則所謂予欲觀古人之象褕音遙字又作褕○梨曰翟皆刻繒以象鳥羽故謂之象翟解見下文其之翟也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

言夫人之義與其夫偕老從一而終故能居夫人之位稱其服飾之盛其首飾有副既服副而著衡笄其笄之上以玉加之爲飾其數有六故言六珈笄者婦人之常飾唯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而有六珈之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德稱其服而無愧怍也又其止如山則容貌之安重其動如河則氣象之廣大服其象服翟衣而宜也今爾宣姜之爲不善失偕老之道則於此服飾之盛爲如何乎宜乎不宜乎問之使自愧也○傳以笄即衡笄一物也追師云追衡笄鄭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是鄭以衡與笄爲二物也其下文云唯祭服有衡釋衡爲一物又云笄卷髮者釋笄爲一物故鄭於此箋言笄而不言衡笄也疏混毛鄭爲一說又引追師注云唯祭服有衡笄彼文無笄字疏蓋誤也今從毛義

玼兮玼兮玼音此○王肅曰玼衣服鮮明貌其之翟也翟音狄○疏曰
傳以翟雉名也今名衣曰翟故謂以羽飾衣鄭
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
爲飾不用眞羽羽施於旌旗則可施於衣裳
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也箋義
爲長○案曰天官內司服王后六服鄭注云伊
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
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禕衣畫翬揄翟畫搖闕
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揄翟子
男夫人闕翟揄翟之上有禕衣祭統云夫人副
禕謂公之夫人衛侯夫人當衣服揄翟禕音暉
鬒髮如雲鬒音軫○傳曰鬒黑髮也○說文曰髮稠也○李氏曰昭二十八年左傳
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注
云美髮爲鬒○錢氏曰如雲稠密也不屑髢
也髢音弟○傳曰屑絜也髢髲也○疏曰髢益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

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玉之瑱也瑱天之去○案曰讀作殿最之殿者非彼丁殿
反也○傳曰瑱塞耳也象之揥也揥音戢頷又音替○疏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爲
飾○案曰傳云揥所以擿髮蓋擿音剔故疏以
搔首釋之非音擿也若音擿讀擿取之義則今
之羅子矣非也搔首之擿因以爲飾者若今之篦兒也揚且之皙也且如字徐
音沮之平皙音錫○案曰揚起也言眉目揚起也且又也如吉且多之且左傳築者謳曰澤門
之皙○傳曰皙白皙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上章子之不淑既指宣姜此章言其者承上
文指宣姜也玼然鮮明者是宣姜之翟衣也
重言玼兮者甚言其鮮明也婦人髮少則聚

他人髮爲髲髢以益之今宣姜黑髮如雲之
稠密不以髲髢爲潔美言不假他髮也以玉
爲塞耳之瑱以象骨爲搔首之揥其眉目揚
起而其色又且白皙胡然而尊仰之如天乎
胡然而尊仰之如帝乎言其服飾之盛容貌
之美望之猶天人然是何爲如此也設爲問
辭令宣姜自省思之豈可以如是尊嚴之服
飾容貌而爲不淑之行乎○朱氏清揚婉兮
解云清目之美揚眉之美錢氏美目揚兮解

云揚目晙也蓋眉目皆以揚起爲美清揚竝
言則當爲目清眉揚也指目言揚則但爲目
揚也若此章單言揚則兼眉目也
瑳兮瑳兮瑳七我反○說文曰瑳玉色鮮白也其之展也展音戰○案曰
展衣之展本音陟戰反周禮內司服張彥反在
去聲三十三線韻內禮記作襢○曰展六服之
長大也○傳曰展以丹穀爲衣○疏釋傳曰此
傳言展用丹穀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穀亦不知
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禕衣赤揄翟青闕翟黑
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鞠音菊褖音彖○錢曰
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此以禮見於君及賓
客之盛衣也○疏釋箋曰嚴不可傳言宜者無
明文鄭司農注天官內司服
云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蒙彼縐絺縐鄒之去絺音

皆○傳曰蒙覆也○疏曰葛之精者曰絺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是紲袢也紲袢音薛煩○疏曰紲去也袢袢延熱氣也子之清揚傳曰清視清明也揚且之顏也傳曰顏角豐滿也展如之人兮展如字○今曰展情之展知輦反在上聲二十八獮韻內○傳曰展悅也邦之媛也媛音院○傳曰美女爲媛

重言瑳然甚鮮白者是其展衣也服此展衣而裏用縐絺展衣蒙覆於縐絺之上是當暑紲去袢延熱氣之服也展衣之裏不常以縐絺夏則裏之以縐絺故曰是紲袢也宣姜服

展衣之禮服而又目視清明眉上揚起眉上既揚起而又顏角豐滿如此人乃邦之美女歎惜不滿之意見於言外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宮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李氏曰以姜弋庸皆著姓也衛陳多淫佚之事蓋有由矣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化之矣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曰衛惠公詩恒王事○樂記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音備○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子曰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慢也○詩記曰詩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

詩記謂詩皆雅樂此桑中非桑間濮上之音今考濮水之上地有桑間亡國之音出於此

桑中即其類也詩之正經爲雅樂變詩以垂戒耳非祭祀朝聘所用也然或以桑中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

爰采唐矣曰唐蒙也女蘿也菟絲也解見頍弁沬之鄉矣沬音妹○傳曰沬衛邑○疏曰酒誥注云沬邦紂所都朝歌即沬也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殷曰孟長也○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錢氏曰蓋沬大姓非必實言其人也期我乎桑中朱氏曰桑中上宮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我乎上宮要音腰○釋文曰要約也送我乎淇之上矣○釋文曰淇衛水也解見邶泉水

此作者刺淫者謂汝言采唐蒙而往沬邑之鄉矣然汝非爲采唐而往也汝所思者誰乎思彼美好姜姓之長女也汝特託言采唐以往耳汝思孟姜而往會之或相期於桑中之地或相約於上宮之地或相送於淇水之上所會之地人皆知之見爲不善於隱僻者終不可掩也我指淫者非詩人自我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傳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似公穀作定弋○錢氏曰弋姓即似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曰葑蔓菁也解見邶谷風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傳曰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鶉音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曰衛惠公詩成王時○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則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

鶉之奔奔釋文曰鶉鶉鵪也鵪烏南反○山陰陸氏曰鶉無常居而有常匹莊子云聖人鶉居而穀食俗言此鳥性淳不越横草奔奔鬪也鶉不能亂其匹穀音寇鳥子也○隷傳曰鶉所以奔奔然喜鬪者惡亂其匹而鬪也鵲之疆疆音姜○山陰陸氏曰疆疆剛也鵲能不淫其匹鵲傳技受卵故曰乾鵲莊子云烏鵲孺鵲以傳枝少欲故曰攘○李氏曰鵲性不淫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錢氏曰公子頑惠公之兄也

鶉奔奔然鬪者不亂其匹也鵲疆疆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宣姜與頑非匹偶也鶉鵲之不若也人之不善者我乃以爲兄爲惠公恥之也

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傳曰君小君也○箋曰謂宣姜我乃以爲小君爲國恥之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定丁之去美衛文公也疏曰文公燬昭伯頑之子戴公申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處音杵漕音曹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曰鄭志荅張逸問云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黎曰左傳僖二年城楚丘始

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說音悅國
家殷富焉曰衛文公詩惠王時○左傳閔二年曰狄人侵衛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
滅衛又曰宋威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
戴公以廬於漕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正云戴公申其年卒立文公熒戶屬
反其音恭○又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自鄄之復會鄄音絹事見魯莊十五年齊桓始霸惠王嗣
服王室多故子頹之難於是楚丘封衛而霸令彊
矣此世道一變也

定之方中曰定營室也即此方室宿○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
爲正○案曰左傳云水昏正而栽栽築牆長板也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築而興作
謂小雪時定在北方水宿也栽音在去聲也作于楚丘傳曰楚丘之宮揆之
以日傳曰揆度也度音鐸○疏曰度日之出入謂度其景也冬官匠人云爲規識日出之
景與日入之景晝參之日中之景是也○今考地官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景如字作
于楚室傳曰室猶宮也○案曰箋以宮爲宗廟室爲居○室今不從樹之榛栗
榛音臻○榛解見邶簡兮○今曲禮云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椅桐梓漆音椅
伊○釋木曰椅梓○釋木曰椅即楸楸音秋○陸璣曰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
桐皮曰椅大類同而小別也○桐曰梧白桐也○陸璣曰有青桐有白桐有赤桐白桐宜爲琴
瑟今雲南牂牁人績其皮而爲布甚好牂牁音[illegible]歌○山陰陸氏曰此即白桐華而不實爾雅
云榮桐木即此是也以其華而不實今亦謂之華桐○案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
瑟者白桐也山陰陸氏亦以此爲白桐陸又言桐有三種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青桐
即梧桐一名梧一名櫬詩所謂梧桐生矣是也如陸氏之說椅桐梓漆之桐爲白桐梧桐生矣
之桐爲青桐○檟梓解見上椅○山陰陸氏曰今呼牡丹爲花王梓爲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
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漆說文曰漆木名爰伐琴瑟邶擊鼓箋曰爰
於也
言建亥之月小雪中氣之時定星營室昏而
正中農務始畢土功可興又揆度日之出入

以知東西正其方位然後可以作楚丘之宮
室宮室異文以協句韻耳非分而言之也既
作宮室乃植榛栗及椅桐梓漆凡六木他日
於此伐之以爲琴瑟美其新造之初爲永久
之圖也椅桐可爲琴瑟榛栗可備籩實梓漆
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他可類
推也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而不求近功
升彼虛矣虛音墟○傳曰虛漕虛也○疏曰蓋有故墟猶僖二十八年左傳所謂有
莘之墟也楚丘本亦邑也○朱氏曰虛故城也以望楚矣望楚與堂箋曰

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疏曰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也景山與京傳曰景大也京高丘也降觀于桑詩記曰既升彼虛以領略其大勢復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卜云其吉王氏曰云言也終然允臧

上章已言作宮室矣此章追本謀遷之初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言文公始在漕邑升其故城以望楚丘及其旁之堂邑又望其大山及其高丘於是自漕邑之虛而下於楚丘之野觀其宜桑之處人謀既定乃命龜卜之而卜言此地之吉於是建國而居之

今其終信善矣如卜所言也○殷武陟彼景山亦言大山也釋丘云絕高謂之京非人為之丘釋云卓絕高大如丘而人力為作之者名京李氏云非人力所為自然生者為丘按爾雅言人為之京謂左傳築京觀之京也詩經言京毛氏止以為丘之高者

靈雨既零機曰靈善也○粲曰靈雨猶杜詩云好雨知時節以其發生故謂之好○傳曰零落也命彼倌人倌音官○傳曰倌人主駕者星言夙駕傳曰雨止星見夙早也○粲曰言辭也說于桑田說音稅鄭如字○釋文曰說舍也

匪直也人錢氏曰直猶特也非特人也○今同孟子云非直為觀美也秉心塞淵錢曰塞充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騋音來○傳曰馬七尺曰騋○朱氏曰記云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

春時好雨既降農桑之務將興文公於是命主駕之倌人見星而早駕說止於桑田之野以勞勸之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而淵深故能致國富彊至於騋馬與牝馬共有三千匹舉馬之蕃息則人之蕃息可知矣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為

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左傳言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實有之數三百乘計一千二百匹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計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則三百乘正合諸侯之數今云三千者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為三千春秋諸侯各務富彊亦不盡守舊制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獨言騋者舉中言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蝃音帝 蝀音東 爾雅作螮蝀音同）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箴曰不與相長稚○曰衛文公詩襄王時）

衛風汙染已甚文公轉移之速如此所謂繫一人之本也

蝃蝀在東（傳曰蝃蝀虹也虹音洪○疏曰郭璞云俗名爲美人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程子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曹氏曰淮南子云天二氣則成虹說者謂陰陽相干也蓋陰氣積而上升日光映之乃成虹○朱氏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暮虹也）莫之敢指女子有行（曹氏曰行出適也○解見邶泉）遠父母兄弟（遠去聲）

蝃蝀者日與雨交陰陽之氣相亂喻淫奔也不當交而交故不能久暮見在東須臾散矣人莫敢指之者喻淫奔之人人所惡也女子出適自當與父母兄弟相遠何苦欲急而奔乎

朝隮于西（隮音躋○傳曰隮升也○傳曰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槩曰曹風南山朝隮與云隮升雲也彼詩但當爲升此當爲升雲不言雲而但云隮猶言有渰萋萋亦不言雲也）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一章既戒其淫奔二章則陳昏姻之正禮易以雨爲陰陽和此言陰陽之氣和則雲氣朝升於西方則必有終朝之雨今俗猶以西方早雲爲雨之候喻昏姻以禮則家道成也女子出適於人自當與兄弟父母相遠所貴得禮之正耳彼蝃蝀淫氣暫見而旋滅不能爲雨猶違禮相從暫合而易離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箴曰懷思也）大無信也（程子曰女

子以不自失爲信）不知命也

詩人言乃如是淫奔之人也思昏姻之事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無信而不自守也命言所付之分謂男女居室自有定分今不安其分而淫奔是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相去聲）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箴曰衛文公詩襄王時）

文公君臣涉歷禍變懲創前朝相與洗濯磨

勵氣象一新矣

相鼠有皮傳曰相視也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傳曰止容止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傳曰俟待也

相鼠有體傳曰體支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傳曰遄速也

視鼠蟲之賤但有皮齒體而已人異於鼠豈可徒有形體而無禮儀容止乎謂之人而乃無禮儀容止則亦鼠之類也其不死亦何爲乎不死又何待乎何不速死乎皆惡之之辭也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擧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說詩全在點掇點平聲此由誤加尚字耳尚字當作只字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於鼠如此語意方瑩點掇人而二字分曉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

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爲眉即此意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好去聲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樂音洛○曰衛文公詩襄王特

臣子好善文公之化也

孑孑干旄朱氏曰孑孑特出之貌○疏曰干首有旄有羽其下有旒縿旄者牛尾也以旄牛尾爲之羽夏翟之羽也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而用之謂之夏采九旗皆注旄於干首縿音衫綏音妥在浚之郊浚音峻○傳曰浚衛邑

素絲紕之紕鄭音皮毛符至反○傳曰素絲以爲縷縫紕旌之旒縿良馬四之今曰四之見之者多也彼姝者子姝音樞○東方之日傳曰姝美也○朱氏曰子指所見之賢者何以畀之

有賢者來自他國至衛國浚邑之郊文公臣子之在浚者聞其賢而爭先覩之有建孑孑然干首之旄出郊見之者以素絲爲縷縫紕旌旗之縿乘良馬而來已四輩矣見好善者多也詩人言彼姝美之賢者將何以畀予之乎言必有以効其忠益矣○賢者來自他國

若季札聘鄭子産如晉之類季札告子産以謹禮子産告叔向以實沈臺駘之事皆聞所未聞是以善道告之也若謂衛有賢者隱居浚郊文公不能用而臣子徒見之則文公愧矣曷足美乎幾以四之五之六之爲見之數則止是一人往見之不見臣子多好善之意

孑孑干旟傳曰鳥隼曰旟○出車疏曰春官司常文也○解頤新語曰干旄干旟干旌蓋分而言之以協音韻其實皆旟也鳥隼爲旟謂畫鳥隼以爲飾以其注旄於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爲緌謂之干旌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

民所聚也素絲紕之紕音毗○箋曰以素絲纘組於旌旗以爲之飾○疏曰釋天說旌旂云飾以組九旒皆以組爲飾郭璞云用綦組飾旒之邊也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予音與

賢者自郊至都則近城矣又有就都見之乘良馬而來者五輩矣

孑孑干旌傳曰析羽爲旌○疏曰既設旒縿有旌旗之解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在浚之城傳曰城都城也素絲祝之箋曰祝當作屬屬著也著直略反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告音谷○槩曰以下告上人告神者皆音谷然協韻者不拘易再三瀆瀆則不告是也

賢者自都至城又有就城見之乘良馬而來者六輩矣五之六之者言來見者愈衆也○今考大司馬百官載旟注云卿大夫也彼文謂仲秋教治兵非平常所建鄭氏引司常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孔氏申其義謂州長黨正及鄉長里宰鄰長同建旟鄰音纂然司常之文亦謂大閱及祭祀會同賓客所建皆國之大禮故建之若臣子見賢而載旟禮無明文豈指乘車之儀以言其人之貴如今人以旌

麾幡蓋稱郡守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諸疏曰載馳是許穆夫人所親作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故使其詩歸鄘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漕地在鄘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疏曰懿公赤惠公朔公子○箋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漕音曹○朱氏曰未有宮室而露居也○箋曰謂戴公也許穆夫人閔衛之亡箋曰戴公申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

也曰衛戴公詩惠王時

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爲辭耳竇氏女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與夫人之意正同後序言自傷不能救得之矣又以爲眞欲歸唁則非也戴方露處漕邑豈女子歸唁之時乎

載馳載驅上有擬跡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驅但是乘車之事歸唁衛侯傳曰弔失國曰唁○疏曰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云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驅馬悠悠傳曰悠悠遠貌言

至于漕傳曰漕衛東邑○曰漕邑鄘地也在河南有考見邶擊鼓大夫跋涉跋蒲末反○傳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我心則憂

衛有狄難越在草莽許以姻親力不能救僅遣大夫唁之夫人以爲此無益於事我欲馳驅其車自歸以唁衛侯驅馬悠悠然歷遠至于漕邑不敢憚勞今大夫之往徒勞跋涉無救衛國之亡則我心以爲憂不若我代其行也此非眞欲歸唁蓋託爲之辭有含蓄不盡之意首章婉而未露也

既不我嘉牋曰嘉美也○粲曰嘉臧皆訓善善猶是也猶孟子王如善之也不能旋反視爾不臧牋曰臧善也我思不遠

夫人託言欲歸唁許人非之故言爾既不以我之言爲善遂使我不得旋反於衛矣然我亦視爾之言爲不善而我之所思其說非遠而難行也言爾未必是我未必非始微露已有意見與許人別而猶未遠言之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朱氏曰濟度也自許歸衛必有所度之水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音秘○傳曰閟閉也○粲曰閉塞言不通也

我之所思其說非閟而不通也丁寧上章之意欲言而未言也

陟彼阿丘釋丘曰偏高阿丘言采其蝱音萌○傳曰蝱貝母也○粲曰本草云治心中氣不快多愁鬱者殊有功女子善懷○牋曰善猶多也○朱氏曰漢志云岸善崩亦各有行傳曰行道也○粲曰孟子言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宗國隕越事迫情切而許人乃沮我之歸使我無所告語愁鬱而成疾欲陟阿丘采蝱草以療之人見我之愁鬱則以爲女子多思

是其常耳不知女子雖多思亦各有道當論其所思之是否不得一槩以爲不足問許人尤我之思歸豈衆人皆幼穉且狂惑乎何其不解人意也蓋至是始慨然責之而不得不言其情矣下章發之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芃音蓬控于大邦控空之去○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誰因誰極蘇曰因如因徐辟而見孟子與吳因而蘭之因○傳曰極至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錢氏曰之適也

末章乃言其情謂我之所思無他思所以救衛耳我欲代諸大夫之行者蓋大夫徒能唁之而已何益於事若我自歸則將行郊野經麥田不憚勞苦以控告于大國而求其能救衛者諸國之中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多方圖之必有所濟我所思蓋在此非徒歸也爾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尤過爾爲我百方思所以處此者不如我之自往爾所思不及我所思之切也以許之小而責其救衛則爲不通曉於事今欲求大國之援其說非迂遠難行也非閼塞不通也赴難乞師本非女子之事諷許人當爲告急於方伯不當坐視其亡止遣大夫唁之而已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爲有理而許人眞狂穉無謀矣

載馳五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五

詩緝卷之六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衛　國風

說已見邶〇粲曰漢志河內朝歌縣注云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淇奧音郁美武公之德也箋曰武公和僖侯子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相去聲〇箋曰爲卿士也美而作是詩也曰衛武公詩幽王時〇朱氏曰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之詩以自儆

疏言淇奧之詩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補圖屬之平歐陽補圖今定爲幽衛武享國五十有五前爲宣後爲平何以知淇奧之中爲幽也蓋淇澳美武公之入相其入相幽也武公既入作賓之初筵以刺時入者入爲卿士時指幽也武公入相於幽至平而進爲公孔氏謂幽王之時武公以爲卿士是也衛武詩二鄘柏舟在初年爲宣衛淇奧在入相後爲幽舊說幽無變風非矣

瞻彼淇奧釋文曰淇奧水也〇解見邶泉水〇傳曰奧隈也〇長樂劉氏曰謂水涯學曲之地〇李氏曰左傳昭公二年北宮文子賦淇奧其字從水與奧通綠竹猗猗音伊〇傳曰猗猗美盛貌〇朱氏曰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〇詩記曰左思三都賦序云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奧之產有匪君子傳曰匪文章貌〇粲曰匪斐同大學作斐如切如磋七河反韻通作瑳〇傳曰治骨曰切治象曰瑳如琢如磨傳曰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瑟兮僩兮僩還之上聲〇曹氏曰瑟縝密也如瑟彼玉瓚之瑟說文云僩武貌剛毅之意也〇補傳曰荀卿云瑟考攸且僩釋之者引義文云晉魏之間謂猛爲僩赫兮咺兮咺喧之上大學作喧音同〇傳曰赫明德赫赫然〇曹氏曰咺聲譽之喧傳也〇補傳曰說文與字書皆謂朝鮮以兒啼不止爲咺蓋象口宣然聲

武公之善不止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音宣〇傳曰諼忘也

興也衛稱淇園之竹故以其猗猗美盛興武公之文章也匪然文章之武公如切磋琢磨以成其器骨象玉石雖美材非磨礱不成器亦猶人有美質必問學以成德問學之功必積漸致之故取治骨象玉石用工之深者喻之武公能自治如此故瑟兮縝密僩兮剛毅赫兮明德之著見咺兮聲譽之喧傳此匪然文章之武公民終不能忘之也〇大學云瑟

兮僩兮者恂慄也毛以僩爲寬大與大學異今不從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音精與菁音義同。傳曰青青茂盛貌。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傳曰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雜以玉石瑱天之去聲○釋文曰琇石之次玉者○錢氏曰瑩玉色之榮也○案曰瑩鮮絜也琇瑩猶齊著言瓊瑩瓊華瓊英也會弁如星會音膾○殷曰會之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璪璪而處上似星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綎去聲璪本又作璪音驟○疏曰在朝君臣同服弁缾云王之皮弁會五彩玉璂注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于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王用三采而服飾七也璂音其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武公入相于周服皮弁以趨天子之朝其充耳之瑱乃美石之琇瑩而鮮絜又會縫其皮弁其玉飾如星言德稱其服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程子曰如簀言密比○案曰檀弓云大夫之簀與注謂牀笫郎牀棧也棧助諫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朱氏曰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錢氏曰金錫鍊之精乃可作器如圭如璧朱氏曰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兮綽兮程子曰寬弘裕也綽開豁也○案曰書無逸云不寬綽厥心

猗重較兮猗音倚重平聲較音角○釋文曰猗依也○傳曰重較卿士之車○疏曰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輢音倚車傍也又音意○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詩補傳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較出於式上故曰重較○朱氏曰言其德稱是重服也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今曰左思吳都賦言鄱陽暴謔則爲虐矣

如簀言如牀棧之密比也金錫言鍛鍊之甚猗圭璧言器質之可貴又有寬裕綽約之氣

而倚車之重較以君子之德而乘君子之器也較式皆乘車所憑較在式之上故曰重較人於謹言之時鮮有過失至於戲謔笑談之際從容相忘易以自縱言語之過常必由之今於戲謔之際而不爲虐見和而不流非以戲謔爲美也朱氏曰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歛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音盤刺莊公也疏曰莊公揚武公和子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音杵○曰衛莊公詩平王時

前人用賢以建功業棄而不用則不能繼之矣此序與秦晨風序意同

考槃在澗傳曰考成也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槃曰或見槃字從木遂以爲器非也民說白右是多槃與盤同此言成樂在澗猶云園日涉以成趣耳碩人之寬曰淺碩大也獨寐寤言箋曰既寐而寤既寤而言皆獨自耳永矢弗諼音喧○箋曰矢誓也諼忘也○朱氏曰自誓不忘此樂也補傳曰自誓而以永言有終焉之意

窮處山澗之中而成其槃樂者乃是碩大之

賢人其心甚寬裕雖在寂寞之濱而無枯瘁之色戚戚之意易所謂肥遯也深山窮谷無有游從獨自寐獨自寤獨自言其離索寂寞如此然賢者處之泰然永誓不忘此樂所以形容其遺佚不怨之意也○舊說以弗諼弗過弗告皆爲賢者畎畝不忘君之意其義亦正但與上文槃樂寬大之意不類故此詩不過極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其時之不可爲而賢者無復有意於仕所以刺其君之不能

用世孔叢子云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

考槃在阿傳曰曲陵曰阿碩人之薖音科○傳曰薖寬大貌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音戈○箋曰過經過也

賢者之窮處其既寐而寤既寤而歌無往非獨而自得其樂永誓不復他往居之而安也

如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也

考槃在陸釋地曰高平曰陸碩人之軸鄭音逐毛音迪○補傳曰軸卷也猶言卷而懷之○箋曰軸說不一毛以爲進鄭以爲病蘇氏以爲盤桓不行皆不若補傳爲長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協韻音谷○朱氏曰不以此樂告人

賢者成樂於陸如軸之卷收藏不用也既寐而寤既寤復宿無往非獨言其離索獨居非一朝暮也然賢者自得其樂永誓不告於人賢者之隱惟恐人之知也然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亦作詩者形容其高舉遠遯有終焉之意耳賢者不自言其如此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上常之上

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曰衛莊公詩平王時

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荅之事但言其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語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詞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一讀其詩便已黙悟矣首序題以閔莊姜有左傳可證說詩若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爲美莊姜可乎

碩人其頎音祈○疏曰碩大也○朱氏曰大人尊貴之稱○傳曰頎長貌衣錦褧衣二衣今皆如字褧傾之上聲音頃字亦作絅○箋曰褧禪也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錦衣在塗所服禪音丹○桑曰上衣舊去聲鄭丰如字句同音宜同也對褧錦褧裳上裳亦如字褧禪衣也以褧爲之加於錦衣之上中庸所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傳曰東宮齊太子也○疏曰東宮太子所居也名得臣繫太子言之甥與太子同母邢侯之姨蘇氏曰邢周公之後○傳曰妻之姊妹曰姨譚公維私疏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傳曰姊妹之夫曰私

有碩尊大貴之人頎然而長其衣以錦爲之上加禪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言匹敵也又是齊東宮太子得臣之妹與太子同母嫡夫人所生言貴出也又邢侯呼己爲姨己謂公爲私言其娣妹皆嫁於諸侯也邢譚互言之耳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荅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爲莊姜則不見荅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音題○朱氏曰茅之始生曰荑膚如凝脂疏曰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列郎內則注云脂肥凝者曰脂曰膏領如蝤蠐音酋齊○傳曰領頸也○曰蝤蠐蝎也○桑曰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又云蝎蛣蜛又云桑蠹孫炎及疏以爲蝤蠐也蝤蠐也蠐螬也蛣蜛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如上所言皆一物耳郭璞云蝤蠐在糞土中蝎在木中故山陰陸氏以爲蝤蠐也爲一物蝤蠐也一物蝤蠐也蝎也蛣蜛也又爲一物姑兩存之然蝤蠐爲蝎則同也蝎音曷蛣蜛音吉居齒如瓠犀瓠音互○傳曰瓠犀瓠瓣犀及蒲莧反○朱氏曰瓠中之子也又螓首蛾眉螓音秦○傳曰螓首廣額而方○舍人曰螓小蟬也○箋曰螓謂蜻蜻蜻音精○釋蟲曰螓蜻蜻蚻音札○疏曰此蟲額廣而[illegible]○朱氏曰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巧笑

倩兮倩音茜○傳曰倩好口輔疏曰笑之貌美在於口輔○美目盼兮盼匹
莧反○傳曰盼白黑分
莊姜其手如茅荑之柔其膚滑白如脂膏之
凝頸白而長如木中蝤蠐之蟲齒白而整如
瓠中之子首如螓蟲之首額廣而且方也眉
如蠶蛾之眉勾曲如畫細而長也其巧笑則
倩兮美好其美目則盼兮白黑分明莊姜容
貌之美如此君何為不荅乎
碩人敖敖音翱○曹氏曰釋文云敖出遊也說通作遨則敖敖是優游舒徐之意

與農郊說音稅○疏曰說舍也○傳曰農郊近郊也四牡有驕音喬○傳
曰驕壯貌朱幩鑣鑣幩音焚鑣音標○傳曰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且以爲飾○疏
曰鑣謂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鑣鑣非一鑣也清人駟介麃麃武貌無邊傍載驅行人傳鷹衆
貌從立人傍此鑣鑣發金傍義各異翟茀以朝茀音弗朝音潮○傳曰茀蔽也○疏
曰婦人乘車不露車之前後設帳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飾蓋厭翟也次其羽使相厭
厭音葉○桑曰春官巾車云厭翟勒面繢總注云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上文
注云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繢畫文也詩翟蔽以朝蓋厭翟
也蔽音弗音必世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碩人敖敖然優游舒徐自齊來嫁于衛說

舍於近郊整其車服而後入四馬驕然而壯
每馬之鑣皆有朱色之飾故曰鑣鑣又以翟
羽為車之蔽茀以此入君之朝見其雍容閑
雅禮文之備也莊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荅
豈吾君疲於政事而未暇與夫人相親耶若
是則諸大夫聽朝者宜且早退無使吾君勞
於聽斷可也○君之不荅莊姜以惑於嬖妾
之故而此詩以為勞於政事所致毋之不安
其室以淫風流行之故而凱風以為勞苦而

然風人之辭微婉矣
河水洋洋傳曰洋洋盛大貌北流活活音括又如字○錢氏曰活活水
流貌○疏曰左傳云賜我先君履西至於河河在齊西北流也○補傳曰以河之流渝齊國之
盛大施罛濊濊罛音孤濊音豁○傳曰罛魚居○朱氏曰濊濊罛入水聲○補傳曰
施晉翰莊公來番於齊鱣鮪發發鱣鮪音胼麥發音發○鱣鱣也大魚似鮪○疏
曰大魚似鱘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鱓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南呼爲黃魚○陸璣
曰鱓身形似龍銳頭背上腹下皆有甲今於孟津石磧上鈞取之大者千數斤可蒸亦中奠罹
又可作鮮其于可爲鬻罹音箬山陰陸氏曰鱣肉黃俗謂之玉叔○桼曰本草以鱣爲黃魚是
也鱷令俗作鱓郎鱘黃鮓是也○鮪曰鮪鮥也以鰹鮥音洛○蓬璣曰鱺形似鱺而色青黑頭

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說文曰魚著網尾撥撥然○補傳曰鱣鮪喻莊姜來歸 葭菼揭揭 葭音加菼貪之上貪他今口切 揭音傑○曰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菼亂萑又名薕亦一物而名四並解見七月亂頊之去萑音完○傳曰揭揭長也○補傳曰葭菼喻親迎禮客之盛 庶姜孽孽 魚結反○槷曰庶出爲孽言學者衆多之貌 庶士有朅 朅音挈○董氏曰庶士其媵臣也○傳曰朅武壯也○槷曰朅與伯兮朅兮音義同

齊北西至于河故舉河水言之謂河水洋洋然盛大在齊之西而北流之貌活活然言齊據大河其國盛大猶季札言泱泱乎大風也

施罛於河中其入水聲濊濊然而得鱣鱵鮪鮥之大魚其魚著網掉尾發發然喻莊公求昏於齊而得貴女猶衡門以河魴喻齊姜也河上葭蘆與菼亂之草揭揭然長喻莊姜來歸庶姜姪娣孽孽然衆多庶士媵臣朅朅然武壯也以齊國之大姜女之貴媵送之盛無一不滿人意君何爲不荅乎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萌音 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 華音譁 復相棄背 背音佩 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 喪去聲妃音配 故序其事以風焉 風音諷 美反正刺淫泆也 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刺時則上所化也男女之合不以正則不可以久雖悔何及所以戒也非美也

氓之蚩蚩 蚩音癡○傳曰氓民也○朱氏曰蓋男子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 抱布貿絲 貿音茂○傳曰布幣也○殷曰幣所以貿買物也○釋文曰貿交易也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殷曰即就也 送子涉淇 淇解見邶泉水 至于頓丘 傳曰丘一成爲頓丘○疏曰成重也○諸疏曰頓丘在朝歌紂都之

東也○朱氏曰頓丘地名也○槷曰漢志東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爲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一重之丘也 匪我愆期 傳曰愆過也 子無良媒 將子無怒 將音鏘○殷曰將請也 秋以爲期

一章述始者已爲男子所誘而已許之奔也言有一民我本不識其爲何人但見其蚩蚩然無知抱持其幣而爲我買絲怨而深鄙之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謀爲室家也此民來誘我欲便挈我以歸我未成行此氓責我以愆期我乃送之涉淇水至于頓丘謂之

曰非我過子之期也子無善媒以先告我故我行計未辦請子無怒以我爲期當從子以往言已初爲遲疑爲男子所迫趣乃許之也朱氏曰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解者何以異此

乘彼垝垣音危衰。箋曰乘登也。傳曰垝毀也。朱氏曰垣墻也以望復關李氏曰復關關名。蘇氏曰環之所在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釋文曰漣漣泣貌。曰漣漣涕出接續之貌箋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傳曰體兆卦之體。疏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繇音宙占辭也。箋曰春官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注云體兆象也周公云體王其罔害

簭筮同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傳曰賄財也

二章述已爲男子所感而遂奔之也言本以秋爲期期既至矣乃登彼壞墻以望此復關之人未見此復關之人則泣涕漣漣既見此復關之人則載笑載言是我爲所感也爾卜之於龜筮之於蓍其兆卦之體皆無凶咎之辭言與我宜爲室家爾遂以車來而我以其賄財遷從從子而往謂男子假卜筮以要已遂罄其資以從之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說文曰沃灌既也。朱氏曰沃若潤澤貌。于嗟鳩兮于音吁。曰鳩鶻鳩也鶻音骨又如字鶻音寧解見小宛無食桑葚音甚諸之上屬。釋文曰葚桑實也。傳曰鳩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音儋。箋曰耽樂好也士之耽兮猶可說也箋曰說解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曰婦人維以貞信爲節

三章述其既奔而悔也桑之未落其葉沃然潤澤猶情眷歡洽之時也鳩嗜桑葚之甘則食之不已猶女愛男情眷之濃而爲其所誘故歎鳩無食桑葚女無與士耽樂爲淫也士

之耽猶可解說女子一失身於人無可解說矣蓋言其既奔之後不待愛弛旋既愧悔已無及也朱氏曰婦人深愧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耳非貞以士之耽爲可說而怨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傳曰隕墮也自我徂爾箋曰徂往也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商。傳曰湯湯水盛貌漸車帷裳漸音尖。朱氏曰漸漬也。箋曰帷裳童容也。疏曰以帷障君之傍如裳也丈夫車立乘則有蓋無帷裳女也不爽傳曰爽差也士貳其行去聲士也罔極曹氏曰罔極言不可測知二三其德

四章述其夔弛而見棄也桑落而黃隕喻情眷衰弛之時也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食貧者之食不嫌淡薄今我見棄而歸渡此淇水湯湯然而盛漸漬其車之帷裳因自歎女未嘗差爽其所守而自貳其行士心無極不可測知由其德二三不專一故也士也罔極所謂怨靈脩之浩蕩也○罔極爲無窮之意善惡皆可言之魏園有桃謂我士也罔極爲志念無窮極蓼莪昊天罔極爲父母之德無

窮極青蠅讒人罔極桑柔民之罔極與此士也罔極皆爲反覆無窮極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歲曰靡無也○曹氏曰無爲室家而受如是之勞者夙興夜寐靡有朝矣朱氏曰無有一朝不然者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音戲又音迭○朱氏曰咥笑貌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五章述其將至家而羞見兄弟也言我三歲爲爾婦無有爲室如是之勞者早起夜臥無有一朝不然者初與爾謀爲室家惟恐不諧其言既遂爾乃以暴虐加我我兄弟不知之耳若知我見暴如此必咥然笑我也始爲所誘今爲所暴故恐兄弟笑之此承上文漸車帷裳見棄而歸在途自念之辭羞見兄弟也故言靜而思之躬自痛悼而已此婦蓋父母不存惟有兄弟耳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毛音判鄭讀爲畔○傳曰岸陂也陂音卑○錢曰畔崖也總角之宴傳曰總角結髮也○李氏曰宴安樂也言笑宴宴傳曰宴宴和柔也信誓旦旦今曰旦旦明也昊天曰旦之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六章述其怨而自解之辭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彼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淇水則有岸濕則有陂泮何汝心之無泮岸不可知也即上章所謂罔極也我自總角成人之初與爾宴樂言笑晏晏然和柔信誓旦旦然明曾不思其反覆一至於此反覆至此是始焉不思之過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詩有

總角丱兮爲男子未冠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冠去聲總角衿纓衿琴之去猶結也是總角爲未冠笄者內則注又云收結髮之故毛以爲結髮要知此詩但言自少爲爾婦也蘇子卿詩結髮爲夫妻李善云結髮始成人也取笄冠爲義其說是也舊說以老使我怨爲今老而見棄據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爲此氓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爲婦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解見邶泉水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婦人以夫家爲歸者也衛女旣嫁異國而反思衛國之樂蓋於異國不得其所則思故鄉也此雖不言其夫家之不見荅而觀其思歸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矣風人之辭也

籊籊竹竿籊音剔○傳曰籊籊長而殺也殺色界反以釣于淇淇解見邶泉水○補傳曰思兒童遊釣之樂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衛女思歸述其幼時出遊見儕輩兒童有執籊籊然長殺之竹竿以釣于淇水者是可樂也我今豈不思衛乎以道遠莫能至也

泉源在左呂氏曰泉水即衛州共城之百泉也共音恭淇水在右呂氏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左右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慮音廬女子有行解見邶泉水遠兄弟父母遠去聲

衛女思歸述其幼時出遊泉源淇水之間甚可樂也自歎女子出適於人則離父母兄弟之至親且踈遠矣安得復至少時游戲之所乎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我反○傳曰瑳巧笑貌○朱氏曰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佩玉之儺那之上○戴氏曰儺柔緩也○粲曰擺身貌儺也

我思遊二水之間與其女伴巧笑露齒瑳然鮮白珮玉而身褭儺是可樂也

淇水滺滺音由○傳曰滺滺流貌檜楫松舟檜音括又音會○曰檜括也○傳曰檜柏葉松身○疏曰禹貢杶榦括柏注云柏葉松身曰括與此一也○釋文曰揖撓也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撓音譊擢亦作棹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寫解見邶泉水

我思淇水滺滺然流有檜楫松舟遊於其中是可樂也我安得乘車出遊於其地而可以除憂乎再三極言衛國之樂則知其有所不樂於此矣此詩全不說不見荅之意但末語著一憂字使人玩味之而其情自見矣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芄音丸刺惠公也疏曰惠公朔宣公晉子閔公二年左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曰衛惠公詩威王時

衛惠公與昭公皆見逐惠公拒天子之師以

入衛春秋不言復然以其終得國也故出入皆稱衛侯忽以世子當立然以其終失國也故出入皆稱忽此聖人書法之嚴也首序稱惠公稱忽皆用春秋書法知經聖人之手矣

芄蘭之支曰芄蘭蘿摩也○釋草曰雚芄蘭雚音貫○疏曰芄蘭柔弱常蔓延於地○陸璣曰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鬻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以瓠子鬻音育○今考本草枸杞條陶隱居注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雚一名芄蘭郭云雚○或傳寫誤也○朱氏曰支枝同童子佩觿○傳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疏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其銳端可以解結也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補傳曰其智不足以知人也容兮遂兮朱氏曰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粲曰容雍容也離騷云遵赤水而容與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不忍遽去舒徐之貌陶音遙垂帶悸兮悸葵之去○錢氏曰悸心動也

興也芄蘭蔓生支葉柔弱以喻惠公之幼弱不能自立也觿者成人之佩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之惠公雖則佩成人之佩然其材能則不足以知我也雍容舒遂徒服衣垂帶而悸悸然執心不定言其放肆驕傲未

知其趨嚮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音攝○傳曰韘玦也夬音夬亦作決○疏曰決鉤弦也以象骨爲之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能射御則佩韘○粲曰玦車攻作玦夏官繕人作抉又解見車攻雖則佩韘能不我甲程子曰甲長也○補傳曰其仁不足以長人也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其材能不足以君長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粲曰惠公懿公之間惠王時詩○陸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疏曰所以義

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乘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絶○曹氏曰禮爲出母期而爲父後者無服襄公爲桓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爲絶於宋廟矣義不可以復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絶○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里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詩記曰范氏說先云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䟽因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爲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䟽以河廣屬衛風當爲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葦音偉杭亦作航音同○葭蘆葦解見七月○傳曰杭渡也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跂音棄韻亦作企音起○棨曰跂舉踵也腳跟不着地跟音根

夫人義不可以往宋而設爲或人以遠沮已已爲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今我勿渡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不爲廣也誰謂宋國遠而今我勿往乎我跂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爲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爲近若真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於言外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牋曰小船曰刀○棨曰舠字音刀小船也古字通用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牋曰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亦喻近

河廣四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曹氏曰是役也王爲上而衛人從焉故不專刺宣公而云刺時也

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爲去聲過時而不反焉衛曰宣公詩桓王時○牋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事見左傳桓五年○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其詩皆敘其室

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己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師出而人情之怨如此其敗宜矣是役也春秋不書戰敗諱之也

伯兮朅兮朅音挈○嚴曰伯君子字也○粲曰朅與庶士有朅音義同邦之桀兮伯也執殳音殊○傳曰殳長丈二而無刃○疏曰戈殳戟矛皆插於輢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輢音倚車旁也又音意爲王前驅

婦人自言其夫朅然而武壯爲邦之英桀今乃執殳爲王前驅而從征役也

自伯之東就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衞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衞陳三國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首如飛蓬蓬解見騶虞豈無膏沐詩記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番音翻誰適爲容適音的爲去聲或如字○傳曰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爲悅己容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自伯之東行伐鄭我髮不梳如飛亂之蓬草非無膏與沐然誰主爲容飾乎

其雨其雨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杲杲出日杲音槀○錢氏曰杲杲日色明也願言思伯粲曰願念也甘心首疾粲曰頭痛也

時以秋伐鄭秋暑之時艱於得雨故因以起興曰其雨矣其雨矣乃杲杲然日復出喻望其夫之歸而復不歸也我念而思伯憂思之過以生首疾而甘心焉不以爲悔也

焉得諼草焉音煙諼音喧○粲曰孔氏以諼訓爲忘非草名然毛氏云諼草令人忘憂是有其物也按本草有萱草云令人好歡樂無憂嵇叔夜養生論亦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蘐皆從草明爲草名無疑矣言樹之背音佩沈又如字○傳曰背北堂也○疏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項氏曰儀禮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每又音悔○傳曰痗病也

人謂諼草忘憂何處可得之我欲植之北堂玩之以銷憂今我念而思伯至於心病恐非諼草所能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衞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喪去聲妃

音殺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殺所戒反會男女
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有狐之時桃夭摽有梅之變也
有狐綏綏音雖○槊曰綏本訓安則綏綏定綏之意也狐性多疑綏綏則獨行而遲
疑也在彼淇梁解見谷風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興也狐性淫又多疑每涉河冰且聽且渡故
言疑者稱狐疑也今在淇水之梁綏綏然獨
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時婦
人喪其妃耦憂是子無裳蓋欲與之爲室家
而託言與之作裳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傳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水曰厲○心
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
處音杵漕音曹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遺音
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曰衛文公詩惠王時
○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
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
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
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稱去聲衣單複具
曰稱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
十兩三
十匹也
木瓜美桓公衛人之情也春秋不與桓公專
封所以尊王也
投我以木瓜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報之以瓊琚音居○槊曰傳云瓊玉之美者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說文云瓊赤玉也姑兼存之○傳曰琚珮玉名○解見鄭女曰雞鳴匪報也
永以爲好也好去聲
人方危亡困急之中有能惠顧之者其感必
倍齊桓有存亡之功衛深德之故因其車馬
器服之遺而述其欲報之厚言我衛人當爲
狄所滅之時但有遺我以木瓜微物者猶當
報之以瓊琚且曰此非足爲報欲以結好於
永久且況齊桓之贈遺如此其厚則報之當
如何此感其救患之恩設爲瓜瓊不等之喻
非以尋常施報論也此所謂木瓜猶言蕪蔞
亭豆粥蔞音閭嘑沱河麥飯也嘑音呼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傳曰瓊瑤美玉○說文曰美石○疏曰三者皆玉石雜也○今曰公劉雜玉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釋文曰玖玉黑色○○疏曰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者是玖非全玉也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六

詩緝卷之七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王　國風

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襃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謂之王國之變戲許宜反驪山之下地名亦水名疏曰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邦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故次之於衛也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程子曰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故恣擅相殘滅王跡息矣故雅亡而爲一國之風○蘇氏曰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李氏曰黍離以下之詩皆是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者蓋雅頌之詩亡也○朱氏曰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補傳曰風之名同於列國而加以王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愧周與春秋書王之意也衛有狄難未幾復撥周有犬戎之禍遂致陵夷王之次衛其以此歟

正始之化行則以周變商周之所以王而積風爲雅也衰亂之俗勝則反周而商周之所

以東而雅降爲風也王風次衛著盛衰之變也

黍離閔宗周也諺曰宗周鎬京也○諺疏曰正月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卽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謂東都故謂鎬京爲西都○令氏曰成王之營東都王城則遷九鼎焉成周則居頑民焉平王以來皆居王城至敬王遭子朝之亂王城多子朝之黨敬王不能居於是遷于成周昭二十六年書天王入于成周此宗周成周之辨也朝如字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彷徨音旁皇○疏曰平王詩也平王宜曰幽王子○稱[illegible]序詩者道東周大夫之情狀簡短數語發明綱紀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誰謂詩序可無取哉

周東遷而遂微置豐鎬於度外蓋秋風禾黍之感不接于目日遠日忘也其大夫過故國而悲歌徒重千載之太息而已聖人於夷夏之大變蓋三致意焉○多方來王自奄至于宗周注云鎬京也周官序言還歸在豐經言歸于宗周指豐邑也唐孔氏云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洛邑皆可言宗周

彼黍離離傳曰彼彼宗廟宮室○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疏曰黍可爲酒離離垂也○今曰本草唐本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又丹黍米條圖經注云有二種米秥者爲秫可以醸酒不秥者爲黍如稻之有秔糯耳彼稷之苗曰稷今之穄也穄音祭○釋草曰粢稷○釋曰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呼粟爲粢然則粟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說文曰稷百穀之長○今曰本草唐本注云稷郎穄也與黍同類孟說云入穀之中最爲下圖經云今所謂穄米也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則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爲糧耳苗勿生苗而未秀也苗而後秀秀而後實行邁靡靡傳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中心搖搖疏曰心憂無所附著也楚王謂蘇秦曰憂心人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傳曰悠悠遠意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此何人哉

言鎬京宗廟宮室毀壞而爲禾黍之地彼處有黍離離然垂矣彼處又有稷長苗矣連言彼者見無處不然所謂盡爲禾黍也周大夫見之而不忍去行邁爲之遲遲中心感傷搖搖然無所附著遂言人有知我之情者謂我心有所憂不知我之情者怪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也亡國之恨悽然滿目唯呼悠

遠之蒼天而訴之曰致此顚覆者是何人乎不斥其人而追恨之深矣言天蒼然悠遠歟其訴而不聞也李氏曰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詩意同漸音尖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亦作穟傳曰穗秀也○行邁靡靡中心如醉今曰昏而不醒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朱氏論語解云吐華曰秀是秀爲未穗今毛氏所謂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別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今曰實成穗而堅也行邁靡靡中心如噎音謁○今曰噎食窒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苗穟實取協韻耳舊說初見稷之苗中見稷之穗後見稷之實爲行役之久前後所見使稷自苗而至於實果爲行役之久則不應黍惟言離離也如噎謂氣逆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難去聲風音諷○李氏曰此大夫蓋同僚也

君子于役今曰于往也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塒音時○傳曰鑿牆而棲曰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言此君子往而行役不知期以何時而歸乎言其時之久也且今何所至哉又不知其所至之處言其地之遠也雞棲于塒則日夕矣羊牛又下牧地而來歸皆有休息之時也君子行役乃無休息如之何而使我不思乎言已思之所以風王念之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今曰行役無日月曷其有佸音活○傳曰佸會也雞棲于桀傳曰雞棲于杙爲桀杙音弋橜也橜音掘日之夕矣羊牛下括音聒○傳曰括至也君子于役苟無饑渴今曰苟且也

言不可計以日月卽序所謂無期度上章所謂不知其期也不知其何時可以佸會乎歸期未可望且得無饑渴足矣見不免饑渴也此又所以風之而使察焉者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疏曰閔傷也○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遠去聲○疏曰平王詩○朱氏曰君子當衰世知道之不行爲貧而仕亦免死而已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惡富貴而不居哉誠以官尊而祿厚則責重而憂深非吾力之所能堪也是以相招爲祿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義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躁於榮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此固聖賢之所與也○李氏曰老子在周爲柱下史梅福在漢爲市門卒

君子相招爲祿仕則在位皆小人矣當是之時貧且賤焉非恥也故詩人不以閔君子而以閔周

君子陽陽程子曰陽陽自得之狀○李氏曰史記晏子之御意氣陽陽甚自得也○補傳曰容充盛貌左執簧音黃○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春官笙師注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月令仲夏調竽笙箎簧見三器皆有簧知此非竽箎而必以爲笙者以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即笙非竽箎也鍱音葉○鄭氏鹿鳴注曰簧笙之舌也右招我由房傳曰國君有房中之樂○箋曰由從也欲使我從之於房中○疏曰路寢非燕息之所謂小殿之內作之天子房中之樂以周南諸侯以

召南

其樂只且樂音洛只音止且沮之平聲又如字○疏曰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朱氏曰只且語助聲

賢者處於亂世俱爲伶官其友陳其相呼執役之事言其君子陽陽自得不以賤事爲恥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相從於小寢之內將奏房中之樂君子之樂如此而已蓋非所樂而樂焉知時事之不可爲矣

君子陶陶今如字協韻也昔音遙左執翿音逃○傳曰翿纛也○疏曰舞者所持翿翢舞也右招我由敖音遨○疏曰燕舞之位○錢氏曰敖遊也固翳敖處爲敖猶周禮云爲遊也

其樂只且陶陶自樂貌劉伶酒德頌其樂陶陶亦協醪糟韻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疏曰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衛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申侯實

啓大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忘之舉則其絕滅天理而得罪於民又益甚矣

宗廟禾黍曾不以之爲懷而唯中國之愛失輕重矣

揚之水張子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漂蒲楚弱堪憂不流束薪曹氏曰芻薪之彊水弱而已彼其之子其音記○朱氏曰其語助也○歐陽氏曰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不與我戍申今曰前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故申伯國○朱氏曰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還音旋

與也新本浮物一束之薪非不可流轉若鑿鑿之白石也而悠揚之水淺弱不能流轉之喻諸侯本非難令而東周衰弱不能號令之也唯其號令不行故彼諸侯之人不與我共戍申國而獨使我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懷思之哉懷思之哉不知何月我得旋歸乎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曰楚木也○解見漢廣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傳曰甫諸姜也○疏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也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錢氏曰甫其地未詳懷哉懷哉曷月予歸還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今曰毛以爲草鄭以爲蒲柳皆蒲草解見陳澤陂蒲柳解見陳東門之楊○曹氏曰楚小於薪蒲輕於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傳曰許諸姜也○錢氏曰許在今許州○朱氏曰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楚愈輕蒲又愈輕至不流束蒲則弱之極矣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音推燒之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音覲室家相棄爾疏曰平王時○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

民之貧國之難也故以閔周

中谷有蓷傳曰中谷谷中也○曰蓷茺蔚也益母也茺蔚音充尉○釋草曰萑蓷萑音追亦作鵻○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茺蔚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曰舊說云華蔚暵其乾矣暵音罕又音漢乾音干○疏曰暵燥也有女仳離仳批之上○傳曰別也嘅其嘆矣嘅音慨嘆音作歎○曹氏曰嘅嘆聲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草生海濱池澤濕則生旱則死谷中之地陰潤其蓷草宜難旱也今暵燥其乾者矣旱則乾者先燥也與饑饉則貧者先悴也有女見棄與其夫別離嘅然發其嘆聲所以嘅然而嘆者自傷遇斯人之艱難窮厄也謂見棄者非其夫之得已特以饑饉不能相養故爾曾氏曰無怨懟過甚之辭厚之至也○舊說以蓷草暵乾喻夫婦相棄非也此詩但以歲旱草枯興亂世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澤氣象耳由此而致夫婦衰薄遂以相棄故曰遇人之艱難蓋棄妻不怨其夫而以爲時之艱難使然○舊說以蓷草宜生高陸生谷中則傷於水非也據本草茺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傳云蓷鵻亦作萑作萑即釋草言萑蓷也大車傳曰菼鵻也蓋菼亂萑又名鵻一物而四名彼萑音完此萑音追字同而音異毛於此傳言蓷鵻者蓋借用鵻字非以蓷爲菼也曹氏以蓷爲菼誤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朱氏曰脩長也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歗音嘯亦作嘯○朱氏曰條條然歗貌○今曰條猶長也○江有汜牋曰歗蹙口而出聲○傳曰歗長吟也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牋曰淑善也○詩記曰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長茂者亦爲所暵與饑饉甚則粗給者亦乏絕矣條條然而長歗其悲恨深於歎矣不善猶言不幸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音綴○錢氏曰啜泣而縮氣也歗傳曰歗甚於歎泣甚於歗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生於濕者又難旱於脩者今亦爲所暵與富足者亦乏絕矣凶年饑饉之甚貧富皆憔悴也啜然泣而縮氣窮之甚也何所嗟悔而可及謂雖嗟歎而不及於事無益也詩記曰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號曰桓王林平王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諸侯背叛背音佩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樂音洛○朱氏曰左傳隱三年云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

王王曰無之周鄭友質桓主即位將卒畀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桓五年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質音致祭音弄繻音須射音食中音衆○號曰兔爰本在葛藟之下但簡亂失次耳

春秋之例王師不書此繻葛之戰書三國從王伐鄭蓋伐鄭不服也王卒既敗自是王命不行矣

有兔爰爰傳曰爰爰緩意雉離于羅曰離麗也解見新臺○傳曰鳥網爲羅我生之初曹氏曰謂幼穉時也尚無爲嚴曰尚庶幾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罹音離○傳曰罹憂也尚寐無吪吪音訛○傳曰吪動也○今曰[illegible]并式寤或吪訛亦訛動從吪作訛字異音義同○朱氏曰寐而不動以死耳

興也兔陰狡善逸雉耿介善鬬有兔爰爰然緩逾鄭人縱恣自如而無如之何也有雉離于羅網之中喻周人爲王力戰而受禍也我生之初天下庶幾無事及我生之後逢此百憂有生不如無生庶幾[illegible]寐而不訛動死爲愈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傳曰罦覆車也草赤奢反○疏曰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釋器曰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繴音壁○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罥音絹○釋曰捕鳥之具孫炎曰掩兔非也我生之初尚無造傳曰造爲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音教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音衝○曰罿即罦也我生之初尚無庸傳曰庸用也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音壘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嚴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曹氏曰堯典以親九族孔安國以爲高祖玄孫之親杜預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而爲九族康成孔頴達從安國說徐安道以頴弁序

言不親九族而詩有甥舅角弓序言不親九族而詩及婚姻以杜說爲是秦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親親陳說者爲父也子也孫也三者爲人爲之工名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說者謂自巳而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則由一而三由三而九皆諸同姓之親耳二詩之序推親親而廣之耳○夏氏書解曰高祖非已所得而事玄孫並已之所及見惟夏侯歐陽等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已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三也已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今曰二說不同姑兼存之○葛藟有兔爰之下解見兔爰

親親周道也棄其九族則周道衰矣陳氏曰周公大封同姓成王內睦九族

緜緜葛藟傳曰緜緜長不絕之貌○葛藟解見樛木在河之滸音虎○釋丘曰岸上滸○釋曰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名滸○傳曰水厓曰滸○瀕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藟又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水厓終遠兄弟遠去聲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葛藟枝蔓聯屬必依木以生喻宗族之依王室也今緜緜然不絕之葛藟不生於丘野而生於河水之滸岸近水之岸善崩將爲水所齧猶王室衰微人將失其所依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而舉親兄弟之辭以責之親兄弟則同父故言王終遠我兄弟者謂父是他人之父乎不然何爲不顧我也知有父則知有兄弟矣今人兄弟之相責望者猶言汝豈不念父之故杕杜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意亦同乎王視親兄弟且如路人則待九族可知矣○舊說平王以他人之父爲父非

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上聲○釋丘曰涘爲厓○李巡曰涘一名厓謂水邊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母謂是他人母乎莫我有言視之如無也左傳云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音脣○釋丘曰夷上灑下曰漘○孫炎曰平上消下○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傳曰昆兄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謂兄是他人之兄乎莫我聞言我責以兄弟之義彼聽之如不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疏曰桓王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興也人臣任事於外則讒間易生今往彼采葛以爲絺綌事之至微者時不至久迹無可疑然一日不見於君已懼小人乘間而讒之如三月之久矣蓋讒人衆多君子動輒疑懼略不可以有所爲事有大焉者誰敢任之乎

李氏曰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如上官桀等誣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欲譖蕭望之候望之出沐日上之○曹氏曰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彼采蕭兮傳曰蕭所以共祭祀○曰蕭者香蒿也牛尾蒿也○解見蓼蕭及生民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艾牛蓋反○傳曰艾所以療疾

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疏曰陵遲猶陂陁言陵壞之漸陁音池○李氏曰家語孔子曰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涉焉陵遲故也王肅注云陵遲猶陂陁也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疏曰桓王詩

此詩人述古人能止奔者刺今有淫奔之訟而不能聽也

大車檻檻銜之上濁○傳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錢氏曰尊之之言大車○補傳曰檻檻有聲可懼毳衣如菼毳尺銳反吹之去菼覃之上濁○疏曰春官司服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鄭注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有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次飾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

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鷩音黹希本又作絺陟里反雖位柚疊三音令考苦稷注云之徐音答鄭音正鄉也○王氏曰春官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爲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其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同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菼騃曰菼亂也毳衣之屬衣猶而裳繡青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鶉亂頭之去聲○令曰毛氏云菼騅也蘆之初生也鄭氏云炎亂也孔氏云琛炎郭琰以蘆蒹爲二草李巡合人焚光以蘆亂爲一草毛萑同李巡之葦鄭易俾爲蘆又言青者如鶉鵻鳥青非草名蓋毛所伯鄭者草也鄭所指鶉者鳥也今從衆鷹亂爲二草○菼蒹葭解見七月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古者大夫乘其大車其德尊嚴故聽其車行之聲檻檻然可懼又身服毳冕之衣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如初生之菼乘是車服是服以朝享助祭儼然人望而畏之不敢犯禮有女欲奔者云我豈不思汝乎畏此乘大車服毳衣之人故不敢也古之大夫能莊敬以臨民使之無訟則今之大夫有訟而不能聽爲可刺也曹氏曰毛公謂大夫服毳冕以決訟毳衣冕服也享

王於廟及助王祭禮則服之未有服之以聽訟也

大車哼哼音䵍他敦反○傳曰哼哼重遲之貌毳衣如璊音門○說文曰璊玉赤色○疏曰其赤者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傳曰穀生也死則同穴疏曰謂塚壙中也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疏曰內則云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不入女不出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皦音皎○傳曰皦白也

言古者男女皆守禮之正生則異室不至相瀆死則同穴從一以終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觀其自誓之辭所守之堅可知矣此由上之風化使然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疏曰莊王佗桓王子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二留名氏不顯事迹無傳以國人思之知其賢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傳曰留大夫氏子嗟字也○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疏曰施施舒行貌○蘇氏曰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李氏曰孟子施施從外來

子嗟放逐在外國人思之言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以爲生者是彼留氏字子嗟也彼留氏子嗟庶幾施施然舒行而來以從我也猶唐有杕之杜噬肯適我白駒於焉逍遙之意夫賢者放逐於外而使國人私致其愛慕欲其相與遊從而已知莊王不能復用之矣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傳曰子國子嗟父○朱氏曰子國亦字也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庶幾從我食猶唐有杕之杜言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之意愛而欲飲食之也君不能養賢而國人欲私致其殷勤以飲食之而已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朱氏曰并指前二人也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傳曰石次玉者能遺我美寶○疏曰美寶猶美道

貽我佩玖欲其遺我以善道也夫賢者宜全玉王度而乃使國人望其私邀於已而已是可歎也○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其序云屈原以珍寶爲仁義騷人之辭源流於風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七

詩緝卷之八

鄭國風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
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爲幽王大
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
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
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
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
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
而貪君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
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
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
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
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
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
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
作○疏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八國皆在四
水之閒若克虢鄶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減
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對上鄶風已作故云
又作○朱氏曰鄭桓公食於西都畿內之鄭邑
今華之鄭是也其後又得虢鄶之地施舊號於
新邑則今鄭是也又曰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
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蓋舉重而言也
○程子曰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illegible]
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爲列國故次以[illegible]
○前漢地理志曰鄭俗淫季札聞鄭之歌曰美
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
乎自武公已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

魏文侯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蓋鄭衛皆淫
風而鄭尤甚

詩緝卷八

緇衣緇音資美武公也疏曰武公掘突桓公友子索隱曰名滑突滑一作掘父音甫子竝爲周司徒疏曰父謂武公父桓公友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朱氏曰周人作是詩〇詩記曰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舘令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日鄭武公詩平王時〇詩記曰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武公父子也講師誤以爲武公好賢遂曰有國善善之功焉失其旨矣

說者多以此詩爲鄭人所作謂周人之詩當在王風非也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皆周大夫所作而附於豳此武公入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善之而作此詩耳周人愛武公欲其

常爲卿士至其子莊公不克肖其德周人遂昇號公政而緇衣之意替矣

緇衣之宜兮傳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〇疏曰冬官鍾氏言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緇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緇衣卽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冠素釋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纁音熏緅音鄒〇曾氏曰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天子常朝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朝之服用羔裘玄冠也皮弁以白鹿皮爲冠以狐白皮爲裘以素錦爲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白布爲之衣冠同色故也羔裘以緇布爲冠以黑羊皮爲裘以緇布爲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爲之其裳皆素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

天子之燕而服緇衣者蓋既朝於天子而退治事則釋皮弁而服緇布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裼音錫敝予又改爲兮敝音獘本又作獘適子之館兮傳曰館舍也〇李氏曰言諸侯各有館舍也還予授子之粲兮還音旋〇王氏曰粲粟治之精者〇朱氏曰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

武公之賢周人愛之故作此詩言武公爲王卿士而服此緇衣也甚宜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周人當爲子更爲之願其久於位矣我適汝武公所寓之館以其自鄭而至省問其舍止之安否也既見之而歸我又取米之

精者以遺之猶白飯青芻之意也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武公以諸侯入爲卿士宜周人之所疾忌今稱其之願望之親往省之又卽饋遺之且不以屬縷進也縷朱屬二音拳拳如此豈非好賢之至乎〇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孔叢子又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禮記緇衣緇衣之詩繾綣殷勤可謂好之之至故曰好賢如緇衣巷伯之詩欲取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則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則投畀有

是可謂惡之之至故曰惡惡如巷伯詩之好
賢惡惡者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

緇衣之好兮傳曰好猶宜也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蓆音席。程子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傳曰蓆大也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將音鏘刺莊公也疏曰莊公寤生武公掘突子不勝其母勝音升以害其弟疏曰弟名段字叔弟叔失道而公弗

制祭仲諫而公弗聽祭音再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曰鄭莊公詩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已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亟音器大音泰鄢音於晚於建於然三音共音

公子封公子呂也。補傳曰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信乎詩序經聖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與聖人同也。穀梁曰何甚乎鄭伯甚鄭伯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公羊曰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胡氏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書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二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爲未足又書克段於鄢克者力勝之辭不稱弟路人也于鄭操之爲已蹙柔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公既沒姜以適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莊公恐其終將軋已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經不可使居父母之邦此鄭伯志也

莊公克段之事左氏以爲譏失教此詩後序

以爲小不忍皆責之也輕穀梁公羊及胡氏深誅其心以爲大惡後之說詩者祖其意以後序爲非且謂詩人採莊公之心在於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爲說冀以稔成其惡耳竊謂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得有奪嫡之謀莊公固以不能釋然于懷矣而又挾材武怙母寵結羣小將不利于宗國此莊公之所深忌也請制弗許請京與之迫於母意不得已焉

耳始告祭仲曰多行不義必自斃繼告公子呂曰無庸將自及至公子呂又言之則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蓋挾數用術爲秋實黃落之計設心不仁矣觀段之淺露爲羣小所縱臾而欲謀宗國何能爲者邪固易之矣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公固非不忍者然春秋乃聖人褒貶之法變風乃國人諷諫之辭不可以並論也此詩止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如此則不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旨

將仲子兮傳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呂氏曰仲子祭仲足也祭其氏也名仲而字仲足無踰我里也傳曰踰越也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無折我樹杞傳曰杞柳屬○陸璣曰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其材堅韌今人以爲車轂韌者仍○今曰樹杞猶言杞樹耳杞桑檀皆美木以喩兄弟○三杞考見四牡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疏曰於時其父云與母違言之耳仲可懷也今曰懷念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祭仲之謀迫而淺欲速去其偪曰早爲之所莊公之謀狡而深故養成其惡曰子姑待之公與祭仲皆欲致段於死地所爭遲速之間耳公非拒祭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諷之謂公若曰請仲子無踰越我所居之里無損折我美樹之杞喩無入我家而害我兄弟也我豈敢愛段而私之哉乃畏我父母也仲子之言固可念也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公未嘗有是言也而詩人代公言之若謂公之巳踰者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蓋譎諫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呂氏曰孟子云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傳曰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公族之議乎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傳曰園所以樹木也○蘇氏曰園者圃之藩故其內可以種木也無折我樹檀傳曰檀彊韌之木○疏曰檀材可以爲車○陸璣曰檀木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

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處音杵○曹氏曰滎陽故東虢國也有京水索水楚漢戰於京索之閒卽其地也京邑在滎陽縣東敖倉鴻溝在縣西官渡在中牟皆古戰爭處制卽成皋舊虎牢也索師古音求索之索繕甲治兵○繕音擅嚴曰繕之言善也甲鎧也鎧音愷韻又音愷○今曰繕補也繕甲修治之意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說音悅○嚴曰莊公詩乎王時

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
首序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
失敎之意同首序經聖人之手矣說詩不用
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爲美叔段椒聊爲美桓
叔叔段桓叔可美也乎哉此詩言段出田而
京邑之黨相媚說以從之耳後序謂國人說
而歸之非也鄭師臨其境京人亦叛之矣

叔于田傳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大音泰○嚴曰于往也巷無居人傳曰巷里塗也○疏曰里內之塗道也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

仁洵音荀○嚴曰洵信也
叔好田獵馳騁其黨諛說之謂叔之往田獵
也人皆從之里巷之內無復居人豈盡無居
人乎雖有居人但不如叔之信美且仁也段
豈眞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
謂安史爲聖也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羣
小相與縱臾如此必爲厲階以自禍莊公曷
爲不禁止之乎故序曰刺莊公也

叔于狩狩音狩○傳曰冬獵曰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
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嚴曰適之也郊外曰野巷無服馬嚴曰服馬猶乘馬○今曰易繫曰服牛乘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曹氏曰謨有藝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大音泰如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好去聲不義而得衆也○嚴曰鄭莊公詩平王時○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大叔也然不文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兩叔于田其三章章五句短篇者止曰叔于

田其三章章十句長稱者加大以別之采詩之初未有序故於首章加大後有序因存而不去猶書序作堯典之下復有堯典二字存其舊也公子呂云厚將得衆謂其所憑者厚則羣小將以利合也序祖其說以爲得衆非謂其眞能得人心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曰上乘如字駕也下乘去聲四馬也執轡如組朱氏曰轡今之韁也○錢氏曰組文五采相間手執六轡如組之文言其齊比○今曰疏謂纖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道言如纖組之爲不若言如組之文爲間經也紐必二反兩驂如舞驂曰在傍曰驂○傳曰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也服制於衢不得如舞者其言舞者驂也叔在藪傳曰藪澤禽之府也○疏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鄭有圃田此言藪圃田也火烈具舉今曰烈如載燔載烈之烈謂以火焚烈之也孟子曰益烈山澤而焚之大司馬注火弊火止也○曹氏曰春田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爲狩唯冬田乃用火耳若夫刈草以爲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傳曰具俱也襢裼暴虎襢裼音但錫但上聲也○傳曰襢裼肉袒也○疏曰李巡云脫衣見體曰肉袒獻于公所將叔無狃將音鏘狃音紐○傳曰狃習也○朱氏曰鄭人謂之戒其傷女音汝

止稱叔于田段在京自出田也此大叔于田段在鄭從莊公出田也叔之從公往田也駕二乘之馬矜其多能代御人御自執馬轡如組文之齊比其兩驂之馬如舞者之中於樂節皆見其善御也叔在林藪禽獸所聚之地以火烈而焚之同時皆舉叔乃襢去裼衣徒手搏虎以獻于莊公不教誨國君介弟之貴而戲習如此見失教矣莊公不教誨禁止之其私暱之黨乃致媚愛之辭曰請叔無狃習此事數數爲之恐其或傷汝也莊公爲可刺矣○舊說執轡如組叔之御人下文又良御忌乃言叔身善御自爲支離也正以叔執轡如組爲善御耳

叔于田乘乘黃傳曰四馬皆黃兩服上襄疏曰兩服中央夾轅者襄車也上駕爲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馬之上者爲上駕猶史所謂上駟也○今曰終日七襄兩驂鴈行音航○疏曰兩驂與服其首差退如鴈行之有次序叔在藪火烈具揚傳曰揚光也○疏曰言擧火而揚其光也叔善射忌音記○傳曰忌辭也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控空之去○朱氏曰抑發語辭○傳曰騁

馬曰磬止馬曰控○補傳曰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也止馬曰控謂有所控制不逸也○[illegible]曰今人稱[illegible]爲磬控抑縱送忌朱氏曰舍拔曰縱拔音跋

兩服馬皆上駕其馬最良也兩驂馬如鴈行其首差退也既言叔良御忌遂言其能磬以騁馬控以止馬則馬之進退惟其意所以實其良御也既言叔善射忌遂言其能後手㫄而縱㫄音蒡縱子從切前手擲而送則矢去勁而有力所以實其善射也○縱放箭也送送箭也今射者云前手擲後手㫄擲卽送也㫄既縱也

舊說從俞曰送今不用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依字作鴇○釋畜曰驪白雜毛曰鴇○釋曰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雜者名鴇今所謂烏驄兩服齊首傳曰馬首齊也兩驂如手傳曰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傳曰阜盛也叔馬慢忌傳曰慢遲也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掤音冰○傳曰掤所以覆冰○疏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異音義同箭箭蓋也箭音同箭室也○今曰用矢則奉掤以開箭既用則納天箭中釋下其掤以覆箭也抑鬯弓忌鬯音暢○傳曰鬯弓弢弓弢音滔弓衣也○疏曰鬯者盛之器鬯弓謂弢弓而納之鬯中鬯韻作韔注衣也

田事既畢則叔馬行遲矣叔發矢希罕矣釋掤以覆矢矣以鬯鬯其弓矣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叔段洋洋之意矣○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間人所難言詩人優柔之意但言段矜能恃勇暴虎以獻氣陵其兄私黨諂事甘言媚說方且踴躍馳騁不能自已從容畢事意氣自得其氣習輕揚驕暴如此殆非令終之器所謂智伯射御足力與賢而以不仁行之者也公何爲不早禁止之乎

太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疏曰文公踕厲公突子踕音捷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好去聲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惡烏路反遠去聲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將去聲竟音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疏曰鄭之公子名素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曰鄭文公詩惠王時○疏曰春

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棄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有假之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卒伍離散而莫之卹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諫于君猶盍同力黜罷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矣

春秋經書鄭棄其師罪文公也與首序合

清人在彭 傳曰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箋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

駟介旁旁 音餅○箋曰駟四馬也○傳曰介甲也○疏曰旁旁然不息○今日此山于事防防字異音義同

二矛重英 重平聲○箋曰二矛酋矛夷矛也○疏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重尋注云入尺曰尋倍尋曰常會須以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建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英傳曰矛各有英飾也○疏曰經言重英謂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英飾言其各自有飾竝建而重累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

河上乎翺翔 載竊傳曰翺翔猶彷佯也彷佯音旁羊○錢氏曰如鳥之翺翔也

高克所率清邑之人在於河上之彭地狄去無事乃使四馬被甲驅馳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酋矛夷矛長短不同其英飾相重累

翺翔於河上之地何爲者耶詩意謂彼既無事不召之使還將潰散矣 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illegible]事不爲亂[illegible]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 傳曰消河上地也

駟介麃麃 音標○傳曰麃麃武貌

二矛重喬 毛音橋鄭音驕○傳曰重喬累荷也○釋文曰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釋相矛苛也○疏釋毛曰喬高也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暴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喬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貫揭○箋曰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縣音玄○疏釋鄭曰矜謂矛柄也室講考之蛩孔襄十年左傳曰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題者表識之言賤日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蛩室之下當宥物以題識之蛩音如芳識音志

河上乎逍遙 錢氏曰逍遙行樂也

清人在軸 音逐○傳曰軸河上地也○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

駟介陶陶 音道○傳曰陶陶驅馳之貌

左旋右抽

中軍作好 去聲○箋曰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將也○疏曰左傳成二年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貫余手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矢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illegible]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兵車之[illegible]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illegible]不在左也解音蟹敵於關反

[illegible]又不歸厭其處則復遷故自彭而消自消

翱軸翱翔偏於河上之地旣閒暇無所作爲
力使在左之御者習旋其車車右勇力之士
抽兵刃以習擊刺將居中央爲容好而已遊
戲以自樂也○一說好如字左軍旋而歸右
軍抽刃而還皆已逃散唯中軍高克所自將雖
作好而彊留亦不能久也亦通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朝音潮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風音
諷○日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陂曰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或謂檜羔裘專刺其君唐羔裘專刺其臣鄭
羔裘兼刺君臣按此詩言豹飾止是臣下之
服舍命不渝及邦之司直邦之彥皆臣事
也止當爲刺在朝之臣

羔裘如濡疏曰緇衣羔裘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也○傳曰如濡潤澤也○朱
曰濡也洵直且侯○歐陽氏曰洵信也○韓詩曰侯美也彼其之子其音
記○朱氏曰其語助辭舍命不渝舍音捨○傳曰渝變也
言古之君子服羔裘之衣其色潤澤如濡濕
之信其直而且美謂德稱其服也美其有德

故謂其裘若有潤澤言恭之辭也直者大公
至正之謂也充實之謂美直而且美則養其
剛大而至於充實矣命者天之所以賦予於
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人惟不安於命所守
不固故不能剛大充實彼古之君子能安於
命臨利害而不變所以直而美也稱彼所以
譏此也

羔裘豹飾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緣去聲○疏曰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
孔武有力傳曰孔甚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傳曰司主也○
咏令口猶唇吻言女爲君耳將同聽也之詞

言古之君子服其羔裘而豹皮爲袖之緣其
人甚武而有力然非賁育之謂也繼言彼其
之子可以司國之直謂敢行禮義不畏彊禦
斯以爲孔武有力也司直謂直道之宗主官
名多稱司言主掌之也

羔裘晏兮錢氏曰晏安也三英粲兮傳曰三英三德也○嚴曰剛克柔克
正直也○朱氏曰粲鮮明貌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傳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晏兮言德稱其服故服之而安猶云緇

裘之宜兮三英粲兮言三俊爲國光華也○三英或以爲裘之英飾前後有三如五紽五緎五總之類只是麤度無文可據毛氏以爲三德或疑牽合於三之數今考立政三俊注以爲剛柔正直英卽俊也毛氏之說有源流矣此詩每章第二句皆言德美知三英非言英飾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

望焉曰鄭莊公在平桓之間○許謙曰武公盡身君子去至於莊公尚權謀事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曹氏曰莊公殺弟段囚母舉兵於天子其失道多矣失道之君胡可與久處宜君子之去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是以身死而國亂至於公子五爭兵甲不息有由然也

鄭莊克段誓母交質之事在平王時鄭莊前二十四年交惡歸祊繻葛之事在桓王時鄭莊後入九年春秋首惡也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三時之時無以明之疑而繫之平桓之間毋質也皆圖列之莊上誤矣鄭莊卒於桓之十九年不及莊王之世

遵大路兮傳曰遵循也摻執子之祛兮摻音糝祛音驅○傳曰摻擥也○今曰擥說亦作攬釋云擥持也祛袖口也祛袂之祛從衣祛去之祛從示祛解見唐羔裘無我惡兮惡烏路反不寁故也寁子感反從韻○傳曰寁速也○今曰遵循言倉卒也

莊公失道君子惡之遵循大路而去其國人欲攬持其裾袖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不可倉卒於故舊也謂棄去之速也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爲惡我婉辭也言故舊以先君之義諷之庶其或留也此詩止惜賢者之去

而莊公身不行道爲君子所棄可見矣大路非隱僻之所而君子遵此以去觀瞻所繫衆所共惜莊公不留之乃使國人欲留之是可刺也曹氏曰鄭公白生彊耜稼生曰爾不念先王之德歟卽此詩欲留君子之意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魗毛音讎鄭音醜○傳曰魗棄也醜曰亦惡也○不寁好也好去聲○蘇氏曰好舊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說音悅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好去聲○曰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

古者夫婦相警以勤生又能同心以親賢是
好德而不淫於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詩記曰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辯之時並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傳曰言小星已不見也
將翱將翔今曰翱翔雍容和緩之意弋鳧與鴈弋音翼鳧音符○錢曰弋繳射也繳音灼疏曰謂以繩繫矢而射也繳謂生絲爲繩也○曹氏曰鳧鷺鵴曰鳧野鶩○解見鳧鷖
此詩述夫婦相警之辭始婦警其夫曰雞鳴
可與矣夫曰姑俟昧旦也婦又警其夫曰子
宜興而視夜之如何蓋小星已不見唯明大
之星爛然天將曉矣方將雍容翱翔而往弋
取鳧鴈而歸早則從容晏則忽遽起不可以
不早也○蘇氏以明星爲啓明蓋今俗所謂
曉星毛氏謂天將曉則小星不見惟明大
之星爛然雖不指爲啓明然將曉而明大者
惟啓明耳至陳東門之楊明星煌煌但言夜
深則星明又不必專爲曉星矣
言加之蘇氏曰加中也史記云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與子宜之

朱氏曰和其所宜也內則云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宜言飲
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婦人謂其夫曰子弋射鳧鴈加而中之我當
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既和其所宜以之飲
酒相樂期于子以偕老飲酒之時琴瑟在於
侍御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夫婦相愛之意也
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音行黃居禹○朱氏曰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居如圭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上繫於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行止○毀曰贈送也知子
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傳曰問饋也遺音位○號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饋之問知子之好之好去聲
雜佩以報之
婦語其夫謂知汝所招來而新相知者吾將
解雜佩以贈送之知汝所和順而莫逆於心
者吾將解雜佩以遺問之知汝所好慕而尊
敬之者吾將解雜佩以報答之雜佩難得之

物未必常有時言苟有賢者之至當有以結其歡心而無所愛於服玩之物此由其夫好德故其妻能卒承其意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疏曰昭公忽莊公寤生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妻音砌齊女賢而不取取音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曰鄭昭公初立詩桓王詩○號曰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取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妻音砌○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耶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耳

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也春秋桓五年經書鄭忽出奔衛以其失國故不稱子十五年經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以其歸國故稱世子以其終失國出入皆不稱鄭伯此首序稱忽擊鼓稱州吁蓋門稱陳佗皆用春秋書法知經聖人之手矣

有女同車傳曰親迎同車也○疏曰士昏禮云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是同車也顏如舜華如字○傳曰舜木槿也○釋草曰椵木槿櫬木槿椵音假○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陸璣曰五月始華故仲夏月令云木槿榮○山涂陸氏曰取蕣之義○曹氏曰舜華易落而無實以況有德而德不稱焉將翱將翔今曰鄭衛雍容和緩之意佩玉瓊琚解見衛木瓜彼美孟姜傳曰孟姜齊之長女也疏曰他女必劣於文姜未必賢長假言其長而美之洵美且都○洵音荀疏曰洵信也傳曰都閑也○疏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忽以弱見逐國人追恨其不取齊女言忽所取他國之女行親迎之禮而與之同車者特瑕其色爾此女色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不足恃也而今也且翺且翔於此佩其瓊琚之玉徒有威儀服飾之可觀而無益於事也過若彼美好齊國之長女信美而且閒雅向來

忽若取之則有大國以爲援而不至於見逐矣○舊說以有女即孟姜其文重復彼乃別指之辭有女同車指忽所取者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取者忽之辭齊昏也祭仲曰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正此詩之意也

有女同行錢氏曰同以車行也顏如舜英傳曰英英華也將翺將翔佩玉將將音鏘○釋文曰將將玉佩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德音解見假樂

言齊女有賢譽至今使人不能忘恨不取之也車牽德音來括言其有賢譽此言德音不忘即所謂齊女賢而不取也詩記曰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爲人淺狹而多所拘攣牿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子子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者惜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權而所以持國者固無恃於外助也惟其爲善有名而無情所以乎見啗於祭仲而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今曰鄭昭公詩桓莊之間號以山有扶蘇蘀兮狡童三詩爲忽後立時事則爲莊王時然未有以明之爲君在辯君子小人而已忽闇於知人所美之人非眞美也

山有扶蘇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疏曰釋木無文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隰有荷華如字○傳曰荷華扶蕖也○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菡萏之上濁頷誠同音萏讀之上濁禪菟同音不見子都釋文曰都美也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乃見狂且沮之平○傳曰狂狂人也且辭也

興也山有扶蘇之小木樸樕不足道喩幺麼之小人此非美也隰有扶蕖之名華自拔於汚泥之中喩脩絜之君子此美也美惡本不難見忽乃所美非美用捨倒置君子去之在其朝者皆小人耳故不見都美之賢人惟見狂人也○世稱美好之人爲子都孟子所稱子都以貌之美此詩所稱子都以德之美猶美人之名或稱美貌或稱美德詩彼姝者子兩出一爲賢者一爲女子也若以此子都爲美貌則與狂且意義不貫鄭氏以狂爲醜其說牽彊此詩子都子充皆指賢人耳都美好

也充充實也非有人名子都子充也○或謂
山隰有草木喻國之有人材耳不必彊為分
別此詩非也凡詩言山隰有草木其草木皆
相類故不必分別此詩以扶蘇對荷華以喬
松對游龍皆不相類荷名華也扶蘇小木不
知其為何木其名不顯其木可知是荷華與
扶蘇非類也松名木也其材可為棟梁以喬
言之則又高竦而挺特龍凡草也又以游言
之則枝葉放縱與喬木亦非類也周子以興

有君子之德夫子稱松有後凋之操音人稱
和嶠為千尺松皆以荷松喻賢豈扶蘇游龍
輩所可同日語哉時人比並言之蓋美惡相
形矣

山有喬松王氏曰喬高也隰有游龍牋曰游放縱也○傳曰龍紅草也○釋草曰紅蘢古其大者蘬蘢音龍○舍人曰紅名龍古○陸璣曰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不見子充疏曰充實忠良者乃見狡童今曰狡獪也從犭非從彳

山有喬高之松木挺特而秀拔喻特立之君
子此美也隰有放縱之龍草縱橫而亂生喻
縱恣之小人此非美也今忽所美非美故不
見充實之賢人乃見狡獪之小子也李德裕
言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
他物不能自起游龍正堪與藤蘿為伍耳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音託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倡音唱和去聲○曰鄭昭公詩桓莊之閒○補傳曰後篇權臣擅命指祭仲此篇亦指祭仲也
此詩小臣願忠於國而力不能自為也後序

之言非詩意也

蘀兮蘀兮蘇曰七月傳云蘀落也落葉謂之蘀○今曰槁葉未離柯以風所吹而必落故呼槁葉為蘀也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錢氏曰叔伯謂諸大夫也
倡予和女

興也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
言蘀槁葉在柯風將吹女不能久矣天大風
則槁葉無不落矣國有難則大夫皆不安禍
將及矣豈可坐視以為無與於己而不相與
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亟圖之汝倡我則

我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當
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二女字
皆呼諸大夫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音飄○傳曰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
予要女要音腰○傳曰要成也
成女謂相與成其事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擅音[illegible]
[illegible]說曰祭仲專事也○今已辨昭公詩恒莊之閒

狡童或以爲指忽或以爲指祭仲春秋書忽
乃聖人筆削以示褒貶首序稱忽亦國史所
題經聖人之手忽以世子爲鄭君其當時國
人作詩義不得目爲狡童也若指祭仲則祭
仲自莊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取鄧曼而生
昭公當昭公即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也
今考山有扶蘇之詩刺忽所美非美乃見狂
且狡童是所用之人非狂即狡此詩正指忽
所用之人耳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取目君
爲狡童乎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illegible]
忽所美非美以狡童爲賢而信用之不與賢
人圖事賢者憂之不欲斥忽而斥其所用之
人也爲告忽言之故指狡童爲彼而稱忽爲
子曰彼狡猾之童少不更事恃權寵而侮老
成故不與我言也彼狡童不足恤吾惟憂君
之故恐爲所誤至於不能餐也○舊說既以
狡童指忽又以子爲指忽非也彼以指忽之
所用子以稱忽則語意抑揚分明矣彼者薄
之之辭子者親之之辭也權臣擅命將有他
志惡祭察言故但言憂之而不能餐微辭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
今[illegible]
[illegible]食則可以從容謀事耳不能息謂不安息
也食息俱廢憂之深也○舊說謂不與食天
祿今不從此詩蓋忽之朝猶有賢人在焉而

忽不與之謀耳非謂在野之賢也詩記曰賢者於忽愬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褰音騫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去聲○疏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正謂正爭者之是非去突而定忽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曰鄭昭公初立詩桓王時鄭人始作蘀兮望大夫相與扶持之既無其人則又作褰裳望大國之見正蓋惓惓於忽也說者多以狂童指忽非也忽以世子嗣位其立也正國人愛之至於不能發其情可見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大國以扶植之也王道既微小國無所控愬往往思方伯之拯己霸圖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子惠思我今曰惠言恩惠我也褰裳涉溱釋文曰褰揭也摳衣也摳恪侯反○釋文曰溱水名出鄭字作潧○補傳曰洧溱未必褰裳可涉詩人此言欲其急於拯亂耳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沮之乎○朱氏曰且語助辭也

突以庶奪嫡忽位已定而篡之國人無如之何故思大國正其孰爲當立孰爲不當立子斥大國之人也大國有以恩惠而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揭其裳涉溱水則至矣子不我思則豈無他國思我者乎何爲皆不來也望大國之正己其情甚切不主一國也所以告急者突乃狂童以庶奪嫡其狂已甚也○舊說謂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如此則自爲悠緩之辭非告急之意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音委○傳曰洧水名○李氏曰說文云洧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嚴氏曰他士猶他人也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音峯刺亂也昏姻之道缺嚴曰謂嫁取之禮陽倡而陰不和倡音唱和去聲男行而女不隨曰昭公詩桓莊之間○疏曰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之是忽爲主亦宜繫忽皆昭公詩

忽初立在桓王時復立在莊王時扶蘇蘀兮

狡童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詩不明何時作則疑而附之桓莊之間疏指山有扶蘇至狡童爲忽後立時事唯丰以下其時難知要之八詩一體皆難定其時也

子之丰兮傳曰丰豐滿也俟我乎巷兮傳曰巷門外也○疏曰門外之道也悔予不送兮

此詩述婦人之辭也男子親迎女有他志而不從其後復思親迎之人謂子之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門外之巷悔我當時不送是子而去也

子之昌兮傳曰昌盛壯貌俟我乎堂兮疏曰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堂亦受女於寢堂悔予不將兮箋曰將送也

衣錦褧衣二衣皆如字褧口頃之上字亦作絅○解見衛碩人裳錦褧裳牋曰庶人之妻嫁服也叔兮伯兮駕予與行今曰行出適也解見[illegible]

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已言已衣用錦爲之其上加褧衣裳用錦爲之其上加褧裳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葛覃傳曰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禪上聲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曰昭公詩桓莊之間

丰東門之墠溱洧三詩皆以鄭亂之故而男

女不正故皆曰刺亂也出其東門言閔亂亦此意

東門之墠傳曰城東門也○今曰東門鄭要會之地隱公四年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疏曰墠除地去草也封土爲壇除地爲墠茹藘在阪茹藘音如閭阪音反○曰茹藘者蒨草也蒨韻亦作茜○釋草曰茹藘茅蒐○李巡曰一名茜可以染絳○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有墠其墠之外有阪茹藘之草生焉此男子所居之處也女欲奔之而未遂故言其室則近不難至也其人甚遠未得就之也

東門之栗疏曰栗樹生於路上有踐家室伐柯傳曰踐行列貌豈不
爾思子不我卽
〇女欲奔而未得望男之就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曰昭公詩桓莊之閒
鄭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休於利害隨勢
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
風雨淒淒音妻〇曰淒淒寒涼之意考見斯干緑衣雞鳴喈喈音皆〇[illegible]傳曰喈喈和聲之遠聞既見君子云胡不夷令曰傳以夷爲悅心悅則夷平憂則鬱結也
興也風雨淒淒然寒涼雞猶守時而鳴喈喈
然其聲之和與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
度我得見此人則我心豈不坦然而平夷哉
感當時無此人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風雨瀟瀟傳曰瀟瀟暴疾也〇朱氏曰風雨聲雞鳴膠膠錢氏曰膠膠聲緝也今曰膠膠擾擾是雞之意謂羣雞之聲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音抽〇傳曰瘳愈也〇李氏曰言如病之瘳愈也

風雨如晦傳曰晦昏也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
喜
〇晝而如晦風雨之甚而雞晝鳴不已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今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曰昭公詩桓莊之閒
學校興者治之象也學校廢者亂之證也
青青子衿傳曰衿領也〇疏曰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悠悠我心程子曰悠悠我心賢者悲傷當時如此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鄭以國亂學校不脩生徒解散賢者憂之言
汝學子服青青之衿領宜會聚於學校以講
習今散而何所之乎使我心悠悠然深長思
之縱我不往見汝汝寧不繼聲以問我乎言
此者以學校廢而朋徒解散不相聞知見時
之亂也非要其來見而責望之也
青青子佩傳曰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瓀音軟〇疏曰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縕音溫〇今曰玉藻一命縕韍幽衡注云縕赤黃之間色幽音酉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既不繼聲問亦不來訪

挑兮達兮挑音叨又音佻達音撻○朱氏曰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人既廢學乃挑然輕躍達然放恣但好登城上之高闕以候望爲樂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已如三月之久況非止一日乎傷時事之至此念朋會之無從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曰昭公詩也之閔○今曰忽時未死亡終必死亡耳

忽非無臣也臣非忠良雖有之如無之揚之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與微弱也忽能用忠臣良士則轉弱爲彊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解見王風○曹氏曰此先楚後薪以見臣之愈彊耳終鮮兄弟鮮上聲維予與女女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廷徐音妄之去本音狂上聲○傳曰廷誑也

與也楚本浮物一束之楚本非不可流轉而悠揚之水不能流轉之猶忽之微弱不能號令其臣也昭公兄弟甚衆無與忽同心者故言今兄弟雖多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此詩忽兄弟所作故曰維予二人外此無與同心者也兄弟且如此況他人乎故言無信他人之言他人實欺廷汝耳

兄無忠臣也曹氏曰按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亹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詩記曰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羣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惟有一二人實心相之者乃暗與構偶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也曰厲公詩僖王時○疑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

傳云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云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云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云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名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爲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爲爭纂故唯數後爲五爭也雍平聲女尤撩反整音尾綴音患

此詩與中谷有蓷皆以世亂之故而男女不相保故序皆以閔傷言之

出其東門東門解見東門之墠有女如雲傳曰如雲衆多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縞音杲綦音其○傳曰縞衣白色綦巾蒼艾色○疏曰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綦者青色之小別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牋云綦文亦以爲青色但巾上爲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爲巾也與毛異聊樂我員樂音洛員音云○圍有桃傳曰聊且略之辭○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

鄭國之亂男女相棄有出其東門見婦人之見棄者其多如雲雖如雲之多皆非我思慮所存也我心所存在於服白繒之衣綦文之

巾者是我之室且得相樂幸不相棄足矣何暇閔憐他人之室家乎此感時之亂自顧其室家亦恐不能相保也縞衣綦巾稱其妻猶云荊釵布裙也

出其闉闍二字音因都○傳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疏曰闉是門外之城郎今之門外曲城是也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有女如荼音徒○曰北荼茅草秀出之穗也○疏曰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苦菜及委葉二種荼草也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素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會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矰音曾短矢也○三荼考見邶谷風雖則如荼匪我思且音狙○釋文曰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縞衣茹藘音如閭○傳曰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解見東門之墠聊可與娛傳曰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蔓音萬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曰厲公詩傳王時

思遇時者厭亂而思治也不期而會非詩意

野有蔓草傳曰蔓延也零露漙兮漙音團○傳曰漙漙然盛多也有

美一人清揚婉兮清揚考見鄘君子偕老邂逅相遇邂逅音械僻○陳氏曰綢繆詩言昏姻云見此邂逅邂逅正謂昏姻非淫奔也○今日邂逅謂其議速成吾迨其今兮之意今人言事也速者云邂逅而成適我願兮今日適意適與皆快適之意

興也野有蔓延之草者由天零落其露漙漙然盛多以潤澤之興國有蕃庶之民者由君下恩澤以養育之謂民免兵革之禍男女及時也有美好之女其目清明其眉揚起婉然而美者使昏姻之議邂逅而成則適我之願也遭時之亂昏姻之道若願之而不可得之辭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音穰○朱氏曰瀼瀼露多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傳曰臧善也

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音臻委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日厲公詩僖王時○王氏曰蓋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爲至於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爲可哀君之失道也爲可刺

鄭衛多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地理志皆以爲風土之習固然若是則教化爲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

溱與洧傳曰鄭兩水名○解見褰裳○前漢地理曰鄭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上陸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亟音器方渙渙兮渙音奐○傳曰渙渙春水盛也○疏曰冰已釋冰則渙渙然○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蓋春冰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士與女方秉蕑兮蕑音艱○傳曰蕑蘭也○陸璣曰香草也楚[illegible]秋蘭以爲佩女曰觀乎士曰既且音徂徐[illegible]之平○釋文曰且往也且往觀乎洧之外且如字洵訏且樂洵音荀訏音吁樂音洛箋曰洵信也○傳曰訏大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芍音杓○傳曰芍藥香草○陸璣曰今藥草芍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詩記曰郎今之芍藥陸璣必指以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鄭國之俗以上巳出游溱洧之上男女雜沓[illegible]以淫風既行有因出游而相挑誘者言溱洧之間春冰既泮方渙渙然流散有士與女適野游行秉執蕑草女謂士曰盍往觀乎遨

其偕行也士曰既以觀矣未從之也女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洧水之外聞其土信訏大而可樂士於是從之因相與戲謔又以芍藥香草爲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瀏音留○傳曰瀏深貌○說文曰流清也)士與女殷其盈矣(傳曰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今曰將相將也方且也猶將安將樂之將)贈之以芍藥

鄭衛皆淫聲孔子獨先於鄭今鄭之淫詩顧少於衛何也詩之見在者孔子所存以爲世戒也聖筆所刪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言之不繫今詩之多寡不必盡緊國史所題例目之爲男女之詩以求合於鄭聲淫之說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緝卷之八

詩緝卷之九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齊 國風

(譜曰齊者古少皥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吕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程子曰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亂則入於禽獸身爲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

政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爲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也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趨數音促速)齊音敖辟喬志(敖辟喬音傲僻驕)皆淫於色而害於德齊亦二南之變也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疏曰哀公不辰癸公慈母子)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也(曰齊哀公詩懿王時)

變風自懿王始豳前此矣其始懿何也君臣

相疑則幾於變矣成王悟而周公歸於是乎有雅頌制作之盛而變風之跡泯矣由懿以降變而不復正也宣號與復無能改於風之變也齊哀之荒淫罪也受譖而烹之非政也上下交失變之始也此詩直刺荒淫序言思賢妃者詩人言外之意也

雞鳴既矣朝既盈矣（朝音潮）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曹氏曰哀公以雞鳴爲蒼蠅之聲）

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當起今雞已鳴矣會集於朝中者已盈滿矣哀公乃謂此非雞之鳴是蒼蠅之聲耳雞鳴與蠅聲不相類見荒淫昏亂也哀公無夜氣之存矣。舊說以爲古之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明之前無蠅聲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傳曰昌盛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曹氏曰哀公以東方明爲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音轟。朱氏曰薨薨羣飛聲）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傳曰會會於朝也）無庶予子憎（今曰無庶猶庶無古人辭急倒用也予子吾子也稱其所昵也愛而稱之之辭也秦風婦愛其夫稱予美大雅商人愛武王稱予侯）

羽蟲羣飛之聲薨薨然天既曉而哀公起已晏矣猶語其所昵曰吾方甘與子卧而同夢迫於視朝而起吾會朝即歸庶無爲吾子所憎也此兒女昵昵恩怨爾汝之辭持被入直刺刺顧婢子語之情狀也（刺音辣刺刺語聲也）聖人刪詩著此以見閨門淫昵之私無隱不顯也爲戒深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曹氏曰書云外作禽荒孟子云從獸無厭謂之荒荒則荒者謂以王獵而荒棄政事也）哀公好田獵（好去聲）從禽獸而無厭（去平二音）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好如字曰齊哀公[illegible][illegible]王時）

齊雉容文雅之俗也一旦遷染愈下獵者旁午於道畢事而歸猶意氣勃勃而不自知其非也習俗之陷溺如此哉故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謹也

子之還兮傳曰還便捷之貌○鄭氏曰謂馳逐之便捷曹遭我乎猺之
間兮猺音猱乃刀切○傳曰猺山名○曹氏曰在齊之郊竝驅從兩肩兮
傳曰從逐也獸三歲曰肩肩亦作豣○疏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七月云獻豣于公則肩是大
獸故言三歲也揖我謂我儇兮儇音喧許全反○傳曰儇利也○歲曰學之者
以報前言儇[illegible][illegible]曉曰言其便利貌逐○今曰荀子云鄉曲之儇子
國人好田成俗俱出田獵而相從既歸而相
謂曰以子之便捷還然向來遭我於猺山之
間我與子竝行驅馬從逐兩獸子乃揖我謂
我甚儇利也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

其黨以氣陵之之辭也
子之茂兮傳曰茂美也○曹氏曰謂才藝之茂美也遭我乎猺之道
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錢氏曰昌盛壯也遭我乎猺之陽兮朱氏曰山南曰
陽竝驅從兩狼兮釋獸曰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貛音歡獥音叫○
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陸璣曰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其猛健者去之數十步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
揖我謂我臧兮傳曰臧善也○詩記曰齊以游吹成俗詩人哉其驰騶而相謂
也意寡飛動鬱鬱見於眉聽之問深其伸春苟奕夫笠一朝一夕所莊又戎

還三章章四句
著音除音佇又刺時也時不親迎也迎去聲○曰齊哀公詩懿王時
禮唯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公曰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皆當親迎也當時皆不
親迎此詩言卿大夫士之事舉其中以明上
下也
俟我於著乎而傳曰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宁○疏

曰孫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充耳以素乎而
疏曰塞耳也即所謂瑱也懸當耳故謂之塞耳以素絲爲統也統懸瑱之繩也統用雜絲線織
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瑱天之去聲統音膽尚之以
瓊華乎而朱氏曰尚加也○張子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瓊華加之○尊曰
瓊華美石士之服也○殷曰瓊華石色似瓊也○瓊解見[illegible]本[illegible]○疏曰瓊玉之美名華光華
也君以玉爲瑱臣則不可
設爲嫁者之辭言其夫待我於夫家門屏之
間見其充耳以素絲爲統也其統之末加以
美石如瓊之華謂瑱也服此服飾而止俟我

於其家門屏之間而壻往婦家之禮不行矣
是不親迎也。此詩總言卿大夫士也於著
於庭於堂止是待有先後耳毛以爲一章述
士二章述卿大夫三章述人君今從鄭義詩記
曰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補傳曰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舒緩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嚴曰青紞之青尚之以瓊瑩乎而瑩音榮。今曰瓊瑩者美石如瓊之瑩也瑩鮮絜也劉氏云玉色似瓊似瑩非也。曹氏曰英華瑩皆光采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嚴曰黃紞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嚴曰瓊英猶瓊華也。詩記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于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曰齊哀公[illegible][illegible]註辯

衰時政衰民散淫風肆行而無忌也

東方之日兮傳曰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明察也彼姝者子姝音樞。嚴曰姝美也。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朱氏曰履躡也。今曰履訓踐躡其跡而從之故為躡也。嚴曰即就也

興也君猶日也君道明盛則如日出東方無不照察今有姝美之女子來在我之室既在我之室隨我而相就是君道之昏也言我者詩人指淫夫非自我也

東方之月兮曹氏曰月終明于東彼姝者子在我闥兮闥音撻。傳曰闥門內也在我闥兮履我發兮傳曰發行也。朱氏曰躡我行去也

臣猶月也月生於西則其明未盛月出東方亦望後明盛之時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詩說曰此一語實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耳[illegible]之入。嚴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夏官府屬挈壺氏下士六人。曰齊哀公

此詩主刺哀公非刺挈壺氏也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倒音島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箋曰自從也

羣臣之朝辨色始入今東方猶未明自可徐徐入朝而羣臣促遽至乃顛倒其衣裳者由朝人從君所來而召之是與居無節號令不時也

東方未晞音希○傳曰晞明之始升○箋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蒹葭白露未晞亦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今日日氣所乾為晞未晞未有日之乾氣則日未出也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令去聲○朱氏曰令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傳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圃無益於禁也狂夫瞿瞿音句○傳曰瞿瞿無守之貌○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曹氏曰瞿瞿左右視也○今曰蟋蟀瞿瞿言良士則驚懼之謂也此詩瞿瞿言狂夫則驚愕之謂也西漢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云瞿然無守之貌○檀弓曾子聞之瞿然

不能辰夜傳曰辰時也不夙則莫莫音暮

哀公興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謂柳柔脆之木折之以藩籬其菜圃豈足恃以為內外之限亦猶瞿瞿然無守之狂夫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豈足恃以司晝夜之節然非專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歟杜蕢酌而飲師曠李調蕢音快乃所以規晉平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號曰襄公諸兒僖公祿甫子鳥獸之行去聲淫

乎其妹箋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大夫遇時惡作詩而去之曰齊襄公詩華王詩

大夫去國其心蓋有大不已者襄公之惡不可道矣齊之臣子難言之故此詩不斥其君之惡而唯歸咎於魯桓與敝笱意同後序以雄狐爲指齊襄故云鳥獸之行非也

南山崔崔崔之平子雖反韻作唯○傳曰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雄狐綏綏[illegible]魯道有蕩唐之上濁○傳曰蕩平易也齊子由歸傳曰齊子文姜也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傳曰懷思

也

興也魯爲望國而在齊之南故指南山以言魯譬南山崔崔然高大有雄狐綏綏然遲疑而求其匹喻魯桓公求昏於齊也咎其後之不能制而鄙之之辭猶氓詩怨其夫之見棄則述其初來誘巳以氓之蚩蚩言之也爾魯桓既求匹於我我齊國遂以文姜嫁之適魯之道蕩然平易衆所觀瞻齊子文姜由此道而嫁歸於魯也既嫁歸於魯矣何爲又思齊

乎是魯桓不能制之而使至於此也猶敝笱惡魯桓不能防閑之意蓋齊人不欲斥言其君之惡而歸咎於魯之辭也辭雖歸咎於魯所以刺襄公者深矣。說者多以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後二章皆言取妻其爲刺魯桓明矣但以前二章爲刺齊襄而後二章始刺魯桓上下章辭意不貫兼齊人以雄狐目其君於義有害今解一章以雄狐喻魯桓之求匹二章以屨緌喻魯桓之得耦三章

四章以蓺麻析薪喻魯桓以正禮取文姜上下章辭意乃歸一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以目魯君則無嫌也

葛屨五兩（屨音句兩音亮○今曰天官屨人注複下曰舃禪下曰屨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皮屨禪音丹○曹氏曰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云有繶屨葛屨白屨黑綦散屨謂去飾也所謂五兩白纁黃白黑散也）冠緌雙止（緌如誰反○說文曰緌纓也）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傳曰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朱氏曰從相從也）

葛屨賤而在下五兩每兩二隻言屨之有匹

也冠之纓緌貴而在上雙止言屨之有匹也屨與屨爲兩緌與緌爲雙喻貴賤各有匹偶魯桓取文姜是匹敵矣何爲不能制之而使從齊襄乎此則非其偶矣

蓺麻如之何（傳曰蓺樹也）衡從其畝（衡從音橫蹤○曹氏曰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偏從其畝蓋古法也取妻自納采以至親迎必待六禮備而後成昏夫豈苟哉故必告父母而以蓺麻爲喻也）取妻如之何（取音娶）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鞠音菊○傳曰鞠窮也）

欲樹藝者如之何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
可以得藝欲取妻者如之何必先告於父母
然後可以得妻言其事隆重而不苟合也今
魯桓公之取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曷爲不
能禁止而使之窮極其惡以至此也納之不
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
姜何謂不能裁制之也○考之左傳惠公生
桓公而薨桓公母仲子亦以隱二年薨桓公
三年文姜乃歸魯是桓公取妻之時無父母

矣此言告父母謂正禮取之耳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傳曰克能也○曹氏曰析薪者斷取於彼以供我爨事既析則於本根不可復合取妻者取他姓之女以供我中饋既嫁則於父母兄弟日遠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文姜之
惡極矣何爲使之至於此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
以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口齊襄公

杜時
禮義非爲求功脩德非爲求諸侯後序爲襄
公言之耳
無田甫田○上田音佃下田如字○傳曰甫大也疏曰無田之田墾耕也甫田之田土地也維莠驕驕莠音酉○曰莠草似苗也解見大田○朱氏曰驕驕茂盛也○今曰驕驕桀桀皆言人力不足芟夷不及見其莠延長茂無如之何如有驕桀傲之狀無
思遠人補傳曰遠人諸侯也勞心忉忉忉音刀○傳曰忉忉憂勞也
比也毛氏以爲興今從朱氏言人無得耕治大田耕大
田而力不給則莠草茂盛有驕傲之狀矣公

無得思遠人思遠人而不至則勞心忉忉然
憂勞矣甫田非不可耕遠人非不可致今言
無田無思者蓋言襄公求之者非其道耳若
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則必不可得徒勞其
心也非謂甫田不可田遠人不可思也思遠
人謂求諸侯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桀音訐○傳曰桀桀猶驕驕也無思遠人
勞心怛怛旦末反○傳曰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傳曰婉孌少好貌總角丱兮丱音慣○傳曰總角聚兩髦也

小幼穉也。疏曰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其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也衿琴之去衿猶結也。朱氏曰丱總角貌。今日言。兩角如丱字之形 未幾見兮幾上聲突而弁兮突屯之入聲。釋文曰凡弁相見謂突。鍇氏曰忽見也。傳曰弁冠也。箋曰加冠謂成人也。疏曰周禮掌冠冕者其纓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

有童子㛹孌然少好總聚其髮以爲兩角如丱字之形未及幾次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猶襄公躐等而躁求也闕黨童子將命孔子曰非求益之也欲速成者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好去聲。疏曰畢以掩兔網小而柄長形如畢星。弋解見鄭女曰雞鳴。曹氏曰言田獵以及畢弋則巨細俱舉矣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或爲人害故包犧氏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本以爲人除害而已後世因以寄軍政焉包音庖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陳古以風焉風音諷。曰齊襄公詩。王時

盧令令傳曰盧田犬也令令纓環聲。疏曰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環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也其人美且仁

言盧之田獵者其盧犬頷下有環爲聲令令然以令令形容其環聲若親聞而喜之有聞車馬之音欣欣喜色之意非喜其田犬也以其人之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猶曰人好鳥亦好也襄公之爲人不可道矣國人素薄之見其田獵而陳古以風謂古之田獵者若而人今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非矣其人之辭雖指古人其意乃評品襄公之爲人而深鄙惡之謂其爲何等人也

盧重環。重平聲。傳曰重環子母環也。疏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其人美且鬈音權。傳曰鬈好貌。朱氏曰鬚鬢好貌

盧重鋂音梅。傳曰一環貫二也。疏曰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其人美且偲音猜。傳曰偲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音苟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曰齊桓公詩。王時。補傳曰文姜之事齊魯之醜迹也南山敝笱意同皆歸咎於魯桓齊臣子之情也此詩魯桓身後所作故首序直言刺文姜

也按春秋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中間無如齊
之事至十八年桓公會齊侯于濼音剝又音洛遂
與文姜如齊齊侯通于文姜使彭生殺桓公
于車詩人刺不能防閑正謂此也今詩言齊
子歸止其從如雲不言桓公同往是指桓公
身後文姜獨如齊之事自莊二年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禚音酌以後不絕書莊二年會禚四年享齊侯于祝
丘五年如齊師七年會防又會穀

敝笱在梁笱梁皆解見邶谷風其魚魴鰥毛音關鄭音昆○魴解見陳衡

門今口傳以鰥爲大魚蓋據孔叢子之說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遂以魴鰥及鱮皆爲大魚賤以魴鰥魚之易制者蓋以魴本中魚與盈車之鰥小大相遠遂以鰥爲魚子諸家或從毛或從鄭令魴鰥皆中魚則鰥亦中魚也衛人所釣鰥魚偶得大者以爲大而詫之此詩閒魴鰥言之則不必復是其大盈車者入筍中者必非大魚齊子歸止其從如

雲從去聲○傳曰〻盛也

興也笱能制魚則魚入而不復可出今以敝
笱施於魚梁其中有魴鰥之魚由笱之敝敗
不能制之則入而復出喻魯桓微弱不能防
制文姜故既嫁而復歸也此詩作於魯桓身

後追咎前事也齊子文姜反歸於齊其從之
者如雲言盛無復愧恥忌憚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音序徐之上聲○曰鱮鰱也○今曰跳引陸璣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云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然今鰱鱅又相似而小別鰱頭小鱅頭大也齊子歸止其從如

雨

如雨點之多言從之者衆猶衆多如雨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上聲○傳曰唯唯出入不制齊子歸止

其從如水

一魚或出或入而衆魚隨之唯然順從無復
限制也如水言從之者順猶孟子言民歸之
如水之就下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曰齊襄公詩莊上時

載驅薄薄音朴○傳曰薄薄疾驅聲也簟茀朱鞹茀音弗鞹苦郭反○
傳曰簟方文席車之蔽曰茀○疏曰用竹爲席
其文必方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以革鞔車

也
音
魯道有蕩唐之上濟齊子發夕蘇氏曰夕發於魯
言文姜驅馳其車之聲薄薄然以竹簟爲車之
茀蔽又有朱色之皮革以鞔車之前後者乃
魯之道路蕩然平易而齊子文姜以夕時發
於魯而來齊也其來何爲耶不必言及襄公
而襄公之惡自見矣車聲之疾駭羣聽也車
飾之美縈衆觀也道路坦夷非隱處也無恥
甚也。舊說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
一章四句之內分作二人辭意斷續碩人說

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孔氏於彼疏云婦人
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
茀則婦人之車亦言茀矣今以四句並言文
姜文意方貫
四驪濟濟驪音離濟隮之上。朱氏曰驪馬黑色也。曹氏曰所謂鐵驪也。傳曰濟濟美貌垂轡濔濔濔泥之上。傳曰濔濔衆也。錢氏曰濔濔轡柔貌魯道
有蕩齊子豈弟豈音凱。傳曰豈樂也弟易也
文姜並駕四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然而美
其六轡之垂者濔濔然而衆樂易安舒恬然

無慚恥之色也
汶水湯湯汶音問湯音商。曹氏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齊班孟堅兩存其說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說者注泰欽義以爲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欲如齊也據書稱泰山二部皆齊地所有則文水在齊境矣傳曰湯湯大貌。行人彭彭音邦。傳曰彭彭多貌。今曰經中彭彭字唯此詩音邦多也自餘皆無音迹如字今俗併讀如邦誤矣魯道有蕩齊
子翱翔傳曰翱翔猶彷徉也彷徉音旁羊
汶水在齊境自魯至齊必渡汶水言汶水湯
湯然大其處行人彭彭然多文姜自魯渡汶

水而來其道路蕩然平易衆庶往來觀瞻所
繫而文姜翺翔彷徉無恥甚矣。舊說謂汶
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所會蓋既以
疾驅爲襄公則道間必有所會之地以意增
之曰蓋有都焉其辭疑矣考春秋姜氏會齊
侯之地祝丘也防也穀也無會汶之事
的詳
汶水滔滔滔音叨。傳曰滔滔流貌行人儦儦儦音標。傳曰儦儦衆貌
魯道有蕩齊子遊遨朱子曰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猗音伊刺魯莊公也疏曰魯莊公同莊公允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齊襄公詩莊王時陳氏曰趙氏春秋云或曰子何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而誠敬之不至也

文姜之事齊襄大惡也南山既歸咎於魯桓敝笱又刺魯桓不能防閑其妻猗嗟又刺魯

莊不能防閑其母皆歸咎於他人蓋不忍斥言其君之惡者香臣子之情也

猗嗟昌兮傳曰猗嗟歎辭。疏曰傷歎之聲。錢氏曰昌盛壯也頎而長兮頎音祈。傳曰頎長貌抑若揚兮錢氏曰若猶而也美目揚兮錢氏曰揚起也言目故。巧趨蹌兮蹌音鏘。疏曰曲禮注云行而張足曰趨則趨疾行巧乃傳曰蹌巧趨貌則臧兮嚴曰臧善也

猗嗟歎此莊公之貌甚昌而盛壯矣又頎而長矣抑而揚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美目揚起矣又巧爲趨步而蹌然矣又射則臧善矣威儀技藝本是可美之事而傷歎言之所不滿何也若曰莊公威儀技藝之美無一之顯所可惜者蓋有在矣文姜之事蓋難言之首章微寓其意於猗嗟之辭而未遽言之也

猗嗟名兮朱氏曰名猶稱也美目清兮朱氏曰目清明也。錢氏曰言精神不昏也儀既成兮王氏曰成猶備也終日射侯射音石餘如字不出正兮正音征。嚴曰正所以射於侯者也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焉。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

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射人有五正三正二正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三尺若中央文綵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射狄白布之以至於外畔也正與鵠大小同矣鵠乃畫皮鵠之正者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賓射爲文也展我甥兮嚴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

又傷歎莊公名稱之美目視之清明威儀之成備當終日射之時終日射所張之侯不出於

侯中之正誠也爲我齊侯之甥又言其爲齊
侯之甥故此說爲拒外議之辭譏之深矣
猗嗟孌兮戲曰孌壯好貌清揚婉兮朱氏曰清目之美揚眉之美○考見鄘君子偕老、、舞則選兮選去聲○箋曰選者謂於倫等最上○今曰選猶精也射則貫兮今曰貫穿也如貫革之射善射者中物而有力故能貫之射不穿扎言不善射也舊以貫爲中與上章重復矣四矢反兮箋曰反復也以御亂兮
詩記曰此詩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關者不言可見矣
又傷歎莊公孌然壯好其目清明而其眉揚
起婉然而好舞則甚精射則穿貫其革每射

四矢皆復其故處射藝之精如此尚足以禦
禍亂乃不能防閑其母乎莊公弓矢之精觀
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始槩言
其射之臧下乃詳言其所以爲臧不出正兮
言其中也射則貫兮言其中而有力也四矢
反兮言其再射又中前處也三者所以爲臧
也○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
之他辭乍讀之茫然不覺所謂但中間冷下
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
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
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
矣方此時採得於齊未有序說不知所刺何
人所言何事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
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
人以魯莊爲齊侯之子詩人設爲諱護之辭
以譏之讀者旣默會其意乃再諷詠之方見
得自猗嗟而下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
滿處辭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九

詩緝卷之十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魏 國風

（說曰魏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其君儉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前漢地理志曰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漘○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朱氏曰魏本姬姓之國不知其始封之自○程子曰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大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

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也魏而後唐猶邶鄘先衛也後唐無溢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葛屨（音句）刺褊也（褊邊之上）魏地陿隘（陿音洽隘阨之去聲）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嗇音色）而無德以將之（按譜魏風七篇當平桓之間○廣漢張氏曰儉雖也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鄙陋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魏風莫知其世次而鄭譜以平桓當之魯閔之元（史申）晉獻滅魏實惠王時也（惠十六）前平惠爲非僖譜不以當之乃越莊僖而繫之平桓豈亦有據而云邪鄭以葛屨等五篇刺儉爲一君伐檀碩鼠刺貪爲一君蓋魏風非一世之作自桓王之時秦人圍魏（癸酉魯桓四桓王十二）其國迫而侵削久矣故譜以爲平桓之世也（曹氏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奢侈此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未并於晉以前也）

糾糾葛屨（糾音九○傳曰糾糾猶繚繚也繚音了○今曰雖以爲繚繞之貌非也繚

繚纏也糾三合繩才疏繚之意故云猶繚繞也○葛屨解見齊南山）可以履霜摻摻女手（摻音杉○傳曰摻摻猶纖纖也○今曰讀者多作纖非也）可以縫裳要之襋之（要音腰襋音棘○傳曰要腰也襋領也）好人服之（朱氏曰好人猶言大夫也○今曰好人猶言君子尊貴者之稱也今俗稱猶然）

魏地陿隘其民窘於衣食故生機巧之心而急於趨利夏當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今魏之男子所屨既弊而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謂其可以履霜奔走道路祁寒不休也未嫁之女其手纖纖謂其可以出而爲人縫裳也要

之謂治裳之要襋之謂治衣之領治衣裳之
要領以為好人之服而利其傭資也皆急於
趨利[illegible]曾曰今所至通都大邑富人之家[illegible]子則祁寒奔走於道路以販鬻為
業女子亦不藏至出市井為人刺繡之類恬不以為怪猶詩人創見魏之民俗故刺之
好人提提音題〇傳曰提提安諦也宛然左辟音避〇今日宛委曲〇辟順
親〇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佩其象揥音擿〇又音替〇解見鄘君子偕老〇朱
氏曰揥所以摘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上章既言其民機巧趨利此章言由君之儉
嗇褊急所致尊貴之人其容止提提然安徐

而審諦其辭讓而左辟也其儀宛然而遜順
又以象骨為搔首之揥而佩之其威儀服飾
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之褊急為可刺耳好
人泛言尊貴者不欲斥其君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沮去聲洳音儒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
禮也疏曰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崔靈恩集註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按今定本及諸
本序直[illegible][illegible]君義帝[illegible][illegible]
或以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汾水又出於晉

或謂魏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札觀
樂以邶鄘衛風為衛風而魏唐異譏知魏風非
晉矣園有桃十畝之間皆言國之侵削非晉
事也

彼汾沮洳說文曰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〇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入魏
〇朱氏曰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言采其莫音暮〇傳曰莫菜也〇陸璣曰莖大
如箸赤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
五方通謂之酸迷音[illegible]酢亦作醋酸也陸氏曰其子如楮實而紅今吳越之人謂之
茂子彼其之子其音紀美無度疏曰非尺寸可量也美無度殊

異乎公路錢氏曰殊猶特也〇疏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則謂之公路
以其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宣二年左傳云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及晉成公立乃宦卿之嫡子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
旄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為庶子適公族而為公行服裘云軒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
之官也其公族則適子[illegible]之宰君宗族旄音毛
魏君儉勤於彼汾水沮洳下濕之處采其莫
菜以為蔬此人之德美信無限度矣雖其德
美則美矣然采莫之事特異乎公路之所為
耳言儉嗇非似貴人也公路之官猶不為此

況於君乎公儀休爲魯相猶拔其葵今魏以
國君采蔬過下甚矣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嚴曰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
英今曰英草本之英也美如英殊異乎公行音杭○今考疏以爲卿公
路也
彼汾一曲朱氏曰謂水曲流處言采其藚音續○傳曰藚水舃也舃音昔
○釋草曰藚牛脣○郭璞曰如續斷寸寸有節
釋曰陸璣以爲今澤舃郭所不止舃音昔○曹
氏曰采藚以治疾今考釋草別有蕍藚釋云蕍
一名蕮本草作澤瀉知藚非澤蕮也蕍音俞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解見上公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
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
也
陳國區區竊衛門欲誘掖其君檜至微矣而
其美衰欲其君自彊於政治與園有桃詩意同
蓋國無小可爲患其君不能爲耳此孟子告
滕文公之意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音爻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傳
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疏曰樂則琴瑟對
文知此散則歌謠殊必合樂也○今曰此詩所言
歌且謠但謂詠歌耳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今曰此詩
又歌謠者非樂也
大夫所作士者
人臣之通稱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
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桃可以爲殽而不可以爲殽魏君不能用其
民而愈趨於陋詩人以爲推此氣象則園中
有桃將取其實以爲殽矣其者將然之辭言
其必至於此憂之之辭也桃取之自己園囿
之內見不能用其民也我心憂之至於歌而

又歌以舒寫其心之抑鬱而不知我之憂者
謂我乃士也而爲驕汰君猶儉而士乃驕此
見責之辭也驕與吝對儉而譏之則疑於驕
汰也於是答見責者曰爾以我爲非矣然則
彼魏君之所行果爲是乎子之所言何謂如
矣此逃於是自歎我心之憂其誰知之重言其
難知之者深歎舉國之人莫察其心也然此
之所以不然易知彼特未之思耳朱氏曰或云比也園
有桃則猶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或云興也
詩因有桃而三歎者在人觀之如何耳

舊說不知我者皆以我爲驕汰而謂彼魏君所行是矣是哉當爲疑辭如禹曰俞哉之意不當爲是矣

園有棘 傳曰棘棗也○山陰陸氏曰酸棗也棘果爲下○棘解見邶凱風 其實之食 今曰棘實不可以爲食而亦可以爲食 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今曰聊且略之辭也出行於國以寫憂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今曰罔極言無窮極也廣之謂 彼人是哉子曰何 言責人無已也考見衞氓 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大書縣卷十 七

陟岵 音戶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 數音朔 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觀魏之君迫如此能無亡乎由其無德教而不能自强也

陟彼岵兮 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無草木岵有草木屺與爾雅正反當時傳寫之誤也○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 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 今曰上謂赴役也如赴官曰上官上工七月上入執宮功以由田野入都邑爲上以由家居赴道塗爲上 今俗謂趣上路也○傳曰旃之也 猶來無止 李氏曰左傳莊九年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皆止古以見獲於敵爲止

孝子行役常念其親故因登高山而瞻望其父既瞻望而不可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云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早起夜寐無得已息當赴役惟謹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返也 李氏曰狄仁傑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方得去

陟彼屺兮 屺音起 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傳曰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少子婦人之情也○補傳曰兄不行而弟行故母之命兄貴季子也

大書縣卷十 八

夙夜無寐 今人言曰無寐猶醒睡也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詩記曰母之思無棄毋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 岡見卷耳解 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傳曰偕俱也○今曰必與同役者俱毋失伍也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 刺時也言其國削小 句 民無所居焉 疏曰謂土地狹隘不足耕種無所安宅也

十畝之間兮疏曰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陋隘也桑者閑閑兮閑音閑亦作閑行與子還兮還音旋本亦作旋

場圃之地止有十畝甚言其削小也地陋民稠故采桑者無所可采徒閑閑然往來閑暇相呼行與俱歸言無所得桑而空歸也○舊說一夫百畝今止十畝然古者百畝以為田田中安得植桑或謂井廬邑居各二畝半合為五畝之宅合八家則在井者二十畝在邑者亦二十畝一處本共有二十畝之桑今止

有十畝是削其半要之詩人情性之言特甚言之未必盡拘名數也若屑屑求合則意味索然矣以十畝言之猶言彈丸黑誌之地也後世言郡之小者云得州如斗大皆甚言其小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泄音曳○今曰舒而不迫泄閑暇之貌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外他處亦然也或相與旋而歸或相與逝而往皆見閑暇無所事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坎苦感反○傳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用力之聲檀木性堅可為車○曹氏曰四牡檀車幝幝檀木堅忍故伐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寘之河之干兮寘音至○傳曰寘置也干厓也河水清且漣猗○音連伊傳曰風行水成文曰漣○疏曰釋水云大波為瀾漣猗義同○朱氏曰猗與兮同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我猗為人猗○詩記曰河水不清且漣猗悠然於河猶之干阨窮而不閔者也稼不穡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疏曰以稼穡相對告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

之曰穡若散則相通胡取禾三百廛兮疏曰胡何也○傳曰一夫之居曰廛○疏曰謂田百畝也不狩不獵傳曰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縣貆音玄喧○說文曰縣繫也○貆曰貉子曰貆貉音鶴彼君子兮疏曰君子所伐檀之人不素餐兮傳曰素空也○今朱氏孟子解云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謂空食其祿而無補也餐七丹反

君子不得進仕自伐檀木其用力之聲坎坎然寘之河之干厓欲以為車之輪輻而自給也伐檀則功勞賤之役河干則在寂寞之濱賢者不得其所矣然其心無入而不自得故

嘗伐檀寘河干之時見河水既清又且風行吹水成文而爲漣漪而樂之悠然成趣不戚戚於得喪也蓋其心休休自得則隨寓之景皆見其可樂此其長往無悶肯復以窮達嬰懷者國人惜君子之在野憤小人之尸位自不能無臧否之論謂人而有功於國則不耕而食不獵不獲可也汝小人何功乃不稼穡而取三百夫之田穀不狩獵而庭有縣貆之貆是素餐矣彼河干之君子若用於時必有

事焉以稱其祿不如是之素餐也○詩記以君子親伐檀爲義不素餐今不從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坎坎伐輻兮 輻音福○疏曰伐檀爲車之輻○今日輻車轄也冬官輪人爲輪云輻也者所以爲直指也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輳音毛 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 傳曰直波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 箋曰十萬曰億三百億謂禾之把數○今曰傳云萬萬曰億楚茨傳同豐年傳云數萬至萬曰億與箋同姑兩存之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傳曰獸三歲曰特○疏曰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 疏曰伐檀爲車之輪 寘之河之漘兮 漘音脣○傳曰涯也 河水清且淪兮 淪音倫○釋水曰小波爲淪○傳曰水風小成文轉如輪也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 囷丘倫反○傳曰圓者爲囷○疏曰方者爲倉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鶉音純○鶉解見鶉之奔奔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飧音孫○傳曰熟食曰飧○說文曰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 斂去聲 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蠶解頤新語曰蠶之食桑無時而飽食盡而後已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碩鼠指聚斂之臣即伐檀序所言在位貪鄙者也此輩奉承其君以重斂於民故曰三歲貫汝謂其君任用此人而君事之已三歲矣國人未敢顯斥其事於篇端但曰刺重斂耳其後說詩者乃以爲刺其君若大鼠程子謂序有失

詩之意者此類是也臣之奉行由君政使然
爾其君貪斂可也便以碩鼠爲稱其君不

碩鼠

碩鼠碩鼠 疏曰碩大也○跡口釋獸於鼠屬有鼫鼠孫炎云五技鼠郭璞云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呼爲鼫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謙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遊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所言也鼫音石 **無食我黍三歲**

貫女 習服○釋詁曰貫事也 **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今考唐風有杕杜噬肯來遊朱氏曰發語辭蘇氏云噬逝通 **適彼樂土** 樂音洛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呼聚斂之臣爲大鼠言汝無食我黍矣我三歲事汝汝不肯眷顧於我言魏國用此重斂[illegible]已三歲矣我今將去汝而適彼樂土謂[illegible]有道之國也彼樂土樂土我得其所也連[illegible]樂道於彼以見其厭苦於此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今曰不肯德惠我也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爾不肯德惠於我則我將求伸於他國直猶伸也謂得伸其志也受抑於此而欲求伸於彼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傳曰苗嘉穀也○疏曰苗之莖葉非鼠所食故云嘉穀穀生於苗以協韻 **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范氏曰不肯以我爲勤勞也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音豪○傳曰號呼也

魏人爲爾重斂所迫至於長號彼樂郊則誰[illegible]長號乎謂無歎息愁恨之聲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緝卷之十一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唐 國風

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叔又徙於絳云○朱氏曰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堯都有四地理志太原晉陽（太原郡晉陽縣）注云故詩唐國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河東郡晉陽縣）注云堯都也在平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中山國）張晏注云堯爲唐侯國於此三也河東彘縣順帝改曰永安臣瓚於晉陽下注云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師古云瓚說是也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爲堯始居晉陽後乃遷平陽於詩唐國爲晉陽皇甫謐以爲堯始封於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唐國爲平陽臣瓚又以唐國爲永安今考堯都雖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爲晉陽何以明之蓋成王封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爲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晉之遷徙不一歷歷可考自叔虞始封於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叔虞曾孫）自晉陽徙曲沃（即河東聞喜縣）蟋蟀刺成侯之曾孫僖公則都曲沃時詩也八世至穆侯（僖侯之孫）自曲沃徙絳（即河東絳縣）前都絳時無詩十世至昭侯（穆叔之孫）自絳徙翼（在平陽絳邑縣東）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杕杜羔裘刺昭公鴇羽刺大亂五世皆都翼時詩也自昭公以曲沃封桓叔至其孫武公幷晉又自曲沃徙絳無衣美武公有杕之杜刺之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皆後都絳時詩也

蟋（音悉）蟀（音率）刺晉僖公也（疏曰僖公司徒靖侯宜臼子）儉不中禮（中去聲）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樂音洛）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

遠思去聲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曰晉僖公詩都曲沃
當共知之間。疏曰此實晉詩而編詩者名之爲唐蓋推本其民俗所以能憂深思遠儉而用
禮者皆唐堯之遺化故謂之唐也言堯之遺化使客非晉君之化能然也晉君自儉不中禮安
能使民知禮觀蟋蟀之詩言職思其憂是憂深思遠言好樂無荒是能儉而用禮其風俗可見
唐風諸詩皆然。曹氏曰班孟堅云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
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季札聞唐之歌云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
僖公之病在於鄙陋局促而無深遠之慮此
詩欲開廣其志意提策其精神以爲圖回國
事之地非欲其自虞樂而已也廣漢張氏曰夫人有以自
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訓夫政
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郭璞曰蟋蟀促織也。釋蟲曰蟋蟀蛬蛬音拱又音節。陸璣曰似蝗而
小[illegible]一名蜻蛚里語云促織鳴懶婦驚蜻蛚音精傳曰九月在堂。疏曰九月在戶堂即室
歲聿其莫音暮。傳曰聿遂也。疏曰莫晚也當九月則歲未莫過此月
[illegible]莫是歲實未莫而云聿莫故[illegible]遂者從始繼末之言也
日月其除音筯。傳曰除去也。無已大康大音泰。傳曰已甚也。
朱氏曰大康過於樂也職思其居協韻音據。傳曰我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
其位也好樂無荒好去聲樂音洛廢曰荒發亂也。良士瞿瞿瞿音句
○朱氏曰瞿瞿驚懼之貌。解見齊東方未明
此詩欲僖公意氣舒泰然後思慮開闊故先
言九月蟋蟀入在於堂以附近於人則寒氣
漸至而歲遂將莫矣今我僖公若不自樂則
日月遂去矣所謂樂者非甚太樂當主思其
所居之位居國君之位則一國之事皆吾精
神念慮之所當及好樂而無至於荒廢當如
彼良士瞿瞿然長慮却顧也職思其居啓其
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儆其懼
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詩人之言及此豈
非堯之遺風乎○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
稱歲莫采薇言歲亦莫止又言歲亦陽止十
月爲陽是以十月爲歲莫也此蟋蟀在堂之
時正是九月過此方是十月故云聿其莫或
因周建子故以十月爲歲莫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朱氏曰逝去也今我不樂日月其
邁傳曰邁行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

蹶蹶晋貴反○傳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箋言思所居之位則在内之事皆入於念慮矣至於在外之事亦不可不慮也後來如昭公衆能思其外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疏曰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役車休是農功畢而無事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晋叨○傳曰慆過也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農事畢而役車休民猶休息人君可以娛樂之時也既思内事又思外事内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惟瞿瞿然警懼故能蹶蹶然勤敏既警懼而勤敏則事事有備可以從容應之故休休然安閒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音樞刺晋昭公也疏曰昭公伯文侯仇之子○桓二年左傳曰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灑[illegible]之上埽音燥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刺晋昭公詩當周平王時

周以岐豐賜襄公秦崛興而周遂微晋以曲沃封桓叔曲沃強而晋不支矣唐風自山有樞至鴇羽皆都翼時詩也僖公病在鄙陋故

蟋蟀欲開廣之昭公死亡已迫此詩言與其坐待死亡不若爲樂欲激發之使知戒懼二詩之意所主不同皆非勸其君以虞樂也後序所謂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其辭衍矣

山有樞釋木曰樞荎音迭○郭璞曰樞今之刺榆也陸璣曰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於白榆也隰有榆音俞○曰榆者總言諸榆也榆之種多不知所指也今同釋木云榆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毛於東門之枌以枌爲白枌是也陸璣釋榆云白枌也誤矣爾雅謂榆白爲枌璣誤謂榆爲白枌也枌乃榆之白者無絲榆又爲枌之白者陸璣又云

榆類有十餘種皆相似皮及理異耳〇然則此言隰有榆總言榆耳　子有衣裳
疏曰子昭公也　弗曳弗婁 音閭〇疏曰衣裳在身行必曳之〇傳曰婁亦曳也〇今
日[illegible]常贊太[illegible][illegible]地曳婁有優游娛適之意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室於樊壞也南楚凡人貧
太[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古人用字多從省故省衣作婁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〇馳驅但是乘車之律　宛其死矣 宛坐見貌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他人是愉 音俞〇傳曰愉樂也
與也桓叔有伐晉之謀昭公禍在朝夕而不
悟國人難察察言之故但言山則有樞隰則
有榆不待外求猶國之有衣裳車馬也今昭

公有衣裳而不曳婁之以優游娛適有車馬
而不馳驅之以快意肆志宛然坐見其死則
他人取之以為愉樂矣此非勸昭公為樂也
[illegible]可惜此衣裳車馬之物將為他人所有將
以發醒昭公使之覺悟託言何不曳婁馳驅
[illegible][illegible]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必矍然知懼汲汲
[illegible]思所以為[illegible]之計何暇曳衣裳驅車馬
而[illegible]鐘鼓瑟琴以為樂乎
山有栲 音考〇釋木曰栲山樗 樗音攄〇疏曰郭璞云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似如一〇陸璣曰山樗生山中與[illegible][illegible]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方士無
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illegible]如[illegible]存木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為車輞或謂之栲〇今曰[illegible]姑[illegible]
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木而尖杻檍白色皮正赤為木　[illegible][illegible]檍 音億〇[illegible]
多曲少直枝葉茂盛二月中葉疏[illegible]花似練而
細蕊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
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
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為弓弩幹郭云似棣細
葉葉新生可飼牛[illegible]音[illegible]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〇傳曰洒以灑水也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 今曰鼓動其聲也 解見鹿鳴〇傳曰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疏曰保居而有之
山有漆 音七 隰有栗 漆栗並解見定之方中 子有酒食何不

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傳曰永引也 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
言死亡迫矣不及為樂則有倉卒之恨是來
日已短宜及今為樂以延引此日也 詩記曰詩人豈
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其激發感切之深矣用樂軍其始呂須悉出珠玉寶器散
[illegible]口[illegible]為他人守也[illegible][illegible]詩之意也須音須
或說人多憂則日短
[illegible]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然愁苦覺日長作
樂[illegible]覺日短不應反言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今曰封叔父成師即桓叔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曰晉昭公都翼平王時○疏曰左傳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漢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故曰聞喜

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於昭公無叛心也後序言過矣異時潘父弒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亦唐風之厚也

揚之水解見王風白石鑿鑿音作○傳曰鑿鑿然鮮明貌○曹氏曰石非浮物終無可轉徙之理○今曰石以仁言又稱鑿鑿致鮮明能潔然素白蓋石在水中為水所蕩激故其白如此未見言鄭箋亦謂水清石見素衣朱襮音博○曰素綠也以素為衣者謂中衣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也曰朱朱緣也謂染繒為赤色為中衣之緣也曰襮領也謂繡黼領也繡刺白黑文以裡領也緣夫黼禮諸侯衣領也○疏曰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矣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今曰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又疏云凡服先以朝衣襯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朝服中衣其制如深衣但中衣之袖小長耳此以素為衣是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朝燕之中衣皆以布為之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公之孤及天子

大夫得以爵弁自祭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嚴曰國人欲進此服表從桓叔從子于沃今曰下文君子既指桓叔則此言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黨世于往也既見君子嚴曰君子謂桓叔云何不樂音洛

興也水喻昭公石喻桓叔悠揚之水浸弱豈能流動水中之石徒見其石在水中鑿鑿然鮮明耳喻昭公微弱不能去桓叔之彊也又設為國人相語之辭言以素絲為中衣以丹朱為緣以繡黼為襮此諸侯之服也今子欲奉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桓叔則如何不樂乎謂從之則可免禍而無憂也子指叛者設言其人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為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辭以泄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早為之備也○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故此詩深警之謂昭公勿以沃為患之在外而猶緩也今國內有謀應之者欲奉沃以為君而篡汝之位腹心作難而外[illegible]

追矣此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音鎬豪之上濁○傳曰皓皓絜白也）素衣朱繡（疏曰謂於繡之上繡刺以爲黼）從子于鵠（音斛○傳曰鵠曲沃之邑）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傳曰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音鄰本有作磷○今曰巜音澮巛音川粼從澮非從川也俗從川非○傳曰粼粼清澈也○朱氏曰水清石見之貌）我聞有命（蘇氏曰命桓叔之命也）不敢以告人

命謂桓叔篡晉之謀已定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而不敢以告人也言有命者迫切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也○昭公諸詩皆以沃彊爲憂山有樞言死亡之迫最激切而微辭深意未若此詩末章之云蓋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爲比晉人之心異於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於詩使采詩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執詩之辭而不能以意逆志固哉說詩風人之旨遠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蕃音煩衍延之上濁）子孫將有晉國焉（曰晉昭公詩都譜王時）

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爲美桓叔亦可矣

椒聊之實（釋木曰椒樧大椒樧音殺○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樧○曹氏曰聊薄略也薄略之實而盈匊蕃衍之至也）蕃衍盈升（今曰蕃茂也衍廣也古者

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龠十爲合
合十爲升升匊皆言椒之蕃衍而已不必較升
匊之小大彼其之子音記碩大無朋李氏曰碩即大也朋即序所謂盛
彊也○傳曰朋比也椒聊且沮之平遠條且錢氏曰木枝之新長曰條
興也椒實蕃衍采之盈升喻桓叔子孫衆多
也彼桓叔以子孫衆多之故其碩大盛彊無
與倫比矣然方興未艾將不止於今日之所
觀哉複歎是椒也其新長之條日益遠矣條
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他日之子孫將日益
衆多也桓叔日彊昭公其危哉爲告昭公故

稱桓叔爲彼也○舊說蕃衍碩大遠條之意
重複今分別之以見詩人紆餘之旨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音菊○傳曰兩手爲匊彼其之子碩
大且篤且七野反○傳曰篤厚也○今曰篤如篤公劉之篤篤厚則福慶未艾也椒
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綢音儔繆莫彪反從鄭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
其時焉呂曰晉昭公詩都冀平王時○補傳曰國亂則征役無時賦歛無節民既不得安
居且乏貨財不能講禮此昏姻所以失時也

此詩言刺晉亂亦猶鄭丰東門之墠溱洧言
刺亂也然鄭因亂而淫晉雖亂而否可以見
其篤厚純固之俗而聖人風教猶存矣
綢繆束薪傳曰綢繆猶纏緜也○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曹氏曰詩人每以薪喻
昏姻如翹翹錯薪析薪如之何是也束薪者析於彼而合於彼有昏姻之義焉○補傳曰昏姻
必有禮以綢繆之三星在天傳曰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參解見召南小
星○王肅曰謂十月也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朱氏曰良人夫稱也○補
傳曰秦風云厭厭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王氏曰言女子之失
時也

興也傷女子之失時言薪析而散於地必用
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不相
知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昏昏禮
自納采問名禮節不一是綢繆纏緜之意也
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
參之三星昏見東方已在天矣今夕是何月
建夕乎是十月嫁娶之時也爾女子可以嫁
而見此良人矣然國亂民散不能備禮猶未
得嫁故又歎此女子汝當如此良人何言欲

從良人而未遂無可奈何也處亂世而必待禮之綢繆不肯苟合斯其謂之唐風也○毛以秋冬爲昏時則以三星爲參十月參星始見東方於禮可以昏矣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以三星爲心三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今從毛義一章言見此良人則子兮子兮指女子也

綢繆束芻今曰朱氏孟子解云芻草也蒭薪也三星在隅傳曰東南隅也疏曰謂十一月十二月也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邂音械逅音候○邂逅解見鄭野有蔓草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參星在天之東南隅是十一月十二月昏姻之時已晚矣邂逅謂欲其議速成迨其今兮之意非欲不期而會也二章言見此邂逅則子兮子兮指男子及女子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傳曰參星正中直戶也○疏曰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曹氏曰戶向南也今夕何夕見此粲者李氏曰國語曰女三爲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王氏曰言男子之失時也

三章言見此粲者則子兮子兮指男子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杕音弟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并音併○曰晉昭公詩都翼于王時○補傳曰曲沃之爲晉禍六七十年間纂者四五其寡助也至矣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晉爲曲沃所并寡助之驗也

唐風刺時者三杕杜羔裘鴇羽皆爲昭公以時事可憂也

有杕之杜傳曰杕特生貌○釋木曰杜赤棠○樊光曰赤者爲杜白者爲棠赤棠白棠解見甘棠○山陰陸氏曰赤棠木理堅韌亦可作弓弩幹其葉湑湑湑之上○王氏曰湑潤澤也○李氏曰昭公欲去羣公子樂云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獨行踽踽音矩○傳曰踽踽無所親也○曰朱氏孟子解云踽踽獨行不進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音備○傳曰比親也○范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音次○傳曰佽助也

興也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潤澤雖無芴木之蔭而葉獨足以芘其本根昭公不親其兄弟則如道路獨行之人踽踽然無所

言有杕杜之不如也豈無他人乎不如我同父之人言他人不足恃也昭公既如道路獨行之人遂以同路之行人曉諭之嗟彼行路之人何不相親比乎必不相親也人之無兄弟者何外不求佽助乎必不相助也信他人不如同父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音精○傳曰菁菁葉盛也獨行睘睘音瓊○傳曰睘睘無所依也○呂氏曰說文云睘睘驚視也獨行失望故睘睘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王氏曰同姓雖非同父猶愈於他人耳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曰晉昭公

說鄭箋平王時

昭公有曲沃之偪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爲保障之謀時事大可憂也故曰刺時

羔裘豹袪羔裘解見召羔裘○曰袪者袪口也○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自我人居居如字又音據○箴曰我人我人民也○今曰自從也昔以爲用今不卹○釋訓曰居居惡也○傳曰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皮爲裘以豹皮飾袖口也在位者不恤其民故民呼服是羔裘豹袪之人謂之曰爾但從我衆人處居居然傲狠而無相親之意無奈他人何也意謂在位不能禦曲沃但能虐我民耳爾既不恤我我非無他人可以往歸也以子之故舊而不忍去耳唐風之厚可見矣

羔裘豹褎音袖自我人究究釋訓曰究究惡也○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今曰究究言察察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今曰好之如也

爾但從我衆人處究究然苛察犯人有逆亂之謀則不能察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音保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箋曰大亂五世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疏曰左傳桓二年傳稱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

諸鄂聲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曲沃武公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事

之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養音樣而作

是詩也今日晉小子侯詩都翼桓王時

古者親老而無兄弟當免征役況其君子乎

晉亂而不暇恤故刺之

肅肅鴇羽傳曰肅肅鴇羽聲也○陳氏曰其羽急疾○釋文曰鴇似鴈而大無後指○蘇氏曰鴇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栝

集于苞栩音許○傳曰集止也○釋木曰苞稹又曰栩杼稹音軫○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曰栩柞也櫟也杼也櫟音歷杼舒之上○郭璞曰柞樹也○陸璣曰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今日蘇柞棫樸矣疏云釋木不言櫟是作陸璣云周秦人謂柞櫟爲櫟蓋櫟時人所名而言之二柞櫟考見秦晨風

王事靡盬音古○傳曰盬不攻緻也緻音治密也○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蠱害器敗穀皆謂之蠱是盬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

不能蓺稷黍傳曰蓺樹也○稷黍解見王黍離

父母何怙胡之上濁○傳曰怙恃也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興也鴇連蹄不樹止今鴇羽之聲肅肅然急疾其飛既勞又集止于叢生之栩木失其所矣如君子不當下從征役也君子以王事不

耳不堅固不遺餘力遂不能種蓺稷黍父母將何所怙恃乎乃呼天而愬之歎其悠悠遠而不聞曰何時使我得其所乎補傳曰語意雖切不敢怨其上詩人之忠厚也

諸侯爲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事也或謂哀侯與緡之立皆有王命故稱王事狹矣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棘解見邶凱風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蘇氏曰極止也

肅肅鴇行音杭○蘇氏曰列行也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

能蓺稻粱稻草曰稌稻又曰虋赤苗芑白苗○釋曰按說文云沛國謂稻爲穤秔稻彌也本草以秔米稻米爲二物秔糯甚相類黏不黏異耳依說文稌稻即糯也秔音庚稉同稌作稬黏尼占反○郭璞云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朱氏曰稻即今南所食稻米粱粟白類也有數色○錢氏曰粱似粟而大

父母何嘗朱氏曰嘗食也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曰桓叔成師始封曲沃莊伯畢桓叔子也武公稱莊伯子也音并

武公始并晉國并音併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爲使皆去聲○補傳曰魯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天其[illegible]而作是詩也曰晉武公詩都絳僖王時○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illegible]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illegible]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illegible]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
大夫之意耳山有樞揚之水椒聊杕杜諸詩
國人每以沃彊爲憂而拳拳願忠於昭公以
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
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
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
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
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
郄音隙是爲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
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鄂侯子光
是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至
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小子是爲小
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

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
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
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爲諸侯
然後晉人力不能討無如之何然則武公之
得國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豈
以武公爲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
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
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眞知有王哉正以人
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夫王
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
其從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
徼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
之焉取其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征伐
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屢變之陳成子之
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
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
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
周室之衰也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

命虢仲立緡于晉又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爲諸侯則紀綱蕩然矣他日三家分晉周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賄以行之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司馬温公論三家之事以爲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君臣之禮既壞將使生民

之類靡滅幾盡遂特著以爲通鑑之首愚於武公亦云故曰無衣美武公者特其大夫之意耳

豈曰無衣七兮 令曰春官司服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繡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爲繡凡七章○跪曰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異姓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如上公公之衆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其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公之文正以周之建國惟二王之後稱公其餘侯伯雖大皆侯伯也彼云以封是封爲侯伯以七爲節而

金路建大旂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特以九爲節如上公者雖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今曲沃請諸於天子之使請之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此述請命之辭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言我非不能造此衣之七章然不如乎之賜我者爲安且吉也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諸侯非有天子之命則人得而討之曲沃自桓叔以來屢得志矣晉人不服每攻而去之故以請於天子者爲安吉然曰

我非無之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晉曰無衣之言一也武公之請命特迫於利害之計耳舊說以爲武公天理未盡滅非也曲沃自桓叔以來弑逆屢矣武公踵父祖之惡卒滅其宗國而自立豈復顧天理耶

豈曰無衣六兮 朱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於無天子之命也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燠音欲煖也○傳

[illegible]云六者變文成章耳燠煖亦謂安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
不求賢以自輔焉 曰晉武公[illegible]都絳信王時
有杕之杜 解見上杕杜 生于道左 [illegible]曰道左道東也○今日以南爲正
則君爲求 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鄭氏曰噬逝○朱氏曰發語辭也 ○中
心好之 好夫聲 曷飲食之 飲食音蔭嗣
興也有杕然特生之杜生於道東猶武公之
寡特而無輔也賢者隱伏山林武公不能招
徠之國人於是自致其愛慕之意曰彼賢者
豈肯曾過我乎若肯過我我心中愛之將何
以飲食之乎猶丘中有麻將其來食白駒縶
之維之於焉逍遙之意也國人自欲飲食之
見君不能養賢矣○舊說特生之杜其陰至
寡不足爲往來之芘故賢者去之義於爲發
[illegible]說孤然之杜便見得是不能求賢以自輔
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 傳曰周曲也 彼君子兮噬肯來

[illegible]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 鄭氏曰獻公詭諸武公子 好攻戰則國
人多喪矣 好喪皆去聲○曰晉獻公詩都絳惠王時○疏曰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
疏是以多喪○曹氏曰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作二軍以滅霍滅魏二年使
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使寺人披伐蒲冬滅虢又襲虞執虞公六
年使賈華伐屈八年使里克敗狄于采桑二十二年之間凡十一戰宜其喪亡者多也兵猶火
也弗戢必自焚獻公嗜殺而不已反[illegible]其子與秦皇漢武略同可不戒哉
葛生蒙楚 曰楚木名解見黃鳥 蘞蔓于野 蘞音廉○陸璣疏曰蘞似栝樓
[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予美
亡此 [illegible]曰所美之人謂其君子[illegible]○今曰亡此也 誰與獨處
興也婦人指其夫征役所死之地言葛生而
蒙覆於楚木蘞生而蔓延於野猶婦人依託
於夫之義也今我所美之人死於此地不得
卒於牖下我其誰與乎獨處而已煢然無所
依矣○下章變野言域域塋域也謂墓域也
予爲征夫所死之地陳防有鵲巢云誰侜予
美國人指賢者此詩予美亡此婦人指其夫

葛生蒙棘解見邶凱風蘞蔓于域傳曰塋域也音營墓域也予
美亡此誰與獨息傳曰息止也
角枕粲兮朱氏曰粲華美之貌錦衾爛兮錢氏曰爛鮮明也予美
亡此誰與獨旦
枕華衾鮮思始嫁之具而歎今之獨宿也獨
旦獨宿至旦也猶王仲宣詩言獨夜也思者
苦夜長而難旦長夜漫漫何時旦與秋天不
肯明之意也
夏之日冬之夜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百歲

之後歸于其居陵曰居墳墓也
晝夜長時愛思者難度百歲之後死乃同歸
于丘猶後山所謂百年何當窮也亦誓死無
他志見唐風之厚矣。舊說以爲思存者味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之辭及上章言塋墓知
于爲悼亡矣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陵曰室猶塚壙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好去聲。曰晉獻公

[illegible]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可見矣
采苓采苓曰苓甘草也解見邶簡兮首陽之巔傳曰首陽山名也。巔曰
首陽之山信有苓。蘇曰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曹氏曰舜雷首山也夷齊居於其陽
因謂首陽。曰巔山頂也。今人之爲言苟亦無信陵曰苟且也舍
旃舍旃舍音捨。釋文曰旃之也苟亦無然今曰然如此也人之爲
言胡得焉
興也雷首山在晉境興所見也其山有苓見
采苓者問其何從得之必得於首陽之上喻
聽言者必問其所自來也凡人之言語且未

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且不可如此但當
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
見矣讒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遽信
之耳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
由來也
采苦采苦曰苦荼也。解見邶谷風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
亦無與朱氏曰與許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
胡得焉
采葑采葑曰葑蔓菁也解見邶谷風首陽之東人之爲言

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緝卷之十一

詩緝卷之十二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秦國風

諸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羌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父又徙於雍云汧邑牽○疏曰秦今秦州也伯益伯翳聲轉字異實一人也其後費昌當夏桀之時爲湯御以敗桀中衍

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潏音聿○西漢志曰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不爲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也論至於此以見厚重彊直者之可與有爲而又以見上之道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觀堯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

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
中國將變於夷矣
車鄰美秦仲也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秦仲
始大補傳曰秦仲未爲諸侯謂之始大蓋視其先爲大耳有車馬禮樂侍
御之好焉曰秦仲詩宣王時
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與而帝王之影響盡矣
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有車鄰鄰傳曰鄰鄰衆車聲○曹氏曰密比之意言車之衆○今日杜子美詩云車
轔轔其字從車古字通有馬白顛傳曰白顛的顙也○疏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

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曰寺人閹官也○疏曰
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
秦仲有車甚衆其車鄰鄰然密比有馬甚多
其中有白顛之爲舉一以見其餘也是時又
始有寺人閹官未見君子秦仲之時必先令
寺人通之然後得見言侍御使令之備也秦
前此所未有故詩人美其始有也
阪有漆阪音反○釋地曰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陂音坡○釋曰三者地形
雖有高下不平皆可種穀給食陂陁不平而可食者曰阪○曹氏曰阪山脅也前地理志隴西

有隴阪師古曰隴坻謂隴阪即今之隴山也此郡以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
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悠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坻音底隰有栗
釋地曰下濕曰隰○漆解見定之方中既見君子並坐鼓瑟解見關雎
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音迭○傳曰耋老也八十曰耋○疏曰離卦大
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
與也阪則有漆木隰則有栗木猶君國之有
禮樂也士之既見此君子秦仲也則與之燕
飲相樂並坐而鼓瑟曰今者若不爲樂則自
此以往其將老矣言貴生前得意否則虛老

歲月耳此彊毅果敢之氣勇於有爲已有安
能邑邑以待數十百年之意矣秦之能彊者
在此而周人之氣象變矣詩訂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
親之俗也今日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彊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釋木曰楊蒲柳○郭璞曰左傳所謂董澤之蒲○釋曰楊一名
蒲柳生澤中可爲箭笴笴衆之上○山陰陸氏曰楊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
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illegible]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易大過云枯
楊生稱齊民要術云白楊性勁直堪爲屋材[illegible]折終不曲撓脆性懦軟久無不曲緻音治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曰笙之簧也解見鹿鳴今也不樂逝

者[illegible]矣[illegible]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驖音鐵。疏曰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始命句箋曰始命爲諸侯也。疏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未得王命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疏曰有蕃曰園有藩曰囿囿者域養禽獸之所。曰秦襄公時平王時

平王以秦之救周而命之異時諸夏之变反生於所救事之倚伏可預料邪是故禦戎以自治爲上策

駟驖孔阜傳曰驖驪也。疏曰驖者色黑如鐵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黑色駜也朱氏曰阜肥大也六轡在手疏曰每馬兩轡四馬八轡兩驂之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六耳觖音決公之媚子朱氏曰媚愛也從公于狩傳曰冬獵曰狩

襄公駕四馬皆鐵色之驪甚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御者執六轡於手馬之遲速在我言御之良也公所親愛之人從公而往冬狩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之遲速使之隨人意也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

遲速隨手之是聽也在如師之耳目在手臂鼓之在旗說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

[illegible]容不從

奉時辰牡傳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曰守人翼之共飤各有節故謂之時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必口中射在乃爲中殺。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膘音表腢音愚自左詳見車文舍拔則獲舍拔音捨跋。○傳曰拔矢末也跋曰括也。○疏曰以鏃爲首

[illegible]

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此時節之牡獸驅以

待公之發此時牡甚碩大矣公謂御者令在其車以射獸之左公舍放矢末則應弦而獲其獸曹氏曰所謂命中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傳曰閑習也輶車鸞鑣輶音有。○鑣音標。○傳曰輶輕也。疏曰輕車驅逆之車○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驅禽者從後逆御還之使不出圍則謂之田車鸞在衡和在軾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異於乘車也。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今曰鑣馬銜外鐵也載獫歇驕獫音斂歇許竭反驕音囂。○傳曰獫歇驕皆田犬也。○補傳曰毛氏云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今田犬長喙毛鈹然不短若謂非田犬以合毛氏不若謂之驕皆從田犬以合毛氏

性[illegible][illegible]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也○朱氏曰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田事已畢遊于北園四馬既調習而閑矣乃
以驅逆之輕車置鸞鈴於馬銜兩旁之鑣載
田犬之獫歇其驕逸謂休其足力也田而獲
獲而休常事也秦人美之者亦喜其見之新
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
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
子焉曰秦襄公詩平王時○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
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十二年伐
戎至岐而卒善乎蘇東坡有言云秦民好戰之心囂然而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
夫爲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好戰之心哉觀后稷之稼穡則可以知周家卜世卜年之遠其
歷覽襄公之使民矜其車甲則可以知秦之傳祚二世而不及其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者有漸矣○朱氏曰西戎方彊則征伐宜休矣而不休征伐不休則國人宜怨矣而不怨反爲
詩以美其上而聖人亦有取焉何哉西戎者秦之[illegible][illegible]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成天子之命
以[illegible][illegible]父之讎其所以不能自已者豈快忿之私[illegible][illegible]乃人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
而[illegible][illegible]敵之彊弱戰之勝負皆不暇有所顧而推[illegible][illegible]雖之不可以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

[illegible]人以樂爲之用也聖人有取[illegible]者秋大服雖而與討賊之意歟
[illegible]戎之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津津然夸說
不[illegible]已以婦人閔其君子而猶有鼓勇之意其
[illegible]其秦風也哉

小戎俴收俴音踐[illegible]之上瀆○傳曰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疏曰軫車之前
後兩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也
當輿之納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爲淺人
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五楘梁輈楘音木輈音舟○傳曰楘
歷錄也梁輈上句衡也錄音祿句音鉤○曰五楘者輈上五處以皮束之歷錄然有文章也曰

梁輈者輈轅如梁也輈者轅也衡者服馬之軛也輈直一木從後軫至前軫稍曲而上以便服
馬之進退至衡則駕於衡之上而轎下句之衡居於轅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謂之梁
轅擢轅之不堅一輈之上五分其穹每處以皮革束之游環脅驅曰游環者以環
貫驂馬之靷游移無定處所以止驂馬之外出也曰脅驅者以皮繫衡軫之兩端當服馬之脅
[illegible]以止驂馬之內入也○疏曰游環在服馬之[illegible]上驂馬欲出此環牽之脅驅以一條皮上繫
於衡之兩端後繫於軫之兩[illegible][illegible]馬欲入則此皮約之陰靷鋈續靷羊晉反鋈音
沃[illegible]陰曰陰者陰夜也○傳曰陰揜軓也○賤日[illegible]曰在軾前○今曰以板橫側置車之前及
本轍並而以陰映車軓故爲之陰也軓舊無音言在軾前當音化字作軓解見匏有苦葉濟盈
不濡從○靷曰陰靷者陰板之上繫驂馬之靷邊原字白[illegible]所以引也○疏曰靷以皮爲之令

驂馬[illegible]之[illegible]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馬而已驂馬之頸不當衡別為二靷以引車前繫驂馬之頸後繫於車前陰板之上此所謂靷也○鋈續白鋈者沃也續者靷端續靷之環也鋈續日鋈白金灌沃續靷之環也○傳曰鋈白金也續鋈靷也○疏曰銷此白金以鋈灌靷環非訓鋈鋈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為金此兵車之節或是白錫未必皆白金也靷言鋈續則作環相續**文茵暢轂**音谷○文茵曰文茵者以虎皮為茵釋車中所坐也○疏曰茵褥也以虎皮為之有文采也○暢轂傳曰暢轂長轂也○說文曰轂輻所湊也○疏曰言長於大車之轂也○今曰考功記輪人為輪注兵車之轂三尺二寸車人為車注大車轂徑尺有五寸**駕我騏馵**音其注○騏傳曰騏騏文也○疏曰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馵釋畜曰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馵○疏曰謂後左足也**言念君子**曰婦人謂其夫也**溫其**

如玉在其板屋傳曰西戎板屋○疏曰漢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秦之西垂民亦板屋此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亂我心曲**錢氏曰心之委曲也

國人夸其兵車之善言我兵車其收軫淺短也其輈穹窿上曲如屋之梁五節以皮束之[illegible]然有章文也驂馬欲出則有游[illegible]之環貫驂之外轡以止其出驂馬欲入則有拔為脅驅繫於衡軫以止其入也又於陰板之上繫驂馬之靷靷端作環相接謂之續以白金鋈灌之也其車中所坐有虎皮文章之茵褥也其貫車輪之轂又暢而長也又駕騏馬及馵馬也婦人言其君子以此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溫然如玉今乃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中之委曲也閨門之情若曰戰陣乃武勇者之事而我君子之溫然恐其不堪勞苦序所謂閔也

四牡孔阜朱氏駟鐵解曰阜肥大也**六轡在手**在手解見駟鐵**騏駵是中**駵音留○疏曰赤身黑鬣曰駵○疏曰釋畜有駵曰駁說者皆以駵為赤色若身鬣

但赤則為騂故為赤身黑鬣○朱氏曰中兩服馬也**騧驪是驂**騧音瓜[illegible]○釋畜曰黑喙騧○傳曰黃馬黑喙曰騧○驪解見駟鐵**龍盾之合**盾純之上○傳曰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今曰盾干也以木為之畫龍於上○曹氏曰夏官司兵掌五盾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先儒以為干櫓伐皆盾也其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干盾亦其伐也○疏曰合而載之車上以為蔽也**鋈以觼軜**音決納○疏曰驂馬內轡之末鋈金以為觼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illegible]則偪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illegible]也○朱氏曰觼環之有舌者**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朱氏曰西鄙之邑也**方何為期**朱氏曰方將也**胡然我念之**[illegible]

四牡之馬甚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
轡之遲速在我言御之良也騏與駵是其中
之服馬也騧與驪是其外之驂馬也又以木
爲干盾畫龍於上合二盾而載之以爲車之
前蔽也又於軾前以白金鋈其觼環以納驂
馬之內轡謂之觼軜也婦人言其君子以此
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溫然在西鄙之邑
方將何以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疏曰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箋曰甚羣言和調也○李氏曰不

則不得羣居厹矛鋈錞厹音求錞音隊○傳曰厹三隅矛也錞鐏也鐏存之去
聲俱寸反○疏曰厹矛刃有三角曲禮云進戈
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
端當有鐓也鐓注云銳底曰鐏平底曰鐓
言錞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錞鐓同蒙伐
有苑曰蒙伐者畫蒙雜羽文以爲干伐也○傳口蒙雜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飾曰蒙
尾也詩鄉也○疏曰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夏
宮司兵掌五盾其名未盡開也言其等則盾
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代爲中干千
代吞陽之別名也隱書斯虎韔鏤膺韔音暢鏤音漏○傳曰韔弓室也○錢口鏤刻
錯弩也書撻帶曰韔以虎皮爲之而以余錢飾
其膺也膺曾兩謂弓室之膺也爾雅金謂之鏤
交韔二弓竹閉緄縢音衮滕○傳曰閉紲也○緄也縢約也緄音

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
弛則縛之於弓裏以竹爲之竹閉一名柲也緄
繫也以繩繫之因名柲爲紲所紲之事即組縢
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韔中也○朱氏曰
檠弓體使正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厭音奄○傳曰
厭厭安靜也秩秩德音○鄭氏曰秩秩有序也德音解見假樂
以淺薄之金爲駟馬之甲欲其輕而便於馳
逐孔羣則駟馬和調也又有三角刃之厹矛
其下端平底曰錞以白金鋈之也又有中干
曰伐畫蒙雜鳥羽以爲飾苑然有文也又以
虎皮爲弓室謂之韔以金鏤弓室之膺也又

交二弓於韔中顚倒安置之以備壞折也又
以竹爲弓檠謂之竹閉置弓於柲內以緄繩
縢約之然後納之韔中也婦人言其君子以
此兵甲往伐西戎我思君子之深旣寢又興
朝夕未嘗忘也厭厭然安靜之良人其德音
秩秩然有序何爲親此勞苦之事乎小間之
也○傳以膺爲馬帶疏釋之爲鏤膺之鏤即
鉤膺之然采芑鉤膺鞗革崧高鉤膺濯濯韓
奕鉤膺鏤錫上下文皆言車馬之飾則膺當

爲[illegible]膺之帶此首言虎韔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韔二弓竹閉緄縢則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爲彼鉤膺也補傳義長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音兼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曰秦襄公詩平王時○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彊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爲先襄公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於君屬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旣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戾祭義爲煤之義○曹氏曰禮者國之幹也有禮則雖弱而猶存無禮則雖彊而必亡昔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其後景公患陳氏之偪問於晏子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善物也然則禮者豈直威儀文辭之末節而已哉蓋有所謂辯上下而定民志者爲是以先王尚之爲國者不可一日而忘也襄公久處戎狄之中以戰爭爲國令[illegible]爲諸侯土地益廣卒甲日多而不知以禮義變其俗其風聲氣習末流益甚事以詐力取勝終以競亡詩人譏徵所以料疇湫子小[illegible]見閒沅年

周弱而縣秦彊而顯由其禮之存亡異焉耳

蒹葭蒼蒼曰蒹也葭也萑也三物共十一名○蒹曰小者蒹薕荻也一物而三名也釋草云蒹薕釋云蒹一名薕郭璞云江東呼爲薕荻似萑而細高數尺陸璣云蒹水草也牛食之令牛肥彊山陰陸氏曰今人以爲簾箔因此得名蒹萑之小者菼葦之小者○葭曰大者葭蘆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也解見豳七月○萑曰中者菼亂萑也又名騅一物而四名也解見豳七月菼覃之上濁薍頑之去萑音完○今曰此詩蒹葭舉小與大者言之兼屬萑葦舉中與大者言之三物皆待霜凝戾而後可用三物共十一名說者多混而難考故辯之○傳曰蒼蒼盛也

白露爲霜所謂伊人陳氏曰伊人斥襄公也在水一方[illegible]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曹氏曰秦地在黃河之西言其辟處西河不與中國通其朝聘會盟孤陋而無與也遡洄從之遡洄音素回○傳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傳曰順流而涉曰遡游宛在水中央嚴曰宛坐[illegible]見

興也蒹葭雖蒼蒼然盛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實譬秦雖彊盛勁健必周用禮然後堅固也伊人指襄公也在水一方謂水中別一所在也喻襄公僻處一隅陷溺於夷狄之[illegible]不聞中國之禮義也將使之逆流而上以赴就彼濟歟則路險阻而且長遠喻其狃於功利以趨爲遠而難致必不能彊勉而行之也若徒遡順流以涉而聽其所止歟則宛然

唯在水之中央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終夷狄而已矣道本非遠而秦人以爲遠所謂安能營邑以待數百十年而爲帝王也故詩人因秦人之意以道阻且長言之

蒹葭淒淒音妻本亦作萋○傳曰淒淒猶蒼蒼也白露未晞音希○傳乾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音眉○釋水曰水草交爲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傳曰躋升也○䟽曰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遡洄從之宛在水中坻音遲○傳曰坻小渚也○釋水曰小沚曰坻○䟽曰傳以渚易坻故繫渚言之○甫田傳曰坻水中之高地也

白露未晞則未爲霜也蒹葭雖淒淒然盛不適於用也

蒹葭采采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音俟上濁○曰涘厓也解見王風遡洄從之道阻且右䟽曰君子與相當行則易至今乃出其右是枉迴難至也其左亦枉迴右取韻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音止○傳曰小渚曰沚

白露未已亦未爲霜也蒹葭雖可采而不適於用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曰秦襄公詩平王時○歐陽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取餘周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遂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云上者無外命之則成矣○補傳曰周地雖有王命尚爲戎有戒其無負太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終南何有傳曰周之名山中南也○䟽曰昭四年左傳云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此一中南也○李氏曰終南西距鳳翔武功此距萬年長安有條有梅條傳曰條槄也槄音叨○釋木曰槄山榎榎音假價同○郭璞曰今之山楸○陸璣曰皮葉白色亦白宜爲車板○梅釋木曰梅柟柟音南○郭璞曰似杏實酢酢音醋駮也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曰狐白裘也錦衣狐白裘諸侯在天子朝廷之服其緒在國則不服之○號曰白狐毛爲表其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褧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褧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之[illegible]若惟皮弁服耳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illegible]也諸侯與其臣皮服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illegible]論語云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

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
侯朝天子之朝時服此服耳諸侯受天子之賜
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服之知視朔受
聘用錦衣狐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

顏如渥丹傳曰渥厚漬也○今曰邶簡兮赫如渥赭其君也哉朱氏曰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

賦也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平王以岐西之地賜襄公岐西之地其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該岐西北終南山其中何所有乎有條又有梅地有名山山多材木詩言雍州之爲上腴隩區也以素錦爲裼衣其下有狐白裘諸侯之服也顏如厚漬之丹容貌之盛也言岐西山高木茂氣象葱鬱我襄公自周受命而歸其將被顯服正顏色儼然君臨於此土也哉其者將然之辭哉者疑而未定之辭天子賜之則爲其有矣猶爲疑之之辭未能取之也此所以戒勸之而勉其爲必取之計也君哉舜也有歎美不盡之意與君王哉有諷諫不盡之意其君也哉有戒勸不盡之意○前地理志終南在武功縣東張衡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李善云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是終南在長安之南也豐鎬在長安之西而近李善引說文云鎬在上林苑中故長樂劉氏云終南在鎬京之南也以其在南故云南山班固西都賦云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太華雖高而在東不若終南在前舉頭則見故周多以南山言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程子曰紀稜角堂平寬○傳曰堂畢道平如堂也○嚴曰畢終南山之道名君子至止黻衣繡裳黻音弗○傳曰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黻之狀亞兩己相戾也○疏曰黻皆在裳衣大名言衣與裳異其文耳佩玉將將音鏘○朱氏曰將將佩玉聲壽考不忘補傳曰戒之無忘乃勸之之必取也

終南有廉角處又有平寬處亦誇言其山之美也言此土地命服出於天子之賜襄公宜壽考而勿忘也亦勸戒之也○說者多以山有草木爲興有條有梅其說猶可適至紀堂

則無說矣今考詩中凡一句各指一物者與也比與則意在於物故每句中專指其一以寫丁寧之意如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凡一句疊言二物者皆賦也蓋賦則敷陳其物之多意在有之一字而不在於所指之物故疊言之如有熊有羆但言獸之多有鱣有鮪但言魚之多有驪有黃但言馬之多別無與也此詩不泛說山而指終南正是平王所賜之地詩人之意在終南不在條梅紀堂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曰秦穆公詩襄王時○疏曰穆公任好德公之子於襄公爲玄孫之子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乃自殺從之任音壬○朱氏曰春秋傳云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又按史記秦武公卒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特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董氏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爲死君子美之秦公得無罪乎詩人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累其重者乾音干○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此秦夷狄之俗雖居我岐豐變於夷矣

交交黃鳥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曹氏曰黃鳥聲音顏色之美人所愛悅猶

三良爲人之所愛也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車音居○傳曰子車氏奄息名維此奄息百夫之特王氏曰特特出也臨其穴疏曰穴壙也惴惴其慄傳曰惴惴懼也○疏曰慄懼也彼蒼者天殲殲音尖徐音纖○傳曰殲盡也○今考莊十七年經書齊師殲于遂注云盡殺之也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三良爲國人所愛猶黃鳥然黃鳥交交然飛而往來止於棘木得其所也今良臣從死非其所也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也此奄息乃百夫之中特出者而乃從死

是可惜也秦人傷之臨其壙穴之上惴惴然
恐懼而悼慄呼天而愬之曰盡殺我善人乎
此奄息之死豈可以他人贖代之則當以百
人之身贖之言百人不如一賢也奄息爲百
夫之特故願以百身贖之朱氏曰三人死非其義詩人作哀之
而已死不爲義不足美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音航。疏曰仲
行字也。疏曰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曾氏曰言
其壯勇可禦百夫之侮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鍼音鈐。疏曰
鍼虎亦名維此鍼虎百夫之禦今曰禦猶防也臨其穴惴惴
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疏曰康公罃穆公之子罃音鶯忘穆公之業
始棄其賢臣焉曰秦康公詩襄王時
康公本心既失無所不薄也觀此詩見棄而
不忘君知其人之賢矣

鴥彼晨風鴥音聿。傳曰鴥疾飛貌。釋鳥曰鸇晨風鸇音氈。陸璣曰似鷂黃色
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句音鉤。山陰陸氏曰列子云鷂之爲
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禽經云鸇好風鶴好雨今鸇亦去來有時。程子曰以晨風
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鬱彼北林傳曰鬱積也北林林名也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此穆公舊臣所作言晨風之鳥鴥然疾
飛入于鬱積茂盛之北林喻已初慕秦國之
盛大而趨赴之也今穆公死而康公立我舊
臣廢棄不用不得親近進見拳拳之忠日望

君之召已故言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然不
忘其敬也望之久而杳然無聞故問之云如
何乎如何乎復歎多是不記憶我矣言不復
得見也此所謂予日望之而王莫予追也
山有苞櫟音歷○傳作櫟也橡斗也○釋木曰櫟其實梂梂音求曰○釋曰林盛實之房也○孫炎曰櫟實橡也○陸璣曰秦人謂作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卵櫟斗也言有梂彙自裹椒椒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木蓼也此秦詩宜從方士之言柞櫟是也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楪子八月中成博以爲濁明如胡豚蹢研以爲薁肥如胡麻薁櫟音毅○令曰詩佐二作櫟唐鴇羽苞栩亦曰柞櫟其子曰皂

斗身其相似苞解見唐鵠羽隰有六駁音剝。疏曰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駁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陸璣疏云駁馬梓榆也其木皮青白駁犖遥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王肅云言六駁所見而言也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山有叢生之柞櫟隰有駁木其數六山隰有草木可以大國而無賢人乎

山有苞棣傳曰棣唐棣也。辭見何彼穠矣隰有樹檖音遂。釋木曰檖赤羅。郭璞曰今楊檖也。陸璣曰一名山梨實如梨但小而酸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山陰陸氏曰莿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綴雖皆文木赤羅爲上未見君子憂心如醉今曰昏不醒也而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詩記曰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好去聲亟用兵亟音器。疏曰康公以文七年即位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八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令平聲而不與民同欲焉今曰秦康公詳頃王時。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脩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

今考康公[illegible]初年令狐之役在襄王時辛丑魯文七[illegible]三十二其後伐晉甲辰魯文十頃二戰河曲丙午魯文十二頃四皆頃王時此詩刺亟用兵則不在令狐初戰之時矣補圖列之襄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今曰子者行五相爾汝也。傳曰袍襺也襺古典反亦作繭。疏曰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純用新緜名爲襺雜用舊絮爲袍王于興師六月傳曰于曰也脩我戈矛戈解見候人。傳曰矛長二丈。疏曰謂酋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之用二丈之矛。今日不必尊猶爲首矛也與子同仇陳氏曰仇怨也

秦人苦康公之亟用兵而述古以刺之謂古者戍役在行陳之間語其同事者曰吾君豈以汝無衣而與汝同袍乎然有王命以興師則脩治戈矛與汝同其仇怨而不敢憚也謂不必遺衣以爲惠而大義自不可違耳此述襄公之事也今康公非有王命而逞私忿豈衆心之所同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箋曰澤褻衣近汙垢。朱氏曰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垢澤故謂之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傳曰戟車戟常也。疏曰常長

與子偕作 傳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傳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 麗音離難去聲 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子 大音泰 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曰秦康公詩襄王時。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 念母者康公之良心也既而不能自充亟脩晉怨此之謂失其本心

我送舅氏 釋親曰母之昆弟曰舅 曰至渭陽 錢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北。疏曰雍在渭南。穀梁傳曰水北為陽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乘去聲。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氏曰四馬皆黃也

送舅涉渭至水之北送之遠也何以贈舅氏乎唯路車乘馬而已歉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如采菽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也見殷勤繾綣於舅而思母之意隱然於不言之中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瑰古回反。傳曰瓊瑰玉次石。疏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成十七年左傳聲伯夢或與已瓊瑰。瓊解見衛木瓜。曹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補傳曰以瓊瑰為佩也

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瓊瑰玉佩雖贈之貴矣然未足以舒我心之思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曰秦康公詩襄王時 由伐木而觀晨風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於我乎 句 夏屋渠渠 傳曰夏大也。蘇氏曰渠渠深廣也 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 句。于音吁 不承權輿 傳曰承繼也。釋詁曰權輿始也。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言康公其初之待我在渠渠然深廣之大屋其後待賢之意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每食而

無餘卽飲食一節以見其待賢之意也衰非
責其禮也於是歎之言不能承繼其始也朱氏
曰楚王戊不設醴穆生去之曰豈爲區區之禮哉
於我乎句每食四簋疏曰簋是瓦器亦是木爲之圓曰簋內方外圓也以盛黍稷方曰簠內圓外方也以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公食大夫禮是國君與聘客禮食故牢夫設黍稷六簋今惟四簋蓋謂之每食則燕食耳非禮食也今也每食不飽
于嗟乎句不承權輿李氏曰不飽非特無餘矣見有始無終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緝卷之十二

詩緝卷之十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陳　國風

譜曰陳者太皞虙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
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
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
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
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
東不及明猪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
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之時政
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
風作矣賜音過媯音規明音孟明猪卽爾雅孟
諸覡音檄○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
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鄭駁
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

武王克殷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
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
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陳與薊祝共爲
三恪劉音詩○朱氏曰今陳州是也

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
於此詩訖於陳靈公下於秦夷之也

宛丘刺幽公也疏曰幽公寧慎公圉戎子淫荒昏亂游蕩無
度焉曰陳幽公詩爲厲王時

幽公之遊蕩爲人所厭此詩殆歷額而相告
者歟

子之湯兮湯如字又去聲○李氏曰子稱幽公也○傳曰湯蕩也宛丘之

上兮傳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釋丘曰宛中宛丘。疏曰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郭謂中央隆峻與此傳正反。補傳曰宛丘自為地名洵有情兮洵音荀。傳曰洵信也而無望兮今曰望謂威儀也如近之則有望

好樂者人之情也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必以禮節之今子幽公之流蕩在宛丘之上信有好樂之情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淫荒昏亂不復敬謹其威儀民因其出遊見其容貌顏色而生慢易之心所謂望之不似人君也

坎其擊鼓傳曰坎坎擊鼓聲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値持之去。朱氏曰値寘也。傳曰鷺羽可以為翳翳音意。疏曰翳舞者所持

言雖祁寒大暑亦遇其遊蕩厭之之辭也

坎其擊缶音否方有反。傳曰盎謂之缶盎於良反。疏曰郭璞云盎缶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按坎卦六四樽酒簋二用缶又是酒器也襄九年宋災具綆缶又是汲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曹氏曰李斯云夫擊甕叩缶彈箏拊髀而歌嗚呼快耳目者真秦聲也秦王音為藺相如擊缶矣楊惲言家本秦也能為秦聲酒後耳熱仰天鼓缶而歌烏烏缶音同前皆二音惲音允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値其鷺翿翿音導。傳曰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枌音焚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亟音棘歌舞於市井爾曰陳幽公詩厲王時。疏曰古者井田之制共之中為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交易故稱井。曹氏曰幽公淫荒遊蕩嘗為國人之所者及其久也民更化之甚哉風俗之移人也

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之以經可也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詩作之時非國史題其事於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併首序盡去之不可也古說相傳猶不之信千載之下一一以胸臆決之難矣桑中溱洧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亦為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刺詩之作皆淫人動於淫思發為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為經而使天下後世諷誦之邪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者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績其麻正是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未易盡去也

東門之枌傳曰枌白楡也。解見唐山有樞宛丘之栩音許。曰栩柞也櫟也杼也解見唐鴇羽子仲之子傳曰子仲陳大夫氏。今曰子女子也婆娑其下娑音梭。張子曰婆娑不必是舞但裴佪翺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遊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爾

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之間乃國之交會其處又有枌栩二種之木可以休息故陳大夫子仲氏之女乃婆娑遨遊於其下蓋以相誘說也遊蕩之俗以貴族猶爲之何責於小民乎次章言不績其麻知子仲之子爲指女子也

穀旦于差音釵。傳曰穀善也。疏曰旦早朝也善曰謂無陰雲風雨、牋曰差擇也南方之原李氏曰毛鄭以原爲陳大夫氏不若歐陽氏以爲南方原野其說簡徑不績其麻七月疏曰績緝麻之名市也婆娑

旣已相誘於是差擇穀善之朝晴明無風雨相會于國南之原野其婦人不緝績其麻復由市中遨遊而往所會之地何爲也哉

穀旦于逝傳曰逝往也越以鬷邁鬷音棲。牋曰越於也鬷總也。傳曰邁行也視爾如荍音翹。郭璞曰荍荆葵也似葵紫色。釋草曰荍蚍芣二字音毗浮。陸璣曰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謝氏曰小草多花少葉葉又翹起貽我握椒

於穀善之日往所會原野之地男女於是皆往也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荊葵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椒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衡如字誘僖公也朱氏曰誘進也。疏曰僖公孝幽公寧子愿而無立志愿音願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牋曰掖扶持也。曰陳僖公詩先王時

衡門與魏園桃檜羔裘意同

衡門之下疏曰衡古文橫字也。曹氏曰衡門橫一木爲門貧者居之也可以棲遲棲音西。傳曰棲遲游息也泌之洋洋泌音秘。傳曰泌泉水也。疏曰北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爲泉。今曰毖彼泉水乃毖流貌毛以此泌與彼毖字異義同亦當爲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爲泉水也。朱氏曰洋洋安流廣長貌可以樂饑樂毛音洛鄭音療

僖公自謂國小不足以有爲意氣消縮無奮然自立之志故詩人欲誘掖之謂橫木爲門

雖至淺陋亦可以棲遲游息於其下泌然而
流之泉水洋洋然廣長玩之亦可以樂而忘
饑喩陳國雖小亦足以有爲孟子曰今滕絶
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曰魴鯿也鯿音遍。釋魚曰魴魾魾音丕。釋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爲鯿。陸璣曰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州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山陰陸氏曰魴今之青鯿也郊居賦云赤鯉青魴細鱗縮項闊腹蓋弱魚也其實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魚一曰鯿魚魴方也鯿褊也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豈其取妻取音娶必齊之姜嚴曰齊姜姓。解頤新語曰姜子女之貴者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解見魚麗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段曰宋子姓
喩不必大國而後可爲政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
配君子也曰陳僖公詩宣王特
淫昏不可告語而惟思賢女以配之蓋外迹

無羨矣
東門之池傳曰池城池也。補傳曰陳風三詩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也可
以漚麻漚謳去。錢氏曰漚之浸也彼美淑姬疏曰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勢故詩人猶言淑姬可以晤歌晤音悟。咸曰晤猶對也
興也東門城池之中可以漚漬其麻麻漚水
中朝夕浸漬然後柔韌也韌音刃彼美好之善
可與僖公晤對而歌僖公與賢妃相處夙夜
警戒庶幾改化也僖公荒淫忠臣良士之言

無由可入矣其君子無可奈何但因其好色
思得淑女爲其配耦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
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除之上濁。朱氏曰紵麻屬也。陸璣曰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音姦。郭璞曰菅茅屬也。陸璣曰柔韌宜爲索。解見白華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去聲

猶有不至者也（曰陳僖公詩宣王時）

陳東門之楊與鄭丰皆親迎而女不至言刺時猶言刺亂以時使然也

東門之楊（曰楊蒲柳也解見東鄰）其葉牂牂（音臧○傳曰牂牂然盛貌）

（○曹氏曰自九月以後正月以前昏姻正時也楊葉茂盛則春既莫）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朱氏曰煌煌明貌）

興之不兼比者也秋冬爲昏姻之時今東門之楊木其葉牂牂然盛則春其莫而昏姻失時矣親迎以昏爲期而至明星煌煌然大明夜已深而竟不至淫風行而女有他志也（李氏曰毛）

氏以秋冬爲昏姻之時則以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云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鄭氏以仲春爲昏姻之時則以周官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觀此兩說毛氏爲勝按匏有葉之詩云士如歸妻迨氷未泮是秋冬之閒可以嫁娶之時也鄭氏於士如歸妻迨氷未泮以爲請期二月可以昏矣然詩言歸妻則實巳逆矣安得以歸妻爲請期乎然據周禮言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蓋於下文又言是時也奔者不禁則是於霜降之後冰泮之前使民皆得以行嫁娶之禮及至仲春之月猶有男女之無夫家者則以媒氏會之是以有奔者不禁之事先王亦決不應傳聞仲春之月殺色成反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音沛○傳曰肺肺猶牂牂也）昏以爲期明星晢晢（音制○傳曰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佗音駝○蘇曰佗文公圉子桓公鮑之弟○世家以佗爲厲公躍爲利公按經傳五父與佗一人厲公卽是無復利公矣馬遷誤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曰東厲公詩桓王時○蘇曰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免音問○陳氏曰此詩雖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

觀陳佗親仁善鄰之言見其性質本非不美未幾往鄭涖盟而歃如忘蓋已有蠱惑之者故詩人歸咎於無良師傅也（左傳隱六年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七年陳及鄭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歃色洽反忘去聲洩息列反）

墓門有棘（曰棘荊棘也解見楚茨）斧以斯之（傳曰斯析也○釋言曰斯離也）夫也不良（傳曰夫傅相也相去聲○夫也猶言此人檀弓曾子曰夫夫也注上音扶下如字猶言此文夫也）國人知之知而不已（程子曰已去聲今日論語三已之孟子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皆訓廢退之也與節南山式夷式已同）誰昔

然矣

興也言他性本非不善以失教導而流於不善如墓道之門人所稀行失於修治而荆棘生之猶孟子言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此墓門既有棘必用斧以斯析之佗有不善必用良師傅以教誨之今傳相之人不良國人皆知之則當去之也知其不良而不去之誰從來如是乎盖歸咎於前人也夫也謂傳相之人當時必有所指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鴞戶驕反泮水音遥○鴟萃秦醉反也鴟鴞也即鵂仰之爲鴟也鵩音服鵂鶹音休留○傳曰惡聲之鳥也○陸璣曰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今人謂之鵂鶹亦名怪鴟內則云鵠鴞胖古人尚之胖音判注云謂脅側薄肉也○山陰陸氏曰俗云梟鳥也莊子云見彈而求鴞炙一曰鵩似鴞則鴞文非鵩矣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炙音柘臛音霍羹臛也○傳曰萃集也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傳曰訊告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棘以喻佗後來之爲惡梅以喻佗性質之本美言梅本美木生於墓門荒僻之處而惡之鴞乃萃集焉萃集非止一鴞喻羣小附和之衆縱臾之爲惡也縱子勇反臾讀曰勇此傳相之人不良有歌其惡以訊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悔無及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疏曰宣公杵臼莊公林弟君子憂懼焉曰陳宣公詩傳惠之閒

此詩憂讒賊者詩人爲賢者憂之也

防有鵲巢傳曰防邑也邛有旨苕邛音窮苕音條○傳曰邛丘也○詩記曰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嚴曰旨美也○曰此旨苕

苕饒也非小雅苕之華所謂陵苕也○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傳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璣曰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葉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盛也誰侜予美侜音舟○李氏曰說文云侜壅蔽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今曰唐葛生言予美則婦人稱其夫此詩予美則詩人稱賢者也勉勞也心焉忉忉音刀○齊肅曰傳曰切切

興也言防邑有鵲巢邛丘有旨美之苕饒陳人指其地之所見也鵲巢積累而成喻爲讒之積漸苕草延蔓而生喻所讒之浸廣誰

嚴子所美之賢者使我心忉忉然憂勞也。

中唐有甓音霹○釋宮曰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瓴甋謂之甓瓴甋音零適○堂塗疏曰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今曰毛以中為中庭唐為堂塗不必分也中唐猶言唐中耳○郭璞曰甓瓴甋也甋音鹿邛有旨鷊音逆鶂音同○傳曰鷊綬草也○郭璞曰有雜色似綬也○誰侜予美心焉惕惕音惕○程子曰惕惕懼也

中唐乃堂下至門之徑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功邛有旨美之鷊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織以成惑美義與貝錦同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好去聲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說音悅○曰陳宣公詩傳惠之間

月出皎兮皎音皦今曰皎月光皎潔佼人僚兮佼音狡僚音了○毛曰佼好也○今曰孟子云子都之佼○傳曰僚好貌舒窈糾兮窈音杳糾音之上聲○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今曰舒而脫脫兮勞心悄兮悄鍬之上○傳曰悄憂也○錢氏曰默憂也

興也當月出皎潔之時感其所見與佼好之人顏色僚然而好其明艷白皙如月之初出

而皎潔其行止舒遲窈糾然姿態之美也思而不可得則勞心悄然憂愁而靜默也○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正用此詩也又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形容舒之意

月出皓兮皓音鎬之上聲○今曰皓月光之白也佼人懰兮懰音柳○蘇氏曰懰好也舒懮受兮懮音酉○蘇氏曰懮受舒之姿也勞心慅兮慅音草○王氏曰慅言不安而慅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燎音療○蘇氏曰燎明也舒夭紹兮夭音以○李氏曰夭紹亦舒之姿也勞心慘兮王氏曰慘言不舒而憂慼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株音誅疏曰靈公平國共公朔子淫乎夏姬夏遐之上聲○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宣九年左傳解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之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御如字一聚樂貉音陌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陳曰

株林夏南之辭迫切矣而靈公猶不知羞惡也

胡爲乎株林傳曰株林夏氏邑也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夏南夏姬之子也夏姬之事太褻詩人不欲斥言之故託辭於其子謂夏南非有見焉不足往見也今公之命駕何爲欲往株林以從夏南乎又自解之曰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也恐有他往耳依違言之而譏之最切矣詩緝曰不斥夏姬而言夏南貫乎其家國人亦諱愛其偶必作於夏南也

駕我乘馬乘去聲說于株野說音稅○說舍也乘我乘駒上乘平聲下乘去聲朝食于株

始見公之命駕謂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旣而駕一乘之馬則舍說于株林之野乘一乘之駒則又朝食于株元無他往朝朝暮暮只往株林何爲也哉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音悅憂思感傷焉思音伺○今曰陳靈公詩定王時○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此詩言君臣無爲刺靈公君臣惟知好色而不知其他焉知爲作者刺淫者變風多男女之詩或疑似後世艷曲聖人宜刪之非也刺淫之詩非淫者自作乃時人作詩譏刺其如此所謂思無邪也聖人存之以立教使後世知爲不善於隱微之地人得而知之惡名播

於無窮而不可湔洗欲其戒謹恐懼也讀詩者能無邪爾思則凜然見聖人立教之嚴矣詩記曰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擧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擧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汚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彼澤之陂董氏曰澤水之鍾也○傳曰陂澤障也陂音悲有蒲與荷說文

彼莞而硫有杏滑柔而溫莞音官○山陰曰蒲水草也生於水厓可以爲席故男執

言有安人之道也○今日斯干下莞成云小蒲則莞猶蒲蘆矣○釋草曰荷芙蕖其莖茄

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茄音加蕸音遐蔤音密○陳氏曰皆以美物相依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泗音四○

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疏曰經傳言頹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今曰漸漸之石俾滂沱矣疏以爲雨盛此言涕泗如雨也

興也蒲葉柔滑荷花紅艷皆物之美而可愛者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言美物相依也今有一美好之女不得如蒲荷之相依我心之傷

奈之何也或寤而覺或寐而寢更無他或事但目涕鼻泗俱下滂沱如雨而已識而鄙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音姦○傳曰蕑蘭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權○傳曰卷好貌○李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鬈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釋文曰鬈髮好貌寤寐無爲中心悁悁悁音淵○傳曰悁悁猶悒悒也

蕑是芬香之草喻女美也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稱遂疑此爲慕賢之詩觀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牽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菡音函之上濁萏談之上濁菡頷感同音萏禫覽同音○傳曰菡萏荷華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曰儼矜莊貌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輾音展○輾轉解見關雎○朱氏曰伏枕而思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十三

詩緝卷之十四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檜 國風

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

檜曹思周道習亂也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爲

檜君史伯云檜仲恃險言不刺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好去聲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按譜當夷厲之間

諫不行言不聽則去爲臣之道也此大夫之去正爲其不能自彊於政治耳詩言衣裘之好絜所以形容其宴安無爲之意非以絜其衣服爲大故而去之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音潮○蘇氏曰狐白裘也○今曰狐裘有白有青有黃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此狐白裘也玉藻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此狐青裘也玉藻又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此狐黃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以黃衣狐裘爲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服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引此爲證以狐青爲臣下之服諸侯不服之玉藻稱君子狐青裘注以君子爲大夫士也此詩狐裘不措何色鄭氏以爲黃衣狐裘謂檜君以祭服而朝也蘇氏以爲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國之朝也二說不同君青爲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絜其衣服亦必不服狐黃當從蘇氏以爲狐白然詩人之意不在此也褎與袖同蜡音乍亦作措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齊斬引傳曰忉忉憂勞也

羔裘狐白裘皆諸侯之服檜君服之非過也此大夫去之者謂檜國之微迫於大國之間將有危亡之禍爲檜君者當深思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爲自彊之計今乃服其羔裘逍遥暇豫服其狐裘以之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爲是偷安歲月坐而待亡也大夫諫而不聽故去之雖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思爾乎實思之而勞心忉忉也○舊說緇衣

羔裘諸侯之朝服也檜君乃服之以遊燕錦
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也檜君乃服之以
聽其國之朝故大夫去之此非大惡其大夫
何為而遽去乎此大夫非以羔裘狐裘為大
故而以逍遥翱翔為可憂也

羔裘翱翔傳曰翱翔猶逍遥也狐裘在堂○傳曰堂公堂也疏曰謂正寢之堂人君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服其狐裘塊然在堂而已不能有所為也故
憂傷之

羔裘如膏音告○今曰膏之也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
是悼
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飾其衣禹惡衣文王
卑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今檜君羔裘之色
潤澤如以脂膏漬之日出照之則有光曜其
衣服之鮮明如此其志慮凡近可見矣安其
危而樂其亡故我心傷悼之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

自夷厲之時上下相習而廢禮久矣孔子存
此序卽他日所以告學子者其關於人倫風
教者大矣

庶見素冠兮李氏曰毛以素冠為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冠既練則衣亦練故曰素衣素韠也鄭以素冠為既祥素紕之冠謂經傳之言素者皆為白絹未有以布為者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素裳也毛氏謂思見練服練是十三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也不如鄭氏之說為有據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祔之冠也注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喪服小

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上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鄭氏以素為祥服皆本於禮本注紕音皮棘人欒欒兮欒音鸞○傳曰棘急也欒欒瘠貌○朱氏曰喪事欲其縱縱爾哀遽之狀音總勞心慱慱兮慱音團○傳曰慱慱憂勞也

素冠者縞冠素紕之冠也既祥祭則服之今
不行三年之喪則無服此冠者故詩人云庶
幸見服素冠者是棘急哀遽之人欒欒然瘠
今無此人可見故我勞心慱慱然憂勞也

庶見素衣兮嚴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裳而言衣衣是

大名曲禮云兩手摳衣謂[illegible]裳。疏曰裳而衣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若得見服此素衣之人欲與子同歸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兮韠音畢。陸曰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我心蘊結兮蘊音允。朱氏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聊與子如一兮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與子同歸與子如一得我心之同然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萇音長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隰有萇楚釋草曰萇楚銚弋銚音遙。郭璞曰今羊桃也。陸璣曰一名銚弋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疏曰或云鬼桃猗儺其枝猗儺音那之上聲。疏曰猗儺枝條柔弱也天之沃沃夭音妖沃音屋。傳曰夭少也。今曰隰草惟夭桃之夭夭皆少之意其葉沃若爲潤澤之意草木生意方盛則沃然潤澤樂子之無知樂音洛。李氏曰樂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注知猶欲也

興也萇楚始生猶能自立長尺以上則引蔓于草上故言隰有萇楚其枝條猗儺然柔弱牽蔓如人之旣長多欲而可惡也回思其夭少沃沃然生意方盛之時如人之少時無知欲而可愛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非可絕也然不能以禮節之而至於肆情縱欲則不如少小無知之爲愈所以甚言淫恣之可疾也詩記曰生意沃沃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猶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臧曰

謂無室家之道。今曰行露云誰謂女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朱氏曰無室猶無家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去聲而思周道焉詩記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彊不發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愛其害所以聽懷周宗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嘗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爲少知治體矣

謳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謳吟思漢而光
武再造其浹洽於人心者深矣
匪風發兮錢氏曰發風大起也。今曰俗呼太風為風發。陳氏曰迅烈也匪
車偈兮偈音挈虔竭音桀。傳曰揭疾驅也。陳氏曰軒輊不定。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顧瞻周道錢曰迴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中心
怛兮怛都達反。傳曰怛傷也
此檜國之人憂及禍難言非風之大作也非
車之疾驅也我迴首反顧昔日周道之盛心
自傷怛也言生於亂世非風非車自如風中

車上之不得安傷今而思古也晉王尼寡宿
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以車上不
安喻世之亂也。舊說匪風非有道之風匪
車非有道之車今不從
匪風飄兮飄音標本注符遙反又必遙反從又音匪車嘌兮嘌音漂批驕反。錢氏曰漂搖不安之貌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傳曰弔傷也
今考釋天云扶搖謂之猋孫云迴風從下上
曰猋郭云暴風從下上此詩言風之暴當音
標與猋同音也釋天又云迴風為飄與猋同

音異別蓋迴風謂之飄其迴風自下而上則
謂之猋
誰能亨魚亨音烹。傳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溉之釜鬵溉音槩。鬵音尋。傳曰溉滌也。疏曰鬵是甑并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張子曰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錢氏曰亨魚者滌其釜鬵而比無事煩碎誰將西歸錢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懷之好音陳氏曰懷安也。今曰好音猶好歸也
治民若亨小鮮誰能亨魚而溉滌其釜鬵乎
誰將西歸鎬京而安我以好音乎言惟周道

平易人若歸之是好消息將有平治之望也
匪風作於夷厲之時周猶都鎬故言西歸
匪風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十四

詩緝卷之十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曹　國風

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蝣音浮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疏曰昭公班僖公夷子無法以自守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好奢而任小人好去

陳氏曰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後識之人亦且亡而觀之耳因而謀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李氏曰小人事君必逢君以奢侈君既奢侈驕恣則舉國將惟我所爲此小人之志也是以好奢者其所任必小人○補傳曰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依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奢則國必弊大猶不堪況小而迫乎刺奢而將無所依焉詩曰曹昭公惠王時言衣裳楚楚舉一端耳

蜉蝣之羽楚光曰蜉蝣糞中蝎蟲○釋蟲曰蜉蝣渠略○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姑音[illegible]○陸璣曰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於蟬也○衣裳楚楚傳曰楚楚鮮明貌○今曰楚楚猶今言濟楚也賓之初筵言籩豆有楚同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處音杵○詩記曰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

興也蜉蝣小蟲雖其羽鮮明而朝生夕死不久也猶昭公小國之君雖整飾其衣裳楚楚然鮮明而迫於大國亦不能久也我心憂其然若其危亡而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者蓋慘然以亡國爲憂矣補傳曰不必言小人意自見於言外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程子曰采采華飾也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麻衣如雪疏曰麻衣深衣也○疏曰諸侯之禮夕深衣○傳曰如雪言鮮絜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箋曰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共音恭遠去聲○疏曰諸侯之禮共公襄昭公班子今曰曹共公詩襄王時

彼候人兮傳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

侯有二十人身何戈祋謂侯人之屬非侯人之官長也**何戈與祋**何河之上渴祋

音對○傳曰何揭也○疏曰揭擔揭也○詩記曰曲禮疏云戈鉤之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

不鬱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援枘遠長四寸並廣二寸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註

柲猶柄也柲音祕○傳曰祋殳也殳音殊○殳解見衛伯兮**彼其之子**其音記

三百赤芾芾音弗○今曰芾字當作韍古字通也蔽厀之韍從韋韍緣之韍從芾○采

疏曰芾太古蔽厀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采菽疏曰古者佃漁而

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

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芾韠俱是蔽厀之象其制則同但尊

祭服異其名耳○傳曰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縕音溫赤黃之色

黝音酉黑色○疏曰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芾之形制亦同於韠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一命至葱珩皆玉藻文

彼賢人爲候人之屬掌道路送迎賓客何揭其戈與祋供勞賤之事彼小人乃有三百人皆服赤色之芾何爲者也曹蕞爾國而小人衆多如此君子何所容乎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詩即史也事見左傳僖二十八年○李子曰一小人用事猶不可況於三百乎

維鵜在梁鵜音題○郭璞曰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鵜

音胡○陸璣曰鵜形似鶚而大其鳴自呼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

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喙虛穢反

○山陰陸氏曰魚不畏鵜鶘**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稱去聲

興也鵜鶘當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竊祿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音晝○傳曰咮喙也**彼其之子不遂**

其媾媾之去○曹氏曰遂終也○今曰屯卦匪寇婚媾言好合也○補傳曰小人見利而

爭先利盡而友疎

赤芾三百小人以利合者暫焉耳豈能終遂其好合哉必自相攻也

薈兮蔚兮薈嬛之去蔚音畏○程子曰薈蔚草木鬱茂之狀**南山朝隮**曹氏曰隮升也**婉兮孌兮**傳曰婉少貌孌好貌**季女斯饑**

薈然蔚然草木盛多穛者朝升於南山之上而采之婉孌然少好季女不忘從人幽居而饑喻小人肆志趨利於上君子守道而困窮於下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鳲音尸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今曰曹共公詩褱王特

鳲鳩在桑曰鳲鳩布穀也即鄭子所謂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釋鳥曰鳲鳩鴶鵴音吉菊亦作秸鞠秸音戛○郭璞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方言云戴勝○陸璣曰一名擊穀○一名桑鳩仲春鷹所化爲鳩也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正○山陰陸氏曰一名摶黍江東呼爲郭公禹衍逐婦呂云尸如布穀言其多聲也○李氏曰今乃鵓鴣也○舊說凡十一名李氏與舊說異姑兼存之其子七兮今曰但謂鳲鳩於其子使之各得養無使偏而已不必以爲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也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鳲鳩養子平均如一喻古人用心之一也蓋善人君子其儀有常而專一由其心如物之結言堅固也○此詩以鳲鳩均養起興刺爲政之不均而言威儀帶弁何也蓋夫人容貌服飾之間皆可以覘其心之所存其心平則見於起居動作之間皆有常度曾子所貴乎道者三皆以驗其中之所養非徒曰容貌顏色辭氣而已也都人士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與此詩之意同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箋曰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其弁伊騏騏音其○傳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疏曰知此是皮弁者用以韋弁以卽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弔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弁色如騏馬之文也絰音迭

鳲鳩常在桑其子或飛在梅或飛在棘或飛在榛子無常處而母不離於桑以有常待之也其帶以絲爲之其弁則有騏文有常服也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故居一以待之而無不及者○今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其服有常見其心之一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曰棘酸棗也解見邶凱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朱氏曰差忒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其心一故其儀不差忒可以正四方之國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榛解見邶簡兮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乎思古人不可復見曰何不使之萬年壽考乎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
憂而思明王賢伯也今曰曹共公詩襄王時
詩言田萊多荒以見民之不得其所序推原
其故以爲其君侵刻之所致也鄭褰裳思大
國之見正蓋齊桓未霸也鄭忽出奔在魯桓十一年歲在庚辰
齊桓始霸在魯莊十五年歲在壬寅曹共之時晉文霸業方盛
襄王命之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邪
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
私憾故觀駢脅事見僖二十三年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
寧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詩記曰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聖人於變亂之極則繁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詩記曰匪風下泉告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冽彼下泉冽音列○今曰冽旁三點者從水也清也潔也旁二點者從冰也寒也易

井列寒泉食爲潔當從水此冽彼下泉及大東有冽沈泉傳皆訓寒則當從冰今字乃從水當爲清也與大東有冽沈泉異也○傳曰下泉食爲潔當從水浸彼苞稂郎梁二音○王氏曰苞叢生也○傳曰稂童梁也○疏曰禾之秀而不實者○曹氏曰田業多荒可知
愾我寤歎愾音慨○嚴曰愾歎息之意也念彼周京
泉源深遠則流清今冽然而清者是下流之
泉也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宜其灌良苗
也今其所浸乃叢生之稂稂莠之盛見田野
荒蕪民不得其所也曹人愾然寤覺而歎思
念周京厭亂而思治也○匪風思周而宣王

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曰蕭香蒿也牛尾蒿也解見蓼蕭愾我寤
歎念彼京周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
苞蕭苞蓍言田畝之間野草叢密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朱氏曰蓍筮草也○陸璣曰似賴蕭青色科
生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音告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音荀勞去聲○傳曰郇伯郇侯也○疏曰郇侯爲伯也左傳富辰稱畢原豐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今曰毛以爲二大伯鄭以爲牧下二伯孔

[illegible]爲大伯唯有周召[illegible]郇侯者當從鄭也

田野荒蕪所見惟稂莠蕭蓍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穀熟而風雨時芃芃然盛之黍苗得陰雨以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侯爲伯以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十五

詩緝卷之十六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豳　國風

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從戎狄之地名今豳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守官竄於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此序己志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邰音台栒音荀○號曰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註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夏之衰也自太康始故繫太康言之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斄邰同窋知律反○詩記曰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劉氏曰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風也歟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爲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

發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范氏曰幽居風雅之中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發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雞鳴言謂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補傳曰豳周公之詩不列之正風何也豳非周之列國而周公乃為遺變而作不得謂之正風也公劉入於雅七月不入雅何也雅所言王者之事七月之詩以周公之故屈居於風也國史以豳秦皆戎地故豳秦以豺而次之孔子處豳於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沆止也

變風迄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豳秦
魏唐陳檜曹季札所觀太師樂歌也次第也
今詩之次第孔子所定也降秦於唐而挈豳

以終之蓋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殷曰管蔡流言避於東都故陳后
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跡日故陳后稷
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惟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
七月陳豳民農桑之事而首序謂之王業猶
孟子謂之王道也蓋周以農事開國而豳者
豐鎬之基也周公因管蔡流言將壞成業念
先公之初避狄居豳艱難積累歷十數世之

久以致今日何忍一旦壞之所以感悟成王
也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
之變而脩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程子曰七月大
意憂深思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起發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于業之由民之勞力艱難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時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王氏曰節觀星日霜露之變備寒蟲鳥草木之宅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特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曹氏曰不宜之居於邰未能國也至其孫公劉始居豳芍

先公兼指公劉而言也

七月流火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朱氏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耳月固不易也○今曰詩經皆夏時以傳曰流下也火大火也○疏曰左傳張趯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昏火心中大暑退趯音剔黃九月授衣一之日
觱發觱音必二之日栗烈傳曰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併冬之中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朱氏曰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二月之日也○鍾氏曰謂十一月十

烈無衣無褐音曷○箋曰褐毛布也○疏曰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遂爲之何以卒歲箋曰卒終也三之日于耜音似○疏曰于於也於是始脩耒耜○釋文曰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耓教丁反句音溝○說文曰耜耒耑木也耒手耕曲木也○今曰繫辭云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四之日舉趾音止○傳曰豳土晚寒故至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而耕矣○疏曰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今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豳土晚寒鄭志荅張逸云寒晚溫亦晚故脩耒耜始耕者校中國一月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饁音葉○傳曰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餉○李氏曰郤缺耕於野其妻饁之是妻餉其夫也有童子以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郤音隙○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每曰南畝○補傳大田解曰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田畯至喜畯音俊○傳曰田畯田大夫也○南田畯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疏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云農夫田官也

一章兩節總言衣食之急也餘章推廣其意

•豳公教民以衣食爲本民從其教勤於務本故感時序之遷汲汲於農桑之務皆先事而豫圖之曰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流下而西者退而寒將至矣至九月霜降始寒可相授以

冬衣矣當流火之候而豫與授衣之令非太早計也衣裘若不早備迨至建子一陽之日風寒觱發建丑二陽之日寒氣栗烈無風亦寒當此之時無衣無褐將何以終其歲乎不可大寒而後索衣裘也此言衣爲急也建寅三陽之日於是脩耒耜建卯四陽之日無不舉足而耕矣豳土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較之中國遲一月也我婦我子同致饋饁於南畝之中田大夫職掌農事來至而見其勤農則喜也此言食爲急也○西北溫晚寒當早也毛言豳土晚寒當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耳鄭云寒晚非也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朱氏曰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

•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箋曰載則也溫陽也有鳴倉庚曰倉庚黃鳥也解見葛覃女執懿筐傳曰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傳曰微行墻下徑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疏曰循微細之徑道爰求柔桑

春日遲遲傳曰遲遲舒緩也采蘩祁
祁曰蘩白蒿也解見采蘩○傳曰蘩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山陰陸氏曰今先蠶種尚用
蒿○今曰采蘩被之祁祁傳云祁祁舒遲也甫田興雨祁祁傳云徐也韓奕祁祁如雲傳云徐
皃也皆爲遲之意此七月及出車采蘩祁祁玄鳥來假祁祁皆爲衆多女心傷悲
宋氏曰豫以遠其父母爲悲也殆及公子同歸殆音待○錢氏曰殆猶將也○
疏曰公羊傳詳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謂公子子也
○程子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偕行也○葛覃傳曰婦人謂嫁曰歸
二章三章皆終首章無衣之意二章述蠶桑
爲昏嫁之備也豳民以流火爲授衣之漸不

可不豫圖之故於春日則求桑而蠶春爲秋
計也言春日則已陽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
之鳥矣是將蠶之候也蠶之新出者女執深
筐遵小徑求柔穉之桑以養之蠶之未出者
女當春日舒緩之時祁祁然皆出采蘩草以
洗之女心傷悲念蠶事之勤苦蓋豫爲衣裳
之備庶幾他日將如女公子及時而嫁也民
家以昏嫁爲重事用帛尤多故雖自念其勞
而不敢憚也○舊說謂女感陽氣而思男處

子作此想恐非豳風淳固之俗也謂豫有離
親之感雖非經意却無害於義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音完偉○萑曰中者菼薍萑也生成之異名也又名
離一物而四名也郭云菼似葦而小又云兼似萑而細是兼小於萑萑小於葦故曰中者也菼
葦之上濁薍萑之去聲○疏曰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葦曰大者葭蘆葦也土戌
之異名也又名華亦一物而四名也○疏曰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山陰陸氏曰
明堂位云葦籥葦管中簡則萑小而葦大矣○釋草曰葭華蒹薕葭蘆菼薍○釋曰葭一名華
卽今蘆也葦之末成者葭一名蘆菼一名薍○脩頃人騅曰如李巡云蘆薍共爲一葦如郭云
則蘆薍別草大車傳云菼薍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爲一草以今驗之則蘆薍別草也○

疏解見蔡[illegible]寢蠶月條桑程子曰當蠶長之月也此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
○傳曰條桑枝落采其葉也○疏曰謂漸條於地就地采之也取彼斧斨君謂○疏
曰隋銎曰斧方銎曰斨斨卽斧也唯銎孔異耳隋湯果反又音駝銎音芎曲容反斤斧受柄處
○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今曰隋山喬嶽之隋吐果反與此隋巒之隋同音釋山云巒山隋
隋釋云凡物狹而長者謂之隋此言山隋者謂山形狹長者一名巒也隋山與隋巒皆狹長也
以伐遠揚猗彼女桑猗音倚徐音伊○朱氏曰取葉存條曰猗○補傳曰
猗倚也猗重較兮猗于畝丘皆訓猗○今曰倚猶依也就樹采之也釋木云女桑荑桑郭璞云
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七月鳴鵙扁之入○釋鳥曰鵙伯勞○疏曰樊
[illegible]云春秋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illegible]去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

鶪陰爲殘賊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鶪鶪故以音名云月令仲夏鶪始鳴○補傳曰鶪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謂兩將去矣**八月載績**疏曰績麻爲布績者績麻之名**載玄載黃**傳曰玄黑而有赤色**我朱孔陽**傳曰朱深纁裳也祭服玄衣纁裳陽也明○今曰載見龍衍陽陽**爲公子裳**曹氏日祭義云歲既畢矣世婦卒蠶遂獻繭于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繅音騷

三章述蠶事終而復始及絲事畢而麻事又起其勤未嘗息而且知義也七月流火民知將寒之候故於八月萑葦既成豫畜之以爲簿之曲簿今年爲明年之計也至於明年蠶長之月乃條其桑謂斬取其條也桑樹之高大者其枝條遠人而揚起人手所不能及故取斧斨以伐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棄其條卽上文所謂條桑也桑性以斬伐而始茂故條桑者又豫爲明年之計也女桑乃桑樹之低小者猗倚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上章柔桑乃桑葉之嫩者嫩葉始生未多故以筐箱求之養新出之蠶

耳蠶有新出者又有未出者故同采蘩言之皆言蠶事之始也此章女桑乃桑樹之小者大樹旣條取之小樹又猗取之蠶已大食故桑之大小取之無遺蓋言蠶事之成也桑麻之事相接續而起五月伯勞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故七月聞鶪之鳴先時感事至八月則又緝績其麻也絲麻旣成或染之以爲玄或染之以爲黃其朱色者尤鮮明將供公子之衣裳不敢言爲幽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幽民禮義之俗如此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取彼狐貍則已欲爲公子裘民愛其公侍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女桑小桑樹也郭說甚明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牆也毛云角而束之曰猗疏引左傳諸戎猗之然此猗從犭音倚左傳從才音紀與此異也牋以幽地晩寒故鶪以七月鳴曹氏又引王肅之說五誤爲七義皆未安離騷恐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朱氏集註云鶗也蓋鶗鴂鶪聲相

近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此與舊說異姑
存之鶪鴂音題鴃
四月秀葽音腰○釋草曰華荂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箋曰
物成自秀葽始○曹氏曰葽遠志也釋草云葽繞蕀菀註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說文云
劉向說葽味苦謂之苦葽本草云遠志一名蕀菀一名繞葽一名細草四月采根葉陰乾參訂
諸說知葽爲遠志矣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巳受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今曰葽毛不指
爲何草鄭疑爲王萯陸璣亦無明說唯曹氏以爲遠志證據甚明劉向說爲苦葽今遠志苦澀
其甚醫家以甘草熟之乃可用五月鳴蜩音條○曰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
今□釋蟲云蜩蜋蜩螗蜩郭璞引夏小正云蜋蜩者五色具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是蜋蜩螗

蜩二種蟬也故爾雅疏云蜩者月諸蟬也今從之詩蟯引方言云楚謂蟬爲蜩宋謂之蜩陳
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陸璣又謂蟬通語也一曰胡蟬一名蝘如方言及陸璣詩之蜩則諸蟬
皆一物也無區別矣今不從蕩詩如蜩如螗不得以爲一物也毛氏於彼傳云蜩蟬也螗蝘也
其說是矣於此詩乃云蜩螗者蓋與其類以相明非以蜩爲螗自爲異同也螗音唐蜋音郎蝘
音偃八月其穫音鑊○釋文曰穫刈穀也十月隕蘀音允託○傳曰隕墜
也○疏曰落葉謂之蘀○箋曰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一之日于貉音鶴○箋
曰于往也○釋獸曰貉子貆貆音喧○釋曰字林云貉似狐善睡其子名貆○疏曰禮無貉裘
唯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
同程子曰同謂會聚共事也○曹氏曰唯田與追胥竭作載纘武功傳曰纘繼

也言私其豵音摠○傳曰豕一歲曰豵獻豜于公豜音堅○傳曰三歲
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四章終首章無褐之意言取彼爲裘以助布
帛因及田獵奉上之事也物生於陽而成於
陰四月純陽之月極處必反微陰胎萌五行皆胎
養在長生之前五月一陰生則亦四月陰胎萌也葽草感之而早秀
矣物成自秀葽始也曹氏曰首舉四月者以陰氣之來從微至著蓋
有漸也五月一陰生蜩感之而鳴矣八月正秋
物成穀之早熟者可刈穫矣十月陰氣極殺

氣盛木葉皆隕墜於地而爲蘀矣四者皆陰
氣漸至而將寒之候也西北地寒非狐貉之
厚無以禦之故至隕蘀之時則往取貉皮以
爲自用之裘取狐狸之皮以爲公子之裘賤
者以自奉貴者以奉公也孟冬天子始裘此
仲冬乃豫取皮乾之爲明年用也又因說獵
之事至二之日會同以出田獵而繼續武事
歲以爲常不忘武也私有其一歲之豵豕而
獻其三歲之豜豕于公薄於己而厚於君也

○舊說夏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豳地晚寒
故用季冬此自說豳俗不必律以周禮也
五月斯螽動股螽音終○曰斯螽蚣蝑也蚺蝑也舊說以為即螽斯非也考見
周南螽斯蚣蝑音嵩須○釋蟲曰蟴螽蚣蝑蜜
韻蠻作蜇○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陸璣曰
豳州人謂之舂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脚長股股
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玳瑁又五
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人呼為
蚱蜢二字音摘麥○山陰陸氏曰江東謂之蚱
蜢善害田釋六月莎雞振羽莎音蓑○曰莎雞絡緯也促織之類也○釋蟲
曰釋翰天雞翰音厚○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
一名莎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
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或謂
之天雞今絡緯蟲是也○山陰陸氏曰古今註

云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釋文曰屋四垂曰宇韓詩云宇屋霤也霤力救反○朱氏曰檐下也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句○曰蟋蟀促■也解見唐蟋
蟀穹窒熏鼠傳曰穹窮也窒塞也○疏曰熏鼠令出其穴塞向墐戶
墐音覲○傳曰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
○疏曰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
之也嗟我婦子曰為改歲為去聲入此室處
五章述既有衣褐則改歲可以禦寒終首章
卒歲之意也豳民言五月則斯螽動其股而
鳴矣至六月則莎雞振其羽而鳴矣五月一

陰六月二陰二蟲先秋作聲感陰氣之萌也
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
七月蟋蟀之蟲在野至八月乃在檐宇之下
寒則依人也九月則在室戶之內十月則入
我牀下小蟲愈近於人知大寒至矣故穹窮
室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又塞其北向之
牖又以泥墐塗荊竹之戶告妻及子言我所
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
六月食鬱及薁音郁○曰鬱雀李也車下李也棣唐之屬也曰薁蘡薁李也唐棣

也蘡薁也鬱皺而小則也鬱音鬱○疏曰鬱擷云薁鬱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
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
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薁李即薁也○今曰疏云鬱是車下李薁是薁李則薁李并
車下李矣陸璣既以唐棣為薁李又云薁今一名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人亦云一名車下李剛
與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棣解見召何彼穠矣七月亨
葵及菽亨音亨○李氏曰葵可茹公儀所拔是也○山陰陸氏曰齊民要術云今世葵
有紫葵白葵二種左傳云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
根○朱氏曰菽豆也○菽解見小宛八月剝棗音撲○傳曰剝擊也○今曰就樹擊
祁來之十月穫稻稻解見唐鴇羽為此春酒傳曰春酒凍醪也○疏曰

棗時釀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冬釀也夏而成以介眉壽牋曰介助也○疏曰人老年者又有毛眉秀出也○王氏曰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疏曰斷取而食之○李氏曰壺性蔓生斬之故曰斷○傳曰壺瓠也○長樂劉氏曰枯者可爲壺嫩者可爲茹九月叔苴音趨考見豳雅○傳曰叔拾也苴麻子也采荼薪樗荼音徒樗音攄○荼解見緜○傳曰樗惡木也○疏曰樗唯堪爲薪○解見我行其野食我農夫食音嗣

六章述老壯之養有厚薄也六月食鬱及薁二李七月烹煑葵菜及菽豆八月剝擊樹上之棗而落之十月刈穫禾稻而爲酒醪此以上皆以養老介助秀眉壽老之人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取壺瓠九月叔拾麻子荼苦菜也則采之樗惡木也則薪之此以上皆以爲壯者之食故留以養農夫也優老而薄壯豳俗之厚也朱氏曰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九月築場圃傳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嚴曰場圃同地自生物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十月納禾稼禾解見下黍稷重穋重平聲穋音六○黍稷解見王黍離○疏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重穋詳解見閟宮禾麻菽麥疏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

敘於麻菽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今日同齊也上入執宮功傳曰入爲上出爲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范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晝爾于茅今曰于於也於是取茅猶三之日于耜也宵爾索綯傳曰綯絞也○疏曰繩之敎也○程子曰綯所用葺屋亟其乘屋亟音棘○傳曰乘升也○牋曰急當治野廬之屋○就曰上文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此謂野廬之屋也○今曰信南山中田有廬云農人作廬於田中以便田事其始播百穀疏曰播種也

七章述農事終而復始其勤勞未嘗息也九月築場圃爲場十月則就此場納禾稼於倉其禾有黍有稷有先種後熟之重有後種先熟之穋禾是大名有并一種之禾又有麻有菽有麥農事了畢農夫自相告戒云嗟我農夫稼穡收穫既齊矣野中無事我當上入都邑執公室之役不待督責而從見豳人尊君親上禮義之俗也既執官功之後又自相戒云晝日於是取茅草將以蓋屋夜則作索綯將以縛屋凡爲此者當急升野廬之屋而修之以明年又播百穀也謂之始播終而復始

也宮功方畢旣治野廬豫爲明年之計𠕋民
之敏於趨事如此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
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
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
月登黍四月登麥非十月也呂氏曰此章敍始農事以極憂
勤艱難之意○孔氏謂取茅索綯以待明年蠶用
與下文乘屋不相接其說固非也諸家雖以
取茅索綯爲乘屋之用然以屋卽是公宮又
與始播百穀意不聯接公宮蓋屋必不用茅

茅又不可爲索綯今以屋爲野廬其屋用茅
蓋之又作繩索以縛此屋而修治之上下文
意始分曉
二之日鑿冰沖沖音蟲○朱氏曰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左傳曰古者日在
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取之註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曹氏曰沖沖
和也三之日納于凌陰凌去聲又音陵○傳曰凌陰冰室也○䟽曰天官凌
人于二月斬冰即納之豳土晚寒故正月藏之○朱氏曰豳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
藏也四之日其蚤音蚤○䟽曰其早朝獻羔祭韭䟽曰月令仲春獻羔
開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音敵○傳曰滌埽也朋酒斯饗

傳曰兩樽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傳曰躋
升也稱彼兕觥兕詞之上濁○解見卷耳萬壽無疆傳曰疆竟也竟音境
○今曰有疆境則有限止無疆境則長遠無限止也
末章述祭祀燕饗祝頌之事見君民相親所
以爲艱難積累之始也季冬陽氣尚微盛陰
固閉不能自達乃豫於深山窮谷鑿取其冰
以達之陽氣達而沖沖然和也至孟春乃藏
冰於冰室仲春之早朝開冰用之以獻羔祭
韭以時韭新出故薦之也將言歲功成而樂

之故又言九月有嚴肅之霜十月滌埽其場
將以納禾稼也民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設兩
樽朋酒以爲燕饗之禮相命殺小羊升君之
公堂舉兕觥酌公以酒祝之萬壽無疆境也
詩記曰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臣之間○
曹氏曰十二月陽氣尚微於是鑿冰以達之
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微陽發於自
歲於是開冰而須之速火出而畢賦所以節
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有在於此而實
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耳獻羔祭司寒也祭
韭薦寢廟也○補傳曰君民之間上下相親
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
十年八百其基於此敵國人以羔羊朋酒自
諸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

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 音笞遙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 遺位音 名之曰鴟鴞焉 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矣其挾武庚及淮夷以叛以周公爲亂也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泯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告之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

三監雖平而君臣之疑未釋則亂猶在也此詩不知者以爲公之自明耳曰周公救亂者

用春秋書法也此序經聖人之手矣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既還而作東山著公之出入也

鴟鴞鴟鴞 曰鴟鴞鸋鴂也鴟惡聲之鳥鴟鴞爲鴞類則亦惡聲之鳥也郭璞以爲鴟類陸璣以爲功婦陸農師是璞而非璣○釋鳥曰鴟鴞鸋鴂二字音寧決○詩記曰郭景純陸農師得之鸋鴂鴟鴞之別名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功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景純之註耳 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曹氏曰鳥以巢爲室如塗入燕室也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鬻音育義同

鴟鴞惡聲之鷙鳥喜破鳥巢而食其子託爲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汝先已取我子食之矣無更毀我巢也時管叔武庚雖亡爲惡之黨猶在喻爲惡者既陷管蔡於罪矣無更謀危王室也恩愛勤勞鬻養此子誠可傷閔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巢乎

程子曰鴟鴞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呂氏曰殷民流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污染使陷於罪是害我兄弟矣又欲謀危王室則不可也

迨天之未陰雨 傳曰迨及也 徹彼桑土 音杜○朱氏曰徹取也○

傳曰桑土桑根也 綢繆牖戶 綢音儔繆莫彪反傳曰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又託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剝取桑根綢繆纏綿其巢之隙穴及出入之戶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以勤勞之故惜此巢至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其可乎

王肅曰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

予手拮据 音吉居○傳曰拮据撠挶也音戟菊○疏曰撠持也撠挶謂以手拘持草也 予所捋荼 捋鑾之入荼音徒○朱氏曰捋取也○傳曰荼萑苕也萑苕音完條

○疏曰薍爲萑萑苕謂薍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薍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薍須之去聲○三荼考見邶谷風○朱氏曰可藉巢者 予所蓄租 程子曰蓄積也租取也 予口卒瘏 租音徒○王氏曰卒盡也○傳曰瘏病也 曰予未有室家

又託爲鳥言予手拘持者是予所捋取萑苕也予所蓄積租取而予口盡病也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也豈可室成而爲鴟鴞所毀乎周公以喩已不憚勤勞者以王業未成故也豈可業成而爲殷民所毀乎手拮据而捋荼蓄租而口卒瘏交錯言之也

予羽譙譙 譙音樵○傳曰譙譙殺也殺色界反減削也 予尾翛翛 翛音消○傳曰翛翛敝也 予室翹翹 傳曰翹翹危也 風雨所漂搖 漂音飄 予維音嘵嘵 嘵音枵○錢氏曰嘵嘵叫呼也

又託爲鳥言我營巢之苦非特手勞口病也予羽譙譙然殺滅予尾翛翛然敝敗予室翹翹然危風雨又漂蕩而搖動之予恐其隕墜維音嘵嘵然而叫呼也周公以喩已盡瘁經理王室如鳥之作巢甚苦王室新造成王幼沖如鳥巢之甚危殷民又爲流言以搖撼之如風雨之漂搖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嘵嘵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 勞去聲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 思去聲 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 女音汝 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樂音洛 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 說音悅 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杕杜勞還役也後序言大夫美之非也杕杜述家人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則一然杕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繾綣言之諄複宜與杕杜不同也後序又分一章言其全軍而歸二章言行者之思非也今以前三章皆爲述歸士

在途思家之情後山詩所謂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蓋別家之情於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采薇出車言今我來思皆言在途之事與此正同末章因述自途而至家故四章皆以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發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慆音叨○傳曰慆慆言久也我來自東今曰來歸也零雨其濛鄭曰零落也○錢氏曰濛濛細雨貌我東曰歸

今曰曰歸猶言歸也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行王音航毛音衛鄭音衡枚音梅○傳曰士事也○疏曰大司馬大閱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著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繣音畫又呼麥反蜎蜎者蠋蜎音淵蠋音蜀○錢氏曰蜎蜎蟲微動貌○傳曰蠋桑蟲也○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烝在桑野敦彼獨宿敦音堆○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今曰諺云敦敦不動亦在車下

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爲固故以東山言之此詩乃軍士巳歸之後問公不忘其往時之勞歷述其途思家之情以慰勞之以見上之知其憂勞也人之思家於歸而在途思之最切此設爲軍士自道之辭反覆委折曲盡人情之私謂爾軍士在途之時若曰我向之往東山以征三監也慆慆然久而不歸及我來歸自東又道遇細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行役最以雨爲苦言雨之濛濛形容得羇旅愁慘之意我自東言歸行而未至我心念家之在西而悲也征役久則衣破敝故思到家之時當更制裳衣願

自今勿復從事於行陣而銜枚也在途徑行桑野因感所見而自歎曰彼蜎蜎然微動之桑蟲久在桑野之葉中如我敦然不移而猶宿亦在車下也古之用車止則爲營衛故士卒宿于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見上之體其情也○烝有三義衆也進也久也此詩三烝在者二以爲進則可以言蠋不可以言瓜以衆爲則喻獨宿不取衆義也此詩皆言久役之情則久義爲勝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臝力果反○釋草曰果臝之實栝樓○釋曰果臝之草其實名實卽子也○疏曰孫炎云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亦施于宇○施音異○陳氏曰施延也○曰宇屋垂也解見七月伊威在室傳曰伊威委黍也○陸璣曰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在戶蠨蛸音蕭梢○傳曰蠨蛸長踦也踦音欺脚也○陸璣曰喜子也小蜘蛛長脚者俗呼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町畽鹿場町音挺畽湍之上本又作疃字又作疃○程子曰町畽廬傍畦壠也熠燿宵行熠音揖燿字亦作曜燿○燐曰熠燿螢火也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章亦述軍士在途遇雨勞苦而思家蓋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二上心此人之情也我久征役無人在家田廬必是荒廢想見栝樓之實蔓延于屋垂之下矣壁落閒伊威小蟲必以無人而出行于室矣蠨蛸小蜘蛛必結網當戶矣廬傍畦壠必為麋鹿之場矣螢火夜必飛行室中矣此五物不足畏也乃可懷感也謂久而不歸也此言歸士無室家者閒之趙處齊云卽末章歸而新昏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鸛音貫垤音迭○陸璣曰鸛似鶴○王氏曰垤丘垤也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洒鰓之上埽音搡我征聿至有敦瓜苦敦音團○程子曰敦圓成之貌烝在栗薪嚴曰烝久也○錢氏曰栗之可為薪者○程子曰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天將陰雨鸛性好水長鳴于丘垤之上亦道閒遇雨所見也此時想其婦在家必念行人而悲歎且曰今當洒埽其室穹塞鼠穴我征夫將至矣望我之歸也聿者將遂之辭實未至也又想其婦見有瓜之苦者人所不取敦然圓成久在栗薪之上如我之匏繫于東必數曰自我不見者今三年矣此皆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念家之情如白居易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也此說歸士有室家者卽末章所言其舊如之何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嚴曰熠燿鮮明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駁音剝○釋畜曰黃白皇騮白駁○孫炎曰馬黃白有黃處有白處騮赤色也騮白有騮處

曰親結其縭音离。曰縭婦人帨巾也解見野有死麕。傳曰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褘音暉衿禽之去聲鞶佩帶也帨音稅。疏曰婦人之褘謂之縭孫炎以褘爲帨巾郭璞以爲今之香纓此言結縭當是帨非香纓也九十其儀朱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末章到述家之樂以慰悅之言在途遇雨則勞自途至家則喜至家之時適及仲春倉庚之飛其羽鮮明人情和悅與景相會我軍士未受室者可以及時而昏姻此女子之歸于夫家其馬有皇有駁女之母親結其帨巾其儀多也其新昏者甚美矣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哉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烏路反。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朱氏曰四方方之國從管蔡之辭者

既破我斧今曰易旅卦傳其資斧注斧所以斫除荊棘又缺我斨音鏘。今曰斧斨解見七月伐木用之非指兵器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皇正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曰將大也

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並言乃幽民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爲鑿屬銶爲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卽竄匿自守周公又遲之三年不爲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於戰陣惟行師有除道推蘇之事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之久則必敝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爲哉但能破我之斧而已又缺我之斨而已其兵器元無損也蓋周公東征唯四國是正而已卽孟子言征者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彼雖自外於周周公一視同仁均爲我民不忿疾之乃哀矜之周公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豈不大哉大周公所以惡四國也。舊說破斧缺斨爲戰陳殺戮之多至於如此且東山序云一章言其完也孔氏云東征無戰陳之事然則破斧缺斨非爲戰也周公提王師以臨武庚之小醜若用其兵力一鼓滅之何待三年之乆乎觀尚書所載周公

化商之事勤拳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眞
所謂哀我人斯也若以爲殺戮之多至於破
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殘敝甚
矣與下文哀我人斯及吪嘉遒休之意皆不
相類血流漂杵孟子所不信揮刀紛紜韓氏
之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奇○傳曰鑿屬曰錡）周公東征四
國是吪（音訛○傳曰吪化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化之而已不殺之也嘉言德之甚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傳曰木屬曰銶○釋文曰韓詩云鑿屬一解云今之獨頭斧）周公東征四國是遒（慈秋反○曹氏曰遒聚也）哀我
人斯亦孔之休

聚之言不使之離散失所也休言四國平而
天下和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音哥）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子傳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詩記曰觀金縢所載二公至周公知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休者也主未悟而事未白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傳曰柯斧柄也）匪斧不克（朱氏曰克能也）取妻如何（取音娶）匪媒不得

有問伐木以爲斧柄者當如何乎非斧則不
能其理易知何必問也有問取妻者當如何
乎非媒則不得其理亦易知何必問也今欲
周公之歸何必問人但以禮迎之而已下章
言之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嚴曰則法也）我覯之子（覯溝之去○箋曰覯見也之子周公也）籩豆有踐（七○釋器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傳曰踐行列貌）

所伐之柯即此手中之柯比而視之舊柯短
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則不遠亦
易知也我欲見周公當陳其籩豆踐然有行
列隆禮以迎之而已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音域）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構傳曰是詩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不當久處外也）

九罭之魚鱒魴鱒存之上濁。疏曰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
囊。陸璣曰鱒似鯶而鱗細於鯶赤眼鯶音混。曰魴鯿也解見陳衡門我覯之子
袞衣繡裳朱氏曰袞衣繡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
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
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蜂位袖疊三音卷音捲
興也言設九罭之常網則僅可以得鱒魴之
常魚踰常禮非所以處周公也故我欲見之
子周公當用龍袞之衣及絺繡上之裳上公
禮服往逆之服其服則居其位矣欲朝廷復

相之也。九罭毛以為小網諸家或以為大
網郭璞言有百囊網則九囊者不得為大網
又有不及九囊者則九囊亦不為甚小蓋常
網也鱒魴毛以為大魚今赤眼鱒及鯿魚皆
非大魚

鴻飛遵渚傳曰遵循也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女音汝處音杵
西人欲公之歸謂東人曰鴻飛宜戾天而乃
遵循於洲渚周公宜在朝廷而乃留滯於東
土豈公歸無其處所遂於汝東土誠安處乎
公歸則朝廷有以處之不久留於汝東土也
此所以諷朝廷也

鴻飛遵陸釋地曰高平曰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程子曰宿安息也
豈公歸不復其舊位而於汝東土誠安留乎
公歸必復其舊位矣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欲公之留荅西人曰汝固有裳衣以迎
公之歸矣然願無以我公歸而使我心悲也

言袞衣者因首章西人欲以袞衣繡裳迎公
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三句

狼跋音撥又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也遠則四國
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補傳曰後序推本其初而言之觀詩曰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謂其終始無瑕也

狼跋其胡狼解見齊還。傳曰跋躐也。疏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胡頷懸肉也載疐其尾疐音致藉又音帝今不從。傳曰疐跲也跲其劫反躓不行也

○今曰疐音致者跲也帝音者本也此詩但當音致中庸言前定則不跲注跲躓也躓音致說文云跲躓躓即疐也○釋言曰跋與疐皆顚倒之類進則躐其胡而前倒退則卻頓而倒於尾上

公孫碩膚 孫鄭音遜毛如字○程子曰遜遜而帶居也○傳曰碩大也膚美也

赤舃几几 舃音昔○詩記曰鄭氏屨人註云王舃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舃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舃禪下曰屨禪音丹○王氏曰几人所馮以爲安故几几安也○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維縶周公無利欲之故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舃然几几然安也異於狼之跋疐矣○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舃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畜之者是以亦得藍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爲唯聖人無欲故地天萬物

不能[illegible][illegible]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孔子既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舃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興也老狼以貪欲之故陷於機穽其在機穽之時欲進則跋躐其胡欲退則疐跲其尾求脫不能喻人有貪欲則陷於患難進退失措也周公遜其大美不以德盛自矜不以功大自伐無一毫私欲之累故雖處流言之變其赤舃几几然步履安詳無異平日所謂不失其聖也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舃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狼猛健之獸雖善兵者禦之亦不能免乎時不至跋疐其老者雖項下垂胡若在平地亦無跋之之理所言跋胡疐尾者謂其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脫不能耳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錢曰不可玼瑕也○程子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

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性其安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跋狼疐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狐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與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疐安有几几不叔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同故不通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十六

詩緝卷之十七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鹿鳴之什　小雅

諸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〇程子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爲乎與二南同也〇陳氏曰周家之治至於文武其禮文浸以煩釋故周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其目二十有二以發揚其誠意太史錄之其後或舉是事則復歌是詩焉〇朱氏曰正小雅燕饗之樂也〇補傳曰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歟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於大小雅間取一二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

正小雅二十二篇皆中庸尊賢親親體羣臣柔遠人懷諸侯爲天下國家之大經非政之小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飲食音蔭嗣）又實幣帛筐篚（音匡匪）以將其厚意（疏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然後忠臣嘉賓盡其心矣

古者上下交而爲泰於鹿鳴諸詩見之儀禮註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之樂歌也故序以羣臣嘉賓兼言之詩不言羣臣唯言嘉賓則總謂羣臣爲嘉賓以禮待臣之厚也詩中求規益序所謂盡心謂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義在得字非爲必待燕而後盡其心也杜甫云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得古人用詩之意矣

呦呦鹿鳴（呦音幽〇程子曰呦呦和聲也）食野之苹（音平〇傳曰苹萍也）〇疏曰藾蕭也藾音賴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著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烝食脆七歲反我有嘉賓（今曰總稱羣臣及賓客也）鼓瑟吹笙（瑟解見關雎〇廣雅曰笙

以匏爲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〇李氏曰瑟者包羲氏所作笙簧女媧氏所作）吹笙鼓簧（簧解見王君子陽陽〇疏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〇今日鼓謂動其聲易繫辭鼓之以雷霆注鼓動也吹笙則動其簧而發聲）承筐是將（疏曰承猶奉也〇傳曰筐篚屬將行也）人之好我（好去聲）示我周行（示毛如字鄭作寘行毛如字鄭音航〇朱氏曰周行大道也〇傳曰周至也〇周行有考見卷耳）

興也鹿得野苹而呦呦然和聲呼其類以共食之興君有飲食召羣臣嘉賓與之燕樂也我有此嘉賓爲之鼓其瑟吹其笙吹笙之時動其笙中之簧又奉承筐篚以盛幣帛而將

其意情文相稱驩欣交通庶乎人之好愛我
者示我以大道矣以告我者爲相愛蓋道之
使言也燕禮於旅也語所以通下情求規益
豈曰耽樂飲酒乎哉。釋草苹有二種一云
苹蓱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苹也解見采蘋一
云苹藾蕭郭璞云今藾蒿也此陸生之苹也
卽鹿所食是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呼毛反。蒿解見蓼莪 我有嘉賓德
音孔昭 德音解見假樂 視民不恌 音挑。朱氏曰恌偸也。曹氏曰視民與
視民如傷同義 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
敖 傳曰遨遊也。今曰言其禮之從容也

嘉賓教益於我皆有德之言甚昭明矣其視
民則不薄之謂所言皆仁厚也雖君子之人
猶法則之視傚之言可爲善類之師表也我
與之燕飲而敖遊庶乎從容歎洽而有磨礱
浸潤之益非徒遊燕而已。○駁破上章示我
之示爲寘故以此章視民之視爲示今皆如
字則此視爲瞻視之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音琴。傳曰芩草也。陸璣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
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亦喜食之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且湛 音耽字又作耽。傳曰湛樂之久也。 我有旨酒以燕
樂嘉賓之心
非徒養其氣體也以之燕飲而樂其心庶其
罄竭而無隱耳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勞使並去聲。曰事畢來歸也。疏 有功而
見知則說矣 說音悅。李氏曰四牡五章皆言其勞則是深之知矣

人臣之事皆職分所當爲不計其君之知不
知也此特序詩者之辭以爲使臣有馳驅之
勞而其君能深體之其心之喜說當如何并
使臣必待見知而後說也

四牡騑騑 騑音非。傳曰騑騑行不止之貌 周道倭遲 倭音威。詩記曰使
臣初發自周道以往。傳曰倭遲歷遠之貌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音古
○李氏曰王事者公事也。解見唐鴇羽 我心傷悲
使臣既還文王燕饗以勞之而歌是詩焉述
其往途之情而設爲使臣自道之辭若曰我

乘四牡騑騑然行而不止由岐周之道而往
他國倭遲然回遠我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
不可以不堅固不敢狥私以廢公是以我心
自傷悲耳所悲之事謂念父母也下章言之
○文王未嘗稱王而言王事者諸侯受天子
之命以治其國西伯受天子之命以統諸侯
使臣往來皆王事也 朱氏曰爲臣者奔走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當
爲何敢自以爲勞哉然君之心則不以是而自安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
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鄭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箋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
曰臣之事君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 嘽音灘駱音洛○傳曰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鬣曰
駱○嘽嘽考見崧高○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 豈不懷歸王事靡
盬不遑啓處 音杵○釋言曰啓跪也○釋曰莊子云擎跽曲拳說文云跽長跪也
跽音起○傳曰處居也○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卽起身居則坐也孝經居吾語汝
坐而有所敬則跪○今曰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也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李氏曰大意爲
不暇居處之義
駱馬耐勞苦今以勞之故猶嘽嘽然喘息人

勞可知矣
翩翩者鵻 翩音篇鵻音追○朱氏曰翩翩飛貌鵻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者皆
隹屬○曰鵻鳩也卽郯子祝鳩氏司徒也鵻一鳥而十四名鵻也隹其也鵓鳩也祝鳩也鳩
鳺也鵓鳩也鴡鵻也楚鳩也鵻鳩也荊鳩也乳鵓也鵓鳩也鶻鳩也鵻鳩也隹其亦作鵻鳩
鵓音孚浮亦作夫不鵓音浮鶌音屈鶌音汾鵓音蘋鵓音役鵓音葵○左傳注曰祝鳩孝故主
教民○陸璣曰如小鳩○山陰陸氏曰壹宿之鳥鵻性慈孝怒諶故聽聲考詳精云雀聲慘毒
鳩聲慈念鳴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鵻鳥之短尾總名也 載飛載下 箋曰載則
也 集于苞栩 音許○曰栩杼也櫟也栩也傳見唐鴇羽 王事靡盬不
遑將父 傳曰將養也

興也設爲使臣之言謂在途之時思念父母
因見孝鳥鵓鳩其飛貌翩翩然或飛或下集
止於叢生之栩木鵓鳩性壹飛止不離常處
故得遂其孝養我以王事不可不堅固行役
無常處不暇將養其父鵓鳩之不如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音起○曰杞枸杞也一名枸檵
枸音苟檵音計○今曰本草有枸杞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山谷有顯聖寺庭枸杞詩云
養成九節杖持獻西王母天隨子又言常食杞菊東坡有後杞菊賦卽此杞也其根名地骨其
莖榦三五尺作叢春作羹茹微苦相傳蓬萊縣南丘村多枸杞高者一二丈 王事靡

盬不遑將母

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于苞杞雅杕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枸杞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驟愁之去駸音侵○釋文曰驟馬步疾也○今曰走馬曰馳不馳而步疾爲驟○錢氏曰駸駸馬前進貌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箴曰諗告也○疏曰左傳云辛伯諗周桓公

設爲使臣之言謂我駕彼四駱疾步而驟駸

駸然前進豈不念親而懷歸乎所以作此歌詩以養母之情來告於君也此詩本君令作之以勞使臣非使臣所作然五章皆設爲使臣自述之辭故末章託言使臣作此詩以來告蓋臣有此勞苦之情不敢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示君之知其涉苦以勞之也獨言將母承上章之文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李氏曰先遣而後勞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前蓋三百篇之本末多有顚倒者如載馳衛戴公之詩乃在於文公之後清人鄭文公之詩乃在於突忽之前葛藟平王之詩乃在於桓王之後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乃在於四牡之後而豳風之破斧乃在於東山之後雖其顚倒如此亦非詩之本意也○詩記曰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送之以禮樂曹氏曰燕以遣之所謂禮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言遠而有光華也疏曰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歐陽氏曰稱美其能將君命爲國光華於外爾○程子曰天子遣使四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遣使以禮樂歸又勞之體羣臣也

皇皇者華○傳曰皇皇猶煌煌也○疏曰草木之華于彼原隰釋地曰廣

平曰原下濕曰隰○今考釋地云高平曰陸傳於原陸皆曰高平當以釋地爲正駪駪征夫駪音莘○傳曰駪駪衆多之貌○箴曰征夫衆行夫也○李氏曰使臣之屬也每懷靡及今曰懷念也

興也使臣還則勞之遣則勉之言皇皇然光明者草木之華于彼原隰之間猶使臣能將令爲國光華於遠近也駪駪然衆多之行人皆敏於赴功每念不及於事唯恐不逮也征夫如此使臣可知遣使之初預道其忠勤以勉其能然也曹氏曰說者以爲使臣被君之光寵以遠出近高下皆有光華

此爲使臣之辭則可以爲君遣之之辭則不可

我馬維駒音俱解見漢廣六轡如濡音需○箋曰如濡言鮮澤也○李氏曰羔裘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音沮之平○歐陽氏曰周徧也○陂曰爰於也○釋詁曰諏謀也○程子曰採擇求訪使臣之職○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

所乘之馬維駒在手之六轡其鮮澤如水沾濡之乘是車馬馳驅疾行當周徧其所而詢問之以廣人君之耳目亦勉之也諏謀度詢皆訪問之意不必分咨事咨難之類

我馬維騏騏音其見小戎六轡如絲李氏曰如絲言調直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駱音洛解見四牡六轡沃若說文曰沃灌溉也毛傳曰沃潤澤也○今曰猶如濡也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度音鐸

我馬維駰音因○傳曰陰白雜毛曰駰○駰詳解見駉六轡既均傳曰均調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詢音荀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音弟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號曰左傳富辰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朱氏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天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

讀此詩知後序亦有不可廢者矣

常棣之華曰常棣也玉李也○釋木曰唐棣移常棣移音移○舍人曰唐棣一名移

常棣也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程子曰全王李也花萼相承甚力○李氏曰何彼穠矣言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所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鄂不韡韡鄂音諤韡音偉○嚴氏曰承華者曰鄂號曰鄂比於弟華比於兄○錢氏曰鄂與萼同○傳曰韡韡光明也凡今之人范氏曰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

與也玉李其華繁密其鄂豈不韡韡然光明乎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承覆而榮顯也凡今之人與我交接者皆莫如兄弟之至親也凡今之人總言

下文朋友妻子也。一章發端姑言兄弟之情而辭氣抑揚之間已有感歎不盡之意其斯周公之心乎

死喪之威傳曰威畏也兄弟孔懷傳曰懷思也原隰裒矣裒蒲侯反。傳曰裒聚也。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患難之時也兄弟求矣

一章以華鄂相輝喻兄弟之求顯姑以安樂之時言之既而斷以凡人皆不如兄弟則安樂之時未足以見其情之切至於是二章以下皆以死喪急難之事驗之死喪何畏怖之事他人未必相念惟兄弟甚相恩念也亦困窮流離聚於原野之時惟兄弟則相求以相依也詩記曰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踈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厚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遜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

春令在原令音零。曰脊令雪姑也。釋鳥曰鶺鴒雝渠。郭璞曰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陸璣曰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鷃音晏。山陰陸氏曰義訓云鶺鴒錢澤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爲驗矣。程子曰言鶺鴒首尾相應兄弟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兄弟急難如字又去聲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平聲又去聲傳曰況茲也

春令飛則鳴行則搖在原者是其行時也非在原不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春令行而在原則搖其身首尾相應如兄弟急難相救也世以手足喻兄弟亦謂如右左手之相救一體同氣天性自然至親至切之喻也每猶凡也當急難之時凡有良朋於此長歎而已未

必能相救也李氏曰林回云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故曰題彼春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在於行則搖故曰春令在原程子以爲春令首尾相應是也鄭氏以爲水鳥宜在水中在原則失其常處故飛鳴以求其類非也今雪姑非水中之鳥若失其常處而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春令哉

兄弟鬩于牆鬩許歷反。傳曰鬩很也。外禦其務如字讀者又音侮。

今曰禦止也務猶事也賤曰訓侮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曹氏曰烝衆也○傳曰戎相也相去聲

兄弟或不相得鬩很於牆内非令兄弟也然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以外禦爲務不以小忿而敗親也當他人侵侮之時良朋雖衆然無相助者言兄弟之不令者猶勝朋友之良者也朱氏曰此章正爲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情義之輕重當於死生患難之時觀之若喪亂既平安寧無事之時則以爲兄弟不如友生矣何不於死喪患難之時觀之時乎○或謂友生約我以禮義兄弟所不如非此詩重兄弟之意或曰及其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文意不順

儐爾籩豆儐音賓○傳曰儐陳也飲酒之飫飫之去聲○蘇氏曰飫饜也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樂音洛○程子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

生患難之時惟兄弟義重則平安之時不可忘兄弟也宜燕兄弟以親睦之儐陳爾之籩豆飲酒至於饜飫兄弟具集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合好去聲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傳曰翕合也和樂且湛音耽○鹿鳴傳曰湛樂之久也

薄俗多知妻子之愛而忘兄弟之重故言爾於妻子好合和睦如鼓瑟琴其聲相應然必兄弟翕合相聚然後其樂湛久也兄弟不相合而唯樂其妻子其樂淺矣

宜爾家室樂爾妻帑音奴依字叶訪及經典通爲妻帑字○傳曰帑子也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傳曰亶信也

承上章之文言爾能與兄弟翕合則可以宜爾之家室樂爾之妻帑爾試窮究之圖謀之庶幾信吾之言乎蓋必深長思之而後以吾言爲然也家室言妻帑所在妻帑卽家室之人也○此詩專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拳反覆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

雖已往而懇切哀傷之心若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之心惻然溢於言辭之表矣坡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此最說得周公之心出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後序之言無害於理而以說此詩則支離矣

伐木丁丁陟耕反音近平○劉氏曰丁丁聲相應也鳥鳴嚶嚶音罃○嚴曰嚶嚶兩鳥聲也出自幽谷傳曰幽深也遷于喬木傳曰喬高也嚶其鳴矣求其友矣嚴曰遷處高木者呼其尚在深谷者相彼鳥矣相去聲○嚴曰相視也猶求友聲矧伊人矣傳曰矧況也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程子曰和謂相好○今曰平謂不爭

興也山中伐木其聲丁丁然相應是與人共伐之有朋友之義焉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嚶嚶然驚鳴而飛自深谷之中遷徙于他木之上其驚飛食卒之際猶不忘其類作求其友之聲喻朋友相求相援也視彼鳥之無知尚作求友之聲況以人而不求友生乎神聽聞之之吾儕相與爲友當終久相與和平也

伐木許許音虎。朱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釃酒有藇釃音師藇徐之上聲○傳曰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用草者用茅也僖四年左傳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既有肥羜音紵除之上聲○傳曰羜未成羊也○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以速諸父傳曰速召也○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

者○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嚴曰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父親親之辭也長曰伯少曰叔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依諸侯之例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傳曰微無也○嚴曰顧念也○於粲灑埽於如字舊音烏灑總之上埽音謀○傳曰粲鮮明貌陳饋八簋饋音匱簋音軌○簋解見權輿○曹氏曰八簋言其盛也正義以爲周官掌客云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用六簋毛云天子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而言耳然序云朋友故舊何止族人此乃文王詩其事猶在商世周禮皆出於周公制作以後豈得拘以爲制哉既有肥牡疏曰肥羜之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傳曰咎過也

上章以伐木共事爲朋友之義故下章每言

伐木以題之言伐木者衆人共力其聲許許然有朋友相資之義也以筐釃酒而去其糟其酒藇然而美又有肥羜以召同姓朋友曰諸父者而燕樂之寧使彼適然有故而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是粲然鮮明灑埽其室庭陳其飮食有八簋之盛又有肥牡以召異姓朋友曰諸舅而燕樂之寧使彼適然有故而不來無使我有故過咎也

伐木于阪 音返○阪解見東門之墠 釃酒有衍 上去二音○今曰衍水溢也古酒之滿 籩豆有踐 解見伐柯 兄弟無遠 上去二音○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餱音侯字亦作糇○今曰餱乾食也公劉乃裹餱糧王制乾豆注云乾謂腊之以爲豆實疏云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腊音昔臡音泥 有酒湑我 湑須之上○傳曰湑莤之也莤音縮○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泲音齊子禮反○今曰卽毛氏上文以籔曰湑也 無酒酤我 酤鄭音沽又音顧毛音戶○嚴曰酤買也○疏曰論語酤酒市脯不食 坎坎鼓我 宛丘傳曰坎坎擊鼓聲 蹲蹲舞我 蹲音逡○傳曰蹲蹲舞貌 迨我暇矣 嚴曰迨及也 飮此湑矣

釃酒有衍而滿籩豆有踐而成行列朋友同儕曰兄弟者無有踐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民之失德者不能厚朋友故舊之禮或因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此可爲戒故我命有司設燕者曰有酒則爲我以茅莤之無酒則爲我酤買之非必無酒設言縱使無酒猶當酤之篤於朋友不以有無爲辭也下文言飮此湑知不待酤也又令鼓人坎坎然爲我擊鼓又令舞人蹲蹲然爲我與舞今正及我閒暇矣與朋友飮此所湑之酒也當燕飮之時言此者見恩厚之意常存前此特未得暇耳示殷勤也。此言無酒設言之時前漢食貨志羲和魯匡言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非經意也一詩之內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曰微我有咎微我弗顧迨我暇矣及湑我酤我鼓我舞我皆同鄭氏以爲族人陳王之恩則是臣答君之辭非君燕臣之辭矣君燕臣之樂歌但當述巳待臣之意不當述其臣感巳之辭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氏六章六句今從劉氏每章首言伐木是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今考下下本註俱去聲韻註上字音暇降也自上而下也下字返臣之上遍底也元在物下也然上遍讀寫去聲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嚴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上以荅其歌○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荅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

此報上之樂歌也謂荅上篇五詩以相成也

天保定爾嚴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亦孔之固傳曰固堅也

俾爾單厚單鄭音丹毛音亶○今曰俾爾戩何言俾爾獨厚性○嚴曰單盡也何福不除音筯○程子曰除有消去之義其受之皆若消去而未嘗有○朱氏曰除舊而生新也俾爾多益補傳曰曰厚亦取厚下之意曰益亦取益下之意以莫不庶嚴曰莫無也○傳曰庶衆也

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祝君以福必本之以德言天安定爾位亦甚堅固矣使爾每事盡厚則何等福不消受也使爾多行利益則民物無不蕃庶也厚謂忠厚益謂利益於民損上益下則益矣損下益上則損矣民物蕃庶卽君之大福也○此詩曰厚曰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與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俾爾單厚則欲其每事皆厚俾爾多益則欲其每事皆益俾爾戩穀則欲其每事皆善謂有一之未厚未益未善則不足爲君德之全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爲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詩人頌禱多兼德言之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戩音翦○朱氏曰戩與翦同盡也穀善也言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無不宜傳曰罄盡也受天百祿降爾遐福傳曰遐遠也維日不足

使爾盡善則無所不宜宜君宜王宜民宜人宜兄宜弟無所不順也故能受天之百祿降爾以遐遠之福滿招損謙得益故福祿雖盛而不自止足所謂吉人爲善維日不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釋地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上言福除矣庶矣宜矣此又欲其福之興興言興盛也如山之高矣又復如山脊之岡則愈高矣如阜之大矣又復如大阜之陵則愈大矣此所謂興也山阜岡陵猶有定體故又欲其福之增增言加益也川本源深流長而方至則又盛長之初其增不可量也

吉蠲爲饎 蠲音鵑饎音熾。傳曰吉善也蠲潔也饎酒食也 是用孝享 傳曰享獻也 禴祠烝嘗 禴音藥。疏曰自殷以上則禴禘烝嘗王制文也至周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曹氏曰此詩云禴祠烝嘗蓋追作於成王世耳 于

公先王 疏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盩音籌又音舟。疏曰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祖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者廣舉先公之數不謂祭盡及先公也紺音敢。朱氏曰先王謂大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武周公所更定者歟 君曰卜爾 令曰君自先公先王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錢氏曰前知也 萬壽無疆

吉善蠲潔以爲酒食是用致其孝敬之心以獻享之夏禴春祠冬烝秋嘗以四時祭於先公先王也先公先王言其爾得萬壽無窮之福此謂嘏辭也

神之弔矣 弔音的。傳曰弔至也 詒爾多福 詒音移。傳曰詒遺也遺音位 民之質矣 程子曰質實也 日用飲食羣黎百姓 傳曰黎衆也。李氏曰羣黎百姓當以爲民 徧爲爾德

此章承上章祭祀言神以來至矣遺爾君以多福民皆質實矣智巧不生日用飲食而已故羣衆百姓皆爲爾德淳質則近德機巧則近賊也上既曰民下復曰羣黎百姓中庸言之見無一民之不爲爾德也德者民心之所自有而曰徧爲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則

民心之天與君心之天更無差別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

如月之恆 音縆胡登反舊亦作縆古鄧反今從不。今日恆常也久也 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 今日終南山也考見秦終南 不騫不崩 騫音愆。傳曰騫虧也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前既言其福興矣增矣此又欲其永久日月南山松柏皆永久之物也然月盈則虧如月之恆欲其常盈而無虧也日中則昃如日之升言其方升而未昃也日月猶有虧昃又如

終南山之壽不騫崩不傾壞則可謂堅固矣然人君之福非享之一身而已又如松柏之茂無不承其庇覆者則天地鬼神山川羣臣百姓草木禽獸無不賴之。毛鄭以恒爲上弦今考恒字無弦義唯緪字訓弦索亦作緪音亘古鄧反恒與緪其字與音義皆不同易恒卦止爲常久之義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戍曰戍守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玁狁音險允難去聲玁曰玁狁今匈奴也。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將去聲率衰之去。殷曰天子殷王也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勞去聲還音旋杕杜以勤歸也杕音第。程子曰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周之所以興也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諸詩周之所以衰也言遣戍役者主師衆言之其實遣將率戍役同歌采薇併將率遣之故詩中兼言君子小人也三詩述其往返始終之辭大略相似但采薇是遣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因以勉之出車杕杜則述其已事之勞而慰之耳

采薇采薇薇解見草蟲。疏曰二月時。薇亦作止傳曰作生也。錢氏曰起也始生也薇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歲曰莫晚也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歲莫解見唐蟋蟀。疏曰出車云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莫莫實未歸。錢氏曰歲莫則念歸人情之常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解見四牡不遑啓處玁狁之故

總遣將士設爲將士自道之言曰我今從戍正是春月采取薇菜之時其薇菜亦已作而生矣曰何時歸乎曰何時歸乎連言之者念歸之切自計當在歲晩也雖託爲軍士自計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男有室女有家今男不得以室爲室女不得以家爲家述其情思也又不暇啓居述其勞苦也皆以玁狁之故言不得已而用兵非上之人毒我也此以義曉之而託於軍士之自道若其心之已諭耳程子曰毒民不由乎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補傳曰西漢志謂懿王時

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謂懿王時重歌此詩以勞士卒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程子曰始長而柔、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今曰如火烈烈言內熱也載饑載渴嚴曰載則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傳曰聘問也

遣戍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脆則可食矣感時物之變念歸而憂憂心烈烈而內熱重以饑渴勞苦甚矣我戍守之事未得安定無人可使歸問其家之安否將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託爲將士自道之辭而勉之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曹氏曰薇剛則老硬不可食矣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嚴曰十月爲陽特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音究○傳曰疚病也我行不來嚴曰來猶反也

薇始長而柔今又剛矣十月爲陽歸其當在十月之後卽上章所言歲莫也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歲莫憂心雖甚病而我之役未可以歸亦託於其自道而勉之也○十一月一陽生十月新陽胎萌故曰陽月猶四月莠葽以物成於陰而四月微陰胎萌故也

彼爾維何爾乃禮反○傳曰爾華盛貌維常之華傳曰常常棣也○解見常棣彼路斯何王氏曰路戎路也君子之車嚴曰君子謂將率戎車既駕戎車解見六月四牡業業柔氏錢曰業業不動也○今曰動而不息之意有考見雲漢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傳曰捷勝也○程子曰言速也

彼爾然而華盛者維何木之華乎維是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是君子將率之車也此詩兼遣將率故以常棣之華喩君子車飾之盛君子既駕此戎車以出征而四牡之馬業業然動而不息豈敢安居乎其心自期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耳此託於將士自期之辭以勉其立功之速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音葵○今曰傳於此云騤騤彊也於桑柔云不息也○經四牡騤騤凡四出今皆以爲不息君子所依程子曰依止也朱氏曰猶乘也小人所腓音肥○嚴曰小人戍役也○程子曰腓從動之義○今曰腓足肚也易咸卦咸其腓如足之腓身動則隨而動也四牡翼翼錢氏曰翼翼整肅貌象弭

魚服弭音敉。傳曰象弭弓反末也。腠曰弭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也服矢服也紒音計又音結。疏曰弭者弓稍之名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紒解也左傳云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猜音梢。陸璣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腠曰棘急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然不息此戎車者將率之所依止戍卒之所從動帥乘輯睦可知矣遣將率戍役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言之又四牡翼翼然整肅其弓梢曰弭以象骨爲之其矢服以魚獸之皮爲之軍旣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將士豈不曰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不可不討也亦託於將士自道之辭而因以警勅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傳曰楊柳蒲柳也。柳解見秦車鄰。錢氏曰依依柳柔弱之貌今我來思李氏曰思語辭也雨雪霏霏雨音御霏音妃。傳曰霏霏甚也。釋文曰雨雪貌行道遲遲傳曰遲遲長遠也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言昔我往征戍之時蒲柳依依然柔弱卽首章所言歲莫之時也今我來歸遇雪下霏霏然卽首章所言歲亦莫止也首尾申言之亦丁寧以安其心也此言霏霏想像而預言之耳我行道遲遲然長遠又困於饑渴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苦者文王遣戍而言莫知其勞苦乃所以深言其知之也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勞去聲還音旋率衰之去餘同。腠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反而勞之異貴賤異日殊尊卑也禮記云賜君子小人不同日。程子曰此詩爲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序大要任歸功將率

采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深體之心也出車杕杜當還歸之後而追述其已往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釋地曰郊外曰牧自天子所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爲西伯雖得專征必又王命行之謂我來矣召彼僕夫傳曰僕夫御夫也謂之載矣王事多難去聲維其棘矣腠曰棘急也

文王命南仲伐昆夷玁狁成功而還述其始
事以勞之託爲將率自道之辭言我駕出我
之戎車往彼郊外之牧地者蓋有人來自南
王之所命我爲此行也我是以召御車僕夫
令使裝載而往也輿師出於王命名正言順
矣非文王之私也王事多難昆夷玁狁並起
爲患其勢甚急非生事好功也將率可謂能
體國矣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李氏曰郊與牧義同設此旐矣傳曰龜蛇

曰旐○疏曰此及下傳鳥隼曰旟交龍爲旂皆春官司常文也建彼旄矣傳曰注干
旄○朱氏曰建立也○疏曰建之戎車○注西旄在也巳爲之於干旄言建旄亦同建之也
彼旟旐斯旟解見鄘干旄○朱氏曰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嚴
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爲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
○補傳曰至周官則定此各有等今並建之意商以前用此法耳胡不旆旆音佩
○朱氏曰旆旆飛揚之貌○董氏曰禮云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綏耳佳反憂
心悄悄鉞之上○郎拍舟傳曰悄悄憂貌僕夫況瘁音萃○傳曰況茲也
瘁譙悴也
設爲將率之辭言我出車往彼郊地之時人

競於趨事或設旐於干或建旄於車車上載
干干上設旐干首有旄旄旐互言之耳言此
旐彼旄見一時並設也彼旟與旐何有不旆
旆然飛揚者乎言皆旆旆然飛揚軍容甚張
也軍容雖甚張然臨事而懼故憂心悄悄然
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憔悴則將率可知矣
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繼旐
曰旆旐以全帛爲之續旐末爲燕尾者名之
爲旆言旆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旆言張旆

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菽旆旆
亦揚起也
王命南仲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往城于方傳曰方朔方近玁狁
之國也○疏曰朔方地名○朱氏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曹氏曰即六月所謂侵鎬及
方是也出車彭彭音棚○今曰經中惟載驅行人彭彭必旁反音如邦自餘彭彭
皆如字出車詩出車彭彭傳云馬貌蘇氏曰壯盛北山四牡彭彭傳云不得息大明駟騵彭彭
疏云強盛烝民四牡彭彭無傳箋云行貌韓奕百爾彭彭無傳無騤駉以車彭彭傳云有力有
容其說不一然不得息節行之意行而不息亦由壯盛其意一也旂旐央央如字
又音英○傳曰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朱氏曰交龍爲旂所謂青龍也○補傳曰所謂旌旟

動色武夫生氣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程子曰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赫赫南仲程子曰赫赫德名顯盛也玁狁于襄如字或作攘。傳曰襄除也。令日如不可襄也之襄
文王以殷王之命命南仲為將往築城於朔方名正言順氣勢增倍故南仲出車彭彭然壯盛其旂與旄央央然鮮明乃稱王命以令衆曰天子命我來築城於朔方也師直為壯矣朔方之地為玁狁所侵軼今王命南仲驅去玁狁以城之而已不事窮黷之也赫赫然

顯盛之南仲能除玁狁而驅之出境述其功也三章述其前事之奮揚以慰勞之也詩記曰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當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疏曰朔方之地六月時也疏曰方生華也。曹氏曰復以六月自北徂西而伐西戎也今我來思李氏曰思語辭也雨雪載塗雨音諭。傳曰塗凍釋也王事多難去聲不遑啓居解見四牡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傳曰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行簡也
采薇首章言玁狁之故則遣戍專為玁狁此詩不及戰事而言玁狁于襄是玁狁不待戰而自遁北方已定矣既而西戎復興於是以簡書就命南仲移師伐西戎此章述南仲承命西伐之事也言我昔自朔方而往伐西戎當黍稷方華六月之時也今我自伐西戎歸而在道雪落釋為塗泥春初之時也初謂止伐玁狁期於歲莫可以畢事而歸因有西伐之命遂致遷延春初猶在道也往返道路如此之久蓋以王事多危難不暇啓處我心豈

不思歸乎畏此告急之簡書故奔命相救不得還也簡書謂移師西伐之命也。采薇言往自周北戍之時也此詩言往自朔方西伐之時也采薇言來初期歸時也此詩言來自西戎歸而在道之時也下章言春乃至家耳
喓喓草蟲喓音腰趯趯阜螽趯音剔螽音終解並見召南草蟲。朱氏曰此章言其室室相望之情也未見君子疏曰君子斥南仲也憂心忡忡音充。擊鼓疏曰忡忡為憂之意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江反。疏曰降下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當南仲出征在外之時其室家思望之喓喓草蟲六句與召南叢同既見君子亦望其歸之辭也故曰此赫赫然顯盛之南仲伐西戎而未歸也。此章鄭氏以爲近西戎之諸侯望王師之至然上章述巳伐西戎歸而在道此章覆說未至西戎諸侯望之則其言無倫序當從朱氏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卉音諱又音毁。傳曰卉草也。疏曰萋萋茂美也倉庚喈喈音皆采蘩祁祁曰蘩白蒿也蘩解見采蘩祁祁考見七月

執訊獲醜程子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疏曰醜衆也。今日醜謂徒黨來降者薄言還歸還音旋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傳曰夷平也。疏曰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上章言其未歸也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也室家喜之春初在道春深乃至故言春日遲遲然陽氣舒緩草木萋萋然茂美黃鸝喈喈然和鳴采蘩以生蠶者祁祁然衆多於此之時執其魁首之可問者又獲其醜衆之降服者乃赫赫然顯盛之南仲平玁狁而還歸也敘景物之暄妍稱將率之功伐皆喜而道之也蘩以生蠶婦人之事述其所見知爲室家之言也獨言玁狁不言西戎者舉出師所主也采芑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亦不戰而言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勞去聲還音旋。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此詩首末皆序其室家思望之情以勞之也

有杕之杜曰杕赤棠也杕解見唐杕杜有睆其實睆還之上聲。傳曰睆實貌。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陽解見采薇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興之不兼比者也戍役來歸之述未還之時室家思望之情以勞之示上之知其勞也言杕然特生之杜有睆然之實是秋冬之交婦人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之未得歸故言王事不可不堅固我征夫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以至日月陽止歲將莫矣婦人

之心憂傷矣征夫閒暇可歸矣望之之辭也
言日月陽止者以采薇遣戍之初期以歲亦
陽止而歸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丘氏曰萋萋新葉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杕杜萋萋然生新葉則春又將莫矣自秋冬
之交卽望其歸旣而歲莫不至爽初期矣今
至春莫猶以王事之故而使我心傷悲也草
木皆萋然有葉矣女心傷悲矣征夫可以歸

矣亦望之之辭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今曰枸杞也三杞考見四牡王事靡盬
憂我父母丘氏曰君子之父母也檀車幝幝音闡○傳曰幝幝敝貌
四牡痯痯音管○傳曰痯痯罷貌罷音皮征夫不遠
北山之枸杞可采而食則春莫矣時物之變
如此而君子久役未歸以王事不可不堅固
至貽我父母之憂檀車幝幝然而敝四牡痯
痯然而疲征夫不遠而當歸也亦望之之辭
○鄭云杞非常菜也孔氏云杞木本非食菜

者不明言其爲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杞呂
氏朱氏以爲春莫杞可食杞之可食者惟枸
杞也婦以事舅姑爲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
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
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思之當早歸
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
其情各盡其道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傳曰逝往也○䟽曰往過也
而多爲恤傳曰恤憂也卜筮偕止䟽曰偕俱也會言近止

征夫邇止
庶幾其歸且不遠矣旣而車則不裝載人則
不來歸所以憂心甚病也約歸之期已過而
猶不至使我多爲憂恤矣本期歲莫則歸而
春深猶未至是其期已過也於是或卜之龜
或筮之蓍二者皆占問之其言會合皆云近
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此詩四章皆不
言戍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
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爲何如也

所以慰勞之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音離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樂音洛
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告音誥○朱氏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極道物多且盛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所謂
終於逸樂後序衍說也開後世人主怠政之
漸矣或曰始終通言周與之本末始於憂勤

言其心謂其初創造之艱難也終於逸樂言
其效謂其後功成治定遺後人以太平也所
謂旣醉太平鳧鷖守成皆成王之事而文武
憂勤之效也文武之時頌聲未作此詩燕饗
之樂歌非告神明之詩而曰可以告亦要其
後而言之耳然周公戒成王以無皇耽樂是
人主雖當逸樂之時不可有逸樂之心況治
未及成周者可不兢兢業業乎疏曰時雖太平猶非政洽
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云可以可以告神明謂言頌聲可作耳此非

告神明之詩也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爲
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
以爲可告神明近於頌矣○程子曰六月序
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
度也○曹氏曰物之生於最多者莫如魚
故牧人之夢以衆維魚矣爲豐年之兆

魚麗于罶音柳○傳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疏曰曲薄也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成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今曰周勃傳織薄曲師古注草薄爲曲也鱨
鯊音嘗沙○傳曰鱨揚也鯊鮀也鮀音駝○鄭疏曰鯊今吹沙也○陸璣曰鱨一名黃揚今
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大長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illegible]魚狹而小常張口
吹沙故口吹沙○山陰陸氏曰鱨今黃鱨魚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鯊性沈大如指狹
圓而長有墨點文常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故張衡云[illegible]淵沈之鯊鰡也字指云鯊當爲異物

志云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海物異名記云鯊似鮒而狹小鰡音留見張平子賦

君子有酒句○舊以君子有酒旨爲句今從朱氏○疏曰君子指武王旨且
多箋曰旨美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曰魴鯿也解見陳衡門○釋魚曰鱧鯇鯇音緩○今曰
毛氏以鱧爲鮦本草云蠡一名鮦今黑鱧魚道家以爲厭者也郭璞云鱧鮦山陰陸氏云鱧爲
玄鱧與蛇通氣是郭璞陸氏皆同毛說以鱧爲今之烏鯉魚也今不從舍人云鱧名鯇陸璣云
鱧鯇也似鱓類狹而厚是舍人與陸璣皆以鱧爲今之鯇魚也今從之鯇音同又音寵亦作鯶
蠡音禮

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鰋音偃○曰鯉似鮎也鮎音拈○今曰毛氏及前儒皆以鮎釋

鰋偃郭璞以鰋鮎各爲一魚鰋今偃額白魚也鮎別名鰻本草鮧一名鮎魚一名鰻魚是鮧鮎鰻爲一魚不言是鰋見郭璞與本草合毛傳質略當言以鮎耳本草鯉魚脊中鱗一道數至尾無大小並三十六鱗有赤鯉有白鯉有黃鯉三種

君子有酒旨且有 曹氏曰有言用之而愈有也

捕魚者以寡婦笱施之水中而魚麗歷於其中者有鱨揚有鯊鮀有魴鯿有鱧鯇有似鮎之鰋有三十六鱗之鯉以六魚略言之見魚之多耳寡婦笱以薄爲之苟簡易成非工緻之器又施於中水以待魚之自至而其魚靡所不有萬物盛多可知矣君子又有酒美而且多以之行禮無不備也○孔氏以鱨鯊皆爲大魚陸璣以鱨爲大魚鯊爲小魚山陰陸氏以鱨鯊皆爲小魚山陰陸氏又云鱨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又云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又云鱨鯊長魚魴鱧之魚則一方一圓鰋鯉之魚則一俯一仰又鱨鯊魴其性浮鱧鰋鯉其性沈意謂五色之備而小大長短浮深之不同也然詩人言鱨

鯊魴鱧鰋鯉不過如潛頌言有鱣有鮪鰷鱨鰋鯉多著魚名以見魚之多非謂止有此六魚也此六魚一一爲之說則潛六魚豈又皆有說乎鱨鯊大小猶未有定說不必泥可也

傳曰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摯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暴音僕罻音畏數七欲反○疏曰風暴謂北風也芟蓋藥而盡似芟之也皆十月也不罯之使迹恐盡物也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迹音迹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多則患其不善今既多而又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詩記曰旨卽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變嘉言旨旨卽嘉也旨而偕則無不美也

物其有矣維其有矣

有言無一或缺卽所謂偕也物既偕又有適當其時然後盡善今既有而且得其時矣○

詩經說禮多言時魚麗維其時矣楚茨孔惠孔時頍弁爾殽既時賓之初筵以奏爾時生民胡臭亶時蓋時者適其時之宜三時不害而奉酒醴以告神魚麗楚茨生民所謂時也君子之食惟其時物不時不食頍弁賓之初筵所謂時也雖所言有廣狹皆謂適其宜也詩記曰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音該○今曰李善注補亡詩云陔隴也呂向云南方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爲名孝子相戒以養也養音樣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嚴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縣音玄○釋文曰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之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二句毛氏著之也子夏得爲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此說非也樂以人聲爲主人聲節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

詩緝卷之十七

詩緝卷之十八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南有嘉魚之什 小雅

陸氏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正小雅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樂音洛大平之君子大音泰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朱氏曰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故曰樂與賢樂得賢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者樂官備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皆以播之樂歌爲樂之也嘉魚謂之與賢以詩言有酒燕賓是與之相親也有臺謂之得賢以詩言邦家之基爲民父母因以致福壽名譽是得之爲用也陳氏曰大平之君意滿志得侈心日生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則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蹤棄不肖者漸致狎昵閒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令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渾淳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傳曰江漢之閒魚所產也箋曰南方水中有善魚烝然罩罩張教反○王肅曰烝衆也○傳曰罩篧也篧音籗助角反○郭璞曰捕魚籠也○李巡曰編細竹以爲罩無竹則以荊謂之楚籗君子有酒丘氏曰君子成王也○今日讌以君子爲斥時在位者今不從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協句五殺反○丘氏曰嘉賓新進之賢也○暇日式用也

興也魚深潛者也南方江漢之閒產善魚編細行以爲罩而籠取之烝然罩之又罩而後得之與賢者隱伏於下必人君勤求而後得之也今賢者既至成王有酒與此新至之嘉賓用燕飲而相樂未至則勤求之已至則燕飲之是樂與賢也○成周大平持守之時所

用之人必先有德立政之書卷阿之詩皆曰用吉士此詩魚曰嘉則味之美瓠曰甘則可以養人雛爲孝鳥皆喻吉士也○左太沖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乳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穴口向丙故曰丙也如上所言則以嘉爲魚名然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要之詩人以魚之嘉者瓠之甘

者喻賢耳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訕。傳曰汕汕樔也。樔音嘲。韻作罩。箋曰今之

撩罟撩音料又音僚。李巡曰以薄取魚也。李氏曰山陰陸氏云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

至誠之道也淮南子云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罩之雖異得魚一也觀此則知詩人先言罩後言

汕者以見其求賢無方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看之去傳曰

衎樂也

南有樛木樛音鳩甘瓠纍之瓠音護纍音縲。詩卽曰瓠有甘有苦甘

瓠則可食者也。今曰纍纏繞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綏曰

綏安也

興也南方有樛然下曲之木故瓠之甘而可

食者得上而纍纏之興成王屈己下賢則賢

者得以上進固結而不可解也綏之謂燕飲

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禮貌衰則不

能安賢者之心也

翩翩者鵻音追。○曰鵻鵓鳩也解見四牡。○傳曰鵻一宿之鳥。○箋曰一宿者一意

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烝然來思疏曰思語辭君子

有酒嘉賓式燕又思今曰思皆爲語辭

人君之於賢始則多方勤求之繼則禮貌以

招延之其後則賢者聞風自至如翩翩然飛

者是孝鳥鵓鳩萃然而自來也卷阿言吉士

以有孝有德稱之故此詩以孝鳥喻賢也又

思者燕而又燕見交際之款洽所謂至誠樂

與也。或云思爲語助者上字協韻思慮之

思者本字協韻來字與思字協韻然漢廣求

思泳思方思皆語助其上字皆不協韻見以

古人韻緩二詩皆語辭就以爲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音洛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

矣爲去聲。○補傳曰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爲用也

賢者爲立治之本成王之樂樂以天下也

南山有臺補傳曰南北猶周地之南北也。○陸璣曰臺莎草也。釋草曰臺夫須夫

音符。今曰以莎草爲衣則謂之蓑莎爲草名蓑爲衣名莎草又可爲笠北山有萊

傳曰萊草也。○疏曰陸璣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者

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朱氏曰萊草名葉香可食者樂只君子樂只音洛

上。○丘氏曰只辭也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今曰無期

言無窮也有期則有時而之

興也周地之南山則有臺北山則有萊喻周家得賢之盛隨取隨有樂哉成王可以爲邦家之基本可以得萬物之福而無期也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壅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南山有桑曹氏曰可蠶以爲衣北山有楊曰楊蒲柳可爲箭笴又可爲屐材解見秦車鄰○曹氏曰可爲舟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臺萊桑楊杞李栲杻枸楰多其名者喻賢之

多而皆有用也得賢之盛則邦之榮懷而福壽名譽之所歸也

南山有杞音起○陸璣曰杞一名狗骨山林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爲函及版板其子爲木蜜可合藥○曹氏曰拌杞也○三杞考見四牡北山有李曹氏曰李可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得賢則澤及於民而民親戴之稱頌之

南山有栲音考○曰栲山樗也可爲車輻解見唐山有樞北山有杻音紐○曰杻檍也可爲弓弩榦解見唐山有樞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陵曰茂盛也

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秀眉壽證也

南山有枸音矩○傳曰枳枸也疏曰釋木無文○陸璣曰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本從南方來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爲屋柱一室之內酒皆少味也北山有楰音庚○釋木曰楰鼠梓○郭璞曰楸屬也○陸璣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曹氏曰宮室之良材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傳曰黃黃髮也耇老也○疏曰舍人云老人髮白後黃也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艾音瘢沈音刈○傳曰保安也艾養也○曹氏曰凡此皆可用之材成王能得之以爲用兼收並蓄巨細不遺國家賴之是以基本堅固事業光華人民有所怙恃而治安疆盛名譽發越福祿無窮不止於其身而且有以

燕及子孫是可樂也

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毛說然風賦字作枳句李善注橘踰淮爲枳句曲也句音溝非毛義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今曰李善注補亡詩云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之道理而生也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今曰李善注補亡詩云萬物生長於高丘者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今曰儀謂用物以禮不暴殄也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陵曰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亡皆無以知其篇第之處○釋文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疏曰言間歌者堂上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之中吹笙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

蓼蕭蓼音六澤及四海也

蓼蕭湛露彤弓皆天子燕饗諸侯之樂歌而其用有別湛露彤弓以顯允君子我有嘉賓稱諸侯之美則爲燕饗諸侯無疑也蓼蕭之

詩以零露喻王澤以既見君子稱天子其下皆稱贊天子之辭若天子用之以燕諸侯不應自稱巳之美而不稱諸侯之美蘇氏謂人君以鹿鳴五詩燕其臣羣臣以天保答其歌於其燕也皆用之今以蓼蕭之詩亦諸侯答湛露彤弓之歌故本序不言燕諸侯而云澤及四海也諸侯以蕭草自喻君臣之辭也朕以爲四夷之長則拘矣

蓼彼蕭斯傳曰蓼長大貌○曰蕭香蒿也萩也牛尾蒿也萩音秋零露湑兮湑須之上○曹氏曰湑潤澤也既見君子朕曰君子天子也我心寫兮傳曰寫輸寫也○今曰心有憂則鬱而不泄如傾寫器中之物則舒快矣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處音杵○錢氏曰譽名也處所處之位也

興也此爲諸侯歌之以答君故以微草自喻言蓼然長大者是彼蕭之微草天之零露湑然潤澤無微不被喻我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也蕭茂則受露多故以蓼言之也諸侯朝見天子輸寫其心謂傾蓋無留藏也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接之以溫厚

故下情喜悅稱贊天子云宜其有譽有處也有譽則得其名有處則保其位大榮大安也既見者幸辭也喜見之也○毛氏曰蕭蒿也釋草云蕭萩李巡云萩一名蕭郭璞曰卽蒿也如上所言則蕭卽蒿也釋草又云蒿菣蔚牡菣郭璞云菣今青蒿牡菣無子者如上所言則蒿非蕭也山陰陸氏云蒿之類至多陸璣云蕭今人所謂萩蒿或謂之牛尾蒿似白蒿莖麤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

以此言之蒿者總名也曰蕭者蒿之香者也
故取蕭祭脂流以爲香蒿也凡諸蒿曰蘩者
白蒿也皤蒿也曰莪者蘋蒿也曰菣者青蒿
也曰蔚者牡蒿也馬薪蒿也曰莪者蘿蒿也
莪蒿也藘蒿也角蒿也又有邪蒿萋蒿也名
見蒿之類不一菣去刀反
蓼斯蕭斯零露瀼瀼音穰○傳曰瀼瀼露蕃貌既見君子爲
龍爲光傳曰龍寵也其德不爽傳曰爽差也○詩記曰四海諸侯遠近小
大親疏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壽考不

忘
諸侯既見天子而燕飲則爲恩寵爲光耀榮
其待遇也於是稱天子之德無有差爽謂待
諸侯以禮也願其壽考而不忘於人謂常愛
戴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上聲○傳曰泥泥霑濡也既見君子孔
燕豈弟豈音愷○傳曰豈樂弟易也○箋曰孔甚也宜兄宜弟詩記曰兄
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令德壽豈
孔燕猶言盛燕謂其禮甚設也盛燕而又豈

樂弟易情文俱至也於是稱天子能宜其兄
弟之國與之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
舉同姓之國者以親該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音農又如字○傳曰濃濃厚貌既見君子
鞗革沖沖鞗音條沖音蟲○傳曰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疏曰轡靶也馬
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絛皮爲之故云鞗革靶音霸和鸞雝雝今曰和鸞
皆鈴也毛以爲和在軾鸞在鑣鄭以爲戎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詩記曰後漢志注云子實
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
待其和也萬福攸同今曰諸侯同受福賜也

天子賜諸侯以車馬其鞗革沖沖然垂飾其
和鸞之聲雝雝然和諸侯受福均也采菽言
萬福攸同瞻彼洛矣言福祿既同與此一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湛直減反天子燕諸侯也朱氏曰文四年左傳寧武子云昔諸侯朝
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湛湛露斯傳曰湛湛露茂盛貌匪陽不晞音希○傳曰陽日也晞乾也
厭厭夜飲厭音淹○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辭而出是不親
也辭而不出是蔑宗也○箋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燕飲之禮宵

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疏曰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諸侯皆當辭出但上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燕飲當以晝 不醉無歸

與也湛湛然茂盛之露非見朝陽則不乾夜飲厭厭然厭足非至醉則不歸。左傳無厭將及我姜氏何厭之有皆謂飽足厭厭夜飲爲以漸至醉浸漬厭足之意毛以爲安孔釋以爲閒蘇以爲久其意一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傳曰豐茂也 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傳曰夜飲必於宗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也。嚴曰載之言則也考成也

草茂則得露多喩夜飲在路寢而成禮受恩優渥也。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當從朱氏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疏曰杞棘之木 顯允君子 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 莫不令德

杞棘得露雖厚而枝不低垂喩顯明允信之君子飲酒雖多而德將無醉也

其桐其椅 音伊解見定之方中 其實離離 傳曰離離垂也歐陽氏曰喩諸侯在燕有威儀耳 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桐椅柔木而實離離喩君子飲酒之時有令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 彤音同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朱氏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僖二十八年左傳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有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玈音盧○文年寗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覺明也以明報功宴樂○疏曰寗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所受皆并有玈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玈弓少玈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

也○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弓矢以旌伐功而巳未嘗謂既賜然後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王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安得有專征之言平鄭氏遽謂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由漢而下有無君之心者徹求弓矢之賜胥諸侯而肆其忿者紛然蓋成康啓之也○詩記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憂臣子所言也纂誅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疆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弨兮 弨音超○疏曰彤赤也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爲色赤黑而已彤既是赤則知玈者爲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其體同異未聞○傳曰弨弛貌 受言藏之 ○李氏曰言語辭也嚴曰受出藏之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傳曰貺賜也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嚴曰一朝

早朝也大飲賓曰饗飲音蔭○號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周語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燕或至夜饗則如其命數成禮而罷故云一朝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天子以彤弓賜有功諸侯弨然而弛賜弓不張也令諸侯受藏之示珍重之意也又稱此受賜諸侯爲嘉賓言吾中心至誠貺賜之故陳鐘鼓之樂一朝設饗禮而畀之饗禮用早朝也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傳曰載以歸也箋曰出載之車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右助也右與宥侑通皆助也莊十八年左傳云王饗醴命之宥注以幣物助歡也僖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皆云饗醴命宥是饗禮必有賜以爲宥而彤弓則宥之大者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櫜音高○傳曰櫜韜也韜音叨本又作弢釋文云弓木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好去聲鐘鼓既設一朝醻之○醻音酬○傳曰醻報也○疏曰王肅云報功也

鄭以醻爲獻醻但酬酢是燕禮其饗禮爲訓共儉爵盈而不飲未必有醻酢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菁音精樂育材也樂音洛君子能長育人才長音掌則天下喜樂之矣陳氏曰小雅之詩皆因某事而歌某詩菁菁者莪之詩宜何歌乎余以謂天子行禮於學校而宴飲之時則歌此詩焉

樂與賢樂得賢樂育材三詩一體皆言以樂樂之育材於學校而燕飲作樂歌此詩焉是樂育材也以君心之樂感人心之樂義理之

樂同也詩皆述天下之喜樂而人君樂育之意自見矣

菁菁者莪傳曰菁菁盛貌○曰莪莪蒿也解見蓼莪在彼中阿傳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莪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喻人材言菁菁然茂盛之莪蒿由生於阿中得阿之長養而然喻君子能長育人材無微不遂也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說

者多以樂且有儀指君子非也既見者幸辭也喜見之也今考詩中既見君子重言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雨唐揚之水車鄰出車蓼蕭頍弁隰桑及本詩或妻見其夫或國人見賢者或臣見其君凡既見君子之下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若以樂且有儀爲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下云我心則喜樂卽喜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傳曰中沚沚中也○小渚曰沚解見采蘩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傳曰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箋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疏曰言古者實此貝爲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

賜我百朋言人材既成則厚其祿而用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朱氏曰載則也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箋曰休者休休然○今曰休休樂也

興也楊舟汎汎然於水中無所維繫或沈或浮未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歸或成或壞亦未定也今見此君子能長育之則人材皆可以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舊說沈物亦載浮物亦載韓退之亦從之且詩中載馳載驅載笑載言載饑載渴載清載濁載飛載止凡言載皆則也獨以此爲載物於舟非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諸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

六月盡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䟽曰由庚以下不言缺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文武俱言缺周公成王變文焉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由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隊墜音義同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李氏曰由庚之詩本在於南山有臺之下今乃列於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前而不依於序者夫詩之見存者其先後不可必其次第如常棣乃周公之詩而列於伐木之後已不可得而知況其亡者又安得而知之乎姑闕之可也。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寖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衰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發也宣王中興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竟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雅之於經者於是變矣

四夷交侵由於小雅盡廢則宣王征伐必內脩以爲之本矣

六月棲棲音西。䟽曰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朱氏曰六月建未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李氏曰棲棲不安也。今曰詩經月皆夏正論語丘何爲是棲棲者注云棲棲猶皇皇也。黃氏曰人知其上之出於不得已雖六月而人不以爲暴蓋以爲其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戎車既飭音勑。箋曰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䟽曰春官車巾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車之萃輕車之萃注云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車所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用五戎以否萃音倅廣光之去苹蒲經反輕去聲。䟽曰飭齊正也。四牡騤騤音葵。桑柔傳曰騤騤不息也考見采薇載是常服䟽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獫狁孔熾音熾。傳曰熾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䟽曰于曰也。李氏曰左傳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爲曰。䟽曰毛以爲王自征以匡王國䟽曰匡正也

吉甫受命北征以建未盛夏之月棲棲然不遑安其戎車既皆飭正矣四牡又騤騤然不息乃載是兵事之常服謂韋弁服也韋弁服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於車也戒以夏不可以出師所以六月行者以獫狁來侵其勢甚熾盛我是用急討之而不敢緩也王命吉甫曰令女出征獫狁以正王國謂攘夷狄以安社稷也汝其勉之此詩作於成功之後而述其受命之始也

比物四驪比音備。釋文曰比齊同也。䟽曰夏官校人云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

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齊力尚彊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四騵彭彭又曰乘其騵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乃取異毛耳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是也校音效

閑之維則傳曰則法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箋曰戎服也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傳曰師行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

天子

此同其物擇馬力之齊者乃四驪純黑之馬

此馬先已閑習之皆合法則矣維此六月之

時既成我戎服即日遂行日行三十里王曰

今汝出征以佐天子予一人所倚賴汝其勉

之

四牡脩廣傳曰脩長也廣大也其大有顒魚容反。說文曰顒大頭也。

曹氏曰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顒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錢氏曰奏猶上也。今曰書敷奏以言數同日奏周功。傳曰膚大也公功也有嚴有翼傳曰嚴威嚴也翼敬也共武之服

共音恭。箋曰共典也服事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四牡身長而服背廣其首顒然而大見軍容

之盛武備素脩以此伐玁狁而奏其大功也

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翼敬者以典是武事

故能制勝而安定王國也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

玁狁匪茹箋曰茹度也整居焦穫音護。箋曰整齊也。傳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侵鎬及方鎬豪之上濁。箋曰鎬地方也皆北方地名。疏曰劉向疏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顏師古云非豐鎬之鎬至于涇陽疏曰水北曰陽。涇解見邶谷風織

文鳥章織音志又音幟。傳曰鳥章錯革鳥爲章也。釋文曰錯革鳥曰旟。疏曰史記漢書之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也。今曰檀弓夫子之病革矣

革音棘白旆央央如字又音英。傳曰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曹氏曰白

帛也白旆以絳帛爲旆也以帛續旐末爲燕尾戰則旆之。疏曰白旆謂絳帛九旗之物皆用絳此旆而言旐者散則通名元戎十乘去聲。傳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曰司馬法文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元戎言大車之善者以先啓行音航。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詩記曰韓嬰章句云大戎者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其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五也縵音謾

此數狁之罪言玁狁不自揆度乃敢深入吾

地整齊而居我焦穫之地閒暇自如無所畏

憚也又侵我北方之鎬與方隧侵至於涇水
之北涇北去周近矣賊烽之熾如此我於是
建旐旗選鋒鋭而攘之旗幟之文有隼之章
揩旗也又以絳帛為旆央央然鮮明又有大
車謂之元戎以十乘在前先啓敵之行陣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輊音至○朱氏曰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
也○詩記曰馬援䟽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也四牡
既佶其乙反○䟽曰佶壯健之貌既佶且閑䟽曰閑習也薄伐玁
狁至于大原太音泰○傳曰言逐出之而已○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

太原陽曲文武吉甫王氏曰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萬邦為憲
兵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覆而前從前
視之如軒却而後言車之良也四牡既佶然
壯健且復閑習言馬之良也以此伐玁狁至
于大原之地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尹吉甫時
為大將於是美之曰有文有武之吉甫乃萬
邦以之為法辦一玁狁餘事耳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音恥○傳曰祉福也○今曰即王之賞賜也來
歸自鎬錢氏曰鎬玁狁所侵之地非鎬京之鎬也○曹氏曰吉甫既至大原復往鎬慰

撫其民然後歸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飲音蔭○傳曰御進也炰鼈
膾鯉炰音庖字亦作炮膾音鄶韻亦作鱠、今曰釋文云合毛炙物曰炰楚詞招魂胹鼈炮羔胹煮也鼈可煮不可炰今云炰鼈謂火熟之耳或古不同枚乘七發云鮮鯉之膾胹音而○說文曰膾細切肉也侯誰在矣傳曰侯維也張仲孝友李迺曰張姓仲字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吉甫既伐玁狁而歸王與之燕而喜樂又多
受賞賜王所以燕之者以其來歸自北方之
鎬其地遥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故飲之
酒而進其同志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其珍

美之饌則以火熟其鼈又以鯉細切而膾之
其吉甫諸友之中維誰在矣有張姓仲字其
性孝友者在焉○孝友者德之本卷阿言吉
士曰有孝有德宣王之時朝多賢臣張仲獨
以孝友稱則必盛德之士也北伐之功繫夷
夏盛衰詩人美其功而結以張仲孝友之辭
蓋有深意存焉豈非養君德者有其人乃攘
夷復境之本歟美宣王北伐而以吉甫燕喜
終之始終之辭也前日盛暑出師棲棲不遑

所以有今日之燕喜也凱還飲至見宣王之
成功也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
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夷四支也故
孝友之臣日納王與善而教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爲將於
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
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闕何假議勝敵哉

六月六章章六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號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陳氏曰南
征北伐三詩皆繫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畏而服也

薄言采芑程子曰薄言發語辭○芣苢傳曰采取也○今曰芑嘉穀也解見生民○
李氏曰毛以薄言采芑爲菜豐水有芑爲草維糜維芑爲穀王氏皆以爲穀○補傳曰新田菑
畝中鄉不應指菜蓋以田畝善養嘉穀喻周家善養士卒也大雅云豐水有芑詩人於文武士
皆以芑爲喻也于彼新田釋地曰田二歲曰新田○孫炎曰新成柔田也于此
菑畝菑音緇○釋地曰田一歲曰菑○孫炎曰始災殺其草木也○疏曰臣工及易注皆
同唯坊記注云二歲田曰畬三歲曰新田當是傳寫誤也方叔涖止涖音利○傳曰
涖臨也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長樂劉氏曰師衆也干盾也○程子曰師
干猶今云兵甲也試肆習也○今日講武試其可用方叔率止乘其四騏
解見小戎四騏翼翼錢氏曰翼翼整齊貌路車有奭與之入字亦作赩○

蘇氏曰路車金路也以有奭言赤又巾車鉤樊纓今有鉤有膺知其爲金路○箴曰奭赤貌○
今曰召康公之名音釋與此音異簟茀魚服茀音弗○簟茀解見齊載驅魚服解
見采薇鉤膺鞗革鞗音條○疏曰春官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
亦以金爲之是鉤用金在頷之飾也膺樊纓也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
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或
方叔爲同姓也方叔元老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有得乘金路矣罽音計○樅
高號曰膺是馬之胷前鉤是器物以鉤類之謂膺上有飾○鞗革解見蓼蕭
興也厲王之亂天下蕩蕩如荒榛之地宣王
經理獘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爲田

故言取芑穀者於何處乎於彼二歲之新田
於此一歲之菑畝皆新墾之地也喻宣王取
民爲兵隨其所取皆新撫之民也既用民爲
兵乃命方叔爲將而臨之其車有三千乘侈
言兵車之盛也天子六軍不過千乘不必實
有三千乘也師衆干盾皆閱試之知其可用
於是方叔乃率其士卒而行以南征蠻荊自
乘四騏之馬其馬翼翼然甚整肅所駕路車
之飾奭然而赤蓋金路也不乘革路者以革

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以未至戰時也其金路之車以竹簟爲蔽茀其車所載有魚獸之皮以爲矢服其馬有婁頷之金鉤其馬胷膺有樊與纓之飾謂之膺又以條皮爲轡首而垂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三千乘則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萬六千將重車七萬五千人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軍出於六卿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無三千乘之數孔氏謂萃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要之詩人之辭不可泥名數以求之其車三千極言其兵車之盛耳況兵有先聲後實項羽兵四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朱氏謂孔氏王氏以文害辭其說是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民尤治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解見出車方叔率止約軧錯衡軧音祁○傳曰軧長轂之軧也朱而約之○疏曰說文云軧長轂也轂則謂之軧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爲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爲飾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考工記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錯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也八鸞瑲瑲音鎗韻亦作鏘○朱氏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傳曰瑲瑲聲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芾音弗○傳曰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斯子牋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斯干疏曰芾從裳色祭服纁裳故芾用朱赤朱深於赤對文則朱赤深淺散則通謂之朱芾也○赤芾辟解見曹候人有瑲葱珩音衡○傳曰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皆葱珩○疏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軍行建其旂旐央央然鮮明方叔率士卒而行乃乘金車以皮纏約其軧轂有錯雜文采

之衡也其行則八鸞瑲瑲然有聲也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有黃朱之芾皇然鮮明也又有蒼玉之珩其聲瑲然也方叔嘗伐玁狁威名素著又貴謀賤戰以王師臨小醜故雖容閒暇如此也曹氏曰芾與佩皆非軍中之服路以金路則非戎路馬有和鸞則非戎馬所以然者蓋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者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而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不已

鴥彼飛隼鴥音聿隼音筍○晨風傳曰鴥疾飛貌○曰隼鷙也鵻屬也○箋曰急疾之爲也○釋鳥曰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鷂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山陰陸氏

曰鷂屬也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為有準或曰即今所呼為鶻者其飛戾天傳曰戾至也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音征。疏曰周禮有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說文又云鐲鉦也鐃也則鐃鐲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鞹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鐲音濁鐃音鐃。董氏曰周官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則鉦鐃二物也但司馬有鐲鐸鐃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註謂鉦人伐鼓則勇於戰也今詩謂陳師鞹旅則未戰矣安待鼙人為擊鼓使進裁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箋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互言之耳陳師鞹旅鞹音郭。傳曰鞹告也。箋曰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師旅互言之顯允方叔伐鼓淵淵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振振闐闐闐音田。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戒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而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而治兵尚威武也入而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坐作進退如一也。今曰闐闐衆盛也猶今人言駢闐也

駛然而疾飛者彼隼鶻也其飛能高至天亦集於所止之地喻武勇之士能深入敵陣者皆集於此矣於是鉦人則鳴鉦以靜之鼓人

則擊鼓以動之言士聽節制也鉦人伐鼓互言之也又陳布其師鞹告其旅誓衆而告之以賞罰使用命也此顯明允信之方叔既以誓衆於是進師其伐鼓之聲淵淵然深也方誓師伐鼓以往即言振旅蓋蠻夷望風畏服不待戰也全師而歸故闐闐然衆盛也○陸璣說隼云齊人謂之擊征又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璣說鳲鳩亦云如此則隼即鳲鳩矣然說鳲鳩不言是隼說隼不言是鳲鳩蓋誤矣隼非鳲鳩也

蠢爾蠻荊傳曰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程子曰蠢者動而無知之義大邦為讎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方叔元老傳曰元大也克壯其猶箋曰猶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訊音信。解見出車戎車嘽嘽音灘。朱氏曰嘽嘽衆盛也。嘽嘽有考見崧高嘽嘽焞焞音推競之推又他屯反。傳曰焞焞盛也如霆如雷釋天曰疾雷為霆。郭璞曰雷之急疾者謂之霹靂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蠢動無知者荊州之蠻乃與中國為怨讎方叔為國大老能壯其謀不以力勝乃率其士

衆執訊獲醜獻功而歸訊謂魁首之可問者醜謂徒黨之降服者其兵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其威如迅擊之霆如發聲之雷言却敵師還而不困憊也顯明允信之方叔嘗與吉甫同伐玁狁威名已著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出車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亦不戰而言之也○或以克壯其猶爲勇決之意今考方叔南征服其命服有瑲葱珩其從容閒暇如此卒使蠻荊聞風畏服不戰而屈之非取其老而勇決若矍鑠翁之爲也易大壯注壯者威盛彊猛之名詩人之意正謂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勝未能深謀遠慮唯方叔老成故能尚謀不尚戰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也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采芑之詩辭氣雍容蓋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寧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荊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竟音境脩車馬備器械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箋曰東都王城也因田獵而選車徒馬選上聲○朱氏曰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

我車既攻傳曰攻堅也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彊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四牡龐龐龐音龍○傳曰龐龐充實也駕言徂東傳曰東洛邑也

宣王中興爲東都之會詩人喜於復見威儀之盛故鋪張揚厲以見喜談樂道之意上三章皆言脩車馬備器械之事我宣王之車既堅緻矣馬既齊力矣四牡皆龐龐而充實將駕之以往東都也言初發車徒而往東都未言所爲之事也

田車既好號曰田車田獵之車四牡孔阜程子曰阜肥壯也東有甫草傳曰甫大也○跡曰甫大之草可以田獵駕言行狩

此章乃言所爲之事謂田車既好四牡肥壯

所以往東者以東有廣大之草今駕車以往
將以田獵也猶未言所獵之地也○此行以
會同爲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序事
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備而後
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鄭破甫作
圃音補云鄭有圃田今不從下章言獵于敖
地不應又言圃田也傳曰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
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
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
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
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

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艾
音刈槸音圍殺而佳反○疏曰大艾殺野草
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虞未田之前
誓士戒衆在其間止舍也其防設周衛而立
門以纏褐布纏最白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
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以表
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闌闌車軌之裏兩邊約
車輪者也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
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入寸
也馳走而入門不得徐也其軸頭擊着門傍
衛守則不得入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
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
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
教戰既畢士卒出門乃驅禽納之於防然後
焚此防草而射之焚所芟之草也發發矢射
之也舉綴爲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戰與有
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所
芟之防奔走謂出於頃防堪害獸

之子于苗傳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疏曰時宣王爲夏苗選徒囂囂
囂囂聲也○傳曰選數也建旐設旄旐解見出車旄解見鄘干旄搏獸
于敖搏音博○闞曰敖鄭地今近滎陽○詩記口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
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醫營
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鄭音敵
此章乃言所獵之地言有司將往夏獵故先
選數車徒無或讙譁唯數者囂囂有聲見其
靜治也於是建旐於車而設旄於旐之首以
此車乘之而往將搏取禽獸於鄭地之敖即
甫草之處也詩記曰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

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今曰奕奕大也赤芾金舄芾音弗舄音昔
○傳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赤芾詳解見侯人朱芾解見采芑○舄曰金舄黃朱色也
○疏曰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
舄也故鄭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赤舄則尊复是邊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屨人
衣掌屨爲是屨爲通名也會同有繹傳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疏曰時見者無常
期王將有征伐之事則合諸侯而命事爲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長樂劉
氏曰絡繹不絕也

上三章皆言脩車馬備器械此章言會諸侯

首章以我斥宣王此章以彼指諸侯諸侯駕
彼四牡而來其馬奕奕然大朝見於王服赤
色之芾及金飾之舃其來會同者非一絡繹
不絕可謂盛矣喜見中興之威儀也○此奕
奕字毛鄭不解孔氏以爲閑習朱氏以爲連
絡布散之意然奕本訓大毛於奕奕寢廟奕
奕梁山皆訓大則此亦當爲大曹氏曰夫自夷厲以後諸侯不朝天子久矣今宣王能先自治而脩戎事禦外侮而攘夷狄諸侯相戒畏德復來朝會而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此故詩人美之猶後世所謂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云耳

決拾既佽音次○傳曰決鈎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闓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夏官繕人注抉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著於左臂裹以韋爲之決繕人作抉○長樂劉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拾謂護左臂以利弦者也○今日決卽漸尤韘所謂偪韝也韘音攝弓矢既調傳曰調謂弓彊弱與矢輕重相得○疏曰適也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音恣○傳曰柴積也
上三章言脩車馬備器械將以行獵實未田
獵四章言既會諸侯此章乃言田獵也田獵
之時有鉤弦之決著於右手之大指有遂弦
之拾著於左臂決之與拾與手指相利矣弓
之彊弱又與矢之輕重相得而調適矣射夫
諸侯以下既同力故獲多宣王將舉積禽以
爲乾豆賓客之用而得諸侯射獲以助之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音倚又音綺○王氏曰猗不正也不失其
馳舍矢如破舍音捨○錢曰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四黃之馬既駕而乘之兩驂之馬又不偏倚
言御之良也御者能正其馬不失其馳驅之
法而射夫矢發則中如破物然言射之良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

蕭蕭馬鳴錢氏曰蕭蕭靜貌悠悠旆旌錢氏曰悠悠緩行貌徒御
不驚朱氏曰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大庖不盈疏曰大庖君之庖○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朱氏曰不盈言擇取而用之不極欲也
田事既畢軍旅旋歸觀者唯聞馬鳴之聲蕭
蕭然而靜無他聲也見旌旆之行悠悠然而
緩無亂次也徒行者御車者皆不驚擾大庖
不盈擇取三十而已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

○李氏曰歐陽公之詩有曰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東坡詩曰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是效此兩句而作也○曹氏曰凡事始乎治常卒乎亂今獵罷而歸終始靜治○傳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腢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與大夫士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膘音縹脅後髀前肉也腢音愚謂肩前也髀俾陛二音謂股外脅音杳水賤也賤音翦膝音歎陛左右虛肉處○號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之以爲豆實供宗廟也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賤曰射右耳本而死者爲夾殺以其遠心死稍遲已微惡射左髀而達過于右脅骼爲下殺以其中脅死難殺肉惡盈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翼而射之面傷翦當面射之踐毛謂在旁而還射之者皆殺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云惡其害物件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不數蓋耳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獲射故非中罪取言禽獸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防取曰辭讓也○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潔也

之子于征補傳曰謂有司此之征行有聞無聲聞音問允矣君子竊曰君子宣王也展也大成戚曰展誠也

會同之事師徒衆盛由鎬至洛道路悠長非紀律嚴整其擾多矣觀者以田事之終而徒御整肅如此乃深美之曰有司之是役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信矣宣王誠哉其大成也言功業極盛無遺憾也戚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作留舒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疏曰留意於馬祖之祈禱是能謹於微細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降於下

詩美田獵耳後序舉三隅言之

吉日維戊戚曰戊剛日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既伯既禱傳曰伯馬祖也○疏曰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有用故禱以禱之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爾雅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戚曰醜衆也

外事用剛日故吉善之日維戊也既伯謂有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彊健而獲多也以戊日祭而禱之其禱之之辭曰田獵之車既善矣四牡甚阜而肥壯矣車牢馬壯以歷險徒禽將狂

彼大阜從禽獸之羣衆而田獵也此告神以
將田獵其實戊日未田也○舊說謂禱於馬
祖二既字不分曉伯是馬祖之神言既伯是
既有事于馬祖謂祭之也猶社是土神方是
四方之神言以社以方則是祭社及方也既
禱乃謂因祭而禱祈之也

吉日庚午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既差我馬差音叉○傳曰差擇也獸之所同箋曰同猶聚也麀鹿麌麌麀音憂麌音語○傳曰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之從沮音趨○李氏曰漆沮二水名也禹貢所謂東會漆沮即此漆沮是也故孔氏以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古公自土沮漆別也此漆沮正同舊說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非河南之洛也○曹氏曰漆沮二水名本太王避狄所徙岐周之地按漢志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沮一名洛水亦在岐周若漢中郡之沮水則出房陵縣之東山東至郢而入江非此沮也○漆沮又考見緜天子之所

以吉日庚午既差擇我田獵之馬至於田所
獸之所同聚乃有牝鹿麌麌然衆多遂從漆
沮二水之傍驅獸而至天子之所也言牝鹿
則見蕃息之意

瞻彼中原釋地曰廣平曰原中原蓋原中也其祁孔有傳曰祁大也

儦儦俟俟儦音標○傳曰趨則儦儦行則俟俟○嚴氏曰緩行若相待也或羣或友傳曰三曰羣二曰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蘇氏曰燕樂也

視彼原中其禽獸形體祁大又甚多有其
趨者則儦儦而疾走其行者則俟俟若相待
或三為羣或二為友從王者見禽獸之多於
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
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挾音浹又音協○儀禮注曰方持弦矢曰挾○解見行葦發彼小豝豝音巴解見騶虞殪此大兕殪音翳兕詞之上聲○釋詁曰殪死也○朱氏曰兕野牛也○解見卷耳○傳曰言能中微而制大也○疏曰小者矢中必死小豝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雖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者則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以御賓客朱氏曰御進也○今曰與燕者皆為賓客不必專以為諸侯也且以酌醴○傳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禮故舉醴言之也○曹氏曰莊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預云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

左右既驅禽獸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牝豕
小則難中乃發而中之野牛大則難死乃一

發而殪之言善射也既得禽獸則以爲俎實進於賓客不特可以小小燕飲又且以酌醴而饗舉行盛禮也○發謂發矢射之傳云百發百中則發有中否今曰發彼小豝言發則得豝矣無虛發不待言中也○醴甘酒少麴多米二宿而熟周官酒正五齊之二曰醴齊五齊味薄所以祭也三酒味厚人所飲也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則五齊亦曰酒醴味恬於餘齊與酒味殊穆生不嗜酒故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見醴與酒味異也饗爲盛禮惟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醴音禮○詩記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十八

詩緝卷之十九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鴻鴈之什　小雅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勞來還音勞賚旋○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懷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至于矜寡矜音鰥無不得其所焉

此詩流民所作述使臣之勤勞能布宣其上之德意也美使臣所以美宣王也王者事業以民爲本可以見興復之規模矣

鴻鴈于飛傳曰大曰鴻小曰鴈○疏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喻小大皆離散肅肅其羽傳曰肅肅羽聲也○陳氏曰其羽急疾○今曰小星肅肅宵征毛以爲疾貌則此亦爲羽聲之疾也之子于征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劬勞于野劬音衢○傳曰劬勞病苦也爰及矜人矜如字○箋曰及此可憐之人哀此鰥寡

興也言大鴻小鴈之飛轉從無定居其羽聲肅肅然急疾如厲王之後民無小大皆奔散也鳥棲皆有常處唯鴻鴈春北而秋南故以喻民之不安其居宣王於是遣使巡行而安

集之之子使臣奉命征行病苦于野不敢安寧賙䘏之澤及此可憐之人而尤哀念於鰥寡以離散之民皆可皆而其中有鰥寡者尤可念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傳曰中澤澤中也。箋曰猶民見還定安集。曹氏曰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爲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爲得其所之子于垣音袁。疏曰垣牆也百堵皆作堵音覩。傳曰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疏釋傳曰五版爲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疏曰春秋傳云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疏釋版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謂按五堵成一雉何休取韓詩傳以版長八尺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朱氏曰究終也

鴻鴈集于澤中踰還定之後民有居止之安也使臣所至使民築其垣牆爲安處之計百堵同時而起且勸勉之曰汝今雖劬勞其終有安居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音敖。釋文曰嗸嗸聲也。曹氏曰民初得其所歸皆嗸嗸然赴訴於使者維此哲人曹氏曰民稱使者爲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傳曰宣示也。今曰猶宣器之宣

離散之餘初有定居生理未復故如鴻鴈嗸嗸然哀鳴赴訴於使臣使臣能撫恤賑濟之於是流民稱此使臣明哲故能知我之劬勞若使彼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宣恣其驕求索無厭也此云者指見在之人彼云者設言其人耳曹氏曰見宣王選任之明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音療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音斟。釋文曰箴諫誨之辭。疏曰若病之須箴。解頤新語曰箴猶鍼砭鍼音箴砭彼驗反。董氏曰傳云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爲乎烜況遠反與齋今烜今同音美其勤也慮其勤之易怠故從而箴之

夜如何其音基。釋文曰其辭也夜未央說文曰央中央也庭燎之光傳曰庭燎大燭也。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皮燭燎別文則設井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撒則通世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並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君子至止傳曰君子謂諸侯也鸞聲將將音鏘。曹氏曰將將聲之大

玉藻云朝辯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宣王中夜而起失於太早詩人設爲問荅之辭曰今夜已如何乎乃夜未半也庭燎已設而有光諸侯皆來朝聞其鸞聲之大將將然蓋來者多而其聲揚也然未辯色則未可以入是太早也所以箴之○舊說相承以夜如何其爲宣王問夜今不從

夜如何其夜未艾 毛音礙鄭音刈○王氏曰未艾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昭元年秦后子云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云絶也則艾爲盡意 庭燎晣晣 音制○傳曰晣晣明也○朱氏曰小明也○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音誨鄭[illegible]音同○傳曰噦噦徐行有節也○曹氏曰噦噦鸞聲之微

自夜未半而庭燎已光諸侯先至者待之久矣旣而至於夜未盡庭燎晣晣然其光漸小諸侯之繼至者其鸞聲之微噦噦然蓋來者稀而其聲殺也亦箴其早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 鄉音嚮 庭燎有輝 音煇○朱氏曰有輝天明而光散也○今曰易未濟卦其暉吉也程傳云暉光之散也暉煇義同 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晨則庭燎光散諸侯之後至者可見其旂於是辯色而始入乃朝之時也何必太早乎○舊說皆謂自未央而未艾自未艾而鄉晨爲始勤終怠之意如是則此詩作於宣王怠政之日而追述其前時之勤耳是刺而非美矣所謂因以箴之者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謂美其武功之方盛而因戒其後之不可以黷武庭燎亦美宣王之勤政而箴其勤之大過耳過於勤則不可以常而其終之怠固勢所必至然此詩則未及言怠政之事朝辯色而入末章夜鄉晨正視朝之時不爲怠也此詩乃宣王銳意求治之初其後晏起至煩賢后脫簪乃末年怠政之事非此時也

詩記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疑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 沔音免 規宣王也 箴曰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云近臣盡規○䟽曰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正物之器不獨規獨言規者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

也
覩其聽讒而諸侯攜貳也
沔彼流水 傳曰沔水流滿也 朝宗于海 朝音潮。箋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疏曰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禹貢亦云江漢朝[illegible]于 鴥彼飛隼 鴥音聿隼音荀。○晨風傳曰鴥疾飛貌。○隼解見采芑 載飛載止 箋曰載之言則也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 箋曰莫無也 誰無父母
興也杜詩云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與此詩意同彼沔然而滿之流水必入于海有朝

宗之義喻諸侯雖彊大必朝宗于天子此理之常也其叛服不常如鴥然疾飛之隼或飛或止者必有其故矣含畜而未言也兄弟指所親邦人指衆人諸友指所厚言兄弟邦人諸友則親疎厚薄識與不識皆在其中矣嗟我親疎厚薄之人無肯思亂者皆願乎治也誰無父母乎皆有所顧惜也憂諸侯之背叛而致禍亂將累其親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 湯音商。○傳曰湯湯放縱無所入也 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 蹟音迹。○釋文迹亦作迹蹟足跡也。○傳曰不蹟不循道也。○今曰不由故迹謂越常也 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弭音敉。○傳曰弭止也
水滿而湯湯然猶書湯湯洪水方割喻諸侯彊大而放恣也隼載飛載揚猶諸侯飛揚而不朝事者故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我坐不能安則起則行此心之憂不可止而忘之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 箋曰率循也 民之訛言 箋曰訛爲也 寧莫之懲 傳曰懲止也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一章言載飛載止喻諸侯或朝或不朝者二章言載飛載揚喻諸侯跋扈不朝者此章言率彼中陵喻諸侯循道而來朝者飛止者已無固志飛揚者未有回心率彼者蓋僅有之所當綏懷以勸來者今民之訛言復欲中以飛語而使之不自安豈可不懲止之乎聞來朝之諸侯相與語曰吾輩事王室非不敬矣而讒言方興將如之何是其心亦懷疑懼將不來矣宣王不可不察也諸侯之叛枉讒言

耳首章之合著次章之憂危至末章結句始
發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作歟

此詩說者多異毛鄭在衆說之先皆謂與求
賢必有師承當從之

鶴鳴于九皋傳曰皋澤也○牋曰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聲聞于野聞音問○今曰他人聞知其聲之聞從平聲尸聲聞於人之聞從去聲○傳曰言身隱而名著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江有渚傳曰渚小洲也○疏曰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樂彼之園樂音洛爰有樹檀疏曰檀善樹也○解見將仲子其下維蘀蘀音托○蘀落葉也解見蘀兮○牋曰猶尚賢而下小人它山之石它音拕可以爲錯錯七落反○傳曰錯石也可以琢玉○今曰揚子不琢不錯焉攸用錯謂治玉也

興也鶴鳴于九皋深遠之地其聲聞于外方之野喻賢者身隱名顯也魚或在於深淵或見於淺渚喻賢者去就不常也身隱名顯則難進去就不常則易退皆視人主意嚮何如耳故用捨不可以不審猶彼園之可樂者以上有善木之檀其下則有落葉喻朝廷之上當上賢而下不肖也既得賢者則可以磨礱君德如它山之石可以爲琢玉之錯石也程子曰玉之温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礪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而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横逆既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禮義主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李氏曰漢王符云文王以石洗金以鹽羅錦以魚流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人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力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穀音谷釋文曰穀從木非從禾也○曰穀楮也今楮皮也○傳曰穀惡木也○疏曰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並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傳曰攻錯也○今曰謂錯治之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音畿甫刺宣王也疏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此宣王之失非祈父所得專也作者

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

祈父傳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釋文曰封圻當作畿字古作祈圻畿同字得通故此作祈尚書作圻○李氏曰左傳襄十六年獻子賦祈父其字用酒誥圻字昭十二年子革曰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杜預注云祈父周司馬祈字作詩之祈招音韶○疏曰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予王之爪牙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自喻也胡轉予于恤牋曰轉移也○傳曰恤憂也靡所止居

宣王以宿衛之士從軍宿衛之士不敢斥宣王以司馬掌征伐呼其官而責之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謂使之從軍在外無定居也軍心之怨如此其敗宜矣○此詩作於未敗之前故但言靡所止居有母尸饔也變雅諷刺其上庶其覺悟使宣王聞而改圖未必有千畝之敗也牋曰司馬之屬有司右主勇力之士六軍之士出於六鄉法不取於爪牙之士○疏曰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

祈父予王之爪士李氏曰爪牙之士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厎音止○傳曰厎至也

靡所底止謂遠戍而行役未已

祈父亶不聰傳曰亶誠也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音邕○傳曰尸陳也熟食曰饔○長樂劉氏曰尸主也

言有母見無父矣猶穎考叔所謂小人有母也祈父誠不聰何為移我於憂恤我有母在當主為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詩記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飭執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者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者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望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句踐伐吳大徇於軍曰予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之子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以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勾踐尚能辨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乎而貪天福至于今未弭宣王中典之主也至於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覩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當時賢能布列白駒一賢之去若未關大體

詩人已爲宣王惜之蓋見幾也

皎皎白駒皎音皦○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食我場苗場圃場見七月○疏曰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言食苗藿則夏時矣縶之維之縶音執○傳曰縶絆也維縶也絆音半○疏曰僖二十八年左傳云韅靷鞅靽杜預注云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則縶之謂靽其是釋文曰繫足曰靽維之謂縶靮也韅靷鞅靽音憲引養半以永今朝山有樞傳曰永引也○今曰引猶永也所謂伊人朱氏蒹葭解曰伊人猶言彼人也於焉逍遙焉如字○嚴曰逍遙遊息也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同朝之大夫惜其去而思之言此皎皎然之白駒若來至我居我則捐圃中之菜苗以食之而無所愛不止於青芻也又縶絆其馬之足維繫其馬胷之靷惟恐其去而不留猶投轄於井之意也以延引今朝謂賢者縱不能久留且得款曲今日亦足矣此皆欲見之而不可得之辭故想像其人而言曰所謂彼人者願其來此逍遙也蓋賢者去之國人思望之意也○穀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是也場即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也亦菜茹之類○舊說以伊人逍遙爲賢者實來訪於己非也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覿面之稱也唐有杕之杜刺不能求賢由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丘中有麻言賢人放逐曰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皆望其來而不可得之辭與此詩之意一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藿音霍○曰藿豆葉也用以鉶羹解見小宛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願其來此爲嘉客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音祕○釋文曰賁然光彩○疏曰思助語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遁音鈍字亦作遯○今曰易遯卦遯奉身退隱之謂也

言願此賢者來訪於己賁然若有榮耀焉亦

望之之辭也彼去而已留於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遯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故曰謹爾優游勉爾遁思於此深寓愛賢之意而又以見賢者無入不自得不以得喪嬰其心也○舊說爾公爾侯爲責公侯與下文爾字不歸一今以四爾字皆指賢者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今曰空谷言寂寞無人之所也 生芻一束 芻音初○釋文曰芻刈草也俗作蒭 今曰生芻新刈之草所謂青芻也 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 毋音無 而有遐心

言賢者遠遯在於無人之空谷所謂寬閑之野寂寞之濵也處困窮而享淡薄其飼馬以新刈生草一束而已無穀以秣之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彼去而已留望其音問不相絶曰無自貴重其音聲如金玉然不以遺我而有遠棄我之心也上三章猶望賢者來訪於巳末章言賢者晦迹巖谷不可復望其來見止望其寄聲耳極稱其美而爲拳拳思慕之辭所以見其人之賢而刺時之不能用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則以草新刈而青者爲愛客之厚此詩則以生芻見賢者之處淡薄其意各有所主季文子無食粟之馬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賫逢一豆 賫音 閑又音莧牛馬食餘草節也 皆因馬以見人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毛鄭以爲室家相棄王氏蘇氏以爲賢者不得志而去不若朱氏以爲民不安其居適異國而不見收恤諸家以無啄我粟爲此邦之言不我肯穀復我邦族爲去者之言文意斷續朱氏以爲皆去者之言朱義爲長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疏曰穀木也 解見鶴鳴 無啄我粟 啄音卓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傳曰穀善也○今曰書既富方穀 言旋言歸 言曰辭也 復我邦族

與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無可小語者唯黃

鳥可愛乎時飛鳴往來於此故於其將去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我之穀木無啄我之粟矣蓋此邦之人不肯以善道待我我亦不久於此將旋歸復反我邦之宗族矣與黃鳥告別之辭也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謂送留惟花燕亦此詩告別惟黃鳥之意也○舊說以黃鳥集穀啄粟喻侵迫黃鳥蓋也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爲侵害於人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不可與明言以橫逆加己不可與之求明白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音許○曰栩杼也椽也杼也解見唐鴇羽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音杵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婚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朱氏曰使民卹此異於還定安集之時也

周之盛時以睦婣任恤教道其民風俗醇厚何如也至黃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習俗薄矣君子是以知宣王之後周道之衰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芾音沸樗音樞○蔽芾解見甘棠○傳曰樗惡木也○疏曰七月云采荼薪樗樗唯取薪惡木也○李氏曰樗者不材之木也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卷音權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許六反○傳曰畜養也○今曰邶谷風不我能慉字異音義同復我邦家

我從本國而來經行於野見有惡木之樗野中自生非藉人力種植而其枝葉蔽芾然茂盛我猶得休息於其下我以爾是昏姻親戚之故素有恩義交結非野樗之比也今來就爾居爾乃不我養是無恩之甚惡木之不如也爾既不我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訣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音蓄○傳曰蓫惡菜也○䟽曰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蘈徒雷反○陸璣曰今人謂之羊蹄似蘆服而葉長赤鬻爲茹滑美也鬻煮同○王氏

曰蓫惡菜也可以治疾○曹氏曰蓫蓄皆野生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
不我畜言歸斯復
蓫惡菜野生不待栽培猶可治疾我與爾爲
昏姻有交結之素乃野菜之不如也我歸則
復其舊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傳曰葍惡菜也○疏曰葍當也葍音富○陸
璣曰河內謂之蓄幽州謂之葍燕一名蔓其根正白宜着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茹以
禦饑或云其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花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蓤音豪蕢音續不思
舊姻求爾新特蘇氏曰特匹也○今曰新特謂新親也成不以富

蘇氏曰依論語成當作誠亦祇以異祇音支○傳曰祇適也○今曰朱氏論語解云
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爲異也
葍亦惡菜野生猶可禦饑新舊親姻一也今
乃棄我之舊姻而求爾之新親責其薄也爾
之不我收恤但鄙吝耳此何能以致富適足
爲異耳新義相賙人道之常爾獨不然是可
怪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陸曰考成也○疏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下云成廟則

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
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雜記云路寢成
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歐陽氏
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
矣若知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
通明矣○詩記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
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怠於政
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
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
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
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斯干疏曰斯此也漸卦注云干謂大水之傍○今曰秩秩整齊貌幽幽
南山傳曰幽幽深遠也○長樂劉氏曰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考見秦風終南如
竹苞矣苞叢生也解見生民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矣好去聲○陵曰式用也無相猶矣歐陽氏曰猶猶也謀也
鎬京臨大水對終南故宣王作室之地在秩
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
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
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於是
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
無有相圖者矣○西京賦言長安於前則終
南太一猶此詩言幽幽南山於後則據渭踞
涇猶此詩言秩秩斯干西京賦祖述斯干也

鎬在上林苑中此所言干謂大水之傍必鎬
水也舊說宣王作室於山澗之間釋文云澗
山夾水也亦瀟澗然則澗是水之小者稱美
天子之宮室必舉山水之大者言之無由舉
小澗爲發端之辭
似續妣祖妣音匕○傳曰似嗣也○箋曰妣先妣姜嫄也○曹氏曰祖皆后稷激
築室百堵解見鴻鴈西南其戸傳曰西鄉戸南鄉戸也○疏曰天子之宮
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戸在東者西戸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爰居爰處爰笑爰
語箋曰爰於也

美作室而言嗣續妣祖者蓋厲王之亂百度
廢墜宮室亦壞宣王既以中興王業乃築宮
室以復舊觀足以見中興之盛故曰嗣續妣
祖若竟土未復雖作宮室不足言嗣續矣百
堵言廣且多也或西鄉其戸或南鄉其戸於
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傳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蘇氏曰上下相承也椓之
橐橐椓音卓橐音托○疏曰椓以杵築之也○蘇氏曰橐橐杵聲也風雨攸除
音筯○朱氏曰除亦去也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音吁○傳曰芋大也

此章言牆垣之固也築牆之時以繩約束其
板閣閣然上下相乘即所謂縮板以載也以
杵築椓之其聲橐橐然堅緻既成上下四旁
牢密則風雨不能凌暴鳥鼠不能穿穴皆除
去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曹氏曰君子雍
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
如跂斯翼跂音起韻又音棄○釋文曰跂脚跟不著地跟音根○傳曰如人之跂竦
翼耳○疏曰竦此臂翼然○今曰如論語翼如也之翼人舉踵則竦臂翼然如鳥舒翼也如
矢斯棘歐陽氏曰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如鳥斯

革歐陽氏曰革變也如翬斯飛翬音輝○箋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
曰翬○呂氏曰覆以尾而加丹腹有文采而勢騫舉也君子攸躋傳曰躋升也
此章言其堂也其上下嚴正如人跂足直立
則聳臂翼如也其四隅如矢行棘急而直也
其棟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軒翔如雉翬
之飛也君子升之以視朝焉言其堂故曰升
殖殖其庭殖音植○傳曰殖殖平正也○疏曰庭宮寢之前庭也有覺其
楹傳曰覺高大也○箋曰直也○疏曰楹柱也噲噲其正噲音快正音政○箋
曰噲噲猶快快也○疏曰寬明快快然○呂氏曰正謂正寢噦噦其冥噦音誨○

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冥謂室之奧窔也窔音要　君子攸寧

此章言其室也其宮寢之前庭殖殖然平正也其楹柱覺然高大也其正寢噲噲然明快也其室之冥與噦噦然深廣也君子居之而安寧謂燕息優游也言其室故曰寧　李氏曰東坡之詩云晝寢明決夜堂深

下莞上簟　莞音官○嚴曰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釋文曰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釋草曰莞苻蘺其上蒚○疏曰郭璞云莞蒲一草之名蒲籍莞細司几筵有筵管蒲筵麄者在下美者在上也莞細而用小蒲竹葦曰簟者以常下鋪在上宜

用堅物故知竹葦也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衽如初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　乃安斯寢乃寢乃興　嚴曰興夙興也　乃占我夢吉

夢維何維熊維羆　音碑○疏曰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黃白色○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熊音雄○陸璣曰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麄理不如熊白美也　維虺維蛇　虺音毀○曰虺蝮也蝮音福○釋魚曰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博厄反○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山陰陸氏曰蝮狀似蛇而小為虺弗摧為蛇柰何舊說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蛇之尤毒者也一曰蝮與虺異螫音釋烈

考室之時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如今落成

致語上梁文之類居室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此人情之至願故頌禱之辭曰願入此室處之後發於夢兆而開子孫之祥蓋設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大人占之　王氏曰當時在位之大人○曹氏曰大人則非占夢之官蓋當時之所尊信也若晉平公夢黃熊入寢門而問諸子產晉文公夢與楚子搏而問諸子犯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心清神定則有開必先博物通達則占事知來熊羆猛獸為男之祥虺蛇陰類為女之祥

昔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然皆設為禱辭耳　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　嚴曰尊之也　載衣之裳　衣去聲○傳曰裳下之飾也○　載弄之璋　音章○傳曰半圭曰璋臣之職也　其泣喤喤　音横○號曰喤喤聲大也○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矣食音嗣○今日東坡賀人生子詩云試教啼看定何如今人以兒初生啼聲長而大為當尊　朱芾斯皇　芾音弗○赤芾詩解見曹侯人朱芾解見采芑○嚴曰皇猶煌

煌也室家君王

古者男女初生卽表異之男則寢之牀尊之也衣之下飾之裳臣道也弄之璋玉以他日行禮之事也皆表異其爲男子也其泣聲喤喤然大福壽之證皆將服朱芾煌煌然而鮮明有室有家爲諸侯爲天子矣○今考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云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然則圭之首銳璋則圭體之半也一圭中分則爲二璋也瓚有圭瓚

璋瓚瓚勺也以圭璋爲瓚之柄以祼於宗廟也有璋玉有璋瓚璋玉以禮神及朝聘以爲瑞璋瓚以祼宗廟毛以棫樸奉璋爲璋玉顧命太保秉璋以酢是人臣行禮奉璋玉之事也鄭以棫樸奉璋爲璋瓚郊特牲灌以圭璋是璋瓚亦名璋也此生男弄璋必不用祭器之璋瓚當止是璋玉也孔氏引奉璋以證臣職而毛鄭於彼注其說不同故辯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箋曰卑之也載衣之裼音替○傳曰裼褓也○疏曰縛兒被也○蘇氏曰卽用其所衣而無加也載弄之瓦傳曰瓦紡塼也

無非無儀箋曰儀善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有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傳曰罹憂也

寢之地以卑之衣之裼褓以賤之弄之紡塼以習其所有事皆表異其爲女子也婦人之事無非可議無善可稱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罹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箋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陳氏曰

牧者牧蕃蓄牲之牢蕃牲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衰故詩人於其牧成而考之作爲詩頌之辭○疏曰周官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爲牲則其主以祭祀爲重馬則祭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爲美也

箋疏所引牧人謂牧人之官也詩所言牧人何蓑笠薪蒸者謂牧養牛羊者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閏之平○傳曰黃牛黑脣曰犉爾羊來思今曰來謂來入於牢如言牛羊下來也○李氏曰思辭也其角濈濈戢之入○傳曰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王氏曰和也羊以

莘觸爲患故言其和爲聚而不相觸也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傳曰呞而動其耳濕濕然呞音癡○郭璞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山陰陸氏曰牛病則耳燥安則温潤而澤故古之善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

宣王初承厲王之後六畜衰耗人皆言其無
牛羊矣及宣王修復牧事牛羊蕃息於是作
牧養之牢而落成之言何人謂爾宣王無羊
乎每三百爲一羣不知幾羣也何人謂爾宣
王無牛乎有九十皆犉者其他色不可盡數
也矜詫其新有故拒前言無者以解其嘲也

爾羊自外而來歸於牢則聚其角濈濈然不
相觸也爾牛自外而來歸於牢則呞而動其
耳濕濕然牛耳潤澤則無病也羊不歸而聚
則不見其角之濈濈牛不歸而息亦不見其
呞言來皆所以見牢之成也故首章及之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傳曰訛動也而牧來
思何蓑何笠何河之上濁○傳曰何揭也揭音竭其謁反或負其餱
音候○餱乾食也解見公劉三十維物蘇氏曰物類也○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
○疏曰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爾牲則具疏曰

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汝之祭索則有之
此章亦述牛羊來歸之意或降于阿或飲于
池或寢息或訛動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
牧人來歸何蓑笠以禦暑雨或齎其乾食從
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息其牲有餘
備每色之物皆有三十則祭祀隨索而有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箋曰麤曰薪細曰蒸以雌以雄爾羊
來思矜矜兢兢傳曰言堅強也不騫不崩傳曰騫虧也崩羣疾也○
王氏曰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

麾之以肱傳曰肱臂也畢來既升
牧人晝日閒暇則於牧地采薪蒸暮則以來
之歸又辯其畜之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
爾羊來歸其堅強矜矜兢兢然也不騫虧不
羣疾又不待箠楚驅之但麾之以臂皆來升
入於牢言馴擾從人意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旐解見出車旟解見鄘干旄
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
溱溱傳曰溱溱衆也

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
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
牧事上設爲牧人之夢非牧人實有是夢也
魚麗爲萬物盛多之象故爲豐年旟旐所以
聚衆故爲人民蕃庶皆設辭以頌禱耳㦤䟽
謂牧人得此夢而獻於王非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詩緝卷之十九

詩緝卷之二十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節南山之什　小雅

釋文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

節南山 節如字又音截○詩記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家父刺幽王也 父音甫○箋曰家父字周大夫也○疏曰春秋之例天子大夫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幽王宮涅宣王子○項氏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宰犬戎以攻幽王者於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爲師氏而

貪殘擅政爲大師而送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必緣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雖上所用唐之裴矩即隋之佞人魏之華歆即漢之名臣也

節南山刺師尹所爲不平專援引小人也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輔佐中興者幽王時未必存蓋皆其子孫也

節彼南山 傳曰節高峻貌○曰維南山也考見秦風終南 維石巖巖 傳曰巖巖積石貌 赫赫師尹 傳曰赫赫顯盛貌尹氏爲大師大音泰○李氏曰春秋書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 民具爾瞻 傳曰具俱也瞻視也 憂心如惔 音談又音炎○傳曰惔燔也○王氏曰內熱之謂也 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卒子律反。朱氏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何用
不監平聲。嚴曰監察也
首章言師尹失民望也與也鎬京面對終南
故以所見起興言節然高峻之終南山其積
石巖巖然爲國之望猶赫赫然顯盛者是大
師尹氏民俱瞻仰之也職位之重如此宜有
以副天下之望今民見其所爲皆憂心內熱
如火之惔燔至不敢戲言懼其以疑似而加
誹謗之罪也是時周雖未亡而終歸於亡矣

王何不察也。當武王謂尹氏殷云尹氏天
子世大夫也宜王時尹氏爲內史幽王時爲
大師者非子則孫耳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音伊。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傳曰伊長也。疏曰綠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
方薦瘥薦音荐瘥音鹾才何反讀作切瑳之音者非。傳曰薦重也瘥病也。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喪亂弘多傳曰弘大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憯驂之上。錢氏曰憯痛也
次章言師尹之病在於不平也山之高峻其

氣平均如一則草木之生於其上者無不猗
然而長今汝師尹其勢非不赫赫然顯盛其
如不平何謂其職位如山之高峻而不能如
山之生物均平也由汝所爲不平故天方降
此荐至之病死喪禍亂甚大而且多是天怒
也方者言方來未已也民無善言惟聞怨讟
是人怨也此可憯痛而不懲創嗟閔無攸悔
之意也。穆言家宰均邦國書言家宰均四
海大臣之事唯在均平公溥也此詩原幽王

之辭由於師尹究師尹之惡在於不平而已
下言秉國之均昊天不傭式夷式巳君子如
夷既夷既懌昊天不平皆此意也
尹氏大師大音泰維周之氐音抵。傳曰氐本也。解頤新語曰爾雅云氐星名天根也說者謂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字不必作柢秉國之均傳曰均平也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音皮。傳曰毗輔也俾民不迷
不弔昊天弔如字。朱氏曰弔愍也。李氏曰此所謂不弔昊天正如書所謂不弔左氏傳成七年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遂引此詩弗弔昊天之言爲證襄十三年吳侵楚喪君子以吳爲不弔亦引此章不弔昊天杜氏注

云不爲昊天所恤則不弔爲不恤明甚不宜空我師空音控○朱氏曰不宜久
在曠我大師之官
三章言大師重任惟在均平尹氏不平不稱
其任也尹氏爲大師國之安危所基是周之
根本也爾秉持國之均平不宜有所偏私能
均平則外以維持四方内以毗輔天子使民
不迷惑矣今師尹所爲不平民無所赴愬唯
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見愍乎不宜曠我
大師之官也非其人而處其位與無人同故

謂之空東萊書說云非無其人之爲曠而非
其人之爲曠也
弗躬弗親釋文曰弗不也庶民弗信弗問弗仕令曰仕謂官使
之也下文有膴仕章二仕字當歸一勿罔君子釋文曰勿莫也式夷式
已式徵歲曰式發聲也○傳曰夷平也○王氏曰巳廢退也○今曰論語三巳之孟子士師
不能治事則巳之無小人殆傳曰殆危也○今曰論語使人殆瑣瑣姻
亞傳曰瑣瑣小貌○釋親曰婿之婦爲姻婦之父爲婚兩婿相謂爲亞○劉熙釋名曰人
取姊一人取姝相亞夫也則無膴仕膴音武○傳曰膴厚也
四章言師尹之不平在於遠君子而任小人

也師尹於政事不躬爲之不親臨之而信任
非人庶民不信之也此由所見之偏謂君子
徒有虛名而無實用也然君子豈眞不可用
哉特不用之耳既不詢問之不官使之勿誣
罔君子以爲不可用也小人豈眞可用哉聽
之則其言若可喜而用之則必敗廼事當乎
其心勿偏信之察知其姦則廢退之無信用
小人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然么麽之姻
亞無以親暱而厚任用置之大位也大臣官

使人材當昭布公道乃於君子則弗仕唯姻
亞則膴仕所謂不平也都人士彼君子女謂
之尹吉鄭氏以爲尹氏周室昏姻之舊姓然
則此尹氏遡藉昏連王室以處大位如後世
外戚擅權者瑣瑣姻亞則其所引親黨也○
舊說以君子指王非也此君子正對下文小
人言之謂人之邪正也君子所見者遠若迂
闊若遲鈍世每訕笑之以爲不可用不知用
之則安富尊榮小人所見者近敏捷可以集

事諛佞可以悅意世主每甘心焉不知小人用則國危矣勿誣罔君子以爲不可用勿信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瞭然權姦欲擯斥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唯以好名無實排之所以罔君子者千載一揆也

昊天不傭音衝○傳曰傭均也○今考字一音容○傭實也此讀作容音非降此鞠訩音菊凶○朱氏曰鞠窮也訩亂也○今曰釋文云訩訟也衆語也衆語訩訩亂之象也項籍傳天下匈匈師古云讙擾之意匈匈即訩也昊天不惠今曰惠愛也惟天惠民今不惠也降此大戾音麗○箋曰戾乖也君子如屆音戒○今曰君子即上文君子也○箋曰屆至也俾民心闋苦穴反○傳曰闋息也君子如夷箋曰夷平也惡怒是違蘇氏曰違遠也

五章言唯用君子可以已亂也民罹師尹之害而歸之於天曰昊天不傭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惠愛而降此大乖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所以救此禍者唯在用君子而已幽王信用小人故君子去之君子若至則民心自息矣君子若平夷其心則民心之惡怒皆遠矣所患君子不至耳至則所爲必

平夷刺師尹不平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傳曰病酒曰酲○今曰猶黍離言中心如醉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六章憂亂也呼天而告曰不見愍弔乎昊天也亂未有所定日月愈生亂益甚也使民不得安寧我憂心如病酒而不醒矣國之有成乃法度紀綱一成而不可變人主所操執天下所遵守者今誰秉持之乎師尹實秉持之而乃不自爲政信任姻亞羣小用事終勞苦我百姓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曰項大也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蹙音足騁音逞○箋曰蹙蹙縮小之貌

七章思避亂也家父知禍亂之將作思欲駕此四牡而去之其四牡大領非不肥壯然我視四方蹙蹙然縮小無可馳騁之地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一身無所容若見天地之狹如唐人詩云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也

彼特爲一身言之此則爲天下國家言之也

方茂爾惡朱氏曰茂盛也相爾矛矣相去聲。○箴曰相視也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矣醻音讎亦作酬韻

八章言小人情狀也小人方茂其惡謂盛怒之時則相視其矛戟如欲持之以相殺傷此由不能平其心也若能夷平悅懌則同僚相與歡然如賓主之相醻酢何至相疾如仇讎哉。此詩式夷式已君子如夷皆言君子則既夷既懌亦規之以善也舊說夷懌爲小人喜怒不常今不從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九章十章推原亂本在於王心也師尹不平而歸之於天言天實爲此不平者謂天生小人也卽上章所謂昊天不傭也天下不寧而歸之於王言王實爲此不寧者謂王任小人也卽上章所謂俾民不寧也王信任小人由其心之蔽惑今王心不自懲創而反怨正救之者言不能從諫改過也。不懲其心卽下章式訛爾心承我王言之指王心也舊說不懲其心指尹氏式訛爾心乃指王今以爲皆指王

家父作誦今曰誦歌誦也僖二十八年左傳云聽輿人之誦注聽其歌誦以究王訩箴曰究窮也式訛爾心箴曰訛化也以畜萬邦畜許六反○箴曰畜養也

家父自顯其字云已作此歌誦以窮究王致訩亂之由乃是王心之未回王庶幾改化其心以養萬邦謂心一悔悟則本原既正而萬物皆理矣師尹安得容其姦乎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既作詩復表其詩出於巳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李氏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知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詩記曰致亂者雖用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項氏曰正月將亂之時君子憂之雨無正旣亂之後君子去之

正月憂亂之作也

正月繁霜傳曰正月夏之四月。解頤新語曰或疑四月不應有霜考之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粟麥我心憂傷民之訛言傳曰訛偽也。詩記曰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亦孔之將傳曰將大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丁氏曰京京大也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癙音鼠痒音羊。呂氏曰癙憂幽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長樂劉氏曰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傳曰痒病也

正月建巳純乾用事正陽之月也當長養之時乃有繁多之霜肅殺之氣災變甚異我心覩此已憂傷矣民又出訛偽之言所言甚大

繁霜則天令乖訛言則民思亂而君臣上下安其危而利其菑曾不覺悟念我孤特一人爲王憂之京京然其憂甚大謂憂國將亡而非小己之私憂也哀哉我小心畏謹幽憂而至於痒病也己獨憂之而衆皆不察故謂之幽憂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瘉音庾。傳曰瘉病也不自我先蘇氏曰自從也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音酉。王氏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今日與汚言出自口矣何意憂心愈愈蘇氏曰愈愈益甚之慮是以有侮

人窮則呼父母言父母生我何爲使我瘉病乎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適當其時是我生之不幸也好言謂說好莠言謂說惡訛言之人說惡惟其口之所出本非由中之言無其實也我見其變亂是非將有禍敗憂心愈愈然益甚而小人反見侮謂我爲張皇過慮也

憂心惸惸惸音瓊。王氏曰惸惸獨也念我無祿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

不幸也。今日左傳無祿獻公卽世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并音併。朱氏曰并俱也箕子云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今日卽上文無祿之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然獨憂念我之無福也遭國將亡民之無罪辜者皆將見虜以爲臣僕矣哀我今之人將復於何所而獲禍乎瞻視烏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猶民將歸於誰君乎郭林宗曰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瞻彼中林傳曰中林林中也侯薪侯蒸[illegible]曰侯維也。薪蒸解見無羊

。蘇氏曰其殘之也甚矣大家世族散爲皁隸亦獨是也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音蒙。釋訓曰夢夢亂也。錢氏曰無聞知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鄭如字毛音升有皇上帝朱氏曰皇天也伊誰云憎
與世林以竹木叢聚得名宜有喬木今斧斤伐之所存唯薪蒸喻虐政所殘其民凋弊也方民之危殆無所赴訴視天若夢夢然悶闇知此特天之未定耳少焉天定則福善禍淫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惟皇上帝所憎者誰歟天之所以爲大非有所憎其爲天所勝者

皆人自取禍耳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訊音信。傳曰訊問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則高矣而或謂山爲卑然有爲山脊之岡者有爲大阜之陵者而謂之卑可乎喻小人訛言變亂是非以賢爲否如此而王曾不懲止之乃召彼宿舊元老但問之占夢之事其所問不急也李義山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亦此意也君臣迷甚皆自謂聖如烏烏之雌雄無以相別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詩記曰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傳曰局曲也。跼曰曲身也。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音積。傳曰蹐累足也。說文曰小步也維號斯言號音豪。

釋文曰號大呼也有倫有脊傳曰倫道脊理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音毁亦○虺蜴也解見斯于○今考桉蜴上音析下音亦陸於此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是以蜴爲蜥也誤矣○釋魚曰蠑螈蜥蜴蜥蜴蝘蜓守宮也蠑音榮螈音元蝘音演蜓音殄○釋曰說文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守宮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方朔云非守宮則蜥蜴案此諸文是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者名蝘蜓守宮也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眞硃擣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號守宮
人謂天爲高而我不敢不曲身傴僂而行懼壓也人謂地爲厚而我不敢不累足小步而

行懼陷也天地必無壓陷喻身處亂世禍出意外不可謂必無之事而不懼也我大呼而出此言人孰不疑其言之過然實則有倫有理何也蓋當時羣小肆毒以害人無所不至不可不慮故言可哀今之人何故爲虺蜴之行務欲傷害人乎詩記曰家語云孔子讀詩至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逄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

瞻彼阪田阪音反○箋曰阪田崎嶇墝埆之處有菀其特菀音鬱○小弁疏曰菀茂也○釋文曰特獨也○天之扤我扤音兀○傳曰扤動也○如不我克箋曰克勝也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釋文曰仇讎也亦不我力朱氏曰力猶用力也

視彼險阪瘦薄之田而有鬱然特盛之苗天又爲風雨以扤動之惟恐其不勝猶昏亂之朝君子孤立而小人多方以攻之也小人初用事則以賢者有譽望而援引之以美觀聽所謂求我以爲法徒好名耳非眞有任賢之心也其始求我唯恐不得既而議論不合則空執留之視爲仇讎不用力於我矣知賢當力薦之既用當力主之庶賢者得展所蘊今不我力則貌敬而情疎賢者之迹不安矣安能當羣小之攻乎重言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枘鑿不相入薰蕕不同器也鄭氏云有會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是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疏曰結纏結也今茲之正王氏曰邪正之正胡然厲矣李氏曰厲危也燎之方揚燎音療○箋曰火田爲燎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傳曰宗周鎬京也褒姒威之褒保之平姒音似威音血○傳曰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

我心之憂如有纏結之者其憂不可解也所憂者以今之正道何其危也邪道勝則正者危君子不安也火之燎于原其勢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今赫赫然昌盛之宗周褒姒乃以一婦人而滅之是可傷也時未滅而知其必滅也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歸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摧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窘羣之上。傳曰窘困也。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甫。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載輸爾載箋曰輸墮也墮音麾將伯助予將音鏘。傳曰將請也伯長也

周之將亡如火之將滅矣我永思其終又如行道之遇陰雨其車既重載乃棄其車輔如此則必陷於泥濘隤則其車中之所載然後請長者助我已不及事矣喻平時棄賢不用國危而後求賢則已晚矣

無棄爾輔甫員于爾輻員音云輻音福。傳曰員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釋文曰輻轑也轑音老。今曰冬官輪人云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屢顧爾僕箋曰屢數也僕將車者也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喻王勿棄其車輔以益其輻又頻顧視將車之僕戒物之庶幾不隳敗爾之所載奈何終踰絕險之地曾不以爲意而覆敗必矣

魚在于沼傳曰沼池也亦匪克樂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炤音灼。箋曰炤炤易見也憂心慘慘慘參之上。傳曰慘慘猶戚戚也念國之爲虐

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于池沼非其所樂矣喻君子立於衰亂之朝亦非所樂也魚之深潛雖云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網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然君子不專爲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唯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

詩記曰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比音備。傳曰洽合也。疏曰比親比也昏姻孔云昏姻解見節南山。王氏曰云稱說其善也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傳曰慇慇然痛也

彼小人也小人有旨酒嘉殽以和洽親比其鄰里親戚昏姻其言云云甚稱譽之而我孤獨自傷憂心慇慇然痛者哀小人之樂其憂也李氏曰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子母怙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之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佌彼有屋佌音此。傳曰佌佌小也錢氏曰佌佌屋之小也蔌蔌

有穀蔌音速○傳曰蔌蔌陋也錢氏曰蔌蔌穀之小也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椓天平聲椓音卓○朱氏曰椓害也哿矣富人○哿可我之上傳曰哿可也哀此惸獨

厲王之亂民之室廬蓄積蕩然矣宣王勞來還定於是彼有佌佌然之小屋方有蔌蔌然之少穀正望繼其後者愛養培植之今乃不幸又逢幽王之亂是天爲天孽以椓害之也富人猶可惸獨可哀矣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比若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疏曰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據猶移其弟改爲幽王○李氏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當爲刺厲王之詩蓋以此篇之中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爲司徒故以此爲屬厲王之詩蘇氏以爲不然鄭桓公在幽王時與番維司徒先後用事又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當從此說觀鄭氏以詩所言褒姒與番維司徒爲厲王之詩其下雨無正小旻小宛亦以爲厲王其意以謂四序皆言大夫疑是一人之作其說未之敢信也

十月之交刺用七子以致災變也

十月之交日十月建亥之月也○蘇氏曰十月爲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傳曰交日月之交會○疏曰謂朔日也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疏曰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家爲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則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歐陽氏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朔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

爲之蝕于月之交太曆當蝕君子猶以爲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明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率傳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會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蝕四者皆德之所由生也先儒又謂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蝕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此則係乎人事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李氏曰唐書志云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亦孔之醜傳曰醜惡也彼月而微傳曰微不明也此日而微朱氏曰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首章言日食之變也十月建亥日月交會當月之朔其日辛卯日爲之食以純陰之月而日復爲月所揜見陰壯之盛此其爲變亦甚醜惡矣蓋彼月食而不明未爲醜此日食而不明則爲醜也傷敗將至災異先出故此下民將罹其禍而可哀也○鄭氏以十月爲周正乃夏之八月詩皆夏正獨以此爲周正可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夏正之明證也況此十月日食在幽王之六年鄭氏失考耳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嚴曰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朱氏曰不用其行若月不避日失其道也）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朱氏曰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

次章言天災人禍相會也日月告以凶證而不由其道謂月揜日也四方無政事而不用其善謂暴亂又作也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災爲祥今天變既如彼人事又如此郭林宗所謂夜覩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

可支也此主言日食而云日月告凶者謂月侵於日而食也日月之食皆爲變然以陽侵陰猶爲常事以陰侵陽何其不善也

爗爗震電（爗音葉○傳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不寧不令（去聲○朱氏曰令善也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災異之甚也）百川沸騰（傳曰沸出騰乘也）山冢崒崩（崒徂恤反濁音也讀作遵之入次清音非○傳曰山頂曰冢○嚴曰崒者崔嵬○釋曰山巔之末其峰巒巖○今曰漸漸之石維其崒矣崒與崒同）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驟之上○鄭氏曰憯痛也）

三章言日食之後災異荐至也雷電爗爗然者常也而十月見之則不安不善是天道乖矣百川之水皆沸溢而相乘山頂崒然崔嵬者又皆崩落高岸陷爲深谷深谷出爲高陵又皆於十月見之是地道亂矣變異荐臻哀哉今幽王君臣何爲處可痛而莫懲創也

皇父卿士（父音甫○嚴曰皇父字也○今曰皇父家伯仲允三人皆不著其姓也菑其妻黨爲陰三年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注云卿士王卿之執政者）番維司徒（朱氏曰番氏也）家伯維宰（嚴曰家伯字也宰冢宰也）仲允膳夫（曰膳仲允字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棸子內史（棸音鄒○嚴曰棸氏也內史）

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蹶維趣馬蹶音厥趣苟之上○牋曰蹶氏也○
今曰夏官趣馬下士蓋主趣養馬者也楀維師氏楀音矩○牋曰楀氏也師氏中
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豔妻煽方處豔音焰煽音扇處音杵○傳曰豔妻褒姒
也美色曰豔煽熾也
四章言致災由任舉小也故歷數其人有字
皇父者爲卿士而執政番氏爲司徒字家伯
者爲冢宰字仲允者爲膳夫聚氏子爲內史
蹶氏爲趣馬楀氏爲師氏此七子者以豔妻
褒姒其勢熾盛之時依附以進身方處勢位

未有轉動則災異無消去之理矣舉小根據
必有內寵主之所以難去也
抑此皇父朱氏曰抑發語辭豈曰不時陳氏曰不問其非時胡爲
我作朱氏曰作動也不卽我謀朱氏曰卽就也徹我牆屋田卒
汙萊音烏來○朱氏曰卒盡也○傳曰下則汙高則萊○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云
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旣封卽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役
不以時先毀牆屋而後令還邑之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告之曰予不戕今曰爿傍
從斤者音鏘方銎斧也此斨傍從戈者音牆殺也殘也銎音芎禮則然矣
五章六章專言皇父首惡也用民之力當於

農隙抑此皇父所爲豈肯言其非時乎何爲
動我以遷徙而不先就我謀乃徑徹毀我之
牆屋使我田不獲治下者盡爲汙池高者盡
爲草萊乃曰我不戕殘女下供上役禮則然
矣古者興功動衆謀及庶人順民心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商之去○傳曰向邑也○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
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朱氏曰向今孟州
河陽縣是也擇三有事傳曰三有事國之三卿○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
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此例國也亶侯多藏去聲○傳曰亶信侯維也不憖

遺一老憖錄之去○釋文曰爾雅云憖強也且也俾守我王擇有車
馬以居徂向
幽王君臣具曰予聖故皇父亦以聖自居詩
人因其自聖而譏之謂爾皇父甚聖矣其作
都邑於所封之向邑擇立三卿已非畿內之
制又所擇者信維聚斂多藏之人其作向邑
旣成令公卿大夫盡往送之不彊留一老使
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向
邑而居知有私邑不復知有王室皇父所謂

孔聖者如此

黽勉從事黽音泯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音遨○嚴曰囂囂衆多貌下民之孽音櫱○蹶曰孽災害也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噂沓背音佩○傳曰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說文曰噂聚也○陳氏曰噂聚談也○沓重複也蘇職競由人傳曰競主也

七章言巳被讒也巳自勉以從王事固不敢告勞以言功也無罪無辜而讒口囂囂然衆多是將求免其過而不可得也下民之災害非自天降噂噂聚談沓沓重複多言以相悅而背則相憎主力爲此者人也

悠悠我里嚴曰里居也○王氏曰我所居里○今曰悠悠遠也里鄉里也周制五鄰爲里亦孔之痗音妹又音悔○傳曰痗病也四方有羡延之去○傳曰羡餘也○今曰此羡字舊作余箭反諸本作徐箭反刪謝幕誤也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王氏曰徹道也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章句

八章言巳欲去不得也仕不得志則思其鄉里悠悠然道遠而未得歸亦甚病矣巳不得去故慕得去而在外者謂彼四方之人皆有羡餘我獨居此憂愁之地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天命不通無可奈何勉之而巳不敢傚我友自逸潔身而去也○觀雨無正昔爾出居知幽王之時大夫有出外避禍者此詩末章與雨無正末章意同皆不得去羡巳去者蹶曰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巳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徹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當闕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補傳曰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爲何詩也韓詩篇首多二句是詩前二章皆十句加以二句巳不可信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爲政之意

此詩刺刑罰不中忠言不用遂致人心離散所謂衆多如雨也或以此詩名而疑序且詩名不用詩語者多矣何獨此詩也

浩浩昊天浩音薅又音鎬昊音鎬○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今曰釋文云浩浩大水貌不駿其德駿音峻○傳曰駿長也降喪饑饉饉音僅○傳曰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旻音閔弗慮弗圖舍彼有罪舍音捨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平聲○傳曰淪率也陵曰胥相也鋪徧也

首章言刑罰不中也人窮則呼天曰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何爲不駿長其德乃降喪亂饑饉以斬伐天下也既生之乃斬伐之是其德不長久也天既迅烈威虐王當恐懼脩省庶可以回天意今乃不思慮不圖謀彼有罪而伏辜者姑捨勿論若此無罪者而使之淪率相引而鋪徧皆得罪焉何其無分別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傳曰戾定也正大夫離居疏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莫知我勩音曳○傳曰勩勞也三事大夫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云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朝如字又音潮○錢氏曰朝朝朝見也夕莫見也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傳曰覆反也

次章言人心離散也周之宗族既滅將有姓之禍天下未有安定也周時雖未滅而敗壞之極知其必滅也正大夫六官之長也此作詩之大夫言其長離居去位以避其禍莫知我之從王而勞勩也又三公及其餘大夫莫肯夙興夜寐以勤王事者邦君諸侯莫肯朝暮省王者人心離散國危如此庶幾曰王今改過用善乃反出而爲惡威虐愈甚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辟音闢○傳曰辟法也如彼行邁釋文曰邁遠行也則靡所臻朱氏曰臻至也凡百君子疏曰謂衆在位者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三章言已忠言不用也君子見王不悛呼天而告之曰如何乎昊天我之告王者皆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不信法度之言則必信非法之言如人迷途而遠行倀倀然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衆在位之君子言羣臣當自敬其身勿苟合以長其惡今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不畏人是不畏天也

戎成不退傳曰戎兵也○饑成不遂傳曰遂安也曾我暬御

朁音蹭○箴曰曽但也○傳曰朁侍御也○今曰曽則也但亦則之意音如字憯憯
日瘁○憯慘之上瘁音萃傳曰病瘁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訊箴曰
訊告也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四章言羣臣無忠告也兵戎之禍已成而其
勢不退言外患之熾也饑困之災已成而其
生不遂言內憂之迫也但我暬御小臣憯憯
憂之日益瘁病而衆在位之君子莫肯以禍
亂將至告王者至於聽人之言則應荅之謂
聽人言時事則已酬應之以爲信然是其心

非不知亂之將至也但私議於所親厚而不
以告王耳人有譖言及已則奉身而退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去吹之維躬是瘁哿以能
言哿歌之上○傳曰哿可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五章斥巧佞也幽王惡直言而好巧言哀哉
賢者之不能言謂能直言而不能巧言也惟
不能巧言以阿上意故言則忤物非出於舌
而但巳也將躬受其病矣謂言出而禍隨也
可矣小人之能言者巧佞之言如水之流無
所凝滯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積順生愛也
維曰于仕傳曰于往也孔棘且殆箴曰棘急也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今維曰仕往耳
曾不知仕之甚急而且危也正直者謂之不
可使將得罪於天子諛佞者謂之可使又見
怨於責善之友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
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思音同○

王氏曰鼠思幽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者惟鼠爲甚○傳曰無聲曰泣血○疏曰淚出於
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云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無言不疾昔爾
出居誰從作爾室
七章責引去者也時有大夫去朝者其友之
留者思而呼之曰爾可遷居于王都也去者
不從以王都無室家爲辭留者於是謂我憂
思而至於泣血無一言而不見憎疾於人也
且爾昔之出居於外誰爲爾作室乎能作室
於外而乃謂王都無室家何哉我之此言爾

必憎疾蓋言切中則人所惡也補傳曰詳味此詩可謂衆多如雨非爲政之道也

雨無政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二十

詩緝卷之二十一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小旻音閔大夫刺幽王也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蘇氏曰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旻在大雅者謂之召旻

小旻刺不能聽謀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釋天曰秋曰旻天○王肅曰仁覆愍下曰旻天敷于下土傳曰敷布也謀猶回遹音聿○傳曰回邪也遹辟也何日斯沮音咀○箋曰沮止也○今曰沮有所憚而止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箋曰覆反也

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音窮○傳曰邛病也

首章大章言謀而不能擇也旻天以仁愍爲稱今乃迅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徧受其害言災禍荐臻也是皆人事有以召之幽王宜恐懼而改圖矣今謀猶邪僻不反其轍不知更待何時而後畏沮也謂天怒已甚王改過豈可緩乎羣臣之謀非無可從者但王於謀之善者不從謀之不善者反用我視其謀猶亦甚病矣

潝潝訿訿潝音吸訿音紫。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李氏曰劉向云潝潝相是而背君子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戕曰具俱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音旨。戕曰底至也

羣小相聚潝潝然相和而敬合訿訿然相詆而苟毀同乎己者以爲是異乎己者以爲非小人之好惡如此甚可哀矣謀之善者俱背違之謀之不善者俱依就之我視其謀猶則亦何所底至乎至於亂亡而已

我龜既厭去聲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傳曰集就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李氏曰左傳楚子伐鄭其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如匪行邁謀釋文曰邁遠行也是用不得于道

三章言謀之非其人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卜筮既數龜亦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卜之不中也謀事者雖多而不能斷則惑於議論之不定是以不能有成發言滿庭而無敢決然任其責者譬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如人欲行路必問於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其無得於道路之事也如沈慶之言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也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疏曰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也。今日書稱古先民有夏○傳曰程法也匪大猶是經嚴曰大猶大道也○傳曰經常也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傳曰潰遂也

四章言謀而不能斷也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古人爲程法不以大道爲經常維淺近之言是聽受是爭辯言所見止於目前而無遠圖也如築室于道傍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異見故不得遂有成也朱氏曰古語云作舍道傍三年不成

國雖靡止蘇氏曰止定也或聖或否音缶民雖靡膴音呼○疏曰膴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乂○傳曰艾治也○朱氏曰聖哲謀肅又即洪範五事之德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錢曰淪率也胥相也

五章言賢愚將同受其禍也國雖無所止定

而人有通聖者或有不然者民雖寡少亦或有明哲者或有善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能理治者豈可厚誣天下為無人哉人主能擇其賢者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皆賴以濟今乃使小人用事於上則政亂國敗賢愚皆喪亡矣如衆泉之流更相灌注一處決潰則衆流俱竭是淪率相與以敗也蘇氏曰雖世亂民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

不敢暴虎傳曰徒搏曰暴虎不敢馮河馮音憑○傳曰馮陵也徒步曰馮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傳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末章言懼禍也虎不可以徒搏河不可以徒涉人特之此一等事耳不知其他更有可畏之事謂國將亡而禍及已也暴虎馮河其禍立至則知畏之亡國之禍稍緩則不知畏也我則戰戰而恐兢兢而戒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冰之恐陷懼之甚也荀子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押虎也遂引此章蓋斷章取義耳毛相其師之說以為不敬小人之危殆今考本詩諸章止言不能聽謀無畏懼小人之意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音婉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刺不能自強而昏於酒下不能撫其子上不能紹其先也

宛彼鳴鳩傳曰宛小貌○曰鳴鳩鶻鵰也郎坻詩食甚之鳩郯子所謂鶻鳩氏司事莊子所謂鷽鳩也非斑鳩也鶻音骨又如字鵰音彫亦作鵰鷽音學○釋鳥曰鶌鳩鶻鵃鶌九

勿反○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為鶻鳩○杜預曰春來秋去故為司事○釋曰按舊說及廣雅皆云斑鳩非也○山陰陸氏曰莊子所謂鷽鳩笑之者是也多葦故名鳴鳩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揄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戾天勉強故也性食桑葚陸璣云一名斑鳩似鵻鳩而大項有繡文斑然與此鶻鳩全異鵻之言非此鳥音朝鳴故曰鶻嘲也此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咬搶音鏘枋音坊木名咬音夜

翰飛戾天翰去聲○蘇氏曰翰羽也○傳曰戾至也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陳氏曰先人據幽王以言宣王也

明發不寐疏曰明發從夕至明也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

有懷二人蘇氏曰二人文武也

首章刺不能自強也與也宛然而小之鳴鳩

決起而飛搶榆枋不至而控於地者也然亦有羽飛至天之志事在強勉而已幽王不自奮起曾鳴鳩之不若將日就衰替墜其祖宗之業矣故我心憂傷其如此追念先人宣王能自夕至明憂勤不寐永懷文武之烈惟恐失墜遂致中興此幽王家庭所親見而曾不念之乃令臣下念之乎

人之齊聖今曰謂整齊也○疏曰聖通也飲酒溫克傳曰克勝也彼昏不知壹醉日富今曰壹專也壹醉專務酣飲也○陳氏曰富益也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傳曰又復也

次章刺沈湎也人之整肅通達者其飲酒也能以溫和自克彼昏昧而不知者專務酣飲日以增益唯酒是務焉知其餘也以酒喪德君臣沈湎則天命將改矣故戒羣臣以各敬爾威儀恐天命一去不復來也○齊聖廣淵底至齊信生而徇齊彼皆言聖人之事此言齊者止謂整肅也或疑飲酒小節未必係天命之去留殊不知蕩心敗德縱慾荒政踈君

子而狎近倖玩寇讎而忘憂患皆自飲酒啓之禹惡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歷觀前史其事可監晉元帝以王導一言而覆杯其能植立江左宜哉

中原有菽音叔○傳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采菽[illegible]曰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藿○疏曰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采菽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菫荁之屬是也以鼎煑牛[illegible]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朩則芼之以藿調以鹽豉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昔音完○今曰殿於生民荏菽及采菽皆云大豆是鄭意以菽郎荏菽也

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螟蛉音銘零○傳曰螟蛉桑蟲也○陸氏曰桑

上小青蟲也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也蜾蠃負之蜾音果蠃羅之上○曰蜾蠃者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記所謂蒲盧也蠮音壹螉音翁○釋蟲曰蜾蠃蒲盧○郭璞曰卽細腰蠭○鄭注中庸曰土蠭○山陰陸氏曰郎令細腰土蠭○解頤新語曰說者考之不箸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謂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比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脊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蛛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贅之身父之其卵爲蠅穴蘇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雖子云細腰者化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旨就詩者之言也古人名物多取形似

螉之細腰者曰蒲盧故遂之細腰者亦名蒲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黑之熒青黑之鳩皆名以雖也。傳曰負持也。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旣曰式用也穀善也
三章刺黜其子也幽王黜太子宜臼宜臼奔
申侯此章刺之言中原有菽庶民乃采之而
去桑蟲有子螟蠃乃持之而去喻王有太子
不能撫愛而申侯乃挾而去之也王若以宜
臼爲不肖何不教誨之用善道而使之似續
於已乎錢氏曰庶民采而去則非我所有矣螟蠃持而去則非我所保矣今王有
子乃黜棄之將有挾之而爲不善者

題彼脊令題音弟。傳曰題視也。曰脊令雩姑也飛則鳴解見常棣載飛
載鳴旣曰載之言則也我日斯邁旣曰邁行也而月斯征旣曰
征行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歐陽氏曰所生謂宣王也。今日卽
首章先人也
四章申首章之意也他鳥飛則不常鳴唯脊
令且飛且鳴口盡俱勞無有止息可以人而
自暴自棄乎今日月逝矣王宜愛惜日力夙
夜勉勵無辱宣王也脊令飛鳴卽鳴鳩戾天
之意○宣王承衰亂之後而能中興幽王繼

中興之緒反致衰亂故一曰先人二曰所生
以其所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久遠難知之
事也
交交桑扈胡之上聲。○歐陽氏曰交交參雜揖亂之謂也。○曰桑扈有二種此青雀
也性之竊脂者也。釋鳥曰桑扈竊脂。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
云。山陰陸氏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若魯有兩魯
參也釋鳥云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蓋
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觜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
素質其翅與領皆黃然而有文章者是也所謂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正以其性之竊脂者言

之也故以啄粟爲失其性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也故其序曰君臣
上下動無禮文焉蓋君臣素以爲質而文之者也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又云虦如小熊
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則下扈竊玄言淺黑秋扈竊藍言淺青冬扈竊黃言淺黃棘扈竊丹
言淺赤桑扈竊脂言淺白固其理也且爾雅詩言之而小雅桑扈所取者有兩竊脂故兩雅
亦兩解也扈音才竊音倭淺二音貓苗音茅二音雅音積○補傳曰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
一物耳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塡田之上滑○傳曰塡盡也。○上殿曰窮盡
也宜岸宜獄傳曰岸訟也握粟出卜今曰史曰者傳云卜而有不審
不見奇翻見古以粟問卜也擇音所自何能穀長樂劉氏曰穀善也
五章述民病也此桑扈性之竊脂者乃食肉

之鳥而交交然亂雜以循場而啄粟失其性
也可哀哉我此貧窮寡獨之人迫於朝夕之
計宜其相與爭訟而入於獄也言宜者謂勢
使之然雖在縲紲而非其罪也又持粟行卜
問其勝負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亦可憐矣

溫溫恭人傳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惴惴小心惴追之去
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末章言懼禍也溫溫然恭謹之人無過可指
然處今亂世如集于木而恐墜如臨于谷而
恐隕戰戰而恐兢兢而戒如履薄冰而恐陷
不敢不懼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音盤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大音泰○朱氏曰幽王娶於申生大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宜臼之傅知其無罪而憫之故述大子之情而爲之作是詩也

周東遷之禍基於此人倫廢而後夷狄乘之

弁彼鸒斯鸒音豫○傳曰弁樂也鸒雅烏也○釋烏曰鸒斯鵯鶋鵯音匹又音卑○釋曰小而多羣腹下白不反哺○山陰陸氏曰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鸒斯賊夫糧食以衆故也東都賦云鵯鶋甘棲鵬鳩春鳴今衆鳥秋分多羣集非時鳥也然至春分輙兩兩而翔不復羣矣里俗謂之分羣○疏曰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歸飛提提音匙○傳曰提提羣貌民莫不穀嚴曰穀養也我獨于罹罹音離○嚴曰罹憂也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首章負罪引慝也與也幽王放大子宜臼將
殺之其傅述大子之情而作此詩鴉烏不能
反哺猶已之不能致養是爲不孝自罪之辭
也鴉烏雖不能反哺然出食在野飽則提提
然羣飛而歸是其父子相隨爲可樂也凡民
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不容於父鴉烏之不
若也我何以得罪于天乎我之罪伊何乎心
之憂矣如云之何則無可奈何而順受之○
烏有三種廣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
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
者謂之燕烏爾雅所謂白脰烏也脰音豆項也

踧踧周道踧音敵○傳曰踧踧平易也○朱氏匪風解曰周道適周之道也鞫爲茂草鞫音菊○傳曰鞫窮也○李氏曰猶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

衣也非是當時已如此特預言之耳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惄音溺。傳曰惄思也。疏曰有如物之擣心也假寐永歎箋曰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疢音趁。箋曰疢猶病也。疏曰疾首頭痛也

次章憂國將亡也周之道路以朝會往來如織故車馬蹂踐蹴蹴然平易今將窮爲茂草矣國亡則路少行人唯草生之言周之興者以歸往之衆曰串夷載路曰岐有夷之行言周之衰者以行人之稀曰鞫爲茂草也我心

憂傷其如是惄焉思之如有物之擣心不脫衣冠而假寐終夜永歎身未老而以憂故老也

維桑與梓音子。解見定之方中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屬音燭。疏曰屬連屬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不離于裏曰離麗也解見邶新臺。朱氏曰裏心腹也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疏曰辰十二辰也

三章怨而慕也桑梓謂祖父所植以遺子孫者今人以桑梓爲鄉里者謂有祖父所植之

木有存焉祖父植木猶不敢不敬況人無有瞻望而非父無有依恃而非母者烏有不敬恭敬如此而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連屬于父母之毛乎謂不得皮膚之氣也豈我不離麗于父母之腹乎謂不處母之胞胎也父母無不愛子之理但恐我命自薄不知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辰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乎何其不祥也疏曰此大子爲人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言連之其意不怨申后也。李氏曰如韓退之云我生不辰月宿南

斗

菀彼柳斯菀音鬱。曰菀茂也鳴蜩嘒嘒蜩音條嘒音諱。曰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解見七月。傳曰嘒嘒聲也有漼者淵漼崔之上。傳曰漼深也萑葦淠淠萑葦音完偉淠徐音沛本字音譬。萑葦解見七月。傳曰淠淠衆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箋曰屆至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四章言如窮人無所歸也菀然而茂者柳也其上則有蟬聲嘒嘒然漼然而深者淵也其旁則有萑葦生之淠淠然衆言物皆有所依

也我獨如不繫之舟流於水中無所依泊不知所至也初猶假寐至此雖假寐猶不遑其憂深矣

鹿斯之奔疏曰斯辭也維足伎伎伎音岐。傳曰伎伎舒貌雉之朝雊雊溝之去。箋曰雊雉鳴也尚求其雌譬彼壞木壞回之上聲字與瘣同。傳曰壞傷病也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五章憂王孤立也鹿見人則奔宜速矣而伎伎然舒緩者顧其羣也雉朝作而鳴者求其雌也今王黜后而放子兀然如傷病之木內

有壼病而外無附枝也我心之憂如此而王寧不之知乎冀其感悟也

相彼投兔相去聲。箋曰相視也尚或先之先音線行有死人箋曰行道也尚或墐之墐音覲。疏曰墐埋藏之名君子秉心箋曰秉執也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隕音尹。傳曰隕墜也

六章述親親之怨也視兔之見迫逐而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行路之死人初非親識乃或墐埋之使免暴露人皆

有不忍之心也幽王乃獨黜后放子何其忍也是以心之憂而涕隕墜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醻音酬。箋曰醻旅醻也疏曰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君子不惠箋曰惠愛也不舒究之朱氏曰舒緩也伐木掎矣掎音紀。今曰釋文云掎從後牽也析薪杝矣杝音侈。錢氏曰杝以手離之。今曰杝從才者[illegible]也廣韻亦作移俗作扯其析薪之杝從木亦[illegible]之義也舍彼有罪舍音捨予之佗矣虛齋趙氏音如字今從之舊音垂。今曰韻佗亦作他他與它同無別音之佗猶孟子反顧而之佗也

七章言讒人離間父子也幽王信讒言如賓主飲酒相酬得即飲之喻聞讒即行不違拒之也幽王心不惠愛太子之故不肯舒緩而究察之苟徐察之則知讒人之情矣木附著於本根伐木者既以斤斧伐之又以繩索從其後牽挽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杝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爲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

本附著聯屬爲一體而讒人横離絶之也彼離絶人之父子者爲有罪王乃捨之不問而反黜逐我令之他所。釋文以掎爲從後牽左傳諸戎掎之(襄十四年)注云掎其足是從後牽也今伐木者斧其前乃以繩索繫其末從後牽而倒之故云伐木掎矣舊說掎爲掎其巔不欲妄踣之(踣音白)又說扡爲順其理義亦迂曲而先儒承襲之殊上下文讒人離間父子之意不出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音峻○傳曰浚深也)君子無易由言(易音異)耳屬于垣(屬音燭 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梁笱解見邶谷風)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末章憂讒人不已將爲國禍也莫高莫深言無有高深於此者謂極高極深也極高者豈非山乎極深者豈非泉乎然山雖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而人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之地而人不得聞之也王不可輕易自由以言恐屬耳垣牆者將窺伺意嚮而爲讒也我已被讒見逐不可解矣但慮讒人不已將敗我家事故謂外人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猶顧念家事國之事而不能忘也既而自歎我身尚不容何暇惜後事乎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之詩作而内外上下皆困於讒矣

悠悠昊天(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曰父母且(沮之平○歐陽氏曰且語助)

無罪無辜亂如此幠(幠音呼○傳曰幠大也)昊天已威(箋曰已甚也)予愼無罪昊天泰幠(箋曰泰甚也)予愼無辜

首章傷已被讒也人窮則呼天呼父母此大夫被讒乃呼天呼父母而訴之言悠悠然遠大之昊天也及我之父母也其聽我之訴也我無罪辜而使我遭亂如此之大上天降此喪亂亦甚威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無辜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朱氏曰僭始不信之端也○傳曰涵容也)亂之

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市專反沮音咀○

傳曰遄疾也沮止也君子如祉音恥○傳曰祉福也○朱氏曰猶喜也亂庶

遄已

次章言亂生於譖譖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懷

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辟枉之門也讒言無實僭而不信小人爲讒

以漸而入初爲不根之言以嘗試君之喜怒

此不信之端所謂僭始也幽王既涵容之則

讒人將無所憚日月既久浸潤益深禍亂愈

生是君子信讒之過也凡聞人之言當別白

其是非所言者非王若怒而責之則小人不

敢爲讒亂庶幾遄止矣所言者是王若祉而

稱之則君子得行其言亂庶幾遄已矣今忠

讒不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

也李氏曰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孔子此言盡

小人之情狀夫以水之浸潤漸於壞物皮膚之受塵漸於垢汙小人之讒亦其以漸人君

苟不察則小人得以逞其志漢元帝優游不斷是以恭顯之徒周堪蕭望之劉更生張猛

四人垂相舜論其始也元帝不之察其終也蕭望之等皆罹恭顯所排原其所由則僭始

既涵之所致也司馬溫公嘗舉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言無所臧否

爲患大矣

君子屢盟箋曰屢數也亂是用長長音掌○今曰長加益也君子

信盜亂是用暴今曰暴驟進也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

○傳曰餤進也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音窮○箋曰邛病也

三章言信讒致亂也周官有司盟凡邦國有

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今幽王信讒

君臣相疑屢爲盟誓此亂之所以加長也盜

以名小人小人讒言不可信而幽王信之此

亂之所以驟進也小人之言先務諛悅其君

甘言卑辭以入之使人君如嗜甘物而不厭

此亂之所以日益進也爲人臣止於敬此讒

人非止於敬徒爲王之邛病耳李氏曰考之春秋如伯有

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禮云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

以其害人如盜賊然

奕奕寢廟奕音亦○傳曰奕奕大貌○錢氏曰官室後曰寢前曰廟君子作

之秩秩大猷秩音帙○朱氏曰秩秩序也○箋曰猷道也聖人莫之

王氏曰莫定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忖村之上度音鐸錢氏曰忖默度

也躍躍毚兔 躍音藥毚音讒。疏曰躍疾也。傳曰毚兔狡兔也 遇犬獲
之

四章言已知讒人之情也奕奕然高大之寢
廟唯君子能作之秩秩然有序之大道唯聖
人能定之此非我所能也至於忖度他人之
心則我能之言讒人見讒自謂深密我不得
而知不知我能忖度爾心而知之爾讒人如
兔之狡躍躍然疾跳謂人無如之何然遇犬
則獲之言讒人雖狡險得志又更有狡險者

中傳云汝自古小人更相傾陷豈有善終者
哉兔犬皆喻小人也忖度讒人之心如下篇
何人斯皆忖度之辭也

荏染柔木 荏音稔染音冉。傳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 君子樹
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焉本義音煙本注如字數上聲。錢氏曰數猶
記也 蛇蛇碩言 蛇音移。歐陽氏曰蛇蛇舒遲安閑之貌。戚曰碩大也 出自
口矣 今日與正月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意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五章戒王受讒善類勿信讒言也荏染然之
柔木良材也君子當封殖之俾無牛羊斧斤
之患往來道塗之言誣謗善人何可介意乎
若敎訛此道塗之言則小人得駕飛語以中
傷君子矣蓋小人蛇蛇然舒遲安閑敢爲大
言而無忌憚惟其口之所出非由中之言無
實也其言之巧如笙簧之可聽然皆不根
之談以誣善人而不知恥其顏厚矣人有愧
於心必形於色中心達於面目也今小人面
皮厚故無愧恥之色

彼何人斯 戚曰何人者所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居河之麋 麋音眉

○傳曰水草交謂之麋。李氏曰左氏吾賜汝孟諸之麋。 無拳無勇 傳曰拳力也
職為亂階 戚曰職主也階生也 既微且尰 尰音腫。傳曰骭瘍為微腫足為尰
骭音根脚脛也瘍音羊瘡也戚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 爾勇伊何爲
猶將多 戚曰猶謀也將大也 爾居徒幾何

本章指讒人而惡之言彼何等人居河濱水
草之交其居室卑陋既無拳力又無勁勇其人
至弱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此人自謂勇而
有謀既患脛瘍有微之疾又患腫足有尰之
疾爾假有勇智何能爲汝爲謀大多矣汝所

聚居之徒衆亦幾何人無能爲也讒者多摘人之短而矜己之長此人實無所長王惑而信其言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箋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疏曰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傳曰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

之門外。氏曰柔僞也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暴公與其侶同見王而譖蘇公蘇公作詩首章未及諸事姑爲優柔之辭以疑之言彼是何人乎薄之之辭也彼人之心艱險而難知何以言之我所居有魚梁彼人逝我魚梁而不過我是其心艱險而可疑矣旣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首章但言二人相從同見王而不見我其情可疑矣。鄭氏以首章彼何人斯爲指暴公之侶歐陽氏以首章彼何人斯爲指暴公然下章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猶未有所指則首章不應便指其人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唁音彥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今日不以我爲可言不悅我也漢劉向傳上開陽與朝臣隙辭不可光祿勳何耶辭牛斤反忿疾之意光祿勳謂周堪

次章方言已被譖也言二人同見王而不見我我固疑其艱險今我果被譖不知此二人之中誰實譖我乎猶未敢指定一人也然我與暴公爲友我已得譴暴公當弔唁我何爲

亦逝我魚梁過我門而入不弔我乎暴公初焉與我厚不如今之薄也其不以我爲可乎是可不能無疑於暴公矣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傳曰陳堂塗也。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解見陳防有鵲巢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三章四章始責暴公彼何人斯皆薄之之辭也何故近我堂塗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覩女之身乎是汝譖我其心有愧不欲見我也汝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乎責之之辭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飄如字從舊書本注音飄錢氏曰飄風暴起之風
也。今曰釋天云迴風為飄郭璞注云旋風也乎於匪風詩引迴風為飄又云飄風非有道之
風族風迴旋無定故不自北不自南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
梁祇攪我心祇攪音支狡。殘曰祇適也傳曰攪亂也
彼人如暴起之迴風又不自北又不自南言
無準也喻讒者之反覆不測也何為逝我魚
梁不入我門適攪亂我心使我疑汝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亟音棘。殘曰亟疾也遑
脂爾車解見泉水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殘曰盱病也

五章六章反覆委曲以情責之也汝之不來
見我謂無暇耳我謂爾行之緩乎亦不見爾
舍息固不可謂有暇也我謂爾行之急乎又
聞暇而脂其車不可謂無暇也依違言之謂
未必全無暇也汝不遑舍則多出汝脂車則
又將出因其出而一來見我又何害乎今屢
出而不來見我是可疑矣
爾還而入還音旋我心易也易音異還而不入否難
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祇音祁。殘曰祇安也

爾方往見王之時固未暇見我既見王而還
若又見我則我心平易無疑矣爾還而不入
見我則謂不講我為難知也見王而還之時
既不見我他時一來我心亦安然竟不一來
安能使我無疑乎反覆委曲以責之故舊之
情也
伯氏吹壎壎音暄仲氏吹篪篪音池。殘曰伯仲喻兄弟也。傳曰土曰壎竹
曰篪。疏曰春官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孔釋
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云音大如叫呼也郭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秤錘小者如

鷄子釋樂文云大篪謂之沂郭璞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
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
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世
本之說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及爾如貫殘曰如物之在繩索
之貫也。蘇氏曰如幷貫珠皆以繩結之貫諒不我知朱氏曰諒誠也出此
三物。傳曰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疏曰隱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
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豭即豕也司盟云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
詛之法也盟大而詛小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襄十
一年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

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猳音加俗作豭行音航父音甫以詛爾斯詛側助反

六章乃直以義責之也我始與汝義同兄弟兄吹壎而弟吹篪言唱和以相應也勢相次比如物在繩索之貫言聯事合治也汝豈誠不我知而譖我汝若不譖我則出犬豕雞三物以盟詛要之於神可也蘇公之義直矣

爲鬼爲蜮或域二音。傳曰蜮短狐也。疏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

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則不可得有靦面目。靦音腆傳曰靦姡也姡音活。疏曰孫炎云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李氏曰後世用此句者以爲愧恥之意非也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疏曰反側者讒譖不正直

末章峻辭責之不復含隱也言鬼無形而禍人蜮潛伏沙中射人之影汝若是鬼是蜮則我不得而見汝汝亦人耳靦然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竆極汝之譖我何顏見我乎我與汝同僚有夙昔之好而汝反覆傾側如此故我作此歌以究極汝反側之情狀也暴公無所逃責矣

何斯人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蘇氏曰巷伯卽寺人是也。曹氏曰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侍王於路寢之內蓋奄人也巷永巷也內人之所居伯長也其官爲寺人而職長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

萋兮斐兮萋音妻斐音匪。傳曰萋斐文章相錯也。曹氏曰萋如卉木萋止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成是貝錦傳曰貝錦錦文也。嚴曰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

蚳音遲。疏曰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云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云貝水蟲也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大音泰

首章言讒人織成己罪也錦文如貝由萋兮斐兮錯雜衆采織而成之也甚之者言爲禍痛深疾之之辭

哆兮侈兮哆昌者反。說文曰哆張口也。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成是南箕傳曰南箕箕星也。嚴曰箕星踵狹而舌廣。疏曰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曰南箕卽箕星也。南箕解見大東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嚴曰適往也

次章言所譏無實也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
驗於南方故曰南箕移其星以哆然侈然其口
張大而成其名耳錦之萋斐由人所織故以
喻人織成巳之罪箕星以其狀哆侈本非箕
而得箕之名故以喻巳之無事實而虛成其
罪若曰錦織巳成則實巳爲錦如巳爲有罪
之人無可復言矣若箕其星名爲箕而實非箕
不難辯也彼譖人者誰往就汝謀乎何爲以
虛名無實之事加於我乎○舊說以錦箕作

一體說錦無本質而爲人所織箕是本狀哆
侈非人爲之取義不同也
緝緝翩翩音篇○傳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說文曰緝緝績也謀欲
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三章四章述譏人情狀而戒之也接續增益
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
飛相與經營謀爲譏譖而巳爾譏人當謹愼
其言無專飾虛爲實虛言無實有時而敗露
聽者將謂爾不足信矣

捷捷幡幡音翻○鄒氏曰捷捷利口貌○陳氏曰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謀
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女音汝
捷捷然儇利幡幡然反覆相與謀爲譏譖上
之人好聽譏豈不信受汝之言乎然汝能譖
人人亦能譖汝其禍將遷及汝矣
驕人好好今曰好好甚言其好也勞人草草曹氏曰草草苟活而言也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五章訴之於天也譖人者得意而驕好而又
好也被譖者失所而勞草草忽遽也無可奈

何而訴之於天曰天其監彼驕人之太甚而
矜閔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朱氏曰甚嫉之故重之言也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說文曰豺狼屬狗聲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傳曰北方
寒涼而毛不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六章疾惡譏人也取彼譏人投棄之以與豺
虎豺虎若不食當投棄之北方寒涼之地使
凍殺之有北若不受當付與昊天制其
罪言譏譖之人物所共惡唯昊天能治之必

不容譖人使之得生以害人惡之必欲其死所謂惡惡如巷伯也

楊園之道傳曰楊園園名猗于畝丘猗音倚○傳曰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孟子號曰寺人字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末章譬大臣言讒將及之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王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巳而巳也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巳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詩緝卷之二十一

詩緝卷之二十二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谷風之什　小雅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伐木之化行則民德歸厚故以俗薄道絕刺其上也

習習谷風解見邶谷風維風及雨錢氏曰人行于道遇連續之風又加以雨喻事變之小○今曰風雨及頹皆喻恐懼將恐將懼嚴曰將且也維予與女汝音將安將樂洛音女轉棄予

興也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繼之以雨喻連變恐懼之時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當處變之時且懼維予與女同其憂患及得志之後且安且樂女反棄我交道薄矣○舊說谷風為生長習習為和調今考二章言維風及頹頹暴風也非和調之類三章言草木萎死無生長之意其說難通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曰頹風之從上而下者也將恐將

懼寘予于懷（寘音至。嚴曰寘置也）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嚴曰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頹暴風也不斷之風又加以暴風喻事變益甚恐懼之時則置我於心而不忘安樂之時則棄我如遺物不復省存也。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郭璞云猋暴風從下上也頹暴風從上下也傳以頹爲相扶而上以猋釋頹誤矣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音摧巍。崔嵬解見周卷耳。○補傳曰谷風迅暴猛

矣雖其崔嵬獨存耳喻亂之極）無草不死無木不萎（音威。嚴氏曰萎痿落也。錢氏曰草木皆萎死喻事變之大）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大風摧物維藏土之石山崔嵬獨存而其山之草木無不萎死矣喻大患難也此時賴朋友以濟今豈可忘我共患難之大德而思我小怨乎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音六。莪音俄）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養音樣。○嚴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李氏曰歐陽氏以鄭說爲滯泥之甚然觀此詩之言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是言孝子行役而喪親之所作也。○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孝子行役而喪其親故寫其中心之哀千載之下讀之者猶感動也

蓼蓼者莪（傳曰蓼蓼長大貌。○今曰蓼彼蕭斯郭璞曰莪莪蒿也亦曰蘿蒿。○菁菁者莪傳曰莪蘿蒿也。○釋草曰莪蘿。○陸璣曰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山陰陸氏曰一名角蒿也字說云莪以科生而俄莪俄而蒿直蘿而莪細蒿）匪莪伊蒿（呼毛反。○釋草曰蒿菣菣去刃反。○山陰陸氏

曰晏子云蒿草之高者也艾冶也蒿亂也莊子云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蓬蒿以言識亂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邶凱風傳曰劬勞病苦也）

興也始生爲莪長大爲蒿莪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其始爲莪猶可食其後爲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能終養也此孝子自怨非身之辭也與凱風言棘非美材僅堪爲薪之意正同哀傷乎父母生我劬勞病苦無以

報之也○釋草曰蔾之醜秋為蒿釋云醜類也言蔾蕭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說莪蒿甚明以莪形蒿莪美而蒿惡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為蒿則麤惡不可食故菁莪以喻人材而蒿止為鹿食也舊以蒿為青蒿蒿類甚多此泛言蒿耳何知為青蒿乎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曰蔚馬薪蒿也蒿之尤麤大者也○釋草曰蔚牡菣○郭璞曰無子者故云牡菣○陸璣曰三月始生七月有花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有

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山陰陸氏曰蔚大於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歌此舉蔚以言蒿之麤大耳猶王風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二章三章言戍甫戍許借甫許以言申止是戍申不戍甫許也

缾之罄矣缾音萍易井卦作瓶罄音慶○傳曰罄盡也維罍之恥罍音雷○傳曰缾小而罍大○疏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鮮民之生鮮上聲○傳曰鮮寡也○今曰單獨之民謂無父母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胡之上聲靡無也無母何恃出則銜恤箋曰恤憂也入則靡至箋曰

缾以汲水罍以盛水缾小喻子罍大喻父母缾汲水以注於罍猶子之養父母缾罄竭則罍無所資為罍之恥猶子窮困則貽親之羞也故歎父母既死身為單獨之民雖生不如死之久矣痛切之言也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出則銜憂抱終天之恨入則靡至無所歸投故生不如死也○井卦言羸其瓶

揚雄酒箴以鴟夷嘲瓶柳子厚瓶賦以瓶嘲鴟夷蓋鴟夷盛酒器缾汲水器也罍之用不一周禮鬯人社壝用大罍壝音位則盛鬯也司尊彝祠禴嘗烝皆有罍及詩卷耳酌彼金罍皆盛酒也儀禮罍水在洗東則盛水也此以缾罍並言則指罍之盛水者

父兮生我疏曰本其氣也母兮鞠我鞠音菊○傳曰鞠養也拊我畜我拊音撫畜許六反○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朱氏曰畜亦養也長我育我長音掌○釋文曰育養也顧我復我幾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疏曰顧

謂去之而反顧也。丘氏曰復反覆不能暫捨也 出入腹我 胾曰腹懷抱也。疏曰謂置之懷抱也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罔極解見衛氓

鞠畜育皆養也所從言之異耳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拊謂以手摩拊其首而防其驚是初生之時初生而言畜養謂乳之也長謂養之稍長則能就口食矣稍長而言育養謂哺之也已而行戲於地父母或去之則回首以顧視之復謂顧之又顧是反覆不能暫捨愛之

之至也在家容其行戲或自內而出外或自外而入內未可令其自行則抱之於懷此曲盡父母愛子之情也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今我不及報之痛當奈何也嗚呼讀此詩而不感動者非人子也

南山烈烈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今曰四月胾云烈烈猶栗烈二之日栗烈寒氣也 飄風發發 飄如字從韻本注音瓢。飄風解見匪風。傳曰發發疾貌 民莫不穀 胾曰穀養也 我獨何害 八

孝子行役念親之沒瞻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觸目皆悲傷也故歎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爲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南山律律 王氏曰律律崒律之謂也崒在律反崒音律 飄風弗弗 陳氏曰弗弗動貌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卒子恤反。胾曰卒終也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胾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杜元凱云在齊南平陵縣西南。疏曰譚大夫雖自爲已怨而王政大經徧東非譚獨能故言東以賓之

有饛簋飧 饛音蒙究孫。傳曰饛滿簋貌。疏曰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簠盛黍稷。傳曰飧熟食謂黍稷也。曹氏曰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蓋以水沃飯 有捄棘匕 捄音求匕音比。傳曰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疏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鼎實實肉也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胙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棘木赤心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胖音判牲之半體 周道如砥 砥音紙。疏曰砥謂礪石言其平也禹貢云礪砥砮丹。今口禹貢注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 睠音眷。傳曰睠反顧也。解見皇矣 潸焉出涕 潸音刪涕音體。傳曰潸涕下貌。

興之不兼比者也周之盛時侯國富足其簋中之飧饛然而滿其鼎有棘木之匕捄然而長此由周道如礪石之平如箭之直言賦役均也其在上君子則履行之不敢違異以過取其在下小人則瞻視之莫不仰望而依賴此事在上世已往矣今回首反顧之爲之潸然出涕傷今不如古也

小東大東今曰小東大東止言小國大國之在東者杼柚其空杼除之上濁柚音逐。曹氏曰杼梭也。說文曰杼持緯者。董氏曰柚卷繒者。朱氏曰柚受經者

糾糾葛屨糾音九。屨見魏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佻音挑。朱氏曰佻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行彼周行今從毛鄭音如字舊音航。朱氏曰周行大路也。周行有考見卷耳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救傳曰疚病也

言小國大國之在東者其杼柚皆空矣窮乏之甚有服弊壞之屨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以履霜者乃佻佻然不耐勞苦之公子服之以行彼大路也公子服弊屨以履霜餘人可知矣奔走道路往而復來曾無休息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疚病也

有列沈泉洌音列沈音究。傳曰洌寒意也。有考見曹下泉。釋水曰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云從旁出也注無浸穫薪穫音鑊。傳曰穫艾也契契寤歎契音棄徐音挈。傳曰契契憂苦也哀我憚人憚多之去徐音但。傳曰憚勞也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穫薪以供爨必暴而乾之然後可用若浸之於寒洌之泉則濕腐而不可爨矣喻民當撫恤之然後可用若困之以暴虐之政則窮悴而不能勝矣故我契契然憂苦寐而寤

覺之時爲之嗟歎哀憐我東國勞苦之人也此薪既穫刈以爲薪又浸則濕腐可惜及今尚可載以歸而暴之可哀此勞苦之人亦可少休息之也

東人之子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勞不來音賚。陸曰職主也。朱氏曰專主也。傳曰來勤也。疏曰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杕杜序云杕杜以勤歸西人之子傳曰西人京師人也粲粲衣服傳曰粲粲鮮盛貌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傳曰私人私家人也。疏曰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非家臣也。今曰歲高遷其私人爲家臣與此別百僚是試傳曰試用也或

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鞙玄之上聲璲音遂○傳曰鞙鞙玉貌璲瑞也○箋曰以瑞玉爲佩○疏曰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玉謂所佩之玉不以其長

東國之人專主爲勞苦而曾不被慰來以下國供賦役爲當然不矜念之也西周之人方以粲粲然鮮盛其衣服至於操舟者之子亦以熊羆爲裘私家賤人之子亦皆試用而爲官僚且東人困悴雖貴者猶葛屨以履霜而西人逸樂雖賤者皆美服厚祿言不均也賤人既爲官僚我東人行役至周以其用事而致賂焉或有饋之以酒者彼不報之以漿酒猶禮之薄至贈之以鞙鞙然之佩瑞可謂厚矣亦不待之以長遠暫時相悅旋復相背言東西之人不唯勞逸貧富之不均我東人於西人又往往禮之而不見荅怨之深矣

維天有漢傳曰漢天河也○解見雲漢也監亦有光監大擇○箋曰監視跂彼織女跂音棄徐音起觭亦作企○傳曰跂隅貌○疏曰織女三星鼎足望之跂然而成三角終日七襄

爲我掩捕鳥獸以助供億今畢星捄然而長徒施於二十八之行列而已

維南有箕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曹氏曰斗七星○今曰斗七星常見於北故曰北斗或以北斗爲二十八宿之斗非也不可以挹酒漿挹音揖○傳曰挹㪺也㪺音拘○廣雅曰酌㪺也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箋曰翕猶引也○董氏曰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揭音挈○董氏曰斗其方如斗且有柄垂而下揭故曰揭

箕星見於南方徒有箕之名不可以簸揚糠粃而輸粟也北方有斗星徒有斗之名不可以挹酌酒漿而供飲也我力竭矣而天不能助我供億何所從出哉箕翕引其舌若有所噬而我東國實無物可噬箕亦徒翕其舌而已斗西揭其柄若挹取於東而我東國實無物可挹斗亦徒揭其西柄而已始言民力已竭止恐自天而降耳猶言天雨鬼輸也終言罄盡無物雖天神下取亦徒然耳甚言其窮空也此所謂告病之辭○此詩其作於秋乎

露漸爲霜雲漢分明斗猶西箕在南皆秋時也時雖畢未見因言星及之耳

大東舊七章章八句諸家分章不同今作六章四章八句二章章十二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構古候反怨亂並興焉

此詩憂世之亂韓詩止以爲歎征役未盡詩意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李氏曰夏之四月六月也○傳曰徂往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此大夫夏初卽有南國之役至于歲莫歷三時之久而未得歸故序其始末以爲發端之辭言夏暑時也四月雖未甚熱也是夏矣豈可行役乎我以是月行役至六月徂暑之時一夏冒涉暑途勞苦甚矣怨而無所歸咎曰我先祖非人乎何寧忍使我至此極也怨刺之深如此非止爲行役也下章見之

秋日淒淒音妻○朱氏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傳曰淒淒涼風也○淒淒考見邶綠衣百卉具腓卉音諱又音毁腓音肥○傳曰卉草也腓病也○嚴曰具猶皆也亂離瘼矣瘼音莫○丘氏曰離散也○傳曰瘼病也○詩記曰爰於也○朱氏曰爰家語作奚爰其適歸○傳曰適之也

首夏于役既而暑往今又轉而秋矣當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之氣百草皆被凋殘而腓病因以與時政之虐而民皆病也遭亂離之病於何所適歸乎謂今行役未得歸然內外皆亂不知何處是可歸之所也味此詩皆悽悽然憂亂之辭若止是行役之久未遽至怨刺之深如此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飄如字從韻書作[illegible]○嚴曰發發疾貌民莫不穀嚴曰穀養也我獨何害

行役之久秋又轉而冬矣冬時烈烈而寒飄風又發發而疾虐益甚矣民莫不得遂其安養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言已被害尤甚也

山有嘉卉嚴曰嘉善也○錢氏曰卉草也通言草木皆卉也○李氏曰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正猶此詩所謂嘉卉也侯栗侯梅嚴曰侯維也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嚴曰尤過也

山有嘉美之草木是栗是梅也今其山廢爲殘賊之地言斫伐其本根無復存留其地荒矣踰良民被殘賊至此不知其何辜也

相彼泉水相去聲。○傳曰相視也。載清載濁朱氏曰載則也。我日構禍傳曰構猶合集也。○今曰合集猶言結也。曷云能穀今曰穀養也與上文民莫不穀同

我視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今我國乃日日結禍猶水之無清時也行役之苦又遭時亂何由遂其生養乎

滔滔江漢滔音叨。○傳曰滔滔大水貌。南國之紀朱氏曰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盡瘁以仕瘁音萃。○傳曰瘁病也。今曰盡其勞瘁也。寧莫我有

此大夫行役由西周至于南國因感江漢之水而惓惓不忘於君言江漢之水滔滔盛大爲南方之綱紀衆水聯絡而歸之猶王者爲天下之宗臣子皆歸心也今我盡瘁以從仕而曾不有我使我父役於外不得朝見於王此大夫在外思君之辭也

匪鶉匪鳶鶉音團字或作鷻鳶音沿。○鶉傳曰鶉鵰也。○李氏曰若以爲鶉鵲之鶉則無戾天之理。○疏曰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云鶚大鵰也。○山陰陸氏曰鵰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爲皂鵰其飛上薄雲漢。○鳶曰鳶鴟也鳶解見旱麓。翰飛戾天

匪鱣匪鮪鱣音旃鮪音委。○鱣鮪解見衛碩人。○潛逃于淵

我非如鶉鳶之能羽飛至天也我非如鱣鮪之能潛逃于淵也不能高飛遠逝必不免於世患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桋音夷本亦作萁。○傳曰杞枸檵也。檵音計。○杞檵郎枸也三杞考見四牡。○曹氏曰荑芽始生也。○今曰邶靜女自牧歸荑之荑音題。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蕨薇杞荑四物皆可食承上章欲逃世患之意思遁跡山林采草木而食之如伯夷食薇四皓茹芝之意作此詩歌以訴其哀其情迫矣。○釋木雖有桋赤楝之文味此詩上下文意與蕨薇杞並言當作荑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養音樣。○李氏曰北山大夫不當怨而怨夫子不刪之者

蓋所以刺幽王也孔子云公則說人主苟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爲怨○補傳曰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今曰孟子云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後序與孟子之言合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李氏曰杞枸檵也○三杞考見四牡偕偕士子嚴曰偕偕同也士子已之屬也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役行而陟北山杞生可采矣以王事不可不堅固而貽親之憂謂父母憂已行役之勞感時物之變而思念父母也

溥天之下溥音普○傳曰溥大也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傳曰率循也濱厓也○疏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海之處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

溥大天下皆王土也循土地之岸濱除海水在外居其中者皆王臣也而於大夫不均乎使我從事獨賢勞也

四牡彭彭音掤○傳曰彭彭然不得息○彭彭考見出車王事傍傍音崩○傳曰傍傍然不得已○今曰鄭淸人駟介旁旁字異音義同嘉我未老鮮我方將鮮上聲○嚴曰鮮善也○傳曰將壯也旅力方剛傳曰旅衆也經營四方

四牡彭彭然不得息王事傍傍然不得以其行役蓋甚勞矣幸我未老而方壯衆力方剛强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營四方也不然豈能當此勞苦乎○秦誓旅力既愆夏氏解云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或說旅爲陳如陳力就列之陳然陳力方剛則不詞矣

或燕燕居息傳曰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盡瘁解見四月○今曰事國從事於國也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也

或不知叫號音豪○詩說曰號呼也或深居安逸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棲音西○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或王事鞅掌鞅央之上○傳曰鞅掌失容也○疏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鄭以鞅如馬鞅之鞅掌以手執物○補傳曰鞅掌皆所以拘物謂王事所拘也或湛樂飲酒湛耽樂洛音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風音諷○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曹氏曰風議則任口舌而已或靡事不爲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箴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平。箴曰將猶扶進也。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其車駕牛）祇自塵兮（祇音支。疏曰祇適也）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疧音抵。傳曰疧病也）

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於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汙於人故君子悔之也小人進而害君子則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矣猶今人言勿復更說是我誤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平上二聲。朱氏曰冥冥昏晦也）無思百憂不出于熲（扃之上。朱氏曰熲與耿同小明也）

塵冥冥則爲塵所昏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終不能自明矣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雝音擁。箴曰雝猶蔽也）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箴曰重猶累也）

塵雝蔽則小人之勢盛矣是其始將之之過也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是我自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志別爾）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艽音求。傳曰艽野遠荒之地）二月初吉（朱氏曰二月建卯也。傳曰初吉朔日也。疏曰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載離寒暑（疏曰離歷也）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大音泰）念彼共人（共音恭。丘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指隱居不仕者也）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罟音古。傳曰罟網也）

此大夫征役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願見察也我征行徂往於西方至于艽野言其地之遠也自二月朔日始行離歷寒暑言其時之久也心憂愁而未得歸其毒大苦矣仕不得志故悔其出仕念彼溫共之人隱居不仕優游自適羨之而不可得故涕零如雨之多也豈不思歸乎畏王以刑罪網罟我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音節○傳曰除除陳生新也○疏曰上云二月初吉故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曷云其還音旋歲聿云莫音暮○歲莫解見唐蟋蟀念我獨兮我事孔庶箋曰庶衆也○朱氏曰身獨而事衆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憚多之上聲徐音但○傳曰憚勞也念彼共人睠睠懷顧睠音眷○睠解見皇矣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時日月方除舊生新二月初也今何時可以還歸乎歲已莫矣而未得歸也念我身獨而事衆是以此心憂愁勞憚在我而不遑暇也念彼共人睠睠然回首反顧恨不從得之俱隱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音或○傳曰奧煖也○箋曰奧即春温亦謂二月也曷云其還政事愈蹙音足○箋曰愈猶益也○傳曰蹙促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蕭解見蓼蕭菽解見小宛心之憂矣自詒伊戚箋曰詒遺也傳曰戚憂也○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我何時可以還歸乎政事益以促急未有可歸之期也今歲莫而采蕭穫菽矣歲窮則行人念歸也我仕非其時自遺此憂戚念彼隱居之人欲起而出宿於外以往從之我豈不思歸乎然畏此反覆而不敢去也反覆謂幽王賞罰無常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恒音衡處音杵○箋曰恒常也○恒解見天保靖共爾位共音恭○王氏曰靖靜也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箋曰式用也○丘氏曰穀祿也○朱氏曰以猶與也

君子仕於亂世凛凛畏罪故悔而思歸然其勢未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故告其同列曰嗟爾君子豈可憚於勤勞而欲常安處乎但安靖恭敬其職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聽女之所爲將用福祿與汝矣何憂於禍至哉蓋已以之自處者告其同志也此欲去不得而爲自寬之辭亦以見君昏政亂君子不能自保唯觀神之鑒之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箋曰介助也傳曰景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幽王爲流連之樂而不知禍至之無日也

鼓鐘將將音鏘。疏曰鼓擊也。補傳曰將將聲之揚也淮水湯湯音傷。朱氏曰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之楚州漣水軍入海。釋文曰湯湯流盛貌憂心且傷淑人君子嚴曰淑善也懷允不忘嚴曰允信也

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今聞幽王擊鐘將將然其聲之揚乃在淮水湯湯然流盛之處當時禍變將作曾不覺悟顧遠離京師爲從流忘反之樂詩人爲之寒心憂而且傷知禍之必不免也傷其國之將亡而思先

王德澤之在人故言善人君子我懷思而允信之不忘於心周家以仁厚立國故以善人君子稱其先王且刺王之暴虐也○說者以史無幽王東巡之事遂謂淮水爲害幽王作樂而不恤其說亦通然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卽史也

鼓鐘喈喈音皆○傳曰喈喈猶將將也淮水湝湝音諧○蘇氏曰湝湝水流也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朱氏曰回邪也

今王爲流連之樂非德之正也

鼓鐘伐鼛音高。傳曰鼛大鼓也。疏曰鼛卽皐也古今字異耳。今日地官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注云長丈三尺冬官韗人云皐鼓長尋有四尺韗況萬反諸家並音運淮有三洲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憂心且妯音抽○傳曰妯動也淑人君子其德不猶傳曰猶若也

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而洲見者三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憂結於心爲之妯動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是也

鼓鐘欽欽疏曰欽欽亦鐘聲也○錢氏曰聲有節也鼓瑟鼓琴瑟琴解見關雎笙磬同音笙解見鹿鳴○詩記曰賓雅云磬以石爲之以雅以南蘇氏曰雅二雅也南二南也以籥不僭音僭○嚴曰籥舞文樂也○疏曰吹籥而舞也簡兮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籥解見邶簡兮○朱氏曰僭亂也

先鼓其鐘鐘聲欽欽然有節又鼓瑟與琴又吹其笙擊其石磬琴瑟在堂笙磬在下節奏齊同言其和也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以奏籥舞皆不僭亂也言樂非不善而聽之者自憂傷之以哀心感也○鄭氏以雅爲萬舞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今考周樂舞雅舞之名毛氏以南爲南夷之樂四方之樂不

應獨擧南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音慈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萊音來。疏曰周禮以田易者爲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蓺種故言多荒也○李氏曰萊者廢田也地官遂人田百畝萊五十畝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疏曰卒盡也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疏曰信南山言曾孫田之序言不能脩成王之業是曾孫爲成王矣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成王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亦思成王也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唯楚茨首章二句言當時所見餘皆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脩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之備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補傳曰四詩亦不序以發之人以爲正雅矣

楚楚者茨錢氏曰楚楚繁鮮貌○嚴曰茨蒺藜也○解見鄘牆有茨言抽其棘抽音瘳○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補傳曰棘荆林也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音餘○嚴曰與與蕃蕪貌○錢氏曰和柔貌我稷翼翼錢氏曰翼翼整齊貌○翼翼考見采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庾音億○傳曰露積曰庾○疏曰庾是未入倉周語云野有庾積○億考見魏伐檀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妥拖之上侑音又○傳曰妥安也坐侑勸也○今曰以妥謂拜尸使安坐也○疏曰郊特牲云擧斝角詔妥者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擧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祀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自不安時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詩記曰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荅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生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嫌之宜以介景福疏曰介助也

首章傷今思古述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詩人感田野荒蕪言今有楚楚然繁鮮之蒺藜與枝條抽發之荆棘者此自昔何爲之地乎乃我蓺種黍稷之地也昔時我所種之黍與與然茂盛所稷之稷翼翼然整齊及其收也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爲庾其數至億言其多也成民如此然後致力於神以爲酒食以獻享以祭祀以妥尸謂迎尸於室拜而妥安之使處神坐也以侑尸謂勸皇尸之飽也凡此所以助大福也以昔日豐穰之樂如此而今爲茨棘之場是可傷而思也

○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酸棗也解見邶凱風此詩以棘配茨及青蠅以棘爲樊非彼酸棗也舊不指爲何爲内羞庶羞之豆甚多既以豆獻尸又將與賓客相醻獻皆豫備之也其禮儀盡合法度於旅也語其笑語盡得其宜也[illegible]鬼神來格報以多福而又萬壽以報之也○漢藝文志言秦燔滅文章顔氏注云燔燒也然則燔是近火燒之如今之燒肉火焰所及也此詩或燔無傳鄭箋傳云加火

曰燔疏以爲加置於火上是燔燒之生民傳云傳火曰燔燒以爲加火燒之文雖小異爲燔燒一也此詩或炙無傳鄭箋傳云炕火也炙疏以爲炕舉也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是炙爲遠火也傳音附燒吿浪反詩記曰爲俎孔碩一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爲一事誤矣燔肉與炙肝皆得謂之孔碩乎

我孔熯矣○熯音罕又然之上○說文曰熯乾之下曰中谷有蓷暵其乾矣熯暵同貌○陳氏曰左傳云外彊中乾焉勞如是人亦必之久勞而乾竭式禮莫愆董氏曰式用也工祝致告傳曰善於其事曰工徂賚孝孫嚴曰徂往也賚予也苾

苾孝祀○苾音弼又蒲結反芬音紛釋文曰苾芬馨香也神嗜飲食嗜音祝卜爾百福錢氏曰卜前知也○今曰天保君曰卜爾如幾如式幾音機○曹氏曰幾者吉之先見也式者有常武其所當得也既齊既稷疏曰王肅云齊整也○傳曰稷疾也既匡既勑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蘇氏曰勑戒也永錫爾極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時萬時億

四章述飲福之事也我祭祀甚勞筋力既竭而用禮皆無愆過異於跛倚臨祭矣於是工善之祝致神意以告主人謂致嘏辭也因以所嘏之物往予之謂飲福受胙也此由孝孫

飲食苾芬馨香以之孝敬享祀故神歆饗爾之飲食予以百種之福使如幾之先見使如式之有常爾之祭祀既整齊既稷疾既誠正既戒勑故錫爾以中其福予於時萬時億之多也不言錫福而曰錫極者詩人祀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云者猶曰天誘其衷也疏曰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嚴曰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錢氏曰爲尸出當奏肆夏也孝孫徂位嚴曰徂位孝孫往位堂下西南位也工祝致告傳曰告利成也○詩記曰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䟽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謖音縮起也神具醉止嚴曰具皆也○䟽曰所祭畢廟非止一神也皇尸載起傳曰皇大也○朱氏曰尊稱之也○嚴曰載則也鼓鐘送尸䟽曰嗚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今曰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敏音緩○嚴曰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錢氏曰諸宰膳夫及其屬也膳夫徹王之胙俎其餘則其屬徹之諸父兄弟備言燕思傳曰燕而盡其私恩

五章述祭畢將燕私之事也禮儀既畢備矣鐘鼓既戒爲尸出當奏肆夏預設以待之也以祭禮畢主祭孝孫復往堂下西面之位工祝致告利成致尸意言養禮畢也所祭本廟非止一也神皆醉矣皇尸則起而歸矣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嗚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先已戒之至此乃奏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去籩豆皆敏疾而不遲不以禮終而情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宴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朱氏曰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以綏後祿傳曰綏安也爾殽既將傳曰將行也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稽音啓○嚴曰小大猶長幼也○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嚴曰惠順也○時解見魚麗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傳曰替廢也引長也

六章述燕私之事也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安受後祿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既已醉飽小大長幼稽首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無所不盡祭統所謂外則盡物內則盡志也子子孫孫當不廢替而長行之

刺今之廢禮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疏曰言成王能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爲水之所汩而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鮮食成五服至于五千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翊成王廣五服爲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王成畎澮於天下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楚茨信南山一體之詩楚茨先從傷今說起

而後思古信南山便從思古說起即所以傷今

信彼南山董氏曰終南山地維禹甸之甸毛音真鄭音盛○傳曰甸治也○疏曰南山之旁田野得成平田可種殖者本禹治之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李氏曰井田之法實見於周而乃以爲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世何也疏云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益稷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言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者蘇亦以謂井田之與其始於唐虞之世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唐虞啓之以至夏商之世稍稍暨治至周而大備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貢助徹皆本於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今曰李氏據疏辨田制始虞夏是矣疏本申鄭氏丘乘之意要之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矣不必破甸爲乘也韓奕亦云維禹甸之不專言丘乘矣畇畇原隰上二字從田從勻音如雲○傳曰墾辟貌辟音闢曾孫田之傳曰曾孫成王也○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長樂劉氏曰周之後王雖皆可稱曾孫然唯成王爲尤盛周家疆理之政考之周官者至成王而詳備也周人因暴君慢其經界而思其先王疆理之政捨成王其誰哉姑從毛氏以成王能脩后稷之政故稱曾孫我疆我理曹氏曰疆者正其經界○蘇氏曰理者分其土宜○今考王氏以理爲治其溝涂但詳詩廼疆廼理之下又言廼宣廼畝宣爲宣道溝洫則理不得爲治溝洫矣南東

其畝傳曰或南或東○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首章述成王能奉禹功也禹平治之功不獨終南山以終南在鎬京之南周人朝夕所見故舉終南言之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甸治也禹功人所共推故言信確辭也禹功固信矣然井田之制至周始備故此原隰之間畇畇然墾闢者又曾孫成王井牧之以成田

世不稱成王而稱曾孫者周之田制非一世
所成自后稷以來世世積累至成王而後備
故繫之后稷而稱曾孫謂能繼后稷之緒也
疆之則正其經界理之則分其土宜或南其
畝或東其畝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
上天同雲釋文曰冬爲上天。朱氏曰同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雨雪
雰雰雨音諭雰音芬。今曰雰雰雪下貌。益之以霢霂音脉木。釋天曰小
雨謂之霢霂。李氏曰杜詩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既優既渥優音憂渥音握
。蘇氏曰瞻卬解曰優多也。今曰渥浹洽也既霑既足疏曰霑渥也豐足也生

大經堂　大詩輯卷十三

我百穀
次章述天時之和也雪爲豐年之兆冬將雪
則雲一色雪乃雰雰而下至春又益之以霢
霂之小雨既優而多既渥而浹既霑而潤既
足而豐故得生我之衆穀也
疆場翼翼場音亦。傳曰場畔也。錢氏曰翼翼整齊也。翼翼考見采薇黍
稷彧彧彧音育。傳曰彧彧茂盛貌曾孫之穡伐檀傳曰斂之曰穡以爲
酒食畀我尸賓畀音秘。箋曰畀予也。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酳齊獻尸
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酳齊獻尸尸因酳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與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

食之事齊音劑壽考萬年
三章述秋成祭饗之事也田以井制各有疆
界場畔翼翼然整齊其黍稷彧彧然茂盛農
民喜悅歸恩於君以爲皆吾君之穡謂秋毫
皆君賜也以此黍稷爲酒食而祭祀畀我尸
與賓則吾君得壽考萬年之福此年豐民樂
祝頌其君之辭
中田有廬音閭。錢氏曰田中農人作廬以便其田事。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
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詩記曰後漢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

大經堂　大詩輯卷十三

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爲八家治田
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每廬舍二畝半疆場有瓜疏曰徧檢
書傳未見君子稅民瓜以共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植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
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云天子植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
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蓏羅之上聲是剝是菹剝音駮菹音租。曹氏曰菹淹
菜也。今曰是剝謂以刀剝瓜削治之也是菹謂以瓜謂菹淹漬之也獻之皇祖
箋曰皇君也皇祖先祖也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四章形容民和之意也農民於田中作廬以
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新熟願獻於天子

俾剝而削治之菹而淹漬之以祭祀而獻皇祖令君得壽考之福也方其削治未定爲菹故言是剝及已淹漬知是菹故言是菹天子不賦民瓜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欲獻之野人美芹之意民和而後神降之福也

祭以清酒[呂氏曰絜之酒]從以騂牡[騂息營反○傳曰周尚赤也]享于祖考[疏曰享獻也]執其鸞刀[傳曰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傳疏曰鸞鈴也刀環有鈴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以啓

其毛[傳曰毛以告純也○疏曰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云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云物色也是毛以告純]取其血膋[膋音聊○傳曰血以告殺膋以升臭○疏曰韋昭云明不因故也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膋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物是升臭也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云卿大夫鸞刀以刲取膟膋則此亦卿大夫也膟音律刲音奎]

五章述祭祀割牲之事也祭祀以清潔之酒加以赤色之牲乃令卿大夫執持其有鈴之刀以開其牲之皮毛以告純也又取其血以告殺取其脂膋以升臭也○清酒二出牋以旱麓清酒既載爲三酒之清酒以此詩祭以清酒爲非三酒之清酒此詩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五齊三酒也疏謂載則盛之尊中可言三酒之清酒祭神三酒乃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此詩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要之詩人言清酒皆謂清潔之酒猶鳧鷖言爾酒既清烈祖既載清酤鄭氏好以禮說詩率多牽強失詩人平易之旨此因祭字而爲異說耳○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中

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注云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王氏及長樂劉氏以爲王執鸞刀以親殺與祭義異

是烝是享[傳曰烝進也今曰烝畀祖妣不必以爲烝嘗之烝]苾苾芬芬[苾音弼又蒲結反]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疏曰皇美大之]報以介福[疏曰介大也]萬壽無疆

末章述祭祀受福也是進是獻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祀禮於是則甚明著也先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而使之萬壽無疆也[李氏曰數]

詩辭雖不同其意則一皆是言福祿之報本於祭祀又本於黍稷也張文潛云受莫大之福而其君宴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之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脩蓄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脩於上禮樂發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備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下興和平興而人君有禮樂詩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此說盡之矣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二十二

詩緝卷之二十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甫田之什　小雅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疏曰思成王

甫田述徵法興旺秋報春祈及省耕倉箱之事

倬彼甫田 倬音卓○桑柔箋曰倬明大貌○傳曰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今曰倬訓明大此詩無大意故止爲明○曹氏曰言其事顯然也○疏曰甫大也甫者廣大之言故爲天下田也

歲取十千 今曰謂什一也百取十焉萬取一千焉

我取其陳 朱氏曰陳舊粟也

食我農人 食音嗣○今曰我農人自我也

自古有年今適南畝 疏曰今成王之時其萬民適南畝之內○南畝解見七月

或耘或耔 耘音云耔音子○傳曰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附根即此雝本也甽亦作畎晦古畝字也耨鉏也隤音頹謂下之也能讀曰耐

黍稷薿薿 音擬○朱氏曰薿薿茂盛貌

攸介攸止 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

烝我髦士 傳曰烝進髦俊也

首章述什一之賦及興旺之事也幽王政繁賦重故詩人思古者什一之法言先王之時

倬然明著於彼天下之田每歲百取其十萬取其千而已十者百之一千者萬之一其事至顯而幽王不察何也一夫受田百畝故少計之則百畝取其十萬者數之盈故多計之則萬畝取其千皆什一也上無過取故下有餘粟農人皆取其陳舊之粟以自養見農有餘粟自古以來歲事常豐也言食我農人者農人自我也農足於食故樂於耕今農民皆適南畝或耘以去草或耔以雝本其黍稷薿薿然茂盛乃介以相助之止以休息之又烝進其髦俊之士也今指成王之時則自古者前乎此矣周之徹法自公劉始世世守之也周自上世以來徹法行而民富頻年屢豐至成王太平極盛之時農民樂業又進其秀民之能爲士者民生斯時何其幸耶此深歎之辭今不然而思故也詩記曰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云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毛以爲十千言多非說太泛鄭以十千畝爲

一成萬畝之稅又啓紛紛之辯什一天下之中正十千者謂什一之法猶孟子千取百焉萬取千焉之意耳○舊說又以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爲上之人取以食之此以文害辭也七月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豈亦上之人復爲農夫采荼薪樗乎二文句法一同皆農人自我也古者藏富於民家給人足豈特上之人一一遺之食耶雖補助之法不廢而不給不足者亦寡矣○或以今適南畝爲成王今從[illegible]以[illegible]民第三章曾孫來止方言成王省耕[illegible]攸止烝我髦士若卿大夫與其賢者[illegible]進大夫帥其吏而興甿皆有司之事也

以我齊明○[illegible]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illegible]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illegible]也○朱氏曰齊與粢同[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曰[illegible]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與我犧羊[illegible]○[illegible]以社以方傳曰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illegible]曰[illegible]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云共工氏之[illegible]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illegible]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

土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云履后土而戴皇天指爲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中庸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句音鉤

我田既臧箋曰臧善也農夫之慶琴瑟擊鼓箋曰周禮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疏曰春官籥章文也彼注云豳雅七月也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以御田祖御音迓○箋曰御迎也○傳曰田祖先嗇也○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之殊而實同也以祈甘雨疏曰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曹氏曰甘猶美也以介我稷黍箋曰介助也以穀我士女箋曰穀養也

二章述秋報春祈之事也以我明潔之齊穀與我純色之羊秋祭土神之社與迎四方氣

於郊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之故謂民和年豐而後致力於神也至明年春又以琴瑟及擊土鼓以迎田祖神農而祭之以求長物之甘雨以介助我稷黍以穀養我士與女欲續豐年於無窮也

曾孫來止箋曰曾孫成王也○解見信南山以其婦子饁彼南畝饁音葉田畯至喜畯音俊二句解見七月攘其左右攘音穰○曹氏曰攘却也嘗其旨否禾易長畝易音異○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今曰論語云喪與其易也寧戚孟子曰易其田疇皆訓治也終善且有朱氏曰有饒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傳曰敏疾也

三章述成王親省耕之事也曾孫成王來田畝之時農夫務事使其婦子饁饋於南畝之中於是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攘却其左右之從者而親爲嘗其饁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民盡力於田故其禾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終善且有也成王無所譴怒而農夫自敏於田事不待督趣之也詩記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

其祖親無間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君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成專在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善穀大繭則喜耳上此意也

曾孫之稼錢氏曰稼禾也謂未刈時也○今日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疏云若數賦租通此以稼對庾先言稼後言庾是稼爲在田未刈之禾庾爲已刈未入倉而露積之禾也裝以稼爲有萃之禾且言古之稅法近者物總總謂并下稼納之令不從○詩記曰十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鄭氏以稅言頌矣如茨如梁箋曰茨屋蓋也○朱氏曰茨言密比也○傳曰梁車梁也○疏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歲以茨爲屋蓋孟子輿梁謂水上橫梁得容車度則高廣者也○錢氏曰橋梁也○今考經有二茨猶有茨楚楚諸茨皆秀葉蔡此如茨如梁及瞻彼洛矣留殺如茨爲蓋屋茅茨非歲來也曾孫之庾音愈

○曰庾露積之禾也解見楚茨如坻如京坻音遲○坻解見秦蒹葭○傳曰京高丘也○京解見鄭定之方中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朱氏曰箱車箱也○解見大東黍稷稻粱黍稷解見王黍離稻粱解見唐鴇羽農夫之慶詩記曰執訊獲醜戰士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祝黍稷稻粱之豐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四章述豐年民樂祝君之事也時和年豐禾穀充積農民喜悅歸恩於君以爲皆吾君之稼吾君之庾謂秋毫皆君賜也未刈之禾曰稼其稼在田由高處視之則稼在下而見其密故如屋茅由平處視之則稼在上而見其高故如橋梁若使高處見其疏平處見其低則禾薄收矣露積之禾曰庾其庾在野隨意堆積有平而高者如水中高地之坻有卓絕而高者如高丘之京始言稼則未刈也繼言庾則已刈而未入倉也於是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箱以載之此黍稷稻粱無所不有農夫之慶也先治倉而後箱載以輸之故先言倉後言箱也農夫喜慶不忘君恩祝君以福祿壽考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矜音鰥○疏曰序不言思古若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補傳曰大田就爲省斂而作其間雜及田祖興雨之祝蓋備陳田間之事所謂稺穧秉穗皆省斂以助不給也

大田述耕種以致堅好稺穧以惠寡婦及省斂祭方之事

大田多稼今曰大田猶甫田謂天下田也○曹氏曰或宜高燥或宜下濕或利先種或利後種既種既戒種上聲○疏曰種擇其種也○箋曰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

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朱氏曰戒飭其具也既備乃事以我覃耜
覃音掩耜音似○傳曰覃利也○耜解見七月俶載南畝俶音觸載音菑○說文曰
俶始也載事也○南畝解見七月播厥百穀既庭且碩傳曰庭直也○
箋曰碩大也○曹氏曰苗生葉以上皆條直而茂大曾孫是若箋曰若順也
一章述耕種之事也天下之田廣大其種不
一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冬既擇其種又戒
飭其具二者既已周備乃可以從事於耕至
春則以我覃利之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
既耕乃可以播種百穀種既善器又利耕者

致其力種又及其時故其生者既庭直而碩
大順曾孫成王之意成王所重在稼事而農
民能順其意也○或說既備乃事者備其事
也亦通但詩中既順乃宣既登乃依皆二事
也
既方既皁皁曹之上濁○箋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疏曰謂米外之房
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也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在鎧甲○今曰生民傳一稃二米
孚作稃○傳曰實未堅曰皁既堅既好今曰禾雖已堅實或大風所偃或搖雨所
腐或旱霜所殺之類則損壞而不好不稂不莠稂郎梁二音莠音酉○傳曰稂童梁
也莠似苗也○釋文曰童梁草也說文作䅀禾
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疏曰仲虺
之誥云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秕音匕去其螟螣去上聲螣
螣音寘特○傳曰食心曰螟食葉曰特○疏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
假貸無厭故曰螣也螣亦作蟘○陸璣曰螟似虸蚄而頭不赤螣蝗也虸蚄音子方及其
蟊賊蟊音謀○傳曰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疏曰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
也或說云螻蛄也食禾節言貪很故曰賊也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
之耳故揵爲文學云此四種蟲皆蝗也螻蛄音婁姑揵音虔○陸璣曰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
長身而細耳無害我田稺稺音稚○說文曰稺幼禾也○今曰閟宮箋釋菽麥傳
云後種曰稺疏云後種後熟以其遲稚故幼稺也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釋文曰秉執持也畀與也
二章述穀之生成無害若有神相之也既方
而生孚甲矣方則未成實既皁而成實矣皁
則成實而未堅既堅而成熟矣既好而無損
壞矣無童梁之稂無似苗之莠去其食心之
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無有害我
田中幼稺之禾者此田祖之神持此盡燒絕
之故無遺種也歸功於神以爲若有以相之
有渰萋萋渰音掩萋音妻○傳曰渰雲興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

萋萋渥渰浸萬物興雨祁祁音岐。傳曰祁
○朱氏曰萋萋盛貌祁徐也。疾曰
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今
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
曰監本作祁俗本作祈誤也采綦祁之祁七
月及出車采蘩祁祁韓奕祁祁如雲玄鳥來假
祁祁皆作祁有考見七月雨我公田論雨音遂及我私雨跪本曰主此
爲雨公田耳因及我之私田彼有不穫穉穫音鑊。長樂劉氏曰穉謂穗之低
小刈穫之所不及者。今曰亦以穉禾其熟遲未可刈也此有不斂穧上斂
聲穧音劑。跪曰穧禾之鋪而未束者。長樂劉氏曰穧謂刈而遺忘未束鋪之所不及者彼
有遺秉跪曰秉謂束刈禾之把也。長樂劉氏曰秉謂束而肇穧之所不及者此有
滯穗滯音遂滯漏之禾穗也跪曰滯穗伊寡婦之利

三章述民喜雨之意及豐年惠及矜寡之事
也有渰然而興之雲萋萋然盛所謂天降時
雨山川出雲也興雨祁祁然安徐而不暴所
謂雨不破塊也農民喜雨歸功於君謂此雨
爲雨公田因及我之私田吾民皆蒙君之福
也及穀熟收刈之時彼處有不穫刈之幼禾
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穧彼處有遺餘之秉把
此處有滯漏之禾穗維寡婦取之以爲利耳
長樂劉氏曰皆緣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
取而餘寡享其遺利。朱氏曰此見其豐盛

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蓋既足爲不
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
不殄於輕視天
物而慢棄之乎
曾孫來止曹氏曰甫田所言省耕時也大田所言省斂時也以其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禋音因。詩記曰國語內史過
云精意以享禋也以其騂黑傳曰騂牛也黑羊豕也。跪曰陽祀用騂牲陰祀用
黝牲黝音酉。跪曰毛以三方也社連文同用
故以黑爲羊豕。通牛陽二祀牲南郊及宗廟
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爲陽二祀牲陰二祀
北郊及社稷毛分用騂黝黑爲陽祀中爲騂牲
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之黑牲也別方之牲耳非
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用黑牲也。方詩記曰來
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騂牲獨舉騂
黑考孔氏所謂騂來二方則以爲黑顯向是也與其

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四章述成王省斂而祭方也曾孫成王來田
畝之時民皆以其婦之與子饁饋於南畝之
中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成王所來之方致其
禋祀以報農功之成以其或赤或黑之牲與
其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
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詩譜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爲宗周之浸水洛水錯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維水泱泱音央○傳曰泱泱深廣貌君子至止朱氏曰君子指天子也○補傳曰六師萬年之語可爲王者之證福祿如茨箋曰茨屋蓋也喻多○解見甫田韎韐有奭韎韐音昧閤奭興之入字亦作韐○傳曰韎韐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官茅蒐茜也即茹藘也解見鄭東門之墠○疏曰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爲之以茅蒐草染之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則士亦名韍矣彼注云子男大夫一命以子男大夫故言韍黝耳其實士止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奭亦色緼音溫黝音酉○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爲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跗音夫○今曰采芑路車有奭以作六師曹氏曰作而行之也

洛爲東都周未東遷之時雖宅鎬京而會諸侯則於東都以四方道里均也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至此朝會諸侯其錫予之福祿如屋蓋茅茨之多若國有征伐之事又使服韎韐之飾其色奭然而赤以作六師而行之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假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乃今泱泱之水猶昔也而無向來之盛事矣故傷而思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鞞音丙琫必孔反亦作鞛珌音必○傳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珧音遥璗唐之上漏璆音求玉也鐐音遼鏐音留珕音戾○疏曰鞞刀鞘也說文云珧蜃甲也爾雅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卽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鐐珕蜃屬而不及於蜃用其甲以飾物鞘音笑刀室也○公劉疏曰桓二年左傳云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率音律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天子至此東都有容刀以爲賜予之物其容刀以鞞盛之其上有琫之飾下有珌之飾天子能寵錫諸侯宜萬年保其國家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曹氏曰言受福祿者均也○今曰蓼蕭采菽言萬福攸同與此一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疏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賢則居父位矣○曹氏曰葵丘之盟士無世官禮稱大夫不世爵春秋譏世卿自卿大夫以至於士皆不可世所可世者祿而已

裳裳者華曹氏曰召南云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說文以襛爲衣厚貌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之襛厚矣其葉湑兮湑滑須之上○錢氏曰湑猶沃也葉美如沃我覯之子覯蕭之去○嚴曰覯見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我心寫兮寫解見蓼蕭及泉水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處音杵○譽處解見蓼蕭

興也此詩極言勳賢子孫之美而惜其不用也常棣以華鄂興兄弟此詩以華葉興家世裳裳厚之華其葉又湑然潤澤華葉上下相承猶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我見是勳賢之子孫我心爲之輸寫愛其先人喜其有後也稱是子必有名位蓋爲期望之辭而刺幽王之棄絕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蘇氏曰色之上也○今曰老子云夫物芸芸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蘇氏曰章文也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錢氏曰有慶謂君寵錫之○今曰王制則有慶

是子文章之美如華之盛宜蒙君之寵錫何爲棄絕之乎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丘氏曰取韻便也我覯之子乘其四駱音洛○解見四牡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解見皇皇者華

是子宜乘駟車六轡沃然榮耀于時何爲落莫如此乎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嚴曰君子斥其先人也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既稱是子之美因贊其先世令人見有佳子弟必曰是其前人所積鍾慶於此也言是子之先君子材全德備左之則無所不宜右之則無所不有有謂所蘊不竭也惟其所有如此是以子孫肖似之然則幽王不唯棄材且忘舊德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貴賤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交交桑扈嚴曰交交往來貌○曰桑扈有二種此色之竊脂者也○解見小宛有鶯其羽傳曰鶯然有文章君子樂胥今曰嚴以君子指王者朱氏以爲指

諸侯今以爲泛稱古之君臣○兩無正嚴曰胥相也受天之祜胡之上濁

此桑扈色之竊脂者交交然飛而往來其羽有文章鶯然可愛喻君臣以禮文相接粲然可觀也胥相也一不獨立二則爲文交際相與禮文行焉而君子樂於相與是好禮不倦宜其受天之福也刺幽王君臣不然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傳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爲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飾因張鶯然可愛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音丙○曹氏曰屏塞門所以蔽外也

禮者所以辯上下正紀綱誰敢侮之宜足以屏蔽萬邦也曹氏曰曾秉周禮而齊不敢圖何屏如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秦襄公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

之屏之翰傳曰翰幹也○解見文王維周之楨百辟爲憲嚴曰辟君也○傳曰憲法也不戢不難戢聲之入○嚴曰戢歛也受福不那傳曰那多也○今曰商頌猗與那與

承上文之意言君子能以禮爲國屏翰則諸侯皆以之爲法而謹於禮矣使其不自戢斂不自畏難則受福必不多矣曹氏曰在秦而不能自戢則放

遠而無鑒在易而不知思難則輕驕而生患若是則福不盈旨而禍隨其後矣旨音漬又音刺

兕觥其觩兕詞之上濁觥音肱觩音求○嚴曰兕觥罰爵也○解見卷耳○詩記曰兕觥如卷耳叠觩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如此詩則指爲罰爵也○朱氏曰觩角上曲貌須作林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去聲萬福來求今曰萬福來求猶淮夷來求言來淮夷古人之語多語

兕觥所以罰不敬者觩然其角上曲設之所以爲酒戒也美酒人所在過則反亂常思溫克則兕觥設而不用矣彼古人交際之間無所敖慢是來求多福也言福備於我在反而求之耳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音冤央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嚴曰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天也○呂氏曰自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傳曰鴛鴦匹鳥○嚴曰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疏曰必待其長大能飛乃取之不於幼小而纍天也畢之羅之疏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畢則執以掩物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羅則張以待物君子萬年嚴曰君子謂明

王也福祿宜之
與之不兼比者也先王之時入澤設罻皆有
時殺胎覆巢皆有禁合圍掩羣皆所不爲故
其民漸被仁政皆有仁心鴛鴦之鳥待其長
大能飛乃執畢以掩之有得有不得焉又張
羅以網之待其自入皆不盡物之意也德及
禽獸如此宜其壽考而受福祿也毛氏謂之
與孔氏謂舉其物以與其餘與之不兼比者
也長樂劉氏曰苟非禮樂刑政之治于其民而中和浹於風俗則仁民愛物之道其能

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鴛鴦在梁詩記曰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爲石絕水之梁戢其所翼
戢斂之入○曰戢斂也○白華牋曰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疏曰舉其雄者而言耳○解頤新語曰或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君子萬年宜其遐
福
竭澤而漁則無魚焚山而狩則無獸畢羅取
之不盡故有鴛鴦在於魚梁其雄者斂其左

翼以右翼掩之遂其性也
乘馬在廄乘鄭如字徐去聲廄音救摧之秣之摧音挫秣音末○傳曰摧今莝字○釋文曰摧莝也秣穀馬也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艾音刈傳曰艾養也
天子所乘之馬飼之宜厚令其在廄無事則
摧之以莝有事乃秣之以穀不常秣之愛國
用也所乘者如此他馬可知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頍音跪諸公刺幽王也疏曰同姓諸公暴戾無親不
能宴樂同姓樂音洛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
詩也
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
休戚深竊憂之而王疏遠宗族無由進其忠
告其族人之尊者遂作此詩因王不宴樂同
姓藉以爲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欲王宴樂
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辭先從宴樂上說來以
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其諷刺不

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凜凜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菽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揚之水述沃之盛強而實刺晉昭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此類甚多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者如載驅之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

冷下一二語使人默會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母氏勞苦而不言欲嫁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歎征役之勞頍弁刺危亡而先說不宴樂同姓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

有頍者弁傳曰頍弁貌皮弁也○說文曰頍舉頭貌○錢氏曰舉首則弁愈高○疏曰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疏曰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人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與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實維伊何箋曰實猶是也爾酒既旨

爾殽既嘉箋曰旨嘉皆美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蔦音鳥蘿音羅○傳曰蔦寄生也○疏曰陸璣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色○曰女蘿今菟絲子也即桑中所謂爰采唐矣○釋草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陸璣曰毛云松蘿也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也非松蘿松蘿自蔓延松上而生與菟絲殊異本草經云蔦爲女蘿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也○山陰陸氏曰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平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云下有伏苓上有菟絲又云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施于松柏施音異○疏曰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未見君子疏曰君子指幽王也憂心奕奕奕音亦○傳曰奕奕然無所薄也○疏曰憂則心遊不定既見君子

庶幾說懌音亦悅

天子燕同姓則服皮弁今幽王服其皮弁頍然舉首則弁愈高宜何爲乎宜燕同姓也酒旨殽嘉非不足於禮也所與燕者豈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至親非有他故無嫌疑也何爲不行乎蔦與女蘿延于松柏之上視松柏以爲命松柏殞則二草亡矣猶族人依託於王亦視王以爲存亡也今王疏遠族人使之不得親近故我未見王則憂心奕奕然無所

薄既見王則庶幾喜悅一見之間所繫憂喜如此者以死生存亡同之思得効其忠告豈爲區區之禮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音基本亦作其。鄭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楊氏曰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時有考見魚麗）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音柄韻亦作丙。傳曰怲怲憂盛滿也）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傳曰臧善也）

庶幾王之改圖而爲善猶庶曰式臧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箋曰阜猶多也）豈伊異人兄弟甥舅（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如彼雨雪（[illegible]音論）先集維霰（音線。嚴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積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木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補傳曰霰擾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擾若米然。錢氏曰粒雪也）死喪無日（喪去聲。箋曰無有日數今日言不久矣。）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推親親之恩當由兄弟以及甥舅也霰集雪卽繼之不待暨久喻死亡之兆已見近在旦夕無多日矣上二章言族人以未見王爲憂既見王爲喜其辭猶緩也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纔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相樂於今夕蓋王今維宜宴而已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亡言維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爲惟須飮耳其辭甚迫矣所以警告於王者至剴切矣族人之情迫切如此豈眞望王

宴樂之哉○見卽上二章未見既見之見謂見王也君子卽上二章所指王也詩記以上二章君子爲幽王末章君子爲族人自相語非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音轄）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褒姒解見正月）無道並進讒巧敗國（敗音拜）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舝兮（傳曰間關設舝也○疏曰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錢氏曰周

闗猶縶雝也軹轄之間緝密故設之難○釋文曰舝車軸頭鐵也○舝解見邶泉水○思孌

季女逝兮孌音臠○傳曰孌美貌○箋曰逝往也匪饑匪渴德音

來括音活○德音解見假樂○傳曰括會也雖無好友好去聲式燕

且喜箋曰式用也○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

大夫言已欲閒關然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

之少女以此車往迎之我非饑也非渴也欲

得有賢譽之女來與王會如饑渴耳時褒姒

方寵而大夫欲別求淑女以配王則嫉褒姒

甚矣凡人得同志相愛之友則飲酒樂甚若

迎得此賢女以配王則我心自喜樂雖無同

好之友但尋常之人亦可與之燕而喜樂也

彼彼平林傳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有巢維鷂音驕○曰鷂長尾雉也○疏曰鷂是雉中之別名○陸璣曰微小於翟走而且鳴音鷂鷂然其色如雌雉長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藥毛長數寸如雌雉尾角也其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鷂麃者似鹿而小也栗音叢麃音標○山陰陸氏曰薛綜云雉之健者爲鷂尾長六尺辰彼碩女傳曰辰時也○疏曰碩大也令德來

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好去聲射音亦○箋曰射厭也

王后禕衣畫翬翟者雉之五彩成章者也鷂

亦雉之一種故以喻后妃言依然茂盛之平

林有集止者維鷂雉與王宮之貴宜有賢女

居之也當今之時若彼碩大賢女以令德來

配君子而教誨之我將燕樂相慶且稱譽之

悅慕爾碩女無厭也悅彼所以惡此也幽王

昏亂法家拂士之言不見聽矣所信惟婦言

故思得賢女教誨之耳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

德與女音汝○錢氏曰女作詩者相謂也式歌且舞

若得此賢女以配君子則我不必旨酒嘉殽

亦與朋友飲食相樂且相謂曰彼賢女雖無

思德及汝然相與歌舞不能自已也樂賢女

如此則惡褒姒甚矣

陟彼高岡箋曰陟登也析其柞薪析音錫柞音鑿○今考釋文於此詩柞獨子洛反皆作也至采菽維柞之枝作爾音云子洛反又音作至緜作棫樸矣又獨子音洛反止是一木自爲參差今皆音鑿昨音同○曰棫樸也卽唐鴇羽所謂栩也解見鴇羽析

其柞薪其葉湑兮湑須之上○疏曰湑茂盛也○錢氏曰湑猶沃也葉如沃

鮮我覯爾鮮上聲○箋曰鮮善也○錢氏曰希有也我見若爾者鮮矣我心

寫兮 陳氏曰析薪以興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可輸寫而無憂矣○寫解見蓼蕭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上行去聲下行如字○傳曰景大也 四牡騑騑 音非 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此歎淑女之賢也有高山則人瞻望而仰之有景大之德行則人視法而行之賢女如高山景行之可尊仰也故我願具四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息調其六轡如琴聲之相應以往迎此賢女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爲新昏則慰我心矣言新昏則外其舊者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 傳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往來之飛聲○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 止于樊 音煩○傳曰樊藩也 豈弟君子 號曰君子謂王者也 無信讒言

蠅能汙白爲黑如讒人之誣蟣善類 蟣音驅茂 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焉青蠅集于在外之樊雖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汙几席不但止樊而已也喻讒人爲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惟王者持心樂易無信讒言則小人不可得而入矣持心精忠則讒易入 詩記曰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在西階東可五六石以間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卽矢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 丘氏曰謂植棘爲藩也○今曰以棘爲藩謂對棘之棘籬見楚茨 讒人罔極 罔極解見衛氓 交亂四國 李氏曰四方也

讒言無有窮極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

營營青蠅止于榛 傳曰榛所以爲藩也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箋曰構合也○朱氏曰已與聽者爲二人

讒人罔極將交亂四國自構合我二人始耳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 媟音薛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 沈直林反湎音免液音亦○嚴曰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與辭顏色齊同也樂記說樂之還云詠歎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 武公既入

味經堂　詩類卷二十二　非

而作是詩也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則後三章刺時如此也

毛氏以大侯既抗爲獎射鄭氏以爲大射董氏云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獎射記取之今從詩記

賓之初筵箋曰筵席也初即席也○蘇氏曰先生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左右秩秩丘氏曰謂據筵上左右之人○蘇氏曰秩秩有序也籩豆有楚曹氏曰楚潔也○解見曹蜉蝣衣裳楚楚殽核維旅傳曰殽豆實也○疏曰豆實俎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今曰脉栗也言品之多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箋曰皆齊一也鐘鼓既設箋曰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縣音玄○疏曰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大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類尚遷之明鐘鼓之縣改之矣大射不言改縣者諸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舉醻逸逸朱氏曰舉所奠之醻爵也○曹氏曰逸逸然整而暇也大侯既抗傳曰大侯君侯也抗舉也○疏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弓矢斯張射夫既同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疏曰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詩記曰鄉射禮注云耦比選其材相近者也獻爾發功嚴曰獻猶奏也各奏爾發矢中的之功發彼有的傳曰的質也○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爲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豹爲正鵠也周禮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正音征以祈爾爵傳曰祈求也○疏曰射義云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觶音志酒器也弣音撫把中也○曹氏曰求免於罰爵而已

首章述古人將祭大射擇士先行燕禮也賓之初即席也賓主分爲左右秩秩然有序籩豆楚而潔淨殽實於豆核實於籩其品甚衆酒既和調而旨美飲酒之人甚偕而齊一矣又設鐘鼓以爲樂醻則賓奠爵而不舉至旅乃舉所奠之醻爵旅醻交錯逸逸然整而暇也君侯謂之大侯既抗舉之弓矢又皆張之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射者與其耦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發矢中彼正鵠之的以求免

爾之罰爵論語所謂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舊說謂求勝以爵不勝者不若射
義求中以辭爵之為寛大也疏曰毛以此篇為燕射鄭則為
大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則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
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卽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射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
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彩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卽大射
也五彩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春音蠢筱注云作也將祭與羣臣射以作其容體與之
事鬼神
籥舞笙鼓○箋曰籥管也解見簡兮樂既和奏烝衎烈祖衎看

之去○箋曰烝進也衎樂也○王氏曰烈業也以洽百禮○箋曰洽合也疏曰百禮
事神之衆禮也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傳曰壬大也○李氏曰林盛也○今
曰大謂主祭者衆謂助祭者錫爾純嘏音假○箋曰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
子孫其湛音耽○曹氏曰宗族皆烈祖之子孫○鹿鳴傳曰湛樂之久也其湛
曰樂音洛各奏爾能賓載手仇蘇氏曰載則也○董氏曰仇匹也所
謂耦也室人入又王氏曰室人主黨也酌彼康爵傳曰酒所以安體也
以奏爾時蘇氏曰薦之以時物也○時物解見頍弁時有考見魚麗
上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為大射此章
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為燕射也方祭之

初秉籥而為文舞舞入而笙鼓交作樂聲既
和平而具奏進以衎樂其烈祖以會合其事
神之衆禮有大謂主祭者指君也有衆謂助
祭者指卿大夫及諸侯也君臣皆當神之意
於是尸傳嘏辭云賜爾君以大福爾與子孫
宜相與湛樂助祭者皆烈祖之子孫湛者樂
之久令其從容燕飲也主人既受嘏辭於是
相與湛而為樂留族人以燕燕而又射各奏
其技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射則又手敵皆善

射也射畢酌彼安爵而薦之以時物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如字○傳
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顧禮也曰既醉止威儀幡幡音翻○傳曰幡
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屢數也舍其坐遷舍音捨屢舞僊僊丁氏曰傳
僊軒舉之貌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傳曰抑抑慎密也曰既醉
止威儀怭怭音弼○傳曰怭怭媟嫚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董氏曰秩序也
三章以下陳幽王君臣飲酒則不然賓初升
筵尚溫溫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

能反反然重謹至於旣醉幡幡然失威儀舍其本坐遷向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軒擧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方其未醉威儀尚抑抑然謹密至於已醉威儀乃怭怭然媟嫚是曰旣醉昏亂無次不知其秩序矣

賓旣醉止載號載呶號音豪呶音譊○傳曰號號呼也呶讙呶也○疏曰呺叫也亂我籩豆屢舞僛僛音欺○王氏曰僛僛傾側之貌是曰旣醉不知其郵音尤○錢曰郵過也○朱氏曰郵與尤同側弁之俄錢曰側傾也張傾貌屢舞傞傞音蓑又音瑳○傳曰傞傞不止也旣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賓旣醉而呼號讙呶亂我籩豆之列屢舞僛僛然傾側蓋旣醉則不自知其過郵也又傾側其弁而俄俄然不正屢舞傞傞然不止賓旣醉而出則可以皆受其福言得禮也醉至若此而不出是自伐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令儀耳今何其不令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朱氏曰謂告也○錢氏曰從謂就人之位而與言也無俾大怠大音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去聲又如字○錢曰由從也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傳曰羖羊不童也○錢曰羖羊之牡牝牡有角三爵不識錢曰識也記也醉也矧敢多又

今此飲酒或有醉者或有醒者立之監以正其禮佐之史以書其過政欲防失禮者也彼醉者失禮而不善乃反以醒者爲恥非立監史之意也此醒者遂相告以彼人已醉勿就其位而與之言與之言則彼愈更號呶是使之大爲怠慢也吾等醒者但自持謹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耳非不欲忠告於彼彼醉人不可告語也童羊無角羖未有無角者彼醉人之言如使人出童羖以無爲有言語無倫如此蓋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又多飲何由可與語乎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詩緝卷之二十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魚藻之什　小雅

魚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鎬豪之上源）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止刺幽王後序因詩有在鎬之文遂云思武王耳

魚在在藻（朘曰藻水草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補傳曰水必浸潤然後魚在藻間此乃魚窘迫之狀喻民處亂世其淺迫恐懼亦若魚之在藻也○藻解見采蘋）

有頒其首（頒音焚○傳曰頒大首貌○補傳曰首大而尾長乃魚之肥者）王在在鎬（今曰王幽王也）豈樂飲酒（豈樂音愷洛○朘曰豈亦樂也）

興也水深則魚樂所謂躍淵縱壑相忘於江湖者也今魚何在乎淺水生藻而魚在焉露其頒然之大首猶言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蹙窘迫也幽王何在乎在鎬京豈樂而飲酒民安而後君安今民失其所而王獨樂其能久乎孟子所謂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莘音詵○傳曰莘長貌）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潛魚願深渺今既露其首復驚逝而露其莘然之長尾蓋在淺水之處故逃竄窘迫首尾俱見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補傳曰蒲生於岸始依此以匿其形耳）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那音難○朘曰那安貌）

藻猶在水之中蒲生近岸則水又淺矣愈更窘促也幽王在鎬安然以居不知危亡之將至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音叔）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音潮）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數音朔）君子見微而思古焉（朘曰周本紀云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繒音曾國名也）

采菽采菽（朘曰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藿○菽解見小宛）筐之筥之（筐音

筐筥音舉。○筥解見采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予音與。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乘去聲。○疏曰。賜同姓以金路。異姓象路。○解見韓奕。又何予之。玄袞及黼。傳曰。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卷音捲。○疏曰。玄衣而畫以卷龍也。○疏曰。龍首卷然。謂之袞。袞則畫之。黼則刺之。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司服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鷩音鱉。毳尺銳反。蜼位。抽壘三音。○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詩記曰。上公之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袞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袞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王饗諸侯以太牢。其鉶羹之芼。牛則以藿。菽豆之葉也。言采菽葉而盛之筐筥。知用太牢之盛禮以饗諸侯也。饗則有車馬衣服之賜。以爲宥。故言此諸侯之來朝也。有何物以錫予之。雖無以予之。尚與之以路車及駟馬。有車馬以賜之。而言無予之。蓋其意猶以爲薄也。車馬之外。又有何物予之。又以玄衣畫龍之袞及刺斧之黼裳。好之之意無已也。袞黼上公之服。舉尊者言之。古者懷諸侯之道如此。而今不然也。

觱沸檻泉。觱沸音必弗。檻銜之上聲。○傳曰。觱沸。泉出貌。○釋水曰。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言采其芹。芹音勤。○疏曰。周禮芹菹鴈醢。○釋草曰。芹。楚葵。○郭璞曰。今水中芹菜。○山陰陸氏曰。一名水英。芹菜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蒿之美。故列子以爲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也。蜇音哲。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淠音譬。徐音沛。○傳曰。淠淠。動也。鸞聲嘒嘒。嘒音諱。○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無敢馳驅故也。載驂載駟。

驂七南反。駟音四。○蘇氏曰。既駕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君子所届。長樂劉氏曰。届至也。

觱沸然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饗諸侯之菹也。諸侯來朝之時。觀其旗旂。則淠淠然動。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細言。雍容中節也。見其驂駟之馬。是諸侯來朝而至也。

赤芾在股。芾音弗。股音古。傳曰。諸侯赤芾邪幅。○赤芾。詳解見曹候人。朱芾解見采芑。○疏曰。脛本曰股。邪幅在下。幅今音逼。舊音福。○今考內則。偪及桓二年。左傳。幣

裳幅偪字異皆音逼。箋曰邪幅如今行縢也幅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疏曰縢
緘也言行而緘束之彼交匪紓朱氏曰交際也。傳曰紓緩也天子所予
樂只君子樂只音洛上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
之
諸侯來朝服其赤芾而在股又著邪幅偪束
其脛而在下彼交際於天子恭敬齊遫不敢
紓緩天子由是賜予之樂哉此諸侯天子之
所錫命而福祿之所申重也
維柞之枝柞音鑿。曰柞櫟也卽唐鴇羽所謂栩也解見鴇羽。曹氏曰柞堅忍之

木其新葉將生故葉乃落盡附著之甚固也其葉蓬蓬傳曰蓬蓬盛貌樂只
君子殿天子之邦殿顯之去聲傳曰殿鎭也樂只君子萬福
攸同解見蓼蕭平平左右平音駢。傳曰平平辯治也。疏曰堯典平章百姓
皆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亦是率從
興也柞有枝枝有葉蓬蓬然盛葉以芘枝枝
以衛幹枝葉相承而根本堅固喩諸侯及其
臣上下相承以衛天子而國家又安也故曰
樂哉此諸侯能鎭天子之邦也樂哉此諸侯
均受其福其左右之臣亦皆平平辯治相率

以從王命也長樂劉氏曰氣脈者朝廷之寵命也葉之蓬蓬老根本氣脈之
所及然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所爲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
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音弗纚音离。傳曰紼繂也纚緌也繂音律。疏曰
孫炎云繂大索也李巡云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繂亦作繂。郭璞曰緌繫也樂只
君子天子葵之葵音逵。傳曰葵揆也。箋曰天子之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
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膍音毗。傳曰
膍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傳曰戾至也
興也楊舟浮於水上汎汎然無所定舟人以

紼而纚維之喩諸侯離合不常天子以恩禮
維持之也樂哉此諸侯天子能揆度其親疏
隆殺之宜而錫予之序所謂錫命以禮也又
厚之以福祿宜其優游自得而戾止於天子
之庭矣何幽王之不然也○左傳云王命諸
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如虢公晉侯朝王皆
賜玉五瑴瑴音角馬三疋君子以爲非禮又以鞶
鑑賜鄭遂失鄭伯之心皆是不能揆度其宜
也事見莊十八年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解見島蟲)而好讒佞(好去聲)骨肉相怨(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今曰西漢楚剌王曰傳云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剌音辣)故作是詩也(詩記曰前漢書杜鄴云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

此詩皆言王無恩於骨肉骨肉怨之欲王厚親親之恩以消平之也

騂騂角弓(騂息營反韻作觪。傳曰騂騂調利也)翩其反矣(翩音篇。)

(朱氏曰翩反貌)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嚴曰胥相也)

興也騂騂然調利之角弓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喻親族親之則附疏之則離今王疏遠親族親族之心皆離猶弓之弛翩然而反矣王於兄弟同姓之親昏姻異姓之親不宜相疏遠如是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今曰民猶人也指族人也、詩書稱先民皆訓人。嚴曰胥皆也)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爾幽王疏遠親族之人不以骨肉為念則親族之人亦皆自相疏遠矣由此爾實教之以偷薄故人皆視傚之也

此令兄弟(令去聲。嚴曰令善也)綽綽有裕(綽處若反裕音諭。傳曰綽綽寬也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為瘉(瘉音愈。傳曰瘉病也)

王無恩於親族親族之中有令善者固綽綽然寬裕不以介意其不善者則相與怨讟而為患矣

民之無良(嚴曰良善也)相怨一方(朱氏曰彼一方也。錢氏曰一方猶一偏也)受爵不讓(錢氏曰酒爵也)至于已斯亡(今日失意杯酒之間

以亡其身如漢田蚡灌夫是也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為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不能參彼已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欲王闊略兄弟之小過也相怨一方即序所謂骨肉相怨也

老馬反為駒(解見漢廣)不顧其後如食宜饇(食音嗣饇於之去。傳曰饇飽也)如酌孔取

兄弟小過讒人乘間而入遂指老馬爲駒顛
倒是非不顧忌其後矣讒言無實久則自敗
而小人不恤也小人肆爲讒間如食者但欲
飽飫酌者但知多取甞復更有斟酌言不顧
親疎輕重之義也
毋教猱升木○毋音無猱奴刀反○箋曰毋禁辭陸璣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
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玃俱縛反音玃今日柳子厚憎王孫文云猨之德靜以常王孫之德
躁以嚻猻卽王孫也杜詩覓胡孫是也如塗塗附傳曰塗泥也附著也君子
有徽猷傳曰徽美也箋曰猷道也○小人與屬音燭○箋曰連屬也

讒人爲惡如獮猴升木本自能之無所事教
王今又信任之是教獮猴升木也骨肉以小
嫌得罪而又使讒人交鬭之如塗泥又以塗
泥附著之則相與爲一牢不可破矣君子如
用美道則小人皆連屬而相親況骨肉乎
雨雪瀌瀌○雨音諭瀌音標從銀疏曰瀌瀌雪盛貌見晛曰消晛年之去
○傳曰晛日氣也莫肯下遺箋曰遺予也式居婁驕○婁音屢今日
居如居之不安之居解見下篇居以凶矜○詩記曰屢驕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非一也
王既信讒則兄弟之間遂成疑怨如雨雪瀌

瀌而盛陰氣凝積也雪雖盛纔見日氣則消
融非難去也喻兄弟一見王有恩意則疑怨
皆釋然矣奈王莫肯以恩下及骨肉數數驕
慢居之不疑言無遷改也
雨雪浮浮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見晛曰流傳曰流而去也如蠻
如髦髦音毛當音謀○傳曰蠻南蠻也○疏曰髦西夷之別名牧誓云及庸蜀羌髳微盧
彭濮人彼髳此髦音義同我是用憂
王親骨肉如夷狄然是無可回之意我是用
憂之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菀音鬱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去聲
諸侯皆不欲朝音潮下同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傳曰菀茂木也不尚息焉箋曰尚庶幾也上帝甚蹈
音悼○疏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爲斥王傳曰蹈動也○曹氏曰躁動之貌無自暱
焉傳曰暱近也俾予靖之歐陽氏曰靖安也後予極焉傳曰極至
也
興也諸侯之欲朝者言有同儕告之曰有菀
然茂盛之柳行道之人豈不庶幾就之而止

息乎猶王者有芘下之德諸侯豈不欲依歸之以求芘乎今王方肆暴虐甚躁動而不常無往暱近之以自取禍遂使我且安靖以待其改然後至周以朝蓋教以避禍之計也上帝斥王也諸侯之欲朝者聞人言而遂止則皆不朝矣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愒音棄韻亦作憩。傳曰愒息也）上帝甚蹈無自瘵焉（瘵音再鄭音祭。傳曰瘵病也）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李氏曰邁逝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傅音附。鄭氏曰傅至也）彼人之心（補傳曰彼人乃諸侯自指其同列也）于何其臻（嚴氏曰臻至也）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此諸侯見同儕教以避禍遂言鳥則能高飛至天不在人間彼亦人耳而教我不朝其心欲何所至乎歎人心無所繫屬其咎有在矣故又歎言爾何爲使我靖以待之乎王方自居以凶暴驕矜不肯遷改也（詩記曰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 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云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攸居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長音掌）從容有常（從七容反）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復扶又反）

彼都人士（朱氏曰王都也。今曰士對女而言之謂男子也）狐裘黃黃（禮記緇衣引此註註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詩記曰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註云君子士大夫也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 褎亦作袖綃音消）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朱氏曰章文章也）行歸于周（行去聲）萬民所望（望音亡）

一章述古之長民者序所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也彼指古人稱彼以形此也京師首善之地四方所視傚此詩又周人所作故述王都之俗士謂男子也言古者都人之男子其貴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其德行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爲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士若專以爲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

専以爲士大夫則下章臺笠非士大夫之服
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女者皆
謂男子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有依其士思
媚其婦維士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
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子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緇音資撮七活反○曰臺莎草也解見南山有臺○傳曰緇撮緇布冠也○箋曰緇布冠儉且節也○疏曰撮是小持其髻而已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以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出寒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彼君子女疏曰都人有君子之德者其家之女綢直如髮綢音籌○說文曰綢密也○鄭氏曰言其髮美○解見新語曰其有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爲高髻之類我不見今我不說說音悅

一章述王都之民俗序所謂民德歸壹也言
古者都人之男子其賤者以臺草爲笠以緇
布爲冠撮持其髮謂之緇撮見儉素也彼君
子家之女其爲髻密而直如其本髮亦儉素
也密是其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緊梳則
順其髮性之直故曰密直如髮疾時奢淫故

我不見如此之風俗我心思之而憂也解頤新語曰說者以綢直如髮爲女子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頗爲穿鑿且女子情性操行豈外人所能知下章卷髮如蠆髮則有旟則不能爲蠆安有一詩三言髮而以一爲比二爲賦可乎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音秀○解見衛淇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音姞毛如字○箋曰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疏曰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云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矣周室爲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鄭石癸云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國不替是有禮法矣朝如字○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苑音允徐音鬱○疏曰苑猶屈也積也

瑱以琇爲之塞實其耳此及下章皆指男子
之貴者尹氏姞氏有禮法之家也人見此都
人之女皆謂之尹姞氏之女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傳曰厲帶之垂者○疏曰垂帶之貌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卷音權蠆勑邁反○說文曰長尾爲蠆短尾爲蝎○疏曰蠆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上曲卷然螫音釋揵音牽舉也○疏曰禮斂髮無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故不同也我不見兮

言從之邁箋曰邁行也

男子之帶垂而爲厲女之髮末卷曲如蠆之尾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行邁也

匪伊垂之箋曰伊辭也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音餘○傳曰旟揚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箋曰盱病也

士非故欲垂此帶帶自有餘而垂也女非故欲卷曲此髮髮自旟揚也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我不見此人云何乎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李氏曰序云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也非是刺怨曠者也時多征役久勞于外其所以怨曠也

終朝采綠傳曰自旦及食時爲終朝○曰綠木賊也○釋草曰菉王芻○嚴曰易得之菜也○郭璞曰即菉蓐草也蓐音辱○陸璣曰草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如草其草澀厲可以洗攪笏及盤桃利於刃錯俗呼爲木賊彼土人謂爲綠竹不盈一匊音菊○傳曰兩手曰匊予髮曲局傳曰局卷也薄言歸沐李氏曰薄辭也

興也綠易得之草終朝采之而不滿兩手之匊怨曠而心不在焉故也婦人夫不在家不爲容飾髮又不櫛則曲局而不舒庶幾其夫之歸而沐之望之之辭也

終朝采藍盧談反○箋曰藍染草也○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毋刈藍以染不盈一襜尺瞻反○傳曰襜衣蔽前也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音譫○朱氏曰詹與瞻同

去時約以五日而歸今六日而不見時未久而怨何也古者新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辭也

之子于狩箋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言韔其弓音暢○傳曰韔弓室也○疏曰謂射訖弛弓納下韔中也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疏曰綸謂與之作繩也繩以生絲爲之

言其夫在家之時往獵射訖我則爲之納弓于韔中往釣我則爲之綸作其繩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

其釣維何疏曰承上章釣文在下故而申之維魴及鱮魴音防鱮音敘薄言觀者觀今如字舊音貫○魴解見陳衡門鱮解見敝笱程子曰薄言發語辭

言其君子在家之時釣得魴鱮之魚傍有觀
看者以人觀其夫善釣為榮也今久不歸故
思而述之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膏音誥）卿士不能
行召伯之職焉（召音邵○疏曰召伯召穆公也）

芃芃黍苗（芃音蓬芃芃從槭樸解）陰雨膏之悠悠南行（朱氏曰悠悠遠行之意）召伯勞之（勞去聲）

首章總言營謝平淮二役蓋營謝平淮二役
皆南行之事也興也南方去周最遠故周人
以南方之役為勞四月之刺是也宣王之時
召穆公既營謝邑又平淮夷頻有事于南成
役勞矣而穆公能推宣王德意以慰藉撫存
之故荐遠役而民不怨幽王君臣不恤其民
此詩思古言芃芃然短小而盛之黍苗有陰
雨以膏潤之悠悠然南行之人有召穆公以
勞慰之刺今不然也

我任我輦（任音壬輦音璉○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疏曰任謂負物人所負持輦車人輓以行）我車我牛（牋曰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傍去聲○疏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在前曰牽在傍曰傍上文將車謂車中有牛而將之此牛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我行既集（牋曰集猶成也）蓋云歸哉（丘氏曰蓋不定辭也）

二章言營謝之役蓋任輦車牛是工役之事
也召穆公之營謝也知役夫之勞故皆呼而
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
傍牛者俟我南行營謝之功已成蓋云歸哉
示以歸期安其心也

我徒我御（牋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我師我旅（牋曰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云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三章言平淮之役蓋徒御師旅是兵行之事
也

肅肅謝功（牋曰肅肅嚴正之貌○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謝解見崧高）召伯營之（牋曰營治也）烈烈征師（牋曰烈烈威武貌）召伯成之

四章以下又總言營謝平淮二役肅肅然嚴
整者謝邑之功實穆公營治之言營謝也烈
烈然威武者征行之師實穆公成之言平淮

也

原隰既平（傳曰土治曰平）泉流既清（傳曰水治曰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營謝有徹田土之事平治有徹疆土之事皆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則安寧矣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疏曰下濕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曹氏曰桑有衣被人之德○傳曰阿然美貌）其葉有難（音儺○傳曰難然盛貌）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樂音洛）

興也桑亦嘉木也可以爲衣故南山有桑以喻賢者今桑之在隰枝條阿阿然而美其葉又難然而盛喻君子在野雖處窮約而英華發外也我若見此君子其樂如何哉樂君子如此見其惡小人深矣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長樂劉氏曰謂長茂光澤如膏之沃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如字○傳曰幽黑色也○疏曰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黝黑）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傳曰膠固也○王氏曰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陵曰遐遠也○今曰謂相與語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心乎言由中也詩人言我出於中心愛此君子以君子遠在郊野不得相與語也凡懷人者滿懷欲言思得一見而傾寫之也我藏之於心何日而忘之乎謂思慕君子常在念者○舊說謂爲思竭忠愛以裨補之賢者參與固有切磋忠告之益但此詩方思賢者以鄙在位之小人未暇言忠告之意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周人刺幽后也（箋曰幽后襃姒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取如字○箋曰申姜姓之國也）又得襃姒而黜申后（襃姒解見正月）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孼代宗（孼魚列反○箋曰孼支庶也宗適子也○疏曰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孼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枝孼）而王

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爲去聲。朕曰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曹氏曰華妾子謂伯服也褒姒所生宗適子謂宜臼也申后所生

白華菅兮菅音姦。傳曰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郭璞曰菅茅屬。陸璣曰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韌音刃與肕同。疏曰野菅漚之謂之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也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之去聲。○朕曰之子斥幽王俾我獨兮陳氏曰我申后也下同

與也白華柔韌宜爲索則刈取之漚以爲菅白茅不可用則以纏束白華而已菅喻后茅喻妾以賤承貴宜也今幽王亂貴賤之序而遠我使我窮獨失所也周人代申后言之

英英白雲傳曰英英雲貌露亦有雲。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亦有雲者露氣微言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晨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露彼菅茅天步艱難程子曰天步時運也之子不猶程子曰猶如也

首章既以菅茅喻后妾次章言王之恩澤當均及之如白雲之覆露菅茅皆蒙潤澤也今天運艱難而幽王不如是也幽王不道而歸之天運謂已所遭之不幸耳

滮池北流滮符彪反流二反。○傳曰滮流貌。朕曰豐鎬之間水北流、滮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豐鎬之間唯豐水也○今日此止言池井指豐水也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

池水滮然北流則止能浸彼在北之稻田耳喻幽王之澤有所偏也申后既黜嘯歌而至於傷懷以念王也○鄭氏以碩人爲褒姒詩記從丘氏以爲幽王此詩皆代申后之言則嘯歌傷懷當爲申后念王也下文言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亦夫婦之辭也念與此念字同

樵彼桑薪錢氏曰取薪曰樵卬烘于煁卬音昂烘火東反煁音諶○傳曰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烓音恚○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疏曰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者人之所賴以衣不宜以爲薪今樵取之以爲薪又不以供爨炊而乃烘燎于烓竈止以照物猶棄妻之失職故申后念王而心勞也

鼓鐘于宮疏曰鼓擊也聲聞于外聞音問念子懆懆懆音聰之上說文七倒反○釋文曰懆懆愁不申也視我邁邁王氏曰邁邁然遠我而不

顧也

擊鐘于宮其聲則聞于外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我念王則懆懆而愁不申王視我則邁邁而不顧 曹氏曰鼓鐘于宮雖人之所不見而聲聞于外不可掩也幽王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罪人之所不見者而其心本主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

有鶖在梁 鶖音秋。傳曰鶖禿鶖也。山陰陸氏曰性貪惡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走蛇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啗蛇劉楨魯都賦云鵫鶖鷩蒼鶖色蒼青也。疏曰梁魚梁也 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似鶴而貪濁非鶴比也今鶖據魚梁而飽鶴遠引在林而饑喻褒姒進而申后黜王清濁無別矣我申后念王而心勞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解見鴛鴦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在魚梁之上以右翼掩其左翼舉其雄者言之鴛鴦能好其匹之子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斯石 扁音褊。傳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蘇氏曰扁卑貌。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 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疧音抵。傳曰疧病也

有扁然而卑之乘石王履之以升車爲用甚卑下喻妾之賤也顧欲貴之於人上可乎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 曹氏曰漢成帝欲用趙飛燕爲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 賤曰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 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 飲食音蔭飼 故作是詩也

緜蠻黃鳥 傳曰緜蠻小鳥貌。黃鳥解見葛覃 止于丘阿 傳曰丘阿曲阿也。疏曰丘之曲中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朱氏曰後車副車也 謂之載之

興也古者大臣出使于外士之微賤者爲介紹此詩言緜蠻然小之黃鳥止於丘之曲而託息焉喻微臣依託於卿大夫也我微臣跋涉遠道其勞如此將如之何所望卿大夫能體恤飲食教誨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乃今不然也

緜蠻黃鳥止於丘隅箋曰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箋曰憚難也去聲○今曰憚辭難也畏不能趨王氏曰趨疾行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箋曰側傍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箋曰極至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瓠音互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饔音邕字亦作饗餼音戲○箋曰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疏曰牲可牽行餼是已殺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觀賓之初筵知幽王君臣沈湎淫液過於燕飲故此詩極言簡儉之意以刺之若曰誠茍在焉亨瓠燔兎可以爲禮何必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乎蓋欲收歛之非欲開廣之也後序謂幽王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失之矣

幡幡瓠葉幡音翻○傳曰幡幡瓠葉貌采之亨之亨音烹○箋曰亨熟也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瓠葉新生幡幡然可采取之亨熟之君子有酒以此爲菹與賓客酌而嘗之亦足以行禮何必縱情過度乎行禮不止於瓠兎極言簡儉之意耳

有兎斯首蘇氏曰有兎斯首言一兎也○李氏曰兎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炮之燔之炮音庖燔音煩○傳曰毛曰炮○疏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炮之傳直言炮當是合毛而炮之爓似盥灰○曽氏曰新殺則合毛而炮之○錢氏曰凡肉置火中曰炮爇之曰燔近火曰炙○錢燔解見楚茨君子有酒酌言獻之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此一兎雖非盛饌然或置火中而炮之或加置火上而燔之君子有酒以此爲殽酌以獻賓亦足以行禮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炙音隻○炙解見楚茨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曰酢報也○箋曰酢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醻音酬○傳曰醻道飲也○疏曰醻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道之此擧醻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漸音讒）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
不至（殽曰荊謂楚也舒謂舒鳩舒鄝舒庸之屬鄝音了〇疏曰殷武云維汝荊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荊亦已久矣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乃命將率東
征（率音帥將之去）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傳曰漸漸山石高峻）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
勞矣武人東征（箋曰武人謂將帥也）不皇朝矣（朝音潮）
言過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歷
山川之悠遠維其勞苦矣我武人東征久處
于外不得朝見天子雖在勞苦之地不忘君

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卒鄭音崒在律反毛子恤反〇疏曰卒崔嵬也〇解見十月之交彼卒作崒）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曰沒盡也）武人
東征不皇出矣
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深入險阻之地恐
不得復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〇傳曰豕豬也蹢蹄也〇釋獸曰四蹢皆白豥豥音孩胡來反〇疏曰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各之爲豥是躁疾於餘豕與豥字異義同）烝涉波矣（疏曰烝衆也〇錢氏曰豕涉波見道路之間多有停潦）月離于畢（疏曰離歷也）俾

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它矣（它音他）
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汚於塗不見其
白今武人行役見豕白蹢而羣然涉水是久
雨而停潦多故豕蹢濯其塗而見白也停潦
尚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厭
苦多雨之辭也征役者以雨爲苦言不皇它
及惟雨是憂耳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苕音條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

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
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曰此苕陵苕也非陳防有鵲巢所謂卭苕也〇釋草曰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蔈音標茇蒲末反〇舍人曰黃華名蔈白華名茇〇陸璣曰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葉可染皁煑以沐髮即黑〇疏曰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璣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芸其黃
矣（芸音云〇傳曰苕將落則黃）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興也陵苕之華將落則芸然其黃言如周室

之將亡顯然憔悴也我心所憂者傷周室之
將亡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音菁）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華已盡落唯葉青青然知我所遇之世如此
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羊墳首（牂音莊墳音汾。傳曰牂牝羊也墳大也）三星在罶（音柳。傳曰三星心星也罶解見魚麗）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鮮上聲）

言物産蕃息者多舉牝言之凡牝獸胎孕則
腹大而見而首小今牝羊大首則是其身瘠
而不孕也笱中有魚則水動而不見星今心
之三星見於魚笱之中是設笱而不得魚也
亂亡之代地愛其寶物産凋耗氣象蕭條故
人僅可以食而少有得飽者召南小星三五
在東傳以三爲心唐綢繆三星在天傳以爲
參此詩三星無傳綢繆言昏姻之候故毛取
十月參見東方三星之大而易見者莫如心
此當爲心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
（背音佩）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
詩也

何草不黃（傳曰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日不行何人不
將（傳曰將送也）經營四方

自初春草青行役至秋無草不黃宜可休息
矣今乃無一日不行役無一人不將送於道
路以經營四方勞苦之甚無人不將指行役
之衆也

何草不玄（長樂劉氏曰草之黃者又黑腐）何人不矜（音鰥。傳曰無妻曰矜）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至冬則草之黃者又變而黑腐矣從役者久
不得歸故謂之矜哀我征夫豈非民乎若以
民視之則不虐之如禽獸矣

匪兕匪虎（兕詞之上聲兕解見卷耳）率彼曠野（傳曰率循也傳曰曠空也）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承上章匪民言征夫非兕非虎何以使循曠
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芃者狐芃音蓬○丘氏曰毛尾長貌率彼幽草有棧之車棧棧之上濁○今曰春官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鄭以爲此有棧之車役車也蘇曰毛義以爲此役是車狀其說不分曉不若徑以爲士之棧車也行彼周道

狐則芃然毛尾長循彼幽草之中人非禽獸今士乘棧車行於周之道路與禽獸同非特民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二十四

詩緝卷之二十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文王之什　大雅

釋文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詩記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此詩周公述文王之德業以戒成王也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言受命作周

者推本之辭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天命歸於文王而文王退然不敢當故在文王時無受命之說泰誓牧誓猶皆不言文王受命至大告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凡經中稱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中庸記孔子之言曰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乎史遷因詩書有受命之語因謂文

王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漢儒又雜以讖緯之說則亦誣矣（游氏曰泰誓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於音烏○疏曰於歎美也○傳曰昭見也見賢徧反）周雖舊邦（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爲邦舊矣）其命維新（補傳曰始命以國令命以天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曰不顯顯也○王氏曰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其時也）文王陟降（傳曰陟升也）在帝左右

首章述文王以天德受天命也大雅皆用王者之禮周既追王文王此詩又推原受命之由而歸之故言在上尊之也於乎其德昭見于天矣歎美其德之盛言之不能盡也周自后稷以來爲邦舊矣而天之命周則維新始命之以有天下也周家豈不顯乎言王業浸盛也天命豈不時乎言適當其時也蓋以文王德合乎天升降進退常若在上帝之左右無一動之非天也○鄭以大王遷岐始居周原不必如此拘也周但言周家耳

亹亹文王（亹音尾○傳曰亹亹勉也）令聞不已（聞音問○箋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錫哉周（箋曰文王敷恩惠之施○左傳宣十五年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李氏曰哉語辭也）侯文王孫子（傳曰侯維也○補傳曰不曰子孫而曰孫子孫又生子者其遠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傳曰本本宗也支支子也）凡周之士（疏曰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不顯亦世（朱氏曰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

次章述文王德澤之遠也亹亹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不已而令聞亦不已誠之著也陳錫敷施也推懷保惠鮮之澤也言亹亹而繼以陳錫由精神心術而達於政事設施同此一誠之運不誠則不溥也陳錫於周者錫民也而及其孫子蓋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欲成王知今日之享有天下皆文王之澤而罔敢失墜也文王之孫子其本宗百世爲天子其支庶百世爲諸侯盛德必百世祀也不特孫子之盛如此凡周之士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箋曰猶謀也。傳曰翼翼恭敬也。箋曰忠敬也思皇多士傳曰思辭也。詩記曰顏氏漢書注云皇美也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傳曰楨榦也濟濟多士濟濟之上。詩記曰顏氏漢書云濟濟盛貌文王以寧

三章述周士之盛也周之士世世相傳其德甚顯其爲君謀事翼翼然忠敬美哉衆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惟周王之國能生此衆士也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文王教化作成之也此多士爲國之楨榦牆恃榦而立國恃人而立故濟濟然衆盛之多士文王賴之以爲安也。釋詁云楨翰儀榦也舍人云楨築牆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云榦也䟽云榦者築牆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幹鄭以此爲幹事之臣失之矣

穆穆文王釋訓曰穆穆敬也。郭璞注曰容儀謹敬於緝熙敬止於音烏。歐陽氏曰緝續也熙廣也緝熙云者接續而熙廣之也。朱氏曰亦不已之意。䟽曰止語辭假哉天命假音暇。蘇氏曰假大也有商孫子箋曰有臣有之也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曹氏曰麗附也。今日附麗言其徒黨也。䟽曰不止於一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今日本詩侯文王孫子侯于周服皆爲發語之辭孔申毛義作維是也服謂有職事也

四章述文王以敬德受命代商也文王盛德之容其敬穆穆然於是歎美文王之心能緝續熙廣其敬矣蓋形諸外者皆其根諸中者表裏一始終一也穆穆者中庸之齊莊有敬即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也緝熙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即純亦不已也所可見者容也故穆穆足以形容之所難言者心也故緝熙不足以盡而又以於發之大哉天之命文王使之臣有商家之孫子也文王之時未能有商之孫子蓋推原周之代商由於文王故以爲文王能有之也商之孫子其附麗之者實繁有徒不止於一億泰誓所謂受有億兆夷人武成所謂受率其旅若林也然上天命商孫子維于周而服職其徒黨雖衆不能勝天也故孔子云仁不可爲衆也朱氏曰此詩之首言文王之昭

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圖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釋詁云穆穆美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是穆穆有二訓也少儀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鄭注皆以爲容止之貌郭璞注穆穆云容儀敬謹是穆穆有美敬二訓而皆爲容儀也○舊說以侯爲君謂爲君於周九服之中此解侯于周服則順解侯服于周則不通今考釋文云服事也用也故爲臣而見用謂之服言服行其職也曲禮云支服官政酒誥云服休服采多士云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有服在大僚多士多方皆誥殷士而謂之有服言其見用之意即此詩所謂商之孫子侯于周服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傳曰膚美也敏疾也祼將于京祼音貫○傳曰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疏曰郊特牲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祼是祭禮嘗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宗廟之禮以祼爲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祼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擧祼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祼也○朱氏曰京周之京師也○京師又解見公劉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音甫許○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存商制也○黼解見采菽○疏曰周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之一章以表之耳○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爲裳也○傳曰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疏曰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王之藎臣藎音燼從贛○箋曰王斥成王○傳曰藎進也○詩記曰藎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已也○朱氏曰蓋以戒成王而不敢斥言故以藎臣言之猶所謂敢告僕夫云耳無念爾祖傳曰無念念也○疏曰爾祖文王也

五章述殷士祼將之事以爲戒也商之孫子而維服職于周見天命之不常惟德是歸也殷士總言商之孫子及其舊臣猶書稱爾殷遺多士及茲殷庶士也祼謂以鬯酒獻尸尸受酒而灌於地以降神也行祼之禮謂之祼將殷士之膚美而敏疾者乃祼獻行禮于周之京師以助周祭其作祼將也服殷之常服

黼裳而冔冠也黼裳商周所同黼裳冔冠則
商之制也王者尊先代之後不變其服亦因
以爲戒也故呼成王忠盡之臣而告之曰得
無念爾祖文王乎謂不以文王爲念則將墜
厥緒周之孫子及其臣又將服周之服而助
祭於他人之廟矣詩記曰前漢劉向上疏云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
痛殷之亡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注云灌謂以
圭瓚酌鬯始獻神也論語禘自既灌而往朱

氏解云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
降神也字皆作灌洛誥王入太室祼夏氏解
云祼灌也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
而不飮因灌於地故謂灌也然則因其灌之
於地故名之爲祼祼經字作灌古字通也祭統
云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郊特牲又
云旣灌然後迎牲是祼爲祭祀之始故爲重
也小宰注云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不祼
○此詩祼將于京及大明曰嬪于京于周于

京毛氏皆以爲大取公羊衆大之説謂京師
也又以思齊京室之婦爲王室亦京師也鄭
氏唯祼將于京從毛説其餘以爲周地之小
別名皇矣依其在京毛以爲大阜鄭還以爲
周地名公劉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京斯依
毛以爲大衆所宜居之地鄭以爲丘之絶高
者公劉居豳所言京自是高丘非岐周地名
之京若周都稱京師則因岐周地名之小別
而稱之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

從後稱爲京師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聿音遹○朱氏曰聿發語辭○詩記大明解曰左傳
注云聿惟也永言配命箋曰永猶常也○蘇氏終風解曰言辭也○疏曰天以王
者爲配○詩記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自
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喪去聲○箋曰師衆也克配上帝宜
鑒于殷駿命不易駿音峻又音俊易毛音異鄭音亦○傳曰駿大也
六章戒成王念祖而鑒殷也成王得無念爾
祖文王乎苟念之在脩德而已脩德則能長
配天命而自求多福矣配命謂王者與天爲

配天大王亦大也天之付予萬物謂之命王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以王者之命配天之命也自求多福謂求諸己而不求諸天也德者民心之所歸得民斯得天故殷未失其民之時能配天矣配命言其用配天言其體其意一也後人不脩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之宜以殷爲鑒則知大命之難矣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詩記曰大學云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於萬反。傳曰遏止也。朱氏曰遏絕也）宣昭義問（疏曰宣昭布明也。箋曰義問以禮義問老成人）有虞殷自天（箋曰有又也。傳曰虞度法）上天之載（傳曰載事也）無聲無臭（釋文曰臭凡氣之總名）儀刑文王（。朱氏曰儀象也。傳曰刑法也）萬邦作孚（傳曰孚信也）

七章中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天命不易矣無使遏絕於爾身當宣布昭明以義理詢問於人而又虞度殷之所以自天者殷之士也實自於天天命無私可以爲鑒也鑒殷之所以失必法文王之所以得四時行百物生天之事也而無聲臭氣之可求惟儀象刑法於文王則萬國孚信之矣文王即天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朱氏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明）

明明在下（今曰重言明明者至著也）赫赫在上（今曰赫赫顯而可畏之意）天難忱斯（傳曰忱信也）不易維王（易毛音異鄭音亦。今曰不易本傳無音殷命不易毛音異此亦音異矣命不易書同蹟以毛亦知字非也）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四方（挾朱如字毛音浹。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錢氏曰挾猶擁也）

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也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監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故天難信而不可恃爲君豈不難哉觀紂居天位而又爲殷之正適以不脩厥德乃使不得有其天下斯可見矣（詩記曰天位殷

適使不挾四方則下所陳春願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知其材而篤焉耳○舊說以明明在下爲文王非也
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由爲
美文武張本次章乃述大任生文王其後乃
又述文王生武王及伐殷之事以成首章之
意其言皆有次序也
摯仲氏任摯音至任音壬○傳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中去聲自彼殷商
朱氏曰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嬪音頻○箋曰嬪婦也○朱氏曰京周京也○京考見文王京師解見公劉乃及王

季傳曰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維德之行大任有身大音泰○
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傳曰身重也○箋曰謂懷孕也生此
文王
次章述大任生文王也摯國中女任氏從殷
商之地來嫁于周將述商亡而周興故以摯
繫商與周對言之也曰嬪于京謂以婦道見
稱於周也乃配王季而與行德同志意也於
是大任有身而生文王朱氏曰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所從來者
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書嬪于虞謂能行婦道也

毛以京爲大謂京師鄭以爲周國之地小別
名蓋謂王季時其居未得稱京師也然大雅
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周京
耳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箋曰翼翼恭愼貌○朱氏曰小心翼翼卽前篇之所
謂敬也昭事上帝箋曰昭明也聿懷多福聿解見文王○蘇氏曰懷
來也厥德不回朱氏曰回邪也以受方國
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文王小心翼
翼然恭敬以明事上帝至誠之運與天周旋

也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
方侯國之歸也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天監在下箋曰監視也有命旣集傳曰集就也○曹氏曰翔而後集之
集言有所擇而就之也文王初載朱氏曰載年也天作之合傳曰合配
也在洽之陽洽音峽○傳曰洽水也○釋文曰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洽水之
陽郃音洽○穀梁傳曰水北爲陽○朱氏曰洽水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絶故去水
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在渭之涘音俟○渭解見邶谷風○■曰涘厓也解
見王葛藟○李氏曰國語鄭語云前河後芊韋昭述云芊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
晉侯登有莘之墟杜元凱注云莘故國名今此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馮翊之間與鄭

僞也地全不相干涉當以此詩爲證左傳國語闕之可也 文王嘉止 朱氏曰嘉婚禮也 大邦有子 朱氏曰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大姒之大音泰。今甲子女也諺語以其子妻之女亦稱子

四章述天生大姒以配文王也文王有盛德而天監之於下大命集焉文王初年天爲生配在洽水之北渭水之涯指莘國也當文王嘉禮之時而莘國有賢女殆非偶然天實爲之事 朱氏曰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之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 俔牽之去又音睍胡典反。○疏文曰俔譬也 文定厥祥 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箋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 親迎于渭 迎去聲 造舟爲梁 造音慥。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爾雅曰李巡云比其舟而度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云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版其上即今之浮橋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渭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 不顯其光

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也大邦有賢女譬天之妹尊之之辭也卜而得吉則以禮文定其吉祥而納幣焉文王親迎于渭水之傍其渡渭也敬重昏事比舟爲橋梁傳曰乘船危就橋安所以去危而就安也豈不顯其光輝乎 程子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況周國自在渭傍不是出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京篤見文王 纘女維莘 纘音纂。傳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 長子維行 長上聲。傳曰長子長女也。行解見邶泉水 篤生武王 傳曰篤厚也。王氏曰天既生文王又生武王是之謂篤。中庸云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保右命爾 右音佑。傳曰右助也。 燮伐大商 燮蘇接反。傳曰燮和也。○朱氏曰燮友有和順之德順天命以伐商也

六章述大姒生武王也有命自天而降命文王於周之國於京之地矣謂興王業也周爲國號京其所都之邑也能繼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既生文王又生武王是眷周之厚故言篤生保安之右助之而命之以伐商以順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燮伐 王氏曰言大商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之大不能伐之也

殷商之旅 傳曰旅衆也 其會如林 會如字舊音膾。疏曰會聚也 矢

于牧野傳曰矢陳也。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維予侯興箋曰侯諸侯也。朱氏曰予侯猶云我后也商人之稱武王也上帝臨女音汝。箋曰臨視也無貳爾心。長樂劉氏曰貳疑貳也。朱氏曰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七章述武王伐商也牧野之戰殷商之衆其會聚如林木之盛陳于牧野雖衆而不爲用維欲我侯武王之興此商衆且謂武王曰上帝臨視於爾爾勿疑貳而不進承上文殷商之旅設爲商衆告武王之辭見商民罔不欲興而唯恐武王之不至也衆心所同即是天意伐商之事非特周人所欲亦商人所望武王順天應人而已武成言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此詩所陳皆事實也

牧野洋洋音羊。傳曰洋洋廣也檀車煌煌音皇。疏曰檀木之兵車。傳曰煌煌明也駟騵彭彭騵音元彭如字音擲考見出車。傳曰騵馬白腹曰騵上周下殷也。疏曰郭璞云騂赤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勸故知白腹爲上周下殷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騵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彭彭彊盛也維師尚父傳曰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也。朱氏曰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時維鷹揚曰鷹爽鳩也涼彼武王涼音亮。傳曰涼佐也肆伐大商箋曰肆故今也。朱氏曰遂也。肆解見緜會朝清明箋曰會合也。曹氏曰武成云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孔安國云休命謂雨止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而清明

八章終上章伐商之事言得天人之助也牧野之地洋洋然寬廣非用權詐間道襲之也檀木之兵車煌煌然鮮明其駟馬乘騵彭彭然彊盛既整且暇所謂堂堂之陣也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如鷹之飛揚奮擊而無所畏以佐武王而伐商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也史載行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會朝清明爲得天助太公先涉畢陳而雨止故以尚父鷹揚發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彌延反。亦作綿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大王遷岐而人心歸之肇基王迹故曰文王

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音迭。傳曰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瓝音雹。箋曰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疏曰瓜瓞瓜紹之瓞也緜緜微細之辭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近本之實言紹者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后稷乃帝嚳之胄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以下祖紺以前皆爲瓞紺音頻。朱氏曰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後大。曹氏曰不窋值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三世而至公劉公劉以實微弱甚矣僅能不絕其緒故以緜緜瓜瓞說之窋竹律反

民之初生今曰生乘之生自土沮漆音趨七。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傳曰沮水漆水也。疏曰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遷實豳地猶尙往來部國未即定居於豳至公劉而蓋以部民遂往居焉是定居於豳自公劉始也大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此沮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本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閒是周地亦有漆沮也。詩記曰漢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注云有豳鄉詩豳國栒音荀

古公亶父亶丹之上父音甫。傳曰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質以名言也。疏曰亶父大王也言其年世久古曰古公猶言先公也大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

陶復陶穴復音福。箋曰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竈。疏曰陶瓦器竈也覆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七月云入此室處即此事也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

未有家室傳曰室內曰家。疏曰宫謂之室其內謂之家

首章述大王初居豳之事也興也言周之初如緜緜然不絕之瓜瓞也周帝嚳之後如大瓜之種中嘗衰小如近本之瓜則小也瓜種之小者曰瓞此本大瓜之種以其近本者如瓞之小故以瓜瓞言之然瓜至末則復大喻周至大王文王而復興也將述大王復興之事首言此周民初遂其生乃在豳之沮漆沮漆二水名言地之沮漆者謂其地在二水之間指豳國也居此地者乃是古先之公號亶父者纔取土於地覆築而堅之爲土屋以居謂之復或鑿地而居謂之穴二者皆若瓦器之竈故謂之陶豳民之初未有宫室之安也○沮漆名稱相亂水經云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祋音對祤音許北東入于洛此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又闞駰十三州記云漆水出漆縣

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此漆水之源流也沮出北地入洛漆出扶風入渭沮自沮漆自漆也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此則名稱相亂矣諸家書解以出扶風之漆水與出北地之漆水爲二謂扶風之漆水至岐山入渭在澧之上游而書言渭水會澧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澧水涇水之下游故以書之漆沮爲出北地之漆沮與詩扶風之漆別也但水經出北地者止是沮

水而謂之漆沮耳如上所言則詩之漆沮自是本名書之漆沮止是一水卽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書之漆沮則入渭沮水若爲漆沮亦一名洛水則漆沮卽洛也而又云入洛何也姑闕之以俟知者此詩言沮漆指豳國是漆沮之上游也下文言周原傳以爲漆沮之間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潛頌言漆沮指鎬京當亦去岐周不遠也疏云漆沮二水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其說是

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蘇氏曰朝早也○疏曰早朝之時疾走其馬、詩記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還之時略地相厶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追遽則豈狀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率西水滸音虎○傳曰率循也滸水涯也○辭解見王嵩篇至于岐下爰及姜女箋曰爰於也及與也○傳曰姜女大姜也聿來胥宇莆田鄭氏曰聿遂也○傳曰胥相也宇居也相去聲

次章大王相宅於岐也大王圖事敏疾其來之朝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大姜遂來相

可居者李氏曰相宅非婦人之事妃之所爲必有大過人者

周原膴膴音武○傳曰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箋曰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菫荼如飴菫荼音謹徒飴音移○傳曰菫菜也○今曰內則云菫荁枌榆注云荁似菫而葉大又公食禮鉶芼皆有滑注云滑菫荁之屬說文云菫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菫爲美菜也有瞽箋云簫如今賣餳者所吹䟽云飴謂之餳釋文云乾饊也後漢明德馬后云含飴弄孫音音先湯夕清反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契音挈○傳曰契開也○䟽曰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謂契爲開也春官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云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者也燋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荊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故

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旣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旣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耳堇謹之上半濁半清燋音爵焞吐敦反 曰止
曰時築室于茲
三章述大王定宅於岐也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堇則堇是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苦齊實周之原地膴膴然肥美所生堇荼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大王見此地可居於是始起意而圖之謂謀及乃心也於是謀之於衆謂謀及卿士庶人也又以楚木然火謀之契者契灼其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也曰者龜告之兆告以宜於此居止又告以時日之吉於是築室于此而遷居之也○孔氏謂堇即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鴆於酒寘堇於肉以爲證蓋以此堇爲爾雅芨堇之堇也芨音及說者皆祖之若爲驪姬寘肉之堇則與鴆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宜毒物也荼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賈山言江皐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地之美者能使物無美惡皆猥大耳安能變毒物而爲美物毛氏以堇爲菜不言毒物釋文言堇菜食之甘知爲內則及公食禮堇昔之堇非爾雅芨堇之堇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迺疆迺理疆理解見信南山迺宣迺畝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自西徂東箋曰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木滸而言也○疏曰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爲之時從木滸而言也鄭志云豳地今爲栒邑豳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至周也周爰執事朱氏曰周徧也○傳曰爰於也○今曰猶周爰咨諏箋以爲於周執事今不從

四章述定民居治田畝也旣築室于茲矣迺慰勞之迺安止之上文曰止則龜告以宜居於此此言迺止則遂安居於此成龜告之意也迺處之於左迺處之於右公官在中而民居左右也民居旣定則治田事迺疆則畫其

經界廼理則分其土宜廼宣則道其溝洫廼畝則度其廣狹於是人皆從西往東徧執事矣言競出力也

乃召司空箋曰司空掌營國邑。䟽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乃召司徒箋曰司徒掌徒役之事。䟽曰司徒之屬有卜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曹氏曰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俾立室家其繩則直傳曰言不失繩直也。䟽曰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言不失繩之直也。曹氏曰審曲面埶直必以繩縮版以載䟽曰鄭云縮縛束之也。箋曰載上下相承而起作廟翼翼傳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䟽曰翼翼嚴正也。今曰翼翼嚴整也

五章述將營宮室先作宗廟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以繩正之揆其基址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築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然而整齊

捄之陾陾捄音俱陾音仍。錢氏曰捄取土也謂盛土於虆也虆力追反。䟽曰虆者盛土器。傳曰陾陾衆也度之薨薨度音鐸。箋曰度猶投也。䟽曰薨薨爭也。董氏曰薨薨如衆之聲則聲之衆也築之登登陳氏曰登登漸高也削屢馮馮音憑。蘇氏曰削屢重復削治也。長樂劉氏曰謂牆成就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凸音迭。張氏曰馮馮削土聲。朱氏曰其聲馮馮然堅也百堵皆興百堵解見鴻鴈。箋曰興起也鼛鼓弗勝鼛音羔勝音升。鼛鼓解見鼓鍾。傳曰鼛大鼓也弗勝言勸事樂功也。箋曰不能止之使休息也。䟽曰其間欲令食息不能止之

六章述遂作宮室也築牆之時取土而實之於器者陾陾然衆多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而投之板中薨薨然其聲之衆既投之板中築之者登登然積累而上則牆漸高矣牆成而重復削治之其聲馮馮然堅也五板爲堵百堵皆同時而起上章言縮版者作廟也此言築者營宮室也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其間欲令食息擊鼛鼓以爲節不能勝而止之言大王之得人心也

廼立皐門皐音羔。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䟽曰宮之外郭之門皐門有伉音抗。傳曰伉高貌廼立應門傳曰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䟽曰孫炎云謂朝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

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

應門將將 音鏘○傳曰將將嚴正也

迺立冢土 傳曰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大社之大音泰○疏曰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云遂爲大社皆言大王所作遂爲文王之法也孫炎云大事兵也其祭之名謂之爲宜宜求使見祐也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

戎醜攸行 傳曰戎大也醜衆也

七章言作門社也大王乃立其宮之郭門其郭門伉然高大後遂爲天子之臯門乃立其宮之正門其正門將將然嚴正後遂爲天子之應門臯門應門皆從後稱之耳乃立大社爲動大衆則告之而行也大王所立門社皆諸侯之制後乃爲天子門社之名

肆不殄厥慍 釋詁曰肆故也肆故今也郭璞注肆既爲故又爲今○今曰非謂肆爲故今也○朱氏曰肆猶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殄絕也慍怒也○陳氏曰豈忘狄人之慍哉

亦不隕厥問 傳曰隕墜也○箋曰小聘曰問○疏曰聘則聘問通

柞棫拔矣 柞棫拔音鑿域沛○作曰柞櫟也即唐鵲羽所謂棡也鮮見鵲羽○棫釋木曰棫白桵桵音緌○郭璞曰桵亦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陸璣疏曰王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犢車輻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桵或曰白拓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曹氏曰拔遂茂也

行道兌矣 曹氏曰兌和悅也

混夷駾矣 混音昆駾音退從韻也釋文音兌○說文曰駾馬疾行也○傳曰突也

維其喙矣 喙許穢反○釋文曰喙口也○呂氏曰張喙而息也奔走者其狀如此

八章述大王能調服昆夷也不絕慍怒昆夷之心內爲之備也然新遷之國未能與夷狄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外與之和也內備外和待夷狄之道盡矣及乎自治既至國勢益强柞棫之木拔然遂茂行道之人兌然和說則昆夷奔走竄伏張喙以息矣此形容昆夷遠避不侵犯之意耳詩記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此章鄭氏以爲指文王蓋見孟子言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遂以此章爲文王耳非也大王始居於豳則北有獯鬻之侵既遷於岐則西有昆夷之擾北

狄大而西戎小豳地迫近獯狄若以力爭傷人必多大王所不忍也故去豳而遷岐至若昆夷惟不殄不隕內備外和彼自不能爲患矣此詩述大王本末謂雖退避於豳而能植立於岐也文王之始猶事昆夷則大王遷國之初雖爲之備寧能遽絕其問乎此章以上皆言大王下章述虞芮之事提出文王蹶厥生方言文王耳陳氏謂孟子借之以說文王鄭氏踵之以爲文王之詩其說是也下章論文王之事得舉虞芮者謂遷岐之後治道脩明傳至文王之時人心皆歸周矣雖虞芮猶且質成昆夷何能爲梗乎結避狄遷岐之章也文王之興實因大王之遷岐故序曰本由大王也

虞芮質厥成 芮音枘。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曹氏曰漢地理志河東大陽縣有吳山其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於此是爲虞公其後爲晉所滅又爲馮翊臨晉縣有芮鄉故芮國是虞芮二國皆在岐周之東也。今曰質正也論語就有道而正焉謂求正之也毛以成爲平謂曲直得其平則無爭也 文王蹶厥生 蹶音貴。疏曰蹶動也。今曰生者本然之良心與生俱生者以其生生不窮故謂之生猶孟子言生則烏可已。曹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張子曰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 予曰有疏附 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疏曰率疏者令親附 予曰有先後 先後皆去聲也。傳曰相道前後曰先 予曰有奔奏 如字。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 予曰有禦侮 傳曰武臣折衝曰禦侮

九章述文王有虞芮質成之事也虞芮二國之君以爭田之訟質正而求其平意謂文王所定曲直必無偏陂也文王有以感動其本然之良心乃使之自忘其爭焉人之良心如本之有根生生不窮故謂之生虞芮以忿爭汨其良心如木有物以閼（音遏）其生理不得遂其暢茂然其所謂生生不窮者未嘗絕也迨夫感文王之化而翻然自悟如去其壅閼而生意沃然矣一念既改百行萬善皆由是而

充之此之謂蹶厥生言撥發其生意也非有
以增益之皆彼所自有也詩人推原致化之
妙以爲我謂其有疏附之臣而致之歟我謂
其有先後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奔奏之
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禦侮之臣而致之歟
泛言四臣之所致而不敢爲一定之辭見文
王之化有非四臣之所能爲者矣

緜九章章六句

棫樸卜音域 文王能官人也 朱氏曰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不棄微小所以爲能官使人材也

芃芃棫樸 芃音蓬。傳曰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桵音綏枹音包本叢生也。補傳曰芃芃短小而盛貌。棫解見緜。箋曰白桵相樸屬而生者。疏曰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謂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迮音窄 薪之槱之 槱音酉。傳曰槱積也。 濟濟辟王 辟音壁。箋曰濟濟敬也辟君也辟王謂文王也。疏曰濟濟多容儀也 左右趣之 趣音娶。傳曰趣趨也

首章述文王用材不棄微小也興也棫小木

又樸屬而叢生根枝相附著若無所用然芃
芃然短小而盛猶可用之爲薪以烹飪其未
乾者又積之以待其乾而用之喻文王用人
或隨材而用或蓄之以待用雖微不棄況其
大者乎得人若此故文王端拱無爲濟濟然
有威儀而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也 歐陽氏曰見君臣之盛也 辟王從後尊稱之辭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璋音章。傳曰半圭曰璋。箋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者特牲云灌以圭璋與此文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惟祼爲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曹氏曰璋以爲璋瓚柄所以爲祼也。祼將解見文王瓚解見旱麓 奉璋峨峨 音俄。傳曰峨峨盛壯也。錢氏曰衣冠壯偉之貌 髦士攸宜 髦音毛。傳曰髦俊也

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也濟濟然多威儀之君
王其在宗廟祭祀則左右之臣奉璋瓚以相
其禮其奉璋者峨峨然壯偉此俊士之所宜
爲言得人也 曹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祀事三章言戎事

淠彼涇舟 淠音譬徐音滂。王氏曰淠舟行貌。涇解見邶谷風 烝徒楫

之揖音接○傳曰楫櫂也櫂直教反亦作棹○釋文曰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釋文云在傍撥水曰櫂周王于邁疏曰周王文王也○箋曰于往邁行也往行謂出兵征伐也六師及之傳曰天子六軍○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夏官序言五師爲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爲大雅莫非王法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春秋之與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傳曰及與也

三章述戎事之得人也興也涇水之舟淠淠然順流而行者乃衆徒以楫行之文王爲西伯奉王命以征伐則六軍與之俱進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耳

歐陽氏曰以見王所宜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詩人指山川爲喻皆以土地所見者言之若文王始居岐則當言渭水若後居豐則當言豐水涇非耳目所及而言涇舟者蓋此述行師所見也文王之時北有玁狁之難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遣戍以討之必渡涇水宣王時玁狁嘗侵至涇陽則周伐玁狁必渡涇水可見矣

倬彼雲漢倬音卓○叅采箋曰倬明大貌○傳曰雲漢天河也○解見雲漢詩爲章于天周王壽考箋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遐不作人傳曰遐遠也○朱氏曰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四章言由文王之化能作成人材也興也雲漢倬然明大爲文章于天人皆仰之猶文王以文治昭揭於上人所觀瞻也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心者非一日矣遐不作人乎言久於其道而化成也○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胥俗益流於下者山上之人

無以興起之耳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又云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又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驅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追琢其章追音堆○傳曰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疏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卽金玉也○朱氏曰追之琢之○今曰箋引春官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今從毛金玉其相朱氏曰金之玉之○傳曰相質也○丘氏曰表裏如一所以爲賢也勉

勉我王箋曰我王謂文王也綱紀四方箋曰張之爲綱之爲紀○疏曰說文云綱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以舉網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者有理微細者

五章言作成人材而提綱領以振起之也與也文王作人外則追琢之使有成器之文内則金玉之使有可貴之質作人之效如此文王猶勉勉不已以維持四方而綱紀之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illegible]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疏曰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祖謂大王王季以前也○呂氏曰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詩故受祖不待言文王也

此詩以旱麓榛楛起興言文王承前人積累而與所謂受祖也周之先祖以下則講師附益其辭贅矣鄭氏因後序有大王王季之説遂以詩中豈弟君子爲大王王季毛不見後序本自無說孔氏謂毛亦以爲大王王季是承襲之訛也當從朱氏以詩中君子爲文王

瞻彼旱麓○傳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說文曰林屬於山爲麓榛楛濟濟榛楛音臻戶榛解見邶簡兮○陸機曰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曹氏曰楛可以爲箭○傳曰濟濟衆多也豈弟君子豈音愷○朱氏曰君子指文王也干祿豈弟傳曰干求也

首章言文王受祖以德也興也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則麓之得其氣也深厚謂峯巒回合之所芘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草木茂盛培塿無松栢培音剖塿郎斗反由其氣薄也今視旱山之麓得山氣之厚故榛楛之木濟濟然衆多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祿興文王承先祖積累之厚故其福祿盛大也受祖者必有德以受之文王有豈弟之德故其求福也亦以是豈弟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耳非有心求之也○毛氏以旱爲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内者漢中遠於豐鄗豐鄗之間高山多

矣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旣非耳目所及

何言瞻也旱山不知所指闕其所不知可也

詩記曰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儉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

瑟彼玉瓚瑟音璱瓚才贊反黃流在中○程子曰瑟密也錢氏曰聘義言比德於玉縝密以栗注云縝緻也栗堅貌緻音治密也○傳曰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箋曰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收此賜○疏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漢瓚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孔叢子子思云王季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秬黑黍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草和之使之芬芳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秬鬯解見江漢○今考毛謂以黃金爲勺酒流出而照見其黃斯謂和以鬱金草故在中流動而黃非流出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箋曰降下也

二章言盛德必得其福也興也瑟然縝密之玉瓚必有秬鬯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必有福祿下其躬言以類應也王季受圭瓚之賜而文王因之亦受祖也旱麓圭瓚皆當時所見之實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鳶飛戾天鳶音沿○曰鳶鴟也○今曰笑以鳶爲鷂之類疏引蒼頡解詁及陸璣山陰陸氏皆以爲即鴟也當從衆○箋曰鳥之貪惡者也○疏曰說文云鳶鷙鳥摯小鳥故爲貪殘○釋鳥曰鳶鳥醜其飛也翔○郭璞曰布翅翱翔○山陰陸氏曰高飛曰翱布翼不動曰翔曲禮云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鳶純者也以風作之則高飛昔墨子作木鳶飛二日不集列子所謂班輪之雲梯墨翟之飛鳶是也今人乘風所放紙鳶○箋曰戾至也

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三章言作人之妙也興也鳶飛至天魚躍其淵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遐不作人乎言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遐言作人之久也作之以豈弟是性天感發之妙自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惟久於其道者能之非意氣鼓舞於一時之暫也作人又解見棫樸○李氏曰抱朴子云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登身直超而已蓋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謝氏曰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

似之。詩記曰作人之盛至於鳶飛魚躍非積累熏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朱氏曰子思云言其上下察也借此以形容道體周流充塞天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動靜之間無往不造其極無有毫髮疑滯倚著之意其旨深矣

清酒既載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清酒有考見信南山。箋曰載謂已在尊中也。今曰載猶盛也。盛平聲騂牡既備騂息營反。疏曰騂牡赤牡之牡也大王王季為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此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騂牲蓋以色自別耳。今曰充人及祭義凡祭祀之牲皆擇而養之三月備者豫備也非牲酒瘠酸取具臨特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箋曰介助也景大也

四章述祭則[illegible]文王既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清潔之酒既載之於尊中赤色之牡牲既已豫備以之獻享以之祭祀使先祖歆饗之而助之以大福李氏曰君子之受福豈以清酒騂牡之故而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降之以福

瑟彼柞棫朱子曰瑟密茂之狀。柞棫解見綿民所燎矣燎音料。今曰箋以為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不若錢氏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辭也熂音餼芟草燒之曰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勞去聲。箋曰勞來猶言佑助

五章言受福之本也興也柞棫瑟然密茂則民取以爲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神所佑助而賜之福矣岐山柞棫斯拔亦所見之實也。一說此柞棫之茂盛其長育之者非一日故民得以爲薪燎之用猶文王之得福由其先祖之積累也

莫莫葛藟朱氏葛覃傳曰莫莫茂密也施于條枚施音異。葛覃傳曰施移也。箋曰葛藟延蔓於木之枝本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汝墳傳曰枝曰條榦曰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六章明求福之心也興也莫莫然而茂密者是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幹喻文王憑先祖之功而起也文王豈樂弟易其求福不回邪也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嚴氏詩緝卷之二十五

詩緝卷之二十六

朝奉大夫 臣嚴粲述

思齊(音齋)文王所以聖也

此詩五章皆言文王之所以爲聖也孔氏以爲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止是首章之意耳

思齊大任(音泰壬。朱氏曰思語辭。今曰舊作思念之。思然思齊思媚思文王與思皇同。雅頌多周公所作措辭同也。傳曰齊莊也)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傳曰媚愛也。周姜大姜也。朱氏曰大王之妃)京室之婦(傳曰京室王室也。疏曰王季未爲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爲王故以京師言之。京有考見文王)大姒嗣徽音(傳曰大姒文王之妃也。箋曰徽美也。歐陽氏曰美譽也)則百斯男(傳曰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爲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以見其多也。蘇曰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大姒爲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定四年左傳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則其第無明文以正之。鮀音駝聃音貪他甘反謐音密)

此詩餘章皆美文王之聖首章專美大任爲文王張本也此齊莊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謂文王生於大任而大任有敬德其氣禀有自來矣大任上能致孝於姑媚愛太姜爲周京之婦謂盡婦道也下能示法於婦使大姒繼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謂由大任之賢故大姒視傚之而不妬忌也言大姒嗣大任之徽音主大任言之耳

惠于宗公(箋曰惠順也。傳曰宗公宗神也。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宗彝中廟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神罔時怨(箋曰時是也)神罔時恫(音通。傳曰恫痛也)刑于寡妻(傳曰刑法也寡妻適妻也)至于兄弟(適音的。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以御于家邦(御鄭如字毛音迓。箋曰御治也。陳氏曰御取其調適也。今曰書御衆以寬南軒孟子解云御臨也。朱氏曰家齊而後國治

次章言文王以昭事神明之德推之齊家治國也文王順守宗廟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有怨恚而不滿者無有痛傷而降禍者隱微之間一毫無愧故能施儀法於適妻推而至於兄弟言族親亦化之也寡妻兄弟即是家推之以治于家邦言由家以及國同此一理之推也孟子所謂言擧斯心加諸彼而已○説者見詩有大姒及寡妻之語多以爲文王内有賢妃之助以成其德文王内有賢助固也

此詩所言文王之德皆聖人極致之事豈必由内助而後聖哉刑于寡妻美文王能儀刑之非美寡妻也關雎美后妃之德所以見文王之德亦此意也 詩記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雝雝在宫 雝音邕○傳曰雝雝和也 肅肅在廟 傳曰肅肅敬也 不顯亦臨 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 無射亦保 射音亦○傳曰無射無厭也○今曰如孔子云學不厭如董仲舒云復而不厭之謂道言安行之久也○歐陽氏曰保守也

三章言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一也平居在宫中則見其雝雝然和有事在宗廟則見其肅肅然敬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其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疆也

肆戎疾不殄 肆解見緜○傳曰戎大也疾害也殄絶也○詩記曰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 烈假不瑕 假毛如字鄭作厲○歐陽氏曰烈光也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 不聞亦式 歐陽氏曰式法也 不諫亦入

四章言從容中道也文王有聖德故遇大患難而不能殄絶其德處光大而不見其瑕玷

逆順一致無入不自得也事之無所前聞者亦必中法又不待敎諫而自入於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以爲性與天合是也

肆成人有德 朱氏曰冠以上爲成人 小子有造 朱氏曰小子童子也○傳曰造爲也○今曰王制云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謂造成之也 古之人無斁 音亦○李氏曰古之聖人指文王也○傳曰斁厭也 譽髦斯士 釋文曰髦俊也

五章言至誠爲能化也文王之時長成之人則皆有成德幼稚之子則皆有所造爲以習

其業所以然者由古之人文王其德純亦不已無有厭斁故能譽髦此士謂能作成人材使人有名譽而成俊乂之美也詩記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皐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從故言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

若文王疏曰湯以孤聖特興禹則父無令聞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言天意者欲見尊祖之心也

皇矣上帝傳曰皇大也臨下有赫程子曰赫威明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傳曰莫定也維此二國傳曰二國夏殷也其政不獲維彼四國傳曰四國四方也爰究爰度音鐸。程子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上帝耆之耆音其。實曰耆老也。歐陽氏曰遲久也言天意遲久之謹其所擇。令曰令稱師老亦久之意憎其式廓苦霍反。傳曰式用廓大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曰宅居也。朱氏曰此謂岐周之地也天以岐周與大王爲居宅也

首章原天初眷大王之意也大哉上天其照臨於下赫然甚威明也其監視觀察於四方維求民之所定耳本非有私於周也維此夏商二國皆失道而不得其政天既絕之乃於彼四方之國謀究之計度之欲求民主久而未得其人上天遲久之徘徊詳審憎其用大而爲虐者乃眷然迴首西顧於周而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居之也以下章言作之屛之知云此者指岐周也。眷本又作睠大東云

睠言顧之小明云睠睠懷顧傳云睠反顧也反顧者迴首以顧之大東刺亂而思周道小明悔仕而思共人皆以迴顧言之此言天迴其首以西視背商而向周也

作之屛之屛音丙。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拔起也。釋文曰屛除也。其菑其翳菑音恣翳音意。傳曰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生木自倒拔葉覆地爲陰翳。朱氏曰或云小木叢密蔽翳者也脩之平之疏曰殺木之處有其抗坎須修理平治之其灌其栵灌音貫栵音列又音列。傳曰灌叢生也。程子曰行生曰栵。人曰釋木有栵栭郭璞云栭樹似槲樕而庳小了

如鉏栗今江東呼爲梸栗今不從梸音而榭檄音斛速庳音婢短也啓之辟之辟音闢。疏曰啓拓之開闢之。謂開拓使廣之其檉其椐檉音稱椐音袪韻又音居。傳曰檉河柳也椐樻也樻音匱。疏曰某氏云檉河傍赤莖小楊也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曰檉生水傍皮正赤枝葉似松椐節中腫以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攘之剔之攘音穰剔音惕。程子曰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其檿其柘檿音掩柘音蔗。傳曰檿山桑也。疏曰檿桑柘屬材中爲弓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今曰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蠶絲中琴瑟絃帝遷明德串夷載路串音慣。傳曰串習也。程子曰夷平也。錢氏曰載語助也。今曰串夷載路即周頌所謂岐有夷之行謂民歸之者衆串習其平夷而成大路也孟子用之而成路朱氏解云路大路也以串夷即混夷今不從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次章述大王遷岐也岐地險阻尤多林木民歸之者衆乃競刊除以立室家以治田畝曰其者皆指其地而言之作拔之屛除之者是其菑木與翳木之地也脩理之平治之者是其灌木與栵木之地也謂去其木而脩治其地之坑坎也啓拓之開闢之者是其檉柳與椐樻之地也謂去其木而開廣其地也又

與檿其桑事攘除剪剔以去其繁冗者是其檿桑與柘木之地也作屛脩平啓辟則皆除去其木攘剔則成長其木也桑柘之性以芟剔而後茂非除之也大王之遷岐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天遷其明德於此故民歸往之岐周本山林險阻之地自作屛脩平啓辟之後乃始乎夷民之歸者串習其平夷遂成大路猶孟子所謂山徑之蹊用之而成路也天非徒遷之也王者配天天將立之以爲配使周家王天下其受命堅固不易也蓋曰大王之時天命已定周之當王也久矣。鄭以此章爲文王諸家多以爲大王此言芟除草木是初建國當是大王遷岐之始所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京賦所謂闕華戎岐梁汧雍闕音燦汧音牽見秦地之險阻故多林木須刊除之

帝省其山省星之上。歐陽氏曰省視也柞棫斯拔拔音旆。解見緜松柏斯兌王氏曰兌悅澤外見之謂帝作邦作對箋曰作邦謂興周國也作

對謂爲生明君也。疏曰作邦謂使之爲天之邦。傳曰對配也。丘氏曰天以聖君爲已配謂文王也。自大伯王季大音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傳曰善兄弟曰友。李氏曰孝悌之道豈可以僞爲哉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哉。王氏曰以大伯讓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則友其兄朱氏曰兄謂大伯則篤其慶箋曰篤厚也載錫之光程子曰載辭也錫予也。朱氏曰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受祿無喪去聲。今曰喪失也。奄有四方傳曰奄大也。釋文曰覆也。今曰書奄有四海註云同也

三章述大伯王季相遜之事爲文王張本也

爲室家田畝之地則刊除其木至山林之地則貴於茂盛天省視岐山之地柞棫拔而遂茂松柏兌而悅澤則氣象葱鬱而都邑成矣天作邦於此謂興周使爲王國也作對於此謂生文王以配天也孟子云文王生於岐周是也此作邦作對由於大王王季之時蓋大伯遜於王季而後文王起也因說王季之德甚大性友愛因其心之自然非彊爲也則友愛于大伯旣受其遜益脩其德以篤厚周家之慶于大伯以讓國之光王季受天祿而不失其後人遂奄有四方則大伯之讓爲有光矣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度音鐸。今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度貊其德音貊音陌。傳曰貊靜也。曹氏曰德音名譽也。今考貊陌狛伯拍拍迫從白。德音解見假樂其德克明克明其類今曰類倫類也。猶記言知類通達易言觸類而長之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也克長克君長上聲王此大邦王如字。徐去聲。箋曰王君也。王季稱王者追王也克順克比音備。丘氏曰比親也。今曰如此封之比下順從也比于文王比音同上舊如字。今曰比及也比及三

年之比其德靡悔釋文曰悔恨也。今曰悔自恨也如行事悔也悔疏謂無爲人所悔恨非也旣受帝祉音恥。箋曰祉福也施于孫子施音異。箋曰施延也

四章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天初省視岐周之山眷命已定今又監度王季之心謂王季此心之微與天[illegible]也天監知王季之心能以靜養其令名非有心於千譽者王季雖無心於千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掩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

意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
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
徹上徹下也言明又言類猶旣醉言昭明有
融融者明之盛卽所謂克類也克長謂能爲
人之長克君謂能爲人之君君又尊於長矣
學記言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以之君臨
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
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
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過從容

中道無毫髮之憾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
而益盛也故能受之福而延于子孫李氏曰左
傳昭二十八年成鱄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
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皆斷章取
義鄭氏引以說經非也鱄音專莫音陌施始豉反
帝謂文王今日天不言以意謂之也無然畔援去聲又平聲。傳曰無然
無是也。長樂劉氏曰畔安於離畔而違乎中者也。程子曰援攀援黨比也無然歆
羨歆許金反羨涎之去。傳曰歆貪也。疏曰鬼神食氣謂之歆。程子曰歆欲之動也羨
愛羨也誕先登于岸誕音但。朱氏曰生民解曰誕發語辭。王氏曰經以涉川

譬濟難密人不恭疏曰定四年左傳云密須之鼓是也。詩記曰漢地理志安定
郡伐密注云詩密人國卽今寧州也敢距大邦傳曰距逆也侵阮徂共
音恭。○箋曰阮國也。○傳曰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張氏曰共阮國之地名阮共皆在今涇
州今有共池卽共也王赫斯怒傳曰赫怒意爰整其旅傳曰旅師也
以按徂旅按音案。傳曰按止也。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以篤
于周祜音戶。箋曰祜福也以對于天下箋曰對答也
五章六章皆述伐密之事此章首言文王之
心至公無私在於救民爲下文伐密張本也
密人侵阮共周若無預文王乃奮怒而伐密

疑於黨阮有所爲而爲之者故詩人設爲帝
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畔者偏也援者黨
也歆者得而貪之羨者不得而慕之四者皆
私心也帝謂文王無是四者所急先者惟拯
民之溺耳登岸謂出於危難之地也必託之
帝謂者言文王此心天實知之也密人敢爲
不恭逆距大國謂不懼方伯之討也以蠶陵
弱與兵侵阮遂往侵阮之共邑文王以阮民
受害赫然而怒整齊其師旅以按止密人往

共之師蓋密自阮以侵共其勢漸熾文王自阮以侵密密還自救是按止其徂共之師也凡此乃救亂安民以厚我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周能安民則福祚益隆而政不綱天下之望在周矣所救者一阮而爲亂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以慰也○說者多謂畔援歆羡是人欲岸是天理其說美矣與下文伐密不相協尋繹經意止爲伐密張本與七章言順帝之則爲伐崇張本文意正

同且言對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爲濟難無疑也以濟川喻濟難古人常語曰民墜塗炭曰若涉淵水曰若游大川曰拯民於水火之中是也

依其在京程子曰依憑也。○箋曰京周地名。○京有考見文王。○呂氏曰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部以爲三軍之鎭侵自阮疆張氏曰却自阮屆而去伐密也。○今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謂自晉而至魯也陟我高岡箋曰陟登也無矢我陵傳曰矢陳也。○釋地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陵我陵我阿釋地曰大陵曰阿無飮

今白泉水泉有源也我泉我池王氏曰池水所聚也度其鮮原吉鄉鮮上聲又音仙。○箋曰度謀也鮮原養出。○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傳曰將側也。○箋曰後竟徙都於豐。○疏曰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此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台氏曰前漢地理志曰扶風安陵縣闢騶以爲本周之成邑也。○朱氏曰今在京兆府咸陽縣萬邦之方傳曰方則也下民之王

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先駐兵國都依憑此在京之師以爲聲勢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密密在寧州阮在涇州涇寧接境也下所言高岡陵阿泉池皆師行所經阮疆之地軍行右背山陵必依山而止故斥其高岡我者對爾之辭文王爲阮伐密故問罪於密稱阮疆之地皆以爲我言我所陟者是我之高岡爾密人無得陳兵於我陵此我之陵我之阿也無得飮我之泉此我之泉我之池也罪其前之侵軼而戒其後之無復然也密人恃疆以侵弱文王興問罪之師視阮之地如已之地

可謂公天下以爲心矣豈有一毫畔援歆羡之私耶阮不幸而與密爲鄰幸而遇文王爲伯也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洽人之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於是就周境之內謀度鮮善之平原而徙都之乃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謂程邑也此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也文王雖未爲君師天下已心歸之矣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止述問罪之辭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卽服不待戰也○舊說

謂所侵密地卽爲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或又謂戒軍以無擾師行而布陣飲泉遠爲擾乎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朱氏曰懷眷念也）不大聲以色（朱氏曰未嘗上聲音於顏色之間也）不長夏以華（長上聲○箋曰夏諸夏也○傳曰華更也○李氏曰未嘗長諸夏以變革之道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箋曰詢謀也怨耦曰仇○丘氏曰仇方卽崇也○朱氏曰讎方仇國也）同爾兄弟（朱氏曰兄弟與國也）以爾鉤援（鉤音溝又去聲○援音袁○傳曰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與爾臨衝（傳曰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在旁衝突之稱兵書有臨車衝車之法）以伐崇墉（墉音容○箋曰崇侯虎倡紂爲無道○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鄠音戶○傳曰墉城也）

七章八章述伐崇之事此章首言文王之心純乎天理非有私喜怒爲下文伐崇張本也崇侯虎譖文王於紂遂有羑里之囚是崇者文王之所仇也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爲不道乃天人所共

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故此章亦設爲帝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帝謂文王予眷懷爾之明德不以容色而大其聲謂飾貌以廣其名也不以變華而長諸夏謂變常以廣其土也文王無心於大其聲況以色而大聲乎無心於長諸夏況以華而長夏乎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此明德之實所謂文王有四不孔子有四毋也天理之自然謂之則卽有物有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

一毫人爲之私油然大順安行乎天理之自然所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文王之伐崇也若天實親命之使之謀爾仇讎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上城之梯及臨衝之車伐此崇人之城由此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臨衝閑閑今日閑閑者未用也崇墉言言傳曰言言高大也執訊連連訊音信。箋曰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曹氏曰連連連續也攸馘安安馘音國。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疏曰玉藻云聽鄉任左故不服者殺而

獻其左耳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程子曰安安不輕暴也是類是禡音罵。○傳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祭也。○疏曰王制云天子征之地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致是附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傳曰茀茀強盛也崇墉仡仡音屹。韓詩云仡仡搖也。○疏曰將壞之貌是伐是肆錢氏曰伐刺擊也。○箋曰肆犯突也。○疏曰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輕去聲是絕是忽傳曰忽滅也四方以無拂音拂。朱氏曰拂戾也

文王之問罪於崇其始未忍攻城也故臨衝之車閑閑而不用崇墉言言然高大恃險不服文王始薄伐之而未盡用其威執其可問訊者連連而不絕所殺獲而截其左耳者安安而不暴出兵之初既類祭上帝及至所征之地又爲禡祭暴白其罪告之神明致以招其來附以納其降從容整暇如此四方聞之已不敢侮矣然崇人之頑猶未服也於是臨衝茀茀然而彊盛用力以攻之崇墉仡仡然將壞而危矣伐以擊刺之肆以犯突之絕之使救援不通忽之則滅其國克一崇而四

方無敢拂戾以伐當其罪也疏曰僖十九年左傳云文王聞崇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馘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戰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朱氏曰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之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祲音浸。○疏曰此靈臺在豐邑之都所處在國之西郊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皆同處在郊矣。○李氏曰孟子云謂其臺曰靈臺非文王自名之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

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疏曰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魚亦蟲之別名。黃氏曰民樂文王之靈德而亦樂其鳥獸昆蟲之類也

民附文王久矣序言因靈臺之役而始見其歸附因詩起義耳人心所歸即是天命言文王受命謂天命歸文王耳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孟子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樂其有麋鹿魚鱉是也及者所謂愛其人及屋上之鳥也詩記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沼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民樂之辭也

經始靈臺今曰經度而始爲之言剏建也。蘇氏曰靈善也。傳曰四方而高曰臺。疏曰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衛侯爲靈臺於籍圃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觀去聲鄠音戶經之營之今曰朱氏孟子解云經量度營謀也爲也經營皆圖度之意庶民攻之傳曰攻作也不日成之今曰不日不多日也今人言不久爲不日經始勿亟音棘。箋曰亟急也庶民子來

首章述作臺之初文王之經度始爲靈臺也經度之營謀之方見其圖度而庶民協力攻作之不多日而已成矣纔謀即成何其速也蓋文王經營之始雖不欲亟而其民如子趨父事盡心竭力故其成日自速非驅之也詩記曰文王之作臺上於望氣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囚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

王在靈囿音又。補傳曰凡詩謂文王爲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疏曰於臺下爲囿沼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麀鹿攸伏麀音憂。釋獸曰鹿牡麌牝麀麌音加。王氏曰攸伏則孳乳得其時麀鹿濯濯疏曰濯濯肥澤貌白鳥翯翯音學。朱氏曰翯翯潔白貌王在靈沼傳曰沼池也於牣魚躍於如字牣音仞。傳曰牣滿也

次章言既作臺而遊焉臺下有囿有沼文王遊於靈囿則牝鹿乳其子伏而不動又濯濯然肥澤其白鳥翯翯然潔白文王遊於靈沼則其沼中之魚充滿而皆跳躍凡誇言其鳥獸魚鱉之美者皆只歎樂之之辭也。東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欣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之鳥獸魚鱉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

最善哉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詩意毛氏以爲靈道行於囿沼今鹿養之乂則自馴白鳥未有不絜魚未有不躍者豈皆靈道之行乎後之説詩者推廣毛意其辭愈美而去詩意愈遠矣

虡業維樅虡音巨樅七凶反。傳曰植者曰虡横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栒音筍。疏曰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横木謂直立者爲虡謂横牽者爲栒栒上加之大版爲之飾謂之業刻版捷業如鋸齒或其懸鐘磬之處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鼓維鏞賁音焚字亦作鼖鏞音容。傳曰賁大鼓也鏞大鐘也。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冬官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韗音運於論鼓鐘於音烏論平聲郎音倫。箋曰論之言倫也。今曰書無相奪倫記論倫無患於樂辟廱音璧邕。傳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疏曰辟廱即天子大學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

三章四章皆述辟廱作樂之事也三靈及辟廱皆同處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廱作樂而民歡樂之言作樂之時設植者之虡其横栒之上加大板以爲業其業之上又以彩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也此虡業之上則懸賁之

大鼓鏞之大鐘使人擊之遂歎美其有倫理者此鼓鐘之聲也又歎美其可樂者此辟廱之學也文王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遊於囿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廱也又樂其鐘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詩記曰或疑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廱學校躋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遊宴之暫餘征行之庖衞無所往而不與與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學者國學士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鼉音駝逢音蓬。傳曰鼉魚屬。陸璣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甲皮堅厚宜冒鼓。今日月令季夏命漁師取鼉上林賦樹靈鼉之鼓各注云鼉皮爲鼓。釋文曰逢逢鼓聲也。傳曰和也矇瞍奏功矇瞍音蒙叟。疏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箋曰凡聲使瞽矇爲之。傳曰公事也

中言鼓鐘辟廱之樂詠歎不能已又言以鼉皮爲鼓其聲逢逢然而和乃矇瞍方奏其事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

事樂之不厭之辭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舊五章章四句今從朱氏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武王之雅二篇下武言繼文繼三后之文德也文王有聲言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

下武維周今曰下武以武為下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傳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既沒而其神在天也。李氏曰書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王配

于京傳曰王武王也。箋曰京鎬京也。陳氏曰在鎬京者足以配在天者

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為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嚮言以武為下者周之家法也周家世世有哲王三后既往而其神在天矣武王又配合其德于鎬京焉其在京者可以配在天者先後相傳其德一也曷嘗以武為上哉。首說下武為後世有武功然有聲為繼伐之

故言伐崇之事此詩為繼文之詩終篇皆言文德略不及武事若首章第一句獨言武功尋繹文義全無歸著非詩意矣書言武王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謂義德乃不得已而容德是其所尚即此詩之意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蘇氏曰作起也。今曰康誥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illegible]民作求永言配命解見文王成王之孚箋曰孚信也

武王所以能配三后于京者以其於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繼述也所求者先世之德

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三后之德孚于民久矣至武王有天下然後其信成焉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後世以詐力取天下蓋有僅成王業者而不能成王孚故世祚不長不足以永配天命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傳曰式法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曰則則其先人也。箋曰子孫以順祖考為孝

武王成王孚而為法於天下者以其永有孝

思也其孝心所思唯法則前人也王者之
莫大於法前人中庸云武王周公其達孝矣
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媚茲一人箋曰媚愛也一人武王也應侯順德傳曰侯維也。李氏曰順
德者孝也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箋曰服事也
天下媚愛於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
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有孝思昭
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
之功也

昭茲來許來毛如字鄭音賚。陳氏曰許語助也繩其祖武蘇氏曰繩
約也。今日以爲準繩而取正焉。傳曰武迹也於萬斯年於如字受天
之祜
承上章昭哉嗣服而言武王繼述之業所以
昭昭乎顯著有自來矣由能繩約其先祖之
跡宜其萬年受天之福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疏曰四方謂中國諸侯也。朱氏曰賀朝賀也於
萬斯年不遐有佐
武王受天之福祜故四方諸侯之國皆來朝

賀雖至于萬年不以爲久遠而常佐周皆世
世藩屛王室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
功也
繼文之詩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可繼
不專指文王也繼伐之詩專言文王以大王
王季無伐功所謂繼伐者專言繼文王也周
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蓋其大者然而大統
未集至武王伐商而後卒其功也
文王有聲箋曰聲令聞也遹駿有聲遹駿音聿峻。箋曰遹述也所述者
謂大王王季也駿大也遹求厥寧遹觀厥成觀李氏如字舊去聲。今
曰觀視也如視乃厥祖視已成事之視文王烝哉傳曰烝君也。呂氏曰衆也得
衆爲君也
首章言文王之繼述也文王所以有聲聞者
能遹述駿大大王王季所有之聲也述之而
求其寧則惟欲相安於無事述之而視其成
則維欲持守而不變此豈有意於伐功以求

加乎前人者文王君哉頌其得人君之道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疏曰別言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作邑于豐說文曰酆周文王所都○朱氏曰酆即崇國之地在京兆鄠縣杜陵西南鄠音戶文王烝哉
次章述伐崇而作豐也文王惟欲述大王王
季之事非有心於伐功也然受天命以討罪
不容自已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
益著國勢浸盛程邑又不足以容乃作邑于
豐以居之文王誠得人君之道也張子曰大王邑于岐

山之下既基王迹矣文王又遷于豐武王又遷于鎬者當是時民歸之者日衆無地以容之必至于遷也
築城伊淢音洫字亦作洫淢音域○傳曰淢成溝也○箋曰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作豐伊匹陳氏曰匹稱也匪棘其欲箋曰棘急也遹
追來孝曹氏曰來者嗣續無之意王后烝哉
三章明作豐之心也文王之作豐邑也掘隍
土以築城因而為池僅如成閒之淢耳池非
深也其作豐邑之制度唯其稱而已謂稱上
公之制已所宜為不務侈大也初非急於從

巳之欲以廣都邑乃述追先人之事而致其
方來之孝唯欲不墜先業耳尊稱文王為王
后誠得人君之道也
王公伊濯箋曰公事也○詩記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維豐之垣音袁○疏曰垣牆也○釋文曰卑曰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曰翰幹也○疏曰築牆所立之木○解見韓周之楨王后烝哉
四章述作豐人而歸之也文王行事濯乎明
白其築豐之城僅如垣牆耳城非高也然四
方同心歸之皆以文王為楨翰城僅如牆而

文王則如築牆所立之木喻不在險而在德
故言文王誠得人君之道也池如淢城如垣
不為高城深池也文王已得人心故武王因
之以伐商也
豐水東注箋曰堯時豐水氾濫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疏曰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後漢地理志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今曰禹貢東會于灃注云灃水自南而合蓋灃水自南而北流入渭故豐在其西鎬在其東經言東注者是會渭之後乃東注入河也維禹之績箋曰績功也四方攸
同皇王維辟音璧○傳曰皇大也○箋曰變王后言皇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辟

君也○朱氏曰皇王者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皇王烝哉

五章以武王之功配禹也豐鎬在豐水之東西二都皆可言豐水此章皇王稱武王則豐水東注指鎬京所見而言也言豐水之所以會渭而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武王作邑於豐水之東而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爲天下之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變王后言皇王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繼伐之詩而言人心歸往者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鎬京辟廱鎬胡老反○傳曰武王作邑於鎬京○詩記曰後漢地理志云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云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立爲天子之學矣自西自東箋曰自由也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六章言辟廱之化也武王於鎬京建辟廱之學德化流行天下之人由四方而來者無不服之思謂皆心服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廱之化深入其心也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辟廱敎化者見武成之後偃武修文也

考卜維王箋曰考猶稽也○曹氏曰有疑必稽焉宅是鎬京箋曰宅居也維龜正之箋曰謂得其吉兆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疏曰武王成之箋曰武王遷居之成龜兆之吉武王烝哉

七章述遷鎬之事也言稽考之於龜卜者武王也其所卜爲欲居此鎬京也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也龜兆告吉而武王作都以居之是成其吉兆也武王誠

得人君之道也繼伐之詩而言遷鎬者見武功旣成乃建王國也文王伐崇而遷豐武王伐商而遷鎬即繼伐之功也

豐水有芑音起○今曰芑嘉穀也毛以爲草今不從○芑解見菜芑及生民○陳氏曰芑以喩人材武王豈不仕今曰仕官也謂官使之也詒厥孫謀詒音移孫毛如字鄭音遜○箋曰詒猶傳也以燕翼子傳曰燕安也今曰翼輔翼翼來記舉此章注云安翼其子毛以爲敬今不從○詩記曰孫與子時互言之皆謂子孫也武王烝哉

八章述用材也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材也武王豈有不仕之以官者言無不用之無遺材也武王蓋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曾孫玄孫以下皆孫也謀及於孫之遠則其子可知矣聖人爲子孫之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材所謂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孔子舉此章曰數世之仁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繼伐之詩而言以人材遺後人者見創業垂統之可繼子孫賴之也。

或謂武王豈不用之乎留之以遺後人也如此則遺賢矣聞兼收並蓄以貽後人未聞棄而不用而以爲子孫之計也豈不仕者猶曰豈不日戒耳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嚴氏詩緝卷之二十六

詩緝卷之二十七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生民之什　大雅

生民尊祖也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今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后稷生於姜嫄音原。釋文曰姜姓嫄名有郃氏之女后稷母也郃音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箋曰時是也姜姓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爲高辛氏之

世妃。疏曰毛以稷爲嚳之子鄭以爲帝嚳傳十世堯非嚳子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生民如何克禋克祀禋音因。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以弗無子傳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高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音獨弓衣也。○箋曰弗之言祓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疏曰燕來主爲孳乳故重其始生之日用大牢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祓音弗履帝武敏歆傳曰履踐也武迹也敏疾也。○箋曰帝上帝也。○疏曰踐迹者謂隨後行耳。○今曰履隨也帝武獨言祖武非實有足迹也歆感動也攸介攸止疏曰介祐祚也載震載夙傳曰震動也夙早也。○疏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左傳云邑姜方震大叔后稷方震皆謂有身

爲履也 載生載育傳曰育長也 時維后稷
首章述姜嫄禱而生后稷也其初生此民者
誰與是維姜姓之女名嫄也以民賴后稷播
種而生而后稷又生於姜嫄生后稷所以生
此民也又問姜嫄之生此民其事如何乎下
說姜嫄生后稷之事姜嫄爲高辛氏後世子
孫之妃能精意以享能備禮以祀祈于高禖
之神以祓除其無子之疾天帝本無迹今其
來格若有步武之迹姜嫄奉事周旋若隨天
帝之步武即有所感也履帝武言祭神如神
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
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如鄭氏說
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也於是神介助之依
止之則震動而有身則夙早而不遲則生產
之則長育之是爲后稷也閟宮言彌月不遲
謂滿十月即生是早也。詩書凡言天帝而
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執其迹也
監觀四方乃睠西顧不必天實有眼開[illegible]上

帝不必天實有耳帝謂文王于帝其訓不必
天實有言至言祭祀曰神具醉止曰神嗜飲
食曰神保聿歸曰田祖有神若與神親相接
者見神人來格之意耳若稷果生於巨人迹
則其事甚異閟宮之詩當首言之今止言上
帝是依而已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上帝
是依之謂也古無巨迹之說特列子異端司
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辭藉
口而爲是說耳至謂姜嫄無人道而生子繆
於理而妨於敎莫此爲甚神怪之事聖人所
不語若詩言巨迹聖人刪之久矣毛氏不信
神怪其說甚正後世猶未盡從者謂其以帝
爲帝嚳耳帝爲帝嚳則稷乃堯之親弟堯有
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待舜乃擧之帝
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何以
但歎其母不美其父此說者所以疑之今[illegible]
毛以敏爲疾而不用其帝爲高辛之說依[illegible]
以帝爲上帝而不用其敏爲拇指之說[illegible]

家而去取之可以折衷矣天地之始固有化
生者此可以言鴻荒之始不可以言稷或又
以爲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
鱉神人之生必有異於人辭則美矣非事實
也古今大聖人莫如帝舜文王孔子其生不
聞有異於人也李氏曰彼以契生於卵稷生於巨跡者乃引經疑似之言
以感世也詩本無有也歐陽氏云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說高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
蓋堯有盛德且其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爲之稱述故伸其事欲務爲其說淵源
父亦云堯舜與人同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聰目視二足而言是聖智愚不肖之所同
也何必有假說詭怪之事然後爲聖且賢哉稷名曰棄必是見棄但不知其見棄之由闕
之可也

誕彌厥月誕音但彌音眉。朱氏曰誕發語辭也。傳曰彌終也。箋曰終十月而
生先生如達鄭音撻毛如字。朱氏曰先生首生也。說文曰達小羊也。箋曰
羊子也。疏曰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辟琮答韋昭云羊。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羊
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不坼不副坼音策副音孚逼反。今考曲禮上爲天
子削瓜者副之。本注云析也普逼反是音附也頡拍逼反音同。疏曰坼副皆裂也楚怡家云
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剖考剖
之是副爲裂也無菑無害菑音災以赫厥靈傳曰赫顯也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箋曰康寧皆安也居然生子箋曰居然徒然也
次章述稷生之易也姜嫄之孕后稷終滿懷
任之十月而生之婦人初産則多難此后稷
是首生之子乃如羊子之易不坼剖不副裂
無菑殃無患害是天顯其神靈異於常人也
上帝豈不安寧之乎豈不安享其禋祀乎而
使之安然無病而生子也
誕寘之隘巷寘音志隘於懈反巷戶降反。傳曰寘置也牛羊腓字
之腓音肥。傳曰腓避也字愛也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朱氏曰會
伐也誕寘之寒冰疏曰姜嫄以元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
月鳥覆翼之傳曰一翼覆之一翼藉之。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鳥乃去
矣后稷呱矣呱音孤。蘇氏曰呱泣聲也啓呱呱而泣。朱氏曰泣則不死也
實覃實訏覃音譚訏音吁。傳曰覃長也訏大也。傳厥聲載路錢氏曰載
語助也路謂聞於路也
三章述稷生而見棄之事置之於狹隘巷中
牛羊腓避而字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
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牛羊而避人者異之
常也又棄此后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值有

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乃値人收取之亦是常理又棄此后稷置之寒氷之上有大鳥來以一翼覆蓋之一翼躡藉之則爲異甚矣人乃往收取鳥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其泣聲覃長而吁大在平林而聞於路也舊以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在下章朱氏移在此今從之兒生泣聲長大亦爲福祥解見斯干

誕實匍匐 匍音蒲匐音白又音服。解見鄁谷風 克岐克嶷 岐音其嶷

音逆魚極反。曹氏曰岐嶷言其能立也。今曰岐嶷承匍匐之下則爲能立傳以岐爲知意嶷爲識今不從 以就口食 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 蓺之荏菽 蓺字亦作藝荏音稔。箋曰蓺種也荏菽大豆也。釋草曰戎菽謂之荏菽。釋曰孫炎云大豆也。樊光李巡郭氏皆云今胡豆管子云北戎山戎出冬蔥及荏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 荏菽旆旆 音佩。傳曰旆旆長也長如字。朱氏曰旆旆揚起也。發[illegible][illegible]如旐之旆也 禾役穟穟 音遂。傳曰役列也。[illegible]曰種禾則有行列。錢氏曰穟與穗通穟穟禾多穗也 麻麥幪幪 莫孔反。傳曰幪幪茂盛也。曹氏曰蒙容也 瓜瓞唪唪 瓞音迭唪布孔反傳曰唪唪多實也

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也后稷之生其

實能匍而手行匐而伏地稍長則岐嶷而能立免乳以就口食纔始能食其嬉戲之時即有種殖之志種藝大豆其大豆旆旆然揚起禾之行列穟穟然多穟麻麥則幪幪然蒙密瓜瓞則唪唪然多實異於常人所種也 疏曰周本紀云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相去聲。傳曰相助也。張子曰他人之穡則任其自然惟后稷之穡則盡人力之助有相之之道焉贊化育之一端歟。今曰有輔相之道即茀草一端可以類見 茀厥豐草 茀音弗。傳曰茀治也。王氏曰草盛曰茀治

茀亦謂之茀猶治亂謂之亂。箋曰豐茂也 種之黃茂 種上聲。傳曰種之黃色者唯黍稷耳 實方實苞 傳曰方極畝也。箋曰方齊等也。疏曰毛言地皆方正有苗鄭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今曰禹貢草木漸包注云叢生相包一本作苞毛以爲本鄭以爲茂其意則一言苗生成叢也詩中凡言苞並同 實種實褎 種上聲褎音又。箋曰種生不雜也。傳曰褎長也 實發實秀 錢氏曰發生莖也。長樂劉氏曰秀將實也。今曰論語秀而不實朱氏解云吐華曰秀是木生花而將實也 實堅實好 今曰堅成實而堅也大田旣堅言於旣皁之下皁爲成實未堅故堅爲成實而堅也。好解見大田 實穎實栗 傳曰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今曰書異畝同穎注穎穟也是垂穟也。箋曰栗成就也。疏曰左傳云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孰

罽栗○王氏曰栗不粃也粃音匕即有邰家室邰音台○釋文曰邰今京兆武功縣○傳曰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絶滅或遷之他所斄音台與邰同

五章述后稷掌稼穡而封邰也后稷稼穡有輔相造化之道教民先治去其豐茂之草然後擇其種之黃色而茂盛者擇種之後始種蓺之下乃言禾生之次序始而苗中而秀末而實也方者極盡壟畝方正齊等是苗生之始也既方矣則欲其苞而成叢既苞矣則欲其種而不雜既種矣則欲其褎而長以上言禾之苗也既褎矣則欲其發而生莖既發矣則欲其秀而吐華以上言禾之秀也既秀矣則欲其堅而成實既堅矣則欲其好而無損壞既好矣則欲其穎而垂穟既穎矣則欲其栗而成就以上言禾之實也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

滅裂鹵莽耘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堯於是封之於邰使就邰之家室○大田言既方既皁鄭氏以方爲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鄭氏以方爲齊等二方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方既皁既堅既好皆言穀之成熟故方爲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實發實秀發方生莖秀方吐華故方爲齊等言苗生之齊未有孚甲也大田言既種既戒鄭氏以種爲擇其種此詩言實種實褎鄭氏以種爲生不雜二種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種既戒在未耕之前故爲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已是擇種繼言實種實褎在方苞之後故爲生不雜也

誕降嘉種朱氏曰降言敎民稼穡是降於民也書云稷降播種是也維秬維秠○秬音巨秠音匪韻擬之上○傳曰秬黑黍也○釋草曰秬一稃二米稃音孚穀皮也○李巡曰秬是黑黍之大名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疏曰秬秠皆黑黍而黍官嘗人注云秠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秬有二等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芬香之祭唯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用之故

即皮也**維穈維芑**穈音門芑音起。釋草曰虋赤苗芑白苗虋穈同。郭璞曰穈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穈芑皆好穀也**恒之秬秠**恒音亘本又作亘。傳曰恒徧也。疏曰言種之廣多。今曰恒音衡訓常也久也無別音雖亘字古鄧反訓通也徧也竟也。今毛訓徧則本作亘者爲是**是穫是畝**箋曰成熟則穫而畝計之。今曰計所穫也**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任音壬。王氏曰任肩任之也負背負之也。蘇氏曰任擔也**以歸肇祀**傳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李氏曰只當從王氏以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末章爲配天毛鄭謂后稷得郊祀是誣后稷也

六章述后稷封部之後教其國人播種嘉穀

將以祭祀宗廟也秬秠穈芑四者皆嘉穀釀鬯又用黑黍故后稷擇嘉種而降於民以教其耕種其嘉種維黑黍之秬也維黑黍而一稃二米之秠也維赤粱粟之穈也維白粱粟之芑也乃徧種之以秬秠至熟時則於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穈芑至熟時則於是肩任之於是背負之以歸而始祭焉后稷封部初祭宗廟也

誕我祀如何朱氏曰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或舂或揄**舂傷容反揄音由又音俞。釋文曰舂擣也。傳曰揄抒臼也抒殊之上聲。取出也。疏曰謂抒米以出曰**或簸或蹂**簸波之上蹂音柔。傳曰簸糠也。長樂劉氏曰蹂以稅其穗。疏曰蹂踐其黍然後舂之文當在舂之上以揄簸但是舂進令與舂相近且退蹂以爲韻也**釋之叟叟**音蒐。傳曰釋淅米也淅音昔。疏曰謂洮米也洮音陶傳曰叟叟聲也**烝之浮浮**傳曰浮浮氣也**載謀載惟**箋曰惟思也。今曰惟思之專也。李氏曰欲其無所不謹無所不備也**取蕭祭脂**曰蕭香蒿也牛尾蒿也爾見蓼蕭。箋曰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行神之位爇如悅反。疏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皆郊特牲文爇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燒之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焫音爇爇音馨香。朱氏

曰取蕭祭脂宗廟之祭**取羝以軷**羝音抵軷音跋。傳曰羝牡羊也軷道祭也。疏曰道祭謂祭道神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此用羝亦伏體軷上。曹氏曰內言燔蕭外言釋軷則羣祀皆舉矣**載燔載烈**燔音煩。頻解見楚茨。傳曰貫之加于火曰烈。箋曰燔烈其肉。疏曰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即今之炙肉也燔是近火燒之炙是遠火炙之。今曰如疏之言是烈亦炙也**以興嗣歲**今曰嗣歲者繼今歲謂來年也

七章乃述后稷祭祀之事也我后稷之祭祀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穈芑之粟或使人舂之或使人揄出之或使人簸揚其糠或使

人蹂踐其禾取穀以繼之言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而淅之其聲叟叟然又盛之於甑而烝之其氣浮浮然以爲酒醴及簠簋之實也及戒祭祀之事則又謀度之則又思惟之無所不致其謹也於是或取蕭之香草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爲宗廟之祭諸侯之祭莫大於宗廟也又或取牡羊以爲犯軷之祭軷道祭也祭七祀之行神也諸侯有朝聘之事則軷祭上自宗廟

下至軷祭羣祀該舉之矣或取肉傅火而燔之或取肉貫之加火而烈之纖悉無不盡矣凡此者皆欲以興起來歲之事謂禱其又豐也不曰來歲而曰嗣歲欲其豐年相續也○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注云行山曰軷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菩音貝又音倍芻音初）既祭以車轢之而去（轢音歷）喻無險難也邶泉水疏引春秋傳云跋涉山川然則軷山行道之名也○鄭氏於楚茨或燔或炙以

炙爲炙肝此詩烈亦炙也乃云燔烈其肉蓋鄭意以楚茨言宗廟之祭特牲以肝配燔故炙爲炙肝此詩爲后稷將郊而先軷祭以上皆言軷祭之事故烈爲烈其肉今以此詩言燔烈爲總說宗廟及軷祭非專指軷也

卬盛于豆（卬盛音昂成○朱氏曰此章言尊祖配天之祭○傳曰卬我也木曰豆薦菹醢也○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于豆于登（傳曰瓦曰登大羹也○箋曰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疏曰釋器云瓦豆謂之登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湆肉汁也湆音泣○今曰登升之登無ノ豆登之登

有ノ）其香始升上帝居歆（箋曰居安也歆饗也）胡臭亶時（箋曰胡何也亶誠也○朱氏曰臭香也○李氏曰古祭得其時也士冠禮云嘉薦亶時○時有考見）后稷肇祀（魚匙）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欣之入○傳曰迄至也○李氏曰使我子孫無有罪悔至于今而有天下也）

末章言尊后稷以配天也我今以菹醢盛之于木豆又以大羹盛之于瓦登器用陶匏大羹不和禮至簡也其馨香之氣始升於上而上帝已安饗之何香臭之誠得其時乎言天之所饗不在物也蓋天生后稷以養民后稷

能敎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邰而祀宗廟爲周家祭祀之始天心眷之久矣自后稷肇祀以來子孫世脩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蓋在此耳周之郊也因稷而致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尊后稷以配天不亦宜乎。我將文王配帝之詩生民后稷配天之詩也我將言牛羊不足以必天之右惟儀式刑文王之典庶天心右饗之此詩言豆登何足以致

帝之歆惟世脩后稷之業乃有今日其意皆相類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音偉 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九族解見王葛藟 外尊事黃耇音苟。黃耇解見南山有臺 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詩記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誼而附益之歟

敦彼行葦 敦音團。傳曰敦聚貌行道也。曰大者葭蘆葦一名華一物而四名解見七月。疏曰葦初生爲葭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故以成形名之 牛羊勿踐履 朱氏曰勿禁止之辭 方苞方體 苞解見生民。張子曰草叢生以喻兄弟。箋曰體成形也。曹氏曰幹也。錢氏曰成莖也 維葉泥泥 上聲。傳曰葉初生泥泥。今曰蓼蕭零露泥泥爲露濡貌則此言泥泥是潤澤之意蓋泥泥是濕也 戚戚兄弟 傳曰戚戚內相親也。詩記曰唯體之深者爲能識之 莫遠具爾 朱氏曰莫猶勿也。箋曰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今曰地官肆長云實相近者相爾也注爾亦近也

首章發兄弟之愛也興也言敦敦然聚者是彼道傍之蘆葦勿令牛羊踐履之此葦方苞而成叢方體而成莖其葉初生泥泥然潤澤

而可愛忍傷之乎葦之叢生如兄弟之聚也戚戚然親愛之兄弟切莫疏遠宜俱相親近也。此詩以行葦興兄弟維葉泥泥戚戚兄弟之辭體察精微懇款親切惻然惟恐傷之千載之下猶能使人興起也 詩記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爲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興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

或肆之筵 音延。傳曰肆陳也 或授之几 箋曰兄弟之年稚者爲設筵而

已老者加之以几。曹氏曰凡尊者憑之以爲安。**肆筵設席**傳曰設、重席也。疏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馮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授几有緝御**箋曰緝猶續也御侍也相續代而待者。疏曰凡御者皆侍其側。長樂劉氏曰不暫闕其侍從也。李氏曰緝御即所謂更僕是也

次章述陳設也或陳之以筵謂行燕禮也或授之以几優老也兄弟之年稚者鋪筵而已老者則鋪筵而又設席於筵之上加重席也老者既授以几又有相續代而待者

或獻或酢音胙。箋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洗爵奠斝**音報。傳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醆音盞。箋曰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疏曰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宰夫爲主人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是器之大名故儀禮飲[illegible]於[illegible]云卒爵是爵爲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醆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斝非周器爲之斝者彼主謂晝禾稼也[illegible]音[illegible]醓**醓以薦**醓他感反醢音海。箋曰[illegible]之禮非菹則醓醢。疏曰李巡云以肉作之醬曰醓天官醢人注云醓肉汁也用肉爲醢者有多汁故以醓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或燔或炙**燔音煩炙音隻。箋曰燔用肉炙用肝。解見楚茨**嘉殽脾臄**脾音皮臄渠略反。傳曰臄函也。箋曰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疏曰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爲加助[illegible]虔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曰函舌也又曰口裏肉也**或歌或咢**音鄂。傳曰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比音[illegible]。疏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琴和之孫炎云咢徒擊鼓也

三章述燕樂也燕兄弟之時或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卒爵酌而酢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以酬賓賓受而奠此斝不復舉之斝即爵也有肉醬多汁之醓醢以薦進之又或入火以燔其肉或近火以炙其肝以爲羞其正饌之外所加善殽則有脾與臄又作樂助

歡或歌而比於琴瑟或咢而徒擊鼓親親之厚也李氏曰言侍御獻醻飲食歌樂之盛也。今考燕禮諸侯燕其臣以膳宰爲主人主人獻賓賓卒爵賓洗爵酢主人主人卒爵主人獻公公卒爵公酌酢主人主人卒爵於是主人酬以酬賓賓遂奠而不舉也

敦弓既堅敦音彫。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爲弓雖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云天子彫弓諸侯

彫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則所謂天子彫弓也。朱氏曰堅猶勁也。四鍭既鈞鍭音侯又音侯。釋文曰鍭矢名。傳曰鍭矢三亭。疏曰三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停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冬官矢人爲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昔前有鐵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鏃音鐵舍矢既均舍音捨。。傳曰已均中蓺。箋曰舍釋也蓺質也。疏曰舍放矢也四矢皆中也序賓以賢丘氏曰射以中多者爲賢。朱氏曰投壺云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

四章五章述燕射也既燕族人而射以爲樂其天子親所射彫畫之弓既堅勁矣其四矢

既輕重鈞停矣放舍此矢既均而皆中矣次序衆賓以射中多者爲賢也諸臣不必畫弓以天子之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耳。鄭以爲將養老擇士大射王肅以爲燕射詩記從王詩記曰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然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滿之去。疏曰彀與字異音義同引滿也句既挾四鍭挾音決又音協。箋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偏釋之。疏曰搢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挽挾也。今儀禮鄉射大射皆云搢三挾一个又云挾乘矢注云方持弦矢曰挾弦縱而矢横爲方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横之謂左手執弓把見矢横於把外右手大指鉤弦二指挾持其矢故弦縱而矢横弦與矢作十字故方也凡兩物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内故曰挾四鍭如樹丘氏曰如以手植之。曹氏曰言其巧且力也。序賓以不侮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

敦弓既引滿四鍭皆已挾則徧釋之矣四鍭皆中如以手植之然其序以不侮爲貴尚德也不以中多陵人也

曾孫維王傳曰曾孫成王也酒醴維醹醹音乳。。傳曰醹厚也。。疏曰謂

酒之醇者酌以大斗傳曰大斗長三尺也。疏曰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以祈黃耇疏曰祈求也。黃耇解見南山有臺

六章述既射而復終燕因以乞言也爲之主者成王也其酒醴以醇厚矣遂以長柄大斗從大器中酌之於樽以爲醴而求於黃耇之人謂乞言也二章言授几緝御之事則兄弟之中有老者存焉古者燕飲於旅也語必因以求誨言於老成人凡一話一言皆足以爲

熏陶漸染之益不徒爲燕樂也

黄耇台背台音胎徐又音臺。傳曰台背大老也。箋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鮐音臺。疏曰郭璞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劉熙釋云九十曰鮐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傳曰祺吉也以介景福箋曰介助也景大也

七章終上章乞言之意也成王乞言於黄耇台背之大老此大老告成王以善道引而導之翼而輔之以成其德故自天祐之成王得壽考吉祥助其大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平也大音泰後大平皆倣此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行去聲

此詩成王祭畢而燕羣臣也太平無事而後君臣可以燕飲相樂故曰大平也講師言醉酒飽德止是首章二語又言人有士君子之行非詩意矣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朱氏曰德王之德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

故有既飽以德君子萬年箋曰君子斥成王也介爾景福

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羣臣美之言成王既醉我以酒矣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既飽我以德矣無以報上願其享萬年之壽而天助爾大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箋曰殽俎實也。疏曰歸知者以牲體實之於俎也是楚茨篇爲俎孔碩或燔或炙。詩記曰國語晉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云實女以爵罰女以無殽。傳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君子萬年介爾昭明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羣臣又欲天助成王以昭明之德

昭明有融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云明而未融高朗令終朗郎之上。傳曰朗明也。朱氏曰虚明也令終善終也令終有俶音觸。傳曰俶始也公尸嘉告協韻音谷。傳曰公尸天子以卿。疏曰白虎通引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猎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詩記曰周之迫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箋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羣臣祝成王昭明而又極於融融者一理混融徹上徹下無復疑滯明之盛也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始明終昏者多矣故又祝其高明而善終也過而後改迷而後復不若有始有卒之盡善故祝其善終而又欲其有始如太甲有終而無始不得爲全善矣成王以幼冲嗣服欲善其終當謹其始乃始終如一也令終有俶猶仲虺言謹厥終惟其始伊尹言愼終于始也能如是則神降之福公尸以善言來告矣○舊說以令終爲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也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

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由鄭氏鑿說以景福爲五福孔氏遂牽合謂令終爲考終命然鄭箋令終云以善名終則鄭意亦不然孔求之過耳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箋曰靜嘉潔清而美也○長樂劉氏曰潔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陳氏曰傳所謂馨香無讒慝之意也朋友攸攝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號曰攝攝收斂之意○蘇氏曰檢也攝以威儀號曰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漆音切

公尸所告者其言如何乎言汝籩豆所盛之物潔淨而嘉美汝之朋友助祭者能相檢攝而佐助之其檢攝以威儀莫有惰容也設爲嘏辭以見主祭與助祭者皆當神意也黃氏曰祭不在物而在誠誠之所可見者寓於威儀之間

威儀孔時箋曰孔甚也時宜也君子有孝子箋曰有孝子之行孝子不匱傳曰匱竭也○今日祭義云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永錫爾類箋曰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云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施音異

上章設爲嘏辭此章以下則承嘏辭之意而

衍之言威儀甚得其宜者此由成王有孝子之行也祭義說祭祀奉承薦進之容貌皆以孝子言之蓋因其容貌之形見以知其孝敬之深厚卽此詩之意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能化天下皆爲孝是永錫爾類也聖人之於民類也同此類則同此心孝者人心之同然以心感心故之四海而準是錫類也洪範錫福之意亦如此祭祀稱孝子其來尚矣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音閫。○傳曰。壼。廣也。釋宮曰。宮中巷謂之壼。○今曰。宮中巷者。由內出外之路。喻行於家而達於外也。故毛以為推廣之義。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音助。胤。羊刃反。○箋曰。祚。福祚也。○傳曰。胤。嗣也。○朱氏曰。子孫也。

其錫類如何乎。王者之化。由室家而推之天下。如宮中之巷。由內而行出於外也。成王能如此。宜其享萬年之壽。而天又錫之以福祚及繼嗣之子孫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被。音避。○箋曰。被。覆被也。君子萬年。景

命有僕。李氏曰。僕。屬而不絕。○今曰。孟子僕僕亟拜。言拜之頻。頻亦不絕之意。

其天錫以繼嗣者如何乎。乃天覆被女以福祿。使有萬年之壽。而大命僕屬不絕也。此章問以繼嗣而言福祚者。言天錫以繼嗣。故福祚不絕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音離。○傳曰。釐。予也。○箋曰。女士。女而士有行者。

釐爾士女從以子孫。箋曰。從。隨也。

其大命之僕屬如何乎。乃天錫以女而有士行者以為妃。又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此章問以福祚而言繼嗣者。言天錫以福祚。故繼嗣繁昌也。與上章互言之耳。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音符。伊。守成也。疏曰。物極則反。國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美其能守之也。太平之君子。箋曰。君子。斥成王也。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祇。音其。樂。音洛。○疏曰。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考則人神也。

祭天神地祇祖考皆有尸。五章皆言公尸。又四章言既燕于宗。毛以為皆言祭宗廟。其說是也。疏曰。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

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

鳧鷖在涇。曹氏曰。鳧。野鶩也。鶩。音木。○釋鳥曰。鸍。沉鳧。鸍。音施。又音彌。○郭璞曰。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鸍。○陸璣曰。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疏曰。蒼頡解詁云。鷖。鳧屬也。○涇。解見邶谷風。公尸來燕來寧。公尸解見既醉。○箋曰。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疏曰。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書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爾酒既清。箋曰。爾。成王也。爾殽既馨。傳曰。馨。香之遠聞也。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祭之明日行燕尸之禮鎬京近涇水指
土地所見言之野鳧與鷖鷗皆水鳥也水鳥
在水中得其所喻公尸來燕而安寧也成王
酒清殽馨以與公尸燕飲故神以福祿來成
汝矣○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涇豐水自
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文王居豐在
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
水之東則去涇近矣張衡西京賦云飲灃吐
鎬據渭踞涇見涇水近鎬也 飲呼合反

鳧鷖在沙 傳曰沙水旁也○疏曰需卦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 公尸來燕
來宜 今曰來而宜之謂樂之也 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爲 去聲○嚴曰爲猶助也
鳧鷖在渚 音煮○解見江有汜 公尸來燕來處 音杵○傳曰處止也
爾酒既湑 湑之上○毛伐木傳曰湑莤之也莤與縮音義同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泲亦作济上聲也 爾殽伊脯 脯疏曰乾脯也 公尸燕飲福祿來
下
鳧鷖在潀 音崇○傳曰潀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 公尸來燕
來宗 傳曰宗尊也○李氏曰來居尊位也 既燕于宗 疏曰燕於宗廟 福祿

攸降 戶江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 音門○傳曰亹山絕水也○曰亹謂山當水路令水勞斷絕也西漢地理志金城郡有浩亹縣注云亹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浩音告 公尸來
止熏熏 傳曰熏熏和悅也 旨酒欣欣 傳曰欣欣樂也 燔炙芬芬
傳曰芬芬香也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今曰後艱猶後患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又樂 音洛芥 嚴 嘉成王也 疏曰正詩例不言美以其為經之正因訓假為嘉故釋經以見義

假樂君子 傳曰假嘉也○今曰左傳中庸皆作嘉樂則假讀為嘉也 顯顯令
德宜民宜人 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人也○疏曰能安民能官人其文與此相類 受祿于天
言可嘉樂者此成王也有顯顯之善德宜其
在下之民謂萬姓以和也宜其在位之人謂
百官以和也人民皆宜是可嘉樂以此能受
福祿於天也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傳曰申重也重去聲 干祿百福 嚴曰干求
也 子孫千億○嚴曰十萬曰億解見楚茨
既保安之又右助之又從而命之是自天申

命用休也成王有干祿之道而得百福干祿言自求多福謂在我有以致之非天私於成王也宜成王子孫之繁至于千億傳之無窮也

穆穆皇皇釋訓曰穆穆敬也釋詁曰皇皇美也○宜君宜王傳曰宜君王天下也不愆不忘牋曰愆過也率由舊章牋曰率循也由用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成王之德穆穆然敬皇皇然美宜其爲君宜其爲王也又不愆過不遺忘以循用先王之舊法○鄭氏以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爲子孫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復爲成王文意斷續此由分章之誤也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宜君王卽所謂宜民宜人也

威儀抑抑賓之初筵傳曰抑抑愼密也德音秩秩傳曰秩秩有常也○錢氏曰有序也無怨無惡烏路反又如字率由羣匹今曰羣朋謂衆同志之臣也

成王之威儀抑抑然謹密其德音言語秩次

然有常言行皆盛德之所著見故能無所咎怨無所憎惡推誠樂與惟循用羣臣之賢匹耦於已者言志同道合也此章與上章一體不愆不忘爲率由舊章言之也無怨無惡爲率由羣匹言之也○音聲也德音有德之聲音也言語教令聲名皆可稱德音此詩德音秩秩可以爲言語教令不可以爲聲名皇矣貊其德音可以爲教令聲名不可以爲言語南山有臺德音不已德音是茂及有女同車德音不忘車舝德音來括皆聲名也小戎秩秩德音鹿鳴德音孔昭日月德音無良邶谷風德音莫違皆言語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曰朋友羣臣也○朱氏曰燕安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詩記曰泰誓云友邦冢君酒誥云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今百辟卿士言之也○今曰朋友卽下文百辟卿士燕及朋友猶燕及皇天

成王受福無窮故於天下之治惟總其大綱大綱舉而小紀自隨則太平極治可傳

久此無窮之福也羣臣與國同休是安及羣臣也

百辟卿士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羣臣也媚于天子箋曰媚愛也不解于位解音懈○今曰解怠也民之攸塈音係○傳曰塈息也

外而百辟內而卿士皆媚愛于成王而不解怠於其職位此民之所由以休息也

假樂六章章四句舊四章章六句今從陳氏

詩緝卷之二十七

詩緝卷之二十八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涖音利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箋曰公劉后稷之曾孫而獻是詩也箋曰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及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戒之也○詩記曰史記云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窋竹律反○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聘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晉稱事之甚勤以慈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傳曰篤厚也○今曰公劉克篤前烈○釋文曰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illegible][illegible]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詩故曰周人以[illegible][illegible]稱王者給百世召公不嘗來名然則公劉其號也匪居匪康箋曰康安也迺埸迺疆埸音亦○信南山傳曰埸畔也○董氏曰疆界也埸疆皆田之界畔然詩言迺埸迺疆當有小別疆如封疆所包者廣故王氏於信南山言疆者爲之大界然則埸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迺積迺倉積如字○董氏曰積委積也此委積音[illegible]恣○朱氏曰積露積也迺裹餱糧裹音果餱音侯○今曰餱乾食也解見伐木糧食米也于橐于囊橐音託○傳曰小曰橐大曰囊○疏曰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簞食與肉實橐是乾餱盛于橐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今曰東方朔傳云奉一橐粟是種米盛于橐也本音傳思輯用

光（鄭音集○今曰書輯五瑞註云斂也此輯亦聚集之也）弓矢斯張干戈
戚揚（箋曰干盾也盾食允反○戈解見曹伐人　傳曰戚斧也揚鉞也鉞音越○詩記曰）
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注鏚斧
也柲柄也柲音秘○疏曰鉞大而斧小六韜云
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　爰方啓行（朱氏曰方猶始也）
首章述公劉在西戎謀遷於豳也自后稷封
於邰傳子不窋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
失其官竄于西戎不窋之孫公劉自西戎而
遷于豳遷國安民非篤厚者不能故首言篤厚
乎公劉也以下乃述厚民之事唯篤厚故能

厚民也公劉之在西戎不敢居處不敢安寧
謂不安於夷狄之陋謀爲遷豳之計也將欲
遷國必先聚糧治兵故迺場以治其田之小
壃迺疆以治其田之大界乃脩其露積乃實
其倉廩既已富疆乃盛其乾餱于小橐盛其
糧米于大囊思以斂集其民而光顯其國遷
國則民易離散故必有恩意斂集之也於是
弓矢則張之又有干盾戈戟戚斧揚鉞於是
方開路而行以遷於豳焉（詩記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

人亂避難遷於豳且以爲在邰有疆場積倉
爲夏人迫逐乃棄而去之是章意象整暇
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
已竄于西戎王公劉而復與疆場積倉內治
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
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傳曰胥相也相去聲　今曰胥辜來胥宇）既庶既
繁（箋曰庶衆也　也繁多也）既順迺宣（曹氏曰順樂從也　陳氏曰宣導也）而無
永嘆（平聲）陟則在巘（研之上○釋山曰重甗隒甗　音嶮謙上音儼○郭璞曰山形）
如累兩甗甗也○釋文曰毛
云小山別於大山與爾雅異　復降在原何以
舟之（傳曰舟帶也）維玉及瑤（音遙○今曰瑤美玉也　玉之言之瑤言玉之美）
者鞞琫容（鞞音丙琫必孔反亦作鞞○釋琫解　見瞻彼洛矣○疏曰此傳云鞞下飾）
以下不言其飾故指鞞之體云下
飾也○朱氏曰容刀其中容刀也

次章述至豳相宅也篤厚乎公劉也往相廣
平之原地以居其民其民既庶而衆矣既繁
而多矣庶即繁也言庶而又言繁見歸者愈
多也衆多則宜意稍難齊今皆順從而樂遷
矣公劉猶恐民之初遷有懷不能以自達迺
復宣導在下之情欲人人皆得其所也盤庚
之民必再三宣導而後順從今既順乃宣則
本無扞格而上猶慮其壅蔽也故歡欣交通

無有永嘆而不滿者非民咨胥怨之比也民見公劉升則在巘山之上以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以察其處所反覆相視以民居爲重遂言公劉登陟之際何所佩帶乎惟玉及美玉之瑤又有鞞鞘其上飾有琫以容其刀也稱公劉佩服之美者承上文而無永嘆述斯民喜之之情也 黃氏曰詩人之情其惡是人也必言其車服之盛佩王之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其喜是人也亦必言其車服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 ○縣迺宣兼迺畝言之則爲宣導溝洫此迺宣承既順言之下云而無永嘆則爲宣導下情

篤公劉逝彼百泉 箋曰逝往也○張子曰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 瞻彼溥原 溥音普○箋曰溥廣也 迺陟南岡 箋曰山脊曰岡 迺覯于京 傳曰覯見也○箋曰絶高爲之京○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今曰此乃覯于京非岐周地名之京故鄭氏以爲絶高爲之京謂高丘耳○有考見文王 京師之野 傳曰是乃大衆所宜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言新絳故絳也公羊以爲衆大非也 于時處處 音杵 于時廬旅 傳曰廬奇也○疏曰地官遺人云十里有廬是舍之名賓客奇舍其中衛戴公廬於漕遺去聲 于時言言 傳曰直言曰言○疏曰謂一人自言○蘇氏曰言言施教令 于時語語 傳曰論難曰語○疏曰謂二人相對○蘇氏曰語語議政事

三章述營度邑居也篤厚乎公劉也其營京邑也自下觀之則往彼衆水所聚之處又望彼溥廣之原自上觀之則升彼南山之岡脊乃見高大之京丘可居也此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於是經畫以定之於此作民居以處其處者於此作客舍以廬其旅者於此施

教令於此議政事各有其所見規模整整也處謂居民旅謂賓旅也○百泉衆水也今地理家言泉水所聚爲得水也曹氏據杜祐云百泉在漢爲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猶因杜詩不夜月臨關後人遂置不夜關耳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 濟上之 俾筵俾几 箋曰俾使也 既登乃依 毛如字鄭上聲○傳曰賓登席依几 乃造其曹 造音

徒○箋曰适適也○傳曰曹羣也執豕于牢傳曰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殺所
戒反○疏曰饗禮當亨太牢以飮賓此唯用豕新至豳地殺禮也晉語云大任溲於豕牢而生
文王卽牢是養豕之處熱禮美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陛席之前欲使賓與
殽酒各自相近故也溲音搜作溲同小便也酌之用匏音庖○傳曰酌之用匏儉
以質也○疏曰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食之飮之食音嗣飮音蔭君之
宗之傳曰宗尊也
四章述宮室既成而落之也篤厚乎公劉也
於此高丘之京依而居之謂宮室既成而安
其居也於是與羣臣飮酒以落之其禮容之

盛蹌蹌濟濟然公劉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
之設几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前乎此公
劉使人造適其牧豕之羣執豕於牢中以爲
飮酒之殽其酌此酒用匏爲爵公劉之於羣
臣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飮之禮雖簡儉羣
臣君之尊之不失敬也
篤公劉旣溥旣長箋曰溥實也旣景迺岡傳曰考於日景參之
高岡○今曰地官大司徒正曰景以求地中注景如字本或作影非相其陰陽相去
聲○箋曰相其陰陽寒煖所宜觀其流泉疏曰流泉所以浸溉其軍三單

箋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
卒也羨延之去聲○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
度其隰原度音鐸徹田爲糧箋曰什一而稅謂之徹○李氏曰周之徹
法最爲盡善自公劉始後世從而守之度其夕陽傳曰山西曰夕陽○箋曰夕陽
者豳之所處也○疏曰豳在其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書傳說大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
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豳居允荒豳解見豳譜○傳曰
荒大也
五章述辨土宜制軍賦也篤厚乎公劉也所
遷之地既廣矣既長矣既揆之日景以定其

東西於是升高岡以相其陰陽寒煖之宜觀
其水泉灌漑之利將以治田疇也后稷上公
之封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丁夫適滿
三軍之數唯單而已無羨卒也又於是度其
隰田原田之多少以什一之徹法取於民以
爲糧食地利肥磽不同故必度之而後可以
制賦三軍唯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民厚
之至也豳國在梁山之西故言自公劉相此
夕陽之地以建豳居信乎其荒大也美其遷

國之善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傳曰館舍也。朱氏曰客舍也。補傳曰始言斯館亦言止旅盖以實新毗也涉渭爲亂傳曰正絶流曰亂。朱氏曰舟之絶流横渡者也
取厲取鍛丁亂反。朱氏曰厲砥石也。疏曰鍛者治鐵之名止基迺理
解頤新語曰止基居止之基爰衆爰有夾其皇澗傳曰皇澗名也遡
其過澗過平聲。傳曰遡嚮也過澗名也止旅迺密今曰止旅來止之旅
芮鞫之即芮如銳反本又作汭鞫音菊。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今曰西漢地理志扶風汧縣注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引此詩爲證蘇說是也。毛以芮爲水厓鄭以爲水之內今不從所音奔。箋曰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疏曰鄭說也

末章述處新毗也新毗之至者公劉爲作館
以居之將作此館舍先使人涉渡渭水乘舟
橫渡爲亂而過取厲刀之后又取所鍛之鐵
以治其器用既定居止之基迺疆理其田畝
其相續而來者愈多愈有於是或有夾皇澗
而在澗兩邊以居者或有遡過澗而開門向
水以居者既而來止之旅日以益密皇澗過
澗之旁不足以容之於是又就芮水之外而
居之詩說曰風氣日開民繇日衆圮泉門廣有方輿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跳兆于

此矣。鍛毛氏以爲石朱氏以爲鐵今考鍛打
鐵也其字從金碫者礪也其字從石此鍛從
金則當爲鐵稓康好鍛是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泂音迥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
有道也疏曰言爲民父母是有道德
泂酌彼行潦音老。傳曰泂遠也行潦流潦也。疏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
道上雨水流聚挹彼注茲挹音邑可以餴饎餴音分字亦作饙饎音熾
。釋文曰餴蒸米也。傳曰餴餾也饎酒食也餾音溜。疏曰說文云一蒸米也然則蒸米謂

之餴餴必餾而熟之來謂餴爲餾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言使人遠往酌取流行之雨潦置之大器待
其澄清又挹取之於彼大器之中注之於此
小器之中猶可灌沃餴米以爲酒食此薄陋
之物而可以祭祀使天饗之者由設祭者是
豈樂弟易之君子而爲民之父母也祭不必
用行潦甚言不在物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傳曰濯滌也罍祭
器。疏曰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爲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

有蟲以此論祭事故言祭罍耳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音槩○傳曰溉滌也○箋曰溉亦洗之使清潔豈弟君子民之攸墍音戲○傳曰墍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卷音權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公劉疏曰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總結之亂三篇文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公戒言成王將涖政而獻之詩明丁兩篇亦是涖政之時俱獻之也

經言君子又言吉士君子者尊貴之稱士者衆多之目其曰藹藹吉士維君子使是吉士

者君子所引善類而君子者吉士之宗主也故經以鳳凰之希有喻君子以羽毛之衆多喻吉士也序言求賢用吉士賢指經中之豈弟君子吉士指經中之藹藹吉士也謂求豈弟君子以任用吉士也成周之朝吉士雖衆多不可無大賢以爲之統盟公劉泂酌卷阿三詩皆成王涖政康公作之以戒王也周公有明農之請將釋天下之重負以聽王之所自爲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歷尚淺

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詠有言之不盡之意欲以動悟成王若曰周公欲歸政矣王所倚仗者誰歟以壯銳之氣享盛大之業若任用非人將傷大體王當虛心屈己以求豈弟之賢而任之豈弟君子云者乃篤厚純固盛德之人可以彌性而輔君德可以爲則而儀百辟可以爲綱而總衆職可以任使吉士而司進退人物之權此其責任至重前乎此者周公實任之王盍求其可以任周公

之事者而繼之乎苟求其人而未得則周公其可以遂明農之請乎康公所以動悟成王者其辭婉矣周召同心如此乃知周公居東之初成王未悟之日伐柯九罭等詩人心顒顒謂朝廷一日不可無周公在召公必不但默也史傳略耳

有卷者阿傳曰卷曲也箋曰大陵曰阿○飄風自南飄如字從讀書不注音飄○傳曰飄風回風也○疏曰李巡云也捴風云匯風飄兮何人斯云其爲飄風不言自南故以爲惡此言從長養之方來善○今曰南溫厚之氣風自南則得溫厚之氣

故能長養萬物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曰矢陳也。今曰釋文云矢陳也直也矢其音謂直陳其音如矢曰成文之矢也
興也阿不曲則風無自而入故必有卷然之
阿而後自南長養之風飄回而入喻人君能
虛心屈己而後足致豈弟之大賢也誠使豈
弟君子來而與王游來而就王歌以直陳其
聲音使之盡吐其所欲言而無所顧慮則薰
陶漸染所以養成君德者亦如南風之養物
矣

伴奐爾游矣伴奐音判喚徐音畔換。箋曰伴奐自縱弛之意。今曰安肆之意優游爾休矣錢氏曰優游閒暇貌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閒之謂也。釋文曰彌益也似先公酋矣酋音道秋反。傳曰似嗣也酋終也
承上章言賢者既來游矣爾成王當與之安
肆而游處閒暇而休息從容款密與之浹洽
則此豈弟之賢必有薰陶漸染之功而使爾
彌益其德性以繼嗣先公之業而克終矣彌
性非矯揉彊勉之所及唯有德之賢朝夕與

之游處久而與之俱化耳不言先王而言先
公不忘所起之艱難也

爾土宇昄章昄音反韻又音版。錢氏曰土疆土也宇宇内也。傳曰昄大也。蘇氏曰章著也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
神爾主矣
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昄大而章著大則
彊理混一章則法度修明亦其厚而不可加
矣豈可任非其人而敗壞之乎惟得豈弟之
賢而用之以彌益其德性則百神歆饗之皆
以汝為主矣有天下者祭百神社稷宗廟之
主也

爾受命長矣陳氏曰長累世已久茀祿爾康矣茀音弗。箋曰茀福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嘏音假。箋曰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
爾受天命其傳已久福祿已安矣周以積累
之久而後興故享之而安也然豈可任非其
人而斲喪之乎惟得豈弟之賢而用之以彌
益其德性則大福爾可常享矣二章三章四

章皆言彌性者謂此豈弟之賢關君德之涵
養成就而非小有材者所能與也
有馮有翼馮音憑○傳曰馮依也翼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
有孝有德以引以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劉氏曰引其君以當道子欲左右有民汝翼
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箋曰則法也
馮翼孝德之人即藹藹吉士也成王左右前
後有可爲馮依者有可爲輔翼者有孝行者
有賢德者凡此諸賢王能有之以引導輔翼
者身矣然必得豈弟之大賢以爲四方之法

而儀刑百辟也○說者多以四方爲則非人
臣之事遂以豈弟君子爲斥成王然首章來
游來歌便說不行吉甫萬邦爲憲申伯文武
是憲山甫式是百辟嘉賓是則是傚皆人臣
事也詩記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雅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顒顒卬卬傳曰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箋曰顒顒體貌敬順卬卬志氣高朗如
圭如璋令聞令望聞音問○箋曰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

豈弟君子四方爲綱箋曰綱者能張衆目
外之體貌顒顒然敬順內之志氣卬卬然高
明其德如玉之圭璋表裏純一也人聞之有
善聲譽人望之有善威儀此豈弟之君子可
以爲四方之綱也綱舉則目張謂總提綱維
也○說者以顒顒卬卬而下爲成王非也假
樂嘉成王故稱穆穆皇皇此詩以成王初涖
政而戒之則不當過爲稱譽之辭也
鳳皇于飛傳曰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翽翽其羽翽音諱○

傳曰翽翽衆多也○箋曰羽聲也○曹氏曰說文云翽翽飛聲也飛而有聲則衆羽也鳳皇希見之鳥不應衆飛之衆如此則翽翽其羽者乃鳳皇飛而衆鳥從之也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
亦集爰止箋曰爰于也藹藹王多吉士蘇氏曰藹藹衆多也
維君子使今曰此君子即前章所稱豈弟君子也媚于天子
因時鳳至故以喻賢者鳳飛鳥之出乎其類
者衆鳥所慕也鳳皇于飛而翽翽然衆羽之
聲亦集於所止之地猶大賢用而善類樂附
之從其類也今王朝之上吉士藹藹衆多矣
然必得大賢君子爲之宗主而器使之則聲

應氣求各盡其心以媚愛于天子矣言王多吉士是王巳有之吉士見於巳用者成周人材最盛而可以當鳳皇之喻爲人材之統盟者捨周公其誰哉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傅音附○箋曰傅猶戾也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箋曰命猶使也媚于庶人箋曰親愛庶人謂撫愛之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曹氏曰高岡衆人所見處也梧桐生矣疏曰梧桐一木耳○曰梧桐青桐也○山陸氏曰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葉郭皆五焉其子多孔綴其牆際生多者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是也今亦謂之梧子于彼朝陽傳曰山東曰朝陽○疏曰朝先見日也○曹氏曰向陽而易茂也菶菶萋萋菶布孔反○傳曰梧桐盛也雝雝喈喈傳曰鳳皇鳴也

言今鳳皇巳鳴矣其鳴在于高岡之上衆所聞見喻大賢處高顯之地非潛伏側陋也此大賢非有道不見如鳳皇非梧桐不棲今梧桐巳生矣其生在於朝陽之地向陽則易茂喻今太平之時也有其人又有其時如梧桐

菶菶萋萋而茂盛鳳皇雝雝喈喈而和鳴君臣遇合之盛如此也康公所指豈難知哉成王可以默會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箋曰庶衆也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箋曰閑習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此君子其車巳衆而多矣其馬既閑習而能馳矣言其爵位尊顯錫賚巳厚所謂大賢可爲多士之宗主者此其人也我陳詩之意初無多說只爲此一事耳維王歌詠之深味乎吾言可也康公三詩皆作於成王將莅政之初公劉泂酌皆直述之辭唯卷阿宛轉反覆使人再三歌詠而後悟蓋其深意所寓實在此篇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江漢箋曰召穆公名虎○江漢疏曰康公十六世孫○朱氏曰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疏曰夷王子○周語上云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其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時之辭戒同列所以刺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文之入○箋曰汔幾也康安也○孫炎曰汔近也

○今曰幾音祈易汔至亦未繘井彼汔云幾也音祈或音機此詩訓幾爲庶幾當音機也繘音聿惠此中國箋曰惠愛也○傳曰中國京師也以綏四方箋曰綏安也○傳曰四方諸夏也無縱詭隨詭音究○今曰詭許也懷詐面從也以謹無良今曰無良不善也式遏寇虐詩記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憯不畏明憯音慘○錢氏曰憯痛也明人所共見也柔遠能邇能毛如字鄭音耐○傳曰柔安也○今曰以柔撫之中庸所謂柔遠人也能謂能其事猶言克家也以定我王

穆公戒同列之用事者言國以民爲本民勞則國危今周民亦疲勞矣庶幾可以小安之于京師諸夏之根本愛此京師則可以安天下也對夷狄言之則總諸夏爲中國對四方言之則指京師爲中國也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順從之此姦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爲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爲自利之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苟喜其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禍亂致寇虐但權位尊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

是居上位者縱之爲患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此理明甚可痛其不畏明也遠謂夷狄邇謂中國治道略外而詳內夷狄則撫柔之而已中國則禮樂之治甚詳故必能其事也惟柔遠能邇者可以安吾君而何取於詭隨乎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箋曰休止息也惠此中國以爲民逑音求○箋曰逑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無縱詭隨以謹惛怓惛怓音昏譊○箋曰惛怓猶讙譁也○補傳曰亂人主也式遏寇虐無

俾民憂無棄爾勞 箋曰勞猶功也 以爲王休 箋曰休美也
無縱詭隨之人以防其惛怓惑亂王聽也爾
前有功於國今勿棄其前功則爲吾君之美
謂使其君安富尊榮也不然敗君之事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 傳曰息止也 惠此京師以綏四
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今曰無有窮極謂無所不至也罔極解見衛氓
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傳曰慝惡也 敬愼威儀以近有
德
詭隨之人無所不至所謂罔極也無縱詭隨
而必近有德謂遠佞而親賢然非脩身則賢
不可得而親故必敬謹威儀而後可以近有
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 音器字亦作憩。傳曰愒息也 惠此中國
俾民憂泄 音曳又音薛。傳曰泄去也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傳曰厲惡也。補傳曰醜厲猶言醜惡也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 箋曰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 戎雖小子 箋曰戎猶女也。今曰小子指用事之人也
而式弘大 箋曰式用也弘猶廣也
詭隨之人終必召亂是爲醜厲也又戒其同

列之用事者云汝雖小子而所用事甚大關
於邦之興喪不可不謹也豈可樂佞諛而縱
詭隨乎。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
子蹻蹻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辭今不從二
詩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耳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李氏曰上無殘敗禍也
無縱詭隨以謹繾綣 音遣犬。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君子者也 式遏寇虐無俾正反 王氏曰正敦者取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也王反則無正矣。曹氏曰以是爲非以是爲善一切相反則亡無日矣 王欲玉女
是用大諫
此詩五章言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皆極
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
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
所謂佞人殆也召公稱厲王而告之言我欲
使爾如玉無瑕可指故用此大諫於王也謂
其戒同列者即所以諫王上行而下傚故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 音版 凡伯刺厲王也 箋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號[illegible]

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聘印凡伯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祭側界反

朱氏以此詩爲切責其寮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

上帝板板釋訓曰板板僻也。傳曰反也。○疏曰邪僻即反戾之義下民卒癉丹之上。○箋曰卒盡也。○傳曰癉病也出話不然話潛之去。○朱氏曰不然不合理也爲猶不遠靡聖管管李氏曰人苟知有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箋曰管管以心自恣。○曹氏曰管小物也茂棄聖人而管管然自用其私智其所見亦小不實於亶傳曰亶誠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一章至五章皆切責寮友之辭厲王邪僻凡伯不欲斥王而歸之於天曰上帝板板然反其常道使下民盡病矣今爾羣臣當有嘉謀嘉猷以扶持之今乃出言不合於理爲君謀事又不能遠其心以爲無聖人管管然以淺見自用故矯誣詐僞不實於爲誠信而僞爲誠信惟汝之謀猶不遠我是用作此詩以大諫正於汝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曰憲憲猶欣欣也天之方蹶音貴曰蹶動也無然泄泄音曳。○今曰左傳其樂也洩洩注云舒散也洩亦作泄孟子解云息緩之貌曹氏以爲盤樂怠散之意其說一也辭之輯矣輯音集。○傳曰輯和也民之洽矣傳曰洽合也辭之懌矣懌音亦。○傳曰懌悅也民之莫矣傳曰莫定也。○今曰求民之莫。

天方艱難禍亂將作汝衆人無爲是憲憲然欣喜而不知憂懼也天方震動民將不安汝衆人無爲是泄泄然怠緩而不思勉勵也汝惟不知憂患故各逞私意議論矛盾耳於是又戒之言爾寮友之相與若言辭輯睦而相孚則下民洽比矣若言辭悅懌而相得則下民安定矣謂方將多艱惟同心謀國議論和協則庶幾民可安耳。○舊說辭爲王者出令然尋繹經意上承憲憲泄泄之文下接我雖異事之章皆切責寮友之言中間攙入王者出令之事則上下辭意皆無倫序矣此詩首章責同寮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謂爾之出話爲猶

徒執一己之見者未必有深長之慮而惟寮友之間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并智可以措民於安耳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而從人故三章言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謂己以善言告之而不見聽也善言既不見聽乃大言虛誕設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也前五章皆說寮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詩六章其前五章皆說謀猶之不

臧也逵觀上下章旨知辭之輯懌非謂王者出令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 傳曰寮官也 我即爾謀聽我囂囂 音遨。傳曰囂囂猶警警也警音敖。疏曰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 我言維服 今曰服行也說命說乃言惟服注云其言皆可服行 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音饒。傳曰芻蕘薪采者。疏曰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

我雖與汝所職之事各異乃與汝同官俱爲卿士我就汝謀忠告而善道之汝聽我言乃囂囂然傲慢而不受我所言乃可服行汝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云有事當謀之芻蕘之人芻蕘之賤尚當謀之況我與汝同寮乎此章言寮友之間議論不合其辭之不輯懌可想見矣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 虐虛虐反。蘇氏曰戲侮也 老夫灌灌 音貫。傳曰灌灌猶款款也。疏曰至誠款款實 小子蹻蹻 音腳。今曰小子承上章同寮之文指用事之人也。傳曰蹻蹻驕貌。李氏曰說文舉足高是驕之意 匪我言耄 音帽 爾用憂謔多將熇熇 許酷反。傳曰熇熇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火熱貌 不可救藥 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曰列子云曾不發藥乎左氏云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天今方將爲虐有喪亡之禍汝無如是謔謔然戲侮而不知憂懼也我老夫涉歷已多知亂亡之將至則灌灌然款誠以告汝汝後生小子乃蹻蹻然驕慢安其危而利其菑以我之言爲老耄而昏繆也然我所言實非老繆乃女以可憂之事爲戲謔耳積惡愈多將熇熇然如火之熾盛不可救止而藥治之也此章又見其議論之不相合矣。舊說以小子

指王令不從

天之方懠音劑○傳曰懠怒也無爲夸毗夸音誇○朱氏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威儀卒迷善人載尸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民之方殿屎殿顛之去郭音呫屎音黑○傳曰殿屎呻吟也則莫我敢葵箋曰葵揆也○今曰乘救天子葵之喪亂蔑資傳曰蔑無也○今曰無以爲資言無生生之計也曾莫惠我師

夸謂大言虛誕毗謂諛言阿附天今方降威怒汝衆人無爲夸大毗附也今衆人之威儀盡迷亂其有號爲善人者亦如祭祀之尸不

言不爲矣天下之民方殿屎呻吟莫有敢揆度其事者民遭喪亂無以爲資曾莫有施惠我衆民者皆責之辭也

天之牖民曹氏曰說文穴在屋曰囱在牆曰牖囱音悤○錢氏曰牖開明也如壎如篪壎音喧篪音池壎篪[illegible]人斯○傳曰壎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傳曰璋圭言相合也○疏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如取如攜傳曰取攜言必從也○嚴曰物在地上手擧攜之攜無曰益牖民孔易音異鄭音亦民之多辟音辟無自立辟音闢○傳曰辟法也

六章泛言治民之道也言人心本虛明以物欲窒之則如牖然冥昧罔覺苟能順天之理以開明人心如開牖於牆復其本然之明也如壎篪之相和壎唱而篪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合二璋而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甚易也今民雖多邪辟而本然之天自若亦唯因其固有而開明之耳勿自立法以彊之自立法則是益也非天也六章至八章

皆責寮友而因以誨王也

价人維藩价音界藩音蕃○傳曰价善也○疏曰藩者園圃之籬大師維垣大今如字舊音泰○王氏曰大師大衆也○傳曰垣牆也大邦維屏音丙○箋曰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維翰王氏曰大宗巨室也○傳曰翰幹也○幹榦見文王維周之楨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七章泛言用人之效也言善人所以爲藩籬大衆所以爲垣牆大邦所以爲屏蔽巨室所以爲翰幹國家所恃在此數者苟能使懷我之德則無有不寧矣又同姓之宗子所以爲

城之固亦當保安之勿使此城有壞無室矣

獨居而可畏懼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傳曰戲豫逸豫也 敬天之渝箋曰渝變也 無敢馳驅傳曰馳驅自恣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傳曰王往也 昊天曰旦傳曰旦明也○今曰天號曰旦旦故為明信誓旦旦是也 及爾游衍延之去又音演○傳曰游行也衍溢也

八章泛言敬天之誠也言當敬天之威怒無敢戲謔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無敢馳驅自恣戲豫即無逸所謂耽樂馳驅即無逸所謂游田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皆謂之旦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人善惡可不謹乎張子曰此言天心虛靈之氣纖悉萬物之中其鑒察如在左右而不遺也詩人之言鬼神也如此又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板八章章八句

詩緝卷之二十九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蕩之什 大雅

蕩唐之上溯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蘇氏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為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也

傷者傷悼其將亡甚於刺也臣子作詩皆發於憂國之忠欲以感悟其君雖弊壞已極猶庶幾其改圖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此詩託言文王歎商特借秦為喻耳或謂傷者傷嗟而已非諫刺之比如此殆類後世詞人弔古之作非當時臣子惓惓之義也大序言傷人倫之廢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傷何妨於風刺乎

蕩蕩上帝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 下民之辟音璧○傳曰辟君也 疾威上帝朱氏曰疾威猶暴虐也 其命多辟音僻○箋曰邪僻也 天生烝民箋曰烝衆也 其命匪諶市林反韻亦作忱○朱氏曰諶信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箋曰鮮寡也克能也

周人遭厲王之暴虐呼天而告之曰蕩蕩廣大乎上帝此下民之君也謂天子也今暴虐之上帝何其命之多僻也謂命僻王以爲君也疾威者厲王所爲而天實命之是天爲此疾威也天實爲之則無所歸咎矣然天亦豈欲令厲王爲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也王自不爲善豈天賦予以惡哉首章說得含蓄至五章七章乃發之 朱氏曰蓋殆爲無所歸咎之辭而李自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文王曰咨 傳曰咨嗟也 咨女殷商 曹氏曰契始封於商其地在上洛湯受命於亳殷其地在蒙故後世或謂之殷今曰殷商併舉之也 曾是彊禦 曾音增○今曰曾則也論語曾是以爲孝乎其音曾者辭之舒也嘗也彊禦彊梁禦人以口給之禦○傳曰彊梁禦善也 曾是掊克 掊音裒○釋文曰掊聚斂也○曹氏曰斂民財則作威以勝之不恤也 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傳曰服服政事也 天降滔德 滔音叨○傳曰滔慢也○李氏曰如滔天之滔 女興是力

三章以下設爲文王歎商之辭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文王曰嗟乎嗟汝殷商之君則是彊梁禦善之人則是掊斂好勝之人乃任用之使之居位使之任事天降是滔慢凶德之人以妖孽天下汝又興起崇任之甚力何哉 曹氏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而君子小人之生皆人以謂各有天命將治則生君子將亂則生小人天降滔德是將亂而生小人也然而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亦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衛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 朱氏曰而汝也義類善道也

彊禦多懟 懟音墜○朱氏曰懟怨也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 作音詛祝音晝○箋曰侯維也○傳曰作祝詛也 靡屆靡究 傳曰屆極也究窮也

汝當秉持善道乃用彊禦作怨之人非善類也此人聞之則以流言對非忠言也道途之言豈足信哉小人爲盜賊之行是寇攘不在外而在內也人心相疑則詛祝相要無有屆極窮究之時忠信之衰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 炰音庖烋音哮火交

反。箋曰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背音輩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曰陪陪貳也。疏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

女炰烋自矜氣健于中國斂民之怨乃自以爲德汝所以是非顚倒邪正錯亂不能明爾之德者由汝背後傍側皆無賢人以引翼之也爾之德所以不明者由汝無陪貳之大臣又無賢六卿也背側言前後左右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湎音免。蘇氏曰沈湎也。疏曰酒誥注云飮酒齊色曰湎不義從式朱氏曰式用也法也旣愆爾止蘇氏曰容止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號音豪俾晝作夜

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之事則從而法之也非天使之是汝自爲惡也言此者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也爾之容止旣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飮酒不息呼號讙呼使晝日作夜荒亂甚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蜩音條螗音唐今曰蜩者蟬也諸蟬之總名也螗者蝘也螗蜩也蝘音偃。蜩螗解見七月如沸如羹小大近喪去聲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奰音備。傳曰奰怒也覃及鬼方疏曰覃及延及也旣濟高宗伐鬼方未知何方

飮酒號呼之聲如蜩蟬螗蝘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如羹之熟無小無大皆近喪亡矣而汝等人尚由而行之不改過乎昏亂如此故內致怨怒於中國延及鬼方遠夷亦怒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朱氏曰不時不善之時也

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朱氏曰典刑舊法也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今曰盤庚云懋建大命大命謂國之興亡也

不時者猶言厄運非上天爲此厄運乃殷自不用其先王之舊法耳亦以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也縱無老成舊臣尚有先王法度可以遵守汝曾莫能聽用遂自傾覆其大命而歸咎於天可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沛音貝揭音結。傳曰顚仆也沛拔也。箋曰揭蹷貌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音鉢。箋曰撥猶絕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古之賢人有言植木將欲顛仆沛拔揭然而蹶其枝葉未有折傷而本根實先斷絕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禍敗而王身無道本先撥矣枝葉將從之也殷之鑒戒甚不遠惟在夏后之世謂殷當鑒夏今又當以殷爲鑒意在言外也 歐陽氏曰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爲惡盈滿而禍敗爾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疏曰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如昭之言武公年老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

厲王之世武公爲諸侯庶子作此詩刺厲王因以自警至老常誦之也詩補傳得之孔氏謂武公追刺厲王詩記非之以爲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豈追刺之語乎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以爲其齒四十餘是也疏以爲宣王宣王三十六年即位恐誤矣

抑抑威儀 賓之初筵傳曰抑抑愼密也 維德之隅 傳曰隅廉也。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以此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 王氏曰孔子云古者民有三疾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傳曰戾罪也

廉隅者屋之外角喻人之外有威儀也凡宮室觀其外有廉隅則知其在內之制必方正也如人外有抑抑然謹密之威儀則知其在

內之德必嚴正也人有常言無有哲而不愚者哲而自滿其所守則爲愚矣惟聖罔念作狂豈可不自謹其威儀哉彼庶人之愚是其稟賦之偏如生而有疾非其罪也主於疾而已唯哲人自廢縱而爲愚是則可罪也罪之者以其自取也武公所以自警者切矣。抑詩多自警之意所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謹威儀云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顏色

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盛德
蓋有諸中形諸外也曹氏曰哲人性明本無過惡然而外貌斯須不
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易慢之心一萌則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何所不至故昔之哲
者反化而爲愚其罪在此也
無競維人箋曰競彊也。今曰無競者莫強也孟子云晉國天下莫強焉經中言無
競皆同孟子彊字作強四方其訓之傳曰訓教也。今日以爲訓也。有覺
德行上去聲。今曰釋文云覺知也悟也猶孟子所謂先覺也四國順之訏
謨定命訏音吁。傳曰訏大也謨謀也遠猶辰告。箋曰猶圖也傳曰辰時也
也。今曰入告爾后于內之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箋曰則法也

莫彊者人也能得人則四方皆傚之以爲訓
矣形勢非彊而得人爲彊也有覺悟者德行
也有德行則四國服從之矣欲明明德者先
致其知也用賢脩己治道之大端舉矣猶不
敢輕出之也其於政事必有訏大之謨以堅
定其命令謂先定大計也建謀立畫不貴自
用必使深遠之圖得以時時入告謂廣覽兼
聽也如是而益謹其威儀以儀刑天下則治
道備矣朱氏曰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

令也遠圖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
其在于今興補句。錢氏曰今之興者謂厲王。傳曰自厲王興起之初。今曰
興起也言起而即王位也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湛音
耽。箋曰荒廢也。釋文曰湛樂之甚女雖湛樂從女音汝弗念厥
紹傳曰紹繼也罔敷求先王箋曰敷廣也克共明刑共音拱王
氏音恭。傳曰共執也
今厲王之興即迷亂于政傾敗其德政荒則
國不治德喪則身不脩皆由荒湛于酒也汝
雖湛樂是從獨不思念繼紹之事乎汝不以
繼紹爲念故不復廣求先王之道而執守明

明法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傳曰淪率也。箋曰
胥相夙興夜寐洒埽廷內洒色之上埽音掃。今曰廷宮中也廷朝
廷也廷內指宮庭而字作廷易揚于王庭指朝廷而字作庭古字通用。黃氏曰庭內云者徽
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皆非洒埽庭內之意乎。蹟曰假廷內不埽以見職事不理耳。
李氏曰只是修整其朝廷耳維民之章傳曰章表也脩爾車馬弓
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逿蠻方逿音惕。傳曰逿遠也。今曰左傳
豈敢離逿

王湛樂如此故今皇天不尚其所爲君臣皆
將滅亡如衆泉之流更相灌注一處決潰則
衆流俱竭是淪率相與以亡也今宜改過早
起夜寐洒埽宮室之內言閨門之間當修絜
而自新也如此則可以表示於民矣又不可
忘意外之變故脩治其車馬及弓矢戎兵之
器用此以戒備兵事之起用此以遏遠蠻方
使之不敢來侵庶幾未至於亡耳
質爾人民今曰民之質矣之質質爾猶云樸以身質彼之淳也謹爾侯度
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法度也用戒不虞朱氏曰不億度而至之禍也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詩說曰示漸瀨也。箋曰嘉善
也白圭之玷點店二音。傳曰玷缺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爲也
王又當質爾人民毋導之以浮靡又當謹其
所以御諸侯之法度必如是而後可以戒備
不虞之變也其本則在脩身故當謹爾之出
言敬爾之威儀無不柔順嘉善白玉爲圭其
有玷缺尚可磨鑢而平鑢音慮言語一有缺失

不可復改矣故言不可不謹也
無易由言易音異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音門。傳曰莫無
也捫持也。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言不可逝矣箋曰逝往
也無言不讎朱氏曰讎答也無德不報惠于朋友箋曰惠順
也庶民小子疏曰小子子弟也。今曰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注云民之子孫也
子孫繩繩蘇氏曰繩繩不絕。曰如繩之牽連不絕。今萬民靡不承
由言者自由之言所謂雖其言而莫予違也
王無得輕易自由以言無得言曰我出言苟
且如是今雖無人執持我舌然言出則往而

不可追矣王無有出言而人不讎答之者無
有施德而人不報復之者言必應也王苟能
惠順于羣臣朋友下及庶民與其小子則子
孫繩繩然相繼不絕而萬民亦莫不承順之
矣宜民宜人則福祚無窮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音集。傳曰輯和也。不遐有愆
箋曰遐遠也相在爾室相去聲。朱氏曰相視也尚不愧于屋漏
傳曰西北隅謂之屋漏。箋曰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厞音翡又音肥。疏曰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帟註云帷幕以布幄帟以繒爲

之幄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幄爲小帳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愧屋漏則屋漏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即禮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寡莫歷反霝音亦。曹氏曰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蓋厞隱之處也凡祭設饌於奧奧室之西南隅尊者所居也既畢然後改設饌於西北隅佐食闔戶牖降所以求神於幽也今祭畢而設饌於屋漏厞隱之處禮煩力倦或有墜容人雖不覩神寔臨之可得而欺邪**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古候反。傳曰覯見也。

神之格思傳曰格至也。詩記曰思語辭也。**不可度思**度音鐸**矧可射思**射音亦。箋曰矧況也射厭也

視爾親友君子之時和柔其顏色以接之庶幾不遠有過此顯明之地人皆知脩飭也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無愧于西北隅隱漏之處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發心學之輿而以鬼神言之猶中庸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不度不射乃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尹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慈湖所謂澄

然湛然者也朱氏中庸章句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又曰君子戒謹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暗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也而不敢有斯須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暗於禽獸之域若言防怨而日不見是圖言事親而日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證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又曰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也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

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謹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理義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斯須之間矣

辟爾爲德辟音闢。箋曰辟法也**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傳曰僭差也**鮮不爲則**鮮上聲**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傳曰童羊之無角者也。今曰箋以童羊譬皇后而角觠與政事今不從**實虹小子**虹音紅。傳曰虹潰也。曹氏曰蝃蝀也

曰今日虹謂矧氣也如蝃蝀不正之氣暫見于
天須臾散滅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故自稱小
子也
此章言上行下傚天下皆法爾之德視傚於
爾爾當使之爲臧善使之爲嘉美毋導之以
惡也故必淑善敬謹爾之容止不過愆於威
儀不僭差不賊害則少不爲人所法則者如
人投我以桃我必報之以李爾爲善而民以
善應之必然之理也若身不善而責民之善
猶求童羊之有角實惑我耳不可信也○舊

說武公以小子稱厲王如周公稱成王爲孺
子非也今考楚語云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
猶箴儆於國此言其末年也年表武公終於
平王之十三年詩記推武公卽位年四十餘
其爲世子作此詩之時年二三十耳不應斥
時王爲小子也若以爲追刺則前王已往當
代臣子尤不得斥爲小子矣
荏染柔木 荏壬之上染上聲○曹氏曰荏染柔意也 言緡之絲 緡音閩○
傳曰緡被也○箋曰被之弦以爲弓 溫溫恭人 傳曰溫溫寬柔也 維德之

基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 傳曰話言古之善言也 順德之行
其維愚人覆謂我僭 覆音福○箋曰覆猶反也○今曰僭躐也 民各
有心
厲王剛愎拒諫觀其監謗氣象可見故告以
有荏染然柔忍之木乃緡被之以絲弦而爲
弓亦猶溫溫然寬柔之恭人乃爲德之基本
蓋人主必寬柔然後能容受直言而德日進
也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德而
行之其維愚蔽之人反謂我言爲僭躐人各

有意見何得以汝所見爲是而彊王之從也
武公以諸侯庶子而論國家之理亂發義理
之精微故愚人以爲後生僭躐也
於乎小子 於乎音烏呼○釋文曰凡烏乎二字相連皆放此 未知臧否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提音啼
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 歐陽氏曰靡盈不自滿
誰夙知而莫成 莫音暮○傳曰莫晚也
此章武公自警之辭因上章人謂已爲僭而
內自省也歎言我小子涉歷尚淺誠未知事

之善惡然嘗親炙於長者矣長者非但攜我
之手且示我以已驗之事非但面命我且提
我之耳而告之謂親承其教誨而非剽聞於
人也借曰我未有所知亦已抱子爲人父矣
年齒浸加日月逝矣豈可不汲汲自勵以力
踐所聞而侵尋虛老一生邪學問之道患在
自滿則不復有進人若能不自盈滿豈有早
聞道而晩乃成者乎謂已早聞先生長者之
教今當去箇矜字庶能佩服而勿失之此見
武公切問近思工夫也。舊說以小子爲斥
王左傳襄公四年魯人之歌云我君小子是
古人稱幼君爲小子武公時爲世子則不可
斥王爲小子也至若攜手提耳豈君臣之辭
哉或又以爲武公老作此詩故呼其同寮爲
小子武公學問深粹謙抑自處年九十有五
猶求益於其國之臣若咨然以老成自處而
呼王朝同寮爲小子不似武公之氣象也曲
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奉芳

勇反負劒辟咡詔之辟音僻咡音二註云傾頭與語又
云口耳之間曰咡是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詔
小子之常此詩所言形容親承之意耳正淇
奧所美切磋琢磨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音蒙。傳曰夢夢亂也。傳曰
殆矣云昏亂之貌也我心慘慘驂之上。傳曰慘慘憂不樂也誨爾諄諄
箋曰口語諄諄然聽我藐藐音莫字亦作邈。箋曰藐藐然忽略不用。疏曰不
聽受之貌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音冒。傳曰耄老也。今曰聿遂也許然之辭
昊天甚明照察於我我不樂其生也蓋視王
之意夢夢然昏亂我心之憂慘慘然憔悴我
誨爾諄諄然詳熟汝聽我藐藐然不入不以
我言爲教乃反以我爲虐借曰我未有所知
然亦從此將老矣豈可以吾言爲不足聽乎
時武公未老故言亦聿既耄猶九月蟋蟀在
堂歲實未莫而言歲聿其莫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箋曰止辭也聽用我謀庶無大
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喪去聲取譬不遠昊天不

忒箋曰忒差也回遹其德疏曰回遹邪僻也俾民大棘箋曰大棘大困急也

又歎言我小子非敢臆說所告爾者皆先世舊章王能聽用我謀庶幾不至於大悔天方艱難將喪滅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之福善禍淫豈有差忒哉皆王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大急自取之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箋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疏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爲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也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入爲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爲入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爲入畢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爲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知字良夫也

菀彼桑柔菀音鬱。傳曰菀茂盛貌其下侯旬如字又音荀傳曰旬言陰均也捋采其劉捋力活反。王氏曰劉殺也殺言盡之也。蘇氏曰殘也。今曰書盤庚重我民無盡劉左傳虔劉我邊陲瘼此下民瘼音莫。傳曰瘼病也。不殄心憂箋曰殄絕也倉兄填兮。倉兄塡音劇況陳。蘇氏曰倉蒼也。說文曰傷也。錢氏曰倉讀如愴兄讀如況古文假借未加偏旁也。傳曰兄滋也塡久也。疏曰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滋多故況爲滋也。今曰兄與況字同況也永歎訓茲此倉兄及下文亂況斯削訓滋倬彼昊天倬明大貌寧不我矜箋曰矜哀也

興也菀然茂盛之桑其葉穉而柔濡其下陰均人息其下者得其芘蔭也及蠶者捋采一朝殘盡之則其樹下之民病於日所炙矣亦猶王剝喪其德則民不得其芘蔭也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愴滋久而不已於是呼倬然明大之昊天而訴之曰寧不哀矜我乎蘇氏曰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言周之盛也如桑之方茂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然凋弊如桑之既采

四牡騤騤音葵。傳曰騤騤不息也旟旐有翩旟旐音與兆翩音篇。旐解見鄘干旄旐解見出車。錢氏曰翩飛揚也亂生不夷傳曰夷平也靡國不泯泯音敏。傳曰泯滅也民靡有黎音黎。今曰黎衆也書黎民於變時雍詩羣黎百姓皆衆也王氏以黎爲黑如黔首之義然民靡有黑則不辭矣具禍以燼音盡。箋曰具俱也災餘曰燼疏曰燼是燋燭既然之餘燋音爵。於乎有哀於乎音烏呼國步斯頻傳曰步行也頻急也。曹氏曰國步猶天步也天之所行謂之

天步則國步者國之所行也。陳氏曰國步國運也

王政不綱諸侯相攻故兵車駕其四牡騤騤然不息所建旟旐翩翩然飛揚禍亂日生而不平夷無國不見殘滅也民無羣衆之聚其稀踈矣俱遇此禍將爲灰燼而無餘矣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急也。四牡騤騤旟旐有翩或考厲王無征伐之事遂以爲使臣奔走於道路然味詩之意政是厭苦兵革如杜甫所謂車轔轔馬蕭蕭下言靡國不泯知

爲諸侯相攻矣

國步蔑資蔑音滅天不我將箋曰將猶養也靡所止疑音逆魚陟反朱氏音乞魚乞反今韻略音疑魚陵反音雖不同皆訓定也云徂何往朱氏曰徂亦往也君子實維今曰君子指厲王秉心無競傳曰競彊也。今曰謂自彊也執競武王誰生厲階傳曰厲惡也至今爲梗音鯁。傳曰梗病也。錢氏曰水上浮木塗水者。今曰飄蓬斷梗

國運困窮無所資賴天不我養無所止定內不得安也云欲往而果何所往外無可向也厲王不自彊以爲善復是何人生此禍亂之階至今爲梗病乎王實爲之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宇見卷阿我生不辰箋曰辰時也逢天僤怒僤音亶。傳曰僤厚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處音杵多我覯痻音閔又音昏。疏曰覯遇也。箋曰痻病也孔棘我圉音語。箋曰棘急也。傳曰圉垂也。疏曰邊垂也

周家土宇昄章今日以侵削矣故我憂心慇慇然念之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自恨生於亂世也是時鎬京在西中原在東自西至東無有寧居者言京師及中原皆亂也

京師及中國既亂我見其病已多矣而我邊垂又甚急是內外皆不得其安也

爲謀爲毖音秘。傳曰毖愼也亂況斯削告爾憂恤箋曰恤亦憂也誨爾序爵箋曰次序賢能之爵。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大之下賢則又大夫之若小加大法破義違閒親新閒舊則失其序矣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今考唐風噬肯來逝朱氏云發語辭氏云噬逝通。傳曰濯所以解熱也其何能淑箋曰淑善也載胥及溺箋曰胥相也及與也

此教王以用賢言王非不爲討謀非不爲謹毖然而禍亂滋甚益以侵削是謀之不得其

道而所與謀者非人也故我今告爾以當憂恤之事誨爾以次序官爵辨別賢否之道誰能手執熱物而不以水濯之乎以水濯手所以殺其熱欲止亂而不用賢猶欲止熱而不以濯也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乎則相與陷溺於禍難而已

如彼遡風遡音素○傳曰遡嚮也亦孔之僾音愛○傳曰僾唈也唈烏合反○箋曰使人唈然不能息○疏曰郭璞云嗚唈短氣也風唈人氣使人不能喘息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荓音烹徐音餅○傳曰荓使也○解見小毖○箋曰逮及也

好是稼穡好去聲力民代食疏曰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有功加於民者也○嚴氏曰代耕而食稼穡維寶箋曰耕種曰稼收斂曰穡代食爲好如字

君子視厲王之亂如遡嚮於疾風亦其僾唈使人短氣而不能喘息也民本有恭肅之心而王乃使之怠慢不及事謂奪其農時使不得耕穡也今當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於民者則使之代耕而食言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爲寶而不可輕食祿以代耕者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箋曰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稼穡卒痒音羊○箋曰卒盡也痒病也哀恫中國恫音通○箋曰恫痛也具贅卒荒贅音綴○傳曰綴屬也荒虛也○疏曰贅猶綴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云君若贅旒然靡有旅力旅力解見北山以念穹蒼王氏曰穹蒼天也

天今降此喪亂將滅亡我所立之王謂王室也是以降此蟊賊之蟲使稼穡盡病可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贅屬而危矣盡荒虛而空矣

羣臣無有盡衆力以念及天意者是代食者其人非好也

維此惠君箋曰惠順也民人所瞻秉心宣猶今曰宣布也○箋曰猶謀也考愼其相鄭去聲毛如字維彼不順自獨俾臧今曰自獨猶獨自也○箋曰臧善也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維此順道之君爲百姓所瞻仰內則能秉持其心而有常德外則宣布其謀而不自用又考察謹擇其輔相維彼不順道之君乃欲用獨自之見而使之善何由得善乎以己自有

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衆故使民盡迷惑如
狂也自有肺腸卽抑詩民各有心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甡音莘○傳曰甡甡衆多也朋友已譖今莊蔭反舊音譖不胥以穀箋曰胥相也穀善也人亦有言進退
維谷傳曰谷窮也○疏曰谷是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
視彼林中其鹿羣輩同行甡甡然衆多今羣
臣相譖不能有善禽獸之不如也人亦有言
無道之世進退皆窮如陷山谷然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錢氏曰聖人聽言迎解其意維彼愚人

覆狂以喜覆音福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曰胡之言何也
聖人於人之言能瞻之於百里之外謂望之
而喻其意也若彼愚人禍敗已迫而不自知
方且狂迷而喜樂不以爲憂如此則雖諄諄
然誨之亦不悟矣我非不能言如此畏忌何
言王監謗將得罪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傳曰迪進也○今曰書不迪有顯戮其尚迪果毅註迪進也又夏迪簡在王庭維彼忍心是顧是復疏曰顧眷也復復重也○今曰復如顧我復我之復民之貪亂箋曰貪猶欲也寧爲荼毒荼音徒○

疏曰荼苦菜也毒螫蟲也
維此善人王不求索之不進迪之維彼有殘
忍之心者王乃顧視而眷念之重復而綢繆
之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寧爲荼
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
大風有隧大如字鄭音泰隧音遂○傳曰隧道也有空大谷維此
良人作爲式穀今曰式法也穀善也從鄭維彼不順征以中
垢垢音苟○今曰征猶攻也○曹氏曰征猶討也中垢猶內汚也蓋以閨門之事汚衊之若仔風之詆毀王商是也衊音蔑

大風損物喻小人也其來有隧道必從空大
谷中喻小人乘虛而至也若主德剛明君子
道長則國有充實之象小人無由至矣善人
所作爲之事皆合於法皆本於善無可指摘
彼不順之小人乃攻以內汙之事蓋其立朝
行已無間可乘唯以曖昧之言誣之使之無
由自明耳此小人陷君子之常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敗音拜○箋曰類等夷也聽言則對箋曰對答也誦言如醉箋曰誦詩書之言也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音佩。箋曰悖逆也。今日韻亦作詩亂也

大風有隧道而至如貪人有緣由而至也貪人進則善類敗矣小人好人從己唯聽彼之言則喜而對答之誦古人之言以告之則不悅而如醉不對之矣彼旣不用善言而欲使人從己是反使我悖亂於道也疏曰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史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聽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朱氏曰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所謂貪人其榮公也歟

嗟爾朋友朱氏曰寮友也予豈不知而作今曰即下章旣作爾歌之作如彼飛蟲疏曰蟲是鳥之大名故曰羽蟲三百鳳凰爲長時亦弋獲旣之陰女陰王如字鄭音蔭女音汝。曹氏曰陰蓋覆不暴揚之反予來赫鄭許嫁反毛如字。釋文曰亦作嚇音赫莊子以梁國嚇我是也。曹氏曰以言欺人也

嗟爾寮友汝蹤跡詭祕我豈不知實事而妄作此詩乎如彼蟲鳥之飛時亦爲弋者所得吾之言亦有時而中也予旣覆蓋於汝不暴揚汝之事汝反謂予不知而來欺赫予也

民之罔極罔極解見衛氓。朱氏曰民之貪亂而不知所止職涼善背涼毛如字鄭音亮背音佩。箋曰職主也。傳曰涼薄也。疏曰莊三十二年左傳云虢多涼德。朱氏曰善背工爲反覆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今曰競強也謂強禦也

涼言刻薄競言彊禦盜言貪黷三者皆謂小人當時必有所指由此三小人致亂故皆以職言之民之亂無窮極者主由此刻薄之人善爲欺背之事也彼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也民之所以邪僻者主由此彊禦之人用力爲虐也

民之未戾傳曰戾定也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音利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民之所以未定者主由此盜臣爲寇攘之行也羣小不和自相毀訾其涼者見盜者貪黷已甚亦言其不可而覆背以詈之矣謂其黨亦自知其非也涼背盜而詈之故上章言職涼善背也善詈工於罵也涼者雖歸咎於盜欲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不可隱諱矣成上章予豈不知而作之意詩記

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發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嚴氏詩緝卷之二十九

詩緝卷之三十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箋曰仍叔周大夫也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宣王承厲王之烈 朱氏曰烈暴虐也 內有撥亂之志 疏曰何休注公羊云撥猶治也 遇烖而懼側身脩行 去聲○疏曰側反側也憂自不安 欲銷去之 去上聲 天下喜於王化復行 復扶又反 百姓見憂 疏曰百姓見彼憂矜 故作是詩也

宣王卽位初年遇旱未有施設天下已喜於王化復行者以其有憂民之心而預期之也 解頤新語曰宣王興起他未及施爲首以百姓爲憂可謂知本矣故天下已深喜之謂其能復行王化也昔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使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卹民之心夫列國之公子出其言善君子謂其可以爲君則宣王因旱而憂百姓王化復行何疑之有御說音禦悅

倬彼雲漢 倬音卓○桑柔傳曰倬明大貌○箋曰雲漢天河也○疏曰河精上爲天漢○曹氏曰或謂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或謂箕斗間爲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則隨天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爲漢左傳昭十七年星孛及漢梓愼云漢水祥也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氷先見於漢 昭回于天 箋曰昭光也○傳曰回轉也○疏曰水氣精光也○

曹氏曰天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爲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王曰於乎音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音荐○傳曰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擧箋曰靡無也靡愛斯牲曹氏曰左傳謂天災有幣無牲此諸侯之禮耳若祭法所謂祈禳於坎壇雩宗祭水旱皆用少牢天子則有牲矣宗鄭讀爲禜榮敬反圭璧旣卒傳曰卒盡也寧莫我聽協句平聲○箋曰寧曾也

宣王憂旱夜不能寐起觀天象以占雨候見倬然明大之雲漢精光回旋於天夜晴無雲則天河明未有雨候也宣王於是歎傷曰嗚

呼今之人何罪乎而天降此喪亂使饑饉重至謂頻年旱也我之禱雨無有神而不擧祭之者牲玉皆所以供祭祀牲則不敢愛圭璧則用之已盡神曾莫我聽乎○此詩多用寧字或訓曾或猶偏或爲願辭或訓安不可執一今隨文解之

旱旣大甚大音泰蘊隆蟲蟲王氏曰蘊隆蘊積隆盛○疏曰釋訓云爞爞熏也郭璞云旱熱熏炙人也不殄禋祀自郊徂宮箋曰宮宗廟也上下奠瘞音意○傳曰上祭天下祭地○疏曰奠謂置之於地○釋文曰瘞埋也靡神不宗箋曰宗尊也后稷不克錢氏曰克勝也上帝不臨秏斁下土斁音妬○箋曰斁敗也寧丁我躬曹氏曰說文云寧願辭也○傳曰丁當也

天久不雨旱旣大甚矣其旱氣蘊積隆盛蟲蟲然其熱熏人我爲禱雨之故禋祀未嘗止絶從郊而至宗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無有神而不尊祀之者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非不臨顧我而力不足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力足以勝旱災而不肯

臨顧我與其爲旱以秏敗下土寧使災禍常我之身此至誠慘怛之辭也李氏曰史記宋世家熒惑守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旱旣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今曰不可推如孟子言王無罪歲宋景公不欲移災於股肱之意兢兢業業傳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今曰業業危動恐懼也嚴氏曰壯業業鄭氏以爲動當爲動而不息常武赫赫業業毛氏以爲動當爲震動可畏此詩及召旻兢兢業業長發有震且業毛氏皆以爲危當爲危動恐懼三詩不同皆動之意

如霆如雷霆解見采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疏曰釋詁云孑然孤獨之貌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曹氏曰說文云孑無右臂曰孑言其獨也昊
天上帝則不我遺遺跡曰不遺留其意將欲盡殺也胡不相畏先
祖于摧在雷反

宣王言旱旣大甚皆已不德所致不可推其
過於他人承上文寧丁我躬之意也吾心兢
兢然而恐業業然而危如聞霆之奮擊雷之
發聲也周之民多死亡矣今所餘之衆民又
將無有孑然孤獨而存者矣昊天上帝不使

我有遺類何不畏先祖之業摧落乎庶天以
先祖之故而矜念之也

旱旣大甚則不可沮音咀○傳曰沮止也○今曰自沮也赫赫炎
炎傳曰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云我無所大命近止大命解見蕩
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傳曰先正百辟卿士也○箋曰雩祀所及者○疏曰正長也先世爲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則不我助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今曰寧猶偏也

宣王言旱旣大甚我當多方思所以救之不
可自沮禱祈不應則人易以自沮而怠心生

反覆此詩宣王欲銷天變之意愈堅愈銳可
謂不自沮矣旱氣赫赫然熱氣炎炎然宣王
憂之之甚曰我措身無所矣大命將近謂國
將亡也曾無瞻視而顧念之者古者有德之
羣公先世爲官之正長凡雩祀所及者則皆
不我佑助父母與先祖之靈何其偏忍於我
而不見救乎

旱旣大甚滌滌山川滌音敵○傳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疏曰蓋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錢氏曰洗也山無木川無水如滌之然旱魃爲虐魃音跋○傳曰魃旱神也
如惔如焚惔音談○傳曰惔燎之也○疏曰焚燎皆火燒之名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傳曰熏灼也○疏曰熏灼俱焚炙之義羣公
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今曰寧[illegible]困反

旱久則山枯川竭故如滌濯然旱魃之神爲
此虐害如火之惔燎焚燒我心畏憚暑旱其
憂心如爲火所熏灼羣公先正曾不聞知而
見察昊天上帝如厭棄我則寧使我遯去以
避賢者無以我故而使百姓受害也

旱旣大甚黽勉畏去黽音閔○錢氏曰黽勉猶勉強也胡寧瘨

我以旱瘨音顚曰瘨病也。箋憯不知其故憯驂之上。錢氏曰憯痛也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箋曰虞度也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始欲遯去既又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勉於此不敢去也天何偏病我以旱乎水旱之災皆由政失必有以自取之但痛哉不知其何故而致此也知其故則當速改矣惟不知其故因念恐有得罪於神祇者我祈豐年則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豈上天不度知

我心乎我敬事明神如是當不恨怒於我而降此旱災也曹氏曰月令云孟冬天子祈年于天宗大割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者大殺羣牲而割之也又云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官籥章氏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其祀至於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徧及可謂夙矣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則方與社亦不莫矣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箋曰人君以羣臣爲友鞫哉庶正鞫音菊。箋曰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今曰鞫與南山曷又鞫止之鞫字異音義同皆窮極也

南山言滿亂之極此詩言勞苦之極疚哉冢宰疚音救。箋曰疚病也窮哉病哉者言勞倦也趣馬師氏趣騶之上。趣馬解見十月之交。今曰師氏地官中大夫膳夫左右今曰天官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靡人不周今曰周徧也周爰咨諏之周傳以爲救今不從無不能止今曰無猶毋也言毋自謂不能而止不爲也瞻卬昊天卬音仰云如何里十月之交悠悠我里箋曰里居也。今曰田里也旱則田里無聊也鄭訓憂破字作悝不若從本字

人君以臣爲友相與綱紀四方者今羣臣以救旱之急於常務之可緩者不暇整整故云散無友紀也自庶官之長冢宰之官皆究心

於禱祈賑救之事或奉行之或討論之夙夜不遑以致勞瘁故云窮哉病哉也窮極言勞苦之極也庶正冢宰既皆勞瘁下至趣馬也師氏也膳夫也左右之臣也靡不周徧罔無一人不勞瘁也人皆勉力救荒無有自謂不能而遂止者宣王瞻仰昊天而歎曰田里之間將如何乎必有愁歎之聲矣憂民之辭也

。舊說以窮哉疚哉爲諸臣勤於事而[illegible]食庶正冢宰位高祿厚恐未至此又以[illegible]

賙給羣臣救荒當先及小民不應但賙給有
位也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
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隷各以其兵
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近王之兵故令勉其兵也徹膳者天子日食
太牢令減損之左右君之左右總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嘒音諱。傳曰嘒衆星貌大夫君子昭
假無贏假音格贏音盈。呂氏曰贏餘也夫命近止無棄爾成
何求爲我爲去聲以戾庶正傳曰戾定也瞻卬昊天曷
惠其寧

宣王以旱之故夜不能寐瞻仰昊天不見雲
興而唯見嘒然之衆星未有雨證也於是呼
其臣而勉之曰大夫君子我之所以昭格於
天以禱雨者已無贏餘戾然未得雨則死亡
將近不可遂已而棄其前勞更思所以禱祈
必得雨而後已所謂則不可沮也若此者非
求爲我之一身乃所以定衆正也未有民不
寧而庶官定者也瞻卬昊天何時惠我以安
寧乎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崧音嵩尹吉甫美宣王也箋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
官氏。曹氏曰尹官也以官爲氏天下復平復音服又扶又反能建國
親諸侯疏曰能建國親諸侯雖爲申伯發文要是總言宣王之美襃賞申伯
焉朱氏曰申國名
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送其行之詩也
崧高維嶽傳曰崧高貌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駿極于
天駿音峻。傳曰駿大也極至也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曰鄭氏注孔
子閒居云仲山甫及申伯也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傳曰幹也。解見

維周之楨四國于蕃方元反。王氏曰蕃言扞蔽四方于宣王氏曰宣
言播敷
首章以仲山甫比申伯也詩人之意謂申伯
佐宣王中興關國家之運則其生必不凡故
設爲神異之辭言崧然而高竦者嶽也其山
駿大極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
甫及申伯也當時仲山甫爲相申伯亞於山
甫此詩爲美申伯而以山甫並言蓋謂申伯
與山甫伯仲間耳借山甫以大申伯也維此

申伯及山甫皆爲周室之翰幹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蓋山甫兼總内外之任而申伯則專主蕃宣之職也。此詩首章主申甫而言謂申甫之生必有所自來故推原於嶽降以尊之非申甫實爲嶽神也舊說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嶽神福與其子孫則執着於嶽降之文以辭害志矣此詩言嶽降申甫猶烝民言天生仲山甫耳鄭氏注禮旣以甫爲山甫而箋詩乃以

十一

甫爲甫侯自爲異義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侈揚申伯也蓋泥嶽神福四嶽之子孫謂申甫皆姜姓耳或者疑甫爲子中爲國則名稱不類故以申甫皆爲國不知古人文辭難以例拘舜典稱稷契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絳以封邑灌以姓皆不類也

亹亹申伯 箋曰亹亹勉也。李氏曰按史記周本紀申者乃侯爵也以其爲方伯故謂申伯。今曰方伯者一州之牧 王纘之事 纘音纂。箋曰纘繼也。李氏曰王

纘之以事如北門政事一埤益我 于邑于謝 王氏曰國之所都亦曰邑。傳曰謝周之南國也。疏曰申伯先受封於申國本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今曰西漢地理志申國在南陽宛縣後漢地理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申謝其地相近 南國是式 疏曰南國謂謝旁諸國式則爲一州之牧 王命召伯 傳曰召公也。疏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任伯所住 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 錢氏曰登升也自卿士爲牧伯故曰登 世執其功 傳曰功事也

次章述封謝也申伯亹亹然勉於職故王纘之以事其任益重也往邑謂去京師而就國

十二

邑也往謝指其邑之所在也先虛言之後實言之也申伯爲一州之牧使南國有所法式王於是命司空召穆公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申伯元爲諸侯今爲州牧於謝是升此南邦也世世執守其功長爲牧也。詩人之辭多以一事分兩節言之如載脂載舝止於脂舝一事耳今言載脂則謂塗脂於舝言載舝則謂設舝於車是剝是菹止是以爪爲菹一事耳今言是剝則謂以刀削瓜言是菹

謂淹瓜爲菹于周于京止言周京一事耳今
言于周則指國言于京則指國所都之地此
于邑于謝語勢正與于周于京同箋以上于
爲往下于爲於今不從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箋曰庸功
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公劉遷于豳而
徹田爲糧今申伯之改邑于謝亦必徹其土田○錢氏曰厲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
王命傅御錢氏曰王命申伯傅相及治事之官遷其私人傳曰私人家臣
也○錢氏曰遷謂禮遣之

三章申上章營謝之事也王又告申伯以改
邑之意云我欲使汝爲法於此南邦今因此
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爾之功言尊顯之也
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
邑凡申伯土田以徹法定其稅賦十取其一
王又命申伯傅相及治事之官遷其家臣而
資遣其行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俶音觸○王氏曰俶始也○錢
氏曰始作之也寢廟既成既成藐藐藐辭音我同○錢氏曰藐藐高廣貌

王錫申伯四牡蹻蹻蹻音腳○傳曰蹻蹻壯貌○今曰本訓舉足行高故爲
壯貌鉤膺濯濯鉤膺解見采芑○疏曰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
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樊讀作鞶○錢氏曰濯濯鮮明也
四章述召伯既營謝及王錫遣申伯也申伯
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始作其城郭又作寢
與廟以定其人神所處此寢廟既成矣既成
之貌藐藐然高廣也王將遣申伯乃賜以四
牡之馬蹻蹻然強壯又賜以馬婁頷之金鉤
及在馬膺前之樊纓皆濯濯然鮮明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乘去聲○傳曰乘馬四馬也我圖爾居
莫如南土錫爾介圭疏曰毛以爲桓圭九寸鄭以爲圭長尺二寸謂之介
○疏記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謂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富是諸侯之常去蓋介之
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以作爾寶傳曰寶瑞也○
疏曰毛以爲瑞節所執之王鄭以介圭非諸侯所執故以爲寶往近王舅近音記○
傳曰近已也○箋曰近辭也○疏曰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知姜氏生宣王南土
是保箋曰保守也
五章申述錫遣之事也王發遣申伯之國賜
之以路車即上文鉤膺金路也賜以一乘之

馬鉤上文四馬蹻蹻也申伯以異姓受金路異恩也故侈君之賜而申復言之也王因告申伯我謀爾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又特賜汝以大圭爲汝所執之瑞申伯侯爵當賜信圭七寸耳稱介圭亦侈君賜而美大言之也寶玉以分同姓申伯以異姓受賜亦異恩也王又命之曰往巳王舅當於南土是保守也○舊說以上賜四牡鉤膺是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按周禮巾車金路有鉤本以封同

姓申伯以異姓受此賜侈矣乃止爲私恩名器無乃褻乎此詩多申複之辭旣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旣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旣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旣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旣曰謝于誠歸又曰旣入于謝旣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旣曰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此詩無事申言之宜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

申伯信邁（箋曰邁行也）王餞于郿（餞音賤郿音眉又音媚○箋曰餞送行飮酒也○疏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申伯還南（還音旋）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峙音峙粻音張○錢氏曰峙猶聚也）式遄其行（遄市專反○箋曰遄速也）

六章述申伯往謝也申伯於是信行矣郿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王至豐冊命申伯於文王之廟故行餞送之禮于郿申伯北就王命于岐周乃旋反而南行其於謝邑誠然歸之矣言信邁誠歸蓋申伯志存王室宣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邁誠歸謂果然成行也前此申伯未發之時王巳豫命召伯以徹法稅其疆土預峙具其糧食今自京至國無缺乏之用是以速申伯之行使在道不留滯也○郿豐皆在鎬京之西其地相近王命申伯爲州牧

改邑於謝必冊命於文王之廟故告廟畢而
飲餞于郿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召誥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文王之廟在豐
命諸侯必至豐告廟于周受命亦豐廟也郿
即董卓所築郿塢漢志音媚

申伯番番音波書作番番音義同。曹氏曰秦誓云番番良士孔安國以番番為勇武貌然下文以仡仡勇夫為所不欲則不當以番番為勇武蓋耆艾之狀也。今日秦誓以旅力既愆為番番則為耆艾可知也既入于謝徒御嘽嘽音灘。傳曰徒行者御車者。朱氏曰嘽衆盛也。考見四牡周邦咸喜蘇氏曰周人也戎有良翰箋曰戎有汝也翰幹也不顯申伯傳曰不顯顯矣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箋曰憲表也言為文武之表式

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
申伯番番然耆艾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
御車者嘽嘽然衆盛普天王土侯國皆周邦
也南方諸國喜得良牧於是相慶曰汝有良
翰蔽矣州牧得人諸國皆賴之也申伯為南
國所悅如此豈不光顯乎申伯為王之長舅
文人武人皆以為表憲言其文武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疏曰柔惠安順也揉此萬邦揉柔之去聲又上聲。錢氏曰揉謂柔伏之。曹氏曰漢公孫弘云揉曲木者不累日顏師古注云揉謂撓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耳。疏曰周無萬邦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聞于四方聞音問吉甫作誦箋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其詩孔碩箋曰碩大也其風肆好蘇氏曰肆極也以贈申伯箋曰贈送也

八章言作詩送行也臣道以柔順為體然必
貴乎正直所以為全美萬邦若有不服之國
申伯為牧能揉之使順其聲譽聞達于四方
今我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辭甚大其風足
以感動人之善心又極其好以此贈申伯之
行也所言王室依賴諸侯表式皆天下安危
之大計是其詩之大也美其功以勉之是其
風之好也王氏曰吉甫作此詩以贈申伯而序以為美宣王則工之美於是乎在蓋唐史臣贊裴度云非度破賊之難也任度之為難也申伯信賢矣任申伯者豈不賢乎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去聲。疏曰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材藝者也是賢能

對爲小別數則皆相通也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
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吉甫作詩以送
之也
天生烝民傳曰烝衆也有物有則傳曰物事也則法也民之秉
彝音夷。箋曰秉執也。傳曰彝常也好是懿德好去聲。傳曰懿美也天
監有周箋曰監視也昭假于下假音格。箋曰假至也保茲天
子生仲山甫傳曰仲山甫樊侯也。疏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
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
陽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
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首章言天生仲山甫也天生衆民具形而有
物稟性而有則則即常則也以其具於吾身
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如有耳目則
有聰明有父子則有慈孝皆天理之不可踰
也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
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有關於
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今天視有周之
德昭明假至於下故保佑此宣王而生仲山

甫之賢以輔佐其中興之功也有周總一代
言之天子指宣王也言由先世積德之久故
天眷宣王爲生賢佐也。孔子閒居舉維嶽
降神生甫及申曰此文武之德也謂文武之
德施及後世故天生申甫以佐中興與此詩
意同此詩欲美山甫故謂山甫天實生之若
所稟獨厚於人者要之仲山甫能勿喪耳楊氏
曰近取諸身百骸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焉視聽言動
必由於禮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敬爲子而止於孝爲父而止於慈此

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長幼朋友之則也皆天理之常
也民秉其常則莫不好懿德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如此其生仲山甫也亦若是而
已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箋曰嘉美也令儀令德箋曰令善
也小心翼翼箋曰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箋曰古訓先王之遺典也
威儀是力蘇氏曰力勉也天子是若傳曰若順也明命使賦
傳曰賦布也
次章備舉仲山甫之德其德柔和而嘉美不
過其則言柔得中也令儀則動止雍容令色

則容貌溫粹見於外者無不善矣又小心翼
翼然恭敬表裏如一也又能惟先王之訓典
是法惟一身之威儀是勉惟天子之所行是
順天子有明命則使山甫布之。山甫令儀
令色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
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
亦所以檢攝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
莊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
矣可不勉歟大臣以道事君而曰天子是順

何也順者臣道也坤道也坤元承天順也六
二直方亦順也事君盡禮順也有犯無隱亦
順也將順正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也周
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然則天子是若非面
從容悅之謂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箋曰百辟百君也纘戎祖考箋曰戎猶汝也繼汝先祖先考。李氏曰山甫祖考嘗居是官矣。今曰戎毛氏訓大鄭氏訓汝今以戎雖小子戎有良翰之類當從鄭念茲戎功之類當從毛王躬是保箋曰保安也出納王命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錢氏曰出謂王所放行出之於下納謂羣臣奉請復命納之於上王之喉舌傳曰喉舌冢宰也。箋曰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疏曰上云式是百辟故爲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之官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箋曰莫不發應

三章備舉仲山甫之職也王命仲山甫曰我
以汝爲諸侯之法式纘繼汝先祖先考而保
安我王躬出王命則承而布之納王命則行
而復之作王之喉舌賦布其政教於畿外使
四方於是發應出納則居中以通達上下之
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治詩記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補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盡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李氏曰肅肅嚴也仲山甫將之傳曰將行也邦國若否音鄙。釋文曰否惡也。舊方九反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音懈。今曰解怠也以事一人

四章申上章賦政之事也言肅肅然而嚴者
王命也仲山甫將而行之諸侯之有賢否者
仲山甫則辨而明之山甫既明又哲下以保
全其身謂善處功名無悔吝瑕疵之可指又

早夜不解怠以奉事天子詩記曰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宜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誤矣保身乃巳事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毋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狗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省察其身奉事其主亦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朱氏曰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錢氏曰於一事有見亦可以言明至於哲則無不見也明至於哲盡見天下之理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不可保身上能嗇啓不必卑在遠害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茹音孺又音汝○箋曰柔猶濡毳也毳昌銳反本又作脆○廣雅曰茹食也○疏曰取菜之入口名爲茹○曹氏曰茹者呑嚥之名若茹草茹毛然凡魚肉柔也則呑嚥之剛則吐之箋曰剛堅強也○曹氏曰骨鯁則吐棄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矜與鰥音義同不畏彊禦解見蕩

五章言其剛柔不偏也人有嘗言謂物之柔者人則茹食之物之剛者人則吐出之喻陵弱而畏彊也惟仲山甫則柔不茹而剛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也疏曰不侮不畏即是不如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輶音酉又音由○箋曰輶輕也民鮮克舉之鮮上聲我儀圖之箋曰儀匹也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傳曰袞冕者君之上服也○箋曰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維仲山甫補之

六章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人有常言謂德之在人根於固有反而求之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自暴自棄也吉甫於儀匹之中圖謀之求其能舉德者乃維仲山甫能舉之人有不及則賴良朋切磋之助有愛其人之心則亦思效忠盡以助之今吉甫之心雖愛山甫而欲助之而山甫全德吉甫無可以致其助也王之職有闕失仲山甫能補之使無闕也袞職者斥王也

仲山甫出祖箋曰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曹氏曰顔師古注漢書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昔黄帝之子纍祖好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祀以爲行神其祭設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四牡業業箋曰業業動也○今曰動而不息之意有考見雲漢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音棚○今曰以此爲行親即不息之意考見出車八鸞鏘鏘鸞解見采芑○箋曰鏘鏘鳴聲王命仲

山甫城彼東方（傳曰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蘇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補傳曰竊意夷王時雖遷而城郭未爲周備故宣王城之爾）

七章言城齊之役也王命山甫城齊遂爲祖道之祭而行其所乘之四馬業業然動而不息其所從之行夫捷捷然而敏常恐不及事也其所乘之四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所以爲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令往築城於東方之齊國蓋去薄姑而遷臨菑也

四牡騤騤（音逵。○今曰彔彔傳云騤騤不息也）八鸞喈喈（音皆。○錢氏曰喈喈和鳴也）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箋曰穆和也）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八章言作詩送行也山甫往齊而周人望之欲速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吉甫自言我作此工師之誦穆穆而和如清微之風可以化養萬物山甫心在王室其在外多有所懷思以此詩慰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韓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箋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疏曰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此韓是武王之子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李氏曰此

詩言錫命者蓋宣王錫韓侯以命耳所謂能者蓋錫之者非妄予而得之者非妄受春秋書錫命者三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之者皆妄予而得之者皆妄受何以為能錫命乎

韓侯來朝而歸尹吉甫作詩以送行也

奕奕梁山傳曰奕奕大也。疏曰梁山韓國所在。曹氏曰漢地理志云禹貢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而唐同州馮翊縣有韓城古韓國即步梁也。李氏曰禹貢云治梁及岐今在同州彭城縣其後屬晉春秋時梁山崩乃晉望也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注云晉國所望祭則是韓滅之後故以為晉之望維禹甸之甸音真鄭音盛。傳曰甸治也有倬其道倬音卓。箋曰倬著明也。疏曰有倬然著明之道韓侯受命李氏曰非韓魏趙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邘晉應韓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邘音于見僖二十四年。疏曰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箋曰戎猶汝也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解。今曰解息也虔共爾位共鄭音恭毛音拱。傳曰虔固也。疏曰共恭敬也朕命不易曹氏曰韓侯能繼其祖考朕豈復易其命哉榦不庭方箋曰作楨榦而正之。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今曰隱十年左傳云以王命討不庭常武徐方來庭以佐戎辟音壁

首章美宣王能錫命韓侯也宣王命韓侯為州牧是宣王興衰撥亂之事詩人因地起興以宣王之功配禹也言梁山在韓國之境內奕奕然高大昔有水患乃大禹甸治之也今宣王中興有倬然著明之道俾韓侯受命為侯伯亦在梁山之傍其功與大禹先後相輝也有倬其道言周道粲然復興也宣王親自命之云當繼汝先祖先考之舊職無廢棄我之命見韓侯先世嘗為州牧矣親命之者見宣王丁寧告戒之意若曠瘝其官是廢棄朕命也今汝能早夜不怠虔固共敬爾之職位

故朕命不復改易言因其先世之舊也有不來庭之方國汝當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汝君謂以王命討不庭也○毛氏以為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之道者也其說為長孔氏釋毛以為美韓侯復禹之功以韓侯配禹儗非其倫失毛意矣功莫大於禹故詩人言人君之功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言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而繼之以皇王維辟以武王之功配禹也信南山言信彼

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之以曾孫田之以成王之功配禹也此詩亦以宣王之功配禹也

四牡奕奕今日上奕奕為大此亦大也解見車攻孔脩且張傳曰脩長也○駟傳曰腹幹肥張也韓侯入覲傳曰覲見也以其介圭蹶門毛氏於嶽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今曰箋以為貢國所出之寶今不從

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綏毛音綏鄭音蕤○傳曰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疏曰淑旂旂之善者綏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

輿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須良綏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朱綏為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簟茀錯衡簟甜之上濁茀音弗○箋曰茀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用席為蔽○傳曰錯衡文衡也○疏曰錯置文采為車之衡玄袞赤舄音昔○疏曰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赤舄赤色之鉤膺鏤鍚音漏羊○鉤膺解見采芑○箋曰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疏曰以鏤金加以馬面之鍚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揚人旣如此則馬之鏤鍚施鏤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當盧者當馬之頤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錫指此文也鞹鞃淺幭鞹苦郭反鞃音弘幭音覓又音淺○傳曰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軾也○鄭曰革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輢

之間有橫木可憑者鞹鞃者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禊字異義同以淺毛之皮為幭也較音角鞗革金厄鞗音脩○鞗革解見蓼蕭○箋曰金厄以金為小鐶往往纏搤之○疏曰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次章述韓侯入覲受錫予也韓侯在道乘奕奕然大之四牡其形甚脩長而且腹幹肥張將以入京師而朝覲既至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而朝見于王王於是錫賚韓侯以交龍之旂擇其善者予之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為表章又以漆簟為車之蔽茀又

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又以玄爲衣而畫以衮
龍又有赤色之舄馬則有婁頷之金鉤及馬
胷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
又以去毛之皮鞹施於軾中央之鞹又以虎
皮淺毛幭覆其軾又有脩皮爲轡首之革以
金爲小環纏搤之
韓侯出祖箋曰祖將去而犯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犯軷解見生民出宿于屠屠音徒。傳曰屠地名也顯父
餞之父音甫。箋曰顯父周之公卿也。疏曰送行飲酒曰餞清酒百壺其

殽維何炰鼈鮮魚炰音庖。炰鼈解見六月。箋曰鮮魚中膾者也。箋曰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爲膾其蔌維何蔌音速。傳曰蔌菜殽也。疏曰蔌者菜茹之總名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菹也維筍及蒲筍字亦作笋。箋曰筍竹萌也。蒲深蒲也。傳曰蒲蒻也蒻音弱。疏曰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天官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笋法鬻責同其贈維何箋曰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疏曰贈者以物送人之名舛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名乘馬
路車乘去聲。疏曰采薇彼路斯何大夫亦爲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籩豆有且沮之平。曰且多貌。箋侯氏燕胥箋曰侯氏

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胥皆也。今日須有驗于胥樂兮
三章述韓侯既覲而還也出京師之門爲祖
道之祭祖畢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
使公卿餞送之其清美之酒多至於百壺其
殽饌有以火炙熟之鼈與中膾之鮮魚其蔌
菜有笋與深蒲王贈送之物乃有四馬與路
車其籩豆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
於是飲燕而皆在言俱來餞送之也
韓侯取妻取音娶汾王之甥汾音焚。箋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

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比音毗。解顧新語日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共謂之共叔也又楚人謂王不終者爲敖葬郟者曰郟敖葬訾者曰訾敖其汾王之類予說者以莒郊公黎比公爲比非也按左氏傳莒輿無謚於是有黎比公郊公茲丕公著丘公皆以號爲稱與汾王以地爲稱不顯矣蹶父之子父音甫。傳曰蹶父卿士也。疏曰韓侯取妻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蹶國不到則是爲王時使之人故知卿士也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傳曰里邑也百兩彭彭兩音亮彭音棚
。百兩解見鵲巢。彭彭考見出車八鸞鏘鏘不顯其光箋曰不顯顯也
諸娣從之娣音弟。釋文曰妻之女弟曰娣。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

衆妾也。○箋曰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疏曰莊十九年公羊傳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祁祁如雲雲傳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靚音靜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四章述韓侯取妻也韓侯旣覲而還遂以親迎所娶乃是厲王之外甥是卿士蹶氏父字之子言尊貴也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有百乘之車彭彭然壯盛每車皆有八鸞其聲鏘鏘然而鳴車馬之盛禮儀之備豈不顯其有光榮乎其妻出於蹶父

之門諸娣媵妾隨而從之其行祁祁然徐靚如雲之衆多韓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榮爛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爲去聲姞其一反相去聲○傳曰姞蹶父姓也○箋曰攸所也莫如韓樂音洛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音許○傳曰訏訏大也魴鱮甫甫鱮音序○魴鱮解見齊敝笱○傳曰甫甫大也麀鹿噳噳麀音憂噳音麌○傳曰噳噳衆也○有熊有羆音碑○解見斯干有貓有虎貓苗茅二音○傳曰貓似虎淺毛者也慶旣令居令去聲○箋曰令善也韓姞燕譽

五章述蹶父相攸也蹶父甚武健嘗爲王使於天下無國不到爲其女姞氏相視其所居無如韓國最樂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訏訏然大魴鱮甫甫然大麀鹿噳噳然衆又有熊羆貓虎此四獸能爲人患而言之者見有深山大澤爲大國也蹶父旣喜慶其有此善居韓姞則安之而又有顯譽王氏曰韓侯取妻何預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爲諸侯所畢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爲樂國實君之所樂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操也○詩

記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王室尊安人情暇樂莫不在其中矣

溥彼韓城溥音普○箋曰溥大也燕師所完燕王肅平聲毛鄭如字完音桓○王肅曰燕北燕國○朱氏曰燕召公之國也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詩記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之燕城韓國常政也○傳曰師衆也以先祖受命傳曰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箋曰韓先先祖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令王以先祖韓侯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號曰其有貢獻往來爲之節度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謂蠻也王錫韓

侯其追其貊追如字又音堆貊音陌○傳曰追貊戎狄國也○箋曰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疏曰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北時貊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北辨之**奄受北國**傳曰奄撫也**因以其伯**箋曰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疏曰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實墉實壑**傳曰言高其城深其壑○箋曰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故興滅國繼絕世○疏曰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塹也今方脩之冐是注亦絕後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與蠻之

也**實畝實籍**箋曰籍稅之**獻其貔皮**貔音皮○釋獸曰貔白狐其子豰豰呼木反音犢○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曰貔似虎或云似熊**赤豹黃羆**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貔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貢實也

六章述韓侯總統百蠻也溥大矣韓國之城其初封之時乃召公爲司空以燕國之衆築完之韓國之城舊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爲一州之伯因其國近蠻使時節百蠻之貢獻韓侯先祖既如此故今宣王賜韓侯以追人貊人撫受北方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使復爲州牧也中間韓侯之先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令築其城墉深其池壑正其田畝定其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於王而韓侯總領之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疏曰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云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命召公平淮夷**陳氏曰淮夷而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詩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皆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在之南北皆有夷矣

此詩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也

江漢浮浮疏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漢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浪音郎○渤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歟○今曰浮浮水滿而流貌武夫滔滔音叨○王氏曰滔滔以其衆逝也○蘇氏曰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疏曰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今曰左傳宣十二年趙括趙同云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旟解見干旄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平聲○朱氏曰鋪陳也陳兵以伐之也○今曰即常武鋪敦淮濆之鋪

首章述進兵也吳也宣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由江漢進兵因以起興言江漢合流浮浮然水滿而流猶士卒滔滔然順流而下其勢不可禦也即常武如江如漢之意也持重之師不貪利疾趨疑於遲緩故言非敢安處非敢遊息當時南征北伐四方略定惟淮夷未平故召公從容臨之而有餘也此行止爲淮夷而來求討其罪耳見餘方已定也既已出我戎車既已張設我旗非敢安處非敢寬舒止爲淮夷而來陳兵以伐之耳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即常武匪紹匪遊之意也

江漢湯湯音商○釋文曰湯湯流盛也武夫洸洸音光又音汪○傳曰洸洸武貌○李氏曰有洸有潰是亦武貌經營四方李氏曰所謂經營四方但是經營淮夷如後世征伐夷狄則曰有事于四方夷狄耳告成于王箋曰克勝則使傳遽告成於王傳張戀反○疏曰傳遽若今時乘驛遽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四方既平王國庶定箋曰庶幸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曰載之言則也

次章述告成也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與武夫洸洸然武壯召公之伐淮夷所以經營四方之治也淮夷止是南方南方未寧則四方皆將騷動故經營南方而謂之四方也告功于王南方既定則四方皆已平矣外寧則內安故王國幸已安定無有叛戾乖爭者向也宣王以天下未安爲憂今則可以安寧矣江漢不言戰事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即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周與西

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孚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

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江漢之滸 音虎洸音詡。箋曰滸水涯也。今日江漢之滸指江北接淮南之地也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 辟音闢 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疚音救。箋曰疚病也棘急也 王國來極 箋曰極中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 于疆于理 疆理解見信南山 至于南海 詩記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三章述平賦也上章告成則淮夷平而四方無事矣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則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召虎既成功於江漢之滸王因命召虎由此地以開闢四方而施徹法於疆土武事僅定而卽行疆理賦稅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宜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旬毛如字鄭音營旬音巡又音荀。傳曰旬徧也。

今曰桑柔其下侯旬傳云陰均也此亦爲均又易豐封雖旬無咎注旬均也。蘇氏曰宣布也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傳曰似嗣也。箋曰女無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 肇敏戎公 肇音兆。詩記曰肇始也。傳曰敏疾也公事也。箋曰戎猶汝也 用錫爾祉 音耻。釋文曰祉福也

四章述褒功錫祉也武功已成疆理已定故此章美召虎之功而錫命之言向者淮夷之民獨不霑王化是不均也由淮夷之君壅遏而不宣也王之命召虎來此南方使旬均之

而無外宣布之而無壅也昔文王武王受天命之時汝祖康公爲翰幹之臣汝召虎無自謙曰我小子耳今汝之功乃足以繼嗣康公我用此賜汝以福卽下章所陳是也。舊說以爲述康公之功以勉虎如此則與用錫爾祉及下章意不接續此詩武功已成當爲美其克紹康公也

釐爾圭瓚釐音離贊才贊反。傳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秬鬯。疏曰賜汝以圭柄之王瓚。解見旱麓秬鬯一卣。秬鬯音巨暢卣酉由二音秬鬯釋草曰秬黑黍傳曰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箋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分香條鬯也。疏曰釐自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使之芬香條鬯毛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鄭以黑黍之酒自名爲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卽名鬯也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非草名箋說爲長。卣釋器曰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釋曰孫炎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云不大不小者是在罍彝之間案禮圖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告于文人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朱氏曰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又告于文人而錫之。今曰下云于岐周告先王之廟如

文人爲文王也錫山土田于周受命今日此周告其也文王之廟亦[illegible]箋以爲岐周疏申箋義以爲岐周有別廟錢氏以爲鎬京今皆不從解見崧高王餞于郿自祖命曹氏曰自從也虎拜稽首稽音啓。今曰拜典禹拜稽首首至地也春官大祝辨九𢷎一曰稽首𢷎音拜。箋曰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天子萬年箋曰君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五章述受賜報上之意也今賜汝圭柄之玉瓚副以秬鬯之酒以一卣尊盛之乃告于文德之人文王而賜之又賜之以山川又加益以土田令虎往豐邑以受命於文王之廟蓋自乃祖康公已受此命美其世勳也虎受君恩祝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箋曰對答也休美也陳氏曰王之休命也。作召公考箋曰作爲也傳曰考成也。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聞音問矢其文[illegible]施也天洽此四國錢氏曰洽淡洽也

六章申報上之意而納君於德也對揚如傳說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謂答其命揚謂奉揚而行之也成者毀之對[illegible]公立大勳於下

而後嗣子孫不能繼之則康公之功業將毀矣王稱虎能繼康公之功虎謂王命如此我不敢不勉期爲康公之成謂不毀墜其功也於是祝君不徒得萬年之壽願君德明而益明其善譽垂於無窮惟施其文德以浹洽四方之國而用武之迹泯矣宣王方以武功襃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于德意度遠矣朱氏曰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解頤新語曰召穆公之意謂德爲可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用兵之盛以滿其志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易入也昔之爲詞賦者或竊取其義而後人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之意也

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召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王於是親征之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以爲王自親行詩言有嚴天子王舒保作王奮厥武皆以王言之今從王基述鄭爲王親征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徂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伐淮有進厥虎臣仍執醜虜是戰而勝也徐方畏威不戰而服也

赫赫明明令口赫赫威嚴也明明光顯也王命卿士卿士解見十月之交南仲大祖大音泰大師皇父父音甫○箋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令大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蘇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李氏曰十月之交所稱皇父是此詩皇父之後也○陳氏曰自家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古者三公官不常有或以卿士之長者上行其事春秋之時所謂宰周公是也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首章述命元帥也赫赫然威嚴明明然光顯者是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大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人則皇父俾之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也南仲大祖世將也大師將尊也

六師師衆也甞皇父其入賢也此王命所以
威嚴光顯有以服衆望而重國勢也又命之
以師嚴器備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以
惠南方之國淮夷徐戎挺亂南國皆被其禍
宣王之師蓋除暴以安民也

王謂尹氏傳曰尹氏掌命卿士。箋曰天子世大夫也。疏曰卽內史也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吉甫爲將而兼內史命程伯休父傳曰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疏曰楚語云重黎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素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左右陳行音航。箋曰行列也戒我師旅率彼淮浦音普。箋曰率循也。傳曰浦涯也。疏說文曰水濱也省此徐土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卽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宜王之時非能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留不處三事就緒箋曰三農之事皆得其業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曰上中下農夫也。錢氏曰緒事緒也。就其緒不中輟

次章述命副督師以征淮徐也上命大師皇
元帥此命卿爲司馬以副之王謂內史尹吉
甫曰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名休父者

爲大司馬內史掌策命諸侯孤卿大夫司馬
大師掌其戒令也卽言所命之意令軍出之
時使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其行列戒勑我
師旅曰往循淮之浦涯謂征淮夷也省察此
徐之國土謂征徐方也不久留不停處以患
苦其民使三農之事皆就其業不中輟也徐
戎淮夷自伯禽就封之初同惡相濟其來有
素今又相挺而起爲禍不淺故王親征之也
蘇氏曰傳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不久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

赫赫業業今曰赫赫威嚴也業業者見雲漢。傳曰業業動也有嚴天子嚴鄭如字毛上聲王舒保作傳曰舒徐也保安也。箋曰作行也匪紹匪遊箋曰紹緩也徐方繹騷朱氏曰繹連絡也騷擾動也震驚徐方箋曰震動也如雷如霆解見采芑徐方震驚

三章述親征之先聲也言王師之行赫赫然
威嚴業業然震動者是尊嚴之天子也王乃
舒徐而安行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非紹緩
也非遨遊也進兵不急人自畏威徐方之人

皆絡繹騷動矣奮揚威武以震動驚懼於徐方如雷之發聲如霆之迅擊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而驚懼矣必震驚之者使懼而服也宣王先征淮夷而後及徐方此兵行猶未及淮夷而徐方已震驚蓋淮夷服屬於徐舉其大者言之也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

王奮厥武釋文曰奮揚也如震如怒進厥虎臣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闞如虓虎闞呼減反虓火交反○今曰闞聲也○釋文曰虓虎怒貌鋪敦淮濆○鋪平聲敦如字濆音汾○箋曰鋪陳也王氏曰敦厚也○傳曰濆涯也○疏曰濆謂厓岸狀如墳墓仍執醜虜傳曰仍就也○疏曰醜衆也虜者囚繫之名為人所虜是屈服也截彼淮浦朱氏曰截然不可犯王師之所

四章述征淮也宣王親征淮浦奮揚其威武如雷之震如人之怒乃鼓而進其如虎之臣其聲闞然如虓怒之虎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之濆涯師衆則陣厚也就執其衆虜之降服者截然整齊於彼淮浦之上是王師之所處也

王旅嘽嘽音灘○朱氏曰嘽嘽衆盛也○說見四牡如飛如翰傳曰疾如飛摯如翰○箋曰飛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疏曰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若鷹鶻之類如江如漢箋曰江漢以喻盛人也○今曰征淮北之夷不由江漢而言如江如漢者以江漢爲九州之最大天下所共知猶邶谷風言涇以渭濁亦非土風也江漢常武之詩皆以江漢喻王師但江漢浮浮則喻盛大而不可禦如江如漢則止喻盛大下言如川之流言不可禦也乃如山之苞傳曰苞本也○箋曰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疏曰靜則不可驚動如川之流箋曰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疏曰動則不可禦止緜緜翼翼李氏曰緜緜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陳氏曰緜緜無隙之可尋翼翼齊整而不可亂○歐陽氏曰緜緜連屬貌○翼翼考見采薇不測不克

濯征徐國傳曰濯大也

五章述移師征徐也上既克淮浦此又進而伐徐王之師旅嘽嘽然衆盛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摯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漢之廣大其固守而不動則如山之基本其往戰而不可禦則如川之流逝緜緜然密不可得而絕翼翼然整不可得而亂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王猶允塞蘇氏曰猶道也。箋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徐方既來

箋曰已來告服徐方既同疏曰與他國同服於王天子之功四方

既平徐方來庭傳曰來王庭也徐方不回今曰回轉也不回謂既服而不復叛也王曰還歸箋曰振旅也

六章言徐服而天下定也方移師以臨徐方徐方畏懾不戰自服於是美宣王之道允信塞實故能致徐方之來服蓋以道勝非以力勝也前此三方已定惟徐自異今其來同是天子之功也徐方既服則四方皆已平定徐方來在王庭其心不復回轉則天下晏安不須用武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不黷武也

王猶允塞王曰還歸皆因以爲戒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箋曰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疏曰凡國伯爵諸侯伯之入王朝則爲卿士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凡伯世稱之不謂與此爲一人也。曹氏曰敘厲王之末而幽王大壞之時凡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箋曰惠愛也孔塡不寧。塡音陳。傳曰塡久也。今曰桑柔倉兄塡兮降此大厲傳曰厲惡也邦靡有定士民其瘵音再。傳曰瘵病也蟊賊蟊疾蟊音牟。蟊賊見大田。疏曰蟊賊是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靡有夷屆音界。王氏曰夷平也。箋曰屆極也罪罟不收靡有夷瘳音抽。傳曰瘳愈也

首章述遭虐政仰天而訴之言天不惠愛我使我甚久不安矣天命幽王爲君是降此大惡使邦靡有定而爲士爲民者皆病也小人爲民之善如蟊賊之蟲以蟊疾禾稼無有夷平屆極之時又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無有夷平瘳愈之時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覆音福。箋曰覆猶反也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傳曰收拘收也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說音稅一音脫。傳曰說舍也哲夫成城傳曰哲知也知音智。箋曰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哲婦傾城

次章述刑罰無倫也諸侯卿大夫有土田人民者汝反奪而有之無故黜削之也此當無罪者汝反拘收之彼當有罪者汝反脫免之刑罰顚倒如此皆由褒姒亂政也城喻國也

丈夫有智則能圖回積累以致興國故曰成
城婦人有智則必與政撓權以致亡國故曰
傾城

懿厥哲婦懿如字舊平聲○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傾師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爲美矣爲梟爲鴟梟音驍鴟音癡○山陰陸氏曰說文云梟不孝鳥也梟食母破獍食父獍音敬○曰此云鴟者怪鴟也鵂也鶹也鴟鴞也即墓門有鴞萃止也解見墓門○今曰鴟有二爲飛戾天者鳶類也亦單名鴟也惡聲之鳥者怪鴟也此配梟言之謂怪鴟也○箋曰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婦有長舌箋曰長舌喻多言維厲之階曹氏曰階者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歐陽氏曰婦人與寺人

三章述婦寺致亂也哲婦信美矣然終爲梟耳爲鴟耳褒姒出言不善如梟鴟之惡聲婦人多言乃爲禍亂之階亂非天降乃起於婦人也幽王無賢人教之誨之唯婦人與寺人之言是聽也

鞫人忮忒鞫音菊忮音至忒他得反○箋曰鞫窮也○傳曰忮害也忒變也譖始竟背譖如字竟莊陵反背音倍○箋曰竟猶終也豈曰不極陳氏曰極至也伊胡爲慝他得反○箋曰慝惡也如賈三倍賈音古君子是識箋曰識知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四章申婦寺之害也婦寺之輩以忮害變化而窮屈人不可究詰始則譖毀之終則棄背之其爲惡豈曰不極至乎何故爲慝惡而不已也商賈有三倍之利者賤丈夫之所爲而君子反知之婦人不宜與外事今乃休其蠶桑織紝之事而與朝廷之事皆非其宜也

天何以刺傳曰刺責也何神不富傳曰富福也舍爾介狄舍音捨○蘇氏曰介大也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傳曰類善也人之云亡箋曰奔亡也○今猶何闕信亡之亡邦國殄瘁

五章述災譴之由也天何爲出譴告以責王乎何爲神亦不福王而降災害乎王不能反躬脩省將有夷狄之大患顧舍之不以爲忌而反以我爲忌惡聞忠言也天降不祥以譴告王而王曾不弔恤無恐懼之心故不敬譴其威儀其威儀不善矣又善人皆逃去無以輔正之則國之殄絕瘁病必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鄭氏曰優多也人之云亡心之

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幾，音機。傳曰幾危也 人之云亡
心之悲矣
六章七章憂亂也天降禍以爲羅網多於前
矣
觱沸檻泉 觱，音必。沸，弗。檻，銜之上聲。○解見采菽 維其深矣心之
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
藐，音莫。○朱氏曰藐藐高遠貌 無不克鞏 傳曰鞏固也 無忝皇祖式
救爾後
檻泉從下上出觱沸然其來不竭喻己之憂
未有已也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適當其
時是我之不幸也藐藐高遠之昊天仁愛人
君無不克鞏固其命幽王苟能改圖而爲善
庶幾不辱其祖宗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所謂式救爾後也幽王大壞至此凡伯尚欲
救之拳拳之忠不能自已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 音邵閔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
無如召公之臣也 朱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訓小旻而已序云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蓋已衍說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 瘨，音顛。○箋曰瘨病也 民
卒流亡 箋曰卒盡也 我居圉卒荒 圉，音語。○箋曰國中至邊竟盡空虛。○疏曰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圉謂邊境
首章憂亂也呼旻天而愬之曰天之降禍甚
疾暴而威虐矣天厚降喪亡之禍病我以饑
饉民盡流亡我所居國中及邊圉盡荒虛也
天降罪罟 詩記曰天降罪罟猶所謂天之降罔也 蟊賊內訌 訌，音紅。○傳曰訌潰也 昏椓靡共 椓，音卓。共，音恭。○箋曰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也。○疏曰天官閽人司晨昏以啓閉者 潰潰回遹 傳曰潰潰亂也。○疏曰回遹邪僻也 實靖夷我邦 令曰靖安也。傳曰夷平也
次章及三章言羣小致亂也天降刑罪以羅
網天下故使小人如害禾稼蟊賊之蟲訌潰
於內又昏椓奄人皆爲不恭潰潰然亂爲邪
僻之行者乃使之安靖乎夷於我邦任非其
人也
皋皋訿訿 皋，音羔。訿，音紫。○王氏曰皋皋緩而不供職訿訿以苟訿爲能。○曹氏曰訿訿毀也 曾不知其玷 玷，點店二音。○箋曰玷缺也。 兢兢業業 口乞動恐

懼也考見丞漢孔塡不寧塡音陳我位孔貶彼檢反○傳曰貶隊也○箋曰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皐皐然頑緩而不供職訿訿然以謗毀爲事乃曾不知其爲玷缺也天下之人兢兢而戒謹業業而危恐甚久不安也我王之位甚貶隊矣言衰微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傳曰潰遂也○曹氏曰潰訓散又訓亂草散亂則茂盛故歲旱無雨澤則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棲音西苴音茶○傳曰苴水中浮草也我相此邦相去聲無不潰止箋曰潰亂也

四章言凋瘵也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不潰遂而茂盛如木上棲枯草豈復有生理我視此邦無不潰亂矣○今考邶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召旻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怒遂之盛者爲潰遂亂之盛者爲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句不如時維今之疚句不如茲彼疏斯粺音敗○箋曰疏麤也謂糲米也糲闌末反○曰粺精米也胡不自替傳曰替廢也職兄斯引兄音況○箋曰職主也○傳曰兄茲也○兄解見桑柔

五章言小人宜退也昔時之富不如今時也今時之病未有如此之甚也本不如此特小人壞之耳苟小人退而君子進則其病去矣故言彼小人如疏麤之糲米此君子如精粺彼小人何爲不自廢退以避君子乃職主援引其黨乎言小人方植黨自固豈肯退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如字○傳曰頻厓也泉之竭矣不云

自中溥斯害矣箋曰溥猶徧也職兄斯弘箋曰弘大也不烖我躬

六章中言小人之害也池水由外灌其竭也不云自頻厓之不入乎泉水從中以益其竭也不云自中之不出乎喻內外耗竭也溥徧被害而小人猶主弘大之是豈不烖我身乎亂則爾小人亦受禍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辟音闢○傳曰闢開也今也日蹙國百里蹙音足○傳曰蹙促也於乎哀哉於乎

音烏呼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七章恩召康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昔文王武王受命有臣如召康公日開辟國土以百里謂歸附日衆也今也日蹙國百里嗚呼可哀也已在今之人不尚有老成舊德者乎雖有之而不肯用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一

詩緝卷之三十二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清廟之什　周頌

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大平德洽之時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鄭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先代之頌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孔子論詩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序稱祀告及何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周頌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朱氏曰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周頌多不協韻未詳其說○補傳曰周頌皆一章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爲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體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朱氏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朝諸侯○朝音潮李氏曰周公時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非也率以祀文王焉疏曰祀文王之樂歌也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今考疏以屬頌皆樂歌下皆同

於穆清廟於音烏○傳曰於歎辭也穆美也釋文曰清廟者祀所云肅然清靜之廟也肅雝顯相去聲○傳曰肅敬也雝和也相助也○箋曰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詩記曰士虞禮祝辭云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

成王祭主也居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濟濟[illegible]濟濟[illegible]文。

王。詩記曰顯相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令曰秉持謂不

志也對越在天舊氏曰對答也越揚也對答而發揚之也駿奔走在廟

駿音峻。疏曰駿疾也詩記大傳亦云駿奔走疾奔走言勸事也不顯不承朱氏

曰承謂見尊奉也無射於人斯射音亦。傳曰射厭也。朱氏曰斯語辭也

嗚呼美哉此祀文王清靜之廟也有肅肅其

敬雝雝其和者顯相之人也稱助祀之人曰

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此濟濟

然衆士皆秉持文王之德不忘於心也答揚

於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鬼神

本無迹對答之則如其之接發揚之則在隱

若顯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趨事無

敢後先也於是贊美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

不奉承於人乎無厭射於人矣疏曰書大傳云清廟云周

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詩記曰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劉氏曰文王之

德至矣不可得而形容所可述者特見於多士所秉而已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大音泰。蘇氏曰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之盛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箋曰命猶道也。程子曰天命即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曰命造化之謂

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曰天命於穆不已於音烏。

於穆解見清廟。疏曰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象曰天行健是天道不已止之事

也於乎不顯於音烏乎音呼文王之德之純子思子曰純亦不已

程子曰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張子曰二純斯純大本也假以溢我

假鄭音暇毛音暇溢音逸。蘇氏曰假大也。箋曰溢盈溢也。歐陽氏曰如水溢而旁及也

我其收之朱氏曰收受也。今曰收謂不敢失之也駿惠我文王駿音

峻。箋曰駿大也惠順也曾孫篤之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

孫。傳曰篤厚也。疏曰用意專而篤厚也。詩記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所說之

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

忘所謂行者一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行一行事意味却短至王氏遂云篤

力行而有正全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說詩皆當以此例之

天之賦予萬物謂之命即天理也於乎美哉

是天之運行不已也造化之機或息則其賦

物者窮矣於乎甚顯者是文王之德純一也

純則無二無雜矣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

彼天與聖人猶爲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爲文王邪文王之爲天邪蓋有不容擬議者子思子發明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又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其旨深矣文王之德假大而盈溢於我我當有以收之使不失墜惟在大順文王之德而已其者自期之辭收謂保其業惠謂體其德大惠則無斯須[illegible]之違戾也我既以駿惠文王自勉繼自今爲文王之子孫者當世世篤厚之勿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蘇氏曰象文王之樂文舞也

象文舞也鄭氏以象舞爲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如此則爲武舞[illegible]清象舞之樂歟舞大武之樂歌大武爲武舞故武頌言勝殷遏劉之事維清不言征伐則象舞決非武舞也文王之文德至矣作樂象德乃獨象其刺伐非其義矣。今考鄭於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皆以管象爲武王之舞謂周頌舞也孔申鄭義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爲象維清象舞爲文王下管象爲武王此意蓋謂清廟與管象若皆爲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故耳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亦曰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

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 晉氏曰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箾者杜預云舜樂也是象有箾韶亦有箾說者謂以竿擊人口箾[illegible]則執箾以舞猶下舞也執籥以舞即籥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象即象舞也鄭氏以象舞爲專象刺伐然籥非刺伐之物也箾音朔季札觀樂事見左傳襄二十九年註以象箾之箾音朔韶箾音簫皆當音朔

維清緝熙 句。朱氏曰清清明也。王氏曰緝續也熙廣也 文王之典 傳曰典法也 肇禋 音因。傳曰肇始也。箋曰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迄用

有成[迄訖之入。傳曰迄至也]惟周之禎[音貞。傳曰禎祥也]
文王之舞謂之象以王業之興其兆已見也
此詩乃象舞之樂歌述所以名象之意言清
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清則純一而不雜緝則
悠久而不已熙則廣大而無外三言備舉文
王之聖德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
禋者王者祀天之禮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後
人王業雖未成而禋祀之禮已肇始於此遂
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
也祥者吉之先見也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疏曰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於祖考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蘇氏曰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公[補傳曰烈言其功文言其德諸侯有爵為公者舉其爵之尊以寵之。疏曰辟公諸侯也。今曰辟君也說命云樹后王君公后王王也君公諸侯也]錫茲祉福[。祉音恥。朱氏曰諸侯錫此祉福錢氏曰但佐文武定天下也]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王氏曰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朱氏曰封專利以自封殖靡侈也]維王其崇之[補傳曰崇天子之是尊]念茲戎功[傳曰戎大也]繼序其皇之[朱氏曰皇大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李氏抑詩解曰訓效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於乎音烏呼。箋曰前王文王武王。黃氏曰此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

成王即政之初周興未久也其助祭諸侯往
往身佐文武以定天下者故先稱美之乃告
戒之言汝有功有德之辟公錫我以此福矣
謂其夾輔以與周祚也此豈徒目前淺近計
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
永保之矣然相與平定之者爾諸侯之力也
其相與扶持之者尤有望於爾諸侯也爾於
爾之國無封殖以專利無侈靡以傷財當維
王室之是尊也念屏翰之大功其繼序之序
者益思增益而皇大之世世相承無替前功
也爾歸治其國在用賢脩德而已莫彊乎維
得賢人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傚之莫光顯
者脩德也能脩德則百君皆刑法之矣嗚呼

如此則豈唯于寵嘉之實前王所念而不釋也。說者多以辟公爲稱諸侯之祖父念玆戎功爲勉之以念祖父之功今考本紀註徐廣云武王克殷二年而崩皇甫謐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正如謐之言武王克殷纔六年又周公攝政七年共十餘年耳烈文作於成王即政之初孟津諸侯固多存者不應專戒其子孫也詩記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賓寵嘉之。王氏曰先王之戒諸侯也其欲兢兢則中國強矣欲其蹶蹶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各以德善胥譏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亂已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

烈文一章十三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曰先王謂大王以下天保箋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音籌又音舟。疏曰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祀禘嘗烝時祭所及雖親廟與大祖於成王之世爲時祭當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雖序后稷且經之所陳雖有先王之事而序拜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畢王迹所起其辭不及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天作高山傳曰作生也。疏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爲生也。箋曰高山謂岐山也大王荒之大音泰。蘇氏曰荒治也。李氏曰始荒而闢之。今日治荒爲荒猶治亂爲亂也今按言開荒即始闢之意也彼作矣箋曰彼彼萬民也民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康之箋曰康安也彼徂矣箋曰徂往也民之往者。曹氏曰往歸吾衆岐有夷之行如字王徐並去聲。箋子曰夷平也。曹氏曰昔者高山之險阻今爲坦途矣。今曰夷即皇矣子所謂串夷載路行猶行彼周行謂道路也孫保之

遷岐非得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爲是非人之所能爲故言此岐山天實爲之也岐山本險阻荒僻之地大王始開荒而闢之彼民皆不憚遷徙之勞築作而居之矣文王從而安之彼民又皆徂往而歸之矣作謂皆民之樂遷如百堵皆作庶殷丕作之時也徂謂新民之歸往如其子焉往之往也歸往者日衆故岐山昔之險阻今爲平夷之路矣大王大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公告神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李氏曰蘇黃門謂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據周禮以爲說東坡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

昊天有成命曹氏曰成則不可易二后受之傳曰二后文武也成王不敢康箋曰成此王功夙夜基命宥密傳曰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箋曰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於緝熙於音烏○王氏曰緝續也熙廣也○李氏曰緝熙當爲成王單厥心單蘇音丹舊音亶○蘇氏曰單盡也肆其靖之今曰書凡發語肆字皆訓故○箋曰靖安也

天所以有不易之成命而文武得以受之者由其能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在於行寬靜之政而已又嗟歎而言爲子孫者當緝續而熙廣之大盡其心庶幾可以安靖之勿墜宥密之初意也○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神祇祖考之意維天之命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我將曰于時保之此所謂緝熙亦成王自勉之辭舊說以緝熙爲文武味詩之意嗟歎而更端言之所謂肆其靖之即于時保之之

意其者期之之辭也非言文武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我將我享○箋曰將猶奉也傳曰享獻也維羊維牛疏曰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特牛矣而得有羊者其配之人自當用太牢也○詩故曰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於是知明堂用牛夏官羊人曰釁積共其羊牲積柴祭天於是知祭帝用羊以父配帝則牲牢不得異食○今考釁謂邦器及軍器成則釁之

維天其右之箋曰右助也下同○張子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儀式刑文王之典○箋曰儀則也式象也○傳曰刑法也錢氏曰儀式刑循書云儀祇敬六德也○今曰累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日靖四方○陳氏曰靖安也詩記曰於天維亟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賛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伊嘏文王嘏音假○箋曰受福曰嘏既右饗之箋曰右助而歆饗之○李氏曰天若福文王則必饗吾之祭矣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所將奉我所獻享者維羊維牛而已禮之
常也天其右助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天
之所饗不在於物惟自託於文王庶幾可以
格天我今儀則式象刑法文王之典日日施
行之以安四方惟天惠民惟文王之典足以
安民天福文王則必右助而欲饗我祭矣其
右之者不敢必之辭也旣右之者自必之辭
也然我尤當夙興夜寐畏天之威思所以保
之其敢自恃乎明堂之禮天與文王在焉成

王竊其中心之誠以對越而言之也。典毛
於維清傳云法也於此云常也鄭以爲常道
法者道之所寓其實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巡守音狩。疏曰武王旣定天下巡行其守
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作告之至祭柴祭昊天
望祭山川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旣致
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宣
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
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
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曹氏曰諸侯爲天子守
土其職之得失民之利病不得以聞之故天子
親自巡省焉巡狩必徧于四嶽每至其方嶽之
下則燔柴升煙以告至若其山川之遠而不可
至者則望而祭之書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
山川是也。朱氏曰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天子以饗元侯也即春官鐘師九夏之三也呂
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時邁其邦傳曰邁行也。箋曰武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昊天其子
之詩記曰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人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
子可知矣。朱氏曰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今曰昊天其子之與維天其右之語意同
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之爲王也實右序有周箋曰右助也序次序也。曹氏
曰序帝王之傳序也。錢氏曰次序者謂以爲繼夏商也薄言震之程子曰薄言發
語辭。青曰震動也莫不震疊傳曰疊懼也懷柔百神傳曰懷來也柔

安也。曹氏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
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巡守所至者神皆祭焉及河喬嶽
傳曰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疏曰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兼四嶽也允
王維后箋曰允信也。陳氏曰信乎使我爲王也明昭有周式序在
位箋曰式用也。李氏曰序諸侯之在位者載戢干戈戢聚之入。釋文曰戢止
也也歛載櫜弓矢櫜音羔。傳曰櫜韜也韜音滔。疏曰櫜者弓衣一名韜故內
弓於衣謂之韜弓我求懿德箋曰美也歛肆于時夏箋曰肆陳也。
李氏曰時夏中國也允王保之
巡守王者之禮武王初定天下時出巡行其

邦國天其子之乎設爲問辭也應之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國薄警動之諸侯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嶽之下懷柔羣神望祀河嶽初得天下而人神受職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又應之曰天實明昭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以慶罰黜陟之典序諸侯之在位者又戢斂其干戈橐韜其弓矢惟求懿美之德陳之於中國旣定天下而治道

彰著此亦非人之所能爲也天實明昭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保天下也旣又序之又明昭之是天之子之也。右序有周與明昭有周語意一同明昭不言實承上省文也言天之有序有周而結之以允王維后謂膺天命而無愧也言天之明昭有周而結之以允王保之謂保天命於無窮也結上文右序及明昭之意皆以允言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箋曰執持也競彊也。李氏曰自強之心執而勿失無競維烈傳曰無競競烈業也李氏曰觀武王伐紂而得天下拱揖指揮譬彊暴之國莫不趨使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其功烈爲莫強矣不顯成康錢氏曰成王業安天下。李氏曰歐陽氏以成康爲成王康王有室瓊不遑者上帝是皇傳曰皇美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傳曰奄同也。釋文曰蓋也斤斤其明斤音靳傳曰斤斤明察也。李氏曰言照臨四方無所不察也鍾鼓喤喤音横徐音皇。傳曰喤喤和也磬筦將將筦音管將音鏘。傳曰將將集也。錢氏曰聲之相應也降福穰穰如羊反。傳曰穰穰衆也降福簡簡傳曰簡簡大也威儀反

反如字。賓之初筵傳曰反反重愼也既醉既飽錢氏曰主人受嘏旣飲福辭飽矣福祿來反傳曰反復也

能執持自強不息之志者武王也故功烈之盛天下莫強焉豈不顯乎其成王業而安天下也上帝用是皇美之自武王成王業安天下奄覆四方而有之其斤斤然明察無所不至言照臨四方也今祀武王之時鍾鼓喤喤然和磬筦將將然集而神之降福穰穰然衆簡簡然大言樂作而神福之也祭祀之威儀

反反然重謹之祭終飲福醉飽福祿反復去

文言禮行而神福之也 蘇氏曰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脩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所致也 ○箋以鍾鼓磬筦爲武王

祭廟作樂今不從陳氏以爲祀武王其說爲

長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疏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作與時邁同也○李氏曰非其詩乃他人所作也蓋以國語所稱者皆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之也古之祭皆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黃氏曰生民爲述事之辭思文爲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歟

思文后稷 朱氏曰思語辭也文德也○思辭見思齊 文 克配彼天 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養人故其功足以配天矣 立我烝民 疏曰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 莫匪爾極 傳極中也○曹氏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而已 貽我來牟 箋曰貽遺也遺音位○釋文曰牟字書作𫇭或作麰○疏曰趙岐云麰大麥也廣雅云麰麥 帝命率育 蘇氏曰率育徧養也 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

夏 朱氏曰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陳氏曰時夏中國也○李氏曰后稷教民稼穡但養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時推美后稷乃以陳常于時夏言者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后稷人臣而周人推以配天疑於追崇之過此詩發明之言德莫大於文后稷實有文德能配於天非虛尊之也蓋民心莫不有是中而阻飢則失其常心自后稷播時百谷存立衆民之命而後各復其受中之性是民之中皆是后稷之中也后稷遺我民以來牟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無此疆界之別遂使人倫常道得陳於中國也后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天能予民以中后稷能全民之中天以徧覆爲德后稷則達天之德推后稷以配天信無慊矣○中者民心所自有特因后稷有以養之而勿喪耳非后稷以己之中予之而曰莫匪爾極何也后稷之心與斯民之心同此一

中非二物也斯民既全其中則斯民與后稷同此心亦同此理更無差別民之中既后稷之中故曰莫匪爾極康衢所詠爾極洪範所謂汝極天保所謂爾德君牙所謂惟爾之中其意一也

思文一章八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二

詩緝卷之三十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燕部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守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削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舉可見矣

嗟嗟臣工　傳曰嗟嗟勑之也工官也。踈曰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將勑而嗟歎幷訓爲勑也不直戒其身爲其太斥。朱氏曰諸侯之羣臣百工也。今曰當侯之臣莫非王臣

敬爾在公　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

王釐爾成　蘇氏曰賜爾成法也

來咨來茹　音孺箋曰咨謀也茹度也

嗟嗟保介　箋曰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踈曰措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一人而巳令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不勒御人獨勒車右者以御人本主御車不主轡君故尊勒明其衛君車也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尊君措之故緊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朱氏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告焉籍田而言。稱傳曰命臣工以王事命保介以民事

維莫之春　莫音暮。朱氏曰莫春在夏正爲建辰之月在周正爲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爲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祀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巳向莫農事不可緩也

亦有何

求曹氏曰言不可捨農事而他求也如何新畬音餘。釋地云田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曰畬和柔之意也。朱氏曰今既莫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於皇來牟於音烏。箋曰皇美也。來牟解見思文將受厥明朱氏曰來牟當夏而且將受上帝之明賜也。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迄欣之入。錢氏曰迄終也。傳曰康樂也。今曰孟子云樂歲命我衆人王氏曰諸侯之衆莫非王人。錢氏曰衆人庶民也。庤乃錢鎛庤音恥錢錢音翦博。傳曰錢銚也鎛鎒也銚七遙反廣韻音挑鎒音耨乃豆反。疏曰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朱仲子注云銚刈也刈物之器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鎛一鎌然後成農釋文云鎛鋤類也世本云垂作耨李巡云鋤也鎛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爲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奄觀銍

艾奄如字鄭音淹銍艾音室乂。傳曰銍穫也。說文曰銍穫禾短也

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不直戒其身而戒其臣之共事者以警切之爾諸侯歸其國有王事有民事臣工者諸侯之羣臣百工所與共治其國者也故以王事戒之保介者車右之士載耒耜以輔君耕籍者也故以民事戒之先嗟歎而戒臣工曰爾臣工與聞國政家之事爾其敬哉歟王賜爾侯國之成法皆一定不易矣其有疑焉當來咨謀如度於王朝勿自專以亂章攷度也此以尊王之義告之也又嗟歎而戒保介與聞耕籍今助春祠而還既莫春矣他又何所求乎唯農事不可緩耳爾國之新田畬田今如何也二者皆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欲其土地闢田野治也於乎美哉來年二麥夏初即熟今已莫春將受天之明賜矣夏麥者秋稼之占也天意昭明終必有年豈可不盡人事以承天意乎爾歸其國命我衆農夫各具錢鎛之器以治其田奄忽之間已觀其用短鎌以艾禾矣此以重農之意告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音伊熙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曰祈猶禱也求也月令春祈穀于穀于上帝夏則龍見雩是也與音餘。疏曰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爲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謂置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而云祈穀者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襄七年左傳云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郊爲祈穀之事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籍也躬耕帝籍而郊而後耕
噫嘻成王王氏曰噫嘻歎辭。曹氏曰所謂吁嗟而歎之也。成王成是王事也
既昭假爾假音格。朱氏曰昭格上帝。錢氏曰爾語辭率爾農夫箋曰
時是也播厥百穀箋曰播猶種也。李氏曰百穀之種非一故總而言之謂之百
穀駿發爾私駿音峻。箋曰駿疾也發伐也傳曰私民田也。疏曰冬官匠人。
云一耦之伐伐法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耜伐此地使之發起也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
君於己之事則盛而樂業故也終三十里箋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周禮云
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疏曰一

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
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亦
服爾耕箋曰服事也十千維耦箋曰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朱氏曰
本以二人並耕爲耦今乃萬人畢出而耕也
農事爲王道之本故嗟嘆而言之我周家以
農事開國致王業之成既昭格于上帝矣今
我不敢廢墜前功將率是農夫以播其百穀
令疾發其私田終竟一部方三十里之地服
實耕事萬夫同時而耕吾民盡力於田事如
此天其念之祈穀之後即躬耕帝籍故言率
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爲
民祈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箋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疏曰
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
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
於殷墟後以殷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作微子之命
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
不廢且示天下公器不在於一姓使時君常以覆車爲鑒兢兢然務脩其德耳

振鷺于飛傳曰振振羣飛貌。錢氏曰振自振其羽也。說文曰鷺一名舂鉏于
彼西雝傳曰雝澤也。箋曰西雝之澤。王氏西雝蓋辟雝也。朱氏曰先儒多謂
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我客戾止傳曰客二王之後。雖曰諸侯之於天子雖皆
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特王備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宋樂太心云我於周爲
客皐陶謨云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爲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
也。李氏曰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之故謂之我客。箋曰戾至也亦有斯容箋曰
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素白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威儀之善如
鷺然。曹氏曰鷺之爲物羽毛潔白而容止飭閒其譬則脩容之君子也振者矜持修飾之意

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在彼無惡烏路反。箋曰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也。曹氏曰國人安其豈弟也在此無斁音亦。箋曰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曹氏曰周人惜其將去也。黃氏曰周公居東東方之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是亦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之意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箋曰永長也

興也振振然羣飛之鷺集於西郊辟雝之澤其羽毛絜白容止舒閑可觀也杞宋之君於周爲客皆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此亦有此容也此杞宋之君在此國無怨惡之者來朝在此人皆無厭之者然猶庶幾其能夙夜敬戒以長終此美譽愛之以德也朱氏曰陳氏云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曹氏曰微子之命云作賓於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與以永終譽其戒之之意一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李氏曰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蘇黃門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王氏則以謂祭上帝三說不同鄭氏謂蒸嘗者以詩言烝畀祖妣也然載芟所祈社稷亦曰烝畀祖妣豈亦祭宗廟乎至於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固是報成百穀之祭不如王氏以爲祭上帝

。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曹氏曰秋季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傳曰豐大也。稌稻也。箋曰豐年人有年也。稌稻解。見唐鴇羽。李氏曰天官食醫云牛宜稌鄭司農注云稌也王氏以爲豐年之時或高燥而寒或下濕而暑無所不然故以謂豐穰孔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稷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黍稌無所不熟亦有高廩[illegible]傳曰廩所以藏齍盛之穗。疏曰禹貢[illegible]納總即禾稾也二百里銍即[illegible]康唯藏粟也[illegible]者對則蘇米以廩藏粟[illegible]萬億

及秭音姊。傳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曰以[illegible]言穀數多爲酒爲醴音禮。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以供祭祀。鄭氏以謂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又以辨五齊之物惟醴酒最濁鄭謂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之甜酒也齊音劑烝畀祖妣音七。箋曰烝進也畀予也。詩記曰周以后稷爲祖以姜嫄爲妣然祭祀則無所不有也故總以祖妣言之以洽百禮之解見賓之初筵降福孔皆傳曰皆偏也

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大有之年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有高大之倉廩其中穀數之多有萬與億及秭也有此黍稷以之爲酒又以之爲五齊之醴齊進於先祖

先妣而祭祀所以會合其事神之衆禮百物皆所以爲禮而行禮以酒爲主也豐年故有此是上帝之降福無所不徧也敢忘報乎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音古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箋曰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疏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告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此太祖謂文王也毛以爲始作大武之樂○曹氏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周祖者文王之廟也

有瞽有瞽

傳曰瞽樂官也○箋曰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聲音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瞭音了

在周之庭

疏曰[illegible]之廟庭

設業設虡

音巨○疏曰[illegible]設之業虡解見靈臺

崇牙樹羽

傳曰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卷音權○崇牙解見靈臺維樅○疏曰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翣注云周人畫繒爲翣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

應田縣鼓

縣胡涓反○傳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周鼓也鞞音皮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也應鞞共文是爲一器其鼓懸之虡業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

鞉磬柷圉

鞉音桃柷音蓄圉音禦傳曰鞉鞉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椌音腔楬苦瞎反○疏曰春官小師注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書益稷云合止柷敔其字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投推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克之所以止樂○朱氏曰磬石磬也

既備乃奏

疏曰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

簫管備舉

箋曰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餳夕清反乾糖也篴字又作笛疏曰管謂並吹兩管也○王氏曰簫也管也流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爲備也

喤喤厥聲

喤音横又音黃○韹韹傳曰喤喤和也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

箋曰我客二王之後也○疏曰助祭之人多矣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

永觀厥成

朱氏曰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李氏曰成猶終也備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重言有此瞽人者非一人也其瞽人皆在周之廟庭矣乃使眡瞭爲之設其垂鍾鼓之具其以板加於栒上者業也其植者虡也其業之上齒刻爲崇牙也其栒虡之上角有置羽之飾也又有應之小鼓田之大鼓其鼓皆縣之虡業也又有持其柄而搖之者鞉鼓也又有石磬也有起樂之柷也有止樂之圉也設之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也又有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也樂聲喤喤然和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

降而聽之於時我客至止永觀我樂闕之成
以先代之後來觀樂爲盛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爲獻之者謂於宗廟○疏曰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冬言鮪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敢一也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祚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寒魚不行孕性定而祀有月令季冬乃命漁師祭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言春鮪新來古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此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
猗與漆沮音暨余七趨○所傳曰猗咲辭○今曰與辭也○箋云猗云嘆美之辭猶言美哉也○傳曰漆沚岐以之二水也○蔚日漆涯自由歷岐周以至豈鎬以其薦獻所取不直遠於京邑故不言齒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漆沮有考見鮮正解
潛有多魚王氏曰潛言取之深也○李氏曰王氏以爲潛藏之潛故言潛取之深也○解頤新語曰魚喜潛○今考傳云潛積也什文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慘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鳧因而取之也今不從慘素感反潛跡蔭反見人
鰷鱨鰋鯉音脩常陛也○燕曰錄白鯠也○山陛陸氏曰脩形狀而長若倏然魚性浮似嘗而白○鰱鰋鯉並解見魚麗
有鰋有鮪鰋音鱀鮪言委○鰥鯇解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歎美此漆沮岐周之二水於其深潛之處有
此多魚有鱣鱨有鮪鰷有似鱨之鰷有鱨揚
有似鮎之鰋有三十六鱗之鯉我取之以獻
享以祭祀而神明饗之助以大福也言魚以
見萬物衆多猶魚麗也魚麗當文武之時頌
聲未作故云可以告神而已潛則告神之樂
歌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祖也禘音第大音泰○箋曰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李氏曰鄭氏以爲於四時其說因是以爲小於則祫非矣禘之祭則大於洽天子之祭有禘有祫有四時之祭諸侯之祭則有祫有四時之祭至於郊禘則非所當講也按春秋書大事於太廟太事者必祫也有事於太廟有事者必四時之祭也祫於太廟不言祫而請侯之大事四時之祭不斥其名而曰有事言諸侯之事也郊禘非諸侯之祭故斥其名以見其嘗也觀此則禘大於祫可知矣○劉氏曰先王重宗廟之享爲踐數之制春祠夏論秋嘗冬烝四時之祭享矣以爲未也於是有三年之祫祭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祭之所及可謂衆也又以爲未也於是有五年之禘祭審禘昭穆以及其祖之所自出祭之所及可謂遠矣○陳氏曰又周之大祖則后稷也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若復之所自出者嘗於周無廟故禘於太祖之廟又遷昇廟之主以配之若祫則既遷之主皆得合食於大祖之廟焉禘祫之義如斯而巳○朱氏曰嘗法周人禘嘗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嘗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箋曰雝雝和也至止肅肅箋曰肅肅敬也相維辟公相去聲辟音璧。傳曰相助也。辟公解見烈文天子穆穆穆穆解見文王。王氏曰穆穆敬和也於薦廣牡於鄭如字王音烏。箋曰薦進也。傳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頭大肥碩之謂也相予肆祀朱氏曰肆陳也假哉皇考假如字。毛音暇。蘇氏曰假大也。箋曰皇考斥文王也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朱氏曰宣通也哲知也文武維后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宣哲其君文武燕及皇天傳曰燕安也。朱氏曰安人以及於天克昌厥後箋曰昌大也。蘇氏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遷[illegible]其文也諱其名而發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李氏曰周人所謂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斥曰文王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孫周王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王之名也皆未嘗諱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晉侯夷吾皆未嘗爲之諱綏我眉壽介以繁祉箋曰繁多也既右烈考傳曰烈考武王也。箋曰洛誥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亦右文母傳曰文母大姒也

有從彼[illegible]而來雝雝然和既至於此肅肅然敬者是助祭之君公諸侯也是時天子之容穆穆然敬而和於我薦進大牡牡之正其辟公助我肆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也此由先王之德使然於是贊美大哉皇考文王綏安於孝子以已成之業其臣宣通明哲其君有文武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昌大其子孫而安祐於我使得秀眉之壽助以繁多之福也此又見右助於光烈之考武王及見右助於有文德之母大姒故也。古註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朱氏從之王氏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詩記從之李氏則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三說不同今考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此說天子諸侯大夫廟制其實考者祖父之通稱也康誥云丕顯考文王酒誥云穆考文王顯考穆考皆明稱文王也洛誥既明稱烈考武王載見始見乎武王廟而言率見昭考則烈考昭考皆稱武王也武王無競維烈故稱烈考猶商稱湯爲烈祖文王

當穆故武王當昭也唯皇考通稱文王武王此詩後稱烈考爲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閔予小子言皇考能念皇祖訪落言皇考能紹文王之直道則皇考又皆稱武王矣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之去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傳曰載始也○補傳曰諸侯始見謂成王初即政也○箋曰君王謂成王也曰求厥章宋氏曰章法度也○補傳曰諸侯始見則欲求其法度而謹守之龍旂陽陽龍旂解見出車○曹氏曰陽陽色之鮮明也○今曰我朱孔陽和鈴央央於良反徐音英○傳曰和在軾前鈴在旂上○疏曰和亦鈴也釋文云有鈴曰旂孫炎云懸鈴於竿頭央央然有音聲○曹氏曰臧哀伯云鍚鸞和鈴昭其聲也杜預云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然此乃田車耳若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鍚音陽馬面當盧鞗革有鶬鞗音條○鶬音鏘○鞗革解見蓼蕭○箋曰鶬金飾貌休有烈光朱氏曰休美也○李氏曰烈大也率見昭考昭如字○訪落箋曰昭明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也○今考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古註昭音韶朱氏中庸章句如字以孝以享傳曰享獻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李氏曰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烈文辟公解見烈文詩綏以多福俾緝

熙于純嘏箋曰純大也

諸侯始見成王以其初即政欲求法度以歸而遵守之也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鮮明其軾前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有音聲其鞗革有鶬然以金爲飾其來朝之車服如此見成王得萬國之驩心爲國之光華故休美而有大光也成王於是率之以見昭考武王以致其孝敬以行其獻享以助我受福而得秀眉之壽長保享之美哉多福如此皆爾有功有德之諸侯以時助祭而致之是安我以多福使之緝續熙廣于大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見賢之去○曹氏曰微子啓紂之庶兄封於微而爵爲子微蓋商畿內國名○疏曰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有客有客疏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李氏曰茂左傳云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亦白其馬李氏曰商人尚白故微子來朝而乘白馬檀弓云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以戎事乘之則微子亦乘白馬也文王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則是殷人助祭所服之冠也微子助祭故亦乘其白馬蓋其一

代之所尚雖已易代矣而其臣尤服其冠乘其馬也翰平去二音有萋有且萋音妻且音取。傳曰萋且敬慎兒敦琢其旅敦音堆徐又音彫琢音卓。曹氏曰旅微子之卿大夫也有客宿宿傳曰一宿曰宿有客信信傳曰再宿曰信言授之縶音執。傳曰欲執其馬而留之。箋曰縶絆也絆音半以縶其馬薄言追之箋曰追送也。疏曰餞送之左右綏之箋曰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疏曰與之雖燕以安樂其心既有淫威補傳曰天道福善禍淫王者體天而行賞罰使淫人懼焉善人勸焉降福孔夷傳曰夷易也易音異。什方張氏曰自昔蔡以武庚祿父叛周公誅之故於微子之來見之則告之曰昔者既有罰成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連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微子殷代之後於周爲客重言有客者喜之也仍殷之舊乘其所尚白色之馬見不純臣之也又威儀萋萋且且然敬謹者乃其隨行之衆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衆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可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微子宿而又宿信而又信樂其留之久也授之縶絆以縶其馬懼其去之速也蓋至於行有日矣又餞送之左右之臣相與飲酒以安樂之殷勤無已也昔紂武庚爲亂我周既有罰

淫之威今錫福於微子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微子之賢而且示吾之威福一出於公也。今考棫樸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箋引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與毛異義追敦同音則此敦琢毛亦分金玉矣以敦琢併爲治玉自是箋義非傳意也追堆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疏曰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以武王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朱氏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

於皇武王於音烏。蘇氏曰皇大也無競維烈傳曰烈業也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錢氏曰嗣武繼之以武勝殷遏劉箋曰遏止也。傳曰劉殺也耆定爾功耆毛音指鄭音其。傳曰耆致也。鄭曰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初功

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樂名大武此武頌大武之樂章發明武王之功言於乎大哉武王有莫彊之功烈也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其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王之文德

未能盡達於天下故必得武王繼之以武所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武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爲奏大武而言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於文王之德爲奏象舞而言之各有攸當也

武一章七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三

詩緝卷之三十四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閔予小子之什　周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朝音潮。箋曰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　箋曰閔悼傷之言也。李氏曰左傳云寡君少遭閔予凶不能文是閔者居喪之辭。曾氏曰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然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蓋成王常以沖幼自處故每稱之耳　遭家不造　箋曰造猶成也。李氏曰王氏以爲成王天下未集而斃　嬛嬛在疚　嬛音瓊。李氏曰此嬛與哀此煢獨之義同知嫗者孤獨

也左氏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辭也王雖朝於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之辭爲言。傳曰疚病也　於乎皇考　於乎音烏呼。箋曰皇考武王也　永世克孝　蘇氏曰終身能孝　念茲皇祖　箋曰皇祖文王也　陟降庭止　箋曰陟降上下也。傳曰庭直也。張子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聖人之心至平至直不難行人自多物曲耳。李氏曰文王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文王之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心俯仰無間無有愧怍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亦本於此易曰敬以直內能敬則莫不直矣。補傳曰止語辭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　錢氏曰皇王武王也。今曰文王有聲稱文王曰王后武王曰皇王　繼序思不忘　傳曰序緒也。疏曰以世世相繼如絲之緒緒故轉爲緒

成王除喪朝廟感傷而言曰可悼閔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未知攸濟也於是述武王繼文王之事於乎可嘆美者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能念我皇祖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此武王之所以爲孝也直者純乎天理之公也今我小子當早起夜卧敬謹而行之於乎可歎美者我皇王武王也我繼其序思其所行不敢忘也以武王能念文王則我當不忘武王也

○說者以陟降庭止爲若見文王陟降於庭然下篇紹庭上下其義難通大田既庭且碩韓奕榦不庭方周官四征弗庭庭古注皆訓爲直庭之爲直見於經多矣不必易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箋曰謀者謀政事也

訪予落止傳曰訪謀也落始也○朱氏曰訪問也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君子以作事謀始始之不謀其終能無違者鮮矣率時昭考傳曰率循也○箋曰昭明也○疏曰昭考武王也○朱解見載見於乎悠哉於乎音烏呼○傳曰悠遠也朕未有艾音礙徐音刈○什詁曰艾歷也將予就之曹氏曰將扶將也○今曰無將大車箋云將猶扶進也繼猶判渙音喚○傳曰猶道也判分也渙散也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加字協韻去聲紹庭上下箋曰紹繼也○疏曰武王能繼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陟降厥家朱氏曰家猶言國也休矣皇考箋曰休美也皇考武王也以保明其身朱氏曰保安也明顯也○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成王始即王位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群臣謀之言我謀訪始初之法在率循我明德之考武王固也然所歎者昭考之道

悠遠而不可及予幼稚未有所歷爾群臣幸扶將我以就之尚恐繼其道而判渙不合也又自言予幼稚小子未堪王室之多難其能紹文王之眞道施於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者唯美哉皇考武王能以此保明其身也李氏曰仰先王之盛德歎朕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曹氏曰辟不言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陳氏曰嗣王於祭之明日繹賓尸而羣臣與焉

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群臣之志而作頌者又設群臣進戒之詩以荅之又形容嗣王虛巳求言之意爲群臣者當何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李氏曰天之道甚顯善則福之淫則禍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也未有惡而不獲禍也天之道顯。朱子曰思語辭也命不易哉易毛音異鄭音亦。李氏曰惟天有顯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爲不易也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傳曰士事也日監在茲箋曰監視也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解頤新語曰不聞敬天之道也日就月將朱氏曰將進。箋曰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學有緝熙于光明王氏曰緝續也熙廣也佛時仔肩佛毛如字鄭音弼仔音茲。箋曰佛輔也時是

也仔肩任也示我顯德行行上聲

作頌者設爲群臣進戒之辭曰敬之哉敬之哉敬而又敬勉之以誠之不已也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予奪靡常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高在上遠人而不吾察也王一陟一降之事天無日而不監視于此無微不顯所以不可不敬也於是又設爲成王荅之之辭曰維我小子未聞敬之之道謂群臣所言當敬之事乃天人精微之理今聞所未聞也所願

學焉庶幾日有所成月有所進習之以漸緝續熙廣以至於其道光明我負荷天下其任甚重爾群臣當輔佛我此任有以正救之無爲而從容悅必示我以顯然之德行使我有所則效也。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専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仔肩爲負荷之意故爲任生民是任是負黍苗我任我輦皆謂肩任之也或以士爲人材然勿士行枚只得訓事古訓不可廢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祕嗣王求助也箋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小時不慎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己爲政以救患難

予其懲箋曰懲艾也艾音刈而毖後患傳曰毖愼也莫予荓蜂荓今音烹舊音傳。王氏曰荓使也蜂善辛螫。曹氏曰成王之過辛螫也豈有使蜂螫之哉實自求之而巳。今曰拚莫予云瞉莫與也乘來荓云不逮毛云荓使也音耕反音忠除轄耕反音絣也洛誥伻來以圖及獻卜音義同今毛以荓蜂之荓爲摩曳蹂奕云請相掣曳之於惡故音傳今從王氏荓蜂爲使蜂當音烹說文傳使也則荓讀作傳亦可也摩音麴只制反自

求辛螫音釋○疏曰辛苦毒螫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音潘落○箋曰肇始也允信也○傳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鷦音焦○釋鳥曰桃蟲鷦其雌鴱鴱音艾○郭璞曰鷦鷯桃雀也俗名為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鵰鶚者也鷯音苗○陸璣疏曰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語鷦鷯生鵰○山陰陸氏曰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鳩性拙鵲性巧故鷦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窠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故一名襪雀其化鷯為鵰鷯紩音秩綫紩也○錢氏曰拚與翻同○張氏曰猶言初為鼠後為虎不必為桃蟲化為鳥也○今曰此與舊說異姑兼存之未堪家多難傳曰堪任也予又集于蓼音了○箋曰集會也○疏曰集會謂逆遇之也○傳曰集于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錢氏曰蓼味辛苦而苦

成王即政而求助於賢臣曰予其懲創於往時而畏謹後患矣指管蔡之事也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則受其惑蜂不可使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也我今始信桃蟲之微能翻飛為鳥言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也予未堪王室多難又會遇于辛苦之地爾群臣可不助我乎○莫予荓蜂猶云莫予毒也已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予我字以便文耳莫我肯德言無肯德於我莫予荓蜂言無荓蜂於我其他如莫我知莫予云見之類皆倒辭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音衫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天子祈社稷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摠之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祀之但此為百姓所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為太社社祭稷

載芟載柞音窄○箋曰載始也○傳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疏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曹氏曰秋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除草木是剗懟鋤而為田者也薙音替繩音孕注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其耕澤澤音釋○釋文曰耕犁也○箋曰澤澤然解散○曹氏曰草木之根既去而俟耕之土則澤澤然解散矣千耦其芸耦音偶芸音云本又作耘○今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則二人為耦而並耕此千耦其耘亦謂千人為耦而並耘與十千維耦同○釋文曰芸除草也○曹氏曰反土以覆草木根株有其柞所不盡者則復耘之其多至于千耦也徂隰徂畛音軫○今人下濕曰隰○[illegible]曰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illegible]上有畛侯主侯伯疏曰侯維也○傳曰主家長子也伯長子也侯亞侯

旅傳曰亞仲叔也旅子弟也侯彊侯以箋曰彊有餘力者地官遂人云以彊予任
甿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予音與甿音氓○疏曰謂其人彊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
他事者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
移爲人執事若今時雇力也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有嗿其饁
嗿音[illegible]他感反饁音葉○季氏曰嗿與人飲食聲○箋曰饁饋饟也饟亦作餉式亮反思
媚其婦錢氏曰思詩助○箋曰媚愛也有依其士今曰依執之○曹氏曰士
不辭耕豫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饁餉之煩而知依其士有和樂之風焉有略其
耜音似○傳曰略利也○曹氏曰利則入土也深俶載南畝俶音觸○俶載見大
田南畝篇見七月播厥百穀箋曰播猶種也○曹氏曰百穀之性其寒暑濕燥高

下平曉谷有所宜而水旱燥當不可隰料坟悉種之所以爲備也實函斯活函音
含○箋曰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其種子皆含生氣驛驛其達驛音亦○蘇氏
曰驛驛苗生貌○箋曰達出地也有厥其傑厭去聲下同○王氏曰厭受氣澤厭
足也○箋曰傑先長者長音掌○疏曰苗之傑也厭厭其苗箋曰厭厭其苗衆齊
等也○錢氏曰積壘之貌苗齊等動搖厥頫然若積壘之縣縣其麃音標表驕反○
傳曰麃芸也○疏曰耨麥云縣緜言諸答也○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芸則既耕而芸○今曰解
縣其旂則既苗而芸既苗而芸則以鋤縣爲耆恐傷苗也載穫濟濟穫音護○朱氏
曰濟濟人衆也○曹氏曰衆而整也有實其積音恣又如字○箋曰有實實成也今
曰上言實函斯活此言有實其發皆以實爲穀實萬億及秭音姊爲酒爲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上四句並解見豐年有飶其香飶音
觀別之別○傳曰飶芬香也○詩故曰飶香也謂酒之氣也邦家之光有椒
其馨曹氏曰飶椒皆酒醴芬芳之氣○疏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氣香作者以椒
言香○詩緝曰椒之氣烈故古者謂椒酒取其香且烈也○補傳曰楚辭云奠桂酒兮椒漿
胡考之寧傳曰胡壽也考成也○李氏曰胡考者老人也士冠禮祝云永受胡福注
云胡耇也○疏曰僖二十三年左傳云雖及胡耇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考老而有成德
也解頤新語曰說文云胡牛頷垂也又老狼亦垂胡今老者或有此狀故詩人取之匪且
有且如字又呈之乎○傳曰且此也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曰振自
也○朱氏曰猶言自古有年也

此祈社稷之詩言人事已盡祈其念之芟柞
草木是新墾闢之田專言新墾闢之田者其
用力尤難故也如芟以除其草始作以除其
木草木之根既去然後耕犂之其土氣烝達
釋釋然解散矣既耕犂以反其土猶有草木
根株芟柞所不盡者又千人爲耦而芸以去
之耦以言並作千以言其多或往下濕之隰
或往灘上之畛言耕夫遍于原野無曠土也
其往者何人乎維主則家長也維伯則子長

也維亞則仲叔也維旅則衆子弟也維強則借助之彊壯也維以則傭雇之閒民也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當饁餉之時有噴然衆人飲食之聲其耕夫則愛其婦其饁婦則就其夫夫耕婦饁驩然相愛見治世和樂之氣象焉有略然剡利之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前言其耕澤澤謂轉新墾之土此言俶載而耕之謂始耕而將種也前所耕猶荒地今所耕乃成田故稱南畝也百穀皆播種之其種

子曰實皆含生氣驛驛然而生出土而條達乃有厭然受氣澤厭足者是先長傑特之苗也厭厭然齊等者是其衆苗也既苗則又緜緜然詳密而芸之不詳密則傷苗也芟芸麃皆除草也芟與柞並言是新闢爲田先除其地上之草木也既耕而言芸是反土之後除其土中之草木根株也既苗而言麃是除其苗間之草也至於成熟則穫刈之濟濟然其人之衆其穀實皆積聚之其數之多有萬與

億而及秭也及以爲酒以爲五齊之醴齊進于先祖先妣而祭祀所以會合其事神之衆禮衆物皆所以爲禮而行禮以酒爲主也此酒醴有飶然之香氣以饗賓客則時和禮備而爲邦家之光有如椒之馨以養耆老則老人之安寧以上皆秋冬豐熟之事而春祭言之蓋以此祈於神也又言非特此方有此豐年也非特今方有今豐年也自古以來皆此如言神之降康久矣繼此以往願其勿替也

李氏曰噫嘻豐年其說爲略載芟良耜其說爲詳蓋所上帝所以導之也故其辭略祭社稷所以報之也故其辭詳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音似秋報社稷也疏曰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并言秋報也者作者先陳人事役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

畟畟良耜畟音測○曰畟畟猶測測也○疏曰畟畟是刃利之狀○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箋曰良音也○郭解見七月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三句並載見載芟或來瞻女音汝○箋曰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饁者也○錢氏曰視猶省也載筐及筥筐筥音匡舉○箋餉筐筥所以盛黍也

其饟伊黍 饟音餉。○箋曰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曰少牢特牲之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

其笠伊糾 音九。○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補傳曰糾線也所以繩緯而成也。○錢氏曰其綠緝結也

其鎛斯趙 鎛音博趙沼之上聲又如字。○鎛解見臣工。○傳曰趙刺也

以薅荼蓼 音蒿徒了。○說文曰薅拔田草也。○疏曰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草也釋草云荼委葉王肅云荼陸穢蓼水穢然則所由田有原有濕故並舉水陸穢草。○三荼考見邶谷風。○箋曰饁者見載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剌七亦反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 挃音窒。○傳曰挃挃穫聲也

積之栗栗 積音恣。○今曰聘義言玉云縝密以栗注云栗堅貌是栗栗爲堅實之貌

其崇如墉 箋曰崇高大也。○傳曰墉城也

其比如櫛 比音備櫛側瑟反。○箋曰比迫也。○說文曰櫛梳篦總名。○疏曰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朱氏曰理髮器言密也

以開百室 箋曰一族同時納穀。○疏曰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是百室爲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遂人云百夫有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酇音纂。○曹氏曰百室在六鄉爲族而族師掌以歲時挍登其夫家之衆寡在六遂爲酇長掌趨其耕耨與其戒令政事莫不同之故使之同時納穀所以示親睦均有無也趨音促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 犉閏之平。○傳曰黃牛黑脣曰犉。○疏曰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今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者也。○曹氏曰古之人享其成必思其所自以爲百室盈而婦子寧者社稷之功故於是而報焉地之色以黑爲正以黃爲美故陰祀用黝牲正其義也社稷用犉美其功也。○黃氏曰載芟言以洽百禮者顯其豐年之慶而百神之祀皆無所闕也良耜言殺時犉牡者則專主祭社稷而言也

有捄其用 捄音求。○傳曰捄長貌。○傳曰社稷之牛角尺

以似以續 蘇氏曰以來歲續今歲也

續古之人 曹氏曰續古之人則先農先嗇之功永永無窮矣

此詩爲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言農人以畟畟然刃利之善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以播種其百穀其種子曰實皆函生氣而生農人在南畝之時有來省視汝者乃其婦也載其方筐及其圓筥所盛之饟維是黍也黍貴者之食農人食黍見豐年也饟者見農夫所載之笠糾結其緣以鎛鋤之器趙刺其地薅去陸草之荼水草之蓼荼蓼皆穢草既朽敗矣黍稷乃茂盛矣及其成熟乃穫刈之其穫聲挃挃然及積聚之栗栗然堅實所積聚者其崇高如城墉其比迫如櫛齒於是開一族之百室一時而納之百室既盈矣婦與子則安寧

矣年熟民安乃教是黄牛黒脣之犉牲其角
捄然而長用之以報祭社稷求嗣歲之豐續
古人先農先嗇之功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箋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繹商謂之肜。疏曰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祀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爲繹以賓事所祭之尸繹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子曰子夏作序唯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至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否

絲衣其紑孚浮反。傳曰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曹氏曰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其衣用絲故知絲衣爲士助祭之服也載弁俅俅載如字又音戴弁音卞俅音求。箋曰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疏曰若王祭則小宗伯省牲眡滌濯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禮重使小宗伯

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載弁者俅則俅俅人貌則爲恭順言卑者恭順則尊者可知俅音求。曹氏曰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巳。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巳注云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爵弁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其制與冕同而其前不俛。傳曰俅俅恭順貌

自堂徂基箋曰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傳曰基門塾之基塾音孰。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云夾門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鄉非廟堂也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祊於東方爲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禮器云爲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西夾之堂基也。祊音餅

自羊徂牛傳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箋曰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疏曰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

鼐鼎及鼒鼐音耐鼒音茲。傳曰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曰巳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鼎圓弇上謂之鼒冪亡歷反弇掩字

兕觥其觩音求。兕觥解見卷耳。箋曰繹之旅大用兕觥變於祭也。曹氏曰旅酬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觩解見桑扈。疏曰兕觥罰爵觩然徒設無所用之

旨酒思柔朱氏曰思語辭也柔和也

不吳不敖吳如字又音話敖去聲　傳曰吳譁也。李氏曰大發也。曹氏曰言語則譁黙而不譁威儀則恭敬而無敖。疏祭未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

胡考之休胡考解見載芟

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

禮之末方繹祭之初使士行禮在身之服以絲爲衣其衣紑然而鮮絜在首戴爵弁其人俅俅然恭順此士從門堂之上旣視壺濯及籩豆又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也又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充也充肥也有大鼎曰鼐小鼎曰鼒又發舉其冪所以告絜也反覆展視所以致勤敬也祭初卑者恭順則尊者可知矣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罰爵觶然上曲徒設而不用由此助祭飮美酒者皆柔和不吳而讙譁不敖而倨慢故事如禮無所用罰祭末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恭敬獲福宜其得壽考之休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說者多以酌卽是勺然勺是成王之樂而此詩言告成大武其說難通今考象者文王之舞也故維淸象舞之樂章其詩言文王之典武者武王之舞也故武頌武舞之樂章其詩言武王之烈勺是成王之舞樂莫盛於韶勺者謂皆繼治世之事故爲樂之盛也若酌頌果爲勺舞之樂章必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今其詩止述武王用兵創業首序又云告成大武則此酌亦是武舞之樂章非勺舞之樂章矣禮記言十三學舞勺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其字皆單作勺此酌其字從酉傍雖皆爲斟酌之義然所斟酌之事則不同勺舞言成王能酌文武之道以保太平之治也此酌頌言武王初則遵養時晦則蹻蹻酌其時措之宜也左氏傳以武頌爲武之卒章以賚爲武之三以桓爲武之六朱氏謂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其言皆有證朱氏又以酌及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明矣但古人制樂皆沿襲前王之樂而爲之張子謂勺是周公制禮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其說是也如漢武德舞高祖

所作象其除亂蓋武舞也其後孝景采武德舞爲昭德舞以尊太宗孝文之廟則爲文舞矣周公增損大武以爲勺亦猶是也勺舞必自有樂章今不得而考耳講師見此頌名酌遂以酌祖道養天下之說攙入之此王說成王之勺非武王之酌也兼此詩所言遵養亦非訓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於音烏鑠舒灼反。朱氏曰鑠盛也疏曰毛以爲武王鄭以爲文王。今曰王師王之造皆武王也遵養時晦傳曰遵率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偕晦時純熙矣箋曰純大也蘇氏曰熙光也是用大介箋曰介助也。蘇氏曰天下無不助之我龍受之箋曰龍寵也。李氏曰武王寵而受之蹻蹻王之造蹻音橋造毛音早鄭音慥。傳曰蹻蹻武貌造爲也載用有嗣李氏曰是用後世嗣續而不絶實維爾公句允師李氏曰其所以傳嗣而不絶者蓋能合天下之公而信於衆也

於乎盛哉武王之師也其初有衆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偕晦非有心於得天下也既而時大熙明天下之人無不助之武王乃不得已而寵受之於是蹻蹻然威武以興事造業是用嗣續以傳之後世實由爾武王之至公足以信於衆也順天人之心者公也信者公之洽嗣者信之固也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禡音罵。箋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疏曰武王將欲伐殷講習武事又爲類祭於上帝爲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春官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甸獵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禡周禮作貉又或爲貊字古今之異也甸音田貉莫駕反鄭音陌桓武志也王氏曰指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婁豐年則其爲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解頌新語曰講武而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皆師祭也此爲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頌以歌其事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將出征而講武禡其志已欲保衆士而用因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朱氏曰左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

綏萬邦箋曰綏安也婁豐年婁音屢。箋曰婁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亟音棄。李氏曰綏萬邦言武王之用兵所以安萬邦故能享豐年之報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軍旅所起荊棘生焉蓋以大兵之後殺戮爲多傷天地之和氣此

所以凶年也武王之用兵志在於容民畜衆快一已之私欲蓋爲天下除害故能召天[illegible]和之氣所以擭豐年之報也孔氏舉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孔氏以見左氏之言與詩合然不知周豈有饑哉如其有饑則不足爲婁豐年矣

天命匪解解音懈○蘇氏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桓桓武王錢氏曰桓桓威武貌保有厥士李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於音烏皇以間之間去聲○箋曰皇君也○傳曰間代也○今日多方云有邦間之

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數有豐年是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天命所以不倦者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能保有其衆以用之於四方而安定其國家故歎美其德昭明于天遂君天下而代商也

桓一章九句

賚音賚大封於廟也箋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疏曰大封則所封者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廟謂文王廟也祭統云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李氏曰宣王之時命孝公爲侯伯命之於夷宮亦是不敢自專也爲天子者封功臣必告於廟爲諸侯者班爵祿亦在於廟廟之周治

既服將命則知亦在於廟然不知所任者非人也賚予也予上聲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疏曰武王大封功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李氏曰語云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朱氏曰左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

文王既勤止錢氏曰止語辭我應受之傳曰應當也敷時繹思朱氏曰敷布繹習也○錢氏曰繹紬也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箋曰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繹思於音烏

武王既封諸臣於廟因戒勑之言文王勤勞天下至矣我當而受之敷布其事而紬繹思念之不敢忘也數言所思之廣也我自今以往維求天下之安定而已此周之受天命也又歎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之亦不可忘也念文王創業之難及念上天安民之意則所用皆善人可知矣

賚一章六句

般音槃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巡守音旬衍○蘇氏曰遊般也○疏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作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中嶽無事故序不言漢書溝洫志云四瀆河爲宗則河爲四瀆之長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亦言海者海是衆川所爲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

○曹氏曰時邁爲武王巡守之頌則般頌成王矣

於皇時周於音烏○箋曰皇君也○陟其高山箋曰陟登也墮山

喬嶽墮駝之上○釋文曰墮山形狹長也○傳曰山之墮小者也○箋曰喬高也○允

猶翕河箋曰允信也○李氏曰猶謀也○傳曰翕合也○蘇氏曰翕河大河受衆水者

也○今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注云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然則翕河即逆河也

敷天之下箋曰敷徧也裒時之對裒者括○傳曰裒聚也○箋曰

對配也○曰配祭之○疏時周之命箋曰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

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錢氏曰周之所以爲百神主也

於乎君哉是周家也其巡守所至則登其高
山又及墮然狹長之小山與喬高之四嶽皆
徧祭之高山墮山則祭法所謂山林丘陵能
出雲爲風雨皆曰神者也喬嶽則四嶽也又
以誠信謀猶大河而祭之謀如載謀載惟謂
討論其禮也徧天之下凡山川之神皆裒聚
而昭對以祀之此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爲神
主也對者有對越無愧之意以天命在焉故也

般一章七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四

詩緝卷之三十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魯頌

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周公歸政成王封其
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
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
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
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
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
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
覺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是頌
○疏曰修泮宮春秋不書者修謂舊有其宮修
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
書也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案左傳僖
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
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
會猶有諸侯之事爲且諱之也經傳無伐淮夷
文者當是史略扁修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
國修有此廟更修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
朱氏曰魯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
也夫子云魯之郊祀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程
子亦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蓋不與其
僭也然則刪詩之際何取乎此而著于篇乎曰
著之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
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抑魯於天子禮
樂有得用之文而是頌之作又嘗請命于天子
而爲之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
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可以詠歌先
祖之功烈也聖人於此以爲其文若可以無雜
者故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凡夫子魯人亦
安得而削之哉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
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
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

[illegible]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小國大夫賦詩相錫及吳季子觀周樂於魯[illegible]曰魯風者甚衆不過矣○魯氏曰明堂位[illegible]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夫子之禮也若魯公果受成王之命則當自伯禽以後踵而行之矣由伯禽至僖公凡十有八世考諸春秋史記皆未嘗行郊禮而惟僖公行之豈成王之命獨隆加於僖公歟故知其皆自僖公始也夫以諸侯而僭天子之禮天子雖不能討而天亦不吐之是以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乃不郊襄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角牛死皆改卜牛然則天之不歆其祀亦可見矣夫祭天天子之大禮也而僭竊傳焉則其僭而作頌抑其次也

魯頌頌之變也周之王也積累深久出風而雅雅而頌及其衰也至豳風始變至厲雅始變至乎雅遂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栢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於魯況頌其郊乎考其時則非換其禮則誅汰哉克也不如杯放矣聖筆不刪其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歟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駉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之變頌可也

駉古熒反頌僖公也疏曰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明生於不足也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季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於經舉所當也務農重穀牧于坰野坰駉同音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父音甫○箋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而史克作是頌○朱氏曰請命之事不見於春秋豈行父使人請之歟箋曰史克魯史也○疏曰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竟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君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舉昔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孔氏考魯頌作於僖公身後非也今觀閟宮等篇多未有事實而願其如此如曰俾爾耆艾黃髮兒齒曉然爲生前祝頌之辭蓋生前作之後乃聞之天子以文過耳未必得請而後作也牧馬一事耳頌於何有

駉駉牡馬傳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在坰之野傳曰坰遠野也邑外
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曰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云以官田
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李氏曰坰之野其木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詩
言務農重穀但觀牧馬於遠方之地則可見矣薄言駉者程子曰薄言發語辭。劉
氏曰薄言者聊言之而已有驈有皇驈音聿。釋畜曰驪馬白跨驈黃白皇跨苦化
反。疏曰孫炎云驪黑色郭璞云跨髀間所跨據之處。皇解見東山解此陸二音有驪
有黃傳曰純黑曰驪黃騂曰黃。疏曰其驪與黃質雜無文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
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騂赤色也黃騂謂黃而雜赤色者以車彭彭如字
音綱考見出車。蘇氏出車解曰彭彭壯盛也思無疆曹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廣也

思馬斯臧箋曰臧善也

有駉駉然腹幹肥張之牡馬其牧養之乃在
遠野之坰不以妨農也略言其駉駉者是何
馬乎乃有驈皇驪黃之四色用之以駕車則
彭彭然壯盛此由僖公思慮廣大無窮所思
乃至於馬牧之得所而馬思善然僖公未能
。思無疆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騅音追駓
音丕。釋畜曰蒼白雜色騅黃白雜毛駓。郭璞曰騅即今騅馬也駓今之桃華馬也。疏曰

二者皆云雜毛是爾有二色之毛相間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
與此二色者異有騂有騏音其。傳曰赤黃曰騂蒼祺曰騏。疏曰騂騏爾雅無文
騂爲純赤色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騏者黑色之名蒼祺
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以車伾伾音丕。傳曰伾伾有力也思無期
曹氏曰思無期言其思之久也思馬斯才傳曰多材也。朱氏曰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驒音駝駱
音洛。釋畜曰青驪驎驒白馬黑鬣駱驎音鄰良忍反。疏曰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
郭璞云色有淺深班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鬣謂馬之騣也有駵有雒音留
作驪雒音洛。傳曰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曰雒。疏曰駵雒爾雅無文駵爲赤色若身

似赤則駵馬故赤身黑鬣曰駵即今之騮馬也以車繹繹音亦。傳繹繹善走
思無斁音亦。箋曰斁厭也無厭倦也思馬斯作蘇氏曰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駰音因騢
音遐。釋畜曰陰白雜毛駰彤白雜毛騢。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駰今之泥驄也彤赤
也有驔有魚驔音簟。傳曰豪骭曰驔骭開去音莧。疏曰驔爾雅無文骭
膝下之名謂毫毛在骭而白長。釋畜曰一目白瞯二目白魚瞯音閑。郭璞因以魚目
以車祛祛祛起居反。傳曰祛祛強健也思無邪朱氏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蓋取諸此。蘇氏曰昔之爲此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者
以取之蓋斷章云爾思馬斯徂箋曰徂猶行也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音弼 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箋曰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

有駜止述燕飲序辭衍矣

有駜有駜 傳曰駜馬肥彊貌。詩記曰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 駜彼乘黃 乘去聲。疏曰四馬曰乘黃黃馬也 夙夜在公 箋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錢氏曰在公家也 在公明明 李氏曰職事皆脩明 振振鷺 振振解見周頌振鷺 鷺于下 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能自脩絜翔集有威儀也。曹氏曰于下其初翔而集也 鼓咽咽 音淵。傳曰咽咽鼓節也。朱氏曰鼓聲之深長也 醉言舞 錢氏曰言語助。蘇氏曰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 于胥樂兮 樂音洛。箋曰于於也胥皆也

有駜然而肥強者維何乎其駜然肥強者是彼一乘之黃馬也連言有駜非一馬也馬肥強則致遠喻臣壯盛則勝任也其臣自早逮夜在於公家其在公家相與脩明其職言忠勤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羣臣之來燕者皆脩絜而有威儀如振振然羣飛之白鷺翔集而來下也燕樂之時鼓聲咽咽然深長其醉者或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之間皆喜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箋曰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 振振鷺鷺于飛 箋曰飛喻羣臣醉欲歸也 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 音絹。釋畜曰青驪駽。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駽今之鐵驄也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箋曰載之言則也 自今以始句 歲其有君子有穀 句。箋曰穀善也 詒孫子于胥樂兮

羣臣既燕而祝頌其君以爲自今以始歲事其當豐稔君子僖公有善道可以遺孫子於是君臣皆喜樂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音判 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曹氏曰泮宮閟宮皆魯所舊有僖公因而脩之非大功業故春秋不書

思樂泮水 樂音洛。王氏曰思語辭也。傳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箋曰辟廱者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疏曰辟廱者築土爲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

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之
内有孔此水亦圓而内有地是其形如璧也古而
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宫内有館舍外無牆
院也泮宫必㨾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
者宜北面嚮水本以節觀者宜其先節南方故
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好去上二聲冬官玉人注
云璧孔也**薄采其芹**音勤○蔡曰芹水菜也○解見采菽**魯侯戾止**工臣
傳曰戾至也**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音旆○李氏曰茷茷飛揚也○錢氏茷
茷茷草葉多貌旂下垂如葉之多也**鸞聲噦噦**音誨呼會反○王氏曰噦噦有
節也○朱氏曰和也**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蔡曰于往也邁行也○李氏曰
漢明帝闢辟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魯人以僖公能脩泮宫而喜之言樂哉此泮

水我往觀之而采其水中之芹也非以采芹
爲樂樂其脩泮宫而託采芹以言之也僖公
來至此泮宫我則觀其所建之旂其旂茷茷
然飛揚其鸞鈴之聲噦噦然有節稱其儀物
之美者喜其來至之辭如所謂聞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國人無幼
無長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宫以觀行禮言人
心翕然樂從之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音早○藻解見召南采蘋**魯侯戾止其**
馬蹻蹻音矯○傳曰蹻蹻言強盛也**其馬蹻蹻其音昭昭**音沼
○李氏曰見其聲音之好音者稱也○今曰孟子云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載色載笑**
傳曰色溫潤也○王氏曰載色載笑淡範所謂而康而色也○黃氏曰卽之也溫**匪怒**
匪教曹氏曰猶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僖公在泮宫笑語其聲音昭昭然明亮載色
而和載笑而樂未嘗有怒唯教之而已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音卯○曰茆蓴也○傳曰鳧葵也鳧音符○疏曰陸
璣疏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
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
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
澤水中皆有○曹氏曰醢人有茆菹麋臡以爲

朝事之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錢曰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王氏曰屈服也醜衆
也
僖公既來至泮宫則與羣臣飲酒既飲美酒
皆祝頌僖公願天長錫之以難老之福順從
長遠之道以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
穆穆魯侯蔡曰穆穆美也**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箋曰則法也**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假音格○朱氏曰假感格也烈
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穆穆然美者僖公也能敬明其德又敬謹其威儀內外皆善爲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昭格於功烈之祖周公伯禽也僖公所行無不盡其孝道以此得福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矯居表反○箋曰矯矯武貌今日矯矯王之造字異音義同○在泮獻馘音國○解見皇矣淑問如皐陶音遥○箋曰淑善也○疏曰善問獄者在泮獻囚傳曰囚拘也○疏曰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如皐陶者獻之

有明明之德者僖公也能益明其德既作泮宮之後將伐淮夷而服之有矯矯然威武如虎之臣於此泮宮獻其所已殺而截其左耳以爲馘者又有善問獄之臣如皐陶者於此泮宮獻其所生執而囚之者古者受成于學故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人因其脩泮宮可以爲獻功之地而頌禱之耳自此以下皆然非有實事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李氏曰夫人心可[illegible]備矣以其無所不至無所不有也惟其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釐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惟其寬厚未嘗偏躁此其心所以廣也桓桓于征傳曰桓桓武貌狄彼東南狄音剔○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攘而逐之○蘇氏曰古狄逖通○曹氏曰敵人畏而遠之○箋曰東南斥淮夷烝烝皇皇箋曰烝烝猶進進也○李氏曰皇皇大也○曹氏曰其並進而嚮敵也烝烝然其合衆而爲大也皇皇然不吳不揚吳如字又音話○異解見絲衣○李氏曰揚輕揚也不告于訩音凶○箋曰訩訟也○李氏曰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鄭皇頡戌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蓋爭其功者戰士之常也僥倖一勝萬死一生之間惟圖厚實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在泮獻功

濟濟然衆盛之多士能廣大其德心並無褊躁忿爭之失桓桓然有威武之容而往行征伐攘逐彼東南之淮夷使之不得侵近邊境此多士勇於嚮敵烝烝然而進其勢之合皇皇然而大不吳而讙譁不揚而輕浮無有告於治訟之官者無爭訟也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

角弓其觩音求。箋曰觩然言持弦急也。蘇氏曰弓健貌束矢其搜音蒐。傳曰五十矢爲束。疏曰孫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孫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爲束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illegible]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故不易傳也其發則搜然而勁箋曰搜然言勁疾也。蘇氏曰矢疾聲。戎車孔博朱氏曰博廣大也徒御無斁箋曰無厭倦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箋曰淑善也式固爾猶箋曰猶謀也淮夷卒獲

言角弓觩然而健一束五十之矢皆發之其聲搜然言勁疾也其戎車甚博大徒行者御車者皆競勸而無厭倦故能克勝淮夷甚善而不逆者兵凶戰危疑於逆而不善今僖公伐所當伐以順而動也自今益審固其謀猶則淮夷可以盡獲也皆頌禱之辭

翩彼飛鴞。翩音篇鴞音還。傳曰翩飛貌曰鴞怪鴟也解見陳墓門篇。集于泮林既曰泮林泮水之林食我桑黮音甚字亦作葚。傳曰黮桑實也懷我好音箋曰懷歸也憬彼淮夷憬炯之上。李氏曰說文云憬覺悟也來獻其琛勑金反。傳曰琛寶也元龜象齒傳曰元龜尺二寸。疏曰

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爲寶大賂南金賂音路。傳曰賂遺也南謂荊揚也。箋曰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荊揚貢金三品。疏曰左傳襄二十五年晉師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金三品彼注云銅三色王肅以爲金銀銅

有翩然而飛者惡聲之鴞鳥今來集止於泮水之林食其桑實乃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淮夷慕泮宮之化改惡從善也淮夷世爲魯患未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以爲淮夷亦將來慕也能悟覺而從化者彼淮夷也今就魯國獻其琛寶有尺二寸之大龜有象齒又大遺以南方之金亦頌禱之辭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閟音秘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曰宇居也。疏曰謂土地居處也。蘇氏曰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居之有其實則未能也。李氏曰魯以著失之[illegible]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乃誇耀不亦過乎。黃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伐邾者四歲莒淩項者一廿會之自用兵也其卜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威公方稱伯三亦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二十八年圍許是將晉文公方稱伯主兵車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illegible]春秋所記凡魯之自主兵者皆邾莒[illegible]之[illegible]

國至於所伐大國晉齊晉主兵則膺戎狄懲荊
舒奄龜蒙荒大東流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在僖公果有是乎
閟宮止爲僖公能脩寢廟張大其事而爲頌
禱之辭猶斯干之意耳序摘詩中復周公之
宇一語以題之非事實也
閟宮有侐音洫。傳曰閟閉也侐清靜也。朱氏曰閟深閉也。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實實枚枚蘇氏曰實實鞏固也。傳曰枚枚礱密也礱音聾赫
赫姜嫄音元。箋曰赫赫顯著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
無害彌月不遲箋曰彌終也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是生后稷降

之百福曹氏曰后稷以此開國以王子孫爲帝主所謂百福也黍稷重穋
重平聲穋音六。今考重字亦作種穋字亦作稑稙穉菽麥稙音植穉音稚。傳
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疏曰重穋稙穉作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當
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十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內宰鄭司
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略而不言其傳與此互相明也奄有
下國朱氏曰堯封之邰也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音巨。箋曰秬黑黍也奄有下土劉氏曰奄有下國書言后稷建邦啓土是也夫
如是則民附之而無此疆爾界矣故能奄有下上也語言稷躬稼而有天下是也奄有下國所
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終纘禹之緒傳曰緒業也。錢氏曰至武王遂能

奄有天下纘禹之業
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溯姜嫄后稷至
於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周公之辭魯公受賜
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也僖公今廟其宮
深閟侐然清淨又實實而堅固枚枚然細密
既言其廟遂推本周家所由與言赫赫乎顯
著者姜姓之女名嫄也其德不回而有常天
用是憑依其身使之有子無災無患害彌
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其所生者乃是后稷

天降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黍有稷有先
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穋先種先熟之稙
後種後熟之穉又有菽與麥以此稷有下國
而受封於邰使民知稼穡之道也復申說其
事有稷黍稻秬後世脩后稷之業遂有天下
纘禹之業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大音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箋曰翦斷也大王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斷音短至于文武纘大王之
緒致天之屆。音戒。王氏曰屆至也今曰小弁不知所屆于牧之野

無貳無虞〔箋曰虞度也〕上帝臨女〔音汝〕敦商之旅〔敦音堆徐如字〕克咸厥功〔箋曰敦治也旅衆也咸同也○今曰敦商謂治而正之言伐商也伐商之衆謂我之士衆猶敦琢其旅之旅十亂一心三千同德是也同其功謂共成其功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南民往歸之初有王迹實始有斷商之萌兆也至于文王武王纘繼大王之緒業前乎此天雖眷周而大命未至及牧野之戰天命至矣實文武之德有以致之故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也唯天命已至故武王無有疑貳無有虞度上帝實臨之上順天心也與伐商之群衆同其功下順人心也豈武王之私欲哉

王曰叔父〔傳曰王成王也○箋曰叔父周公也○〕建爾元子〔傳曰元首也○李氏曰元子封於魯其餘則凡蔣邢茅胙祭焉祭音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傳曰宇居也○今曰箋謂封以七百里今不從○王氏曰孟子云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李氏曰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諸公侯方百里耳〕爲周室輔乃命魯公〔箋曰魯公伯禽也〕俾侯于東〔箋曰東東藩魯國也〕錫之山川〔導江鮮于氏曰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土田附庸〔導江鮮于氏曰孟子云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疏曰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李氏曰春秋之時有郳國亦魯之附庸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傳曰謂僖公也〕龍旂承祀〔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爲常交龍爲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天之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是太常猶不敢全僭天子禮也而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六轡耳耳〔六轡解見駟鐵○傳曰耳耳至盛也〕春秋匪解〔音懈○箋曰春秋猶言四時也○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享祀不忒〔箋曰忒變也○李氏曰差忒也〕皇皇后帝〔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箋曰后帝謂天也〕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傳曰騂赤也犧純也○箋曰魯郊祭天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李氏曰祭統亦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作故其所言皆未可信也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爲魯不嘗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爲魯嘗郊禘其與同如此嘗從禮運之說伊川嘗謂說者以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亦人臣所當爲之天下之事也人臣爲之而誰爲之以此觀之則知焉魯之禮樂者非成王爲之春秋書郊多矣大抵議其僭春秋以爲僭而詩乃以爲美則知所美非美也左氏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先帝而後稷也夫先天而後稷固足以爲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可以爲禮乎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夫以四月之時

而卜郊足以見非禮也卜至於四卜以見其非禮安在其爲春秋匪解也哉安在其爲享祀不式也哉詩人之言大抵失之誇也。詩故曰魯之郊是僖公之僭禮也春秋自隱桓以下不書郊亦不識其變禮知魯之郊自僖公以始其得謂成王以錫周公乎公羊云魯郊非禮也是饗是宜劉氏曰言其安而適之也與公尸來燕來宜同降福既多周公皇祖箋曰此皇祖謂伯禽也亦其福女秋而載嘗箋曰載始也。疏曰毛以爲則夏而楅衡楅音福。釋文曰楅逼也。傳曰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楅之之楅音逼。箋曰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以牛角爲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疏曰地官封人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白牡騂剛傳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疏曰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謂赤特也犧尊將將犧毛如字鄭素何反將音鏘。朱氏曰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疏曰將將盛美也毛炰胾羹炰音包胾音志羹音庚。傳曰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疏曰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曲禮注云胾切肉也大羹者煑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鉶徐康反字亦作爓煇湯中瀹肉籩豆大房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箋曰玉飾俎也。疏曰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縣房也周語云

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明堂位稱祀周公於大廟俎用梡嶡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梡音款嶡音蹶椇音矩橈音擾跗音孚萬舞洋洋羊。詩記以萬舞爲二舞之總名解見邶簡兮箋以爲干舞今不從。傳曰洋洋衆多也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熾音熾尺志反。疏曰熾盛也昌大也俾爾壽而臧箋曰臧善也。曹氏曰壽而好德也保彼東方箋曰保安也魯邦是常箋曰常守也不虧不崩疏曰虧損也崩落也。箋曰虧崩皆謂毀壞也。曹氏曰不虧則如月之常盈不崩則如山之常存不震不騰傳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皆不安之音。曹氏曰不震則如地之常靜不騰則如水之常平三壽作朋箋曰三壽三卿也如岡如陵

此說封魯之事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今立汝首子使之爲侯於魯國大開女之土宇言封以百里爲周家之藩輔也旣告周公乃策命魯公伯禽使爲侯於東方之魯國賜之以境內之山川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又賜之以小國之附庸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至於今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

耳然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怠獻享祭祀無有差忒皇皇至大之天帝及君祖后稷獻享以騂赤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而饗之安而宜之其降與之以福既甚多矣非特天與后稷降之多福而周公與君祖伯禽亦福於女僖公矣復說祭祀得禮之事將於秋而始嘗祭先於夏而豫養牲其所養之牛設橫木於角以逼之謂之福衡令其不得觝觸人也所養者是祭周公白色之牲牲與魯公亦色之剛特其祭之時有盛酒之尊其尊腹之上飾畫犧牛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爓去其毛而炰之之豚又有切肉之胾又有大羹鉶羹其食器則有籩豆又有載牛體之大俎如堂房然謂之大房鼎俎已陳籩豆已列於是奏樂舞執干戚而為萬舞皆洋洋然衆多由此祭祀得禮故祖考祐之令孝孫僖公有福慶也使爾熾盛而昌大使爾壽考而臧善保安彼東方魯國是守不虧損不傾頹不

震動不乘騰國有壽考之三卿與作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

公車千乘去聲○傳曰大國之賦千乘○箋曰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徒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其地方二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車

孟子所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此無緣有千衆也若以明堂位所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則又不嘗有千乘司馬法之言既不合於孟子又不合於禮記不足信也○今曰魯頌多於夸大之辭不以求其數之盡合也朱英綠縢音騰○傳曰朱英矛飾也縢繩也○疏曰綠經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弓束以秘緄小戎竹閉緄縢謂約之以繩非謝縢為繩二矛重弓傳曰重弓重於鬯中也○箋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公徒三萬箋曰大國三軍合二萬者舉成數也○疏曰今以春秋撿之則僖公無二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異於時唯二軍耳○李氏曰天子之國不嘗有六軍所用者准大軍而已大國不嘗有三萬公徒所用者惟三萬而已使舉國之人而盡用之則但可以一

役苟不幸而敗則安得人人而復用之哉此天子之國所以止用六軍大國所以止用三軍也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僖公興其國所以有公徒三萬鬻詩曰大啓爾宇既謂之大啓爾宇豈得無三軍即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所以作二軍者則以魯國三鄉專魯國之權分三軍以爲己之賦故作三軍非是自襄公以來方有三軍也

貝冑朱綅 冑音宙綅音纖又音侵○傳曰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綴之○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爲冑之飾故知以貝爲飾朱綅直謂赤綫耳謂以朱綫連綴甲也

烝徒增增 傳曰增增衆也

戎狄是膺 傳曰膺當也

荊舒是懲 疏曰楚一名荊羣舒楚之與國○箋曰懲艾也艾音刈

則莫我敢承 傳曰承止也○李氏曰泮水之詩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而懲荊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辭如是之重復者蓋祝頌之辭其例如此也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解見行葦

壽胥與試 箋曰胥相也○曹氏曰老人髮白而更黃背鮐如鮐魚皮如是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鮐音臺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五蓋反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公之兵車有大國千乘之賦矣每一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持矛其矛有朱色之英飾左人持弓其弓有綠色之繩縢約之此朱英綠縢者是二矛重弓也必二必重者備折壞也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舉成數也此徒衆其冑以貝飾之其甲又以朱綫連綴之進行之徒增增然衆多西戎北狄有來侵者以此膺當之荊楚羣舒叛逆者以此懲創之無有於我敢禦止之者此皆頌祝之辭也又祝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壽考而富足又髮有黃色背有鮐魚文之壽者相與試其才以爲之用欲其所用皆老成人也又重慶之使汝昌而且大使汝耆壽而且老艾萬有千歲得秀眉之壽而無有患害也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

泰山巖巖 疏曰泰山在齊魯之閒二國皆以爲望也

魯邦所詹 傳曰〃至也

奄有龜蒙 箋曰奄覆也○傳曰龜山也蒙山也○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

遂荒大東 傳曰荒有也○箋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

至于海邦 箋曰近海之國也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又奄有龜山蒙山遂荒奄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

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內向而不爲異凡此東
方之國莫不相率而順從是魯侯僖公之功
也願之之辭也
保有鳬繹鳬音扶繹音亦字又作嶧。傳曰鳬山也繹山也。疏曰禹貢徐州嶧陽
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遂荒徐宅傳曰宅居也。曹氏曰禹貢徐州之地而
魯宅之故曰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貊音陌及彼南夷疏曰
南夷謂荆楚也莫不率從莫敢不諾箋曰諾應辭也魯侯是若
傳曰若順也
僖公又安有鳬山嶧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

于近海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夷之
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荆楚也莫敢不相率
而順從莫敢不應諾其命令唯魯侯僖公之
是順此亦願之之辭也
天錫公純嘏嘏音假。箋曰純大也受福曰嘏眉壽保魯居常與
許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曰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
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疏曰
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許田者
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春秋於僖公之世

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朱氏曰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
魯人以是願僖公也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朱氏
曰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
受祉黃髮兒齒兒音倪字書作齯。箋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齒落更
生細者
言天賜僖公以大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守
魯國又能居常邑與許邑以復周公之故居
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僖公燕飲而喜
樂內有令善之妻壽考之母又外有大夫衆

士與之相宜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既多
受其福又有黃色之髮落而更生之齒皆壽
徵也此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
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傳曰徂來山也新甫之柏傳曰新甫山也是斷是度
斷音短度音鐸。疏曰斬斷之量度之是尋是尺傳曰八尺曰尋松桷有
舃桷音角舃音昔。傳曰桷榱也舃大貌。路寢孔碩傳曰路寢正寢也。箋曰
碩大也新廟奕奕奕音亦。朱氏曰僖公所脩之廟也。傳曰新廟閔公廟也。箋
曰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疏曰奕奕廣大也奚斯所作疏曰奚斯公子魚也

○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箋曰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 孔曼且碩 曼音萬○傳曰曼長也 萬民是若

僖公於是乃脩造寢廟取徂來山之松新甫山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用八尺之尋十寸之尺以量之既量其林乃用松爲榱桷有舄然而大爲若之正寢甚寬大而碩又作新廟奕奕然廣大此寢廟乃是公子魚所作謂監護工役之事也此寢廟甚長曼而碩大萬民以爲順無咎怨不憚勞也○新廟或以爲閔公廟或以爲姜嫄廟皆不可知或以爲新作之或以爲脩舊而新之然春秋不書則知其非大工役脩舊之說得之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詩緝卷之三十六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商頌

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至湯則受命武王封紂子啓爲宋公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時則得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盟音孟○朱氏曰太史公云宋襄公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者今考此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韓詩太史公之說謬矣張子云商頌之辭奇古○曹氏曰契爲堯司徒敷五教賜姓子氏封之於商今上雒商是也在漢屬弘農郡十四世而至湯凡八遷都湯始居商丘後徙居亳從先王居蓋帝嚳舊都之也自湯十九世而至盤庚其間又復五遷盤庚始居河北其後遷河南復居亳之殷地即湯之故都也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先儒謂商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故穀熟爲南亳湯所都也蒙爲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所謂河洛之間盤庚所遷地按九域志云今南京有亳城古景亳也本帝嚳之墟湯從都之有高辛城有帝嚳高辛氏廟有湯廟有伊尹冢南京去亳三十里則比亳其是歟其後武王伐紂成王黜殷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主殷祀宋即商丘唐火正閼伯之墟契孫相土因之湯亦嘗居焉後雖遷都於亳而商丘定爲湯後且合於契初受封之號故稱商云○鄭頌新語曰或者謂周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周惠王之時晉僖公元年

始有楚號楚疑商時未有荊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襄公之說殊不思荊自帝書九州已有荊州之名至禹貢分別山川則荊及衡陽爲荊州乃在南耶荊楚也荊岐旣旅至于荊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荊非荊州之荊也詩人以有二荊故以荊楚別荊岐耳旣自古有荊孰謂周封熊繹始有荊哉

那乃河反**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疏曰凡十君除二及爲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其間禮樂廢壞**箋曰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有正考甫者**疏曰孔子七世之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大音泰。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得有商頌**以那爲首**疏曰祀成湯之樂歌也大師先以那爲首矣

猗與那與猗音伊與音余。潛箋曰猗與歎美之辭猶言美哉也。傳曰那多也。今曰桑扈受福不那**置我鞉鼓**置如字鄭作植鞉音桃。朱氏曰置陳也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迎牲即此是也。傳曰鞉鼓樂之所成也。疏曰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曹氏曰置則方設之而已既設而奏之春官小師掌教鞉柷敔塤簫管弦歌又眡瞭凡樂事播鞉擊頌磬笙磬皆以鞉爲先鄭康成注大射禮云賓至則搖鞉以奏樂故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是以商人亦首奏焉頌如字**奏鼓簡簡**箋曰簡簡和大也。今曰執競降福簡簡**衎我烈祖**衎看之去聲。傳曰衎樂也。箋曰烈祖湯也。疏曰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湯孫奏假**音格毛如字。歐陽氏曰湯孫

斥主祀之時王暨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湯孫不知所斥者何王暨。今曰傳謂湯爲人子孫今不從。朱氏曰假感格也**綏我思成**箋曰綏安也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齊音齋僾音愛**鞉鼓淵淵**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嘒管聲**嘒音諱。○朱氏曰嘒嘒清亮也。○王氏曰細也**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傳曰依倚也。○王氏曰殷尚聲。箋曰磬玉磬也與玉磬之聲相依玉磬尊故異言之。疏曰磬非樂之主而云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書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朱氏曰玉磬堂上升歌之樂也張子云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也其

聲一完始終如一無隆殺也蓋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玉磬之聲**於赫湯孫**於音烏○歐陽氏曰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不應自稱盛矣之孫以誇其先祖**穆穆厥聲**箋曰穆穆美也。○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庸鼓有斁**庸如字俗作鏞斁音亦。○傳曰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解見靈臺。○箋曰斁斁然有次序**萬舞有奕**音亦。○萬舞解見邶簡兮。○今曰毛鄭以奕爲閑習王氏以爲綴兆衆大今從王。奕解見車攻**我有嘉客**箋曰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亦不夷懌**今曰夷平也懌悅也**自古在昔**錢氏曰自古謂古巳後也在昔謂今巳前也**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恪敬也**顧予烝嘗**疏曰秋嘗冬烝**湯孫之將**蘇氏曰將奉也。○曹氏曰自古在昔先民

有作者先王有作於前也顧予湯孫也

商人尚聲故猗與那與歎而多之美其設此鞉鼓也鞉雖小鼓所以節樂故首言之旣設此鼓而後奏之簡簡然其聲和大以衎樂有功烈之祖成湯也時王湯孫奏樂以感格于祖考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格是安我所思而成之也其鞉鼓之聲淵淵然深其管聲嘒嘒然清亦皆和平不相奪倫又依此玉磬之聲也歎美此

赫赫成湯之孫其作樂祭祀之時其聲穆穆然美鏞與鼓斁斁然盛爲萬舞者奕奕衆大二王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亦不平夷悅懌乎先民猶言前人也作承上文謂作樂也言聲樂之盛非今日始作之乃古昔之時前人所作也謂湯之功大人聞其樂而悅懌其來久矣今溫恭於朝夕之間執事必敬以省祗烝嘗之祭者乃湯孫之所將奉也謂湯之澤無窮故子孫世世奉祀焉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箋曰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

嗟嗟烈祖補傳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饋祔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乃近於文矣○箋曰功烈之祖成湯○今曰那祖我烈祖亦成湯有秩斯祜音戶○傳曰秩常也○蘇氏曰秩秩無窮之祜○箋曰祜福也申錫無疆傳曰申重也及爾斯所箋曰及女之此所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與之也○朱氏曰斯所猶言此處也○今曰及猶與也猶生甫及申之及旣載清酤音戶○傳曰酤酒也賚我思成傳曰賚賜也○思成解見那○亦有和羹箋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疏

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旣戒且平燀關展一音齊音劑又如字○曹氏曰鉶羹也○詩故曰祭之物備矣其曰和羹則合衆味而成者惟羹爲然旣戒旣平朱氏曰戒宿戒也平乎和也○詩記曰儀禮載祭祀無宣者每始言羹定豈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此而謂旣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鬷假無言鬷音總假鄭音格毛如字○傳曰鬷總也○箋曰假至也○今曰玄鳥四海來假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耈無疆約軝錯衡軝音祁○解見采芑八鸞鶬鶬音鏘○箋曰鸞在鑣四馬則八鸞鶬鶬聲和也○八鸞解見采芑○疏曰鄭於秦風駟驖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

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為在鑣以示不敢質也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蘇氏曰溥且大也。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自天降康箋曰下安之福平豐年穰穰如羊反。執競傳曰穰穰衆也。疏曰穰穰每物豐多也。朱氏曰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來假來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者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疏曰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之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

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之常福以中錫後人之無窮也時祀中宗故以此所指中宗故及爾中宗者謂湯創之中宗興之商祚久長皆湯及爾中宗為之也以中宗配創造所以大中宗之功也今我祀中宗之時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我所思而成之謂其來格也亦有和羹其事既戒謹而不苟其味既和平而適宜執事之臣總至而無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有紛爭所以神明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諸侯來助祭者其車以皮纏約其軝又有文錯之衡其八鸞之聲鶬鶬然和以此格神以此獻神我時王受天命廣大天降以康安之福使豐年黍稷之多穰穰然也年豐則民安故以年豐為降康亦謂之康年也以格神而神來格以享神而神來饗降以無窮之福也今省顧烝嘗之祭無所不致其謹者乃湯孫之所將奉辭與那頌同而意各有所主那美湯此詩美中宗謂湯之子孫世世奉烝嘗之祭者以中宗中興之功也

列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箋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此詩祀高宗而先述祖德謂其能中興不墜先烈也

天命玄鳥傳曰玄鳥鳦也鳦音乙。李氏曰燕也其色黑故謂之玄鳥降而生商傳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箋曰契有功封商。疏曰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宅殷土芒芒箋曰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益以廣大疏曰殷是亳地之小別。傳曰芒芒大貌古帝

命武湯箋曰有威武之德者成正域彼四方今曰以四方爲彊域方

命厥后餘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朱氏曰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奄有九有傳曰九有九州也○箋曰履有九州爲之主也商之先后疏曰先后成湯也受命不殆疏曰殆危也在武丁孫子傳曰武丁高宗也○疏曰毛以爲湯受天命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武丁善爲人之孫也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毛音升鄭音去聲○疏曰毛以爲武丁善爲人之孫子行其武德之王道無所不勝任之也龍旂十乘去聲○龍旂解見出車○箋曰十乘者二王後入州之大國○疏曰八州大國謂州牧也大糦是承糦音熾○箋曰糦黍稷也○李氏曰武丁中興諸侯莫不助祭于京師邦畿千里傳曰畿彊也維民所止曾氏曰人於其所歸託則止爲商之蓋時邦畿千里民所歸之也肇域彼四海疏曰肇當訓爲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朱氏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四海來假音格○箋曰假至也來假祁祁箋曰祁祁衆多也景員維河員音圓毛鄭音云○傳曰景大也員均也○朱氏曰河商所都如塋○庚民不肯涉河以遷亳此河也景圓雒河則以諸侯福來而至于河也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河之上聲○傳曰何任也○箋曰謂擔負天之多福

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之日祈于高禖而

生契故推本言之謂殷之興非人所能爲之

乃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契封於商其後因之以爲一代有天下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其後子孫遂居亳之殷地國土芒芒然廣大謂湯也始居亳殷也古者上帝命其威武之湯令其正域於四方謂以四方爲界域天下一統也湯承帝之命乃隨其方以施命令於諸侯遂覆有九州即所謂域彼四方也以四方爲界域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爲域湯能命其諸侯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先后即成湯成湯之興天實命之其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能振起之故言成湯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爲人之孫子盡繼述之義也又言武丁所以能爲人之孫子者以有威武之王德無所不勝任故當時諸侯服從皆來助祭有建龍旂者十乘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諸侯奉承而進之也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謂二王後及

八州之牧也邦畿之内地方千里維是民之
所安止也言民志定也湯本以四方爲域今
言始以四海爲域者殷道中微侯國有畔者
故疆土非先王之舊至高宗中興始復之也
京師諸夏之根本王畿之内人心安定則四
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内故四海皆來朝覲其
至也祁祁然而多河都有廣大均平之象諸
侯輻湊劍京師氣象盛大於是總美殷家前
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何天之百

福謂成湯至高宗也○或以武丁孫子爲武
丁之孫子然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己之武
德義未爲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今考
自湯至盤庚五遷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
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亳亳囂皆在河南
相耿皆在河北自盤庚之後傳三世至武丁
又傳四世至庚丁凡八世皆居亳庚丁之子
武乙始去亳徙河北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
亳有三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

湯自南亳遷西亳盤庚所遷即西亳偃師是
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禘音第○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氏曰雖序以爲禘大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橫渠張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嘗○呂氏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時有慶集之懽死應備合食之禮故時祭之外復爲禘祫也虞夏商皆以間歲爲之周則五年而再盛祭

濬哲維商濬音峻○傳曰濬深也○李氏曰猶書所謂濬哲文明也惟其濬之源故不溺於習俗惟其德之明故不蔽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潛之德長

發其祥箋曰長猶久也久發見其禎祥矣洪水芒芒傳曰洪大也禹

敷下土呂氏書說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規畫既定然後用工方外大國

是疆傳曰諸夏爲外○疏曰對京師爲外也疆謂禹成五服之時也詩言商與所由止須言契而已乃迷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幅隕

既長幅音福隕音圓徐音雲○傳曰幅廣也隕均也○箋云幅如布帛之○廣也禹平治大土中國既廣平且長也有娀方將娀音松○傳曰有娀契母也將大也○箋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箋曰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帝立子

生商今曰子女也大明大邦有子○疏曰天爲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天上禘契使[illegible]而生有[illegible]國也

有深濬明哲之德者維我商家也久發見其興王之祥矣時未興王其祥先見也。書曰洪水芒芒禹分布下土而治之其方外諸夏之大國皆畫其疆界各正其守使中國廣大均平而且長遠當此之時契母有娀氏之國方大而天爲之立其子簡狄使之生商商者一代有天下之號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此非祥之久發見乎

玄王桓撥傳曰玄王契也撥治也。疏曰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爲契明矣國語又云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是其爲王之祖非追號爲王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爲黑也。蘇氏曰桓武也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王氏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率履不越王氏曰循行無所踰也。錢氏曰不越於道。遂視既發相土烈烈。相去聲傳曰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海外有截箋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疏曰相土止爲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爲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分主東西則國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内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之官與鄭異

玄王尊契之稱玄者稱其德之深微也契桓武而能撥治受小國大國皆能達其道無往不宜循行於道無所踰越從容中道也斯民遂視傚之而發發矣契之孫相土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海外率服截然整齊

帝命不違蘇氏曰違去也至于湯齊蘇氏曰至湯而王事成與天命會焉湯降不遲傳曰不遲言疾也。蘇氏曰湯之所以自降下者其敏而不遲聖敬日躋傳曰躋升也。李氏曰湯能降已不遲故德日進昭假遲遲假毛音格鄭音服上帝是祗箋曰祗敬也帝命式于九圍傳曰九圍九州也。李氏曰帝命之爲法於天下也

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嚮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日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爲

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郎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覬倖故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爲法於天下使爲王也

受小球大球音求。傳曰球玉也。王氏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瑞也爲下國綴旒綴張衛反旒音留。箋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結定其心如旌旗之著於縿旗縿著焉縿音衫著直略反。疏曰綴著於縿也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詩故曰旂所垂爲旒衆旒所著爲縿何天之休何上聲不競不絿音求。箋曰競爭也。傳曰絿急也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傳曰優優和也百祿是遒慈秋反。傳曰遒聚也

湯受小國大國所贄之瑞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上天之福也湯又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猛不大柔弱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王氏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今曰無遠邇邦畿王之供爲下國駿厖駿音峻一音俊厖莫邦反。傳曰駿大也厖厚也。曹氏曰小國大國共貢賦所以事上者然皆出於民力惟薄取之而不使其傷財害民則厚下之道也何天之龍鄭作寵如字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戁奴版反。傳曰戁恐也竦懼也不竦百祿是總

湯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非謂既受而復散之也故能何天之榮寵又陳進其勇不震驚不搖動不戁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此百祿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貝反。傳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疏曰載其旌旗。曹氏曰載旆則指其所伐之國也有虔秉鉞音越。補傳曰虔敬也。今日鉞揚也解見公劉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王氏曰曷詰誰何之謂也苞有三蘖五葛反。傳曰苞本也蘖餘也。朱氏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莫遂莫達九有有截箋曰齊壹截然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箋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有威武之王成湯載其旗旆虔敬以秉持壯

鉞然行天討也其威勢如猛火烈烈之盛莫敢遏我何者一本生三蘖韋也顧也昆吾也以是相濟然不遂達其惡於是九州截然齊一以歸于湯湯則先伐韋顧次伐昆吾夏桀也

昔在中葉傳曰葉世也有震且業疏曰震懼也業危也。傳曰業業危也有考見常武○錢氏曰書云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有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所謂震且業也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卿士謂生賢佐也○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又解十月之交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傳曰阿衡伊尹也○箋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孔氏曰左右音佐又○劉氏曰商王湯也○錢氏曰稱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昔在中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震危業信哉天發湯而子之乃為之生賢降予以卿士卿士謂誰實維伊尹為阿衡之官而佐助成湯以定天下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彼殷武撻音闥○傳曰撻疾意也○曹氏曰言其兵威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朱氏曰殷武殷王之武也○疏曰謂殷之有武者莫高宗若也○錢奮伐荊楚傳曰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李氏曰荊楚在商周之時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必不敢抗衡中國及商室中微往往為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罙入其阻罙音彌○傳曰罙深也○箋曰阻險阻也裒荊之旅裒蒲侯反○傳曰裒聚也有截其所曹氏曰王師所在截然無敢犯之者猶常武所謂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湯孫之緒朱氏曰湯孫謂高宗也

撻然而疾者殷王之武也奮伐荊州之楚國深入其險阻之地裒聚其衆伐罪而安其民也故所伐之處所截然齊一此湯孫高宗之功業謂其功足以繼湯也

維女荊楚女音汝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氐音低○箋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也莫敢不來享箋曰享獻也莫敢不來王箋曰世見曰王○疏曰氐羌蠻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曰商是常朱氏曰此商之常禮也

二章言責楚之義奮荊楚居國南方比之氐

羌則近國耳成湯之時自彼氐羌猶莫敢不來獻享莫敢不來朝見謂此禮是商之常也況汝荊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璧下同。○傳曰辟君也。○箋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設都于禹之績箋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以云云然歲事來辟箋曰來辟猶來王也勿予禍適音謫。○傳曰適過也稼穡匪解音懈

旣伐荊楚諸侯畏服故言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功之内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解庶可以免咎矣

王氏曰高宗能治衰叛敬天下無有不服

六

天命降監箋曰降下也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曰封大也

上章言天命諸侯朝于天子此章言天命天子以察諸侯天命高宗降監諸侯之國有嚴敬其民賞不敢僭刑不敢濫不敢怠遑者則命于下國而封殖之以福也。此章從王氏也舊說謂天降監於民命湯由七十里以王天下此篇首章使從高宗說起言自彼成湯者述高宗撥湯以責楚之辭耳非專述湯事也不當於此章攙入成湯上下章文意皆不貫矣

商邑翼翼傳曰商邑京師也。○錢氏曰翼翼整治貌翼翼考見采薇四方之極赫赫厥聲疏曰赫赫顯盛也濯濯厥靈箋曰濯濯光明也。○李氏曰大也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之治翼翼然嚴整乃四方之中言政教取正於此也聲與赫赫乎顯盛威靈濯濯乎光明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宜享壽考康寧之福而且可以安後嗣子孫也

九

陟彼景山疏曰景山大山也松柏丸丸傳曰丸丸易直也。○錢氏曰圓直也是斷是遷斷音短。○傳曰遷徙也。○疏曰謂徙之來歸也方斲是虔斲音卓。○疏曰方正也。○程文曰斲研也。○傳曰虔敬也。○錢氏曰虔盡力也松桷有梴丑連反。○傳曰梴長貌。○旅楹有閑箋曰旅衆也。○蹤門閑大也。○錢氏曰閑整也寢成孔安

陟彼大山取松柏丸丸然圓直者斬斷之遷徙之又方正而斲之工匠之事莫不虔敬以松爲屋之榱桷梴然而長其衆楹柱有閑然

而大廟中之寢既成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
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
章五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六

詩傳遺說六卷

（宋）朱鑑輯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詩傳遺說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朱鑑編。鑑有朱文公易說、已著錄。是編乃理宗端平乙未鑑以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時所成。蓋因重輯朱子集傳、而取文集語錄所載論詩之語足與集傳相發明者、彙而編之、故曰遺說。其書首綱領、次序辨、次六義、繼之以風雅頌之論、終之以逸詩詩譜叶韻之義。以朱子之說明朱子未竟之義、猶所編易傳例也。鑑自序有曰、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後山皆有本、而後山校讎最精。第初脫稿時、音訓閒有未備、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補脫、終弗克就。仍用舊版、葺為全書、補綴趨那、久將漫漶。朅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新加是正、刻寘學宮云云。

國朝寧波史榮撰風雅遺音、據鑑此序、謂今本集傳音叶、多鑑補苴、非朱子所手定。其說似非無因。然則以音叶之誤譏朱子、與以朱子之故而委曲回護吳棫書者、殆均失之矣。

宋朱子明先生編輯

詩傳遺說

通志堂藏板

詩傳遺說序

子明於易說外復取文集語錄論詩者爲書六卷一二卷綱領及序辯三卷六義與思無邪問答四五六卷論四詩之旨末附以逸詩詩樂譜叶韻皆集傳所不載者名曰詩傳遺說時爲端平乙未子明官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所成也按公凡三子長曰塾字受之以蔭補將仕郎爲子明之父與弟埜皆受業於呂東萊先生文公十年卒公請陳同父誌其墓者也仲即埜字文之淳祐間蔭補迪功郎差監德清縣戶部贍軍酒庫後公十一年卒黃直卿誄之稱其在家之賢季曰在字敬之一字叔敬亦以蔭補官累至煥章閣

待制知袁州埜之子鉅南康丞鉒知登聞鼓院在之子鉉兩浙轉運判官名皆見黃直卿所爲行狀中异傳曰潯者浙西提舉湜知丹徒縣淮泉州路推官沂考亭書院山長行狀不載蓋皆後公卒而生者若泉州於宋爲軍州至元始改爲路豈淮與沂又已入元歟若鑑之子浚行狀亦不載其名嘗尚宋理宗公主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兵入建寧浚與公主走福州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於阿剌罕浚謂公主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人手夫婦仰藥死其事尤烈浚之子林官甘肅提舉林之子炣延平路照磨焰武平簿耿邵武路照磨林弟彬之子煒濟寧

路同知林之孫堂建寧路照磨壑屏山書院山長壑
之子鑿鑿之子淞淞之子挺明景泰壬申詔錄文公
後得世襲五經博士主建寧祠祀其在婺源者曰穆
於公爲十世孫舉明天順丁丑進士官福建鹽運使
以廉稱弟懋永年丞禎本縣訓導正德中給事中戴
銑等請朱氏比孔氏衢州例增一博士以主婺源祀
事以十一世孫墅爲之嗟乎我徽國文公著書明道
上繼二程周張諸子之後而集其大成蓋孔子後一
人也故其垂裕之澤長且久者如此而子若孫如鑑
者能採葺公之所著以開示來學其子浚能執節守
義不娩乃祖他小説或識其作書與賈似道稱萬拜

誠誣詆不足道也鑑父塾之卒公貽書同父及題其
詩卷有深痛焉在當理宗朝請進曾子爲公崇祀二
程及橫渠而黜揚雄王雱之祀數者皆有關於人倫
世教之大咸出於公之子若孫何其多賢哲歟噫斯
又周程張邵所不逮也夫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詩傳遺説卷第一

綱領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冑長也自天子至卿大
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温故欲
其温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皆所以因其德性
之善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
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皆所以防其氣稟之過而矯
揉之也所以敎冑子者欲其如此而所以敎之之具
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敎國

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
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
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
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
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
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
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
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者和之乃能成文
而不亂假令黄鍾爲宮則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
爲徵南吕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
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所

謂律和聲也人聲旣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文集書說○今見詩傳而此主此爲詳〕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集註下同〕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

實故常言之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旣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是而得之○案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擧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理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

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已上並見集傳○今主說小不同故備載之後放此〕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

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集註○今考詩傳經文同而亦闕

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只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諷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葉賀孫錄

論孟用二三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廖德明錄

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萬人傑錄

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咏性情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箇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葉賀孫錄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

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答呂祖儉書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沈僩錄

陳文蔚問興於詩與游藝先後不同如何曰興立成是言其成志據依游是言其用功處但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黃義剛錄○又錄據錄云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皆成功而言也

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今人讀詩是興起得箇甚麼 沈僩錄

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爲周南召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黃義剛錄

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興於詩便是箇小底立於禮成於樂便是箇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成處卻是自然後恁地又云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禮學詩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効次第如此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爲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蕩得盡不留些子與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是有毫髮不善都滌蕩得盡了這是甚氣象 葉賀孫錄

徐寓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今難曉樂又無何以興成乎曰今既無此家具只有理義在只得就理義上講究如分別是非到感慨處有以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也涵養和順無斯須不和不樂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也如禮今亦無只是硬造些規矩自恁地收斂古人此身終日都在禮

之中不由自家古人興於詩猶有言語可以諷誦禮全無說話只是恁地做去樂更無說話只是聲音節奏使人聞之自然和平 陳淳錄

看詩不要死殺看了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無興底意思 甘節錄

詩可以興須是反復熟讀使書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 李閎祖錄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那上面六節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之但是既爲人則於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 黃義剛錄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甘節錄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處最不緊要然興起人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且有芑武王豈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 吳必大錄

問詩可以觀集註云考見得失是自己得失否曰是考見事迹之得失因以警自己之得失又問可以怨集註云怨而不怒怒是如何曰詩人怨詞委曲柔順

不恁地疾怨周明作録
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唱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如燾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

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燾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錢木之録下同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熹舊時讀書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註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胷中　然矣
詩如今恁地註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索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書因說永嘉之學只是要立新巧之說少間指摘東西鬬湊零碎便立說去縱說得是也只無益莫道又未是並同上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他裏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象如此他裏面好處全不曾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黏所以眊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得何益未論讀古人詩且如讀近世名公詩也須知得他好處在那裏如何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後得之今人都不曾識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也不識不

好處以爲好者有之矣好者亦未必以爲好也其有知得某人詩好某人詩不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矮子看戲相似他見道好人他也說好及至問着他那裏是好處他元不曾識舉世皆然只是不曾熟讀熟讀後自然見得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般文章他都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沈僩録下同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

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着不須深求只如此讀過便得

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之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攷如鄭之淫亂底詩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看

他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

讀書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去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先生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對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熟讀了文義都曉得了却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子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壅他與他耘鉏方正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

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了方可讀書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己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看盡何用逐日只捱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邪且如人入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如鄭詩雖淫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又如女曰雞鳴一詩意思亦好讀之真有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者
陳文蔚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那好處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隨事精察便是窮理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大曉不得這箇便是大病焘也只說得到此要公自去會得又曰大凡物事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歎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他言外之意始得須是看得他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躑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節南山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曾說這箇便見公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
先生問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對曰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云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廝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廝殺明日又重殺一番並同上
吳必大請教曰先易後詩可否曰不若先詩後易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厭被舊說黏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理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溢了喜觀諸儒之說唯上蔡云詩在識六義體面却諷詠以得之深得詩之綱領他人所不及所謂以意逆志者逆如迎待之意若未得其志只得待之如需于酒食之義後人讀詩便要去捉將志來以至束縛之呂氏說記有一條收數說却不定云此詩非詩本意然自有箇安頓用得他處今一槩存之正如一多可底人來底都是如所謂要識人情之正夫詩可以觀者正謂其間有得有失有黑有白若都是正却無可觀今不若且置小序於後然讀正文爲善如拾得一詩其間說香說白說寒時開雖無題目其爲梅花詩必矣吳必大錄

讀詩且只將做如今人做底詩看或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其訓詁有未通者略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字通訓之今注解中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隨處旋細捻非通訓也（同上）

問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當熟讀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動其心志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今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合曰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詠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爲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端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答朱飛卿書）

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自家意中來終無益（余大雅錄）

先生問看詩如何對曰方看得關雎一篇未有疑處曰未要去討疑處只熟看熹注得訓詁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議論往往裏面曲折其實未曉只髣髴見得便自虛說耳恐不濟事此是三百篇之首可更熟看（潘時舉錄）

看詩須是吟詠教浹洽骨髓方得今都未曾看他皮毛在熹以前是看了多少詩說今只有一本解了不勞討解別看省了多少事如何更不去熟讀（楊與立編語略下同）

須是先將那詩吟詠四五十遍了方可看注看了又吟詠三四十遍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見處

看詩不須看意去裏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歌詠之際深足以養人情性

讀詩逐人自去看自有會心處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同上）

夔淵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有知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見聞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

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而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萬孫錄問刪詩果只是許多如何曰那曾得見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同上孔子取詩只取大意三百篇詩也有會做底有不會做底如君子偕老詩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顯然譏刺他了到第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寬了豈不是亂道如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如鶴鳴做得極巧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廟一唱三歎者人多理會他不得注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要胡說亂說錢木之錄先生問林夔孫看詩到何處對曰至大雅曰公前日方看節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令人看文字斂底一揭開版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詩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詩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黃義剛錄

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即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磗陶 之祀一旦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證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却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妬忌而以獨孤亡隋爲證熹嘗論之以爲妬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妬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胸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擾徒爲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却須有會心處也答呂祖儉書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精舍朋友雜記問詩次序是合當如此否曰也不見得只是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元初却當作一片又曰如卷阿說豈弟君子自作賢者如洞酌說豈弟君子自作人若大抵詩中有可以此併看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這般樣子卷阿詩與集傳不同葉賀孫錄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上下繫次序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那十五國風次序相似吳淵錄

或問詩先生曰詩幾年埋沒被熹取得出來（楊與立編語略）
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楊子雲
必好之矣（沈僩錄）
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如熹詩說相似（楊道夫錄）
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著語工夫却在讀者（吳必大錄）
問詩如何看曰看古說了方參看熹說彼此互參攷
得失待攻擊後方講得明古說只是呂氏載得詳備（黃顯子錄）
詩傳中言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而
不免且用其說（李方子錄）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

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詩得些道理否則殊不濟事
須是通悟者看方得（李閎祖錄）
凡說詩者固當句爲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
詁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
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葉賀孫錄）
熹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
看諸人說與我意思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
遍如此却義理流通自得矣（楊與立編語略）
因學者解詩曰熹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
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
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邊不
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
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
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
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
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
認捉看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己無益於經有害濟得
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
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詳讀熟究以審其是
非而爲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
是發明得箇甚麽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
甚麽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

於身爲我之益而已（沈僩錄）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
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
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
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
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他上面有底便看
無底更不知看了（同上）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錢木之錄）
因言歐陽詩本義而曰禮義大本復明於世固周程
之功然近世諸儒亦爲有助舊來儒者談經不越乎
注疏而已至孫明復劉原父及永叔始自出議論如

李泰伯文字亦自好蓋是運數將開此理復將明於世故耳蘇明允說歐陽子之文處形容得甚好近因觀其奏議如論回河劉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論詩義甲辨毛鄭處文辭徐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易（吳必大錄）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楊與立編語略）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萬人傑錄○吳必大所記云橫渠解詩似不若大此何人說却又平易）

南軒精義是意外說却不曾說得詩中本意惟上蔡說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却是會讀詩（楊與立編語略）

東萊說詩忒煞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同上）

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未曾得見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中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經先執偏見類如此（鄭可學別錄）

李善注文選中多有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李閎祖錄）

王通欲取曹劉沈謝之詩爲續詩曹劉沈謝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不過實不足取信（沈僩錄）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楊道夫錄）

問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其次者答曰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不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此間亦無精力辦得只煩伯豐爲編集其例如後

詩集傳補略

周南樛木　樂只（音止二字合附本字下）

鄘載馳　無我有尤（尤過也二字合附衆人字下無以我爲有過離）（衆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

王中谷有蓷　遇人之不淑矣（淑善也三字合移在艱矣字下）

以上略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有已添者却刪去也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桑柔篇中第二章注中已略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若天保篇中未解可采用其說者於補脫卷中却刪去桑柔篇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答吳伯豐書○以後已上三段入印本）

讀詩甚善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同上○見讀今並載吳氏）

詩傳遺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詩傳遺說卷第二

序辨

詩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志之所之也止詩之至也游倪錄

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比亦得聞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修舊說訂正為多尚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全書耳答呂祖謙書下同

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諭却得反覆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諭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

此處却望子細一一垂諭更容攷究為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并得之却難看也近看吳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為序文所牽亦殊覺費力耳

向來所論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竟以為何如也並同上

問向見呂丈問讀詩之法呂丈舉橫渠置心平易始知詩之說見教必大固嘗遵用其說去諷味來固有箇涵泳情性底道理然終不能有所啓發程子謂興於詩便知有着力處今讀之止見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着力先生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為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著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立邦家之基蓋為見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纔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若果先見得其本意雖如此說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聖人繫辭之說便橫說直說都得

今斷以一義解定易便不活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小雅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之意以譽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其間有序賓荅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亦是此意古人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儀禮載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本一套事後人移魚麗附於鹿鳴之什截以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遂失當時用詩之意故胡亂解今觀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等篇辭意皆同菁莪湛露蓼蕭皆燕飲之詩詩中所謂君子皆稱

賔客後人却以言人君正顛倒了如以湛露爲恩澤
皆非詩義故於野有蔓草零露湑兮亦以爲君之澤
不下流皆是局於一箇死例所以如此用禮以六詩
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之曰此興也此比也
此賦也興者人便自作興看比者人便自作比看興
只是興起謂下句直說不起故將上句帶起來說如
何去上頭討義理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
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倣彷彿見箇詩人本
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
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
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
依舊從他去熹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
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
序間爲辯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
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蕩舊說詩意方活
問讀詩記中所言雅鄭邪正之言何也曰鄭衛之音
便是今邶鄘鄭衛之詩多道淫亂之事故曰鄭聲淫
聖人存之欲以知其風俗且以示戒所謂詩可以觀
者也豈以其詩爲善哉伯恭謂詩皆賢者所作直陳
其事所以示譏刺熹嘗問伯恭如伯恭其賢者肯作
此等詩否且如今人有作詩譏刺人者在一鄉爲一
鄉之擾在一州爲一州所惡安得謂之好人伯恭以

爲詩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用之饗祀今以鄭衛之
詩奏之郊廟豈不褻瀆用以享幽厲褒姒乃可耳旅
之賔客燕饗亦待好賔客不得須遇齊襄陳靈之徒
乃可歌此耳不止鄭衛其餘亦皆有正有邪大序止
乎禮義之言亦可疑其餘小序尤不可信多取春秋
中惡謚之君以繫之如傾覆社稷曰頃故序柏舟硬
差排爲衛頃公之詩小心畏忌曰僖故序蟋蟀爲譏
僖公愿而無立志之詩至如鄭風中刺詩皆繫之忽
如忽者謂之迂緩則可謂之狡則不可若是狡時必
就齊昏爲援必能制祭仲之徒作詩序者正如山東
學究見識卑陋而胡說伯恭只知黨序百般[illegible]忽來
煆鍊忽在生時被人驅逐如此死後又被幾箇秀才
百般治他誠是可憐子衿之時豈是學校中氣象褰
詩中狂童之辭是甚意思作序者但見子太叔嘗賦
此詩韓宣子曰起在此敢勞子至他人乎便以爲思
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賦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小
序中如此等處極好笑伯恭詩記綱目中第一條注
謝氏之說只是發明得一箇怨而不怒底意思此所
謂可以怨者也詩之義不止此可以興可以觀可以
羣却都沒而不說只此便瞎了詩眼上同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

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

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刪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攷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之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情性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

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

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泳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文集詩傳舊序案此乃先生丁酉歲用小序解詩時所作後乃盡去小序故附見於辨呂氏記之前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行其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

至於　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奥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也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遜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或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

謙遜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致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　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汩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能也乃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文集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淳熙壬寅作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且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爲訓說而

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閒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不爲桑閒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

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攷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旣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旣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文以

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旣亡無所攷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全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　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我逌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文集讀呂氏詩記桑中篇甲辰春作

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謂變風止乎禮義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耳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丁未答呂子約書

嘗攷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爲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

其篇端愚案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編之義合編
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
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
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與
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
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
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
也又備論於其後云（題漳州所刊四經後○紹興庚戌書）
學者當興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詩本文熟讀玩
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
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

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卷阿詩召康公戒成王其
說只始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
常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
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
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爲之矣（萬人傑錄）
說纔解得密便說他不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一句
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
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消說他做
小序不會寬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
得着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說相礙那解底要說詩
却礙序要就序便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說那沒巴鼻

地兩句下面方是說他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
所以鄭聲多是淫佚之事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
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如今一
般閑潑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享時常用底敘賓
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夏淵別錄）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輔廣錄）
詩書序當刊在後面（楊與立編語略下同）
看詩不當只管去序中討只當於詩辭中吟詠看教
活絡貫通方得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毛公全無
序解鄭間見之（並同上）

詩小序或是後漢衛宏作大序亦不是子夏作然有
礙義理誤人處（周謨錄）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
明都是被他壞了熹又看得不是衛宏一手多是兩
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踈浩對曰蘇子由却不取小
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面一句便是病根
呂伯恭專信序文不免牽合又云伯恭凡百長厚不
肯非毀前輩須要出脫回護到了不知道只爲得箇
解經人却不曾爲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
不是方得（邵浩別錄）
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絶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

不滿人意處（寓伯周錄）
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
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
待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序過後地自作一處（文蔚錄）
蘇氏詩傳比之諸家差爲簡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終
覺有惹絆處耳（必大）
問先生詩集傳多不解序何也曰熹自二十歲時讀
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去玩味詩辭却
又覺得道理貫徹當時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
序不可廢而熹之疑終不能釋其後斷然知小序之
出於漢人所作其爲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

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熹嘗與之言終不肯信
從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熹
因作詩序辨說其他謬戾則辨之頗詳（周謨）
徐昭然問先生去詩序似使學者難曉曰正爲有序
則反糊塗蓋小序後人揣料有不是處多如今之杜
詩之類本是雪却題作月詩後人不知亦強要把做
月詩解了故大害事（蘇命成 李儒所聞）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字較實詩無理
會只是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礙了問變風變雅
如何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是依他恁地說如
周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是文王之

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
得（徐寓錄）
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不知如何又却說從
別處去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
知先儒何故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
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去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
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
辭如是者有數十篇序中都說從別處去且如蟋蟀
一篇本其風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
之暮方相與燕樂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
康蓋謂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其憂

深思遠固如此至山有樞一詩特以和答其意而解
其意耳故說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
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
藉之以爲樂耳所以解勸他及時而樂也而序蟋蟀
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蓋風俗之變必由上以
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
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爲刺晉昭公又大不然
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采
菽則天子所以答魚藻矣至鹿鳴則燕享賓客也序
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則妄矣皇
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棠棣則燕兄弟之詩也序

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人君以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歌天保之詩以答其上天保之序雖略得此意而古註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王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已見於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為歡樂末章祝頌其既飲此酒皆得享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細細碎碎殊無倫理其失為尤甚也既醉則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詩今所謂樂章雖有唱和之意衹是樂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楊道夫錄

問大序先王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竊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謂先王則恐讀者不能無疑答曰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答吳必大

問止乎禮義如何曰詩大綱有止乎禮義者如柏舟等詩是也若桑中之類如何喚做止乎禮義得吳必大錄

變風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只是揀好底說亦未盡陳淳錄

問聲成文謂之音曰歌永言聲依永便是聲律和聲便是成文謂之音呂德明錄

問詩盡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定之方中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他諡號不美者挨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蘇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作一箇狂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某由此見得小序大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實其人姓名於看詩有何益也余大雅錄

大抵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變要求着落至其正文關雎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修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如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講師說如蕩詩自是說蕩蕩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蕩蕩賚詩自是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頌其祖宗基業之意他序却說賚予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師瞞耶曰此是蘇子由曾說來然亦有不通處如漢

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却是下面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幾句却有理若亶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興化人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亶今亦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德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駡可以爲戒此則不然亶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爲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

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做可工

詩序實不足信向來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雖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說亂話便都被人看破了大率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訓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

遂以行葦爲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是歡洽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爲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況厲王無道謗訕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

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

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荅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爲唱荅行葦與既醉爲唱荅蟋蟀與山有樞爲唱荅唐自是晉未改號晉時國名自作序者以爲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荅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澁

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
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
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
此以告成王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
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
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
不曾說着他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
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
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子
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之論如此清
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文字許多證據真

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
只此序便是證熹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
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
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葉賀孫錄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
作也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而知序詩者妄誕
其說但擬見其人如彼便以為是詩之美刺者必若
人也如衛柏舟之刺衛頃公之棄仁人今觀史記所
述竟無一事可記頃公固亦是衛一不美之君序詩
者但見其有棄仁用佞之迹便指為刺頃公之詩此
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不能攷之者

則但言刺時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汎汎而言尚猶可
也如漢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更不攷詩
人言漢之廣矣其言已自分曉至如下面小序却說
得是謂文王之化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
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語最好又云看來詩序當
時只是箇山東學究等人做不是老師宿儒之言故
所言都無一是當處如行葦之序皆是詩人之言而
不知詩人之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
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他見詩中言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則謂之仁及草木見戚戚兄
弟莫遠具爾則謂之故能內睦九族見有以祈黃耇

之語便謂之養老乞言不知而今做人到這處將
如何做於理決不順熹謂此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
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
或受之几此詩本是興說上面四句即是興起下四
句言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興莫遠意也又云鄭衛
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
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誘之語如桑中之詩序云衆
散民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其衆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詩自
緇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蕭采艾青衿之類是也故

夫子云放鄭聲也又如抑之詩非詩人作以刺君乃
武公自為之以自警戒也故其為詩辭意俱美如云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語
皆善言也又有稱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
乃自謂之言無疑也武問賓之初筵之詩是自作否
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後作此自戒也未可知黃有開記
熹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
序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
說教詩通人多是如此看呂子約得一番說道近看
詩有所得待取來看都只是說得序通熹意間非獨
將序下文字去了首句甚麽也亦去了熹看來大段

有不是處且如漢廣詩下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
句說得廣所及也是說甚麽又如說賓之初筵衛武
公自悔之詩看來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年九
十猶箴警于國曰羣臣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
端恪以交戒我看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抑之詩
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來又攷見武公
時厲王已死又為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惡是要那
人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只緣要篇篇
有美刺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兼是說正雅變
雅看變雅中亦自然有好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
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不待有序自見得是祭祀

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出來便道是傷今思古陳
古刺今這那裏見得且如卷阿是說召康公戒成王
如何便到後面民勞板蕩刺厲中間一截是幾時却
無一事係美刺只緣他須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
時君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說皆有可疑問曰怕是聖
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會刪去得許多
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刪
得如此多只是不消看序看正文自見得葉賀孫錄
向者呂子約書來說近來看詩甚有味錄得一冊來
盡是寫他讀詩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說詩序如關雎
只是說一箇后妃之德也葛覃只是說得箇后妃之

本與化天下以婦道也自關關雎鳩葛之覃兮已下
更不說着如此讀詩是讀箇甚麽呂伯恭大事記亦
是如此盡是如此編排詩序書序在上面他門讀書
盡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實以立辭則害意沈僩錄
人言何休為公羊忠臣熹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楊道夫錄
小序麟趾詩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此句似無義理江有汜詩是媵自作非美媵也此二
處下皆未曾注未知如何荅曰當補潘時舉
陳埴問江有汜詩序有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
可信如此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

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因問埴此是召南詩如何公方看周南便有說召南讀書且要逐處沉潛次第理會不要班班剝剝指東摭西都不濟事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錢木之錄

問邶柏舟如何解曰只得解作仁人不遇但疑不是爲頃公作又問棫樸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類如此此篇與前後數篇同爲稱揚之辭作序者爲見棫樸近箇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葦序尤可笑第一章只是起興何與仁及草木以祈黃耇是頌願之辭如今人舉酒稱壽底言語只見有

祈字便說是乞言吳必大錄

潘時舉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爲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斂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董銖錄

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爲狡童況忽之所爲可謂之愚豈得爲狡當是男女相怨之詩邵浩別錄

江疇問狡童刺忽也其言疾之太重先生云若以當時之暴斂於民觀之爲言亦不爲甚蓋民之於君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說聖人言鄭聲淫者蓋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語狡童想說當時之人非刺其君也黃有開記

時舉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插大夫美之一句便只不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於一手是後人旋旋添續往往失了前人本意如此類者多矣潘時舉錄

棫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來篇皆是好說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

變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象如東坡說某處猪肉衆客稱美之意吳必大錄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攷衛武公生於定王末年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亦是自警詩中詞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呂伯恭却謂國語非是邵浩別錄

先生說抑詩煞好鄭可學謂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汝字礙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大抵他說詩其原生於不敢異先儒將詩去就那序前面被這些子硬使轉來又穿鑿胡說更不向前求前面

廣大處去或有兩三說則俱要存之如一句或爲興或爲比或爲賦則曰詩兼備此體熹謂既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比體既取比體則更不應又取賦說狡童便引石虎爲證且要有字不曳白南軒不解詩不用解諸先生說好了南軒却易曉說與他便轉陳淳錄

抑之小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一詩不應既刺人又自警之理況厲王無道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素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無限大過此詩都不問着却只於威儀上點檢此必不然以史考之武公即位在厲王既沒之後是宣王之時注家以爲追刺不知追刺他何益伯恭主張小序謂史記爲不足信武公必是曾事厲王嘗考國語武公九十五歲作懿之詩其中有匪我言耄之辭正此詩也又如曰謹爾侯度曰喪厥國皆是諸侯事削去謂刺厲王者只以爲武公自警其意味便甚長所謂嗚呼小子告爾舊止蓋箴規之文體當如此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己耳後黃[illegible]有此說○吳必大錄

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是鄭康成有全章換一韻處有全押韻處如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熹細讀方知是欠一句葉賀孫錄

因晏淵問詩三百處因推說及由庚白華等乃是笙詩有其譜而無其辭者也潘時舉錄

因學者問大學敬情處而曰熹嘗謂如有人問易不當爲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敬情處皆在所不答沈僩錄

詩傳遺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六義思無邪問答附

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人說詩以爲雜雅頌者緣釋七月之詩者以爲備風雅頌三體所以啓後人之說如此興之爲言起也言興物而起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如藁砧今何在何當大刀頭皆是比物詩也黃有開記

問詩傳說六義以託物興辭爲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

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興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先生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先生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問詩雖是吟咏使人自有興起固不專在文辭然亦須是篇篇句句理會着實見得古人所以作此詩之意方始於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眞實吟詠箇甚麼然古人已多不曉其意如左傳所載歌詩多是本意元不相關葉賀孫錄

詩之興全是借他物舉起全不取義後人之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有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此體楊至錄

或問大序六義注中有三經三緯之說先生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纔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呂德明錄

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未有堯舜便無典謨未有商周便無風雅頌黃有開錄

先生問時舉看文字如何對曰詩傳今日方看得綱領要識得六義頭面分明則詩亦無難看者曰讀詩全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潘時舉錄

陳埴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泥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因說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

水貫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錢木之錄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

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沈僩錄

詩比興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起雖闊而味長葉賀孫錄

所論詩說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為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未易攷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為是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思不同此語亦卒乍與人說不得且徐思之俟他日面講也答廖德明書

又問讀先生詩傳極有感發始知詩真可以興也所疑正變風雅已荷開曉夫溫柔敦厚寬大平夷固詩之教求之綠衣終風柏舟考槃尤曉然可見但所謂小小見識遮前掩後者不知所主何意於詩何與豈只以所載刺詩有淫褻不可告語者聖人亦存而不

刪也耶答曰鄙意初亦正謂如此但寬大平夷亦舉大體而言不專指此一類也上同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又因周禮說豳詩有豳雅豳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也如

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是也至比興賦則又如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如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爲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豳之所以爲雅爲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𤁋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忘其二（余大雅錄）

古者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別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陳與立公嗚略）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篇句章歷問他看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葉賀孫錄）

陳埴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爲雅出於民俗者爲風文武之時周召之民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可爲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錢木之錄）

林夔孫問詩者中聲之所止如何曰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

理今但去讀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自是不同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以淫之類正是如此（黄義剛錄）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這又隨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當看後世如曹丕之徒作詩皆只是說風景獨曹操愛說周公可見其志趣乖異（同上）

大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爲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義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　昬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

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輯傳楚辭）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於君而愛慕無已之心於此為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為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內又或自為賦為比為興而各有當也（楚辭辯證）

越人歌者楚鄂君汎舟於新波之中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此詞其義鄙褻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學而得其餘韻且於周太師六義之所謂興者亦有契焉知聲詩之體古今共貫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為者是以不得以其遠且賤而遺之也

思無邪如鄭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是大夫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閭巷小人作前輩多說是作詩者之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上蔡舉數詩只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盡得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包得這關呂伯恭做讀詩記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

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夫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人之逸志今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其所以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周明作錄）

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知如何蔽之以思無邪曰前輩多就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熹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謂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總是一箇思無邪問聖人言經中皆可為法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　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余錄）

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正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正心誠意處着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守得一箇敬字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皆顛倒了

楊士訓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禮言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蓋毋者禁止

之辭若自毋不敬則亦心正意誠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若祇守着兩句如何做得須是讀了三百篇有所興起感發然後可以謂之思無邪眞箇坐如尸立如齊而後可以言毋不敬（楊道夫）

看詩大體要得無邪蓋三百篇中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耳不是言作詩者皆無邪思也（吳必大錄）

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義皆思無邪曰如伯恭之說亦是如此讀詩記序說一大段主張箇詩說三百篇之詩都如此看來只是說得箇可以怨言詩人之情寬緩不迫優柔溫厚而已只用他這一說便瞎却一部詩眼（沈僴錄）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要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得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葉賀孫錄）

問詩三百程子曰思無邪誠是也其言簡矣未審其意謂作詩者以誠而作耶抑謂讀詩者當誠其意以讀之耶案程子之說特以訓思無邪之義云爾以詩考之雅頌二南之外辭蕩而情肆者多矣則誠之爲言固不可槩以爲作詩者之事也若謂使學者先誠

其意而後讀之則是詩之善惡方賴我以決擇而我之於詩反若無所考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敎耶以此觀程子之言雖簡然誠之一字施之必得其當可也是則集注之云固所以發明程子之意而言之矣啓曰行之無邪必其心之實也思而無邪則無不實矣此程子之意也（答吳必大）

李閎祖問思無邪伊川說作誠是否曰誠是在思上發出詩人之思皆性情也性情本出於正豈有假僞得來底思便是性情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欲人出於情性之正（黃㽦錄）

問上蔡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葉賀孫錄）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爲勸戒非謂詩人爲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已同）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人多言作詩者思皆出於無邪此非也如頌之類固無邪若變風變雅亦有淫邪處但只是思無邪一句足以當三百篇之義詩中格言固多緊要推此一句孔子刪詩所以兼存蓋欲見當時風俗厚薄聖人亦以此敎後人（周謨錄）

徐寓問思無邪曰三百篇詩只是要得人思無邪思無邪三字代得三百篇之意（葉賀孫錄）

問思無邪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內外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實如此故程子曰思無邪誠也寓録

詩之所言皆思無邪也如關雎便是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葛覃便是說節儉等事皆歸於思無邪也然此特是就其一事而言未足以括盡一詩之意惟思無邪一語足以蓋盡三百篇之義蓋如以一物蓋盡衆物之意黄㽦

先生說思無邪集註云有因一事而言者如關雎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葛覃言孝敬勤儉卷耳言正靜純一皆是就一事上見思無邪夫子取出這一句來

斷三百篇詩唯此一句可以盡蓋三百篇之義程子說思無邪誠也諸公皆不曾子細看且如人或言之無邪未見他誠在行之無邪亦未見得他誠在唯出於心之所思者無邪方始見得他眞箇是誠呂德明録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也如何得會止乎禮義只怕他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多淫亂底說熹看來詩三百篇其說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他便就一事上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只是思無邪一句方盡得許多意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是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賀孫録

只此一言盡當得三百篇之義讀詩者只要得思無邪耳看得透每篇各是一箇思無邪總三百篇亦是一箇思無邪毋不敬禮之所以為教思無邪詩之所以為教僩録

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詩只刺淫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不包也又曰陳少南要廢魯頌忒煞輕

率他作序却引思無邪之說若廢了魯頌却沒這一句同上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注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僞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賀孫録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耳唯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

歲之後歸於其室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唯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熹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輔廣錄本之錄同

徐寓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爲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爲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

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楊道夫錄

又曰不必說是詩人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此一句出處止是說馬孔子見得此一句皆蓋三百篇之義故舉以爲說或曰此與毋不敬之義同否曰毋不敬非特說禮者及看禮者當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正如今之人皆當思無邪也賀孫錄

問思無邪集注以爲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其言思無邪者以其有邪也黃榦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道夫曰如此則施之六經可也何必詩曰他經不必言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如聖人一切財之以天理楊道夫錄

問夫子言三百篇詩可以興善懲惡其用皆要使人思無邪而已夫子言此欲使學詩者於此求之先生久之方云不曾見得縫罅處只是渾淪說了令又再說對曰三百篇詩皆出情性之正故善者可以興起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皆要使人思無邪謂夫人取此三百篇欲使學詩者皆得其情

性之正故曰思無邪曰便是看得集注意不出熹不曾說是詩人皆出於情性之正若是詩人皆出於情性之正熹須說了此只有一句集注中却反覆說兩三段須用曉得意昨夜公說是詩人皆情性之正熹便知公理會不得對曰緣未曉得三百篇之音所以看得不分明願先生指教曰便是三百篇詩不皆出情性之正如關雎二南詩是出於情性之正四牡鹿鳴詩是出於情性之正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情性之正桑中鶉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情性之正鄭南升錄

又問思無邪先生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聖人當

來刊定好底詩便要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興起人羞惡之心皆是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却言三百篇詩惟此一言足以盡之（潘時舉錄）

程子言聖賢千萬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反覆入身來并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謂如學禮也只是求放心學樂也只是求放心讀書讀詩致知力行皆只是求放心也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之義同詩只是要思無邪（吳必大錄）

詩傳遺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國風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集注）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曰不然又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係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陳文蔚錄）

問二南之詩眞是以此風化天下不曰亦不須問是要風化天下與不風化天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云云裏面看義今人讀書只是說向外面去却於本文全不識之（[illegible]錄）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爲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illegible]）

問周南召南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詩傳注云乾統坤坤承乾德明之意恐是必先有周南之化然後

有召南之德曰然但程子只說如乾坤未知其意是與不是如此乃真之意如此說蓋化是自上而化下德是自下而承上（呂德明錄）

先生嘗抄二南寄劉玶因題詩云闕里言詩但賜商（子貢子夏）千秋誰復與相望鄒汾（孟子文中子）斷簡光前載關洛（張子程子）新書襲舊芳析句分章功自小吟風弄月興何長從容味歎無今古此樂從茲樂未央（文集）

李㷆說周南先生曰他大綱領處只是戒謹恐懼上只是闗闗雎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闊（沈僩錄）

讀關雎詩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吳必大錄）

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集注）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

也（同上）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琴瑟鍾鼓樂也寤寐展轉哀也烏有所謂淫與傷哉只是說情性之正子引詩大序不是止可就詩中看從范氏說（周謨錄）

諸生講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引明道之說為證者先生曰明道言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為此言無傷善與所謂哀而不傷者如何對曰為其相似故明道舉以為證曰不然無傷善與哀而不傷兩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只是言哀樂中事謂不傷為無傷善之心則非矣（同上）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之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也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陳文蔚錄）

問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樂不至於淫哀不至於傷今詩序將哀樂淫傷判作四事似錯會論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子作荅曰此說得之大序未知果誰作也（呂燾錄）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憂也至於展轉反側而已是不傷也其樂也至於琴瑟鍾鼓而止是不淫也是詩人得性情之正也（沈僩錄）

又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展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鍾鼓琴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同上）

又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
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看來恐是宮
中人作蓋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未得則哀
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展轉反側則哀不
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鍾鼓琴瑟則樂不過其
則此其性情之正也（董銖）
關雎一詩義理深與如乾坤二卦一般只可熟讀詳
味不可說至於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
可如此了（黃有開）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本之問
程子云是周公作是否曰也未見得是（錢木之錄）

關雎之詩看得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
之事外人做不到此（呂明仲錄）
問關雎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故託辭以見意謂求
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之而得則宜有
琴瑟鍾鼓之樂是哀樂之發而見於辭者然常人之
樂易至於淫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也常人之哀易
至於傷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也惟關雎之詩樂雖
至而不失其正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得情性之正
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先生曰只
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
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如楚辭有亂曰是也

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攷耳（鄭南升錄）
徐寓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
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
此處便是亂（陳淳錄）
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甘節錄）
關雎之淑女似指嬪御恐非詩意（徐寓錄）
雎鳩毛氏以為摯而有別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
鶚之屬鶚自是沉摯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
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
之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之摯
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靜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

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雖
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晉卿錄）
古說關雎為王雎摯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
可畏當是鷹鶻之類做得呂武氣象恐后妃不然喜
見得人說淮上一般水禽名王雎雖有兩箇相隨然
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鄧合另錄）
王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鬭之鳩差小
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
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
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
二箇相隨既不失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以為貴

也（葉賀孫錄）

或讀關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云云者余告之曰若如此讀詩則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成十一字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文集偶讀漫記）

不妒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是論其全體（李閎祖錄）

魏丙問關雎注摯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說似形容其美何如曰也只是恁地問芼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想象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得君子之德如

此又當知得意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大原如此

先生問曹叔遐曰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對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鄭氏自如此說了盡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同上）

曹叔遐又言陳氏說關雎以美夫有謙退不敢自當君子之德先生曰如此則淑女又别是一箇人也曰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護說去如史丞相說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處亦以紂爲好人而不殺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黄有開記）

或問左右芼之先生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同上）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逑如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兔罝好仇處看晉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蘇黄門併載馳詩中兩章四句

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說亦得（答潘恭叔書）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然宜爾子孫振振兮却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斯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便把螽斯

爲名曰詩中國有以斯爲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螽斯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潘時舉錄

昨因聽兒輩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橫渠說之遺謾錄去可於疑義簿上錄之○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識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也○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答劉平甫書

南有樛木便有葛藟纍之樂只君子便有那福履綏之廖德明錄

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敎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章句〇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歎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詠之

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而求之則　引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或問

公侯好逑注云好逑是善匹是言其才德相合處公侯腹心注云同心同德是言其才德與己無異了廖德明錄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廖德明錄

問芣苢篇言有之傳曰有藏也然其下章曰掇曰捋曰袺曰襭而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義荅曰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或於補脫中附入亦可也荅吳必大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葉賀孫錄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陳淳錄

陳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余大雅録

錢木之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爲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

又問詩序說麟趾之時無義禮曰此語有病錢木之録

問麟之趾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吁嗟麟兮爲指誰耶荅曰正指公子而言也余大雅録

陳埴問采蘩詩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蘩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抵死說道只爲奉祭祀不爲蠶事錢木之録

問采蘋蘩以供祭祀采枲耳以備　人恐未必親爲之曰詩人且是如此說廖德明録

問采蘩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蘩是婦職以爲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潘時舉録

問摽有梅詩固是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是達男女之情陳文蔚録

如摽有梅詩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言向見伯恭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見得人之情處爲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錢木之録

古人作詩其言語多有用意不相連續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釋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東者是五緯之星應在於東也其言全不相貫又指前面一燈子與背後一竹格子云似說這燈却又說在那格子上面去不知古人作詩何故與今人語言大不相同黄有開記

江大江也夏水名或以爲自江而別以通於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詩所　江有汜也焚解集止

問何彼穠矣詩何以録於召南曰有是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攷據如頌中盡多周公說話而風雅又未知何如葉賀孫録

今人言五男二女亦有所本詩䟽所謂武王有五男二女蓋出於此五男者如左傳邘晉應韓爲武之穆與成王則五矣二女者太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詩何彼穠矣王姬下嫁齊侯之子則二也

騶虞詩人在壹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壹發五

貔者義也（[illegible]錄）
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繁庶因以贊詠
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
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壹發
五豝義也（吳必大錄）
吁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吁嗟麟兮類之
可見若解做騶虞之官終無甚意思（沈僩錄）
邶鄘衛之詩未詳其說然非詩之本意不足深究歟
公此論得之（答何叔京書）
問柏舟詩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
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為興口他下面便

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柏舟一面便無
貼意見得其意如此（潘時舉錄）
陳埴疑柏舟詩解曰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illegible]
賦比興之體先生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
者須當諷詠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綠衣
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
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
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
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
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

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
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
不可不理會得也（李閎祖錄）
又問柏舟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
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
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
看舜之號泣於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
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
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
外好（錢木之錄）

孟子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
亦不殞厥問文王也〇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
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
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
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
之事可以當之（集注）
孟子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
不殞厥問文王也夫肆不殄厥慍亦不慍厥問此大
雅緜之八章所以言文王者如此孟子以是稱文王
無足怪者若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則衛邶柏舟之
詩也何與孔子而孟子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

疑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成雖皆慍于羣小也辭則得詩意絕■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至於緜詩肆不殄厥慍之語注謂說文王以詩攷之上文正說太王下文豈得便言文王如此意其間須有闕文若以爲太王事則下文却有虞芮質厥成之語熹嘗作詩解至此亦曾不說（葉從周錄）

所論綠衣篇意極溫厚得學詩之本矣但添入外來意思大多致本文本意反不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也（答劉平甫之書）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

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尤倜錄）

潘時舉說燕燕詩云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媯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媯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己以不忘則見戴媯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領之（潘時舉錄）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地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攷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著（黃義剛錄）

潘時舉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時舉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先生云恐或如此（潘時舉錄）

論語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篇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集注）

谷風詩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集傳以爲興體時舉疑是比體未知如何答曰若

無下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矣凡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潘時舉錄）

問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爲順答曰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答吳必大）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敘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去做尚做得不好（黃義剛錄）

陳埴問式微詩以爲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

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卹之意如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心看詩人之意如北門之詩只是說官卑祿薄無可如何 錢木之錄

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不得志耳 潘時舉錄下同

問泉水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恐此莫只是箇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

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

問北風末章謂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與烏不知詩人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問靜女注以此詩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閑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閑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閑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未為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 同上

問君子偕老象之揥也字書云揥整髻釵也是不荅曰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武補脫中附之 荅吳必大

定之方中景山與京景山乃山名與商頌陟彼景山之景山同 劉砥錄

詩所謂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

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率得人 徐寓錄

定之方中匪直也人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 荅劉孫書

先生問文蔚曰干旄詩彼姝者子指誰而言對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 陳文蔚錄

問淇奧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

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喧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爲戒厲王畢竟周之鄉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文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上同

大學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

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淇水名奧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

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或問

曰復引淇奧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地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

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修之別也曰骨角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或問

論語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也集注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爲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穆穆文王亦是

氣象也語類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前人說此詩不快暢只東坡云
磋者切之至磨者琢之詳自粗以及精也語錄
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
以齊威之事爲盡可法哉五峯
徐容問絜矩一條曰如詩裏說大夫行役無期度不
得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他內外無怨始得
如東山出車杕杜諸詩說行役多是序其室家之情
亦欲使凡在上者有所感動語類
君子陽陽詩不作淫亂說如何曰有箇君子于役如
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

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爲得萱草言
樹之背蓋房之北也
問頑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頑鼠刺君重斂
蓋暴取虐民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寇仇故發爲怨
上之辭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忽才做刺忽便費
得無限杜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
這般人大言無當有甚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
子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
周衰惟鄭國最爲淫俗故諸詩多是如此東萊將鄭
忽深文詆斥得可畏並同上
先生問曹叔遐狡童詩如何說對曰陳先生以此詩

不是刺忽但詩人說他人之言如彼狡童兮不與我
言兮惟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狡童不與我言則
已之曰又去上面添一箇休字　也這詩只是國人
當時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爲君言也黃有開記
中庸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
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〇詩國風衛碩人
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
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
章之實句解
問絅衣之制曰古注以爲禪衣所以襲錦衣者又問
禪與單字同異曰同沈存中謂絅與麻同是用麻織

疏布爲之不知是否輔廣錄
衣錦尚絅絅禪衣也其制疏眼之物或曰絅頃通用
頃麻織疏布爲之萬人傑錄
園有桃似此詩
孟子詩曰不素餐兮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
餐集註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詩自做到底詩皆人所自作
轔轔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楚辭集注
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今詩作訊訊告也同上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

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爲雅孰爲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爲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楊道夫錄

七月一詩而備三體乃鄭氏不達周禮籥章之義而生此繆說不足據信今攷周禮不遺餘力而反信此何耶 答徐彥章

問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七月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觱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爲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 [illegible]

潘時舉錄

鵜鴂即詩所謂七月鳴鵙者蓋鵙鴂聲相近又其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 楚辭集注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怨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集注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得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潘時舉錄

因論鴟鴞詩遂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只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乃造出一件事周公爲之奈何致董銖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 上同

吳必大同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其辭艱苦深與不知成王當時何故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然後釋然開悟先生却問必大曰成王何以知有金縢後去啓之必大曰此二公贊之也又問

二公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響風不起時又如何曰
開之呂大著云此見二公工夫處二公在裏面調護
非一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爾曰伯恭愛說一般如
此道理必大却請問其說畢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握
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周公未得便假無風雷之變
周公亦須別有道理吳必大錄

或問鴟鴞詩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
殺戒管蔡不可復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畢竟當
初是管蔡挾武庚為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為人所
殺而其子安然視之不報仇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
此不成歸怨管蔡周公愛兄只得如此說自是人情
是如此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蓋他做出一
場大跌脫如此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自家
屋裏人自做出一場這大跌脫這箇是周公之過無
可疑者然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那時是好在必
不疑他後來有這樣事管蔡必是後來被武庚與商
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啗他乘醉以語言離間之曰
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
管蔡歆想得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
利於孺子這箇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
得這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如此必
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中間想然有說話而今

書傳只載得箇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大雅錄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
猛如常棣一詩便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
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語故其辭獨哀切
不似諸詩和平黃義剛錄

詩辭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為之如鴟
鴞詩云拮据捋荼之語皆此類也又云此詩乃周公
為之不知其義如何然周公所言多聱牙難攷如書
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黃有開記

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燿言其
光耳非螢也葉賀孫錄

陳淳問破斧詩傳云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似未可
謂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又曰如
破斧詩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
之徒便是不曉黃義剛錄下同

破斧詩須看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
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

先生謂陳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甚不合截得緊了
不知更有甚疑對曰當初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
如何喚聖人之徒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識
理底盜賊之徒並同上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

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且護了我斨我斧莫待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也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 葉賀孫錄

中庸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柯斧柄也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 句下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乎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于汝但暫寓信處耳是以有袞衣今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披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爲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詞語到底鶻突𢡃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見得聖人之心 葉賀孫錄

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辭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 上同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此與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之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公孫碩膚如言幸虜營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耳此古人善於辭命處 吳必大錄

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疐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沈僴錄

問公孫碩膚注以爲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遜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太陽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

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 上同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魯昭公分明是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爾是此意 吳必大錄

豳風中因多好詩雖其閒有沒意思者然亦須得其命辭遣意處方可觀後人硬自做箇道理解說於其造意下語處元不及究只後代文集中詩亦多不解其辭意樂府中羅敷行羅敷即史君之婦史君即羅敷之夫其曰史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辭其曰夫婿從東來千騎居上頭觀其氣象即史君也

後人亦錯解了須得其辭意方見其好笑處（同上）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删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熹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也大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淳實氣象不奈咀嚼所長固不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辯論非所敢也歐陽公本末論甚佳熹亦收在後語中矣似此等且當闕之而先其所急乃爲得耳（答范念德書）

詩傳遺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詩傳遺說卷第五

雅

呂伯恭讀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案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攷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異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楚辭辯證）

問先生詩集傳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於呂伯恭風雅之正則爲經風雅之變則爲傳如屈平之作離騷即經也如後人作反騷與夫所謂九辯之類則爲傳耳（周謨録）

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繫者小大雅是所繫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只是變用他腔調爾（余大雅録）

問大雅小雅或謂言政事及道故謂之大雅止言政事故謂之小雅竊恐不可如此分別荅曰如此分別固非是然但謂不可分別則二雅之名又何以辯耶（答熊夢兆）

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子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

但可觀其大槩也董銖錄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吳必大錄

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同上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作於上自王者之迹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以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呂德昭錄

況僴問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時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陳文蔚錄

大雅氣象閎闊小雅所陳雖各止一事然說得亦自精切至到嘗觀左傳以工歌宵雅之三爲重近因除夜課孫輩誦之見其詩果爲懇至鹿鳴之詩則見其賓主相好之誠所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恩非孝子也如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皇皇者華首章言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謀度看此三詩雖不用小序意義自明白吳必大錄

潘時舉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爲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觀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潘時舉錄

潘時舉說棠棣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爲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兄弟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辭也同上

中庸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鼓瑟琴

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章句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呂伯恭棠棣詩章說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說得極好董銖錄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釃酒玄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曰恐茅乃以醑酒古人芻狗乃酹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醉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縮帛故以茅縮酒也楊道夫別錄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先生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呂德昭錄

古人縮酒用茅非謂祭時以縮酌求神也看禮記特牲篇縮酌用茅注謂泲之以茅縮去滓也詩伐木有酒湑我注云湑莤之也王有酒則泲莤之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如今人或以器或以布帛去酒之滓然劉砥錄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爲爾德則福莫大於此矣故卒章事言之曰然楊道夫別錄

潘時舉說天保詩云第一章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王公爲言五章則以福爲爾德爲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媿於祖考下無媿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頷之董銖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潘時舉錄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吳必大錄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無不爾或承是繼承自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呂德昭錄

又說采薇詩云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至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其家矣至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同上

采薇采薇薇亦陽止薇亦剛止蓋薇之生也挺直周僩別錄

問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芘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案易咸傳曰

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庇若施於此語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答曰此非大義所繫今詳而說誠不合當刪去然版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答吳必大

潘時舉問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

後說爲長當以後說在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爲初出軍時旌旗未展惟卷而建之引左氏建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憔悴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說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遐不作人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瘁耳如此却自平　伯恭說詩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銖曰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關雎論非天下之至靜不足以配天下之至健處今皆削之豈亦以其太精巧耶

曰正爲後來者得如此故削去銖曰關雎詩引康衡說甚好曰呂氏引但不如此詳便見古人看文字亦寬博如此黃銖錄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楊道夫錄

或說魚麗詩云罶笱也者寡婦之器也寡婦得魚而不爲富強所奪則是太平之象而可告功於神明也此因小序而失之固爲無禮然專以笱爲寡婦之器似亦未然蓋聚石爲梁必有笱以承其闕空乃可得魚凡取魚者皆然非但寡婦也但笱易成而易用雖寡婦亦能置之故以爲寡婦之笱他人則取魚之器

尚多不專用笱耳非他人不得用笱而唯寡婦得用亦非謂寡婦只得用笱而不得更以他物取魚也谷風小弁之詩皆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豈寡婦之作也哉文集偶讀謾記

潘時舉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魚花園是也

南山有枸枸是橘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味甘而解酒毒

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

矣章句○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或問

潘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先生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潘時舉録

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於太原但逐出境而已沈僩録

潘時舉說釆芑詩先生曰宣王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鬬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潘時舉録

潘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同上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呂德明録

孟子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集注

潘時舉說庭燎詩至庭燎有煇先生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吳材老之說此一字極有功也潘時舉録

問斯干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横渠說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遂亦不友爲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爲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者爲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故爲弟者但當知盡其恭而已又曰看詩本意猶字當作相圖謀說徐寓録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是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之大蔽障闇襲淵録

潘時舉說斯干詩至載弄之瓦處先生曰瓦紡磚也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様者意其爲紡磚也然未可必潘時舉録

大學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章句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或問

潘時舉說節南山詩至秉國之均先生曰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

是爲瓦器者所謂卓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也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呂時舉錄）

林夔孫問節南山筶曰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有不柰何又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師却只是他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黃義剛錄）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敎是存養工夫（余大雅錄）

古人說話皆有源流如小旻詩中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

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而曾讀洪範也（精舍朋友雜記）

論語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集注）

潘時舉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爲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爲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而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爲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小弁末章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集傳作賦體疑莫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槩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理義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頷之（潘時舉錄）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龔蓋卿錄）

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楚辭集注）

楚茨一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李閎祖錄）

問楚茨詩言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辭語思靈保兮賢姱但詩中旣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復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

來解錯了此兩字陳文蔚錄
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雅反復讀之其辭氣
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為
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
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舉祀其祥未嘗不惓惓於
此今以為豳風豳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
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
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
荅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
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吳必大錄

又問瞻彼洛矣傳以為諸侯美天子之詩今攷其間
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為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
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隘
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荅曰家室家邦亦叶
韻耳天子以天下為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
者多是臣祝君之辭上同
葉賀孫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
有統言之有說小地名東西京千里東京六百里西
京四百里此洛只就洛邑言之非指關洛○葉賀孫錄
又問韎韐有奭韎韐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
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韎韋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
有酬酢應荅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

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
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上同
李子方問列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曰然
且云向來煞尋得李閎祖錄
楊至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禮記引夫子之言曰詩
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云云其意安在曰古人止恁
地學將去有時到了也不定今日便筭時日討功效
又問詩之正意高山景行字當重看夫子之言則仰
字行字當重看曰不是高山景行又仰箇甚麽又行
箇甚麽高山景行便是那仁楊至錄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物亦各尋箇善處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廖德明錄
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緡蠻鳥聲丘隅岑
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
之處也章句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
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所止
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
如鳥之能知所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
亦深切矣或問
大學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國雖舊至於
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章句○言周

之有邦自后稷以來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
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
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
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或問）
其命維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余大雅錄）
孟子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言周
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
王始也（集注）
問橫渠言詩書言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
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萬人傑錄）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

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之意（同上）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
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
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
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
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章句）曰子之說詩既以敬
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
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
取本文之義也（或問）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一毅處（徐寓錄）
孟子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孟子引
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
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
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
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
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
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
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
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集注）

大學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
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師衆也配對也配
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詩作
駿大也不易言難保也（章句）○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
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
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或問）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作不好時便與天相配
是甚細事（葉賀孫錄）
馬鄭之問無遏爾躬一章答曰無自遏絕於爾躬如
家自毀國自伐（龔蓋卿錄）
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中自說

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余大雅錄)

舊嘗見横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有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與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故遂被他取了(輔廣錄)

孟子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大王公劉九世孫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

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集注)

荼蓼是蓼屬故詩人與堇並稱堇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荼毒蓋荼有毒今人用以藥溪魚荼是其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為苦苣矣如薺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舊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羖非荼實能甘也(答吳伯南)

爰契我龜乃刀刻龜也古人符契亦是以刀刻木而合之今之蠻洞猶有此俗有警急調發便知日期去處遠近亦契之意也(蔡念成述李晦所聞)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也又曰分鹿說如今人言軍勢益張(黃義剛錄)

問蹶厥生是如何曰是作他跳起來當時虞芮質成時一日之間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忽然湧盛如此故文王作地跳起此亦是詩人說他又問東萊說是文王自動其中意其何以生得虞芮之感如此遂歸功於四臣先生曰雖說得巧只是經意不如此熹不曾如此巧說若要把做文王自說須說曰予有疏附先後之臣方得跳起之說雖小著文王亦不奈何是詩人恁地說着了(呂燾明錄)

文王蹶厥生一節看那緜一詩自古公亶父積累至文王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時其勢已盛至虞芮質成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又盛故詩人言文王興起之勢如此所以興起者予曰文王有此四臣以輔助但止平說看來無甚滋味却不是穿鑿(上同)

詩人只見他恁地重三疊兩說將謂是無倫理次序不知他一　不　亂下文蔚曰今日偶看棫樸一篇凡有五章前三章是說人歸附文王之德後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綱紀四方之德致得人歸附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白然遐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

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內牽着都動文蔚曰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陳文蔚錄）

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illegible]）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脈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却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沿何錄）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最好（僴錄）

問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爲誰荅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必大）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徐寓錄）

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在淵言其上下察也○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何）○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可謂著矣（武錄）

問鳶飛戾天上面更有天在魚躍于淵下面更有地在如何曰此是謝顯道語慎亦自理會不得看他意思只是道不可執着說道上面更有天在下面更有地在不止於此也（[illegible]）

或問鳶飛魚躍之說曰此蓋是分明見得道體發見處察者著也非察察之察也詩中之意本不爲此中庸只是借此兩句形容道體（淵錄）

觀文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余大雅錄）

潘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却又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功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對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羨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潘時舉錄）

孟子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赫赫然怒貌爰於也
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
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
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集注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
此蓋天意云耳文王旣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
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吳必大錄
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
是也竊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
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
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
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
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没情理以詩書攷之全不是
如此如詩自從大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大王實始
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出做事
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麽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
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
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
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
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飮我泉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

這自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
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
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爲文王
乎若如此說恰似内無絕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
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
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
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
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葉賀孫錄
孟子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
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
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此引詩
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經量度也靈臺文
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
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
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
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
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旣加以美名而
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
王亦得以享其樂也集注
問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注云辟廱天子之學也不知

辟雍從來是天子之學還是文王始爲之及周有天
天下遂以爲天子之學亦如皋門應門始立於大王
而後遂以爲天子之門邪荅曰見不得 時舉荅書
問下武三后在天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其精神上
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劉礪云恐只是
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
聖人稟德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
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
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
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此
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
間所塑之像者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

光祖録
徐寓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
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
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
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云云武功皆是
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
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
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擘破一般 徐寓録
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固
有是理非以爲先儒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讖緯而後

人舉從而廢之亦過矣 寺郎孫録
生民詩是敘事詩只得恁地蓋是敘那事要盡下武
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復歌詠底意思 黃義剛録
生民等詩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正相合 上同
潘時舉說生民詩至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先生
曰敏字當爲絕句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迹之
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爾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
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
意會之可也 潘時舉録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如何但詩中有此語自

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詩瑞者皆闢之若如
後世所謂祥瑞固多是僞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僞妄
而併真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
之言不成亦以爲非 輔廣録
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 楚辭集注
潘時舉說既醉詩以爲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
衆多爲言如華封祝堯以爲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
子亦是此意曰此兩事孰有大於此者乎對曰觀行
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
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
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

者也先生領之(潘時舉錄)
潘時舉問釐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銖曰荊公作
向后冊云唯昔先王釐厥士女士女與女士義自不
同蘇子由曾論及曰恐他只是倒用了一字耳(董銖錄)
潘時舉說假樂詩先生曰此詩末章即承上章之意
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
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
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於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
也(同上)
問大德者必受命答曰董仲舒策引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之詩云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其說

甚好假樂詩千祿百福處止云子孫千億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但願其子孫之多與
子孫之賢而已又云孔子不受命堯舜不能及其子
孫皆非常理也(萬人傑別錄)
嘉樂詩下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耳此
意甚好然此亦其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
常理也(輔廣錄)
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祐命之自天申之○嘉詩作假當依此作嘉憲當
依詩作顯申重也(章句)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楊道夫錄)
孟子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
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
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公
劉后稷之曾孫也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
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
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
往遷於豳也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
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集注)
公劉詩鞞琫容刀注云容刀如言容臭言鞞琫之中
容此刀也容臭如今香囊也既富既繁既順廼宣者

公劉始初草創而人之從之已如此其盛是以居邑
由是而成也君之宗之者只是公劉自爲群臣之宗
主耳呂氏以爲立君立宗(董銖錄)
潘時舉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第四章
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
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之從之者也若是其盛
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又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
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
自爲群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未說及
立宗事也又問徹田爲糧處曰徹通也乃是横渠說
終以孟子攷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春

秋傳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後至於不窋蓋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之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吾時舉錄同

又說民勞詩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如此是否曰皆只是戒其同列然鋪敘如此便自可見故熹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矣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為王者之休莫大

於得人惟群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為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己能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頷之

又說板詩張子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先生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上並同

孟子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集注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旦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此則才有少肆意他便見又曰這裏若有此此違他理便恰似天知得一

般所以說日監在茲又說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楊道夫問渝是如何曰渝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渝未至於怒亦大槩相似楊道夫錄

又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只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上同

潘時舉說蕩詩云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

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託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大略如此未知是否先生頷之（潘時舉錄）

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章句）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相視也屋漏室西

北隅也（上同）

孟子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集注下同）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上同）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聽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不能視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不能聽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窮此而已（精舍朋友雜記）

郭友仁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若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郭友仁錄）

問蒸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

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爲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爲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輔廣錄）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是非要人機巧蓋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爲衛君乎荅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言令色與此不同詩人所謂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上文云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常從周錄）

問子曰巧言令色詩取令儀令色何也荅曰論語與

詩人之義各異當玩繹其上下文意以求之不可只如此摘出一兩字看也答吳必大

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爲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攷其矯情飾僞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矣讀言仁錄中所解亦少文集讀[illegible]記

烝民詩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文蔚舉似及此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面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用不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陳文蔚錄

又論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上同

召旻第六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未知如何答曰作此爲是答潘時舉書

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祗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卬昊天曷惠其寧張氏中庸說

詩傳遺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詩傳遺說卷第六

頌

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時舉應之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者想當時聞其歌者眞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云哉妄意如此

答曰此說是 答潘時舉書

對越在天便是顯處駿奔走在廟便是承處 呂德明錄

中庸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章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 輔廣錄

陳淳問康王如何無詩曰熹竊以爲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分明說作成王詩後韋昭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 黃義剛錄

問我將詩云惟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作左右之右與舊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祐說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祐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 得右助之右

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何如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

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古人祭祀是大段有節奏 僩錄

問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

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
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
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何
如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僴錄）

論語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
於三家之堂○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
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
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
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
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集註）

天子宗廟之祭歌雍詩以徹　祖今三家亦歌此以
祭聖人但舉雍詩之辭以譏之曰汝之祭亦有諸侯
之助乎亦有天子穆穆深遠之容乎既無此事奚用
此義此見三家全憎然不曉義理而妄爲僭竊之事
（昭明外錄）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爲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
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監於康
衡傳所引獨得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康
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梏於專經之陋
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
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楚辭乃有登降
堂只之文於是益信以降庭止之爲古語其義審如

顏說而無疑也顏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指多若此
類如訓棐爲匪尤爲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
其視韋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己見者相去
遠矣（[illegible]）

問泰伯知大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
逃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大王有天下或問大王有翦
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商又問恐
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
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
事也難說也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
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賀孫錄）

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
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下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三人將重車在
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
已具其說（義剛錄）

問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安有此事而魯頌言之
何也曰此是願頌之辭曰孟子以爲周公之事何也
曰以是孟子讀詩不子細又問或謂魯頌非三百篇
之數夫子姑附於此耳曰思無邪一言正出魯頌（炎錄）

孟子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
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案今

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集注

商頌簡奧卞問初錄

問商頌或以爲宋人所作如何曰宋襄公一伐楚其事可攷安得所謂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曰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篇章反多於周頌曰周頌雖簡然文氣平易商頌雖長其文氣自古吳必大錄

問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

齊者爾若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爲齊也未知是否答曰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吳必大答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當只作祖考說劉砥錄

湯降不遲降生也如維嶽降神之降降于卿士却作降汜說同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謂天之生湯恰好當合生時節湯之脩德又無一日間斷吳必大錄

㴑淳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爲必無黃義剛錄

[illegible]貞維河一句上下文皆可曉却不知此句說甚麽又如三壽作朋三壽不知是如何歐陽公亦嘗用三壽字想此等語皆是當時有此說話人都曉得至於今不可曉同上

詩所謂四方之極於皇極之義爲尤近皇極辨

逸詩

論語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注

問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

之詩別常音裳爾雅棣移似白楊江東呼夫核常棣棣子如櫻桃可食自是兩般物此逸詩不知當時人思箇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不與上面說權處是一段唐棣之華而下自是一段緣漢儒合上文爲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所以錯了晉書有一處引偏字作翩反則下聲言其華有翩反飛動之意今無此詩不可以據故不可立爲定說賀孫

[illegible]貞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此是詩[illegible]說得不甚分明子夏以其以質爲飾思倒了故問

素質也絢飾也有如是之質然後加之以文飾孔子對以繪事後素子貢悟其意便曰禮後乎此便是揚先生所謂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意

素以爲絢兮不知是何詩若以爲今碩人詩則章句含且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 上同

詩樂

小雅傳曰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具取上下相和厚今案鄉飲酒及燕禮皆歌此三篇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六笙詩本無詞聲亦不傳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章八句黃鍾清宮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四牡五章章五句黃鍾清宮 俗呼正宮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

(蕤)驅(林)周(黃)爰(姑)咨(太)度(黃)○我(黃)馬(南)維(應)駰(黃清)六(黃清)轡(姑)既(林)均(南)載(林)馳(南)載(黃)驅(姑)周(應)爰(南)咨(太清)詢(黃清)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黃鍾清宮(俗呼小宮)

魚(黃清)麗(姑)于(蕤)罶(姑)鱨(太)鯊(黃)君(蕤)子(林)有(應)酒(南)旨(林)且(南)多(黃清)○魚(黃)麗(姑)于(太)罶(黃清)魴(蕤)鱧(姑)君(應)子(林)有(夾)酒(姑)多(夷)且(林)旨(黃)○魚(黃清)麗(太清)于(應)罶(黃清)鰋(林)鯉(南)君(林)子(姑)有(林)酒(南)旨(林)且(南)有(黃清)○物(太)其(林)多(應)矣(南)維(蕤)其(姑)嘉(林)矣(南)○物(蕤)其(林)旨(林)矣(姑)維(南)其(蕤)偕(姑)矣(林)○物(黃)其(太)有(黃)矣(姑)維(南)其(南)時(太)矣(黃清)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南(黃清)有(林)嘉(應)魚(南)烝(應)然(南)罩(姑)罩(南)君(林)子(南)有(蕤)酒(姑)嘉(應)賓(黃清)式(林)燕(蕤)以(太清)樂(黃清)○南(黃清)有(南)嘉(蕤)魚(姑)烝(蕤)然(姑)汕(林)汕(南)君(林)子(南)有(黃清)酒(姑)嘉(黃)賓(姑)式(太)燕(黃)以(南)衎(黃清)○南(黃清)有(太清)樛(應)木(南)甘(黃清)瓠(林)纍(林)之(黃清)君(黃)子(大)有(黃)酒(姑)嘉(太清)賓(黃清)式(應)燕(南)綏(太清)之(黃清)○翩(黃)翩(太)者(黃)鵻(姑)烝(林)然(南)來(蕤)思(姑)君(黃清)子(姑)有(林)酒(南)嘉(蕤)賓(姑)式(太)燕(黃)又(南)思(黃清)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南(黃清)山(太清)有(應)臺(南)北(應)山(南)有(太清)萊(黃清)樂(應)只(黃清)君(應)子(南)邦(林)家(南)之(黃清)基(林)樂(蕤)只(林)君(南)子(姑)萬(黃)壽(姑)無(太)期(黃)○南(黃)山(姑)有(蕤)桑(姑)北(黃)山(姑)有(太)楊(黃)樂(蕤)只(林)君(應)子(南)邦(林)家(南)之(黃)光(林)樂(應)只(黃清)君(蕤)子(姑)萬(林)壽(南)無(太清)疆(黃清)○南(黃清)山(林)有(應)杞(南)北(林)山(南)有(太清)李(黃清)樂(應)只(黃清)君(應)子(南)民(南)之(蕤)父(姑)母(林)樂(蕤)只(林)君(蕤)子(姑)德(蕤)音(姑)不(太)已(黃)○南(黃)山(太)有(黃)栲(姑)北(南)山(蕤)有(姑)杻(林)樂(蕤)只(林)君(應)子(南)遐(林)不(南)眉(太清)壽(黃清)樂(應)只(黃清)君(蕤)子(姑)德(應)音(南)是(林)茂(黃清)○南(黃清)山(姑)有(蕤)枸(姑)北(應)山(黃)有(太清)楰(黃清)樂(應)只(黃清)君(應)子(南)遐(南)不(蕤)黃(姑)耇(林)樂(蕤)只(林)君(蕤)子(姑)保(黃清)艾(南)爾(林)後(黃清)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周南國風○傳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鄉飲酒及鄉射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亦云遂歌鄉樂亦即此六篇也鄭氏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皆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

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
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
關黃清關南雎林鳩南在黃河姑之大洲黃窈林窕南
淑黃清女姑君黃清子林好南逑黃清○參黃清差南荇林菜
南左林右南流無之黃清窈仲窕林淑無女姑寤太寐
姑求太之黃求之南不林得南寤姑寐仲思南服
林悠姑哉仲悠姑哉大輾黃清轉南反無側黃清○參黃清
差無荇南菜林左大清右林采南之黃清窈姑窕仲淑林
女南琴林瑟姑友太之姑參太差黃荇姑菜林左林
右仲芼林之南窈黃清窕南淑仲女大清鍾黃鼓南樂無
之黃

黃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葛黃之大覃姑兮太施太于姑中太谷黃維仲葉南
萋無萋太黃南鳥姑于南飛林集仲于林灌無木大
其黃清鳴南喈無喈黃清○葛黃清之太清覃林兮黃清施林于
南中無谷黃清維林葉南莫南莫南是黃刈姑是太濩
姑爲林絺姑爲太綌姑服太之姑無太斁黃○言黃清
告姑師南氏林言林告姑言太歸黃薄黃汙姑我太
私薄姑澣仲我林衣南害南澣林害無否太歸黃清
寧南父林母黃
葛覃三章章六句無射清商俗呼中呂調
采黃清采姑卷林耳南不林盈姑頃林筐南嗟仲我林

通志堂

懷無人太寘黃彼姑周太行黃○陟黃清彼無崔南嵬
林我林馬姑虺南隤林我仲姑林酌南彼無金姑罍
太維太清以林不南永無懷黃清○陟黃彼姑高南岡林
我馬林玄姑黃南我林姑姑酌大彼姑兕黃觥姑
維黃清以林不南永無傷黃清○、南砠黃清矣林我
黃馬太瘏黃矣黃我仲僕姑痡林矣南云黃清何南吁
無黃清
卷耳四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維黃鵲姑有仲巢林維黃清鳩無居南之林之仲子林
于林歸太百兩林御南之黃清○維黃鵲林有南巢
林維林鳩姑方太之黃之林子黃于林歸姑百太兩

黃將太之黃○維黃清鵲仲有南巢林維南鳩林盈
之黃清之黃清子南于姑歸林百太清兩林成南之黃清
鵲巢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于黃清以南采林蘩南于林沼姑于太沚姑于黃以姑
太之姑公黃清侯南之無事黃○于黃清以林采黃蘩
于太澗黃之太中姑于姑以南用林之南公黃清侯
之大清宮黃清○被黃清之太清僮南僮林夙太清夜林在南
公被黃之姑祁太祁姑薄林言南還無歸黃清
采蘩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于黃以南采林蘋南南姑澗林之南濱林于林以姑
采仲藻林于黃彼姑行太潦黃○于黃以姑盛太之

通志堂

姑維黃清筐南及林筥南于林以姑湘仲之林維林錡
南及無釜黃○于黃清以南奠黃之姑宗林室姑牖太
下黃誰仲其南尸無之林有黃清齊南季無女黃

采蘩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右風雅十二詩譜○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十聲啟挾晉志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今案大戴禮頗有闕誤其篇目都數皆不可攷至漢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

改作新辭舊典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曰即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攷而為此也竊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亦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攷則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攷其得失云以上見儀禮經傳通解學禮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飲酒所歌也但卻以黃鍾清為宮此便不可蓋黃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鍾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宮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製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為他律

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鍾則不復為他律所用沈存中筆談說云唯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先生一日又云古人亦有時用黃鍾清為宮前說恐未是輔廣錄

或問大序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析衛為邶鄘衛先生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繫之鄘有邶音者繫之邶若大雅小雅則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察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案大雅體格作大雅案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

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周謨錄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之說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又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言語去合腔了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陳埴錄

聲發出於口成文而節宣和暢謂之音乃合於音調如今之唱曲合宮調宮之類 潘植錄

古人歌詩須皆有散聲湊合方可歌若只四字做句

如何可歌 楊與立錄語略

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臨安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即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鍾調結尾亦著作黃鍾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某調末亦清聲某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黃鍾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是只信口胡亂說事事喚做曾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脣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脣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 葉賀孫錄

詹卿家令樂工以俗樂譜吹風雅篇章初聞吹二南詩尚可聽後吹文王詩則其聲都不成模樣因言古者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別

叶韻

問詩用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歌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

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 精舍閒友雜記

問詩叶韻曰古人文自是有叶今泉州有詩譜紹興有韻譜皆吳才老做陸德明釋文中亦有此類甚多 緝此上錄語略

陳埴問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又曰叶韻多用吳才老本或自以意補入 錢木之錄

又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

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處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 上同

問詩集傳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喜又續添減之蓋舊日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日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 [illegible]錄

或問吳氏協韻何所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

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吳氏曰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嘉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韻去又此間鄉音嚴作莊剛反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叶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辭想是偶然失之又如伐木詩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務以叶戎字然却從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女音武詞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戎與汝叶明矣因言古之謠諺皆押韻如夏諺之類又如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哉皆音茲則與上面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閒居亦多押韻莊子中尤多至於易之彖辭文辭則皆韻語也 [illegible]輔廣錄

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略知叶韻所由來甚善 董銖錄

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珮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

以修能能音耐然後與下文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 [illegible]錄

古音能奴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為然而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皁亦音香芳亦音仍他皆彷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為未何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為楚聲其攷之亦

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據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并記讀詩下同）

北斗字舊音斗爲主以詩攷之行葦主醹斗者爲韻卷阿厚主爲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爲耳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嚴遑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見詩集傳上（五同）

知子之來之（來音力）雜佩以贈之（贈入聲）此例甚多作字音佐

保字音補往近王易近音既說文作䢙誤寫作近（大雅）字之反切其字母同者便可互用如我汝是也逝字從折故可與害字叶韻（同）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紉秋蘭以爲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喜有楚辭叶韻作黃子和名字刻在漳州（李閎祖錄）

因說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今合去處子升因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疎後世韻方嚴密見某人好攷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錢木之錄）

因說叶韻毛詩下民有嚴字音昂見又中庸奏格無言奏音族見　族平聲音所駁反毛詩作駿字（楊介明友雜記）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協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李閎祖錄）

詩傳遺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后山皆有本而后山雕校爲最精第初脫藁時音訓間有未備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存補脫終弗克就未免仍用舊版苐爲全書補綴批那久將漫漶竭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親加是正刻寘學宮以傳永久抑鑒昔在侍旁每見學者相與講論是書凡一字之疑一義之隱反復問答切磋研究必令心通意解而後已今文集書問語錄所記載無慮數十百條彙次成編題曰遺說後之讀詩者能兼攷乎此而盡心焉則無異於親承謦欬可以得其意而無疑於其言矣若七月斯干二詩書以遺丘子服者尚可

攷見去取位置小序之法因附於後端平乙未五
月朔孫承議郎權知興國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節制屯戍軍馬鑑百拜敬識

詩解頤四卷

（明）朱善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詩解頤四卷內府藏本

明朱善撰。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洪武中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事蹟附見明史劉三吾傳。是編不載經文、但以詩之篇題標目。大抵推衍朱子集傳爲說、亦有闕而不說者、則併其篇目略之。其說不甚訓詁字句、惟意主借詩以立訓。故反覆發明、務在闡興觀羣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意、而於興衰治亂、尤推求源本、剴切著明。在經解中爲別體、而實較諸儒之爭競異同者爲有裨於人事。其論何彼穠矣、爲後人誤編於召南、蓋沿王柏之謬說、不足爲據。其論二子乘舟謂壽可謂之悌、汲不可謂之孝子。律以大杖則逃之文、固責備賢者之意、實則申生自縊、春秋無貶、尚論古人、亦未可若是苛也。然論其大旨、要歸醇正、不失爲儒者之言。其於太王翦商一條、引金履祥之言、補集傳所未備。其據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謂節彼南山之申伯、蹶父皇父尹氏、皆非當日之舊人、駁項安世之說、亦時有考據。明史載其引據往史、駁律禁姑舅兩姨爲婚之說、極爲典核。知其研思典籍、具有發明。蓋元儒篤實之風、明初尤有存焉、非後來空談高論者比也。

元朱一齋先生著

詩解頤

通志堂藏板

詩解頤卷第一

豐城 朱善 備萬 學

國風一

周南總論

周天子之國南南方諸侯之國也謂之周南者修齊治平之本之乎天子達之乎諸侯表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正焉法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則焉此化之所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由關雎而逮斯其詩作於宮中此身修家齊之效也桃夭兔罝芣苢其詩作於國中此家齊國治之效也漢廣汝墳其詩作於南國此國治天下平之漸也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也故以是終焉是時王道明盛國不得異政家不得殊俗故以南之一字該之則南方諸侯之風皆可得而見矣

關雎

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著者也凡温恭慈惠端莊靜一慤衆之美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大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靜靜存動察而無一時之或怠無一事之或忽其自強不息以此其純亦不已亦以此此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能事上接下而無一事之或慝無一理之或遺其配至尊也以

此其奉宗廟也亦以此此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葛覃首章

黄鳥飛鳴乃春暮初夏之時葛方長而未盛未可刈也而已動女工之思見其念念不忘也

二章

刈而後濩濩而後績績而後成布成布而後爲衣其爲之也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爲勤且儉也

三章

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

宗主我者也則必師因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總論

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爲絺綌以前事二章是正爲絺綌時事三章是既爲絺綌以後事所謂勤儉孝敬亦非后妃之自言也乃讀詩者即爲絺爲綌之辭而知其能勤即於濯無斁之辭而知其能儉因其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前關睢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之也所謂后妃之本者勤儉孝敬正修身之事身固家國天下之本也

卷耳

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其采之非必難且勞也然采之又采而不盈頃筐何也則以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乎物也於是舍之而置彼大路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不暇於他可知也

總論

此詩見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然有懇惻至到之意而無悲愁悽愴之懷蓋所以憂思者情也雖憂而不至於傷雖思而不至於悲者后妃之所以性其情也噫此所以爲不可及也

樛木螽斯

樛木美后妃不妬忌而衆妾有祝願之誠螽斯美后

妃不妬忌而子孫有衆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於閨門尊卑之分雖不可以不嚴而必均其施於房帷之間貴賤之位雖不可以不定而必霈其澤於衽席之際故上無嫉妬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行福履之綏子孫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噫此文王大姒之德所以爲盛而有周八百年之業所以必自此而基之也歟

桃夭

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是豈[illegible]

能哉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后妃躬行而倡於上之子則傚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兔罝

罝兔即武夫之事武夫即罝兔之人肅肅以言其敬赳赳以言其勇曰干城以其才之著於外者言也曰好仇曰腹心則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也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爲干城德可以爲好仇爲腹心是何人才之盛若此哉蓋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

之國則其親炙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棫樸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旱麓之詠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罝兔之野人而巖然可以爲公侯之良輔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漢廣

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不可方以比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襄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illegible]

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汝墳

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皆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善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游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愨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

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爲哉

麟趾

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然非獨其趾之仁厚而已有額焉可抵而不以抵則其額亦仁厚也有角焉可觸而不以觸則其角亦仁厚也此見物性之仁者其體雖不一而固無一體之不仁也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非獨其子之仁厚而已有公姓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子也有公族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姓也此見聖德之仁者其人

一而固無一人之不仁也詩人言之不足而重嗟歎之首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子之即麟也二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姓之即麟也三章之于嗟又以歎公族之即麟也始焉即物以興乎人終焉因人而擬諸物其所感者深矣

二南總論

讀聖賢之書必自大學始誦三百篇之詩必自二南始二南之與大學實相表裏蓋大學是言修齊治平之理二南是言聖人修齊治平之事大學是聖人立法以教人如射之必至於彀大匠必用夫規矩二南是聖人躬行心得於上而化行俗美於下乃羿之發

而必中大匠之巧用規矩以成其室屋者也然則讀大學者固不可不知二南而學二南者又豈可徒誦其文而不考聖人行事之實哉

召南

鵲巢

周南之與召南合而言之則周南猶易之有乾召南猶易之有坤分而言之則國君能正心修身以刑其家是亦一乾道也夫人能專靜純一以配其君是亦一坤道也推而至於大夫妻亦然凡為夫者皆屬乎乾道凡為妻者皆屬乎坤道蓋陽健而陰順陽唱而陰和陽主其始陰成其終此天地之常經其理一

上下而無閒其道則亘古今而不易能盡斯道者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而家道成矣然則周南之始關雎召南之始鵲巢讀詩者其可易而觀之哉

采蘩

蘋蘩薀藻之薦者夫人之職夙夜將事之敬者夫人之心國君之於夫人固曰將以共承宗廟之重也苟不能以誠敬之心奉祭祀之事則何以配君子而為宗廟主哉采之於沼沚之中用之於宗廟之內舉一事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竦敬於未祭之先舒遲於既去之後舉全體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知關

雎葛覃為天下風化之首則知鵲巢采蘩亦一國風化之首其謂之坤承乾以此

草蟲

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殷其靁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于以見地有遠近心無遠近時有古今心無古今正風之所以為正者以行役之有時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以行役之無期故既有別離之苦而又有怨恨之懷也為人上者必有絜矩之恕則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征役不至於繁興而人遂室家

之樂矣

采蘋

采之而後盛之盛之而後湘之既足以見其循序采之有其處盛之有其物湘之有其器復足以見其有常蓋由其嚴敬之存乎中是以整飭之著于外嚴敬以心言整飭以事言心之嚴敬者所以為整飭之本事之整飭者所以為嚴敬之驗也奠之必於宗室之牖下則見其事之益嚴也主之必以有齊之季女則見其人之能敬也質之美自季女言之也化之遠本聖人言之也

甘棠

敬其師者視其書冊而不敢越愛其親者視其杯棬而不能舉召伯之於南國有師保之尊有父母之親民之思之固未嘗一日忘也其人雖不可得而見其德猶可得而想則其跡之所寓有若甘棠者焉其人豈忍輕棄之哉始而曰勿翦謂不可翦其枝葉也曰勿伐謂不可伐其條幹也繼而曰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雖敗折之且有所不可也終而曰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雖拜屈之且有所不可也所以然者以召伯嘗於此乎茇於此乎憩且說也其愛之愈久而愈深如此讀是詩者可以見文王之風化遠矣召伯之政教深矣南國之風俗厚矣噫是豈後世所能及也

行露

貞信之女此能避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者也強暴之男此不遵召伯之教不服文王之化者也豈文王召伯之教化能行於貞信之女而不能行於強暴之男耶蓋當是時南國之人染商之惡俗方深被周之善政猶淺則其或變或不變固不可以一律齊也譬之陽氣之復一陽之微雖不足以勝五陰之盛然其氣之上騰已駸駸乎不可遏矣積而至於薰蒸透徹則陽盛陰微而為夬為乾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桃夭之宜室宜家純乎純者也漢廣之游女歎其終不可求此被化而先變者也行露之貞女見訟而召致於獄此被化而未純者也斯女也蓋幸而遇聖人之世不幸而遠聖人之居也太陽雖無私而其照陰崖也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其至陰谷也獨遲其勢則然也

殷其靁

何斯違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遑閔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總論

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螽斯之振振以衆盛言也麟趾之振振以仁厚言也殷其靁之振振以信厚言也自

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盛自聖化之漸濡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所指也

摽有梅

始而迨吉猶有待也繼而迨今則已迫矣終而謂之則愈迫矣是蓋汲汲於求售者而豈可以貞信許之耶嘗弍思之男有家女有室必有待乎父母之命今而曰求我庶士則是苟有求之者將不待父母之命而輕以其身許人也豈有當聖人之世輕以其身自許於人而可以爲貞乎意斯女也必不幸而父母俱亡內之無兄弟之可依外之無婚姻之可托其勢孤

其援寡處於昏亂之俗怫怫乎惟恐其身之不保故其形於言者如此其亦可念也已若是則亦聖人之所許也

江有汜

始而不我以者私欲之害乎良心也終而遂能悔者天理之勝乎私欲也自一人之身言之則可以見其私欲消而天理復自天下之勢言之又可以驗夫聖化行而美俗成使其終迷而不悔則是詩也且爲抆淚謳吟之作而 迷變矣寒谷之無温覆盆之不照雖非造化之罪亦豈不足爲造化之累哉故一人之悔不悔其事爲甚微而可以驗王化之行不行則亡

繫爲甚大聖人錄之蓋亦幸其悔悟之萌而王者之化得以周徧而無礙也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之詩或以爲武王之後或以爲平王襄公之事然以詩之例考之二南之詩皆述文王大姒之化是時文王未嘗稱王故其詩不謂之雅而謂之風兔罝所謂公侯正指文王言也公稱公侯則子自應稱公子女自應稱伯姬叔姬必不稱王姬也此詩若以爲武王以後之詩則當屬之小雅固不可以入召南若以爲平王襄公之事則作於王國乎當屬之王風作於齊國乎當屬之齊風尤不可以入召南也今

而列於召南則豈特非周公之舊固亦非夫子之舊其爲後人誤入無疑

騶虞

于嗟騶虞之辭與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爲興此以爲賦者于嗟麟兮此興中之比也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由是而禮樂著由是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總論

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無不有鵲

巢之德大夫之妻無不有采蘋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爲嫡妻者無不有逮下之仁爲媵妾者無不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強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爲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然則後之人君如欲復三代之治者其可不取法於此哉

邶

柏舟首章

莊姜之憂何憂也憂已之不得於其夫也已之不得於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妻之分於此乎始亂廢嫡立庶之禍又將於此乎始萌思昔先王之世關雎之和樂樛木之不妬忌小星之安分而無怨此何時也而今也乃使我以其柔順之質淑善之心處人倫之變而不得以道其常涕泣以言之擗摽以風之而先王之正風頓自我而始變則是綱常之既蕩名分之既紊典法之既廢事始於閨門而毒流於一國怨生於衽席而禍延於後世斯憂也豈惟一人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已

於言乎夫子錄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世也

四章

此詩首章但言隱憂而不言所憂者何事蓋婉辭以發端也至於四章乃言愠于羣小則莊姜之所憂者不過憂妾之亂嫡而已是以憂之之深而寤辟有摽則固非飲酒之所能消也憂之之久而不能奮飛則固非敖游之所能解也此二憂字蓋終首章隱憂之意也

總論

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

無絶兄弟之情不見愛於衆妾而無怨衆妾之心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之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之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而瑕疵其亦可謂善自處矣噫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

綠衣

前之憂憂今日遇此而無聊也後之思思古人處此之有道也然古人之處此亦豈有他道哉亦曰安於義命而已矣

燕燕

塞實淵深以德之蘊於中者言溫和惠順以德之著於外者言蘊於中者所以爲淑慎其身之本著於外

者所以爲淑慎其身之驗戴嬀之德如此可謂賢矣余讀是詩未嘗不歎莊公之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爲之主俾戴嬀以爲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完以爲之嫡命石碏以爲之輔則姑本是矣若州吁者可殺則姑殺之不可殺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何乎

終風

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曰婦人夫其所天也而以夫則狂惑妾其所使也而以妾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而以子則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然

有夫之狂惑而能不失其正有妾之上僭而能不失其仁有子之狂暴無禮而能不失其慈雖遭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爲處變者之法矣

擊鼓首章

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使民之力以逞吾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大抵好兵者州吁之本心虐民者州吁之素志也[illegible]謂踊躍用兵即其阻兵之實土國城漕而[illegible]

又其安忍之驗也阻兵則無衆安忍則無親衆叛親離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卒章

從軍之士以州吁負不義之名於天下知其必有敗亡之禍也故危之若曰此行也將以平陳也然使陳之君臣果有明大義者焉則我必敗亡於陳矣將以平宋也然使宋之君臣果有明大義者焉則吾又將死亡於宋矣自傷不幸而遇此不得與其室家遂前日之約故危之危其身即所以危孫子仲危孫子仲即所以危州吁也卒之討賊之舉不見於他國而見於陳則亂賊之不容於天下豈特君子知之雖軍士

亦未嘗不知之也噫孰謂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果終可得而泯哉

凱風

母之於子其乳哺之恩抱負之勤必三年而後免而其長育教誨之功不與焉七其三年則爲二十一年矣以二十一年乳哺之勞抱負之苦而又俟其成立則顏色之榮華者亦已悴矣氣力之壯盛者亦已衰矣此正母老受養之時人子報恩之日也而乃或不安其室焉雖曰母以淫風流行之故無亦七子之孝其親果有未盡善者乎使七子之中果無一人之不盡善則必能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而非僻之心無

自萌矣旣不能先意承志以消弭其過於未萌及其過之已形也乃悔悟而自責吁已晚矣君子取之亦以其猶賢於冥然悍然全不悔悟而不能自責者云爾而或者乃引大舜負罪引慝之事以明之噫舜有不可事之親而乃能使之變惡以爲善七子之親非必不可事也而不能潛消默止其過於冥冥之中是豈可與大舜同日語哉爲人子者必知此義而後可與言事親矣

雄雉

雄雉四章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之内以愛爲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

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也至何憂乎爾也誠以軍士之行役也蒙犯霜露更歷寒暑什伍相聯患難同之飢不能以獨飽勞不能以獨逸而又徒侶之中善惡之相雜強弱之相半苟非善處其能自免於患乎忮者妨人之有求者恥己之無皆取禍之道也必能不忮害不貪求則徒侶之中強者服焉弱者安焉乃可以自勉於患矣噫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爲先王之遺澤也歟

匏有苦葉首章

行者之涉水必度乎水勢之深淺而厲揭之男女之昏姻必審乎事理之可否而從違之彼不度可否而率意妄行者未有不陷於惡者也

二章

禮有節文義有裁制禮其體也義其用也棄禮則必至於妄作違義則必至於妄求此淫亂之人所以逆理犯分而不顧也

谷風首章

陰陽和而雨澤降天道之自然也夫婦和而家道成人道之當然也不以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審於擇物者當如是也不以色之衰而棄其德之善審於明

人倫者當如是也

卒章

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序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爲絜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與怨者矣

旄丘

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誠可罪也雖然方伯連率之職亦豈衛國君臣所能修哉衛固北州大國

而地瀆大河其人氣輕浮則非能任重者也其人質柔弱則非能強毅者也其人心怠墮委靡則非能自振拔奮厲者也故自康叔武公而下求其能自保足矣而又何敢望其救人且夫小國不自強於政治而欲恃大國之安靖己則雖以江黃之恃齊桓猶不免於滅亡而況不能爲齊桓之舉者乎黎之君臣亦可謂不知所擇矣紀侯恃魯而魯卒不能以存紀黎侯恃衛而衛卒不能以救黎人之不可恃如此有國有家者其亦自強於政治而無恃人以爲安也哉

簡兮

簡兮簡兮言其志之大也有力如虎言其才之武也執轡如組言其藝之精也赫如渥赭言其貌之充也皆自譽之詞也而不免仕於伶官則亦可辱之甚矣使遇西周之盛王豈使我有是哉所以使我至是者正以盛王不可得而見也盛王既不可得而見則感役亦不可得而辭於是而執籥於是而秉翟於是而錫爵於公庭玩其辭則懽然以爲榮揣其意則歎然以爲辱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安得言從之游以寫我心之憂乎此其思也深矣其意也遠矣而世莫之知也噫此輕玩之心所由生也歟

泉水

禮緣人情而爲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爲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曷爲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之情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惟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沒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爲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揜義故制爲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以此爲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爲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北門

投之以王事之重遺之以國事之難益之以家計之窘賢者之處此亦難而又家人之交讁則是內不見知於妻子也祿食不足以自存則是外不見知於君上也斯二者人之所爲乎抑天之所爲乎然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盡心竭力以爲其所當爲而無一毫忿悶之心此所以爲賢也

二子乘舟

宣公納子之妻以爲妻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殺二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人之道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入春秋以來三綱淪

九法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其卒胥而爲夷也宜哉

總論

或曰壽伋之爭死可以爲孝乎曰吾嘗聞孝於夫子矣其責曾子蓋曰舜之於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宣公逆理亂倫欲殺其子而爲子者又成父之志以陷父於惡使陷父於惡而可以爲孝則是教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皆從父之志以成國家無窮之禍也而可乎抑壽之死又與伋異彼誠不忍其兄之無罪而見殺而以父母之情告之冀兄之或聽而逃焉以避難使伋能逃則壽固不死也惟伋之不能逃也故不忍獨存而竊其節以先往冀其兄之徼倖於萬一其志亦可傷矣是則二子之死一也而伋之志在於從其父壽之志在於讓其兄讓其兄者不害其爲恭而從其父者固未可遽以爲孝也

鄘

柏舟

女子之生以身事人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古之制也共姜之守義栽以古制亦婦道之當然耳而讀詩至此使人欣然每若景星鳳皇之爲瑞何也蓋衞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爲靜女爲新臺後乎此者爲牆有茨爲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幾乎息人於其間而置柏舟焉又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則讀是詩者又安得不瞿然而驚躍然而喜而歎斯人之不多見乎噫不有疾風無以知勁草之後衰不有洪流無以知底柱之屹立聽桑閒濮上之餘音而歌柏舟以洗之亦豈不足以挽風俗之衰而扶綱常之重則其置之鄘風之首亦宜矣

牆有茨

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爲新臺之有泚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爲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以其身處於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君子偕老

當其奉宗廟之時其首飾之有副也其身章之有翟也是非不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先君而無愧否乎當其見賓客之時其禮服之有展也其裏服之有絺也又非不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賓客而無愧否乎夫入而奉宗廟出而見賓客非不尊且嚴也而有靦面目曾無羞愧悔悟之萌則是人心之果亡而天理之果滅矣能無夷狄之禍乎

定之方中首章

還國之初城郭不可以不完宮室不可以不修器用不可以不備文公之還楚丘也以言其城郭則鋮賴諸侯之師以成之矣以言其宮室則自戴公野處

至於今其成之固不可以不亟也而文公不然爲民力之不可以或傷則寧待其時而不速爲國法之不可以或廢則寧從其制而不苟此非其心之塞實淵深者固不足以知此若乃器用之所資則或用之於宗廟或用之於朝廷或用之於閨門之內其所給者非一處其所需者非一事我乃於是而種木焉原文公之意豈不以創造之初固當先其急而後其緩求其略而不必責其詳則夫潤色之功正有待於十年之後今日自我而種之安知他日不自我而用之耶榛栗之種爲其可以供籩實也若夫椅桐梓漆則四者材之至美者也其用至廣又豈特可以爲琴瑟而已哉凡若此者非其心之塞實淵深尤不足以致此噫若文公者其亦可謂賢矣

二章

望者登高而望形勢也景者測景以正方面也觀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卜者問焉以決其吉凶也始之以望景觀卜所以求得乎善也繼而終焉允臧則是果獲乎善也

三章

星言夙駕所以見其勤也騋牝三千所以見其富也然所以有是勤者固此心之誠實淵深者爲之也所以有是富者又此心之誠實淵深者致之也大人之

秉心苟能誠實淵深則欲霸而霸欲王而王果何所爲而不成而豈止於牧養之蕃而已哉

蝃蝀

昏姻之際男女之大欲存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知正命者也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不知正命者也莊姜之正靜自守共姜之節義自持可謂知正命也已宣姜一失身而爲新臺之有泚再失身而爲中冓之不可讀可謂不知正命也已所貴乎知命者謂能全其天理之正以節夫人欲之流也人人能節夫人欲之流則淫亂之風息矣

干旄

大夫之乘車馬建旌旄而來者乃朝夕與君圖議國政者也彼其承破滅之餘方將撥亂以爲治轉危以爲安此其弛張闔闢之機固非一人之私智所能獨運也閭巷之郊有賢人焉駕言適野而往從之使其可出耶吾當與之共事也如其不可出耶夫獨無以敎我乎國人見其樂善之誠如此故美之曰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乎夫賢者以其所學而告之大夫大夫以其所聞入而告之君君復以其所聞以謀之卿大夫而施之政事則豈惟一人賴之將與國之人實賴之矣味其辭氣蓋與星言夙駕之[illegible]知頓亦與敬敎勸學授方任能之意相表裏序以爲文公

時詩亦豈無所本歟

載馳

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於不敢往止乎禮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恝也然而義有重於亡者獨且奈之何哉余讀控於大邦[redacted]傷夫人之志也夫控於大邦此男子之事也非婦人之所得[redacted]義而不得為男子者又或溺於欲而不能為自古敗國之君亡家之子卒於委靡而不振者常以此也使許之大夫閔大夫之義能為之請於天王告於方伯率與國以定其難則是使衛國既亡而復存既危而復安豈不足以大慰夫

人之心也耶惜也許之君臣不足以及此其後齊卒救衛而封之蓋桓公管仲自為圖霸之舉而非臣子控告之力也

總論

邶風始於柏舟莊姜處夫婦之變者也鄘風始於柏舟共姜處母子之變者也衛風始於淇奧又以著武公之德也二姜處人倫之變而能不失其常武公處昏亂之世而能獨明厥德使衛之人君皆能有武公之德為夫人者皆能有二柏舟之賢則新臺牆有茨之詩可以不作而衛亦可以無夷狄之禍矣然則人刪錄之際得無意乎

衛

淇奧

淇奧首章之旨大學章句與或問盡之蓋切磋琢磨者知與行之並進也瑟僩赫喧者表與裏之相符也知行之並進則善其始者固所以成厥終也表裏之相符則充乎內者固所以形諸外也兩言有斐君子美其德之實有以著於己也終言不可諼兮美其成德之效有以驗於人也

總論

首章以竹之美盛與其德之進修卒章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故讀詩者又當合二章而並觀之所

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為德之成也果能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無愧矣

考槃

賢者隱處於澗谷其蓬蓽之居非若廣廈之安也其蔬[illegible]之茹非若肉食之腴也其草衣葛屨非若安車[illegible]馬之寵也而曷為其可樂也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有以自尊而不慕乎人爵之貴有以自[illegible]而不徇乎外物之誘榮辱不關於心毀譽不加於[illegible]

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言已而戴歌歌竟而復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也是故始而曰弗諼謂其心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弗過謂所願之不踰乎此也終而曰弗告謂不以此樂告人非不以告人也得於心而難於言雖言人亦未必信也斯人也其東漢徐穉之流也歟

碩人

夫貴族人之所願娶今有是族類之貴而不見荅何也美色人之所願得今有是容貌之美而不見親何也大國人之所願交今有是媵送之盛而不見禮又何也蓋莊公狂惑之人也嬖倖之是昵而貞信之是

棄今莊姜以其族類之貴容貌之美媵送之盛而端莊靜一以自守則固不能如嬖妾之左右逢迎以求媚說也其不合也宜哉

氓

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之不吾與也要之以卜筮是欲詢之神也而不知神之不吾告也及其見棄而歸見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之醜吾行而不見恤也亦將如之何哉女之苟合者色衰而愛弛士之苟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以苟也如此彼淫婦之見棄不足恤矣而士君子也可身其可不知所以自重也哉

竹竿

竹竿衛之物也淇水泉源衛之水也思昔幼時固嘗於此乎釣於此乎笑語且於此乎遊戲矣今而嫁於異國父母既終則雖欲暫焉之往釣不可得也復欲暫焉之笑語遊戲於其閒愈不可得也顧彼二水之流於衛日夜不息而我之阻隔曾二水之不如則其思之將何時而已耶不能不思者情也思之已切而辛不往者義也人孰無父母也亦孰無兄弟也而女子有行乃獨遠其父母兄弟焉忘宗國而不思非仁也縱情欲而忘反非義也惟既有思國之仁而又能自克以禮自守以義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焉此所以為賢也

河廣

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則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于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愛於其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罪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黜雖不可以私返[illegible]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憾而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

伯兮

首如飛蓬則髮已亂矣而未至於痛也甘心首疾則頭已痛矣而心則無恙也至於使我心痗則心又病矣其憂思之苦亦已甚矣所以然者以其君子之未歸也然思之雖切而無雄雄卒章之勉以正何也觀首章言邦之桀兮則其夫之才必有大過人者豈其於事上保身之道有不待勉而後能故不及言歟

王

黍離

彼宗廟之墟則既有黍矣彼宮室之墟則復有稷矣而言彼者見地非一處而莫不盡爲禾黍也廿以使

我行之靡靡則足欲前而不忍也心之搖搖則心若懸而靡定也謂我心憂者知我者也而亦非能有以解我憂也謂我何求者不知我者也則亦奚責於彼哉悠悠蒼天歎其遠而莫可詰也彼何人哉歎其罪之不容誅也雖不斥其人而所以追恨之意深矣

總論

宮室所以奉至尊宗廟所以安先王而今乃鞠爲禾黍徘徊顧瞻安得而不憂追思所以致此者又安得而不怨雖然憂之怨之誠是也憂之怨之而付之無可奈何則非也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豳太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於豐武王成就於鎬皆有所為

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爲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不去今乃無故舉八百里之舊都棄之而即安於東平王亦可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既已見之而且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謂宜請於平王泣血嘗膽號令諸侯整師緝旅克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掘突既皆王室舊勲齊藉大公之故基魯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苟有宣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甲兵即吾之甲兵侯國之財賦即吾之財賦也而王自棄之爲之臣者又寂

無一人以爲言則其偷安忍恥頹墮委靡豈特王之罪亦羣臣之罪噫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鄭

緇衣

緇衣所以爲好賢之至者以其始終之如一也始之厚者不能保其終之不薄始之勤者不能保其終之不怠惟緇衣之好賢不然其改造改作既始終之無間而適館授粲復前後之如一衣欲其常新粟欲其常繼儀刑欲其常接乎目議論欲其常接乎耳殷勤綣綣久而不厭所以爲好賢之至爾彼夏屋之渠渠者其始非不盛也而終或每食之無餘每食四簋者

其於非不臣也而終或每食之不飽此詩人所以歎其權與之不繼也觀權與之不繼益信緇衣為好賢之至

大叔于田

段之為人以射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則甚習以材力則甚武如是而甚不仁夫惟不仁所以欲殄兄而奪其位也而國人愛之若此者豈盡出於公哉王教不明人心不古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固有不勝其可歎者矣

總論

段之輕浮淺露如此固不得為善矣然莊公所以處

之者果得為盡善乎仁人之於兄弟也亦親愛之而已矣教誨之而已矣使莊公之於叔段果能寵之以高位與之以大邑富之貴之而無藏怒蓄怨之意既足以盡吾愛弟之誠矣而又使吏治其私邑使彼滅郭不得以擅完車乘不得以擅修卒徒不得以擅兵則彼雖欲為亂惡乎敢夫親之而使其貴愛之而使其富既足以全吾仁使吏治其邑而彼不得以妄為復足以全吾義若是則莊公所以處段者無以異於舜之處象孰得而議之哉今莊公不然始則恣其所為而不問終則操之已蹙而不恕則是其平之者乃所以奪之也共寵之者乃所以殘之也其不仁已甚

矣聖人錄二詩於國風既以著叔段之惡而書鄭伯克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其亦可以為後世戒矣

羔裘

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從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明哲以保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彥也歟

女曰雞鳴

雞鳴而興昧旦而往言其時之有常也翱翔而往鳧鴈而歸言其事之有常也弋而取之於外宜而和之

於內蓋欲各供其職也酒食以養其身琴瑟以和其志蓋欲同享其樂也來者致其來贈者送其往順以愛之好以親之皆來之之意問以遺之報以答之皆贈之之意又見其重不在物而在乎德也前二章相戒以職分之當為後一章相勉以德業之交修

齊

雞鳴

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節欲而循乎天理者賢君之所以治也縱欲而滅夫天理者昏君之所以亂也此詩述賢妃警畏之心如此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其為君子之助不亦多乎

甫田

田之大者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非果不可來也先近而後遠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致不可躐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童可以忽然而見其弁是小非不可以爲大近非不可以爲遠也果欲躐等則厭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爲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

魏

伐檀

車之不可以行於川猶舟之不可以行於陸檀木美材宜爲車者也坎坎而伐之非不勤且勞也於河干

而寘之其如無所用何且車非不可用以稼穡也然欲稼穡者必之乎原隰河干固非稼穡之地也非不可用以狩獵也然欲狩獵者必之乎山林河干固非狩獵之處也夫勞其力而無所用未有不悔者也而斯人之心則曰不耕固不可以得禾而吾何取乎禾之三百也言雖不粒食而不悔也不獵固不可以得獸而吾何取乎庭之懸貆也言雖不肉食而不悔也旣不徼倖而苟得不沮抑而自悔其厲志如此亦可以爲賢矣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曰彼君子者其可謂不素餐者矣贊美之辭也

唐

蟋蟀

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法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也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大過也必也致其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一時也蜡則其生財也不匱而用財也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illegible]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illegible]耕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爲則廩有餘粟機有[illegible]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而於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

如此而已矣豈不可以爲美俗哉

無衣

武公之事人情所不與天理所不容王法所必誅而序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惟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彼其請命於天子之使豈其知有王哉正以人心不附非假王寵則終不能以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爲僖王者固當正名其罪命方伯連帥師諸侯以討之墮其都而戮其人爲晉立君而後反則人紀旣壞而復正王綱已弛而復振文武之道復興於東周矣不此之圖顧乃貪於寶玩而爵命行焉其爲[illegible]意

也大矣夫子不刪其詩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采苓

采苓於首陽之巔非必果無是事也而猶曰無遽以爲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之而無遽以爲然則欲其聽之審也能如是則雖誣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不行況欲昧之以理之所無其計果孰得而行哉小人之爲讒譖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爲實其爲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逞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秦

總論

秦戎與非子本兄弟也戎之族既爲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取死於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世讐也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讐與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封宜策命之曰戎爲不道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中國爾祖秦仲既被其害矣今又弒我先王是用痛心疾首夙夜不忘今予命爾侯於西土蕃屏王室爾其糾合侯伯統率所徒爲予一人討之苟捷有功則圭瓚之錫土田之賜予豈汝愛若是則王畿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少除而先王之讐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興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曰其地以爲犬戎所侵今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恝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讐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隳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駟驖

駟驖孔阜馬之良也六轡在手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便嬖使令之多也至於捨拔則獲則又言其射之善也一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息此皆創見而深喜之之辭也

小戎

一章言其車之善二章言其馬之良三章言其器之備以如是之兵甲復如是之怨讎此其矜誇之辭也溫則言其德之和易厭厭則言其德之安靜秩秩則

言其德之有常以如是之君子而覩如是之勞苦此其閔惜之辭也西戎者秦人不共戴天之讎也故復讎討賊之義不特其君知之其卿大夫知之其國人知之雖行役者之婦人亦無不知之而其形於言者如此東周之君臣亦可以少愧矣

蒹葭

白露爲霜言其時之暮也在水一方言其居之遠也迫之以時之暮限之以水之遠所謂伊人果若何而求之將欲使之逆流而上以求之歟則既遠而不可即將欲順流而下以求之歟則雖近而不可至然則斯人也其終不可見乎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在乎心誠求之而已所謂伊人雖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詞有敬慕之意而無褻慢之情則必指賢人之肥遯者惜不知其何人耳舊說以爲未能用周禮者非是

無衣

[illegible]民變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illegible]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爲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爲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受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爲討賊復讎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讎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囂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

陳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即考槃在澗之意也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即獨寐寤歌之意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則雖簞食瓢飲未嘗不樂也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則雖縞衣茹藘未嘗不可與娛也此皆其無求自足之意也

月出

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株林

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爲淫亂之戒矣

檜

素冠

三年之喪非終其服之難情稱其服之難也棘以言其哀遽之狀欒欒以言其毀瘠之形則是其衣服之變顏色之哀心志之思慕皆可即是而見之夫惟表裏之相稱本末之兼善所以爲賢惜乎今之不及見斯人也則安得而不勞心慱慱乎

匪風

周道者適周之道也周之盛時其君則文武成康其臣則周召毛畢東諸侯之朝覲聘問與其臣民之往來以供百役者若百川之赴海畫靡日而不有也而今也征伐之頻會盟之數吾小國僕僕焉奔走以事大國之不暇而適周者寂乎其無聞也則安得不爲

之怛然而悲傷乎夫惟適周者之寂然也故又重言以結之曰孰有能西歸者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所以傷夫今王之不如古而又以重歎夫今人之不知有王也

曹

鳲鳩

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成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於國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辭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辭也

豳

七月首章

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illegible]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勝故於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爲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晚矣

二章

蠶民以流火爲授衣之漸故於春月將蠶之候蠶之新出者則求稚桑以養之蠶之未出者復求白蒿以

浴之此見其趨事之勤也而其許嫁之女豫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此見其秉心之厚也此所以爲豳俗也

三章

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爲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萑葦既成而豫蓄之以爲曲薄[illegible]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稚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浴其未生者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蠶績之[illegible]者可以供喪疾給昏嫁奉君上而已非然以[illegible]

則固無以爲少者壯者之供也蠶績皆成然後染之或以爲玄或以爲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且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豈一日之積哉

四章

四月純陽而微陰已萌葽感之而秀五月一陰成象蜩感之而始鳴八月正秋物成而禾之秀者可穫十月陰氣已極而木之隕者爲蘀四者見陰氣以漸而至而將寒之候也西北地寒非狐貉之厚無以禦之然貉賤而狐貴賤者以自奉貴者以奉公也至於二之日則又竭作以纘武功而私其一歲之豵獻其三歲之豜焉於衆則私其賤而奉其貴於物則

私其小而奉其大其薄於己而厚於君如此

五章

由動股而至於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室而至於墐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爲蓋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章

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薁之食葵菽之烹棗之剝而春酒之爲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爲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荼之采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八

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壺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尊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七章

稼之既同納下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者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其於茨而內之也有以見歆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勤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爲厚也歟

八章

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爲甚勤肅霜滌場其卒農功也爲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以祭司寒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於神其務閑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鴟鴞

鴟鴞之於衆鳥有攫其子而食之者矣而鳥不以子之既失而遂廢其生育之勤也有毀其巢而破之者矣而鳥不以巢之既毀而遂廢其補葺之勞也蓋子之殘而室之毀者禍患之不測也養育之勤而補葺

之勞者已分之當爲也豈可以禍患之或至而遂廢其室家嗣續之常理也哉若武庚之敗管蔡則比之於鳥雖取其子猶未能毀其室也而綢繆補葺之勤周公果可以辭其責耶於是拮据於是蓄租於是手口卒瘏卒之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安也則其作詩以遺王亦不得而不汲汲矣噫當是時王心疑於上情感於下亂賊乘機伺間於其側閔勢之危甚於風雨之漂搖非周公至誠果敢能感悟王心解釋羣疑誅討亂賊以措國家於泰山之安磐石之固哉

東山

聖人之所以能感人者以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下之人亦樂於效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塗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淩犯飢渴之困頓裳衣之以久而垢敝室廬之以久而荒廢室家之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覩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景會舊有室家者其與歸而相見固可樂未有室家者其既歸而新昏尤可樂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苦於歸而在塗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莫喜於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其是之謂歟

總論

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蔑不破矣而奚俟乎三年之久也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者未盡變其賢士懷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爲周其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遽釋然也況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有釁之可乘乎周公之東征也將以誅之耶將以化之耶將以誅之則固不可勝誅將以化之則又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故衮衣繡裳舒徐容與於東山之下諄諄乎友邦之訓誥懇懇乎殷民之戒飭使人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剪其羽翼而拔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矣卒之三年之久所誅者不過武庚管蔡而已其於殷士殷民不戕一人而天下服則周公之於庶殷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破斧

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四國既莫不敢一於正矣及管蔡以武庚叛而四國復有不正者焉周公之東征

也固將以我之正正彼之不正也而孰能禦之也哉理之逆者不足以犯我之順也辭之曲者不足以抗我之直也氣之餒者不足以敵我之浩然也哉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九罭

鴻飛而戾天宜也而有時乎遵渚復有時而遵陸則亦暫焉而已耳公歸而在朝宜也而於此乎信處於此乎信宿則亦豈久於是哉夫惟其信處信宿於此也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此固東土之幸也然相位不可以久虛君德不可以無輔人心天意不可以久咈則必有迎公以歸者而使我心悲矣蓋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於公雖欲挽以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狼跋

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疐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

通志堂

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詩解頤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詩解頤卷第二

豐城 朱善 備萬 學

小雅二

鹿鳴首章

君之燕臣其事非一有因祭而燕者有因朝而燕者有因聘而燕者有因錫有功而燕者其事不同則所以相告語者亦異如其君之尚武歟則告之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可也如其君之尚文歟則告之以詰爾戎兵陟禹之迹可也如欲其君之敬天歟則告之以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可也如欲其君之修身歟則告之以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亦可也爲其有兄弟也

而申之以常棣之思爲其有朋友也而申之以伐木之義衮職由是而可補民情由是而可達先王之典章由是而可修先民之話言由是而可聞莫不因事以有言因言以致戒而所謂大道者在是矣夫豈徒然爲不切之論而已哉抑古人之燕必至於旅而後語何也蓋由旅而上其揖遜升降之節繁矣其酬獻酬酢之文縟矣嘉賓之至於斯也其容止之淑慎威儀之審密固自足以起人之敬畏而斯人之所得於觀感者深矣迨夫幣帛之既將琴瑟之既奏則主人之誠意已至矣乃至於旅而後君可以有求臣可以有言蓋君之求臣也必在於禮樂備作之後臣之求君也亦在於禮樂既成之餘則上之所以求之者固從容而不迫下所以荅之者亦誠一而無僞此古之君臣所以爲不可及歟

二章

蘊於中而有是德則發於外而有是聲譽其聲譽之孔昭非勉強而致之也乃其自然之形著也自斯民言之則示之以重厚而澆薄之俗革示之以忠信而詐僞之習變是德乎於下而下有所法也自君子言之則觀感之深而有以鎮其躁儀刑之久而有以消其邪是德乎於上而上有所法也斯人也其可使人一日而不在朝乎是以我有旨酒則願其於此乎燕

飲於此乎遊遨也

四牡

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爲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爲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

皇皇者華

每懷靡及其義甚廣每懷者每事而思之謂之靡及

則其心欲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也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邇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也而欲其無一之不宜下情之遠也而欲其無一之不達爲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爲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爲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固所以勸勉之也

常棣

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至八章復舉妻子以明兄弟之當厚朋友之不如兄弟也朋友以義合而兄弟以天屬也妻子之不如兄弟也妻吾之所配子吾之所出而兄弟則吾之同氣也薄於兄弟而厚於朋友者不知親疎之殺者也薄於兄弟而厚於妻子者不知尊卑之等者也故必厚於兄弟而後朋友之好愈篤尤必厚於兄弟而後妻孥之樂可久苟兄弟鬩閱於内則不惟朋友不得以盡其情而妻孥且不得以久其樂矣噫世之人乃有視兄弟如路人甚則視之如寇讎者亦獨何心哉

伐木

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貴於朋友者以明道也以進德也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吾斯友之矣而何常之有哉是故無貴無賤無尊無卑無親無疎皆可得而友貴之而爲天子賤之而爲庶人尊之而爲父兄卑之而爲子弟親之而爲同姓疎之而爲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交貴而不爲諂以貴交賤而不爲屈以卑就尊而不爲借以尊就卑而不爲貶内取之同姓而不爲暱外取之異姓而不爲泛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即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疎之間哉必知此道也而後可以言友矣

天保

首章言天將安定我君則必有以廣其受福之量使爾之盡厚則福之來也如百川之赴海其來者無窮而其消而去之也亦無窮使爾之多益則福之來也又無一之不備身之康強子孫之逢吉室家之和平朝廷之清明黎民之質實無僞皆所謂福也而無不有以受之以其有是量也苟其量之不廣且厚則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豈能以盛大悠久哉月之恒每月而一盈者也日之升每旦而一明者也南山之壽終古而不忒者也松柏之茂每歲而一新者也日與月則明與明之相承也山之壽則厚與厚之相承也松柏之茂則新與舊之相承也故曰無不爾或承則不特指松柏而言蓋兼日月南山而言之也是詩首

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荅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采薇

首章言靡室靡家則敘其悲傷之情也言不遑啓居則敘其勤苦之情也而必曰玁狁之故則毒民不由

其上不得已而應之所謂風以義也二章曰靡使歸聘勉之以先公後私也三章曰我行不來勉之以竭力致死也皆命戍役之辭也四章以下曰四牡業業言其壯也四牡騤騤言其強也四牡翼翼言其行列之整治也曰一月三捷期之以必勝也小人所腓訓之以恤下也玁狁孔棘戒之以不可忘備也皆命將帥之辭也卒章楊柳依依即采薇之時也雨雪霏霏即歲暮之時也重告之以歸期欲其知離別之不遠也曰載渴載飢則再述其勤苦之情也我心傷悲則再述其室家之思也且終之曰莫知我哀言莫知者乃所以見其深知之也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故

既言君子又言小人欲其同心也故曰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其此之謂歟

出車

宋六月之詩言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正指建未之月而此詩言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則亦夏正之六月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而文王以六月行師於前宣王以六月出師於後何也蓋冬夏不興師者法之常也橫逆之來不得已而應之者事之變也變而不失其正此聖人之所以得人心也先王之法夷狄而侵中國其救之當如拯焚溺解倒懸揭僩僩而出之井惟恐少緩豈得以六月爲解哉苟以六月爲解而不急

興師以救之則是縱禽獸之害人而坐視腹心之受病也其爲不仁甚矣人皆知宣王以六月出師而不知味黍稷方華之詞則文王固未嘗以六月而廢征伐也故下文曰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苟非以多難之故則必不以六月而行師矣

出車總論

是詩之言赫赫南仲者凡三三章之赫赫美其城朔方之功也五章之赫赫美其伐西戎之功也六章之赫赫美其有振旅凱旋之樂也赫赫者成名光顯之謂非有一章之忠敬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則亦安能有如是之赫赫哉三軍以將爲主文王用一南

伸而昆夷之患平於西玁狁之患平於北遂有以措
中國於衽席之安其易所謂師貞丈人吉者歟

杕杜

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秋而望之以至於冬冬而望之以至於歲暮杞之可采則春又暮矣而征夫猶不歸也豈惟女心之傷悲而父母亦憂且病矣然而車則不載也人則不來也逝期之過已久而不至也則使我多為憂恤宜何如哉於是龜以卜之著以筮之合言於繇而皆以為近則征夫於邇而將至矣是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樂之深有不言而喻者矣先王之於戍役叙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是之謂乎

南有嘉魚

樛木者勢之下曲者也甘瓠者蔓之延施者也木之下曲者必為物所附蔓之延施者必有附於物宜其纏繞固結而不可解也若君子之於賢者則如之何我有其物而無其禮賢者不可得而安也有其禮而無其誠賢者愈不可得而安也酒醴以奉之幣帛以將之獻酬以行之誠意以求之庶可以安其心乎

南山有臺

此詩五章而樂只君子一句每章必疊言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致其頌美祝願之意也細分之則美其德者凡四祝其壽者凡四而言其德與壽之效者各一無疆猶無期也黃耇猶眉壽也此祝其壽之四也邦家之光與邦家之基為對謂之基者言邦家必賴賢德而後安以固也謂之光者言邦家必賴賢德而後榮以顯也德音是茂與德音不已為對不已言其著聞之無窮是茂言其聲譽之益盛此美其德之四也保艾爾後與民之父母為對民之父母言盛德之澤有以及當時之庶民也保艾爾後言壽考之效有以及於後世之子孫也此德與壽之效各一也前兩章先德而後壽故第三章極言盛德之效以終前二章之意第四章先壽而後德故第五章極言壽考之效以終第四章之意言之重辭之複而不厭者由其愛之深敬之至而不能已也盛王之所以待賢者如此賢者亦孰不樂為之用乎

蓼蕭首章

心之輸寫鬱結之散於中也燕且笑語和樂之見於外也譽則善聞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己又兼內外而言之也朝廷之禮以敬為主今而曰笑語譽處則是有和樂而無嚴敬忘其君臣之分而尚然兄弟朋友之相親其待之也厚矣其接之也誠矣彼忌刻之君又惡足以語此哉

二章

為龍為光美之也其德不爽戒之也壽考不忘又所以祝願之也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則為龍為光矣彼交匪敖彼交匪紓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侯固賴天子以為本根天子亦賴諸侯以為屏蔽苟諸侯之不朝事則王室之卑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亦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僞云乎哉

湛露

案燕禮將燕公揖賓就席主人獻賓獻公酬酢之禮

畢命媵爵於公而後公為賓舉旅主人三獻及孤卿再媵爵於公而後公為卿舉旅主人四獻及大夫乃樂賓升歌獻工而後公為大夫舉旅其樂也工歌鹿鳴之三笙奏南陔之三乃間歌魚麗笙由庚以下遂歌鄉樂周南召南然後徹俎而燕已人五獻及於士賓媵爵於公而後公始為士舉旅自士舉旅行酬而上其升降揖讓之節繁矣其酬獻則酢之文縟矣其笙歌間合之樂備矣禮成而樂闋日則暮矣雖有強力之人亦已倦矣乃於是而爵樂無筭則夜飲之時也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此雖諸侯燕賓之禮

然推而上之則天子燕諸侯之禮亦於是乎可想矣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也顯則其心之明白允則其心之誠實德之令者固非酒之所能亂也豈則其心之和樂弟則其心之平易儀之令者固非酒之所能喪也既有令德又有令儀則雖醉而不至於顛倒錯亂也審矣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之中而寓規戒之意也歟

彤弓

饗盛禮也鐘鼓大樂也彤弓重器也行之以盛禮用之以大樂賜之以重器而所予者則有功之諸侯也

誠以將之而無僞遂以畀之而不遲則天子之子之也足以為禮而諸侯之受之也亦足以為榮矣

六月首章

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玁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辭也

三章

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不嚴則無以一上心不敬則無以承上命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夫惟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所以能定王國也

四章

玁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整齊既盤據於焦穫之閒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爲其深入爲寇如此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旐選鋒銳以攘之元戎者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皆有鍛戟所謂選鋒也然謂之十乘則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爲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

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玁狁之難已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盛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五章

聞之先人曰北伐之詩曰比物四驪此以其在後而殿者言之也知在後而殿者其色尚黑則左焉而青右焉而白從可想矣曰元戎十乘此以其居前而啓者言之也知居前而啓者其數必盈則知殿而在後者不過一乘又可想矣然則其爲中軍也柰何曰既有其前莫爲之後不可也既有其後莫爲之前亦不可也前有十乘後有四驪居其中者可安然而無恐矣故曰戎車既安是以其中軍而言也三語之中而軍制備焉此古人之詩所以爲非後人之所可及歟

采芑

聞之先人曰北伐之詩先言後軍次言前軍又其次乃言中軍非曰後其所當先而先其所當後也蓋出師之法賤者居前貴者居後是故先言後軍非先其賤者乃先其貴者也又出師之法勇者在前怯者在後是故次言前軍非勇者不如於怯乃勇而必示以怯也民知以賤事貴則其志有定無僭踰之患矣民知以怯養勇則其氣不暴無挫折之患矣然後老

者弱者居於其中雖甚畏且懦亦可恃以爲安而無恐焉若夫軍之成數則有不言者矣惟南征之詩乃言其車三千者三焉一言之不足又再言之再言之不足又三言之以車之多可見其民之衆以民之衆可見其國之盛而凡其勞來於蕩析之餘還定於轉徙之後者其效益以著矣或曰牧野之車三百而已而新田之車乃至十倍牧野之數不已夸乎曰牧野之軍但言三郊不言三遂亦當有三萬七千五百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新田之軍既言六鄉人亦六遂因其三萬七千五百則爲十有五萬輕車千五百[illegible]車亦當千五百兩適三千矣故知北伐之詩是言有

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豈曰今云乎哉

車攻首章

車攻馬同之言其軍實之備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之所乘言之也軍政修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三章

徒之選旐之建旄之設皆有司之事也所以然者將欲從王搏獸于敖也徒手曰搏以見師徒之勇而其教之有素也

四章

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五等各以其爵而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

五章

決以開體拾以遂弦二者相比則既佽矣弓之強弱矢之輕重二者相得則既調矣

六章

四馬皆黃色之齊也兩驂不倚御不失其正也不失其馳範我馳驅也此所以為御之良也

七章

田獵既畢軍旅旋歸觀者惟聞馬鳴之蕭蕭而已無喧聲也惟見旆旌之悠悠而已無亂次也徒御之不驚則其政之肅可知也大庖之不盈則其惠之均可知也

八章

前章言之子于苗而繼之以選徒搏獸即其始而言之也此章言之子于征而繼之以有聞無聲即其終而言之也夫有體有用斯謂之君子有始有終斯謂之大成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所以立其體施於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所以達其用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所以成其始嚴肅於旋歸之際所以成其終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體用之兼備始終之無間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鴻鴈

悲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

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其眞有得於文王之家法也歟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知者以爲劬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爲宣驕也

庭燎

夜之未央此初問之時也而其心已不安於寢矣夜之未艾此再問之時也可以起矣而未可以出也夜之鄉晨此三問之時也臣辨色而入則君亦可以出矣未可以出而出則失之大蚤可以出而不出則失之大晚君子之視朝不蚤不晚惟其時而已雖然辨色而入者君子視朝之時不安於寢者君子勤政之心是心也即周公坐以待旦之心也其致此中興之盛也宜哉厥後晏起至動賢后脫簪之諫則宣王之心少解而中興之政亦衰矣

鶴鳴

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揜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

之心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爲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祈父

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而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爲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焉其取敗也宜哉

白駒

白駒好賢而賢者卒不可留何也曰古之人君之好賢也必與之共天位與之治天職與之食天祿待之誠養之厚庭之尊崇諫必行言必聽膏澤必下於民雖欲不留安得而不留今白駒之好賢不出於君上之誠心而顧出於臣下之私情故縶之維之以致其愛逍遙嘉客以致其慕賁然來思以見其欣幸之至毋金玉爾音以見其期望之深而所謂爾公爾侯者特詩人假設之辭而非出於君上之眞情也使其果出於君上之眞情則草野之耕夫方且以爲阿衡傅

巖之胥靡方且以置左右渭濱之釣叟方且以爲尚父孰有已立於其朝而復有高路遠舉之意邪惟其留之而不可得此所以致其愛惜思慕之情雖足以見斯人秉彝好德之良心而時世之不如古亦可想矣

斯干

占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辭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辭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辭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墻之堅固堂室之高深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

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於寢而夢與而占男子之爲若爲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夫婦之好易完也父子之恩易全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窮者矣此所以爲善頌善禱歟

無羊首章

三百以爲羣其犉者九十所以見其多也濈濈以言其和濕濕以言其潤又以見其多而能善也降阿飲池寢處訛動物之適其性也簑笠以禦暑雨餱糧以備飲食人之勤於事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不有則又以其效而言也

三章四章

薪蒸以供爨燎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於事人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衆之爲魚則自寡而變多也旐之爲旟則自小而變大也此因牧事有成而及乎年穀之豐登

人民之蕃庶皆頌禱之辭也

節南山首章

南山所以爲民所瞻者以其勢之崇也師尹所以爲民所瞻者以其位之崇也位之崇者德必有以稱之而其所爲不善使我憂心內熱如火燔灼且不敢輕出一言以避禍然則周宗雖未絕亦終必亡而已矣王何爲而獨不察乎不敢戲談保身之智也何用不監憂君之仁也

五章

國之危亡盡以爲人事歟則日月剝蝕山崩川竭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固未可盡責之人也盡

以爲天意歟則武丁因桑穀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災而戒懼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爲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諉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爲福轉災而爲祥轉凶而爲吉轉亂而爲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爲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爲國者亦反求諸己而已矣

末五章

幽王昏暴必無悔悟之理而家父作詩猶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者拳拳愛君之心不敢謂其必不能而絕望焉厚之至也比干之於紂芮良夫之於厲王亦嘗以此望之矣紂惟不從比干之言故卒用飛廉惡來以至於亡而不悟厲王惟不從芮良夫之言故卒用榮夷衛巫以至於流而不悔幽王惟不從家父之言故卒用尹氏以至於危而罔覺蓋昏暴之君用小人以致亂未有不至於滅亡者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其是之謂歟

總論

案項氏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爲卿士而貪殘擅政爲大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非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此說不然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輔佐中興者幽王時未必存蓋皆其子孫也

正月首章

繁霜則天令乖於上訛言感於下我心憂傷憂天變之無已也憂心京京癙憂以痒憂民言之益僞也京京言所憂者大則非止於一身也癙憂言其所憂之獨則有異於衆人也憂之而傷傷而至於病則其亡聊也甚矣

二章

父母之於子無所不用其愛而胡爲使我至於如此之病乎使亂而在我之先則吾有所不及見固可以無憂也使亂而在我之後則吾有所不及知亦可以無憂也今不先不後而使我適當其時則安能以無憂乎虛僞之言但出於口而不出於心則聞其善言而不足以爲喜聞其惡言而不足以爲怒以其反覆而不可憑也是以我憂之至於甚病而彼反見侮則其亡聊也愈甚矣

三章

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

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于誰之屋未見其所止之處也此衰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辭也

四章

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於衰則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旣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不為他日之禍乎

五章

訑言之人是而謂之非非而謂之是其虛僞反覆甚矣非有明哲之君孰能辨而懲之哉故老明於臧否者也占夢明於吉凶者也此國之所賴以正訑者也今問之故老故老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臧否之理問之占夢占夢亦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吉凶之兆則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

六章

謂天為高而我不敢不跼懼其崩而壓也謂地為厚而我不敢不蹐懼其陷而墜也天地豈有崩陷之理而烏號呼而為此言又自以為有倫理而可考何也當是時日食震電不寧不令則天雖未崩而實有崩之兆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地雖未陷而實有陷

之形也況喪亂之極禍出不測豈可謂其可必無而不慮哉故又歎息而言哀哉今之人胡為虺蜴之行至於如此之甚乎然則天之崩不必憂也地之陷不必懼也而人之肆毒以害人則不可以不畏也

七章

求之甚艱棄之甚易即鄭氏所謂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者也

八章

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犬戎滅之也褒姒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亡於褒姒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者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噫當是時天命之眷眷於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眷於周者未厭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羣小以亂於外而先自絕於天結怨於民則足以滅其身而已矣

十章

輻以[illegible]轂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

十一章

魚之在沼其潛雖深而卒無所適其形君子之在亂世其去雖遠而卒無所安其身故魚之在沼不如游於江湖之為樂也君子之在亂世不如遭遇治平之為快也此其憂之所以慘慘而日瘁也

十二章

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婚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喪亂畏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合比其鄰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以怡懌其婚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於疾痛而自歎小人之不如也

十三章

佌佌而有屋則甲小者轉而豐大矣蔌蔌而有穀則貧窶者轉而富足矣而民今之無祿則是天獨厚於小人而椓喪於庶民也均之為椓喪也富者優於財而裕於力猶未至於甚困惸獨者罹於力而傷於財則豈不可哀之甚哉

十月之交二章

不用其行天之反其常也不用其良人之反其常也天之所以反其常正以人之不用善而有以致之也陰固不足以亢陽然亢陽而不勝猶愈於勝陽而并之也小人固不足以亢君子然亢君子而不勝猶愈於勝君子而陷之也

三章

日食震雷此天之不寧不令也山崩水溢陵谷變遷此地之不寧不令也君人者父事天母事地父母震怒而恐懼修省猶可冀其怒之息也苟父母震怒而為子者漠然無悔悟之萌則怒將何時而解哉噫此亂之所以

四章

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實為之敷五典擾兆民者司徒之職也而番實為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之職也而家伯實為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朝政之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之楀與聚子膳夫掌王之飲食趣馬掌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也而以付之蹶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后妃主內治者也當求窈窕貞淑以為君子之配而以艷妻為之則嬖妾之焰熾矣有嬖妾以蠱惑於內有小人以煽亂於外此災異之所以繁興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五章

豈曰不時言其任智而自是也不即我謀言其挾勢而妄作也徹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如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役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逆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六章

人臣之患莫大於自聖苟有自聖之心則謂天下無不足畏謂人言爲不足恤謂君子未必勝於己謂小人未必害於事於是援富民以爲黨殖厚利以自私上則不忠於君下則不惠於友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雨無正一章

自其廣大而言謂之昊天自其仁覆閔下而言謂之旻天昊天之廣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大其慮也旻天之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之則是不溥其仁也此章姑怨天之辭以發

周宗旣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背叛之心也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與君同休戚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國亡則與之同其亡今而曰正大夫離居則是將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衆人皆去而已獨居則衆人皆逸而已獨勞雖有恤亂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也天之變旣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庶幾王改而爲善乃覆出而爲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輓哉

三章

法度之言人君所恃以爲國者也法度之言而不聽則猶射者之不求中夫的行者之不求至夫家亦將何所底至哉敬者古聖賢相傳之心法即所謂法度之言也能敬其身則能敬於友能敬於友則能畏於天而天變人離之禍庶幾其少息矣

四章

兵已成矣而爲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饑

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暬御者王之近臣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憯憯日瘁然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即上章正大夫之離居抑亦三事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也聽言則荅謂告君不肖此將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爲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六章

君子之仕將以行其道也若其甚急且危則其身之不能保其志豈得而遂哉是故將欲直道以事君則君旣以爲怨將欲枉道以從人則友復以爲責此仕

於亂世者所以進退皆病無所適而可也

小旻首章

敷于下土言天之暴虐其禍爲甚徧也何日斯沮言人之邪僻其勢爲未止也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此之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二章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夫小人之事君喜則潝潝以相和怒則訿訿以相詆此其喜怒之不常也善者違之而不

用惡者用之而不舍此其去取之不當也謀猶如此亦何能有所定乎

三章

卜筮將以求之神而神則厭而不吾告詢訪將以謀之人而人則泛泛而不吾決蓋惟堂上之人方可以辨堂下之曲直今發言盈庭則是雜於堂下衆人之中果孰能任其責而決之乎譬之適國者必駕[illegible]就熟路而後可以言至若不行不適而坐以謀之則亦[illegible]之雖善亦何能有所得哉

五章

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也肅乂哲謀聖五徵之用也

恭則無不敬故肅謂其能嚴整也從則無不順故乂謂其有條理也明則無不見故哲謂其能察於事也聰則無不聞故謀謂其能度於義也睿則通乎微故聖謂能無不通也有是五者則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治國而國治然王不能用則雖有是善且不能以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陷以至於敗也

小宛首章

[illegible]之爽非可以戾天也而猶有時乎戾天人之貴本丁以爲善也而豈能不念昔之先人乎鳩之翰飛戾天勉而爲高也我之有懷二人勉而爲孝也勉而爲孝則無所往而不善庶可以免於禍矣此兄弟相戒

之意也

二章

齊則整肅聖則通明整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溫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敬乎敬則天命爲可保不敬則天命爲難恃其戒深遠矣

三章

中原有菽而庶民采之斯庶民之有矣螟蛉有子而螟蠃負之斯螟蠃之似矣吾兄弟其可不思所以善其身思所以教其子乎善其身所以繼吾親也教其子所以繼吾身也物之在外也猶可采而有之況

性善本吾心之所有乎物之不似也猶可負而化之況于之性亦吾之性乃其本似者乎爲此詩者其於保身於敎子可謂兩得矣

四章

脊令之且飛且鳴其勢之不能以已也我兄弟之日邁月征亦其情之不能以已也夙興夜寐各務努力以求無忝於先人可也天之密運聖人之不已君子之自強皆此意也而此詩及之其亦有得於聖賢之學也歟

小弁首章

民莫不穀謂其皆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懿也我獨于罹謂得罪於父子兄弟之間皆不能以保其樂也予以父爲天父之不吾愛即天之不吾與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而不見愛於父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此詩本敍其哀痛迫切之情故以憂之一字爲一篇之綱領下章凡七言之

二章

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惄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疢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三章

父猶天也母猶地也何所瞻而非父乎尊之至也所依而非母乎親之至也毛者膚體之餘自其外者言之也裏者心腹之間自其內者言之也生之膝下一體而分而父母之不我愛也豈我外焉不連屬於父母之毛內焉不附麗於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歸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而何爲使我至此極也

四章五章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言其泛然而無所止也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言其孑然而無所附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歎已之不遑安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歎人之莫吾恤也

六章

物之與我同生而異類者也而兔之走尚有哀而先脫之者人之與我同類而相疏者也而人之死尚有哀而掩藏之者蓋皆不忍之所發也若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宜無所不用其愛也而信讒棄逐曾投兔死人之不如則王之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心憂則哀痛之發乎中涕隕則哀痛之形於外也

七章

讒者之言未必遽可信骨肉之親未必遽可棄使王而加惠愛焉則猶有惻隱之心也使王舒徐究察之焉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於我則不加愛是無

隱之萌矣又信之而不加察是無復是非之辨矣無惻隱之心不仁也無是非之心不知也惟其不知也故人之有罪者則舍之而不問惟其不仁也故我之無罪者則加之而不恤則其窮困亡聊亦甚矣

總論

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興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辭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詩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舜之怨怨己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己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恝然無情也恝然無情者視其親猶路人也其爲罪不愈大乎宜曰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巧言二章

涵者受之而不察信者聽之而不疑受之而不察此亂之所由以生聽之而不疑此亂之所由以成也怒讒則亂斯沮而怒讒固非優柔不斷者之所能也用賢則亂斯已而用賢固非昏昧不明者之所克也

三章

屢盟將以要言於神而神實弗福則亂安得而不長乎信盜將以肆虐於民而民用胥怨則亂安得而不暴乎味之甘者雖可食而或積毒以喪身言之甘者雖可悅而或致亂以喪國苟味其言之甘而忘其毒之慘則亂安作而不進乎且彼讒人亦何能爲哉其職之不共其責之不任亦徒以爲王之病而已可不戒哉

四章

寢廟之奕奕者惟君子爲能作之以其法之定也大猷之秩秩者惟聖人爲能莫之以其德之盛也以與他人之有心亦惟我爲能度之以其鑒之明也狡兔之走疾矣而遇犬則其迹無所逃讒人之言巧矣而遇明哲則其情無所遁亦何益之有哉

五章

訏審而不暴質實而無僞此君子之所謂碩言也其出於口宜矣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小人之所謂巧言也而豈可出於口哉自君子觀之不勝其可恥而小人之處此則顏厚而不以爲愧也亦何望其能擴充羞惡之心而爲不可勝用之義哉

六章

言此讒人所居之卑所聚之微惡疾之多而徒衆之

寡非特以賤惡其人亦以見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而不能去之耳是可歎也

何人斯五章六章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望之切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悅之深也未見而望之切既見而悅之深我之所以待彼者其故舊之情自若也而彼之所以待我者乃獨異於平時何也反覆委曲言之而讒者之情愈無所遁矣

七章

伯仲以喻其心之親壎篪以喻其聲之和如貫以喻其事之聯如是而猶曰不我知也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巷伯一章二章

萋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爲實此讒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三章

緝緝者如麻之績繼續而不已也翩翩者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也譖之初行既以不信而加譖人言之不慎亦[illegible]以不信而責於汝戒之也

四章

捷捷而儇利則非若訥者之遲鈍矣幡幡而反覆則非若木者之質樸矣好譖之初固爲汝之受好譖不已又將於汝乎遷亦戒之之辭也

六章

投畀豺虎欲其食之也而豺虎不食則物之所不取也投畀有北欲其受之也而有北不受則地之所不載也[illegible]惡哉其必有以制之矣

蓼莪首章

此詩諸儒皆以爲興至集傳正以爲比而其義始明凱風之子以棘自比棘固木之賤者也蓼莪之子以蒿自比蒿固草之賤者也凱風以己非美材故念母氏養我之劬勞則自責以期親之悔悟也蓼莪以己非美材而念父母生我之劬勞則父母已沒矣不過重自哀傷而已

末章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者言民莫不有父母而我獨遭此以凶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者言民莫不有父母而我獨不得終養也夫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歎詠者如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

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雖濶略於此時而猶幸他時之可補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旣没則䰟不可以復返神不能以永存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無所奉之也雖有輕暖無所衣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旣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哉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旣没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大東三章

薪所以供爨必收蓄之而後可用若浸之於寒冽之泉則濕腐而不可爨矣民所以為國必撫字之而後可用若困之以暴虐之政則窮悴而不能勝矣吾所以契契憂苦寤寐而不忘永歎者正以哀我東國勞苦之人也然則如之何薪之旣穫則必載而蓄之然後可爨也民之旣勞則必其休而息之然後可用也

四章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則雖以公子之貴而奔走往來其賤者可知也西人之子而粲粲衣服熊羆是裘則貧窶者且轉而富矣復百僚之是試則卑賤者且轉而貴矣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

五章

酒之厚也而不以為漿佩之鞙也而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羣小得志其意氣驕溢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愬哉亦惟愬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人之忠厚亦可見矣

四月總論

此詩或以為行役或以為憂亂以詩考之由夏而秋由秋而冬則見其經歷之久由西周而南國由豐鎬而江漢則見其跋涉之遠此行役之證也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則無所歸咎之辭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則無所逃避之辭此憂亂之證也專以為行役則先祖匪人之怨其辭過於深專以為憂亂則滔滔江漢之詠其辭過於遠然則是詩也蓋大夫行役而憂時之亂懼及其禍之辭也

北山總論

大東言賦斂之不均北山言役使之不均賦斂之不均則諸侯怨役使之不均則臣子怨夫臣之於君不擇事而安之所以為忠也而不免於怨何也蓋怨生於彼此之相形者也吾方盡瘁而彼則居息之燕燕吾方劬勞而彼則叫號之不知吾方畏咎而彼則飲酒以湛樂此勞與逸之相形也彼且息偃在牀而吾

則征行之不已彼且棲遲偃仰而吾則鞅掌於王事彼且出入風議而吾則靡事之不為此親與疏之相形也均之為臣子也彼以其逸我以其勞彼若是其相親吾若是其相遠吾獨非人也邪大東之詩亦然東人之貴者勞西人之賤者逸東人之富者貧西人之貧者富均是人也而勞逸厚薄若是其相懸果能自已於言邪然則臣子之事君雖不可不竭其力而若之使臣要必有道矣為人上者其亦均平其心而無使其彼此之相形乎

楚茨首章

此章言由古人有墾闢之勞是以今日有收成之富

由倉庾有收成之富是以宗廟有享祀之豐是以吾君獲福祿之大蓋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此古之賢公卿所以為不可及也

二章 此章集於輔氏語

濟濟蹌蹌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絜爾牛羊未祭則在滌而芻之方祭則毛以告純血以告殺之類皆是也自黍稷成而為酒醴至其為祭乃烝嘗之時矣先烝而後嘗先其盛者且趁韻也或有解剝其皮者或有烹而熟之者或有肆而陳之者或有將而進之者各有其人即此濟濟蹌蹌之衆也祊廟門內也

凡祭裸鬯則求諸陰焫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此祀事之所以明也先祖是皇若有以見其大且有以見其尊神保是享既享其誠意又享其飲食即神具醉止之意也此孝孫之所以有慶也

三章

執爨踖踖對君婦莫莫言之踖踖敬也賤者能敬則貴者可知矣莫莫亦敬也在內者能敬在外者又可知矣為俎孔碩對為豆孔庶言之俎所以載牲體主於肥腯故曰碩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於多品故曰庶或燔或炙對為賓為客言之主人獻尸賓長以肝

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則燔炙即此從獻之物而賓客即此從獻之人也其曰為賓為客謂茲而成之使助祭者而非泛然賓客之謂也獻尸既畢而後有獻有酢有酬有旅則少長相勸交錯以徧而禮將終矣而禮儀則無一之不合於度笑語則無一之不得其宜言自始至終皆盡善也於是神保來格而報之以介福言其福之盛大也酬之以萬壽言其福之悠久也

五章

祀事既畢禮儀備矣鐘鼓既戒為尸出當奏肆夏預設以待之也孝孫往堂下西面之位工祝以利養成

畢告之所祭羣廟非止一神而皆醉矣皇尸則起而歸矣於是鳴鍾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先巳戒之至此乃奏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去豆籩皆敏疾而不遲不以禮終而□也祭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尊賓客以致其敬親骨肉以致其愛也

信南山首章

此詩首章言地利之盡也此南山之下有神禹以甸治之於前若彼其可信也有曾孫以耕治之於後又若此其墾闢也於是而疆之理之使之爲畛爲涂爲丘爲甸則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使之爲溝爲洫爲澮爲川則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

二章

二章言天時之和也雪爲豐年之兆冬將雪則雲一色雪乃雰雰而下至春又益之以霢霂之小雨既優而多既渥而浹既霑而潤既足而豐故能生我百穀也

三章

三章言人事之善也田以井制其疆埸翼翼然整齊其黍稷彧彧然茂盛皆曾孫之穡也於以爲酒則三酒五齊之無不備於以爲食則潔粢豐盛之無不宜於以畀尸則可以妥侑於以畀賓則可以獻酬如[illegible]

而神降之福使之壽考萬年也

四章

四章言民心之悅豫也農民於田中作廬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瓜熟獻之於君俾剝而削治之菹而淹漬之以祭祀而獻皇祖今君得壽考之福也

甫田首章

歲取十千言其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

二章

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盛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惠於下也

三章

曾孫之來以省耕爲職者也田畯之至以勸農爲職者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言其力之齊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其情之親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言其敬之著也於田畯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田畯見之而喜曾孫見之而不怒則農夫益以說

於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勸也

大田首章

大田多稼總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既戒善其備於往歲也既備乃事致其力於今歲也以我覃耜利其器也俶載南畝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處己之勤而事上之忠也

二章

既庭且碩言其初長時也既方既阜言其初實時也既堅既好言其將熟時也不稂不莠去其害苗之草也去螟螣蟊賊去其害苗之蟲也禾之稺者尤當有以愛護之無害我田稺盡其力於己也秉畀炎火求其助於神也

三章

上章言苗已盛矣害已除矣人力至而神惠昭矣所少者雨露之澤耳有渰萋萋雲之盛也興雨祈祈雨之徐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後私也穉也穧也秉也穗也本無異義詩人特致意於彼此一字以深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若曰彼處之田若是其遺秉此處之田亦若是其遺秉田雖不同而其禾[illegible]有則一也彼人之心若是其忠厚此人之心亦若是其忠厚人雖不同而其心之惻怛則一也先公後私

尊君之義也以羨補不足及衆之仁也蓋仁義之道上之人既以是而爲教下之人復習是以成俗此周之盛時所以爲不可及也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言其形勢之壯盛也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言其福祥之厚集也靺韐有奭以作六師言其人心之翕聚也形勢之壯盛得乎地也福祥之厚集得乎天也人心之翕聚得乎人也此周之王業所以有泰山之安磐石之固也周人尚文其弊也必起於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云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則必於此乎朝會於此乎田獵修戎備於閑暇之時講武事於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尊國典以承天意使斯民睹車馬之盛而知國勢之尊安見旂常之美而知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祿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夷厲而下王室偷安人心渙散朝事之不修武事之不講姬轍既東而天下無復中興之望矣顧洛水之泱泱寧不重爲之有感乎

裳裳者華

此詩朱子以爲荅瞻彼洛矣則是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講武既畢而燕飲之詩也夫尊爲國君固非他人

之所能左右也左之左之而無不宜是其才之全也右之右之而無不有是其德之備也宜者宜於外觀於朝廷而見其禮文之無不周覩於田獵而見其射御之無不善則信乎其才之全矣有者有於內即夫多儀之享而知其事上之敬即夫趨事之敏而知其有事上之忠則信乎其德之備矣惟其有之於內是以似之於外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之然可選擇如此則其中之所存可知有於中者所以爲外之本宜於外者乃其中之似也

頍弁

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疏之殺也前

二章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纏綿依附之意此一章以雪之先集維霰以比老至而將死之驗方其纏綿固欲相依以永久也既而自知老之將至則亦豈能以久哉惟當樂飲以盡今夕之驩耳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眞情之所不能已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此與唐風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辭指略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車舝首章

首章言思變季女則男至女家而親迎也曰德音來括則女至男家而成室也曰式燕且喜則既至而燕飲以相喜樂也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鼓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末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六義屬興而斷章取義則於行道進德之喻尤爲切至蓋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

都也是即所謂半塗而廢也豈不惜哉

賓之初筵

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飲在射先者方有事於射其容體欲比於禮其節奏欲比於樂固不暇於醉也飲在祭後者禮行既久其筋力已竭其志氣少舒若可以醉矣而獻酬交錯之際禮儀欲無一之不合於度笑語欲無一之不得其宜則亦豈暇於醉哉噫禮莫大於射而因射而飲者其禮儀之備如此尤莫重於祭而因祭而飲者其禮樂之盛又如此則不惟不暇醉亦不敢醉矣此古人之飲所以無過舉歟

三章至末章

反反而謹重抑抑而愼密此溫恭之所爲也怭怭而輕數怭怭而媟嫚則必至於屢舞且不免於號呶矣號呶者口之不謹也屢舞者手足之妄動也惟其手足之妄動故始爲僛僛而軒舉中爲傲傲而傾側終焉傞傞而不止是自伐其德也惟口之不謹則不當言而言不當語而語雖正之以監史罰之以童羖亦且柰之何哉

采菽首章

予之以車馬所以爲之乘予之以衮黼所以爲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爲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

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二章

諸侯之來朝有旂焉所以昭其明也有和鸞焉所以昭其聲也有車馬焉所以昭其物也故觀其旂之淠淠而有以知其德之著聽其鸞聲之嘒嘒而有以知其德之和觀其載驂載駟而有以知其德之稱然則雖不言德而其德之全亦可想矣此所以爲天子之所予也歟

三章

禮以齊遬爲敬彼交匪敖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即福祿之所申也

四章

柞則有枝枝則有葉葉以芘枝枝以衛幹上下相承而根本堅固宜也天子必有諸侯諸侯必有左右諸侯以衛天子左右以衛諸侯上下相承而福祿厚集亦宜也

詩解頤卷第二

後學成德校訂

詩解頤卷第三

豐城 朱善 備萬 學

大雅三

文王首章

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蓋周家天命之新固本於文王之德尤本於文王之神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此其德之在

於人者然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此其神之在天者然也文王生而其德昭著旣足以膺天命之眷顧沒而其神之昭明尤足以基天命於悠久方其以德而受命文王與天猶二也及其昭明而在天則文王與天一矣惟其神之昭於天也故周之爲國雖舊而周之受命則新斯命也非文王一人之命乃周家一代之命也其神之在天相與爲無窮則其命之在後嗣亦相與爲無窮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即文王之命也上帝之陟降無一時而不臨於人文王之陟降無一時而不間於帝則爲後王者豈可謂天之高高在上而不吾察文王之神杳冥恍惚而不

吾知哉此章雖不言畏敬而不可不敬畏之意隱然已見於言外矣

二章

亹亹猶勉勉自聖人言之則純亦不已之謂也惟其德之不已故其令聞亦不已惟其令聞之不已故天命之亦不已由其身以及其子由其子以及其孫而又及於無窮使其本宗百世而爲天子支庶百世而爲諸侯則可謂盛矣而又以爲有是君不可無是臣也故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其傳世亦無不顯者焉此詩言不顯者三有周不顯自聖人言之也不顯亦世與世之不顯自臣子言之也上章以德言此章

以世言惟其德之顯是以其傳世亦顯也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三章

翼翼者勉敬之謂勉即文王之亹亹也敬即文王之緝熙敬止也文王之德莫盛於此故文王之臣子亦無不取法於此而有是勉敬焉勉則能自強而不息敬則能主一而無二以之爲己而身以修以之事君而國以治其謀猶如此宜其傳世之無不顯矣故又歎美之曰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

也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
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
佑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
足以爲周之楨幹矣楨非幹無以立國非人無以一
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安也

四章

穆穆者深遠之容著於外敬者戒懼之意存於中外
深遠而內戒懼則表裏之如一旣緝續而又熙明則
始終之無間此文王之敬所以與天合德也文王之
受天命以其敬也商紂之失天命以其不敬也文王
惟不已其敬是以大命集焉商紂惟不已其惡是以

大命去焉天命之去就旣殊則天位之隆替亦異而
商之孫子遂臣服於周矣雖有子孫千億之衆其若
天命何哉

五章

膚敏以言其才之美祼將以言其職之共黼哻以言
其服之常以商之士而服商之服若不改昔日之舊
也然以其膚敏之才而奔走於周王之廟則今日之
命非復昔日之命矣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
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使爾而不念厥祖則將墜厥
緒而爾之臣子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矣蓋
者忠愛之篤惟其忠愛之篤是以欲其監戒之深也

六章

此章言法先王而修德配命則福自我求若此其易
也不法先王而修德配命則失衆失國又若彼其難
也爲後王者可不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哉

七章

遏爾躬者商後王之所以自絶於天也宣昭義問者
商先王之所以克配上帝也二者不可不折之於天
然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聞孰得而測之哉惟取法
於文王則法其緝熙之敬而上有以得天心法其登
登之誠而下有以得人心萬邦且作而信之矣我將
之頌曰畏天之威畏天即所以畏文王也又曰儀式

刑文王之典法文王即所以法天也天與文王一也

大明首章

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
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
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
信也惟天之不可信此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
位爲殷之正適而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者蓋
大命未絶則爲天子天命旣絶則爲獨夫故也

二章

由父母家言之則曰來嫁由夫家言之則曰嬪于京
纘德之行者王季以明德而治乎外大任以淑德而

治乎内乾健而坤順陽唱而陰和其志意無不同也有王季以爲之父有大任以爲之母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有文王以爲之父有大姒以爲之母此武王之所以聖也

三章

聖人之德敬爲大泛言之而爲德切言之而爲敬敬者德之輿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以求福也而自足以來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者爲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間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回矣

四章

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夫固不輕集也天命既集於文王則文王之配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洽水之陽渭水之涘有聖女焉天實擬之以爲聖人之配也而天命之集於周益可信矣

五章

俔天之妹言其猶天之女也納幣爲昏禮之始親迎爲昏禮之成文定厥祥敬其始也親迎于渭敬其終也造舟爲梁重其事也不顯其光贊美之詞也

六章

有大任以爲之母有大姒以爲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懈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無慚德也

七章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處天下之大變當天下之大任當一以天命行之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彼以人之衆寡事之成敗存於念慮者皆所謂私意也武王無是也而必云爾者以見牧野之事天命之所不容釋人心之所不容拒而非武王之得已云爾

卒章

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及乎矛戟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駟騵之彭彭而已不及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於貫革也言尚父之鷹揚而已不及乎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還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可爲衆也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皆此之意也會朝清明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緜首章

安朱氏曰厥初生民自后稷始入此室處在邠公時已然此云爾者生民之詩是推始祖所自出緜詩首章是見民人所自來姜嫄生后稷建邦分土之由ゝ

穆封於邰而不窋竄去與有邰廢而周無民矣漆沮之緜又周之民人始生之地也爰皇遡過雖未已有宮室但穴處乃緜地所不能無謂之未有室家何怪哉況詩意主事大王肇基王迹文王克成厥勳以二王始終之者見在緜而小遷岐而大矣

三章

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侍於臣皆以堇則堇乃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乃苦菜也周原之所膴膴然肥美所生堇荼皆甘如飴則苦者亦甘矣於是大王始以爲可遷謂謀及乃心也又謀之於衆謂謀及卿士庶人也又契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也龜兆告吉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則大王之遷豈其然而已哉

五章

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也故次召之定其位處揆其基地宜示人其繩直此司空立室家之事也繩正則束版以乘築於後升下而上以相承載此司徒命徒役之事也

六章

上章言作宗廟此章言治宫室也築牆之時取土而實之於器者其衆則陾陾然牆上之人受而投之於版者其聲則薨薨然既投之則從而築之其聲登登而相應也牆成而重復削治之其聲則馮馮然堅也五版爲堵百堵同時而並興言民皆樂事勸功競欲致力其間雖鼛鼓不能勝而止之見大王之得人心也

七章

臯門曰有伉自外觀之而見其高也應門曰將將自內觀之而見其嚴正也冢土曰戎醜攸行國將於此乎起大事動大衆非苟安於卑近而已也

八章

大王之去邠避獫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夷之慍焉昆夷之慍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修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內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爲其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九章

虞芮之質成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歸者四十餘國是朝覲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之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

本言之以爲是雖文王之德之盛而亦由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才之爲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爲豈不異哉

棫樸首章

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薪以燎之所以致其用於今日槱以積之所以儲其用於後日也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左右使令之人固無不於此乎趣向左右輔弼之人又無不於此乎趣向也

三章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四章

倬彼雲漢則爲章於天矣言天道之大而有以成其文也周王壽考而豈不作人乎言聖壽之久而有以成其化也

五章

追者所以美乎金之文也琢者所以美乎玉之文也旣追之而又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者所以全其可追之質也玉者所以全其可琢之質也旣全之而又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者誠之存乎中也綱紀者治之著於外也旣勉矣而又勉焉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旱麓二章

玉瓚之瑟然則必有黃流以注之器之美者味亦美也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以下之德之盛者福亦盛也

三章

鳶飛而戾天魚躍而于淵物之囿於氣者有自然之機也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人之囿於德者有自然之化也

五章

瑟彼柞棫不期於民之燎也而民自不能以不燎言物之盛者必爲人所用也豈弟君子不期於神之勞也而神自不能以不勞言德之盛者必爲神所福也

棫樸旱麓總論

棫樸旱麓咏文王之德必曰豈弟何也蓋豈焉而樂弟焉而易此見文王之德同一泰和元氣之流行而於其燕居之時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陽舒而無陰慘此所以能作興天下之材綱紀天下之治不惟有以斂是福於一身尤必有以敷是福於庶民也論語記

夫子燕居之容曰申申夭夭申申者其容舒夭夭者其色愉即豈樂弟易之謂也知文王則知夫子矣知夫子則知文王矣噫此文王夫子所以為安而行之之聖而非賢者之所可企及歟

思齊首章

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謂文王生於大任而大任有莊敬之德則文王之聖敬其氣果有自來矣大任上能致孝於姑媚周姜以盡婦道下能示法於婦而大姒又繼其美德之音是大姒之德亦大任之德也大任以敬德而生文王大姒以美德而百斯男則文王於此夫何憂哉

二章

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國親疏之殺也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以其道也

三章

雝雝者和之至也所以為治人之本也肅肅者敬之至也所以為事神之本也不顯自其在己者言之亦臨則指其在神者而言也無射自其在人者言之亦保則指其在己者而言也己之所處雖在於幽隱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存則常若有所守焉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四章

我疾不殄難之自外至者聖賢有所不能必也烈假不瑕德之由中出者聖賢未嘗不自[illegible]也不聞亦式其知生知不思而得故稽之往古而不謬也不諫亦入其行安行不勉而中故質之當今而無疑也此所以為性與天合也

五章

成人之所以有德小子之所以有造以古人之無斁也古之人謂誰指文王而言也夫惟文王有不已之誠是以斯士皆有俊乂之美也

皇矣首章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言其威命之顯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其主宰之公也彼夏商之政既失其道天之絕之也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於是而尋究之於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於是而耆定之於是而增大之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焉然則天豈私我有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求民之安定也

二章

上章此維與宅一此字指岐周而言此章八其字復指岐周而言岐周本險阻山林之地大王居之而民

之歸者益衆於是競刊除之所作而拔之屏而去之者是其地之菑而翳者也所修而理之平而治之者是其地之灌而栵者也所啓而拓之辟而闢之者是其地之檉而椐也所攘而去之剔而剪之者是其地之檿而柘也檿柘美材可以養蠶非可刊除者也惟剔去其叢冗而已然則作屏修平啓辟皆所以刊除其木而攘之剔之又所以成長其木也大王之遷於岐非人力所能爲也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之内治既修則遠夷自遁遠夷既遁則國勢益張而又以爲有明德以治其外不可無賢妃以助其内也故又立之配焉凡此皆天之所以厚我有周也

三章

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泰伯讓王季之日泰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泰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泰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詩人所以再三款咏於王季也

四章

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泰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也其德之清静者體之所以立克明以下六者又其用之所由著克明者其德足以知人克類則明之察也克長者其德足以長人克君則長之大也克順者其德足以和民克比則順之至也此章專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於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間亦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間是以其福之無窮也

五章

人心必有所畔而後有所援必有所歆而後有所羨畔者疏而離之援者親而附之也歆者欲之動乎中羨者心之慕乎外也斯二者皆溺於人欲之流者也

文王無是二者蓋天實使之而非人力勉強之所能也故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焉密之敢拒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阮徂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則其伐密也初非有所畔也其救阮也初非有所援也兵之所在陵曰我陵沚曰我沚初非利其土地人民而有所歆羨也此所以能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也

六章

依其在京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猶所謂居其所不動也夫聖人豈有利天下之心哉其侵自阮疆也亦

因其可怒者而怒之耳然文王以聖人之德當方伯
之任則諸侯之人民即吾之人民也諸侯之土地即
吾之土地也兵之所至罪人斯得而執訊陳兵於陵
以拒我飲水於泉以抗我哉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
焉以山言之則在岐之陽以水言之則在渭之將此
萬邦之所方向下民之所歸往也而其勢之盛已勃
然不可禦矣

七章

不大聲以色言其德之不形也不長夏以革言其功
之無迹也不識則不至於作其明不知則不至於作
其聰言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與天同體也仇方其

所讎者也兄弟其所友者也詢仇方而知崇之不可
以不伐同兄弟而知兵之不可以不戒於是以伐崇
墉焉蓋亦怒其所可怒而莫非順帝之則也

八章

閑閑然徐緩言設而不用也言言然高大言縱而未
攻也連連則相續而不絕也安安則詳審而不暴也
是類是禡昭其罪於神也是致是附數是德於人也
此四方之所以莫敢侮也茀茀然強盛則非徐緩之
比矣仡仡然堅壯則猶負固不服也於是伐以聲其
罪肆以奮其力絕以殄其祀忽以滅其國則天誅不
留而罪人斯得矣此四方之所以莫敢拂也

靈臺首章

望氣祲察災祥憂民之憂也時觀游節勞佚樂民之
樂也臺而謂之靈神之也曷為乎神之以其不終日
而成也不終日而成果文王之心乎非然也文王之
心固戒以勿亟而斯民之心則自如子來也然則勿
亟者聖人愛民之仁而子來者斯民事上之忠也

二章

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
靈沼王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
適也見其麀之濯濯言其體之充也見其鳥之翯翯
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為飛走也王而時在

靈沼也則既見其魚之牣而其多可知也復見其魚
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亦樂其鱗介也

總論

前二章言靈臺之游觀後二章言辟廱之敎育游觀
而言其物之盛者以見涵育長養之有素也敎育而
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術也然則臺池
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又將與賢者
共之也

下武首章

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
天之神非聖人亦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

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者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太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　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　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二章

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

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爲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爲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交孚而其爲信也成矣

三章

求世德配天命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其信之可法正以其孝之可法也長言孝思而不忘者一飲食之頃而如見於羹一坐作之頃而如見於牆一陟降之頃而如見於庭無一處之不然亦無一時之不然也若有時而忘之則是勉強矯偽之所爲也而豈足爲天下之法哉

五章

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固非暫焉作輟之所能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尤非暫焉勉強之所能也然則如之何曰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累求如是而不受天之祜者未之有也

文王有聲首章

文王推有安天下之心故能成安天下之功惟其有安天下之功故能有高天下之譽即其聲之大而知其功之盛即其功之盛而知其心之勤此文王之所以爲克君也

二章

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三章

適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孝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盛也

五章

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武王因人心之合而益有以盡其君道之隆則不惟近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矣

六章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雍

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攸同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七章

武王之遷鎬非以狥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爲能致其决惟武王爲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承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八章

豐水則有芑矣而武王豈無所事乎水之流不窮則其生物亦無窮也聖人之德無窮則其善後亦無窮也於孫謀曰詒則所以遺之者至矣於翼子曰燕則所以安之者至矣彼苟一時之安而不爲悠久之計者又惡足以語此哉

生民三章

牛羊之腓護之以其股也鳥之覆護之以其翼也人之會伐平林則又收而置之懷抱也人與我同類者也物與我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實覃實訏言其形之大也厥聲載路言其聲之大也此稷之所以異於人也於是始收而養之則亦知其受命於天而不可以常見待之矣

五章

后稷之穡其種雖降於天其相之實在於己苟不能致其人力之助則豐草之不茀嘉穀必不能與之而並生矣實方實苞自其漬種時言之也實種實褎自其始苗時言之也實發實秀自其始縱時言之也實堅實好自其始實時言之也實穎實栗自其實熟而收成時言之也自種而苗自苗而秀自秀而實無所往而不致其人力之助此稷之播種所以大有功於斯民而有邰之封所以享無窮之報也

六章

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穈芑言者自其

種之事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秬秠可以供鬯
穈芑可以供粢盛故降之於民使得以徧種之種焉
而成成焉而穫穫焉而任負以歸於是為鬯酒以降
神為粢盛以享神此自其始封時言之也

七章

所舂而揄者即此秬秠也所簸而蹂者即此穈芑也
浸於盆而淅之其聲叟叟然盛於甑而烝之其氣浮
浮然將以釀鬱鬯之酒供簠簋之實備三酒五齊之
獻也物既備矣於是而載謀則卜日擇士之無不善
也於是而載惟則齊戒具修之無不至也取蕭祭脂
宗廟之祭也取羝以軷行道之祭也諸侯之祭莫大

於宗廟有朝聘之事則軷祭焉上自宗廟下至軷祭
悉舉之矣或取肉傅火而燔之或取肉貫之加火而
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凡此者皆所以興來歲而繼
往歲也

八章

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
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
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為其黍稷之馨得其時而已
哉蓋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蕭祭
羝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固未嘗有一毫之
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無以異於后稷也由

公劉而大王大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大王而
文武文武之心又無以異於大王也今至於後王之
時矣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
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以之相傳也

總論

首章述姜嫄禋祀之祥二章述后稷降生之易三章
述其生而有見棄之事四章述其幼而有種植之志
五章述其教稼穡而受封六章述其降嘉種而肇祀
七章備言后稷祭祀之誠八章備言周人尊祖配天
之義以終前章之意

行葦

侍御之盛言其人之不乏也獻酬之盛言其禮之無
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
和也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
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
言之固有序也

既醉二章

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
福之高明光大而言耳不必以德言也

三章

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此詩
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厚多益若以德言而

實以福言也

總論

籩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寓於
人也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後嗣也室家之壼孝誠
之形於內助也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胤
所以昌厥後也釐爾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
非止於一世從以孫子則嗣子之孝誠而不竭者非
止於一人也此皆述所告之詞也

假樂首章

嘉言其德之可嘉樂言其福之可樂顯顯明也令善也
明則光輝而[redacted]著則純粹而無瑕此其德之所以

為美也宜民宜庶民也宜人宜[redacted]也受祿受天百
祿也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如天保之保謂有以
安之右如左右之右謂有以助之也命如命令之命
謂有以付畀之也申重也既保之而又保之既右之
而又右之既命之而又命之所謂申之也此自其無
窮者言之也德之顯而且令所以為可嘉命之保右
而申之所以為可樂

二章

王者之所干者祿也而可以得百福為祿指其一端
言之福指其全體言之也子孫千億言其多也穆穆
皇皇以下言其賢也多而能賢所以能保天命於無
窮也穆穆皇皇以德言也宜君宜王以位言也不愆
不忘以其心言也率由舊章以其法言也必有穆穆
皇皇之德而後可以宜君王之位必有不愆不忘之
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

三章

穆穆皇皇總言其德之美也抑抑秩秩詳言其德之
善也不愆不忘言其心之敬有以修諸己也無怨無
惡言其心之廣有以容乎人也率由舊章言其能循
用先王之法率由羣匹言其能全用天下之賢也皆
自王者之子孫言之也然前章干祿百福子孫千億
則言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所以為祝頌

之辭也後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子孫之福本
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為稱願之辭也

末章

之綱之紀以事言也不解於位以心言也燕及朋友
自羣臣言之也民之攸塈自庶民言之也人君能綱
紀四方則既有以安其臣矣而臣子愛君之心又欲
其不解而有以安乎民焉厚之至也不解于位即周
公所其無逸之意此稱願其子孫之辭也

公劉首章

匪居匪康言其心之勤也迺埸迺疆言其事之理也
田疇既治然後居者可以有積倉行者可以有餱糧

所以匪居者爲思輯和其民人不欲安於山戎之陋也所以匪康者爲思光顯其國家　欲復乎后稷之業也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啓行而遷都於豳遷都必用武備者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也

三章

自下觀之則往彼衆水之所聚而又望彼溥廣之原自上觀之則升彼南山之岡脊而乃見高大之京丘是京也乃大衆所宜居者於是經畫以定之於此作民居以處其處者於此作客舍以廬其旅者於此施教令而言其所言於此議政事而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此章言營度邑居之事也

四章

于京斯依言其即京師[redacted]安也蹌蹌濟濟言其會羣臣而有儀也俾筵則或肆之筵也俾几則或授之几也登則登斯筵羣臣之所同也依則依斯几者老者之所獨也執豕于牢非必牛羊之厚也酌之用匏非必金玉之華也遷國之初崇簡儉也於是而食之將以勸之飽也於是而飲之將以侑之醉也於是而君以統之對羣臣而言也於是而宗以主之對衆賓而言也

五章

國之始遷莫先於奠民居其次莫如定軍賦正稅法既溥既長言其芟夷墾闢之廣而長也既景乃岡以下言其望景觀卜之詳而備也其軍三單言軍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忞民以爲兵也徹田爲糧言田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竭民以奉上也大王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往乎東言其治之遍也公劉之度其夕陽則自山之東而至乎西言其居之大也皆以見民之歸者日以衆而田之闢者日以廣也

六章

于豳斯館爲客舍以居也涉渭爲亂爲方舟以濟也取厲爲斤斧之用不可以無砥也取鍛爲宮室之不可以無鐵也止基言其居室之初定也迺理言其田疇之初治也衆者人之多即止基之驗也有者財之足即迺理之效也夾澗而居則或處其東或處其西也遡澗而居則前依乎水後依乎山也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要其終之盛而言也

卷阿首章

有卷者阿則可以游歌之地也飄風自南則可以游歌之時也來游來歌君以和平之音唱也以矢其音臣以和平之音和也此所謂總序以發端也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於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於泰和盛治之時曷爲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

類則得其所萬國有咸寧之效而黎民有丕變之風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衰亦於此乎萌日中則必昃月盈則必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盛可保其常不衰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之於極盛之時此有虞之廷所以有舜與皋陶之賡歌有周之卷阿所以有召公之矢其音也

二章

伴奐以游優游以休息則是當閒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周之先公后稷教民稼穡而封於邰公劉自西戎而遷於豳古公自漆沮而遷於此皆能自小而大由微而著而享壽考福祿之盛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自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

三章

王者之都雖止乎千里之遠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販者大也言其無不包也章者明也言其無不治也厚者如地勢之重厚言其無不承載也郊焉而祭天社焉而祭地所以為天地之主也望焉而祭山川所以為山川之主也廟焉而祭人鬼所以為人鬼之主也

四章

受命之長以壽考言也茀祿之康以福祿言也上章欲其如先公之善始善終為百神之祭主此言純嘏爾常則欲其兼二者而常享之也

五章六章

王者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所用以馮依者惟此孝德之人所用以輔翼者亦此孝德之人也以是人也而引導乎其前即有馮之謂也以是人也而輔相其左右即有翼之謂也能孝則慈祥有德則篤實與慈祥之人處則可以興起其善心與篤實之人處則可以薰陶其德性善心生而外有以鎮其躁德性定而內有以消其邪有以鎮其躁而為顒昂之尊嚴有以銷其邪而為圭璋之純潔純潔之至播而為令聞則其德音秩秩而有常矣尊嚴之至發而為令望則其威儀抑抑而慎密矣夫如是則君子之德信乎其豈弟矣四方為則謂天下以之為準則也四方為綱謂天下以之為綱領也既有以為天下之法又有以統天下之治此無他由有上章之得賢是以有此章之成德也

七章八章

此章通下章言之則為興就此章言之則為比如以為此則鳳皇者賢材之喻高岡者朝廷之喻梧桐者

賢君之喻朝陽者明時之喻也鳳皇之鳴高岡猶賢者之在朝廷也梧桐之生朝陽猶賢君之馭明時也鳳皇非梧桐不棲猶賢者非遇明君則不仕也非朝陽不鳴猶賢者非遇時明則不出也惟其有菶菶萋萋之盛是以有雝雝喈喈之和則其一時感會之機蓋可想矣○又曰高岡非潛伏之地朝陽乃明盛之處賢者出潛離隱而逢明君致治之時也其相遇之盛既如此必君盡其禮猶梧桐之菶菶萋萋臣得展其所蘊猶鳳鳴之雝喈然其相與之盛當知此今而後賢者集於王朝矣禮意之隆則有望於成王也

民勞首章

言民之勞苦甚矣庶幾其少安乎京師者諸夏之本惟當惠此中國以綏安乎四方可也小人為惡內則詭隨以悅其君外則寇虐以害乎民皆所謂無良也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為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柔惡之所為寇虐者剛惡之所發苟不禁而絕之則是不畏天之明命也而可乎能遠則惠中國之謂柔遠即綏四方之謂遠者懷而安之邇者順而習之即有以定王室矣

二章

無良者行之不謹也憯慨者言之不謹也憯不畏明言其不知天怒之可畏也無俾民憂言其當知民怨之可畏也無棄爾勞勉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

三章

敬慎威儀欲其修身也以近有德欲其親賢也修身以為之本親賢以為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為寇虐矣

板首章

治者天道之常亂者天道之變今天反其常道是以使民至於盡病而任大臣之責者乃出言不求其是為謀不求其遠靡聖則無所師法也管管則無所依據也不實於亶則無所持守也是皆謀之未遠而然也故我用大諫於汝汝可以莫之察乎

二章

天之方難則宜兢兢焉恐懼而豈可欣欣以豫悅乎天之方蹶則宜業業焉戒謹而豈可沓沓以弛緩乎輯者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逆也此民之所以洽也懌者悅也言於人情無所咈也此民之所以定也

三章

我之於爾其職分雖不同而其為王臣則一故就爾而謀之將以輸其忠也而爾乃囂囂而自得則是諱疾而忌醫也然我所言者乃今日之急務汝其可以為笑乎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況於寮友之言其

可怨而不聽乎

四章

老夫灌灌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也小子蹻蹻不知天命之可畏而大言以相欺也匪我言耄自老夫灌灌者言之也爾用憂謔自小子之蹻蹻者言之也夫憂不可戲也苟以憂為謔則積之之多將如火之燎於原而不可得而撲滅矣

五章

夸毗者言之無常也卒迷者行之不謹也載尸者善人之不用也殿屎者庶民之呻怨也此所以至於喪亂而卒無能順惠我之師衆者也

六章

天之牖民如壎篪之相和壎唱而篪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二璋以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一手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其易如此上之化下其道獨不然乎

七章

大德之人所以為君之藩籬也萬民之衆所以為君之垣墻也國之強大者所以為吾之屏蔽也族之強盛者所以為吾之楨幹也同姓之宗子又所以為吾之城也五者皆君之所恃以為安也而德其本焉人君能惟德之懷則得是五者之助而安矣不能惟德之懷則失是五者之助而不安矣不安則同姓先有離心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蔽皆壞而獨居獨居而禍亂之至斯無日矣豈不可畏之甚哉

八章

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為貴也

蕩首章

此章正意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及要其終而觀之則文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王性之者也武王身之者也成康困知勉行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也故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絕之而不爲然則非天命之多僻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僻也非天命之匪諶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爲是匪諶也非天命之多僻非天命之匪諶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爲怨天之辭而非天之實有

是也

二章

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強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掊克之人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曾是在服謂以之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強禦也掊克也即所謂滔德也而以爲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爲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不歸於天矣

三章

進退不用則所用者強禦寇攘而已強禦則暴虐

之臣也寇攘則聚斂之臣也暴虐之是用則既有以殫民之力聚斂之是用則復有以竭民之財此怨懟之所以生流言之所以興而詛祝之所以無窮極也

四章

炰烋者怒氣之盛也斂怨以爲德者不以德爲德而以怨爲德也人君不明其德則慈祥豈弟之人遠而暴虐聚斂之人進無背莫爲之後也無側莫侍其旁也無陪莫爲之貳也無卿莫爲之輔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而不稱其職不任其事則亦若無人焉爾

五章

人君荒湛於酒則必信任小人於是而愆厥止則威儀之迷亂也於是而號且呼則言語之讙譁也窮日夜以娛樂棄國事而不恤所謂俾晝作夜靡明靡晦也

六章

如蜩之鳴言其無靜默之時也如羹之沸言其無清淨之處也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言亂亡之證無間於小大也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言怨怒之極無間於遠邇也

七章

殷不用舊言既不用乎舊人又不用乎舊政也何謂舊人老成是也何謂舊政典刑是也老成之不用則

無所咨訪典刑之不用則無所持守此大命之所以傾覆而不可救也

八章

上章言暴虐聚斂之是用老成典刑之是棄皆自絕其根本之謂也桀以是亡於前而殷受之爲殷王者可以鑒矣而紂不知鑒也紂以是亡於後而周受之爲周王者可以鑒矣而厲王又不知鑒也此亂亡之所以相繼也可勝歎哉

抑首章

愚人之所以益愚者以其有稟賦之偏而又無學問之力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以其所稟既異於人而

又有省察克治之功也今而曰靡哲不愚曰亦維斯戾則是既不能省察於機微之際復不能克治於形著之後其爲反常也大矣

二章

人君必大其謀而後可以定其命必遠其圖而後可以時其告訏謨之訏猶之遠此自綱領上說所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也命之定告之辰此自號令上說所以爲一時之政事者也此戒其加於人者不可不審諸已也敬慎者戒懼之存乎中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威而能敬儀而能慎則容止必可觀進退必可度而斯民無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此勉其修於已者必有以示於人也上四句蓋泛言之下四句[redacted]其切近者言之也

三章

迷亂於政謂施於事者昏惑而無統也顚覆厥德謂見於行者顚倒而不常也所以然者以其荒湛於酒故也汝獨不念汝所承之緒乎則當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以共其明法可也

四章

夙興夜寐修身之事也洒埽庭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修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爲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修弓矢戎兵

所以禦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亦不遺於外謹於大而亦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爲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五章

質爾人民即所謂寢興洒埽維民之章也謹爾侯度即所謂車馬之修戎兵之戒也用戒不虞即所謂用戒戎作用逷蠻方也愼爾出話則欲其謹於言也敬爾威儀則欲其謹於行也白圭之玷以下又以見欲謹於行者必先謹於言也

六章

言之不可輕也以舌之不可捫也言之不可苟也以其易致差失也不可放也且天下之理孰有言而不讎者乎孰有德而不報者乎朋友輯我者也庶民則倣我者也小子師法我者也而皆有以順之則子孫繩繩謂後有以繼乎前也萬民靡不承謂下有以承乎上也此皆謹言之效也

七章

輯柔爾顏以下言修飭於顯明之處也相在爾室以下言戒懼於幽隱之時也神之格思以下又言神之體物而不遺也夫惟神之體物而不遺此所以雖人

所不睹不聞之處尤當戒謹恐懼而不可忽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自君子之戒懼言之也微之顯誠之不可揜此自鬼神之體物言之也至此則不特無愧於人亦且無愧於天矣

八章

言爾爲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將以潰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

九章

荏染柔木則可以緡之絲矣此溫溫恭人則亦可以爲德之基矣基者學之所由以立溫恭者亦德之所以成也彼明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而行之此愚昧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爲不信人心之不同如此吁可歎哉

桑柔首章

桑之盛也其根本未盡其枝葉未壞而蠶者采之忽焉而盡以比周之盛也其典章未廢其法度未改而厲王敗之忽焉而亡君子不幸而遇此安得而不憂憂之之甚而至於病又安得而不號天以訴之乎

二章

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爲美在變雅則爲怨者亦由聞鐘鼓管籥之音其欣欣喜色而相告者以其君能與民同樂也其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以其君不能與民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爲人君者其可不以絜矩爲心而與民同好惡也

三章

無爭者君子之所以已亂好爭者小人之所以生亂亂階之既成則其禍之所及者遠矣此天之所以怒國之所以危而我之所以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無所適而可也

五章

告爾憂恤欲其及諸己也誨爾序爵欲其用夫賢也不能憂其所當憂則是悔悟之未萌無以爲致治之本矣不能用其所當用則是賢否之不辨無以爲致治之資矣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賢者之能已亂猶水之往濯熱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不用賢以已亂猶不用人以拯溺也

六章

君子之在世惟出與處而已世治而行其道則祿食爲無愧世亂而守其志則稼穡爲無憾夫以稼穡而

視祿食其勞逸固有閒矣而惟君子之心視之如一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稼穡之所以爲寶者可貧之以養吾生也代食之所以爲好者謂可因之以全吾志也

七章

上章言稼穡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留田野猶可得而憩也不曰

十六章

職競用力指暴虐之臣言之也職盜爲寇指聚斂之臣言之也上有反覆之臣則民亦貪亂而不已矣上有暴虐之臣則民亦邪僻以相尚矣上有聚斂之臣則民亦怨咨而不定矣涼曰不可者外爲正直之言覆背善詈者陰爲險詐之行然亦孰得而掩之哉此我之所以旣作爾歌也

雲漢首章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之誠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靡神不舉言於神無不求也靡愛斯牲言於牲無所愛也圭璧既卒天以蒼璧地以黃琮四方各以其色之玉言羣祀徧舉而於玉無所吝也而何爲其莫我聽乎

二章

蘊則其氣之方蓄而未散也隆則其氣之方盛而未衰也禋祀之相繼而不殄將以弭其災也郊焉而祭天地廟焉而祭祖考既靡神之不宗矣莫親於后稷而何爲其不克也莫尊於上帝而何爲其不臨也耗

則財之消而趨於盡斁則勢之敗而幾於危此其爲下土之禍也甚矣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乎

三章

兢業言其心之危懼也如霆如雷言其勢之可畏也靡有孑遺則其民之不可保也不我遺則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其宗社之不可保也

四章

靡瞻無所依也靡顧無所望也所以無可望者爲羣公先正而不我助也所以無可仰者爲父母先祖之忍予也

五章

羣公先正上章言其不助則不肯用其力也此章言其不我聞則不肯聽其言也父母先祖親也故其望之也切昊天上帝尊也故其畏之也深望之切故不無怨慕之情畏之深故雖欲逃遁而不敢

八章

始言有嘒其星歎其雨之不可必終言曷惠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止無棄爾成盡其責於己誰其責之在己者不可以不盡故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凡若此者非以爲一人也固以定衆志也余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

以事天而天監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之烈而基之也

崧高首章

四嶽之佐唐虞不惟總方嶽之諸侯抑且奉嶽神之祭祀則其有功於神人大矣故嶽神享之愈久而不替其在於周則其神靈和氣之所鍾既生甫侯於前復生申伯於後甫侯之生有以佐穆王於耄期之時申伯之生有以佐宣王於中興之日甫侯之訓刑申伯之番番要皆足以爲周之楨榦四國其有不賴之

而屏蔽者乎四方之人其有不賴之而宣布天子之德澤者乎

二章

申伯以元舅之親世德之懿而即封於謝宜也召伯王朝之大臣乃以身任版築之責而不以爲勞何也蓋大封之禮召公實世掌之則其上承天子之命下啓羣黎之心亦其責之不得辭也申伯之宅旣定則不惟一世之安而申伯之子孫亦得以世執其功矣

三章

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傅御土田徹而國制定私人遷而家道成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

六章

信邁誠歸言其行之決而不疑也式遄其行言其行之速而無留也徹土疆所以定經制峙粻糧所以廣儲蓄定經制者所以爲他日悠久之計廣儲蓄者又所以爲今日經營之計也

七章

番番者言其才德之武勇嘽嘽者言其儀衛之衆盛才德之武勇固足爲國之幹儀衛之衆盛亦所以爲國之光豈不顯哉此申伯乎以親則天子之元舅以賢則百辟之是法則其位望之隆重而名譽之彰著亦可想矣

烝民首章

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於下也昭假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故上天有保佑之命惟上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則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

二章

令儀令色者輝光之著於外小心翼翼者嚴敬之存乎中古訓是式者學問以致其知威儀是力者進修以力於行四者體之所以立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則用之所以行也惟其爲用之所以行所以亦可謂之德也

三章

式百辟而使國有所法保王躬而君德賴以成司政本而王命有所寄此皆自其已然者言之也至於賦政於外則正指築城于齊之事而言四方爰發兼以其效言之則所以期望之者至矣

四章

此肅肅然齊之命惟仲山甫爲能將而行之邦國之有臧有否亦惟仲山甫能明之明哲保身者周身之夙夜匪懈者事君之忠惟其有保身之智所以能

明邦國惟其有事君之忠所以能將王命未有不能保身而可以事君者也未有不能事君而可以治民者也此明哲保身所以爲事君治人之本也

五章

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守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變上章言仲山甫明哲保身明者明於理體之所以立也哲者察於事用之所以行也既能明於理又能察於事則其賦政於外也亦惟視事理之可否何如耳柔者豈得而茹剛者豈得而吐哉惟不茹柔故不侮鰥寡則可以惠鮮之固所以行吾仁也惟不吐剛故不畏強禦則可以遏絕而遏絕之亦所以示吾勇也然則山甫之保身豈枉道徇人之謂哉

六章

儀度圖謀而後言者所以爲知德之至愛而恨其不能助者所以爲好德之深斯德也何德也固人所同得也然得之於天者衆人之所同而舉之於己者仲山甫之所獨何以見其獨也人莫不有是儀色也而仲山甫獨能令焉人莫不有是心也而仲山甫獨能翼翼其敬焉人孰無威儀也而仲山甫則是式焉人孰無古訓也而仲山甫則是力焉此即其舉德之實也觀鮮克舉之之詞衆人惟致其不足於人觀愛莫助之之詞詩人惟致其不足於己則山甫之舉德剛

可謂賢而詩人之知德好德亦可謂賢矣舉己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者也

七章

受命者能事君之忠覲命者君待臣之厚纘戎祖考欲其無愧於親也無廢朕命欲其無愧於君也夙夜匪解勉之以勤也虔共爾位戒之以敬也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欽王之家也

韓奕

彼韓城之廣而大者乃召伯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之受命既因百蠻以爲之長今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貊以爲之伯則其城池之不可以不修田畝之不可以不治稅法之不可以不正土物之不可以不貢皆修其職業之謂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江漢二章

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有召虎之經營故四方得以既平有召虎之告成故王國得以庶定四方之既平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爲順轉危而爲安者乃

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三章

封建井田二者皆先王之良法中興之所當復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即命召虎闢四方之使地將以復封建之舊也徹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也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固小國之利也復井田之舊所以戢四國之暴而固小民之利也凡若此者非以病之也非以急之也惟欲其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而疆之所以畫其大界也於是而理之所以別其條理也疆之理之盡南海而止則雖海濱之國無不復乎舊封也濱海之民無不安於什一也此所以爲中興之盛也

四章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幹也我之命爾以來旬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爲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爲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敍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真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五章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所以厚其禮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君臣相期望於無窮也宣王之意若曰我之祖有若文王焉則創業之聖君也爾之祖有若康公焉則佐命之元臣也此其同心同德爲可知也今我之伐淮夷非以黷武也將以復先王之境土也爾之受命而往非以邀功也將以嗣先人之功業也然則爾之告成非特無愧於爾祖固亦無愧於先王也我之報功非特無愧於先王也固亦無愧於爾祖也昔也爾祖既於此乎受命則功非爾之功即爾祖之功也賞非吾之賞即先王之賞也且佐命之臣固有於此乎受命者矣而其子孫未必能繼之於今日也中興之臣固有於我乎受賞者矣而其先祖未必能開之於昔日也則是自先王創造以來祖孫相繼而受命於茲者惟爾而已此所以爲寵異之至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虎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六章

上四句爲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治焉武功可以撥禍亂於一時文德可以致太平於悠久則武功者誠非聖人之得已而文德者誠今日之急務也若召穆公

可謂愛君之至矣

常武首章

赫赫言其聲勢之盛明明言其威靈之顯此中興之氣象也王之所命者以正官則卿士以兼官則大師言其世則南仲以爲祖言其人則皇父以爲字是當時之大將也是時天子親征故親命皇父以整六師謂統其十衆也以修我戎謂備其器械也軍事以敬戒爲主敬則無一念之或怠戒則無一事之敢忽即南仲所謂憂心悄悄也爾祖南仲既以敬戒而服玁狁平昆夷於前矣爾其可不以敬戒而惠此南國於後乎

二章

宣王嘗命吉甫北伐矣又嘗命方叔南征矣獨於淮夷之叛則赫赫自將何也蓋淮夷徐戎近居中國中國之土地則先王之土地也而夷狄侵之中國之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而夷狄暴之果安得不以吾之仁伐彼之不仁以吾之義討彼之不義也赫赫業業言其威靈之顯威也匪紹匪遊言其師行之節制也如雷如霆言其聲勢之礴礴也用兵之法攻心爲上徐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四章

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虓虎之怒也王之武則如震而如怒士之武則闞焉而如虎於以進師於淮浦鋪則其衆之徧也敦則其陣之厚也仍執則其力之勇也此淮浦之地所以截然而不可犯者以其爲王師之所也

總論

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服而來來而同人以爲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爲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

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戢干戈而櫜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因以爲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修也

瞻仰首章

昊天者民之所瞻仰也而曷爲其不我惠乎既使我甚久而不寧矣而又降此大厲焉國無有定則民之受其病也甚矣小人之害民猶良苗之瘁於蟊賊也則亂將何時而已乎刑罪之網民者若鳥獸之罹於羅網也則病將何時而瘳乎

三章

哲夫成城言其智謀之可以立國也哲婦傾城則其

知辨徒足以亡人之國而已故哲婦之懿美也而反爲鴟鴞之惡以其多言而爲禍亂之階梯也然則亂豈真自天而降哉夏之亡也以妲己周之亡也以褒姒蓋皆出於婦人而已然言之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又非特婦人而已也雖奄寺亦然蓋有嬖妾以蠱惑於內必有奄寺以煽亂於外奄寺非嬖妾無以爲之主嬖妾非奄寺無以爲之輔二者實相倚以爲奸其可以莫之察乎

四章

鞫人者特其智辯以屈服人也忮者殘害之意存於中也忒者變詐之態著於外也譖始者始爲不信之

端竟背者終無可驗之實豈曰不極者人以爲罔極而彼則不自知其放恣也伊胡爲慝者人以爲慝惡而彼則猶以爲無害也皇皇求財利者小人之事皇皇求仁義者君子之事君子而識三倍之利則其爲慝也甚矣謀謨於廟堂者君子之事蠶織於宮庭者婦人之職婦人而與朝廷之政則其爲慝也愈甚矣

五章

天之所以責王者以其信用婦人也神之所以不富王者亦以其信用婦人也內惟婦言之用則外必有夷狄之變蓋陰慝之招也舍爾介狄者不憂其所當憂惟予胥忌者反忌其所不當忌不弔不祥不畏于

天也威儀不類不敬其身也人之云亡不求善人以爲之輔也不畏於天此天之所以刺也不敬其身不用夫善此神之所以刺也若是則邦國之殄瘁也宜哉

七章

泉之上出而不已則其源也深矣心之隱憂而不已則其來也亦非一日矣蓋天降禍亂而已之生也適于是時則亦如之何哉抑天雖高遠而其轉危以爲安轉亂以爲治亦惟天爲能耳苟天意之所與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誠能翻然悔悟改其前日之行以求無忝於厥祖則民心之所與即天意之所與庶

幾禍亂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召旻首章

旻天疾威言其暴虐之甚也天篤降喪言其喪亂之多也國之將亡必先之以災異而重之以飢饉飢饉荐臻則民無不流亡內而中國外而邊境將悉爲荒虛而不可救矣

二章

惟天降刑罪以罔罟斯民故使蟊賊之人用則其內亂也至矣使昏椓之人用則其不恭也甚矣夫潰亂邪僻之人不平其心而亂人邦國者也乃使之任治平之責則其致亂也宜哉

三章

臯臯訿訿小人之頑慢詆毀者也而王則愛而不知其惡兢兢業業在位之戒謹恐懼者也而王則憎而不知其善不知其惡則其惡日長矣不知其善則其任孔貶矣其顛倒錯亂如此欲國無危得乎

四章

歲之旱則草之生於谷中者且不能以遂長況其栖於木上者安得而不枯槁乎國之亂則民優於財用者且不能以自給況其窮而無告者安得而不流亡乎是以我相此邦無不潰亂者也

六章

池之竭由外之不入亦猶國之亂由外無志賢以為之輔也泉之竭由內之不出亦猶國之亂由內無仁義以為之本也此害之所以益廣憂之所以益大而惟恐災禍之并及於我躬也

末章

大雅終於召旻何也曰幽王無道嬖妾蠱惑於內小人用事於外天變於上而不知民怨於下而不悟周室將亡不可救矣君子傷之曰必有君如文武有臣如召公則周室其可復興乎是時去宣王中興未遠亦豈無舊臣可任者如王之不用何此所以終於亡也

總論

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以宣王之有志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中興以平王之無志也噫此雅之所以亡而黍離之所以降於國風也

詩解頤卷第三

後學成德挍訂

詩解頤卷第四

豐城　朱善　備萬　學

頌四

周頌

清廟

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而入清廟者皆如復見於文王何也不曰文王之德肅肅其敬雝雝其和乎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之而爲公侯則肅雝顯相而肅雝即文德之形也卑之而爲多士則秉文之德而文德即肅雝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主之在廟者一於廟而已而神之在天者則固無不之也無不在也以爲在彼而或在於此以爲在此而或在於彼其於昭于天則豈不顯乎其使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豈不承乎惟其不顯不承此所以不可得而厭射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自其祭祀之時言之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此自其平居之時言之也神之無在無不在雖平居之時且不可得而厭也況文王之神與天同體而謂祭祀之時可得而厭射乎

維天之命

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惟其德之不已故其福澤之及於後人者亦不已凡神之所以恤我之所以受之者皆其德之不已者爲之也我既有以受之則必有以順之順之而不違則已既與文王一矣後人又篤厚之而不忘則後人又與已爲一矣曰駿惠曰篤皆自其不已者而推言之也

烈文

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　也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望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以及王者之子孫王者報功而有以及諸侯之後嗣此所以爲忠厚之至也莫強於人能盡人道則四方其訓之矣莫顯於德能顯明其德則百辟其刑之矣道者天下所共由德者人心所同得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故施諸當世而人心無不服千萬世亦同此心此理也故傳諸後世而人心不能忘先王既以此道德感人心則後人當以此道德而事先王使助祭之諸侯而皆惟先王之是法則人道無不盡德行無不顯而國內之民莫不是訓而是從矣其子孫亦不能與王者之子孫相保守於無窮乎上言子孫保之繼序皇之故此言道德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天作

彼高者山天實作之也然天能作之而不能有以治之所以荒而治之者實有待於大王焉大王能作之而不能安之所以安而定之者尤必有待於文王焉夫惟大王創造於前文王安定於後是以昔焉之險阻今焉之平易則以哲王之相繼而人之歸附者衆也我子孫是以得奉其祭祀於此則繼今以往世世相承其可不思所以保守而勿失乎

昊天有成命

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宥者弘深密者靜密弘則不可量深則不可測靜則不可撓密則不可間其德之弘深而靜密固非一日之積也惟其積累於下

而君德益以隆是以承藉於上而天命益以固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弘深靜密之德以弘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我今日所以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噫昊天有成命而文武受之於前成王能基命而子孫保之於後則周之王業其有窮乎

我將

將曰我將則所以將而奉之者必躬必親也享曰我享則所以享而獻之者必敬必戒也羊曰維羊謂於羊之外不敢有加禮也牛曰維牛謂於牛之外不敢有加物也此實誠之義也而不知天之果降而在此之右乎不敢必也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必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當於文王之典是以為儀是以為式且是以為刑焉以是典也而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饗是羊也歆是牛也此能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乎我乎其有辭之疑旣者辭之決所以疑者辭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或可必也畏者或懼之誠保者奉持之意畏天之威即所以畏文王之威也保天之命即所以保文王之命也

時邁

實右序有周所以見天眷之隆也惟天眷之隆故使之治人而人無不治使之事神而神無不懷益有以見其盡君道之可信明昭有周所以見王道之大也惟王道之大故慶讓黜陟而刑賞行偃武修文而好尚定益有以見其保天命之可信

思文

貽我者雖稷之功而貽我者實帝之命惟其命之出於帝是以其功之可以配乎天也然稷之功養民而已而乃以為陳常時夏則是果嘗敎民而使契之職也邪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

之情制爲祭祀之禮以盡孝誠之感制爲冠昏之禮以明陰陽配合之義以明長幼嗣續之節至於日用常食之閒尤必老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豐而少者儉老者甘美而少者麤惡則是人倫之所以厚固本於飮食之豐而飮食之所以豐實本於后稷之敎夫如是則陳常時夏之功稷亦豈得而辭哉

臣工

此詩兩言嗟嗟嗟嗟臣工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嗟嗟保介謂爾農官之事尤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之有官守者固當來咨來度也況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法尤爲詳備爾農官其可不來咨而來度乎孟春躬耕帝籍此正咨度之時也於是戒之曰時至於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爾毋謂其田之難治其效之難見也況來年將熟旣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來年以爲嘉穀之占又可以後豐年於後日爾農官固不可不致其勸相之勤而爲百徒者亦不可不致其耕治之力也當知錢鎛之用雖在於春暮之時而銍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際特春[redacted]之閒耳豈可以爲久而難待哉言豐穰之必然以勸勉之也

噫嘻

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旣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豐年

收入之多而祭禮之無不備祭禮之備而福祿之無不徧此方社之賜也而亦田祖先農之力也秋而報焉則方社之謂也冬而報焉則蜡祭百神之謂也以其同謂之報祭故同歌是詩也

有瞽

重言有瞽見其非一人也而皆在於周之庭矣上言設下言奏皆兼應田縣鼓鞉磬柷敔而言設之者有其人謂眂瞭也奏之者有其人即瞽師也簫管獨言於其下者以其爲器之小而無所事乎設也簫管備舉則樂器之無不舉可知矣喤喤者言其聲之大而和也和鳴者言其聲之小而和也肅雝者言其人之和而敬是以其聲之亦無不和而敬也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神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雝

來而雝雝至而肅肅此諸侯助祭之容也薦其廣牡相其肆杞此諸侯助祭之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謂諸侯助祭而天子得以遂其深遠之容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謂諸侯助祭而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莫強於人也而文王之允文允武則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也而文王之宣通哲知則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敎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則即綏予孝子之實也即克昌厥後之實也

載見

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莅也諸侯之助祭於此也夫獨無所感乎先王之神洋洋乎在上孝子之誠穆穆乎在下昭穆之各以其位而外之各以其官長幼之各從其事貴賤之各守其職祼獻之有其禮和平之有其樂將享之有其物酬酢之有其儀凜乎其不可踰秩乎其不可紊則所謂法度即此而在矣奚必他求哉故章末但言其助祭之功而不及乎戒飭之事者豈非以率見之際所以敎示之者已深而無所事於戒飭也歟

武

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文曰允文則其開於前者初非不足於武也於武王曰無競則其受於後者亦非以力取之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閔予小子

未免喪以前居梁闇之時也惟思慕而已既免喪以後臨朝廷之時也則有家國天下之責焉皇考之達孝不可無以繼之也皇王之大業不可無以承之也然所以繼皇考之孝固不外乎敬所以繼皇王之業亦不外乎敬而已孝也敬也一理也自繼述而言謂之孝自存主而言謂之敬敬其身即所以孝於親孝於親未有不敬其身者也此所以能就文武之業而崇大化之本也

訪落

居梁闇之時未可以言也既免喪以後可以言矣可以言而不言則無以見求助之意無以見繼述之志訪予落止求助之誠也率時昭考繼述之孝也於乎悠哉歎其遠也繼猶判渙歎其難也然豈可畏其遠而不進畏其難而不勉哉惟當繼其上下於庭者欲其無一時之不敬也繼其陟降於家者欲其無一事之不敬也庶幾私皇考之休有以保其身焉則無危亡之患也有以明其身焉則無昏昧之患也

敬之

敬者戒懼慎獨之事所以誠身也明者學問講習之事所以明善也羣臣以敬而進戒欲成王之誠之也成王以明而自勉謂必先有以明之而後可以誠之也既有以致其明之之功復有以致其誠之之力則聖賢之事業可以馴致矣而又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則欲其教示之無已也若成王者可謂能受諫者矣

載芟

墾闢之時芟以除其草柞以除其木然後耕之則其土氣烝達釋釋然解散矣專言新墾之田者以其用力尤難故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言耕夫徧野無曠

土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言其家道和平無乖戾也有略其耜言其器之利也俶載南畝播厥百穀言其事之時也實函斯活言其苗之初生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言其苗之既長也緜緜其麃言耘者之詳而密也載穫濟濟言穫者之衆而整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言其積之富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言其用之廣也有飶其香有椒其馨皆酒醴芬芳之氣也寓于賓客所以致敬也而邦家以之光顯供養耆老所以致愛也而胡考以之安寧匪且有且則豐穰之慶非止於一處也匪今斯今則豐穰之慶非止於一日也蓋自極古而已然則自后稷耕稼而至於今其所從來者遠矣

良耜

自有人民而有稼穡自有稼穡而有祭祀春而祈焉秋而報焉皆人情之所不能已也載芟良耜皆言春而致其耕種之勤夏而極其耘耨之勞秋而獲夫收成之富男盡力於外女盡力於内使我得宴享以致其敬祭祀以致其孝者是果誰之賜哉以爲田祖先農之功而固有方社也以爲方社之功而固有田祖先農也此所以不得不並致其祭報也

絲衣

絲衣其紑言其潔祢也載弁俅俅言其恭順也自堂徂基自内而之外也自羊徂牛自小而之大也鼐鼎及鼒自大而之小也告濯告潔見其器之整飭也告充及其牲之肥碩也此未祭以前事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既祭以後事夫祭畢以燕而兕觥罰爵觩然上曲徒設而不用既不吳而失之讙譁則其敬靜爲何如也復不敖而失之倨慢則其謹飭爲何如也宜其得壽考之福也

酌

時之未可聖人不先時而有爲時之既可聖人不後時而不爲夫聖人亦何心哉惟視夫時之可與未可

耳方其遵養時晦聖人非忘天下也及其是用大介聖人非利天下也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亦無利天下之心此所以爲聖人之武也後人受武王之功則當嗣武王之業嗣武王之業則當法武王之事果能法武王之所以治天下者而治天下則天下又豈不以其事武王者而事我後之人哉

桓

武王之綏萬邦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其屢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於下天時應於上也所以然者由上天有匪解之命故武王有桓桓之德由武王有桓桓之德故多士有濟濟之盛而武王之於多士不

惟保而有之尤必任而用之不惟用之於朝廷尤必用之於四方蓋天子以天下爲家者也必有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上昭於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於昭以武王之德言也惟文王之神昭於天也故周有雖新之命惟武王之德昭於天也故周有代商之命其實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武王之命即文王之命也

賚

文王之勤勞於前固以遺我後之人也則子孫受之於後者亦豈敢以自專哉且後人之所當尋繹而思念者文王之德也而文王之德所以能使人尋繹而思念者以有諸臣之功也知文德之不可忘則知功臣之不可忘矣於是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使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新與舊之相間親與疏之相錯小與大之相承遠與邇之相聯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順從而無不安其分之意則其大封功臣固所以求天下之安定也凡若此者蓋皆有周之命非復商之舊矣於是復歎美之使功臣之受封賞者無不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焉上言敷時繹思將以布其可繹思者於人也此言於繹思欲其存此可繹思者於己也敷時

繹思固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於繹思則又欲其共保安定於悠久也

魯頌

駉

言駉則每章同詞見其充實之如一也言有則每章異詞見其名色之不一也言駉亦每章同詞見其地有常所官有常職初不妨民居而妨民田也於車曰彭彭言其盛也伾伾則盛而有力繹繹則盛而不絕祛祛則盛而強健皆自夫彭彭而推言之也於馬曰斯臧言其善也斯才則材之良而非駑斯作則氣之盛而方壯斯徂則力之健而致遠皆自夫斯臧而推言

之也於思曰無疆言其立心之遠也無期則遠之無窮無斁則遠之不已無邪則遠而能正皆自夫無疆而推言之也然則夫子何以獨有取於無邪之一語曰自詩人之意言之則魯侯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以無疆爲先自聖人之意言之則君子修身以道由其立心之正故以無邪爲切果能無一事而不思無一思而不正則爲子而思孝爲臣而思忠爲學而思所以爲賢爲聖將無所施而不可奚獨牧馬一事而已哉噫聖人教人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學者誠不可以不勉也

有駜

有駜有駜則其駜然而肥彊者乃乘黃之馬也夙夜在公則其在公而飲酒者乃辯治之人也謂之辯治則既不失之諠譁亦不失之怠放其不至於亂也審矣鼓即所謂坎坎鼓我也舞即所謂蹲蹲舞我也當燕飲閑暇之時而君臣同享乎和平之福則其樂可知也自今以始歲其有樂之在外者也君子有穀詒孫子樂之在内者也樂之在外者不可以必得以其屬諸天也樂之在内者斯可以力致以其屬諸已也詩人頌禱其君既欲其豐穰之有以繼乎古復欲其大善之有以傳厥後則人君之可樂孰有大於此者哉

泮水首章至三章

國之有學固所以爲淑人心之地而賢君之視學又所以爲感人心之機此詩美魯侯在泮而篇首三章皆深寓其意於樂之一詞一章樂其來而至二章樂其至而教三章樂其教畢而又燕來而至則其儀足以感人而國人之見之者無不樂至而教則其言足以感人而學士之聞之者無不樂教畢而燕則其禮足以優賢而羣賢之與燕者無不樂國人樂而民俗之丕變學士樂而學業之益進賢者樂則又將樂告以善道而内治之益修遠人之自服斯所以爲頌禱之意歟

四章

敬明其德德之存於中者無不敬也敬愼威儀儀之著於外者無不敬也合内外而無不敬此所以爲民之法也允文允武欲其君德之備也靡有不孝欲其子道之盡也惟其文武之備故有以昭格乎烈祖惟其靡有不孝故有以自求乎多福孝也敬也文武也其實一理也

五章

克明其德所以淑其身也既作泮宮所以淑諸人也既有以淑其身又有以淑諸人則不期於遠人之服而遠人自無不服矣如是而猶有不服者則命虎臣以伐之而又頌其於此乎獻馘於此乎獻囚且欲其訊問之審無愧於古人焉則遠人之不服者佯念

大章

祖玆淮夷徐戎並興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爲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其君必至於遂彼東南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烝烝皇皇言其盛也即三郊三遂之衆也不吳不揚言其肅也即所謂無譁聽命也不告于訩無爭訟也即所謂勿敢越逐無敢寇攘也夫如是則其在泮獻功宜也

閟宮首章

宮廟所以安神其侐然而清靜則深嚴而不褻也實實而鞏固則安重而不傾也枚枚而礱密則綢直而有序也此述其修閟宮之詞也其德不回言己德之無疵也上帝是依言天命之攸眷也此后稷之所由以生也降之百福天降之也天以是福而降之稷稷以是福而敷之民則民之福即稷之福也此所以奄有乎一國也俾民稼穡稷使之也稷降是種以敎乎民民賴是種以養其生則民之有皆稷之有也是即奄有此下土也禹以平水土爲功稷以播百穀爲功由水土之旣平而後百穀之可播則稷之敎稼穡固所以繼禹之緒也

二章

金履祥曰案詩稱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illegible]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而後世稱大王有翦商之志不惟誤認詩意其失大王本意甚矣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况大王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凌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如此其悖也愚案金氏之說足以補朱子之所不及故著之

三章

皇皇后帝惟周王爲得而祀之耳胡爲乎魯之郊皇祖后稷亦惟周王爲得祭之耳而胡爲乎魯之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則魯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周公之心果得以自安乎其心有所不安則其神有所不寧其神有所不寧則其福有所不降詩人於后帝后稷則曰降福旣多旣者辭之決也於周公皇祖則曰亦其福女其者辭之疑也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敢必於文王而不敢必於天今魯人之頌僖公乃敢必於帝與稷而不敢必於周公皇祖何也蓋帝與稷之可必非眞可必也周公皇祖之不可必則原周公伯禽之心其心誠有所不安其神誠有所不寧而其福亦誠有所不可必也然則龍旂承祀六轡耳耳其儀非不盛也春秋匪

享祀不忒其誠非不至也事以騂犧是享是宜其禮非不隆也而獨於福之降與否則有所不能必只亦其福女半辭之間而詩人不足之意已悠然見於言外矣可勝歎哉

四章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言其事之豫也白牡騂剛言其牲之備也犧尊將將言其器之飭也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言諸物之備有也萬舞洋洋言衆樂之交奏也君之所以事神者極禮樂之盛則神之所以報君者極福壽之隆不虧如月之常盈而不欿也不崩如山之常峙而不陷也不震不騰如地之常靜而不動也

不特如山之高而已又欲其如山脊之岡不特如阜之大而已又欲其如大阜之陵則公之壽可以等岡陵而爲三矣

五章

以車之數則千乘而車之所載必有弓與矛焉以人之數則三萬而人之所戴必有胄焉以是衆也而西伐戎北伐狄南伐荊舒孰得而禦之哉故又願其如此而且祝其昌大壽考焉

六章

泰山魯之望也龜蒙魯之有也以如是之土地如是之人民苟善用之則可以荒大東可以服海邦則以

來淮夷皆祝願之辭也

八章

純嘏言其福之盛大眉壽言其福之悠久曰眉壽保魯則願其壽考而常享茲富貴也曰復周公之宇則又以土地人民受之先王傳之先君凡諸侯之所使者皆欲其自今而復之也而魯人願望之心猶未已也閨門之內有令妻焉則願其常有以爲之綱也有壽母焉則願其常有以爲之子也朝廷之上有大夫庶士焉則願其常有以爲之君也邦國之大有土地人民焉則願其常有以爲之主也據天位之尊而樂之在外者無不備處天倫之常而樂之在內者無不

有此所謂多受祉也多祉即純嘏之謂黃髮兒齒即眉壽之謂章末二句所以終首章二句之義也

商頌

那

猗與歎其美也那與歎其多也置我鞉鼓謂有人以設之以奏鼓簡簡謂有人以奏之也奏之而聞其聲之衎衎則可以衎我之烈祖矣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始焉樂復因人而成其和敬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數數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此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

容者尊之也古昔以世言先民以人言溫恭朝夕敬之存於中者無一時之或息也執事有恪敬之見於外者無一事之或慢也聲樂之感通既如彼恭敬之奉持復如此則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乃湯孫之所奉也則其拳拳思慕之意藹然見於言外亦可想矣

烈祖

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凡商一代之福所以盛大而悠久者已基於烈祖受命之日矣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爾者指其人而言所者指其處而言爾後人所以能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清酒之清者

方載而在樽則來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至於奏定則薦熟之時也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無言則肅敬之至無爭則齊一之至故烈祖之神復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焉溥將之命舉其福之全體言之也豐穰之慶舉其福之一事言之也由有溥將之命是以有豐穰之慶由有豐穰之慶是以有祭禮之備由有祭禮之備是以有福祿之報諸侯之助祭既有以致其假饗之誠天命之眷顧復有以致夫假饗之效則福祿之報其有窮乎

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同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前無以為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並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固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於一世也夫惟其受命非止於一世而皆不危殆也故至於武丁孫子之世猶得以賴其福焉是何也以其武德之相繼也昔

者湯有武德而武丁繼之其武德無以異於湯也武丁有武德而武丁孫子繼之其武德無以異於武丁也夫惟武丁孫子纘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來是黍稷以來助祭於商焉以見人心之同也人心之同本乎天命之隆天命之隆本乎君德之盛此詩人所以反覆歎咏而歸之商王之武德也王者之都雖不過千里而此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以見王化之行必自內而達之外也王者之地雖遠極於海隅而其來假則皆萃於京畿之下以見人心之合必自外而向乎內也噫此殷之受命所以咸宜而皆有以負何乎百祿也

長發首章

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娀生商之日夫有娀之生商此何時也乃禹治洪水之時也是故其曰禹敷下土方則有以見其濬治之勞也其曰幅員旣長則有以見其疆理之大也以氣化則方盛以人事則方理於斯時也而有娀氏始大是固上帝之所眷也故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焉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之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故詩人將言商之受命則不惟本之契又必推契之所以生而歸之有娀將言周之受命則不惟本之稷又必推稷之所以生而歸之姜嫄以其受命之基實在此也

二章

契為司徒敷五敎言文德則有之未見其武德也而詩人以桓撥言之何也蓋舜之命契曰百姓不親者欲其治之而使親五品不遜者欲其治之而使遜是即撥亂以為治撥不正而反之正也此非有武德而何能若是哉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受小國大國亦非謂受小大諸侯之國也蓋契始封於商後乃徙封於殷始封之國小故先言受小國是達是德乎於商土之民而政敎之行於商土者無所窒礙

也徙封之國大故後言受大國是達則又德乎於殷土之民而政敎之行於殷土者亦無所窒礙矣率履不越自己之躬行者言之所以為敷敎之本也遂視旣發自民之丕應者言之所以為敷敎之效也是即受小國大國是達之實也玄王以桓撥而肇造於前相土以烈烈繼承於後則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整齊是亦天命之所不違也

三章

聖敬日躋修己之敬也上帝是祗事天之敬也惟其有修己之敬故能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其有事天之敬故帝又命之使式於九圍焉大明稱文王之德曰小心翼翼即修己之敬也曰昭事上帝即事天之敬也曰聿懷多福即式於九圍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四章五章

此承前章湯惟聖敬日躋而天命之使之為法於九州故能受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言四方小大之國莫不恪共厥職以來朝於商也為下國綴旒者譬之於旗旗之旒必附於縿天下之諸侯必附於有德也旣為諸侯之所附則有以何天之休矣為下國駿厖者譬之於馬馬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德也旣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何天之寵矣不

競不絿者強與緩迭施初不偏於強而亦不偏於緩也不剛不柔者剛與柔相濟初不偏於剛而亦不偏於柔也此所謂中道也故能敷政優優而百祿之是遒焉不震不動者有離之文明故處大變而不疑不戁不竦者有乾之剛健故臨大事而不懼此所謂武德也故能敷奏其勇而百祿之是總焉敷政優優本上章聖敬而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爲下章征伐張本也

末章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詩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乎五百年之期乃天實立之以爲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

於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爲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爲之君而又有尹以爲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孟子又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則湯之不競絿剛柔固自伊尹聖學中來其不震動戁竦亦惟有尹之任故湯得以大進其武功也然則韋顧昆吾與夫夏桀之伐豈湯一人之獨任哉實惟阿衡有以左右之耳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爲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

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殷武首章

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方其撻然用武以伐荊楚也罙入其阻則彼雖有山川之險而不足恃也裒荊之旅則彼雖有人民之衆而不足賴也是何也以王者之無敵也於是荊楚之地截然齊一則信乎其無愧於湯之孫矣

二章

商自盤庚遷殷在河之南去荊楚爲近去氐羌爲遠故告之曰爾荊楚雖遠亦吾國之南鄉耳昔成湯之世雖遠而氐羌且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共其臣職也夫以臣事君以子事父以外夷事中國此天地之常經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雖遠而氐羌猶不敢以不來則近而荊楚又曷敢以不至哉

三章

諸侯之立國其始雖本於天命而歲事之共尤不可不奉乎王命爲觀勿予禍適之辭乃其兢惕戒懼之誠所以奉王命保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蓋苟國

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苟農事之不修則國用之不給上無以供朝貢而盡臣職内無以供祭祀而盡道故葛伯不祀則亳衆往耕而征伐隨之田野不闢則天子巡狩而責讓加焉必也於稼穡能匪解則朝貢祭祀無不有以供歲事之常其得免於罪戾宜矣

四章

天命不外乎民心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民之好惡即天之好惡則下民之嚴信乎其不可忽矣君人者知所以敬天敬民則於刑賞之際必不敢怠遑而或至於僭濫不僭則賞當功不濫則罰當罪然刑賞見於事者也戒懼存於心者也見於事者雖可以勉強於其暫然苟戒懼之心不繼則今日之賞雖不僭安知後日之不以私喜而或至於僭乎今日之刑雖不濫安知後日之不以私怒而或至於濫乎故必不敢怠遑之心常流行乎賞善罰惡之間則賞非私賞與衆共之刑非私刑與衆棄之好惡不咈乎民而命討必奉乎天此天之所以命於下國而大建其福也賞不僭如舜之命九官刑不濫如舜之誅四凶高宗之賞不僭於其命多辟見之刑不濫於其伐鬼方見之其不敢怠遑又於書之不敢荒寧見之噫此所以受命而中興也歟

詩解頤卷第四

詩經解頤一編先師文淵閣大學士一齋朱先生之所述也先生得家學之傳經籍無不考蹟至古詩三百篇尤博極其趣每授諸弟子於發明肯綮處輒録之時愚亦在門不數年成集俾誦之者不待玩諸心而喜形於色先生遂取匡說詩解人頤之語以名之其子叔[redacted]既鋟諸梓遠通讀詩之士往往稱之不啻良金美玉之重焉比年愚承乏南昌司訓上下亦莫不重是編之便學者但歲久不能無亥豕魯魚之難辨於是僉議命工重刊以廣其傳愚僭分章析類正其譌誤以便觀覽亦未必無小補云洪武三十五年歲在壬午孟夏上澣後學豐城丁隆謹識

後學　成德　校訂